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三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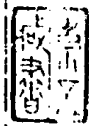
〔明〕穆文熙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穆光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逍遙園集二十卷》提要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館奏進抽燬書目內列逍遙園集十二本謂查逍遙園集係明穆文熙著撰集內薊門凱塞下曲十首又塞下曲二首俱有悖語應請抽燬云云今此印本薊門凱歌在卷三塞下曲十首在卷九又塞下曲二首在卷十都未抽燬而穆氏此集見梓於家塾名逍遙園集必非全豹後合詩文選刻名逍遙園集選抽燬書目但言集不云集選似指家塾舊刻館臣蓋未見此集選見必不以陳恭尹之獨漉堂集嶺南三家詩選選之既禁其集遂抽燬選本也歟

戊子四月十八日　[illegible]上書

逍遥園全集敘

南彩市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穆公為郎時司馬石公為給事中上疏乞指乘輿及中貴人中貴人譏上怒杖之闕下而穆公與擁護之至解官與俱歸天下莫不高公之義以為若朱家季心之流亦而為其能文章也後公補選吏部跡中於讒口被訴瑣管大海之外又削其籍不復用天下所無有能名穆公之義者而公頗益肆力於學六經史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研精竹素碑板流播江南而向瞻

矣而海內所宗文章家王元美先生者推許特至于是公文名大振燕屬玄纁之贄相屬居當何李矣其是人崔侍御集公詩若文行之而公之子內史仲禎請敘于余余在史館識公體氣高亮風稜肅莊而博大恢廓推誠不擇心儀公於古管時傾雲蒸龍變以傳功名之會而不實公齎志以沒徒以空文垂見于後世也今集詩與文諸體畢備宗格而後有篇故格不卑積學而後有句故句不薄極思而後有字

枝字而凡三百篇十九首黃初建安六
朝三唐兩宋騷選所考鏡而自成
機杼情事融合意象高博而穠
雄而新不儉俪魯公之所為詩也以
宇莊騁其辯以檀左之其法以經
長離其氣以龍門窮其變以唐宋

四大家暢其指持循正而不濫敘
事瞻而弘深師心匠意不衆傲響
括掌之收而斷輪削鐻有神理
馬魯公之所為文也蓋自東晉渡中
原文歸遷居江左齊梁更為之地為
王謝所厚而江左文章家日形自盛乃

至鄙第山胡有韓陵片石傳于今
益甚而李于田李伯紀魏懋權諸君
子摽臂而爭之余以為此無足羅無作
竟者即是代之陶先而為山地作陽
中興而為歷山新繁情灼灼人耳目
其羽翼接武者亦阿騷英奔我先生

何喬山户祝師友之尊彼以其敵此
以其實多衆者勝彼敗而洪此實而
精多精者勝瑣瑣公魏人也史稱魏有
有鴻溝東至淮潁而有長城以守
河外守白馬之津不諸傑形勢之盛
其俗近畢魯漸重而輕節剛直尚

消搖園集敘

吾魏郡屬大名々々頗南未盡黃河西未盡太行北未盡廣武東未盡博昌其境守不能當海內百分之一山僅太徑浮丘鮒鰅鳳皇川僅雕馬鸕鷀濁漳百泉其名勝不能當海內萬分之

一以故靈氣慧業稍遜他方而乃一序莽宕渾灝之氣字為人文歷代以來亦龐不絨々質有其文自倉帝闕蹟卜生捧武漢有兩司馬楊王單而京房杜鄴與之偶晉有二陸潘張單而成公綏束廣微與

之偶唐有陳伯玉宋延清既李々杜諸詞人而崔日知沈雲卿與之偶宋有王元之歐陽永叔既蘊黃諸文士而柳開宋白與之偶即

明興宋祭酒可偶劉誠意宋文憲王襄敏可偶丘文莊謝文肅盧次楩

王元美李于鱗安在共魏人士之少文而史傳乃以徽重矜節劉武尚氣慨之乎寬矣然次楩用世起家又貫三木者十餘年三都兩京之才雅自負而流落不偶老死田間不獲執牛耳壇坫之上於是吾邑殷尚

先生出先生與次檖于鮮同時幺稍晚不及相遇中原嘗祭酒元美先生即元美先生亦推轂先生甚曰請以大江為鴻溝晉楚之從交相朝也蓋抗搖建鼓迭盟中夏者幾廿陽秋當今

上庚寅辛卯間先生與元美相繼修文地下文章之柄始散而不收或曰雲杜或曰甬東或曰涿水或曰中山猶夫周之後有七雄漢之後有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噫嘻假令先生與元美先生至今存寧只紛

挈至此元美先生頗有前後集千餘卷流傳海內而先生消搖園集祇刻之家塾海內仍未覩其大全不佞故先生門下候芭而先生又不佞家甯氏安忍私先生集不公之海內於是先生之子內

仲緒以選定屬新太史南子興以序屬焦太史李本寧而敎青之後不佞與太中丞王子廓共之子廓修世譜頌樂善與不佞同不佞不能詩然的知先生詩出工部間出高岑絕不為晚唐人語不佞

不能文然的知先生文出司馬氏
長間出左氏國策南華鴻烈
與呂覽文選絕不為前宋人語
大都書固所不披未固所不挨思
固所不冥法固所不符藻不至靡
逸不至蕩憤不至猥精不至削忼
慨悲壯洸洋爾雅杰然自鳴其家
者也先生初為工部郎繼為吏部
郎方浸浸嚮用而以剛腸直道不
容于時歸而恬澹落穆得以專
精肆力于學故其詩若文頡行七
子為海內嚆矢消搖故南華翁

名吾邑為名漆園又南華吏
為吏之地故先生取以名集若其
平生任俠行德千里誦義嘗解
官攤石大司馬歸里與輸之千金
助賑則元美先生與趙夢白志
傳之詳不佞可勿喋喋矣

萬曆辛丑秋仲

巡按直隸清理屯田兼攝學校轄山
西大同所屬直隸保延二州監察御史

門人崔邦亮頓首拜譔

後學濠梁朱宗吉書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一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文濟李民質

門人德巖崔邦亮

開中子興南師仲選　濛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賦類

逍遥園賦有序

余舍東有園一區帶城下自爲儒時與拱辰石君分席共業爲鉛硯之所後相繼登第去比余既觧考功郎歸稍稍作池館疊山石裒集詞翰日棲遲其間乃未幾而拱辰倦於太僕亦謝病歸歸則無日不晤於此晤則習於幽事而委命順理怡情養性庶幾有逍遥之風余因據莊生逍遥篇爲賦紀之拱辰覽之謂與樂志論唐子西語相軒輊也遂刻置臺端其辭曰

伊予性之好僻兮闢别圃於城隅築垣墉以周衛兮誅白茅以爲廬蒔花竹以匝徑兮種菱芰以盈池縣桔槔於金井兮時自挽而灌蔬招隱以名吾洞雲鶴以號吾堂臺則有讀書遲鴻東山俯谿皆環列槐柳有雲樹之蒼莛亭則有牡丹芰荷松蘿止觀悉斜帶清溪儼山家之行藏時其條風布暖紅藥繽紛朱明協候緑葉垂雲秋至而籬菊葳蕤冬至而簷梅有芳景緣時至興隨賞發闡其偕我良朋契若蘭薰鶡冠草履褐衣苧襟相與臨花塢步芳亭撫白日玩青冥覩儵游聽鳥鳴數飛花搴落英弄池水濫浮萍指點奇石較計陰晴雲霞團座鷗鳥不驚而或投博賭勝角奕取贏縱歌層臺蹴踘廣庭鳴琴深洞放寉高城已而偃息臺端何慮何營酒泛緑醅飯炊青菁時復有墨客琴士畫史騷流詩談白雪圖擬丹丘譜探飛龍帖抹蒼蚪日有文事之起予了無俗務之交酬燕坐兮箕踞長嘯兮科頭羲和兮御頓玄兔兮影留蘧蘧兮蝶夢擾擾兮浮漚方来兮隨分既往兮堪羞若夫五嶽三江勝地無垠梁苑金谷樂事紛紜金張之

家炙手可熱許史之門吐氣成雲子雲著書而諛莽相如作賦而得金稷下梟鳴而千人辯折座閒塵動而百夫生欣古匪不有吾匪不聞第以靜躁不同趨舍有方或圖南以廣運或蚊睫以自藏苟所志之得適雖微眇其何妨吾故遵南華之遺訓於以逍遙乎此鄉於是拱辰閒之踊躍歌曰邀天地兮蘧廬紛世事兮風旗紉幽蘭兮吾黨撫桂樹兮城隅誓從子兮逍遙安所問兮盈虛歌既余復為之亂曰惟余之志子與

倖兮惟余之園子與遊兮園有水澤被芙容兮園有碣石鬱虬龍兮火山焚不能為之爇層厓氷不能為之裂逐巨雀於條支脫蒼鷹於縶紲與子共逍遙於一世尚期不媿於往哲

大雪賦

戊寅歲三冬皆雨雪〻皆浹旬不止平地深三尺許嵒谷道路之閒或及尋丈寒威憯人肌骨特異往歲因為賦紀之其詞曰

伊仲冬之月令當長至之佳辰羣陰凝聚而已極諸陽潛蓄而欲伸惟陰陽不愆於遘會故協氣遂呈於有象始紛〻而霧集繼盈〻而飛蕩既穿簾而透幄復堆甍而集幌瀰旬日其不止末更大而如掌匪琱匪鏤萬花皆六無險無夷千巖並瑛瑤疊堦序瓊綴林木長簷滴溜訝千點之明珠高崖懸素驚百丈之飛瀑假山崎嶇儼乎玉鬣昴藏曲池平衍恍然匹練搖光入甕牖而為圓隨圭竇而為方淺之則尺寸而可計深之則萬斛而難量此皆風威之過激故致流

影之顛狂我聞雪以三尺為瑞或及丈而反災苟遺魄之已矣何牛目其及㦸蓋陽道之盛常旱得於晴霽而陰道之極遂久滯而不開時有嫠婦稚子獨卧荒茨夜火不然朝對啼饑旅客他鄉囊乏子錢飡桂樵玉委頓不前長城候士征衣擁鐵眉鬚膠氷肌膚欲裂逐臣棄子生死他鄉金雞未下旰夕徬徨凡此之類當此之際慨陽和之難遇嗟陰黷之為蠱愁忽〻而轉增涕淫〻而更滴其為困窮之苦如此若夫堂列

鞸毬爐爇沉檀雪兒倦歌瑶瑟厭彈則有富厚之樂乎臺置酒枚馬在旁彩筆摛詞雍容趍蹌則有詞賦之樂淮西夜半鵝鴨池邊元濟就擒戰士凱旋則有成功之樂又有坐竹窓烘茶竈讀南華拊稽操披鶴氅著皂帽酌濁酒而成醺携藤杖而遊遨時縱目於高臺或徐步於短橋託情於灞水之驢寄興於剡溪之棹此則為幽人之樂夫富厚之樂〻〻以其外有識之士或鄙其汰詞賦之樂〻〻之斯雅彌文角勝寧足高下

成功之樂〻〻則云奇惟是丈夫幸際明時幽人之樂〻〻則在我守此終身冥〻不可至於困窮之苦則苦雖在人吾實念之〻〻雖穀曷能濟之於是為之歌曰玄冥司令陰以萃子騰六呈祥瀰大地兮陵谷高下忽異致兮人情憂樂紛殊類兮吾既以樂吾之樂而復以憂人之苦委義命於獨守兮冀陽春於同普

陽春賦

客有問於穆子者曰子作逍遥賦盡四時之樂作大雪賦悉祁寒之苦然四時之中惟春為最冰雪之後必有陽春子其為我作陽春賦焉穆子唯〻乃攤簡摛詞布寫園景亦庶乎覺水知冰一臠知鼎而上林雲夢之盛可想矣其辭曰

粵自孟春之後以及初夏之前陽道乘時而上升和氣應節而始旋冰溶〻而澌解水澹〻而生烟柳盈〻而敷綠草離〻而競鮮物隨時以趍盛景逐處以生妍其花則有絳桃粉團丹梅

紅杏海棠帶雨春睡未足牡丹烘日黄紫特盛其鳥則有布谷伯勞竹雞黃鸝水澤鴛鴦雙棲暖沙社前紫燕並掠香泥其走獸則有麋麚狻兎寢訛豐草栖依桂樹吳臺悼徃梁園憶故其昆蟲則有朱鯉錦鱗出沒盆沼吞吐雲霧鷗鵜不驚網罟莫懼是〻也於十二律則中蔟言萬物蔟然生也中夾鍾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中姑洗言萬物之鮮如洗也於十二時則為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為卯言萬物之生茂也為辰

言萬物之生蘇也於星則南至於尾於心於房言萬物之生漸有門戶也又南而至於亢於角言萬物之生皆有枝格如角也又西而至於軫於翼言萬物之生皆盛大而有羽翼也於風則為條居東北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為明庶居東方明萬物之盡出也為清明居東南吹萬物而盡發生之也維玆三陽物生之藪過此而數成於七漸窮於九物極則反盛不可久嗟乎達士見微知著因無識有陽春之暖氷雪之後肅

殺之慘煥暖之偶金谷繁華倏忽何有咸陽貴盛終嘆黃狗劉以敗而帝項以強而斃良以退而全信以王而繫故萌芽之木或成尋丈而干霄之梓將付大匠江門之潮隨月消長月滿則尉潮極則往人事物理乘除不爽吾故撫陽春而深思聊以貽達士之遺響

鴉陣賦

石子有圖在郭北之兌隅仲冬日邀穆子往遊其間因訪如全衲子於真空堂堂面城澤水遶其下隄蜿蜒循郊關而東北之幾數里許古樹環生莽蒼迷望霜深葉落參差排空時日薄崦嵫羣烏萃止相與縱觀久之而如全又述其朝莫來去之狀甚奇乞余賦之余惟鴉兵象也羣集陣形也兵陣之間非禪僧所居而如全則降心戰勝渙然大乘者也為作鴉陣賦示之其辭曰

緊萬類之流行兮咸鍾氣於大鈞何鳥生之獨夥兮乃羣止而駭人凌倒景以交飛兮披遠漢

而直下羽翩翩以相摩兮聲嘈嘈其交啞度城則重霧瀰空越水則密雲亘地瞻望不可以目窮指顧有難以數計爾其集也或附深枝或倚危柯踈而不散綦置星羅若三軍之正壁壘也左而依左右而依右密而有條蟻屯蜂湊若三軍之結部曲也止者讙呼飛者過應軒翔上下川原響動若金鉦羽旗音容並作而獅令乎卒徒者也前者欲既後者隨遮連系累靄掩日翰霞若龍驤虎奔車騎交馳而聽令於主帥者也

由城隅以薄關朔循水際以抵郊衢險阻併包原隰不遺若常山蛇之勢而首尾相顧者也歙喙而弃然不譁戢翼而肅然不亂時避狸奴不忘射彈若刁斗之鳴而夜擫以防變者也至於城柝初歇天光欲曙望舒將收羲輪未御則矯翼偏翮凌空薄漢波涌潮鳴奔雷激電響若砰丂躍如流箭鷹鸇俄翼翃如澤鴈儁鶬震魄胡論斥鷃此猶朱雀烏隼各居其次而敵不可迫鵞鶴魚麗各成其勢而數不可測者也謂鴉為

陣疇曰不然唯斯之內有衲居焉心苟無物乃稱上禪不見鴉出胡知其還不見鴉靜胡知其諠其聚也為色其散也為空忘戰鬪於蚊睫等勝負於飛鴻眇波海之鵬翮又何有於烏之雌雄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一終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二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文濟李民質
關中子與南師仲選　門人德嚴崔邦亮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

四言古詩一首

鴟鴞吟

陰陽有時合順自然衆鳥晝飛爾獨夜翩秋月

之下鳴聲四宣坐者毛竦卧者驚眠更搏鳥子掩龓如盜洒毛平蕪慈烏夜號彼蒼者鷹能伐狡兔巧則鸛鶴潔則白鷺爾何為者爪距徒具為人之妖為鳥之蠹自矜便利何為人得縶其兩足鍛其羽翼人皆甘心我獨心惻世有奸回藏匿莫識竊國者侯竊鈎者賊身無顯禍天刑不極大造何心叩之默默

五言古七首

荷花吟

我聞玉井蓮花開足十丈遠道那能觀側身徒悵望鑿池小亭前桔槔甞自傷引水育池蓮漸見青錢放仲夏花始發及秋花愈暢明珠紛時走纖塵了不上幽香詎能人輕紅超色相颭凉蝶未知水碧月相盪幽人性耽此把書時自向採〻憶秋江擊節發高唱折葉曲為筒與客傾新釀摧露擬金莖療此文園恙緝衣代絺綌寒威等挾纊藕可雪為絲實可資為養回首西嶽峯奇點空幻妄吾情苟得適吾神將自王華池興丘壑大小何相讓偃息此池頭無勞九節杖漫為荷花吟聊以抒幽況

田家邀飲觀果園

筍輿出北門行過野人家禾黍被遥阡古木閒桑麻伏暑既炎蒸道里復狹斜豈不憚此行其如野興賒主人三四輩置酒雙樹下汲水遶座右南風何灑〻野老来爭席忘機信非假解衣談移時不知有長夏東鄰有果塢正是果熟時徒步一往觀隔林乃見之輝〻映日紫離〻亞

枝垂萬顆失櫻毬輕紅亂荔枝憐此形味美取之不自禁啖之如長康凉意覺森〻主人從吾好摘之盈盈襟置之肩輿中相愛亦何深歸来視吾園柅李亦成叢樊籬分尔我為恵良不公回看野老家佰佪愧古風来年果熟日總以餽鄰翁

夏日東園漫興

幼年重遊俠老去始耽幽開圃東門外種瓜擬故侯茅茨八九椽中央起高樓登樓時舒嘯凭闌眺遠疇禾麻被郊野槐陰當户稠好鳥紛時過雲光澹不流城影落前除白日下高丘新月初娟〻凉風来颼〻幽意吾管領閒情付水漚歸去何妨晚野鶴自悠〻

郭外避暑覽旱憂之

何處堪逃暑時登郭外臺高臺半砌雲古木四週廻燭龍銜日過樓影正東来倐然雲欲下挹之可裒徊鶡冠漫自倚葛襟無用開旁睨四野中旱魃方為災嘉穀已垂頹倏忽半成摧農夫

荷鋤立相顧徒驚猜感此傷我衷樂極反生哀
安得乘風去一為叩上台高天下霹靂萬里動
雲雷陽侯盡驅使銀河一挽回霖雨須臾沛歡
聲遍九垓

贈王生

王子氣何豪車馬過林泉蘺李原有誼契合總
綈袍抵掌談千古解頤噱時髦主人摘園蔬尊
酒酌葡萄倚石看兕虎當杯共持螯登攀逸興
發攤牋即揮毫林飛天目雨坐有廣陵濤把對

不勝喜一和郢人操齊紈非明月尾礫輸金刀
觚管病難揮代筆命兒曹咫尺衡涯歎高臺首
重搔歸去語大令別来相念勞

萱花吟

德嚴母氏余之姑毋楊氏女也中年與夫訣
育弱子五人次第成長而德巖遂衰然薦鄉
書矣其母令且六旬艱苦備嘗完節顯著邑
大夫表其閭將請於上為立卓楔焉余乃繪
萱花圖詩以詠之

阿母方中年良人即早逝家務既蕭條骨肉復
多戾子女五六人依依生死際啼饑復號寒母
心幾欲脆天寒絣緋統夜深緝麻纑百苦良不
辭凡為兒女計長子就吾家乞我諳之藝乃子
遂成名京闈擬高第母為加一飡感之復出涕
曰余未亡人聊可副信誓令當設帨辰邑里薦
佳幣邑宰暫題門將復請之
帀不佞習知賢為詩揚其騎更繪萱艸圖為母
祝遐歲萱花永不極清操可並嚴

送蔣太守入計

皇猷當清夷薊門自天開三載輯瑞玉諸侯盡
壯來良哉二千石乃在漳河隈趋朝瞻日月呼
嵩動雲雷吳公高治行黄霸出羣才大官行燕
賞壯山歌有萊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三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輿南師仲選　濮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

七言古二十八首

題忠孝全節册 有序

中丞孫公以節鉞撫恒山於茲盖三禩餘矣其所統馭六郡三關之地咸就乂安

國家無復有南顧之憂是歲乃以太翁壽考家居不獲侍養遂連疏請告辭甚懇得蒙

令上俞允而公於是將趣裝西入函關紫氣由由然可望而不可即也夫由前觀之公於國家有屏翰之功不可謂非忠由後觀之公於太翁遂承顏之歡不可謂非孝古人之所難兼者公其兼之矣凡我人斯均屬統理既為公稱慶復且依依不忍去公乃撰蕪詞以附

里巷之歌謡云

君不見太華高為五嶽雄雲間嵯峩見芙容千年灝氣孕人文昔有申甫今有公公昔簪筆玄武仗彈章射隼落高墉朝下走馬入西臺行人爭識五花驄　聖主龍飛重干城簡公千里護

神京公材能文復能武到日能令恵澤傾士女萬家靜無譁㢠旅千羣夜不驚笳聲變作絃管韻兵氣銷為沱水清畿南正賴保障寸抗疏何事即歸來公有太翁古稀年白髮獨卧二華限所以功成身欲退庭下斑衣戲老萊露擢仙掌調甘旨水挹黃河作壽杯庭前和氣藹如春果信三公不易我由來忠孝兩難全報劉絶裾總堪憐我公全忠復全孝千載芳跡耀簡編方今

天子重股肱鉅鹿能忘李齊賢一朝移孝復為忠會見麒麟畫像年

憶昔行

我昔客燕臺陳子時相過江湖興寂奇鑒賞識無訛書法傳壯海碑意得曹娥翰墨談三昧清

興發余多別来六七載世事變江河漆園令再遘髩髪俱已皤故人相見驚且喜逢迎何須論倒屣自言書法更入玄非復吳下阿蒙比橐内時出中山穎瞬息揮洒數十紙落葉疑聞風雨聲把玩頓見蒼虬起鍾繇老矣令復生右軍誰謂竟已矣之罘千年稱小篆石鼓八分書宋善古来神物自不磨世人肉眼那能辨陳子摹臨得其骨隻字千金堪願聘為我更書磨崕碑颯颯天風生絶巘相逢未幾忽南歸客路秋生白紵衣歸時倘遇綈袍友為道年来見面稀

寶刀行

君不見昆吾精鋼出水中昔人採之付良工鑄成莫邪與干将能剸犀象與蛟龍我性好奇嘗慕此百金幾覓邯鄲市紛〻鉛刀多誤人那堪把向風塵裏有客新從南海至贈我寶刀持奇異出匣似見走白蟠拂拭真看驚魑魅我聞此刀自倭奴年〻一次付錘爐刀成常帶鸊鵜腥往〻六丁為夜呼倭奴持此器精絶臥起相隨時自嚳昔時渡海犯三吳十年江漢皆流血嗚呼此刀真稱寶龘令壯士傷懷抱但使提携萬里行九塞風烟鄉是掃荊軻入關事不成白虹貫日枉得名把刀時向膝前看但願人間萬事平

校射篇 有序

東明古河朔南畍故多騎射久之習於治平人鮮知兵以致寇盜繁滋時為民患邑侯徐君思為備禦之術每數日臨武塲教各役以射而縣金以課殿冣用是盜賊聞風驚遁境絶拾遺矦意甚得以為行射之效而自射與替人射愈益急余與石公竊嘆曰矦之見遠矣昔有齊氏馳逐重射其法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一不勝而再勝遂致千金故能抗秦拒楚摧韓蹷魏顯功於馬陵下強伯之業表於東海何其盛與此侯校射於今日之微意也其效顧止於弭茲小盜已耶

令君好文兼好武暇日相邀来射圃平沙百步
錦標張將壇高處列旗鼓壯士人〻具櫜鞬比
耦當場皆鼓舞弓彎眼㡳開明月矢發耳畔驚
風雨已看命中巧穿楊更誇破的力如帰令君
睹此生踴躍櫜中亦自出弓弩把弓顧向吾曹
道古来文武原同調騶虞貍首事空傳會當與
尔同一校愚生多病不穿札藉口當陽堪自笑
石子魁奇遠挽强一發巧力即兼到憶昨校射
自初秋三冬已盡春風柔孤矢櫟来漸愈精貫

虱真看似貫牛南山射虎多李廣樹下啼猿足
養由我思古人不忘戰千金校射非無見河中
見說請弓人天策弩矢長誇炫即今中原無走
麘黄沙萬里絶傳箭金甲只知事春農鴆毒那
觧藏遊宴兩石開來輸一丁蒲且不聞誰讃善
君手〻〻見何高白羽一揮境烟消他時建牙
遥分虎誰傍陰山更射鵰

奇雲歌

夏月已盡秋欲始伏暑薰人猶未止青天浩蕩
燭龍飛奇雲突兀南中起淡若浮烟濃為墨倏
忽更作黄金色奔如馬兮蹲如帰森如戟兮張
如弩雲夢瀰漫巫峽高沅湘騰沸妖蛟舞一峯
獨聳千峰沂閃〻光明蔵雷雷眼見蚩尤掣大
旂恍如鉅鹿相攻戰匝地垂天徒自溫四海那
能借作霖蘋端時起大王風俄然萬態盡銷沉
野父臺前時自望支頤坐倚蒼藤杖變化但勞
指顧間造化小兒真幻妄

奇石歌

平生癖性耽奇石傴城崎嶇作別圃亂石堆来
成假山旰夕登臨不計數石勢突兀種〻奇一
石蹲踞如貌帰我獨愛此意勢雄手搴藤蔓凌
高峯翻然以身據其上颼〻兩腋来天風憶昔
此石未出山鼯鼠夜據猿猱攀四時風雨黠成
碧千年苔蘚結為斑曾經霹靂與列缺歷盡炎
風與朔雪幾見孟門車輻摧慣看羊腸馬足蹶
只從壯士一砕首千峯倒落羣石走紛〻神物
散人間一石却為幽人有高臺安置年頗多時

時呼爾爲老友世事紛華易消歇顔色少小成
老醜物情變態無窮極百禍招来由出口惟爾
不哭亦不語肌理堅貞無腐朽青〻不改洪濛
色脈〻但與人相守所以介石比君子石交自
古稱長久遂令無尔日盤桓興来相對時酌酒
更有文字那能識剥落形像縣蝌蚪叩歌時聞
金玉聲撓風小作蒼龍吼即此已快尋山興何
必岡陵與丘阜君不見廬敖杖五岳尋仙終幻
妄又不見向平子婚嫁畢時身已矣浮生有盡

乾坤濶安能採盡人寰裏不如安卧此山巔時
撫奇石睨青天

黄菊行

門外寒風特地起籬下黄菊開似綺野夫愛花
偏愛菊蒼藤時向籬邊倚細〻寒香不趁人裊
裊孤芳絶點塵一枝折来時自把可憐百卉失
風神憶昨春光鐃上苑桃李綽約人共羡妬花
風雨一夕来池臺高下飛紅霰由来春花不耐
久千枝萬蕊一回首落日惟聞鶗鴂悲委處時

見蝸牛走獨有黄花傲歳寒歴盡氷霜了不残
幽人懷抱殊類此感之不覺興長嘆君不見淵
明叟採菊東籬時酌酒又不見杜陵老菊花滿
頭自潦倒吁嗟達士豈好物好尚縁物聊自表
更聞何處有菊泉飡英飲水得長年我病對菊
常偃仰消渴不借美容掌

薊門凱歌上梁督府

令上龍飛時八稔夷夏承威咸凛〻南海明珠
重譯來雲中和易干戈寢惟有土蠻獨犯順部

落本自胡元胤巢穴常據五國城鼙鼓時喧遼
陽鎮此日人情大洶〻千家自分横白刃将軍
李廣勇絶倫不數當年霍冠軍躬援枹鼓殷地
雷手掣旗纛飄海雲邀擊虜前胡已驚奇兵夾
剿斷胡營胡馬奔北不返顧追逐時臨紅土城
将軍氣倍復大吼馬前揮劍取虜首村官奮勇
各爭先期得黄金印似斗俄頃斬級幾五百長
城一帶流人血馳馬奪来種〻奇胡兒哭走燕
山陌捷書夜報　大明宮　天子按劒神歡悅

獻俘告廟傳兩宮遠夷聞之咸嘖々即日傳
詔恩賞布廷臣次第論功數共言夜半淮西功
運籌終當歸裴度此時督府屬梁公甲兵百萬
足胸中驊騮造父兩相值會見鍾彝首勒功

落花嘆

金谷樓前花千種昔隨草樹同蒙茸俄然一日
春風來樓前枝々新霞擁姿態千般亂羅綺絪
縕香氣隨風起看花日々集遊人墻外金鞭墻
內指主人長日臨花塢催花更欲鳴羯鼓先時

能奪造化功灑潤常為濯枝雨豈知榮華難自
保從來好花不常好砌邊委處踏為塵水面浮
來化作藻往日鵾鳩飛不見殘英時被遊絲罥
主人感此坐長嗟時物過眼成一變吁嗟主人
見何晚古來物盛自須反不見咸陽富盛家倏
忽東門憶牽犬又不見霍家馮子都長安市東
舊貴珠時來意氣走都邑一朝勢去身伏誅繁
華世事類如此可笑癡兒浪自喜蟪蛄由來不
知秋請君但看恒河水

臨濮行 楊道行欲於此地招予為好會意甚雄奇

君不見濮水之西澶水東居然有鎮特稱雄其
中祠宇自何代畫壁蕭々多烈風年々暮春初
夏間四方車馬集遊閒歌舞撩人錦作席綺羅
布地花為山地主楊君雅好奇李陳二公故所
思一時操觚翩々至百年好會今在茲相逢一
笑意氣傾對酒各賦俠遊行鄒枚不數梁園簡
方朔空留金馬名又不見晉楚此中為戰地雄
風霸業傳賭記從來文武各因時吾曹千古堪

為嗣櫜鞬何須三舍避憑軾但看三軍戲

題明氏戀別圖

別駕黃君署吾明僅三月以新令至還郡邑
父老數百人送之遠郊遮馬足不能行已又
繪戀別圖共丐余題詞其上余惟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又曰械虎拼狼民乃其康君性樸
直乃特加意於去惡其為康民無既矣民之
思之曷容已乎乃為賦詩如左

別駕來時歲暮天獵々寒風雪滿川別駕去時

夏已半綠樹陰〻草蔓〻一車迫〻行漸遠父老攀留白日晩雨袖清風何灑〻當年循吏誰高下用無跡兮豺不行聲價何如黃次卿〻入更有楊伯起千載高名不負矣

題西湖圖

越王城外何所有西湖盛事傳來久隄畔桃花萬樹開一株花樹間一柳桃花楊柳併作春畫船簫鼓亂遊人黃金爭買花時醉白髮只愁鏡裏新那知好景屬幽客孤山今有林逋宅老梅開盡不知春黃鶴高飛不下翩我性愛鶴兼愛梅但欲来此一柱策

題百鳥圖

鳳子鳳兮稱上瑞高岡獨據離明位百鳥聯翩紛下来雍〻何異明良會碧梧蒼老竹箐〻梧可琴兮竹可笙律呂誰堪作鳳鳴舞山雞兮啼倉庚語鸚鵡兮馴鵁鶄鳴呼鳳子鳳兮何無聲千巖流水空復情

臨灤觀步馬場

平生愛馬如支遁櫪下時〻看神駿探奇更向灤水房華嚴大會集龍驤一騎當場去若飛萬騎爭先俱拋鞿誰家獨擁鉄連錢場中来往不須鞭振鬣當人時一吼場中萬騎皆却走雙瞳曜日真有神四足踏空不起塵當年不數白鼻騧圖中想見獅子花黃金價重未敢沽棄擲等為轅下駒丈夫豈無千里材樂毅劇辛亦遇执

題吳汝震畫六鶴同春圖

吳生善詩復善畫海內聲名千金價吳生善畫尤善鶴我一見之心踊躍濡毫更寫六鶴春花光照耀石磷〻六鶴形色各不一黃白純黑俱有神我聞浮丘相鶴經玄者二千歲黃者五千齡白鶴千年集華表丁令歸来亦太早空同我羨廣成子獨騎黃寉配元始

逐兎行冬日與石給事逐兎不獲馬上賦此

十月霜風凌紫塞鳴鞭躍馬東門外蒼鷹健翮来北極黃犬疾足等上蔡三窟經畫日云西

野寒聲空一派狡兔何事俱潛蹤撑擊為有君家在何當置君城與社跳梁坐令魂銷滅短狐豈復向人立鼯鼠不敢啼秋月丈夫有志不得酬千山回首燕雲絕歸来且捲鸝鷸裘弾鋏莫向燈前嗟

贈郝画史遊晉陽寄見菴太守

近山子髮鬌然到處人稱老鄭虔腹中剩有千斛墨筆鋒常縮四時烟醉来時拂素雲翰千塗萬抹畫奇觀銀河倒瀉匡廬水春風不散五松寒萬仞峨嵋常積雪楚樓縹緲壓江干既能寫花卉復能貌禽鳥翻堦紅藥洛陽春武陵萬柳雲繚繞澗水旁邊下山雞刷羽自愛形夭矯雙鳳同向日邊鳴孤隺不去飛華表平生我志在江湖雲山花鳥藉歡娛近山令擬走并州緘書附致高陽徒高昜酒徒別燕臺洒淚相看念欲摧把杯重和漸離歌易水寒生雁鶩哀近山近山縱使尓筆百丈蟲雲限寫吾兩人別意何能哉

答王元美

山陰豪客王子猷去冬過我坐淹留坐中亦有石中郎三人意氣遽相投夜深談吐出肺肝含咲欲解雙吳鉤王公才名動八裹邂逅朗如行玉山慵慨寒風生白日蕭條霜樹發春顏尤憐平日重與可何事與石兼與我謂石能批頷下鱗謂余與石為杜左銀房通衢連玉樹大雅金聲及瑣瑣慚余本是燕趙人平生傲岸苦不倫獨有石郎為知己此身何得不為死黃金臺下醉荊卿悲歌俱作聲筑子同舟鼓枻潞河灣去國酬知甘已矣王公假我更崢嶸感此不覺淚霑纓此身報石還余幾白水為君更結盟

紫騮馬歌

吾聞天馬產自渥洼裏究駒沫赭行千里圖經形貌不可見令之紫騮毋乃是毛赤尾黑意勢豪昂首振鬣時咆虓雙瞳夾鏡捷有神四足滅沒迅若翺吁嗟此馬真絕羣垂稍植髮附蘭筋肉質何數鐵連錢凡材俗殺五花文良馬自古

稱難得即有馬乎人不識所以良馬比才士世俗那鮮為奇特紛紛駑為上駟踠蹐轅下無餘力龍廐徒糜太倉粟鉤陳枉負黃金勒況是疆埸已和戎關外不復論戰功羈縻相安為上策華山戰馬眠秋風紫騮絕足安用扐獨向空山嘶草萊

鬭雞行

五陵公子豪俠士英風千載傳昔史黃金買雞求善鬭馬上抱過新豐市兩雞相見夙無因何為當場即怒起牽翻毛羽落花飛批殘爪蹴珊瑚毀鬭罷淋漓血滿翎勝有生氣敗欲死勝敗俄兮指顧間觀者一笑俱已矣感嘆物情何太癡負氣不平乃至此因知世事有紛爭往往不悟亦猶是夫差爭雄黃池間楚圍日鬭漢江涘六國連雞仰攻秦芥羽金距季郈氏吁嗟爭鬭欲何為到来終歸笑談裏吾觀莊叟達生篇養雞獨有紀渻子憍氣不動成木雞他雞望之自披靡乃知好勝常不勝不勝方能得勝理

臨高臺 同拱辰觀元美臺記憶之

臨高臺覽眺何爽佪西通闤闠千家合東接層城百雉開茂樹陰森夾廣除修竹扶疎蔭紫苔環臺石勢種種奇臺上風雲變四時嬌鳥春殘啼不去緜華歲晚更陸離西山日色漸霏微海月城頭復放暉指揺北指漢南傾與客談玄坐不歸客子鄭生與石郎不佞交情託雁行杯前歲月任駒馳世上紛紜自鳥翮馬首黃金那足道叢臺俠氣俱秋草長嘯惟宜數孫登千載猶聞鸞鳳聲南望吳天幾千里美人隔絕三江水翰墨徒聞蘭蕙香東山何處尋舄履臺名遲鴻空復舊湘南薊北各回首何時縮地登我臺手酌黃河為君壽

捕兔行

有客豪俠殊不偶逐兔時出東門走鞲邊自臂兩蒼鷹狡兔期令皆授首十月艸枯兔正肥蒼鷹臂上午方饑馬前一兔俄犇起一鷹下擊有餘威洒血空中紅雨零拉毛原上雪花飛㲋兔

趯々已就獲豪客鼓掌盡咋咋更向長隄探三
窟還從南陌應東陌落日行盡郊原道狐兎潛
蹤惟秋草一鷹聊得試搏擊一鷹望目常矯々
六翮徒含紫塞風雙足空縮黃金爪養時不厭
肉食多用處寧知原獸少古人用材皆稱事鷹
多兎少深所忌會稽復讐憑范蠡長洲狐兎盡
擊殺韓信獨登大將壇中原狡兎皆已矣鷹揚
才俊豈須多用才不盡反蹉跎

吳汝霞弟子楊生以畫扇投余画乃賀蘭

山景謁張助甫督府時所見也因為詩

調笑助甫

何處遊冶郎從師渡河梁文雅真楊子白晳好
王昌郎君画筆殊不偶紈扇投我等瓊玖把玩
愛之不什手眼底河山紛披走云道昨歲入函
關華端移得賀蘭山使我見之心茫然便欲乘
風一躋攀只尺乾坤何莽々萬里忽動故人想
臨風詩向張開府蘭山與爾相代長

題蟠桃圖壽劉侍御

劉郎昔入天台踏夾岸桃花餘萬樹仙子邀飲
飯胡麻歸来城郭失其故如今侍從金馬門歲
星無日不承恩雨從金母咲桃實六千年歲等
朝昏近復持斧向淮淝　帝繇南北布恩威斥
期正在莫春時為寫蟠桃待尒歸

贈劉侍御誕子

君不見渥水之扇產龍馬至今神駿屬其野又
不見荆山之崕產白璧寶玉千年遂為宅劉君
材德真不偶少年豪儁聲名久製錦吳都已足

誇握斧淮南更何有四十生兒不稱晚神物由
来出每後錦襖承来意英々華屋轉眄目瀏々
豪客集門為稱觴共作金麟付其手我復登堂
屢抱之漸見長大能行走劉郎此日客淮淝它
鄉兩歲換春衣還　朝過里兒能語應問客從
何處歸

木假（即木氷也諺云木假達官怕）

連朝寒雨凍不流萬樹參差走玉虬憑闌一望
氷作山琉璃滿逕步屐難日出即看融成膏麥

苗氷合来年好古傳以此為木假但一有之達
官怕余生對此獨拍手更取烹茶解夙酒平生
但咲吾拙宦此日誰知不陽九病骨倚杖不須
扶縱目乾坤田白首

吴生行

君不見空同子曾為吴偉歌山水松窓客玩庵
義旨又為林良題兩鷹羽毛蕭颯意稜々二子
繪事稱獨步空同文藻雄藝圃繪事文藻兩相
須至今海内人爭慕吴生才名動京國自言狂

是四明客少隨司馬遊梁苑老去江湖未落魄
渡河兩度来戶牖画筆遺我真瓊玖我時把之
不什手扇有觀者不容口黒白二鷹隨筆灑天
然生態非云假金睛玉爪欲飛翻度海真從壯
極下似欲摘狐城社邊肯逐狡兎中山野白壁
有價不敢沽千金臂上王孫馬又画孤鶴来海
畔天風颯々生羽翰鳴聲不欲託九皋仙骨肯
作人間玩蘇耽騎去凌衡岳丁令歸来華表觀
高飛不避俠兒彈滄桒閲盡無年筭其它小鳥

何足數落筆種々分毛羽鷓鴣南翥欲中畄孔
雀綷羽耀文鷸山雞臨水自愛奇翡翠交集意
栩々鴻鷫鵠鵠共唼泳駕鴦属玉交相舞獨有
鸚鵡稱明慧緑衣翠衿采容麗傷心為感禰正
平至今不復圖毛毳吴生吴生稱絶能呂紀邊
昭未可矜我自前身逍遥生大翼垂天雲霧蒸
槍榆寧肯挂繳矰安得彩箋十萬丈為我灑天
寫大鵬

羅陽篇壽區明府

我從方輿探八㝢奇峰㝡有大羅山方壓蓬壺
五百里高挿南溟半壁間此中灝氣不可量賸
有仙人騎白羊交梨火棗嚼為粻金堊玉盤吸
為漿披鳳毛兮耀五雲騎赤龍兮走三光更有
梅花十萬樹開時巖谷滿香霧日南早得陽和
布薊北不信寒風妬一枝已回大地春傲殺洛
陽三月暮明府好奇来此宅往返雀背偕仙客
時向金門一對策又從葉縣飛雙舄百里無勞
一指畫戶口均平人嘖々飛黃振步冀北空大

鵬擧翼滌園窄命工為作羅陽圃梅花爛熳僊
仙都口碑蒸為和氣斂調息不借枕中書勾漏
丹砂事有無安期門子日相呼八千年歲瓜麻
姑坐見滄海三為枯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四

門人文濟李□貫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巖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三

五言律三十一首

春日同劉誠意遊金泉寺三首

郭外招提境崢嶸溪水邉長松標海月弱柳帶
江烟鶴下疑聞法猿來似聽禪遠公飛錫後試
問幾千年

又

慚我非仙侶叨同李郭船山花將暮靄野竹蔭
春泉倚杖臨丹壑褰衣謁梵筵風塵吾倦矣閒
問野狐禪

又

才子劉公幹勛庸矣葉傳黃金輕佩印白社重
安禪花鳥添幽興江山入綺筵勝遊良不偶紀

石白雲顛

詠百日紅

炎夏即舒彩涼秋始墮紅園葵同早日籬菊共西風元白先生義雪陳膠漆衷顧言君共我長醉此花叢

和拱辰立秋韻

大火西流日郊園秋氣清露從黃葉下涼自白雲生籬菊含新蕊池蓮墮舊英酡詩復病酒碌碌竟何成

梁子招飲和拱辰韻

良夕開新釀相邀此共君情深偏縱飲酣極故披襟藻思饒清夜豪歌低莫雲秋宵何太促天外曙光分

山雨

荊南驅使馬村樹忽鳴鳩一夜花饒笑千溪水急流雲深失遠樹沙碧見羣鷗寂莫烟波裏鄉關起暮愁

鳳陽道中同袁生作

路入皇陵近山城帶遠村柳迎天際馬花照客中尊鄉思愁何極詩懷喜共論故園簾外草此日慼王孫

謁陵

迢遞長陵路川原入望奇梅花臨水岸松子落人衣樹古虬龍遍林深鳥雀稀御碑留翰藻讀罷不勝悲

翠微亭次韻寄謝潘刺史同鄉

開筵臨絕巘客子為淹留杯酒同天際鄉關共

帝州楚山當坐出淮水央城流千載龍飛地乾坤作壯遊

過舊長垣小憩崇福寺

野寺荒城外停車此暫遊殘碑餘古篆廢苑出高丘淡靄晴將斂寒溪靜不流遺風三善在今古一含愁

題劉左史生葬二首

浮生稱不諱爾見獨超然一笑輕人世千金作塚田但期成馬鬣不假象祁連自是達生者南

華未可先

又

荷鍤千年事君能繼後塵閒阡分別世表隧自
令人儕短憑物數蜉蝣寄此身飄颻甲子過次
第復迴春

與修志諸君霽坐公署遣大風雷

明府崇文事清秋史館開虛齋元凱任蹇謝子
長才牙帙侵明月霜毫駐晚留何當為霖雨四
野淨氛埃

和王山人芰荷亭成韻

小館落成日清尊對客開菰蒲交掩映水月足
徘徊不厭蓬蒿長何妨燕雀來酒闌歌白苧涼
意襲霞杯

贈郝画師

老子躭幽興循崑汗漫行麻衣形家古竹杖步
猶輕畫理宜玄妙湖山本性情陽羅延望久重
與坐班荊

喜拱辰在告將歸里中四首

遥聞旌節至喜意欲翻飛斗酒秋前釀園蔬雨
後肥相逢看白髮問勞拂征衣處〻家山好相
將共掩扉

又〻

君茲來滁水我久卧衡漳龍氣經年合機心此
日忘花時餘酒盞吟處有奚囊野老來相訪不
必語行藏

又

晏坐獨支頤懷君正此時批鱗心自壯伏櫪數

還奇骨體終難試雄飛安所之歸來秋正好明
月若為期

又

只尺陪都近長江入望流風濤君已見舟楫欲
何求寄興歐陽酒傷心王粲樓故園松菊在從
此可優游

送蔣太守入計三首

海甸昇平日乾坤大計年循良高四輔聲價動
三銓馬首風雲合觴頭日月縣黃金褒異等不

數昔人賢

又

天雄新岳牧玄武舊風霜但道無豺㢶何須下鳳皇雙旋行自得五馬去昻藏　聖主臨軒喜恩私未可量

又

魏博原雄鎮維揚自俊人清風縣郡閣膏露遍河津問俗心無苦褰帷地有春寰中群后在治行可誰倫

閣少府踏旱至明忽大雨喜贈二首

明公辭郡閣行役及河陰馬首方衝旱車邊已作霖野田鳴㴧水鴻雁罷哀吟不盡憂時意相将話夜深

又

恒暘彌大地無麥復無禾雲漢囘終夜流亡盡雨河風雲初命駕滄海頓廻波我亦為農者行吟一負簑

得鶴六首

唐人有失寉六首其首句第七句皆同我明孫太白傚之有作皆膾炙詞林余茲得鶴乃翻案作六首竊附反騷之意云

只在秋江上何人羈致来羽毛猶潄殺神意已徘徊啄雪清何限向人雅不猜此時真羡汝遠海興幽哉

二

只在秋江上塵寰却有期臨霞意自遠闘月影偏奇贈助花間采還於水澤宜此時真羡汝似

觧我吟詩

三

只在秋江上幾年今始歸琴中調自古画裡態還非仙骨偏宜瘦風翎不欲肥此時真羡汝信我已忘機

四

只在秋江上遨遊趂海風雲摩背上白霞色頂間紅相應浮丘伯主原陸放翁此時真羡汝華表意何窮

五

只在秋江上青田會始成頸長故善舞性慧乃多鳴虛擬軒中貴寧知物外清此時真羨汝駕我上蓬瀛

六

只在秋江上九皋不礙聲蘇耽乘作騎魏野締為盟白雪音常在丹砂煉已成此時真羨汝相對學無生

五言排律一首

詠葉庭荷花

芙蕖開小院隱約賍漣漪披葉紅方見搖風艷始知如何傾國色猶自向人遲吹水魚爭躍燕霞日未歆山蜂平沿度黃蝶傷枝恨獨有幽香遠輕颸遞酒卮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四終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五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徵崔邦亮
關中子與南師仲選　濠梁汝修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四

七言律

秋興八首

小樓獨坐夜沉沉秋色冷然思不禁節候催人

添白髮圖書伴我足高吟逃身久罷元王醴戀主還多杞國心老去方知樽意好時時玄度一相尋

風前處處響秋砧病裏俄傳七夕臨天上女牛遙度水人間絲線又穿針但看巧拙終成習自覺塵埃不繫心明月一庭堪俯仰何妨白露濕衣襟

孤亭裊裊帶烟蘿一徑惟堪二妙過寶樹石郎真自罕連城趙氏未須多博前賭勝爭呼采醉

裏乗歡共放歌自是同袍堪聚晤那知世外有
風波

秋風瑟〻滿吾廬乍見長林木葉踈天際聯翩
来候雁池中踊躍出遊魚降心不撫床頭劍調
息時開枕内書悶〻高城月欲上清光遥對意
躊躇

十載豪華一夢徂每逢秋色漫嗟呼閒園抱甕
新居士作賦登高舊大夫乍見煖風生緑艸旋
看寒雨落青梧年光來往渾如擲始向南華悟

聴蛄

年〻病肺不勝秋此日還堪倚杖遊當戸假山
原碣石環階剰水即滄洲孫登嘯罷風生巘庾
亮吟成月滿樓家是相從詞客在無煩白雪郢
中求

曾入燕臺市駿圖歸来十載卧江湖跡同元亮
便三徑宅擬楊雲卜一區床上有書供偃蹇花
前得酒足歡娯興来時鼓湘靈瑟不向齊門問
好竽

萬里西風望目寒美人何處倚層巒王陽険後
堪驅馬平子哀餘且上壇紫塞風清閒廁豹金
門霧下集鵷鸞太平合屬幽人領漳水月明一
釣竿

春興二首

別圃逍遥歳幾多春風長日擁漁蓑移文不負
北山檄詞賦聊為下里歌花底晴雲来仲蔚酒
邊明月遅羊何忘機鷗鳥時堪下門外無須問
雀羅

著作頻年苦不成空教閉戸老虞卿青苔又見
闌干長黄鳥時聞晛睆鳴歳月蹉跎雙髩短乾
坤俯仰一身輕同心二仲倶詞客明月新詩取
次賡

橋成

岸幘何來一杖藜小橋新構跨清谿臨流下見
長虹出倚檻遥看碧樹齊潘岳閒居今日賦相
如駟馬異時題幽情長日無拘束汗漫尋花過
水西

看花

今年花事倍常年正值春光欲莫天過雨夭梔紅腴水臨風細柳梟含烟山蜂趂日芳蕤外竹鳥馴人曲檻前家是良辰容易度不妨尊酒共流連

惜花三首

花擁雕闌色：新杖藜長日往来頻緐華着雨千般態郁馥揺風百和匀江上虚傳桃葉渡天台何處武陵春惜花但恐花飛去歡極翻令一愴神

何處耽春坐不歸海棠樓上正西暉盈：霧向闌邊合藹：霞從樹裏飛共惜紅芳當爛熳獨憐春色已霏微晩来秉燭還相對明日應知花事稀

園花開徧影婆娑可奈春光無幾何一夜驚風吹欲盡半池春水落還多緐條自覺成塵土過眼誰看是綺羅物理難憑增感慨好將世事付吟哦

花前有感

馬蹄幾看上林花回首春風感歲華蝴蝶莊周俱夢列青山謝眺足生涯遥天目送雲間鶴長日心歸水上霞三径閲殘開落事東門擬種邵平瓜

得張肖甫巡撫恒山報志喜四首

開府黄麻出禁闈恒山千里待雄飛屬中紫塞俱天險望裏漁陽是帝畿君自重關横鎖鑰我從同調想音徽它時倘過遼萬里十日平原願不違

蜀客蕭條歲欲徂好音南下動三吳詩名海内張平子節鉞中朝漢大夫地近長城稱保障人同白社有江湖何時一借筵前箸為畫和戎善後圖

劍門當日返歸鞍每向羊腸嗟路難江左列卿初振羽中原督府再登壇豺狼自避張綱路野客寧彈貢禹冠通德家稱表里開至今風雨遍人寒

賓從長江出祖莚班生想見是登仙熊軒遠自金陵發廟槖遥依紫極縣易水寒風還昨日叢臺俠氣已千年此中大有吾曹在詑見雙龍燭斗邊

初春得拱辰同卿書因憶滁陽山川之勝三首

滁陽千里報書来正值寒梅逐歲開白髮無須悲物役青春且自試詩才城邊泉水甘如昨山下江流去不迴羨爾官閑當此地醉翁亭上幾徘徊

環滁何處是高峯詞客登臨湧倚笻文物六朝惟斷碣　皇圖十世自飛龍夾江想見旌旗簇弔古深知感慨重却笑狂夫多逸興側身南望欲相從

春滿滁山紫氣鍾美人何處寄行蹤峯頭南北無全楚澤畔風雲有卧龍酒出釀泉知味美亭名豐樂想時雍使君大有匡時畧（拱辰曾有蹻兔之歎）會使歐陽此再逢

贈別伯完文選兼謝省中知己四首

濁酒園亭月上初不堪別意共躊躇三春花鳥傳觴外千里風雲擁傳餘華省須君重啓事青山愧我未成書他時倘有懷人意不斷鴻音問索居

河梁折柳別同袍夾岸桃花擁去舠抱病故人還升夜掄材仙吏自山濤即看省署風雲滿不畫蘆龍氣色饒却憶同時霄漢侶因君豈亦問蓬蒿

幾載家山共掩扉時時尊酒未相違忽看鵬翼三天起更作圖南萬里飛驛路鶯花迎劒佩薊門山水落音徽馬前已見春風轉芳艸王孫何日歸

五陵當日結時髦一字同聽御驄鑣三至俄然成市廟十年那復問漁樵士逢知己身堪許客有神交夢不遥因尓為傳相憶句欲将尾礫博瓊瑶

寄丘太守

五馬曾臨處士家班荊長日坐烟霞酒杯陪語歡如舊池館淹留興愈賒一別寒風吹木葉幾回芳信託梅花猶憐詩句傳来好把對起聽玉樹斜

夏日尊經閣成賓明府邀登

飛樓結構與雲齊明府邀賓喜共躋捲幔人如天上坐開尊酒似日邊携當簷星斗紛堪擬繞戸河山近不迷我欲著書来此地書成端不負青藜

夏日徐明府邀同伯完吏部登樓

縹緲層樓四望開一尊長日此徘徊千章夏木環朱拱百丈飛霞散酒杯宓子久多琴裏眼山公新向日邊迴追隨二妙歡無已一任蒼茫瞑色催

次韻寄元美二首

詞客風流自古今不妨龍卧幾時深相如病後空梁苑莊舄歸来罷越吟河朔藝場吾北里吳天聲價爾南金已知揮手人間世萬里詩盟可共尋

湖山處〻緑陰齊長日登攀藉杖藜雲斷青天迴鶴鸛雨餘白日帶虹霓階前草樹懷人意壁上琳琅憶舊題咄尓春光歸寂寞桃花不負武陵谿

夏日即事二首

小洞迴環暑氣微坐来紈扇未須揮凉侵卷帙神增爽風逓筠簾雪欲飛性定不吟霹靂引身閒常挂薜蘿衣却從静裡看今昔何用梁鴻賦五噫

筍輿出郭湯行遊身外盈尉百不憂看水時携桃竹杖採蓮常傍木蘭舟長林鳥語天光暮村落人喧麥事秋更喜夜来新雨過可知禾黍足豳寠

月下聞雁

岸幘池亭共酒杯蕭然秋氣正悲哉高城落木臨風下遠塞新鴻向月来遊子倚裳堪自製班姬紈扇未須裁塵心種〻歸無語坐看天南斗

柄廻

送雷大夫出守吉安二首

燕臺乍喜得逢迎忽向河梁賦遠行南國綰符新領牧西臺執法舊稱平孤帆揺曳江天遠五馬行遊郡閣清三楚從来多俊士循良好著漢時名

秋水寒光照錦袍爭誇領郡借英髦回看漢闕恩波迴遥下豐城劍氣高吴楚山河元錯落東南民力近蕭條到来正是陽和日問俗無弊撫字勞

九日讌集宣城伯亭子四首

何處登高壮客懷宣城亭子帝城隈酒杯倒映仙人掌塵尾平臨鳷鵲臺木向風前紛葉下菊當歲晩自花開他鄉兩度茱萸酒惆悵看雲意轉哀

連雲甲第自王侯佳節招攜共此遊草樹龍蔥占勝地亭臺寮歷見深秋懷高不用風吹帽興劇惟應花滿頭莫咲黄金輕買醉吾生滄海一蜉蝣

亭子崚嶒何壯哉憑闌遥見郭隗臺黄金舊事無須問緑酒新詩且共裁香氣襲人籬下菊清光浮月掌中杯酒闌忽聽關山曲笛裏秋聲起莫哀

木落天空望目踈秋来久絶故人書相思欲送登臨外感慨翻生酒興餘採菊陶公應嘯傲倚樓王粲自躊躇即教開口天涯咲夢裏家山夜不虚

天津舟中和石給事三首時駕幸西山

六龍西駕彩雲深誰為君王賦上林楚客空憐存白璧燕臺浪自説黄金無邊春艸懐人意不盡河流戀主心且向漆園聊卧病一尊相對薜蘿陰

海門東望俯鮫宫海氣蒼茫接遠空鷗鷺忘機能下客波濤有信不關風扶桑遥指三天外日馭常懸只尺中聞道甘泉行幸罷不知誰更是楊雄

蕭蕭風雨送黃昏旅客愁多早閉門浪跡已知
成斷梗新詩且共賦清尊他鄉生死同袍在萬
里提攜一劍存不用才名知狗監相如從此卧
文園

賞東園牡丹二首

落盡春紅草樹遮小亭始見洛陽花盈盈秀色
籠朝日裊裊新粧倚暮霞時序寧須論早晚天
香元不競繁華相看一咲俱成醉姚魏當年未
足誇

爛熳花光殿晚春更從清賞得高人浣紗莫浪
傳西子傾國惟應數太真錦帳藏時憐綽約彩
毫題處見風神回頭却咲閒桃李已作東風二
月塵

登望豐樓贈徐明府

傑閣登臨四望遥恍疑身世出層霄霞明彩棟
晴朝雨風送湘簾湧暮潮林鳥閒關春事動簷
花歷亂錦雲飄極知民隱關心處漢史聲名未
足高

除夕

尊酒徜徉落莫曛篝燈重與坐論文升沉世事
何時定新舊年光此夜分柳上春風初浩蕩梅
邊香氣已氤氳傷心欲話明朝事析韵蕭蕭不
忍聞

元日

椒盤柏酒共嘉辰回首浮生感慨頻萬事裒中
紛過鳥十年林下一歸人俄聞簫鼓傳村社還
向鵷班憶紫宸白髮漸多吾老大不堪南陸又
回春

同年徐憲使将之陳州過東明與其弟蓮
渠公聚晤詩以贈之

由来官路苦飄蓬伯仲那期此地逢明府漆園
新握篆使君河洛舊乘驄封疆一葦分南北羽
翮中天接雁鴻我亦當年曾附驥艸茅重得挹
光風

送王敬美乞歸省覲二首

少年彩筆客京華即見詩名數大家忽爾鱸魚

生遠興等閑雪夜返孤槎吳天雁去空寒雨燕
市歌殘有奠笳寥落不堪回首處黃金臺上月
輪斜

翩翩遊子氣何豪奕世家聲有佩刀方喜共聽
霄漢珮寧知即度廣陵濤倚閭白髮情元苦廻
馭王陽念自勞我亦欲歸歸ゝ未得送君有淚濕
青袍

寄謝楚大夫蔡虚菴二首

三載論心駿馬臺君家兄弟日趨陪銅車自領

專城去錦字初憑一雁來白雪郢中堪和曲青
春雲夢好銜杯獨憐卧病文園客千里懷人詩
漫栽

燕市交情獨有君每從杯酒接氤氳各天風景
悲岐路隔歲音書喜乍聞鸚鵡洲邊芳草合漢
陽城外大江分此中何限相思意獨倚高臺眺
暮曛

空菴上人苦詩示之二首

凄迷草樹暗紫關衲子中年挂錫閒法雨不隨
花落去慈雲時共鳥飛還徒誇舊業三乘易卻
苦新詩七字艱猶是會心人未遇不教明月滿
千山

高臺晚坐獨支頤時有山僧來問奇已共陶潛
常結社何論惠遠不工詩語空色相為玄品調
入青冥是遠思遙想杜陵當日句驚人千載自
吾師

閒行過武上人論禪武蓋有髮僧也

連朝積雨淨秋容乘興探幽藉短筇一片落霞

銜睥睨半池寒水被芙蓉橋邊有寺溪為席竹
下逢僧杖是龍何處題詩留作偈門前初種萬
年松

窈窕城隅隔市喧荳花籬畔見空門平生浪喜
談三昧此日初聞話六根道在何妨僧有髮悟
來翻愧客乘軒塵心種種歸無相涼月蕭ゝ玉
露繁

莆田陳本容將詣都下客予園有贈

隔歲別悰喜乍舒憑陵彩筆近何如劍鋒自悟

張顛草石鼓兼傳史籀書客裡秋風一榻外行
邊寒雨片帆餘知君到處名逾重洛下人爭款
應徐

詞林太史有遺編翰墨淵源更入玄玩世聊為
淳化歸成名不借永和年天門龍跳原非偶海
上鴻遊詎浪傳嘲恨清時無遠畧不教書記赴
燕然

拱辰與空上人讀佛書兼讀史記詩以嘲
之因與論禪

黃葉鋪堦了不除山僧相對日如々已探鷲嶺
法王藏更檢龍門太史書百戰功名覺處妄千
人辨口悟來虛惟應共理蒲團業時看寒湫月
上初

佛門何處是真師才說談禪便未知法歸遂花
原象教文傳貝葉總心期青天不動雲歸後碧
海安派風靜時悟裏渾忘身世在塵埃無樹著
菩提

與占甫夜飲譚詩值大風至

環臺草樹鬱菁蔥嘉會真憐此際同坐久遙天
来皓月吟成大地起雄風更從貽代論詞品自
許塵埃見國工毘足未能吾白首惟餘長劍倚
晴空

寄謝安慶守葉龍塘二首

十載羊腸已倦遊俄傳領郡借才猷江分吳楚
為雄鎮地擁神京是上游斗氣不沉雙寶劍康
莊終試五驊騮感君到日無多暇早有音書問
釣舟

傾盖當年事已奇更於霄漢襲追隨直名頓向
秕鮮起俠氣兼從說劍知一別羅浮空有夢十
年漳水杳無期循良何日徵黃霸惆悵天南歲
暮時

使者遺元美書而獨以其詩扇画馬歸却
寄

南客書憑過雁裁書沉獨有雁飛来扇頭詞賦
看明月卷內驊騮識上林萬里行藏歸想像各
天懷抱總遙回江鄉此際春何限驛使重煩寄

折梅

元美被浮言快〻賦此為慰

行吟不用學三閭世事浮雲自卷舒市肆譏成
堪自咲屠龍技在好誰如湖停范蠡歸来棹辟
挂王陽險後車絕筆千年無信史青山且續未
成書

答元美謝刻詩

漢代詞華屬子虛雄文那得似相如十年燕石
藏函久千里青蠅附驥初紫氣長臨關尹地月

明時響木難琚還須置我祇園畔風雅從君乞
五車

元美公子下第為慰勉之辭

天馬昂藏渥水涯三吳那不避英姿延津准擬
龍先化合浦何應珠再遺家學龍門傳史日衣
冠江左繼聲時黒貂敝盡雖堪引翹首南天翼
大垂

至日

曉起寒齋意爽然攝衣遙謁五雲邊節當葭琯

浮灰夜客憶符臺侍從年華道鵷行霜下集郊
壇龍馭月中還宮梅苑柳俱含色幾向陽春和
郢篇

雪後遊真空菴二首菴乃拱辰所施地也

郊關霽雪淨氛埃一刹俄然對水開四野疑看
銀漢下高城儼見玉山來虛傳廬岳曾飛錫真
羨沙門此渡杯一笑相逢緣不淺新詩好為惠
休裁

郭外茅堂野色漫門前峰勢鬱嶒峗風驚簷溜

時成響凍結林氷午未殘（時有木氷）偈語談来趣貝
葉冥心坐處失蒲團主人即此堪成悟不信從
前是宰官

聞敬美柄文闈内二首

蘭省當年識大家雄飛令始動黃麻一官攬轡
還驄馬三輔傳經有絳紗斗下青萍時自起泰
庭白璧久爭誇昆明池畔支機石指點全歸上
漢槎

吳楚何辭擁傳勞清時共羨領時髦人才自數

三秦盛伯仲同推六代豪藻鑑湟中空駿馬壯遊華頂駐旌旄五千言後重堪著會見關門紫氣高

午日與拱辰士衛飲池上

午日綠陰遍水湄池臺高下散襟期乘舟競渡非吾事覓艸爭雄見爾奇舊賜齊紈堪自捧新裁吳紵雅相宜只從近侍歸來後每到佳辰有所思

自魏送陳本容遊越本容善作矮人行為南音若鳥語

綠陰池館坐班荆客子南歸渺去程醉後侏儒空有態花時鶗鴂已無聲中山兔盡揮毫去越水鵞肥載筆行書法如君稱獨步乾坤何處不逢迎

晚登東城值大雷雨俄復晴霽

睥睨迢遙一徑通漫從杖外倚長風縱觀寰海神偏王搔首雲霄氣自雄雷雨俄然成變態樓臺詫見入空濛晚來霽景還無恙處〻新蟬落照中

園中與陳本容晚坐論書法

客子無勞賦遠遊亭臺夏日可淹留清波不斷臨池水白雪長飛翰墨樓鳥下閒庭俱是篆蝸緣空壁半成蚪若教大有驚人筆意象天然可更求

初夏出郭漫興

高臺一曲帶迴灣乘興扶藜此陟攀遠樹蟬吟初嘒〻深巖花發尚斑〻灌園野父時臨甕穫麥人家不掩關樂事淌前堪自賞桃源浪說有人寰

自魏送別陳本容因憶震峯張太僕

高臺五月送君行濁酒淋漓各愴情久客夷門生俠氣乍歸南國起詩名魯胡疑在金堪試季子裘存婦自迎十載林泉吾尚健相煩千里報張卿

閒游東過敝里志喜四首

風雲千里逐征車消息俄傳渺慰予北闕遙辭

廷尉府南中暫典禮官廬聲名白髯堪誰抱心事浮雲迴自舒濁酒預開韲月下可知相對益躊躇

當年燕市結英髦沱水旋看擁節旄季子每慚無縞帶范生深尚有綈袍浮雲不定人間世寶氣難沉匣裡刀若語酬知堪自許酒徒誰復是荆高

漆園城畔有高臺忽枉中丞結駟來兩地相思頻入夢十年別緒一傳杯情深握手看華髮歡極論心坐綠苔更欲隨君明發去片帆飛度大河隈

先茅南下慘離懷滾滾黃河入望來地自龍門開舊險天連兎苑出平臺封人詑見元戎至錦里何論駟馬迴去去留中無計日　主恩常憶侍臣才

門人崔孝廉書屋有果樹連歲實繁邀予賞之有贈

碩果重看盛草堂主人邀客此飛觴明珠歷歷含朝雨紫綺輝輝蕩夕陽總為詞林將獻賦故教物態早呈祥因詩手澤吾曾有隨意筠籠摘不妨

送門人孝廉崔德巖對公車二首

柏酒逢迎歲序新遥憐之子躡芳塵行邊柳動漳南色到日花明薊北春榮向治安傳賈誼人從達旨識崔駰遥知合殿香飄處會聽臚聲下紫宸

河梁載酒一躊躇千里風雲送別初紫馬長征看自得公車重上定何如穿楊技識當場後彩筆花生就日餘宋是彭宣門下好也因氣色及樵漁

寄答唐膳部二首緣其病足未為觧嘲

書札依然自友生何勞萬戶抵韓荊還知玉案投人意故是金臺識駿情難後漸雕餘俠氣歸来季子有高名秋風無限閒江水儘可逍遥結鷺盟

蕭蕭鴻羽自昆陵把對花前意不勝一代文章

推世業十年禮樂見飛騰鈞陳定許收神馬滄海何妨息大鵬宋是跛来堪偃蹇湖山隨處倚蒼藤

南樂柯尹将至𢿱邑不果擬為池上之飲

池上逍遥趁晚風不妨随地坐菁葱當筵倚醉吾山簡抵掌論詩爾國工樹色遠連旌旆起荷花深暎酒杯紅晚来相送郎官去馬首重来知是驄

冬日贈閻少府署篆

至後晴光上柳條時看領綬借英髦機邉乍製神君錦匣裡深函別駕刀不厭跡狂来栗里漫從杯酒結詞曹枕中更有調生訣誨我何當返二毛

冬日與汪山人登城有作

窈窕孤城一逕開蒼藤共倚足徘徊天當晚歳飛霜疾人是梁園賦雪才結陣寒烏淩睥睨戰風黄葉下崔嵬長歌不盡登臨意欲借餘霞入酒杯

贈濮陽楊太守入計

子雲為吏故應賢卧閣風流獨草玄濮水花時行露冕燕山雪後入朝天功名渤海傳芳日恩寵黄金加賜年况是攻文官自起故人翹望五雲邉

贈邑令亢君入計

凫舄翩翩度曉霜令君此去覲明光邑名戸牖原三輔人自并州故大方冠冕共隨周岳牧聲華爭識漢循良可知 聖主臨軒日預有黄金表夕郎

贈長洲劉尹入計

茂宰風流入計年遥看旌旆出吴天艅艎暫泊淮南月騕褭長嘶冀北烟循吏倪寬原上考清風劉寵故辭錢里中三日平原酒遲爾聲華玉陛前

寄懐傳湄陽明府

傾蓋何妨顧未舒神交早已慰雙魚辨從稷下千人後地是聊城一矢餘為吏江郷當入計揚

旌海上故經閶歸来倘渡漳河水激楚煩君一奏子激楚傅毅舞賦曲名

雪中同汪陳二山人賦

寒風吹雪滿城隈漫倚蒼藤眺眼開銀漢真從天際下青山似擁月華来楚臣正值臺初上謝客何妨賦更裁却咲子猷空發興扁舟容易夜深迴

遲鴻臺觀蹴踘

蹋蹴臺前晚未休儒生競作五陵遊高林起鵲

寧因彈白日逢人不忌投指顧月臨金狄掌低回星散玉峯頭因将戲劇看浮世變態無端一轉眸

冬日西亭宗正以汪子見貽有古鏡史漢古字之惠賦謝二首

大河南望古夷門書札翩然到漆園著作有聲誰洛下交情無恙自王孫玄經語向侯巴見尊酒文同李白論此日平臺看霽雪何人搦管集華軒

王孫風致果誰如縞帶延陵意有餘古鑑螭龍秦内府新書魚鳥漢東渠坐中徧賛侯生俠市裏常停朱亥車無那懷人何所報至前梅柳未全舒

浙東中丞以汪詩客見貽報謝二首

大河氷凍雁鴻稀何得梁園一札飛看處瑶華疑夢寐到来詞客見音徽西京紙貴新成草東省人懐舊對薇計日屬車應過我一尊重敞舊漁磯

連宵飛雪黯梁荊薄暮裁詩苦未成自是夜光堪照乘遂教明月失連城黄河一葦懐人意濁酒經年戀别情家是中丞憐結社詞壇遥借舊牙兵

再贈閻别駕

梁門長日罷逢迎明府時来問偶耕自是公餘堪吏隱不妨乘興結詩盟汝南夜聚青天宿魏水寒揺白雪聲老我儘堪長對壘為君新置五家兵

寄湄陽傅明府二首

紈扇搞詞愧未工瑶華何意託飛鴻虚從梁苑誇明月真自齊藩見大風孤劒十年風雨外雙龍千里斗文中酒杯虚負花前約雲樹蒼蒼意不窮

為吏江鄉幾歲餘一時驥步果誰如吳囊半貯吳都草彩筆全收越絶書良晤無緣來駟馬神交聊幸託雙魚清時正爾須舟楫物色看君入禁廬

贈劉廣文視篆黎陽

幾載風流擁絳紗更看領綬着聲華且将劉向藜邊火来種河陽縣裡花龐馬英英凌雪渡甬巾冉冉逐風斜聲名家是懸魚好槖裡行藏未足誇

拱辰重起家壯太僕贈别四首

十載棲遲漳水邊飛騰今藉　主恩偏按圖不索駘王駿駿馬惟思石慶賢禁裏蓮花趨五夜省中環珮感當年正逢萬國呼嵩日羨尔歡随
御陛前

大河秋色正漫漫杯酒逢迎去住難白雪秪應悲寡和青雲誰復憶彈冠鵬徙傲吏談中起露自仙人掌上看醇謹由来歸萬石清時無事好加餐

把袂無勞意黯然班生不用羨登仙但看禁闥重来日喜是淮陽起卧年魏水揚舲過見闕燕山鳴珮入朝天遲鴻臺下同遊處揚子何妨獨草玄

秋風初下大河干之子乘風試羽翰共指金門還歲宿獨留漆水着漁竿海濱泊月濤聲急薊闕排雲斗氣寒朝罷誰同燕市飲可知醴酒不成歡

得陳本容書有懷魏氏昆季一首

閑爾停橈魏水濵謝家庭上挹芳塵握中但許看明月頷下無須問逆鱗刀色憑陵寃别駕斗芒錯落自真人遥思抵掌論文處兩地交情合有神

暑中寄答魏大見懐之作

咫尺何妨未識韓傳来詩句滿琅玕明珠魏氏原稱寶白雪梁園故自寒且合文星歸潁上豈應漁父老江干中原詞賦令寥落期爾同登上将壇

秋日陳本容自南樂以魏大書兼詩扇至夜坐賦此

五鹿行遊道路賒問奇重過子雲家別時黄鳥初求侶到日芙蓉已着花幾向謝庭談寶樹遂令野老託蒹葭遲鴻臺上論詩處細與清尊倒月華

初得魏大擢漳德報志喜

誰道春明萬里餘主恩早為出新除郡中法從寧為薄柱下霜威漸已舒魏帝臺前堪索研鄴侯架上可抽書逢迎不是君家事好向齋頭賦子虛

得魏見泉李修吾遷南省報志喜

累見除書出建章清時誰不羡虞唐風塵北闕

雙鳴鳳雨露南天二省郎地古繁華看往代官閒彩筆試江鄉醉来共倚磯頭月却咲千年李白狂

寄訊魏二懋權使秦中

風雲千里護旌干節使何知行路難桐葉剪封来薊闕皇華銜命入畢蘭雞聲夜度千夫險馬首途從一彈丸文雅如君無長物橐中惟草兩都還

寄東昌李司理

一跡排雲意不勝清時長孺起相仍官非諫納言方切名落塵埃價轉增濟水鳳聲還律吕斗間虹氣故憑陵自憐授簡遥為賦已得龍門御李膺

秋日與伯完登樓憶拱辰四首

樓成野圃氣全增與客携壺漫一登疊嶂排空雲靉靆蒼虬遶户樹騰淩平臨佛閣身疑往却望田家興可乘獨有徵君令載道各天摇落意何勝

樓外風雲迴不遮坐来身世隔繇華一亭野色全為竹十畝秋光半在花明月已拚人共醉西風還擬帽同斜天涯兄弟休憐我二子中原亦自嘉

每憐多病借莕藤此際雲霄共一升烏下平蕪黐落日僧来遠寺話傳燈青天霧盡星芒接紅樹枝殘月色層無限登臨懷舊意逢人先問寄書曾

別後行蔵未可憑故人書札幾相仍空憐塵土

雙侵髩豈意雲霄共撫膺新埒築成過繫馬荒臺故在好呼鷹何来俠氣還種種一咲天涯寄五陵

嘲南樂陳子三失内子

十載元龍嘆各天書来心事轉凄然芙蓉并帶三經雨鳳嘴成膠兩續絃犢子幾堪吟麥雉裘航翻苦遇仙緣定知鬚髩時時黒酷似周郎弱冠年

依韵答劉廣文病中思歸

早秋木葉未凋殘首藿齋中漫自寬明月漸臨飛鳥影白雲時護釣魚灘馬稱千里寧終蹇琴有高山豈罷彈玠重榻前揺落意一尊遲爾酒杯歡

得澥東公書感而賦此公盖以薦石公致歸而與余兩人為雞黍之約云

隔歲音書此乍看故人心事可長嘆連城璧剖人曾泣明月珠存蚌已殘豈有祁奚終望報自應貢禹早彈冠范張莫更訂雞黍廻首風雲命

駕難

澥東携家避水中流有作賦此奉答

巨霊天外瀉銀潢一夜中州失大荒潮勢捲城来灩瀩雷聲響地下瞿塘逃身不避黿鼉窟愛弟兼同旅鴈翔自是張騫常泛斗中流無頼賦滄浪

成安兩蔡丈以劉生見貽而生談星命又談兵也詩以贈之

飛来詞翰兩英英絕技遥傳日者名信是輕肥

鼎蔡澤故應祿命問唐生一尊晤語談雙璧九塞周遊話五兵却咲行藏吾已分神君無奈野鷗情

得拱辰書遥謝大司馬張公二首

薊門摇落鴈行斜訊息遥傳可自嗟豈有塵埃藏寶劍虛勞斗氣望張華千金未是驚駘價片雨能生鐵樹花為道平生國士意蓑臺不負是君家

北闕風雲特地生一時才俊複崢嶸獨慚公子

傳車意未有夷門俠士名蝴蝶沬園形已判浮雲漳水意還輕清朝但是饒公等樵牧何妨詠聖明

佘山人登城詩以調之

翩翩客子意飛揚百雉城頭一根裳水色瀰茫看黍子山光遠近見黎陽北風鴈度龍沙外晴日鵰盤大陸旁莫謂武夷饒勝覽中原故自有金湯

代歌兒自白

歌舞千場秪自憐相逢已過麗人天荷香秋冷全凋落紈扇風高久棄捐樂府有時翻舊譜藍橋無夢結新緣沾沾衣露何須訝不是陽臺行雨還

雨後同佘宗漢遊蘭若因憶石太僕得車字

雨後拈提景自嘉無煩屐齒踏烟霞高人闊水遥同社公子夷門一共車已得詞場稱並駕還從迷海問恒沙不堪地主雲天外老盡門前舊

種瓜

聞丘月林起家銀臺志喜

海上年來結鷺盟都門今識濟南生平分清切来言署漸聽雲霄曳履聲轅下鮮騶當日念墉邊彈隼舊時名即今囊草無須看坐鎮惟宜屬上卿

擬與楊道行邂逅境上四首

千年無忌有高臺客子翩翩從騎来病肺我慚工部句著書君自子雲才淮南夜月清宵話河

朔風流白社杯佳會可令湮歲月永和擬共右軍裁

專城羨爾自齊封天假中原此會逢野墅蕭條停五馬延津風雨合雙龍雄詞雪夜鵝池畔文彩南山桂樹重家是大方饒賸語濡毛慚愧一相從

野館拾攜湯一娛貧家何用借行廚主人石慶堂還在弟子彭宣酒再呼歲晚正憐黃菊放懷高懸畏綠尊孤逢人不必傳詩草恐有聲名動上都

文藻相如果並雄當場搦管意何窮虛傳靡靡乘閒調實有泱泱大國風百里封疆搖筆外千年騷雅解頤中論文倘謂吾堪與遲爾詩郵可再通

擬與李伯丞符卿晤於境上

咫尺龍門久未通俄來杯酒一相同功名右掖原稱長詞賦中原故擅雄射虎弓存還引月談天舌在好生風如君才力那能卧　明主常思雙鍊翁

擬再晤佘宗漢明府

湖海行遊不厭頻倏然兩度接芳塵青尊已判漳河雨白雪應回濮上春幾向平原開戰壘可知詞客倚征輪歌兒無恙詩愁在腸斷高臺月色新

得四槐王憲使書知有歸思又有太和之遊却寄二首王先為吏部

幾年啓事見高才領憲今看河上來駿馬市中

臨俠士彩毫雪後向平臺盧龍霧色三秋盡南斗星芒一劍開家是名賢堪寄興山陰未許子猷迴

綈袍千里報行藏把對翩然意欲狂榻上留賓還孺子車邊攬轡定元方東門兎在堪誰逐荀氏星存可並光莫向隆中尋舊隱當年鼎足自南陽

得助甫中丞書却答四首末首緣以美影瑤池相期故為解嘲

故人開府向　天西夏孤城萬里懸白草原頭看鷹陣黄河水上下魚牋清秋隴外霜渠轉煖日柂林萬騎眠家是絳袍令藉汝詞人不負繞朝鞭

大漠雙旌未可攀書来剗爲破愁顏西羌已值全歸日右臂真當一斷間鵰影亂盤黄草塞虎頭長嘯玉門關賀蘭山上石無限好爲勒名意氣還

黄金肘後羨崢嶸甲士雲屯驃騎營博望舊曾

通大夏韓公復此築降城陰山雪滿休兵日官閣梅開飲至情取醉不須留幕佐氍毹自在卧張卿

西来驛裏正翩翩弄影虛勞錦字傳伏櫪正當彭澤日遊燕豈是剗辛年黄金價在羞重顧弱水途長悼再還總謂知風能報　主莊生已賦馬蹄篇

與滸東夜飲

月轉池臺夜色分殘杯相對語猶頻豈緣穠醴能歡客自是張衡雅好文入座斗芒何應亂近人花氣故氤氳明朝一葦成南北惆悵河梁日暮雲

邂逅張助甫六首

一榻紫門久自懸何来意外下高賢才名東省爲郎日詞采西京作賦年命駕定情堪獨許浪星往事詫仍傳塵埃已信逢知己流水從揮伯子絃

汝南客至意何雄説劍談詩未可窮白眼東門

看狡兔青萍滄海試飛鴻叢臺地古餘殘日易水秋深正北風此内無須論俠氣雙龍早已屬張公

郭外俄停使者鞍相逢如夢轉相看歌連淇水聲偏古賦自梁園雪不難代地澄清雄繡斧關門鎗鎖壯泥丸感君脫略浮名外千里驅車顧識韓

君家難弟復難兄遠道同爲汗漫行十載懷人勞夢寐一時抵掌足生平空門晤語天花色藝

館連床夜雨聲已分江湖成老大天教晚歲得
張卿

只尺黄河斷去蹤十年魂夢渺無從槖鞬虚擬
中原會旗鼓真憐此日逢錯落星文廻劍氣崢
嵘霞色起毫鋒明朝預憶河梁別惆悵行山萬
仞峯

詞客翩翩漳水東携来弟子並稱雄八龍詎數
荀門盛二妙真餘阮氏風棨本賢良名自起詩
傳池草句還工相隨謁我叢臺下負笈虞生未

可同　末首寄贈二阮

贈胡丞擢尹無極

海上英髦故不羣爭誇佐治有聲聞三年鳳息
淇園枳一日凫飛大蘗雲秋水銀章贍氣色春
風棠棣想氤氲漢家循吏由来重遅爾郎官早
勒勳

逍遥園集選卷之五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六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五

七言律

寄懷張湝東大理

憶昔驊騮別路岐浮雲南北總堪悲三春風雨

懐人處一帙瑶華對面時梁苑阿誰同授簡夷
門有客欲酬知花前漫擬平原約藜杖何由遂
所期

夏日與空上人登樓

岸幘登臨睥睨開倚然清興滿池臺夕陽鳥影
雲邊去遠戍樓陰水面来自愛山僧談偈語誰
堪華髮老塵埃機心已分渾忘盡鷗鷺從今不
用猜

池上餞伯完吏部末寓栖隠意

縹緲層樓入暮烟相看杯酒尚留連千章夏木
城闉外一片飛霞浦溆前短楫更移栽藥塢長
竿時倚釣魚船山濤似愛嵇康隱肯使絶交書
再傳

送伯完之任汴藩

翩翩羽騎下蓬萊故國逢迎共舉杯孺子無須
駝户牖大夫端合上平臺黄河萬里天同落白
雪千年兩更来授簡一朝名乍起梁園爭識馬
卿才

肖甫助甫各以雙笋見貽詩以謝之

千里裁書感數遺更堪杯笋慰相思平原佳會
雄呑處河朔風流大嚼時把向臺前雙月動携
来池上兩珠隨却慚長物非吾有玉案何由報
所知

午日同孫使君劉廣文飲池上二首

孫楚何緣一盖傾兼從外史得劉楨風流俱是
淮南客佳節同尋水上盟傍酒荷花開歷歷坐
林黄鳥語嚶嚶無妨大嚼歸途晚新月城頭已
放明

池館新成野色敷時来朋輩一招呼天風萬里
吹黄鵠午日雙尊敵綠蒲情好逢人多故舊懷
高何地不江湖牽衣更上揚雲閣（池上有雲閣）醉眼
同君眄八區

午日舟中獨酌

午日輕橈蕩夕暉一尊獨傍釣魚磯荷花對酒
盈盈赤翡翠當人故故飛郭外漸於塵事少水
鄉時見暮烟微晚来興盡還乘馬倒著接䍠踏

月歸

王元美得眞術閉關寄訊二首

文彩淮南動上都入公早為授仙符駐顔不藉
黄金鼎閲世能廻白日駒海畔潮来山自迴臺
前月落鳥從呼可知擾擾塵氛者何得玄機叩
有無

聞道空堂日結趺豈緣悟後得玄珠簫中子晉
元吹鳳舄下王喬故著鳧自向桑田探碧海誰
從麋鹿想姑蘇即看白晝雙龍去定許何人二一

附髯

王敬美自關中歸訊之敬美亦遇真也

誰向清時早息機王家小令已初衣白雲海上三花長紫氣關門一鶴歸信是絕塵稱大士自應鮮珮遇靈妃嗟余碌碌人間世何得翩然遂所依

寄贈肖甫司馬撫越二首

熊軒初自鴈門廻兵氣俄傳淛水隈手節夜從長樂下樓船風擁大江來沙中但試封侯畧

渤海無勞制勝才到日虎羆爭夾道朱旂閶閃越王臺

幾載勳名著可汗又從簡命下江干豈綠國士酬恩少自是才名借箸難錦纜搖空天目動霜威拂日海門寒可知變態浮雲盡明月江潮倚醉看

寄余太史丙仲二首予兩膺勑命皆草自太史

杏園當日共芳菲海內交情遂不違一別青山吾獨往十年金馬爾雄飛裁書何限綈袍意對酒常馳玉樹輝池上功名談笑裏會看霖雨到漁磯

莫訝交情久未疎兩朝綸綍藉璦琚八行不散真人紫十龍深函太史書花裏幽期蕉下鹿雲邊消息禁中廬起居有子能懷刺相見那知不憶予

寄訊少司空何公

車馬狀門感昔年相逢杯酒結深緣鴻書遠道

看時下縞紵慇懃訝許傳銅柱紀功滇海外熊軒問俗岱宗前即令曳履承明闕漢主應知何武賢

寄上大藩伯丘老師

雪滿梁園入暮冬吾師何處託行蹤分藩徽省令羣牧曳履承明舊秩宗但看莊生人是蝶不妨李耳道猶龍門墻有客銜知遇極目黃河未可從

贈鶴石沈丈還燕時正重陽日也沈故侍御按泰中

專城才向大河濵一跡俄然早乞身黃菊正逢重九日青尊恰對賞心人沈郎多病仍辭洛驄馬觀風故在秦宗是中原吾黨在不妨共倚白綸巾

宗漢重過吾廬攜道行詩扇有贈

南歸客子意翩翩不盡交情把袂前詩句重吟漳水夕酒杯共倚菊花天攜来玄草星槎動把向青霄月並懸宗是應劉門下好行藏兩地藉君傳

魏侍御赴留銓過訪有贈

旌旆摇摇拂霧開里中爭識魏舒才詩篇屢枉南金至紈扇兼投玉案来漳水秋高鴻鴈影江鄉人上鳳皇臺相逢好作平原飲明日天涯首重回

寄王鳳梧進士

瑯琊雙璧久知名大令風流早一鳴但向談經推左氏豈緣結襪重王生大鵬暫息圖南翮駿馬旋看冀北行信是杉榆原有誼春陽不斷及紫荊

贈學博陳孝廉還閩

苜蓿齋頭計暫成驊騮旋擬薊門行誰知河上林舟意翩作風前詠木情稽古人餘秦博士譚經思係魯諸生天教更讀姬公禮藝苑終諧兩戴名

喜拱辰太僕轉西臺

聖主恩深憶瑣闈白麻累動侍臣輝即從漢殿稱三事不復瑤池御六飛繡斧十方歸掌握花驄獨步見風威無須白簡重言事坐向西臺拱太微

懷余宗漢明府

老大交遊跡漸稀秋来客子故依依方憐潁上雙星合復作天南一鴈歸寶劍自應還極浦高山誰復領音徽中原把臂何年事悵殺王喬舃不飛

擬楊道行約五子結社

方駕中原不可期天邊遥遥為遄新詩濮陽戰壘

還千古洹水同盟又一時看震光芒攢辟宿飛來詞翰亞瓊枝自應文士神偏向萬里論交未是奇

雪中王鳳梧見過有贈兼憶乃弟茂才

錦里遥憐結駟遊還看踏雪及滄洲高人誰復如安道清興君應是子猷玉樹風前堪並倚瑶華掌上若為按恵連更有雪中賦授簡何能一共收

寄南祠部李丈

挂帆南去已經時蘭省風流令在玆斗下光芒文士聚筑邊俠氣酒人隨馬從燕市原爭顧門對鍾山亦自奇故國至前梅早發遠憑郵吏寄相思

雪中出郭三首

乘興聊為郭外遊朔風吹雪滿汀洲連天玉樹空無影匝地銀濤静不流氣色全歸調鶴逐飛揚偏傍讀書樓晚来更上高臺立恐有山陰夜半舟

樓外氷花萬頃漫探奇吾自一凭闌蒼松偃地層層碧烏鵲依林脈脈寒拄笏虚憐山色霽杖藜真愛酒杯寛酥来湧咏巴人調麹首乾坤有大觀

至後同雲久不開誰憐出郭此徘徊窓中瑶榭崚嶒起笛裡梅花爛熳来興劇自宜酣貫酒詩成那憶上平臺休言郢曲終難和白雪今當對爾裁

聞雷二子作雪山甚奇詩以壯之

積雪連朝暗小臺誰從臺畔起崔嵬滄江似擁驪龍下大澤真驅虎豹来驚膝阿翁原僻性移山爾輩亦雄才相看却咲盧敖妄五岳何年拄杖廻

雪後過東臺寺寺有梁貞明銅印残碑仆廊下石鼎雙龍鱗甲軒然欲動殿基半崋下瞰長渠積雪迷漫曠濶無際僧馱清茗吹笙竽夷猶久之固迥然別界也為賦三首紀之

雪滿千巖一逕分上方鍾磬遠相聞刼灰不改

三天界残碣猶存六代文鼎繞雙龍常吐霧嶺
横雜樹欲干雲逢僧問偈何辭晚好借禪燈續
暮曛

踏雪無妨汙漫遊還從福地一探幽臺高日月
臨塔轉地古河渠抱寺流浮世客来俱是幻定
中人往不知愁津梁擾擾吾疲甚此際相看是
沃州

倚徙招提意不窮疊雲雪後尚飛濛僧傳養馬
看神駿客有乘軒問大雄笛裡梵音聞薄暮錫

邊龍氣想遥空不須更說西来意萬慮澄然是
此中

寄陳侶梅方伯

別来華髮感蕭騷喜有元龍氣尚豪馬自燕臺
思步驟書從海上問綈袍河山齊魯誰爭長岳
牧聲名尓獨高閑户梁園吾已倦可令著作及
時髦

傳来書素自陳遵把對能無愧此身蒙叟臺前
垂釣客鄭莊門下並遊人薇垣法象台光近海
國雄圖　帝寵新㝡是髙才堪仗鉞中原翹首
望征輪

王山人至自越

北風吹雪大河隈越客衝寒及草莱白社有緣
元亮在竹陰無恙子猷来一時咲語歡如夢別
後升沉話轉衰爲問十年抽筆處可誰更是郢
中才

寄贈李扶風

幾載相望一水間雙凫西去渺難攀安仁花縣

原從洛李耳青牛故出關百里郎官天列宿千
年畿輔漢河山相期莫負神明宰會有聲名動
帝顏

贈門人李文濟進士使上谷過里

使者乘軺亦壯哉里人爭詫長卿来中朝未試
匡時畧絶塞先須轉餉才嶺入飛狐看鴈墮路
經櫃峪指花開相逢未改彭宣興呼酒何妨倚
醉廻

擬晤楊道行李北山陳寅軒于臨濮鎮

子雲風致雅誰倫為會中原款上賓已得論文逢李白何妨挍轄有陳遵當杯酒態嗟吾老抵掌交情見尓真飲罷長吟成一咲風前共倚白綸巾

夏日晚遊東園二首

五畝園成一逕通坐来物態總難窮城頭古堞通衢照樹杪児鴉初試風竹色盈盈連水碧榴花滴滴亞枝紅青藜拄處何知晚去住隨緣萬慮空

霞落孤城紫翠重躭幽行處一蒼筇嚶嚶柳外傳鸝管曲曲亭邊走竹龍四野紛紜當穫麥高臺眺望即明農山人不厭頻来徃倚徙何妨及暮鍾

陳本容北来中風左體不仁出語不利詩以調之

客子重来藉杖藜池臺高下但攀躋已看一足為龍子謾咲全身是馬蹄口吃相如還作賦舌存張相衹詩妻天留右臂非無用彩筆新詩為我題

贈劉外史擢尹東安

幾載成名翰墨場風流令始見為郎不緣公幹為才子誰遣王喬近上方退食有齋非苜蓿栽花無地不河陽清時蚕著循良譽次第看君入建章

何處分符 寵命新薊門北望若為隣地無車馬堪稱僻水有魚鹽未是貧一劍光芒摇象魏雙鳧羽翮出風塵年来彩筆吾憐汝岐路相看

意轉覩（邑屬順天志載其地僻民貧）

贈陳觀察寅軒

薊闕風雲感昔年別来消息總茫然封疆慮道還三舍笑語真成各一天檍下有驄寧自老梁間無榻好誰懸尚書舊約何曾顧那得今逢濮水前

贈李符卿址山

當場把臂意何如御李今堪一慰予宦蹟兩朝同尚璽（予亦官尚寶）行蔵十載總懸車比来好句黄

初後老去俠風仲子餘邂逅幾時還命駕西陽
灑酒意躊躇

又嘲陳本容左體不仁

隅歲音書秠滂裁萍蹤落落總難猜三春花鳥
雙尊盡千里風塵一杖来缺後吳干偏自利枯
餘文梓故堪材詞場不是平原館汲水從教日
幾廻

讀趙敬思橋梓詩

清時文藻競雕蟲橋梓泱泱自大風老去杜陵

詩轉細貧来司馬調愈工隋珠入夜雙生彩寶
鉠開函兩鬬雄白雪秖令驚絶唱千年惟許郢
人同

七夕

萬里明河夜不收天孫此際晤牽牛經年乍見
成歡合一水仍看暫去留月落梧桐鐘響斷雲
開睥睨曙光浮極知未盡相逢意風雨蕭蕭併
作秋

七月八日

天上歡娛感昨宵一時别去總無聊機絲和淚
難成錦烏鵲紛飛不作橋斗外河流還耿耿雨
邊秋色已蕭蕭雙星定羨靈家婦垂老瑤琴只
共調

走筆答伯完

秋風初動白綸巾獨倚空齋慼慨頻天上歲時
還織女人間只尺有參辰浮雲不礙青霄濶細
雨翻增素月新家是交情垂盡處豈應肉易讓
雷陳

寄蔡大萁以邊才起家

平臺俠氣日飛揚伯仲聲名故鴈行愛弟總應
推小令難兄終自數元方南溟五月鵬堪運遼
海三秋鶴欲翔道上有祠君莫問何嫌重為煑
黃梁

寄謝蔡大詩扇

三朝詞賦果誰雄歷下於今擅大風借問沙場
嘶駿馬何如玉軫送飛鴻陽春不受千人賞難
弭無須一日逢家是惠連稱強項未應春草句

還工

聞秋蟬懷友

炎氣侵人罷草玄一聲何處響秋蟬淒清遠樹微風外縹緲高臺落日前幼女初矜鳴瑟手騷人欲賦卜居篇天涯別後蟬冠客時物重經感歲年

寄穆龍峰自大名擢楚臬知二首

彈壓名高掩昔賢除書早已見登仙交情四海憐同姓別意三秋感各天驄馬暫辭漳水外錦

帆遥挂漢陽前元王好客風還在儘可逍遥醴酒筵

攬轡行遊得意年揭来南去擁樓船池臺笑語光風在河朔威名白日懸乍向朱簾看掛雨早從黃鶴問飛仙澤蘭九畹秋方茂好托郢人一寄還

洞巖王生見過賦吾消搖園詩以答之

酒盞揮毫賦早成高才鄉不羨王生鳳毛自爾堪為彩牛耳何人更主盟剩水殘山林外色鳴金戛玉雨邊聲衝泥莫放銀鞍去未盡中郎倒屣情

寄謝蔡二子齊詩扇

大陸霜寒鷹宇高緘書遠寄意何勞詞名湖海吾真忝詩句縱橫爾太豪文戰不妨開壁壘交情無恙自綈袍還期一醉漳河曲共向尊前拂寶刀

閩人陳本虞自都中來視其弟本容過訪投詩和答二首

把臂時来坐不歸閒情好與對芳菲才名閩水雙龍劍伯仲詞林兩布衣久客未忘南國操相逢聊賦北山薇年来叔夜真成懶得尔何妨知者稀

行李蕭然一素琴乾坤何物是知音荔枝花下三春夢芳草池邊萬里心許飲陶潛新結社談天鄒衍舊招尋彩毫種種驚人在文雅如君可盍簪

王山人日收博利而廣賡和詩以調之

杜陵老去賦還工豈有江淹夢遂窮花鳥縱令
愁彩筆詩篇那可負春風擲同劉毅懷堪壯呼
有衣䖏意自雄俗殺牙籌王夷甫忍将子母易
雕蟲

陳大以詩八首和余兼以石經字集成一
序喜而有贈

難兄果信是元方詞翰風流總擅場詩目乍疑
唐杜甫篆文真逼漢中郎馬從燕市知騕褭珠
到梁園是夜光花下一尊期共醉主人宂愛客

清狂

題並頭牡丹

洛水繁華事已残那知並蒂有奇觀粧成秦女
覂窺鏡歌罷吳娃共倚闌巧笑當人看不定妬
情附耳話仍難若教早入沉香圃應遣詞臣賦
合歡

與王陳二山人訂郭外賞花之約

新闢别圃傍城東花藥繽紛一逕通黄鵉無須
傳洛水䌷華自合領春風扁舟興在憐王子棹
轄情高憶孟公好擬花前明日約主人踏月遲
芳叢

觀籠鳥

羽翮蕭條不解愁野夫對爾重夷猶若教潛影
寧堪慕總爲能言故見收簾外草花空歷亂籠
中歲月幾淹留東林舊侶還無恙更向春風何
處求

再贈吳汝震兼憶張助父

幾年習静只郊墟何處人来問索居去國名同

吳季子遊梁客似馬相如永和翰墨揮毫外越
絶縱横抵掌餘更報故人能念我每從杯酒一
躊躇

吳汝震述其謁張助父于寧夏詩以壯之

榆林萬里隔風烟平子懷人意杳然不有綈袍
尋舊誼誰從幕府得新篇酒杯共嘯長城下戰
壘平分大夏前却笑勒銘成故事彩毫不肯上
祈連

吳汝震自城上訪余郭外坐曲水池登奇

雲樓觀並頭牡丹有贈

四明客子本清狂薄暮乘城到野堂過水乍應
憐澤國登樓何處認江鄉名花並蔕原非偶彩
筆淩題自不妨好覓清尊拚一醉主人池館是
高陽

觀楊花

縹繞隨風亦太狂水邊乍過復迴廊飄殘白雪
難成調飛盡梨花不作香豈有隨車能貼乘但
教著耳失明璫閨中少婦愁看汝夫婿天涯欲

斷腸

觀渠水

隨身插畚自分泉風致依稀似輞川遠近全經
五畝外縱横遍注百花前灌園想見昔人隱抱
甕因知野父賢日暮支笻不忍去徐看藻荇葉
田田

題張助甫督府緑波樓末翻案自嘲

傑閣新成事可傳通侯印在好誰捐白雲深擁
歸田處紫氣平臨聚宿前明月南樓元庾亮浮

槎西域自張騫惟應勝景還輸我濮水莊生一
釣舡

與吳艸堂王松莊二山人論詩閣生池上

才向華嚴一問禅便從草閣醉彭宣容情放浪
乾坤外詩句騰凌杯斝前出郭已宜踈野性臨
池更愛夕陽天越吟未罷撫歌發鞭弭誰應退
舍年

訊傅湄陽行取過里

別後天南杳一方好音慰我意飛揚艅艎計日

来吳地絃管將人到魯鄉堂上慈親瞻彩服垣
中明主待封章霜威莫羨劉郎好江左聲名
在鴈行

飲孝廉崔德嚴池上

茅堂初起意悠哉池水中亭一鑑開爽氣不緣
紈扇至天光偏傍酒尊來主人清興當歌發容
子新詩倚醉裁向晚不妨兒掐手山公自倒接
羅迴

留別吳汝震

奇雲樓倚藕花灣暫得詞人一共攀詩句已看
留麗藻別情未信是河山酒杯笑語逍遥處觚
管風雲指顧間歸去好諮校馬侶千秋亦自有人
寰

寄李于田吏部

十載書郵寄意重風塵無處一相從留中啓事
推山簡海内詞名屬李邕燮闕即看排日月三
江那更采芙容非緣貢禹彈冠切　聖主憐才
不易逢

拱辰以余所著百将提衡似冢宰楊公綵
得賞鑒二首

觚管談兵湯自猜書成慚愧昔人才不緣司馬
從推轂那得山公入品裁一笑風雲生八陣中
宵藜火接三台偎巳巳濫楊雄賞何用扁舟問
字廻

伏首青山不記年入間令始出新編敢言司馬
逢楊意却喜桓譚見太玄魚目珎藏十襲後蒲
葵價重一揮前古来知遇無霄壤梅蕊春風氣

自傳

喜大司馬張公還朝兼枉薦書有作二首

南北爭傳大帥名還朝復此見崢嶸盧龍寒雪
隨旌影蓟闕風雲護履聲八座位高銅虎署九
方職總玉麟兵尺書枉薦幽燕士忼慨何人更
請纓

遼海功成擁傳廻中朝人指令公来詞林已擅
七雄長薦剡兼題四輔才望裡君應憐寶劍顧
邊吾自媿駑駘不須論道彈冠處一字榮光足
草萊

聞太宰楊公令器登鄉書

青霄羽翮羨翩翩十二雄圖發秀年山倚岱宗
偏得日地連瀛海故登仙大風傾動延陵賞直
華憑凌太史賢家學自應能悟主時清不用賦
甘泉

雨後吳汝震訪余負郭園論詩

長林過雨意幽哉逸客風流從騎来懶慢怪余
方息木飛楊携尔忽登臺縱譚今古豪吟筆指

顧詞壇上将才授簡當年君自見可誰文藻繼鄒枚

元日送盧明府北上

悵別河梁歲始新相看猶是故鄉人柳條梅蕊逼山色彩勝金花上國春落日酒尊饒意氣良時車馬豈風塵崢嶸好作君家事切莫江湖話隱淪

再寄李于田

慷慨誰當趙魏豪蒲陽想見客情高交遊不用同杯酒把贈真看脫寶刀媿我行藏成散屣感君意念重綈袍擬将七尺酬知己恨殺流年已二毛

寄謝中丞賈公

白簡中朝久著名恒南開府盛談兵長城雲歛鵰時下紫塞風清矢不鳴傾盖每憐當日契彈冠真見古人情野夫家近平原館一語銜恩意氣生

別心田侍御二首

幾載家山共起居青春此去定何如 朝廷正藉桓公馬湖海還須范氏車酒外別情看一鴈天邊芳信遲雙魚故人家有文園渴楊意無勞說子虛

忘年杯酒日交驩離館相将去住難我已青山常辟穀君今長路好加飡雲霄但有王陽侶塵土何妨貢禹冠任是故園賓客盡江湖吾自一綸竿

登大伾山時值久旱

勝地登臨壯客懷扶筇漫倚碧雲隈山形故抱黎陽轉河勢遥從白馬來滄海龍歸還有洞浮丘人去尚餘臺何當此日為霖雨坐見 皇仁徧艸萊

賀閻別駕擢本府二守

久從轄餉著賢勞一日雄飛迴自高別駕即教隣五馬大夫豈必夢三刀看花更倆安陽邸嘯月還同庾亮高家是何人饒喜意漆園有客舊山濤

寄答羊嵩原

尺書遥下大河湋把對俄令感慨頻風采上方叟寶劒聲名湖海一孤臣已從空洞明禪理兼自逍遥領道真宗是　君王留記憶豈容羊祜早祈身

邂逅王司理

命駕招尋故有盟草茅今此得逢迎實無户牖千時策虚枉夷門下客情酒盞浮餘還說劍池臺應盡一班荆眼中才俊如君幾白簡相期早

著名

寄傅湄陽柱史

直指乘軺按部年風雲想見意翩々清秋馬度漁陽外白簡霜飛薊闕前天上正憐鴻鴈羽山中空賦紫霞篇極知不負終軍志一笑長纓繫虜還

贈別羊嵩原

瞬息升沉事幾多除書今喜下漳河朝陽釆鳳聲常在暮雨朱簾客暫過郡閣不堪愁將翊岐

途無奈別羊何中州才子原前席珎重雄詞弔汨羅

丙戌大侵以千金助賑人有訝之者解嘲二首

聖主祈年祀事闌不堪雲漢歌猶殘雞豚寮落千家盡鴻鴈哀鳴大澤寒憂世獨憐心尚在救荒忍見策為難千金總是　君王禄揮灑何妨一笑看

禄食清朝愧有年歸来餘槖恣流連今逢白屋

無烟火誰復黄金作酒錢一飯盡為　明主惠千家何意野人憐但看煖氣由々發稍似鄒生黍谷前

魯藩中貞以詩乞正却寄二首

帝子書来報所知開函氣色總離々神交千里誰堪許風雅三傳爾宗奇自是明珠投處好豈應寶劒望中翹尤憐詞客清時滿獨向中原問鼓旂

梁園當日數平臺詞社東藩爾再開賦雪可邀

枚乘筆登高定有馬卿才思窮滄海茫無際意到秦峰儀上台醴酒若教重為設詩成應自紀

磨崕

寄謝龍塘

大地春風放早梅故人消息逐時來邊聲不動遼陽戍戰色全消薊北臺借箸席前籌幕府揮毫馬上驚羣才登壇自是須史事萬里疆場保障扎

別沈邑令

把酒班荊別意長不堪有淚洒衣裳漆園吏事便莊叟白下江山遲沈郎鳥外風烟分別消馬頭楊柳即甘棠兩都南北非修阻早見飛鳬到上方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六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七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巖崔邦亮
關中子與南師仲選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六

七言律

寄南少司空方新渠還南陽二首

遥自陪都致八行新詩兼枉息機堂六朝文物

供多詠一代聲名識大方戎履秪應還北闕船耕何意返南陽終知貴客君難避白水由來是帝鄉

吏部風流雅好詞相從南北總無期忽傳江左来舟楫喜見中原出鼓旂白雪梁園稱寡和青山洛下故多奇何時杖屨同尊酒抵掌千年一解頤

贈郡伯蔣公兵備霸州

治郡名高久任年飛騰今始見登仙甘棠化洽

漳泜外驄馬風行薊關前幕府謀猷仝借箸材官奔走一揮鞭至尊深拱無憂色賴有雲中魏尚賢

濮陽王孝廉携徐布衣過逍遥園有贈

窈窕城隅一徑開幽棲長日遠氛埃那期剡水王猷至兼有南州徐穉来蓬戶真憐逢二妙文星豈亦動三台倉皇媿我無供給醴酒班荊一舉杯

寄贈長垣劉侯

漆園西畔有蒲城長吏何人宬著名當日高賢推季路于今才子得劉楨温文想見人如玉明允真憐政似衡只尺無緣偕咲語野夫凝望不勝情

聞仰蘧起家陝西參藩志喜

蒲陽已分老漁竿忽湧雲霄振羽翰往事不須憐共濟故人無復憶彈冠薇垣署近終南色白簡聲餘太華寒此地從来稱百二馬蹄珎重去途難

夏日見甫過負郭園酌以慶尊茗碗談詩有贈

茅堂重枉故人車雖黍莛開興自嘉酒盞平浮天外月茗鐺淺注日邊霞高林覆坐垂垂綠小逕迷人故故斜恠尔醉中能作賦可知平子是名家

贈崔甥德嚴尹渭南

仙令乘秋賦遠征河梁聊得慰逢迎路經函谷凖旌紫天入秦分一宿明良吏總餘三輔望高

才豈數漢時名渭陽別意還如在到此能無憶我情

再贈崔德嚴之任渭南

鳬舄翩翩西向秦相期前路總無垠馬融弟子誰高足潘岳風流尔後身行處新豐堪問俗經過白帝好尋真由来此地稱天府　聖主偏憐司牧臣

贈賔陽金公擢憲廣東二首 有序

姑蘇金公舊曾擢憲東兖以詿誤改刺澶淵

令復擢憲南海乃為二律以贈

莫向升沉感跕難飛騰今見 主恩寬塵埃不滯雙鵬翮風采依然一豸冠馬度羅浮春有色人經珠浦月同寒清時宦業無南北早晚中原議築壇

牢落年来郡閣情除書忽動五羊城高秋鷹隼凌空起白日驊騮避道行千里神州雄鎖鑰萬山關越待澄清尉佗竊據風猶在談咲令看有陸生

郜使君赵家上谷枉過有贈兼寄石拱辰

二首

濁酒班荊一舉杯故人喜得使君來中林久伏干城略重地令須鎖鑰才土木驛邊雲不散野狐嶺下角還哀呼韓款塞雖無事城守朔方不易哉

風雨聰床夜色高朔方羨爾壯遊遨銅符專領黃龍塞幕府全資白豹韜梓里逢迎還野服薊門邂逅有綈袍不須更話王陽事種種吾頭已二毛

益齋成使君服除北上過訪有贈

西來驄馬正翩翩東道慚余具野筵三載悲歌攀柏外千山起色倚杯前擁旄北塞多牙將主爵東曹畫比肩家是交游文武士同時遷尔一騰騫

彭司空遠貽詩刻走筆附答

濮陽郵吏寄詩来把對真憐楚客材五字調從蘇李得七言體自柏梁裁音聲擲地金初響氣

色驚人斗乍回旂鼓詞場誰竟是老夫遲尔一登臺

題張隱君雙梅圖

雙樹婆娑託錦川虬龍偃蹇不知年花開影動峩嵋月香藹雲浮大庾天寒色偏凌詞客調風神長度伯牙絃已看結實陽春後鼎鼐商家會有緣

贈劉吏部北上

除書遠下及英髦製錦無妨兩地勞長跕風塵

占驥步清時啓事屬山濤行邊馬動桃花色到日人同玉樹高想見中朝饒嘆賞自應水鑑向東曹

贈王竹溪中丞

侍從聲名著日邊雄藩開府復誰先一丸坐控重關險七校兼司上將權金甲明農新相國星槎悵遠舊張騫已看勳業瀰全陝貽代仍逢姬名賢

贈草菴良醫其先蓋為黃冠云

海上徐生去不還人間亦自有真傳囊餘白兔韓康藥文叩青牛老氏玄過我不辭風雨夜留君常坐薜羅前長鬚冉冉宜攀附合向軒轅鼎水邊

得安陽郭相公書寄謝二首 有序

相公居東曹時余以初第試政其中後相公謝政歸里余亦解考功郎返初衣今已廿年公能記憶又賞鑒逍遙園集故詩中併述之

忝厠東曹宷後行那堪書札問行藏山公故愛嵇康懶郭相偏憐李白狂擢後蒲紈增價值談來世事感滄桑便從户牖趨洹水長跕擔簦自不妨

廿年蹤跡阻衡漳問訊無因致八行甲第可題新畫錦里人定擬舊安陽　三朝業著黃扉外一代名高鄴水旁四海總餘安石望肯從台斗認光芒

依韻再贈郭相國

上相名高鵷鷺行幾年漳水託行藏功成自合

辭明主身隱非緣避楚狂月白蘇門恣嘯詠雨餘莘野問農桑八龍膝下饒頭角參駕苔門定不妨

江右周山人過漆園即席有贈

客子南來自豫章相逢片語識行藏朱簾莫雨滕王閣白玉生芻孺子鄉海岱行游鶴是駕乾坤瀟洒笈為裳新詩卷內無須閱風雅知君未可量

答孔炎宗侯二首

大河只尺隔丘樊每向當時憶兎園抱病久甘
辭祿醮崇文今喜得王孫開函秀句三花滿拄
頰寒光一劍存十二年來情好在可誰意氣等
平原

帝子風流雅好文淮南中壘鬱清芬枕中鴻寶
仙風在閣上青藜夜色分十載鼓旂歸大帥一
時甲馬戰雄軍春陵地近龍岡宅何必中原問
策勳

寄蔡閒吾憲副二首 有序

在昔隆慶壬申余返初衣聞吾乃自邯鄲馳
一騎至漳水上唁余蓋四百里云今萬曆己
丑余不肖罹嚴慈之變閒吾與其兄有吾遺
之誄文絮酒人踵相接已而聞吾又獨馳四
百里負芻拜嚴慈墓欵々下泉有范張樓護
高誼余九頓稱謝乃館之消搖園對榻累日
各傷顛毛種々咄嗟久之而坐客有詢及公
昔日洪門互市事者公乃不覺繼譚終夕其
揣摩夷情省約金幣如飼需探龍馴兕伏象
種々籌畫皆載籍所未覩者一坐為之盡傾
余乃為洪門互市記併二詩紀之志感激而
揚盛美心乎愛矣豈曰有裨于公

負芻遠道見交情把袂相看百感生浮世自多
滄海變故人無恙歲寒盟談鋒對酒山花落起
色當進斗氣横十日豪吟令已盡那堪岐路又
班荊

虎旅頻年不倚戈雲中人唱牧牛歌共傳一騎
驅驕虜不擬雙旌下尉佗漳水卧來淹日月邯

鄲夢後竟如何無須更問籌邊吏歲幣黃金省
自多

再寄閒吾三首

互市當年事總危使君談咲出邊陲相如引辟
償城日毛遂揮盤定從時霓纛廿年藏楛矢龍
沙千里息旄旂虛教拊髀思良将借箸于今定
是誰

故人新命領司農貢禹彈冠代偶逢已見法星
明趙野寧教處士老周顒南中久已棲雙翼池

上終當御八龍遥向漳河看起色佩刀閃閃躍
芙容

詞賦誰當擅國工信陽北地雅相同秦齊遠接
西京調吳魏平分大海風自是開元歸聖代故
教大雅屬羣公君家後起名愈盛旂鼓中原戰
色雄

里中餞別渭南尹崔德嚴

計吏歸来漳水邊相逢晤語各依然一尊花鳥
青春後千里風雲歘馬前函谷重瞻尹喜至覃
懐再借寇君還此行更望聲名好莫負黄金表
宸年

寄西安郭太守

幾載銅符領上游新豐父老總歌謳王風昔頼
周卲伯良吏今推郭細侯入計功名高岳牧臨
軒瞻對動宸旒漳南有客還無恙千里雙魚寄
舊遊

寄謝王竹溪中丞

聲名早已著華夷不負登壇衆所推渭水晴雲
明畫戟終南春色護牙旗客來幕府論文日花
擁熊軒問俗時宸是疆埸宜鎮静　聖朝保障
在西陲

寄南陽谷吏部二首

海内交情感各天書来慚愧丈人賢杜陵詞賦
秦川裡莊叟逍遥濮水邊念我遠投青玉案報
君聊寄紫霞篇何時共作平原飲倚醉高臨太
華巔

千里懐人意不疎行蔵却羨早懸車溪連盤水
時垂釣山對終南好著書北闕掄才名自在西
京摛藻價何如漢陰有客無機事抱甕春来秖
灌蔬

寄謝尹春寰太守尹先為清豐令

英妙當年未可儔聲名特地起歌謳十年棠棣
還春色五馬驊騮復壯遊人擬梗楠来楚甸地
稱鎖鑰翼神州它時倘過陳平里席户朱輪可
為留

遲栞川不至却寄

書札頻年綿遠情欲從河上一班荊徒令仲蔚
開園在却阻王猷看竹行涼夜星芒廻户牖炎
天使節轉蒲城相過未遂心仍苦枕上裁詩句
不成

繡臺李公行後至明柱顧有贈

別駕天雄久著名漆園重得駐千旌甘霖似共
軺車至華月真同尺籍明過我不辭嚴武駕感
君何限杜陵情更聞尹喜能相憶翹首關門紫
氣生 別駕述太守尹公賞余詩故及之

黎陽花石歌

花石玲瓏圖畫開天然意態可誰裁湖山白日
常含色鳥雀閒庭共不猜拂拭乍疑氷雪下叩
歌時有玉聲来因思往昔黎陽伯乜取東山一
面回

寄滑邑侯尹

炎天州閣獨支頤一札翩然慰所思吏治比来
傳白馬詞名久已動青藜敢云楊子文能似自
有侯芭雅好奇藝苑祇令歸二氏聲名恠尓一
相期

豐侯緘吾乘興過從別後寄崑山石却贈

東南才士數周郎乘興尋花到野堂渙展着来
雲水外一尊倒向藥闌旁吳江匹練常留在崑
玉連城此寄将家是炎天堪把對倫然嵐氣滿
衣裳

次太宰楊公省會之作四首

朝下天開帶曉光一時寮寀盡登堂自慚歲月
依龍衮誰信聲名數鴈行芳燕有時聊選勝春
花無處不飛香相看酒斝何妨盡醉飽銜恩歌

聖皇
休沐同辭玉陛光追隨元宰一登堂辨朴媿我
稱鳩氏懸鑑看公首鶩行省署晝閒看吏散侯
門春暖問花香良時聚晤非容易衮職還思補
聖皇
承明次第沐恩光良會乘時共一堂八座幾人
廻斗運三銓元宰領鵷行鶯花暫藉王侯宅冠
蓋還餘御苑香總是清朝無一事更将勤政頤

吾皇

金莖擢麗出明光乗暇来遊世胄堂自是熙朝開秃衛遂教良晤集鵷行清宵絃管風前發別院名花雨後香獻納職存思共矢敢云白日到羲皇

贈陳廣文還薊門 廣文祖弘治間柄文淵中令家長安

客子還鄉意不窮臨岐戀別感秋風譚經志若悲劉向投轄情高憶孟公荷老西湖新製服箕儔南粤舊為亏三竿卧起長安里白眼看人共轉蓬

初秋與周山人登逍遥閣用韻

坐久高樓日欲殘霏微猶自滿闌干玄言析理情偏洽白雪論詩暑亦寒傲吏不知身是蝶逸人但喜鷗為冠消摇風致君須見湖海行遊更不難

郡太守尹公索題晚香堂應教二首 堂乃韓公遺址

亭子遥臨渾水湄當年吏隱特相宜月明麈尾揮談處風雨牙籤獨坐時紫閣常浮新氣色黄花還發舊葳蕤果知為政心閑好晚節芳名可並垂

避暑風流漫自誇良時選勝意猶賖褰帷已盡三農業卧閣還看九月花人是闕門曾作令地原宰相舊開衙重陽節近花堪賞有客高臺憶孟嘉

詠池蓮

曉風池上特相宜正是池蓮欲放時薄露似從仙掌下芳容真自楚江披遊魚吹浪油油集翡翠依人故故遲老我看花還命酒郫筒無謝玉為巵

寄汝陽劉尹内名

只尺雯旌未可攀書來慚愧託鄉關三年汝水鳴琴在一日燕雲擁傳還聲價黃金高駿足功名青瑣近龍顔祗今圖事憂無量白簡須君慰八寰

寄王百穀乞為先君書碑銘

吳越高名數右軍誰能千載接氤氳才華卓犖元無敵詞翰風流總不羣龍劍似從雙斗合鴻溝空許一江分偶因尺素傳雙鯉不待籠鵞意已勤

懷黃吏部

書札浮沉歲屢遷懷人時有夢中緣漳河製錦循聲在畫省掄材啓事傳巴子國中桐引詣孝王臺上雪爲篇層冰欲渡無舟楫目送飛鴻理五絃

吳州堂重渡河相訪

楊柳岐途歲屢遷重來鬢疑轉皤然詞名梁苑高枚狀畫史西京老鄭虔馬渡黃河春水曲尊開白社夕陽天相看莫問詩誰細我已逍遥叩大玄

憂旱示吳汝震

白馬桑林祀已重漢家豈亦爲乾封不聞野埜鳴巢鸛徒見青郊走燭龍處士衣裳愁薜荔美人芳信失芙容千金更欲贍民隱地下陶朱未可逢先君曾兩賑千金

吳汝震過乾山堂有贈

小堂高倚碧雲頭詞客時來作勝遊十畝青陰隨拄杖一泓春水漾扁舟詩篇言外思從得圖畫天然意可求即此逍遥堪已矣人間誰復問丹丘

與吳汝震飲逍遥閣

逍遥閣上月華流濁酒胡床欸應劉抵掌千年齊物論冥心萬里海鵬遊登臨未可愁王粲書

史空教老鄴侯只可同君長日坐從來仙子好居樓

汪魯狂自金陵再過東明有贈

何物山人稱魯狂生平湖海託行藏壯來韃橐尋城濮南下樓船問建康老去自憐猶健飯白頭卻喜不爲郎奚囊閱盡人間世空許阿誰得擅場

汝震詣余負郭園

越客逍遥一杖藜相尋野圃話幽棲長堤繚繞

乾山外百雉憑陵小閣西花事較殘紅藥在綠陰欲滿伯勞啼相看不盡雙蓬鬢倚徙紫門覓舊題

門人李水部奉　命從司空潘公祈雨泰山之巔以詩示余為和二首

千嵓歷盡坐危亭望入滄波夜不冥遠戶銀潢低浩〻縣崖瀑布遠泠〻天雞欲放扶桑曉石燕全飛海上青水滿河渠須臾事可知　天子護諸靈

五嶽名高壯大藩登臨吾意欲飛翻燭龍驕動千山紫海飓威摇萬派渾冠劍委蛇廻斗柄爐烟脟鑾徹天閽由來人事成乎感儻有甘霖慰至尊

和郜叅知龍岡遇雨二首

幨帷何處問犁鋤正是南陽舊隱廬人擬阿衡曾聘幣地同磐水出徵車兩川小據岷峩險八陣遥吞江漢渠二表中原遺恨在可能千載不躊躇

梁父當年賦已成却将白羽赴霓旌立談霸業三分定一咲樓船萬炬明烟樹尚籠白水地春花還發錦官城不堪世遠岡陵變風雨凄其無限情

久旱聞　主上視朝即雨志喜

幾載恒陽鬱未消俄驚急雨下層霄雲蒸滄海六鰲駕響落維揚八月潮洗後山形全欲碧添來物態總含嬌可知天意非難轉只在　君王一視朝

擬同李水部登劍臺覩劍草用韵二首

壠墓遥臨濟水限經行詞客此低廻劍芒入夜輝南斗艸色逢春發舊臺一諾交情生死見千年遺像畫圖開嗟余已盡人間世悵望高蹤轉覺衰

環臺異草出塵埃客為探奇向此來挺〻常如含劍氣英〻端不混蒿萊明妃塚上炎劉意虞氏祠前楚主哀總是真誠乎異物年〻風雨故栽培

依韻答區内翰寄題逍遥園之作

大内天寒氣色幽詞臣朝下擁貂裘牙籤夜照青藜火觚管時臨碧玉樓梁苑臺空湮雪調承明地迥隔仙洲相看總是人間世榆枋南溟可共遊

寄題潘司空林居四首　有序

吳興大司空潘公為第淛水之陽扁題畄餘取止足之意而讀書臺則舊所奉鉛研者也芝林數産芝其中者公嘗索王元美李于鱗為詩紀之不佞豔慕之舊矣頃者門人李水部為公屬吏睹諸詩躍然併索余和余素仰止潘公且與元美交為題四首命兒光胤書冊父子併請益云

畄餘堂二首

一厦聊成雪水邊行藏不愧昔人賢法垣吐躍三朝外冬部辭榮八座前剎復早窺元化理龕餘畄作後時緣憑軒嘯咏滄江暮消長潮聲意自傳

卜築翛然遠市喧烏程酒熟有清樽鳴鳩堂上曾何意棲李河陽定不言閲世惟餘匣劍在承家還見箕裘存玄圭錫後歸思切大造仍留不盡恩

讀書臺

遐勝當年遅上才小山高倚越城隈月明苕水書聲動花滿毘陵墨霧開詞賦名高吳二陸平成績奏漢三台可知此日東歸意不分羊裘有釣臺

芝林

聞道芝林數産芝佳祥端不負人期絪緼色動圖書府繁衍光生世系碑玉屑為粮吞並永金莖和露養偏頎侑来贈有還山興黄綺頻年此寄遺

寄題楊中丞雙樓二首　有序

青齊都憲楊公家有二樓一名望京一名思親諸文士題咏其上東海之人傳之久矣門人李子尹昌樂為臨邑時謁公飲其下尤豔

慕之乃函書丐余為詩紀其事余雖不識楊
公然先達風止夙所神交又君親名義人〻
同之者也為題二首以示景慕云

望京樓

總憲西臺舊事雄為樓猶自望重瞳十年雲外
心非遠千里嵩呼意可通清夜時瞻北斗氣炎
天不拂大王風神情已得成乎感早晚宸旒
一夢熊

思親樓

三釜當年意已隆登樓還見思無窮隧邊夙艸
承 恩澤原上平林感烈風遂有仙禽來渤海
時瞻青鳥下崆峒如公子道真堪紀陟岵悲歌
未可同

柳坡憲使齋捧役完即任有贈時正西事
孔棘也

霓旌隔歲喜重過正值春風到薜蘿進罷丹扆
情不極歸來驄馬意如何羽書西夏傳聲急白
簡中朝薦士多去〻須君榮好在閑關莫遣郅

支和

寄題黃鶴樓八首 有序

余叨行署時捧
令上龍飛詔開讀吳楚間循江而上頓節黃鶴
樓三楚之地涉歷其半凭闌周視吳越閩蜀
盡在指顧而大觀不可極矣已又讀太白所
崔顥之句則知古人讓善之意有非近世可
及夫崔詩奇偶高出千古果自不羣但以三
楚之地更無所道太白之才不能更得一語

恐亦未然故當時已有二詩未及題壁令又
越二十年邃門人韓子司理其地因請前詩
補題其上余感今思昔筆勢鼓舞遂成八首
非敢謂道太白之所不能道實欲明其可道
而不道見古人用意之厚且以代述顥之不
敢遽受讓於太白為交相得也

令上龍飛御極秋使臣銜詔歷重郵遠徙全楚
探奇跡更向三分憶壯猷樓上雲停仙客駕江
邊草襲禰衡洲登臨矯首驚時代目斷長江不

盡派
萬里行來意未休武昌城上坐銷憂山形宛轉
王孫宅草樹淒迷庾亮樓杯外驚花詞客賦江
中簫鼓女郎遊回風彷彿聞吹笛定有仙人下
十洲
樓勢江煙黯不隔攀躋誰不詫奇哉眶中頓眄
三湘盡座裏風雲九郡來諸葛謀深原上相周
郎氣盡詎凡才千年事往遺蹤在到此令人意
自哀

眺玩湖光坐日矄大藩風物總紛紜江流不轉
千年恨石勢常含八陣雲山到郢襄秦界合星
廻翼軫楚天分興亡我欲探前代圻簡湘靈未
可聞
振衣來上楚江樓壁畫河山一目收綺閣倒懸
滄海日簷牙低壓漢江流仲宣思苦寧懷土宋
玉愁深不為秋往事無須重問訊夕陽正自下
羣鷗
吳蜀山河勢艸萊感時詞客重悲哀樓船萬里
益州下鐵鎖千尋建業開滾滾江流依日轉搖
搖帆影自天來當年渾濬堪成咲自有當陽上
將材
赤壁當年頓甬貅猶然倚醉賦新詩可知明月
酣吟處正是東風欲動時千里舳艫成斷焰二
喬銅雀負前期坡仙瀟洒餘風在讀罷雄文有
所思
板輿南下信飛蓬經過荒城盡楚宮巫峽雲深
藏莫雨章華臺古自悲風武安客盡三千俠司

馬文餘七澤雄我亦周南作賦者抽毫指顧不
勝情
贈韓晉勳司理武昌
湘南兩度借才賢羽騎驂驔發軔川江遶層城
常占勝樓當分署日登仙南冠坐領瑶琴操東
郢行吟白雪篇從此建康人忘水武昌何限捕
魚船
贈韓晉勳之任武昌代
樓閣崢嶸江上開南遊司理亦雄哉離騷好檢

湘君賦鸚䳇須憐處士才署近黃堂稱岳牧行
隨烏府見風裁識韓已適終難事何得荊門爾
更來

贈渭南尹崔德嚴考績二首

製錦年来稱寶刀爪期早已報東曹共傳心擬
澧派碧可道名同華岳高仁澤頓田左輔困風
威全折五陵豪虞廷奏處績堪宸　玉璽黃金
有異褒
西望關門紫氣驕仙郎聲價等王喬庖丁牛畔

刀初試宓子堂中韵已調爲判定知懸　御榻
徵書行見啓山濤渭陽不負行時句果得成名
慰野樵

贈大司空潘公乞骸待　命四首兼謝知
己

幾年胼胝復何如特地聲名起薦書共擬明廷
還曳履誰令江海賦閒居包山黛色客情外菴
晝溪聲夢寐餘任是引年修故事　主恩正自
下安車

久擅江東作賦才功名早得際雲雷九河鯨浪
乾坤息萬艘軍輸日月來老向芝林懷四皓遠
從茅屋避三台寧知身有平成責白首匡山未
許回

北望承明紫氣高元臣侍　命俯江皋黃花已
老秋前色梅雨重添雪後濤邊海戰餘饑虎豹
凉州笳冷咽葡萄邊城萬里紛多事正是　天
王重轉漕
斗極天高未可聞尺書令喜接氤氲已知揮手

高紈扇可道覆瓿重子雲詞賦中原白馬辨宗
盟南北大江分丈人知已吾將訪化雨壇前一
論文

贈戴大北歸

風塵愛弟遠相將萋被依依傲吏鄉禮樂由来
推大戴難兄令此識元方客情花鳥三春盡歸
路雲天一水長我病未能常倒屣慇勤別意到
河梁

題牡丹下垂者

名花爛熳錦模糊風致猶憐一種殊綽約不緣着露重嬌羞似欲倩人扶陽臺紫氣時明滅洛浦玄珠乍有無畫意眼前君記否霓裳妃子醉歸圖

陳子信持蘇左史書至有贈

恒山客子踏風塵剃啄紫門問隱淪多病懃余無穆醴豪遊知爾是陳遵杯前咲語枌榆意花下吟哦湖海春書札為傳蘇季子濮陽晚歲結芳隣

再贈陳子信

小對湖山歛濁醪不嫌蒔徑迓蓬蒿人同樓護偏多俠氣是元龍故自豪嬌鳥啼邊春事歇名花開處客情高老來常謂敲詩苦此日逢君總不勞

題梁山人藤蘿館

姚魏庭前春去時田家蘿蔓景還奇歲糚似錦千芳妥碧綠如雲萬葉垂好鳥欲来疑作網佳賓當坐借成帷相看便是秦人窟何必桃花漲水涯

答駕部楊道行從濮貽書

淮泗行藏久滯淹每緣同病一沾襟三年松柏祠前淚千里風塵道上心望處刀鋒廻北斗傳来詩句抵南金班荆未遂吾將老翹首承明待好音

送胤兒赴胄監試四首

庭前把袂送兒行何限天涯感慨情長路風情勞未慣十年燈火賦初成緜華不改神州地才

俊誰當虎觀名去去雲霄多父執定知餘潤及鯫生

岐路由來苦不禁送兒今為賦豪吟青霄萬里承家意白髮頻年教子心首夏長風催去騎清秋明月遲芳音不須念我池臺暮自有南隣酒伴尋

八寰豪俊集京闈正是功名屬有機邊塞防胡傳夜燧　君王按劍坐宵衣箸前自合留侯是瑟裏誰知馬服非家學頗能諳左氏可堪籌畫

解重圍
千里長風振羽翰五雲深處是長安黃金市馬臺仍在碣石談天事總難世業有傳勞繼羨清時得意好彈冠悞人宗是燕中酒未可豪遊覓舊歡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七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八卷詩類七

五言絶句三十首

逍遥園八景

題秋江晚釣二首

題黄公黎陽山署

題郡城附州縣圖十一首

集虞世南字四首

郭外看花四首

第九卷詩類八

七言絶句一百五十首

贈楊尚寳請告還豫章二首

程金吾宅對菊二首

送葉龍塘侍御謫郃陽四首

冒雨進署口號兼寓歸意

秋前一日簡王郎中二首

得拱辰書二首

觀戲示王郎中汝文

送任駕部出守泉州四首
題東泉新栽竹
題六月紅蓼
俠士行贈曹茂才
戒李齊卿嗜酒
園中王松莊到題扇
戲題扇贈求仙者
贈郜母節孝七首
九日東園王生携琴飲籬下二首

拱辰着彩衣置魚戲贈二首
贈計部郎赴南都四首
贈張弘軒都諫出叅晉省二首
憶省中故人五首
送竇廣文陞王官乞歸
寄京中友人二首
仲春與楊文學留別
王子至自越話舊
題扇面吹笛

寄蔡二憲副
上高相公四首
王山人有所思詩以戲之
曹茂才過余其人翩翩然豪士也賦此為贈
聞拱辰符卿至自京志喜四首
寄呂潭西侍郎
王陽谷太守至東明觀學枉駕草堂二首

題乾山卷二首
端陽日憶拱辰入關二首
南樂陳子夢得明珠沾沾然有生男之喜詩以調之
又上高相公六首
贈王總戎四首
寄潭西呂戸侍五首
雨後二首
晚春遊拱辰郭外墅有懷二首

送王子還越三首
悼亡婢二首
輓夏龍泉三首
程錦衣寄長幅山水觀之有感三首
庭中對菊
贈別王山人四首
讀史一絶
送郭廣文還衛二首
海棠

看倭刀
觀罔黄雀者感而賦此
贈別陳本容南歸滁陽二首
秋日喜胡郡丞過訪三絶
秋園二首
胡郡丞作金錢校射有詩相贈奉荅三
首
桑落酒送胡郡丞
雪中拈諸子飲

邀占甫賞牡丹
塞下曲十首上張督府肖甫
贈別姜國賢携新室還越省母二首
韋生有雄志為少年行三首壯之
春日再得助甫晉陽書有東歸興賦寄
三首
為助甫悼叟姬三首
紫騮馬贈崔孝廉赴試
宗漢丐故歌兒侍寢次早戲贈

第十卷詩類九
七言絶句一百四十六首
臨濮曲八首
贈趙太守擢大梁觀察四首
伯完習静閉關投贈四首
再贈別魯川明府三首
寄助甫
荷池八首
夏日寄楊道行

題西湖景

仰蘧遊蘇門山廻詩以嘲之二首

夜坐

孝廉崔德嚴書屋有池蓮招客賞之戲

贈

十年再晤汪生因訊胡金峰死馬

贈琴士張子

寄次峯別駕

走筆答道行二絕

贈穆起吾內徵

戲贈楊生

寄商丘李廣文

里中拜　聖節二首

見杏花偃倚榆邊

清明賞花

挽大冢宰楊公八首

寄贈李子田言別

二絕戲寫陳山人心事

寄訊李子田太史二首

訊袁生坐禪四首

冬日邂逅見甫因憶助甫

寄呂岫雲二首

元日大雪六首柬如全及故征南將袁

生

送肖甫還蜀六首

塞下曲二首送黃太守赴安樂郡

張見甫過余園值大風夜歸有贈

寄答王孝廉二首

張見甫移紅藥官舍詩以調之二首

二絕柬李君實

戲贈倭人

與客登樓

山亭與王徐二君論詩二首

午日附答張見甫海品二絕

覓李廣文

以佩劍鉄如意貽傅侍御二首

贈門人韓晉勳司理德安六首
寄王孝廉二首
贈徐山人二首
走筆寄張夢夔
花下贈李生
詠麥飯
李文濟工部自馬鞍山後還每譚其險絕又自雄得禪家金杵能伏諸魔乃酒酣忽爾失足墜橋下調以二絕

曹生見過觧鉄如意贈之有作
寄子厚宗侯兼悼允治吏部
振峰侍御按甘肅過里索余籍數種四首
讀廉渠喬梓詩却贈二首
寄邢臺朱尹
白雪吟七首
雪中簡區令
題存杏軒卷二首

吳華堂客龍興寺尋遊上黨贈之四首
以鉄如意贈吳生西行二首
里中邂逅李于田學憲五首
題存杏堂
贈張平子之長安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八終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八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七

五言絶句三十首

逍遙園八景

俯谿臺

高臺勢峯嵂下瞰清流水橫水跨石梁宛若飛虹起

雲鶴堂

小構名雲鶴翛然絶世塵不是籬邊鷄無勞纂弋人

採菊亭

菊花開歲晚特地發幽香節操寒不改籬外徒飛霜

牡丹亭

牡丹號天香握之如蘭蕙枉教看花兒嘈嘈誇富貴

著書樓

著書何年就歲月苦不多老覺無一字終日俯滄波

東山亭

亭子帶山腰薜荔緣階長幽人着屐来月下時偃仰

芰荷亭

亭水環如帶年年長芰荷衣裳吾自足繁華任綺羅

遲鴻臺

冥鴻羽肅肅驚風落前後長天字不成高臺徒回首

題秋江晚釣二首

晚坐盤石上西風吹白首閒情豈在魚薄試綠綸手

又

蘆葉影蕭蕭波光靜不起一竿聊自適安羨任公子

題黃公黎陽山署

夜宿黎陽邱晝行大伾巔豈不憐行役其如爾獨賢

題郡城附州縣圖十一首

開州

澶水縈如帶洪洋峙崔巍北門今不改誰當鎖鑰才

魏縣

魏博稱腴區桑麻被四野幨帷一行春兒童迎竹馬

大名縣

城郭一彈丸橫帶天雄下長隄障飛流行人時駐馬

南樂

當年繁水郡今此枕河千秋來濁漳下濤赦特地寒

清豐

地無河山險郡名古帝丘相傳金隄上尚餘秦女樓

元城

地以名賢重邑因負郭雄傑閣一以望沙麓落鏡中

滑縣

開道白馬來河決鄄子口滄桑今幾變不見白馬走

内黃

當年有循吏開渠漳水西遺澤今有在人指隗公隄

濬縣

城郭倚青山山形曲曲環當年浮丘伯依稀駕鶴還

長垣

仲由為宰日尼父稱三善千年想遺化入境一浩嘆

東明

莊生寀漆園時〻作吏隱至今餘釣臺高風不
可盡

集虞世南字四首

水雲看不盡處〻有溪山衆鳥誰家過高林紫
鳳還

又

林樹秋風老溪山曉月多衣冠相過少開龍看
浴鸞

又

水動雲過往林深鳥不移山家林處士華鶴獨
相知

又

江風移月下山鳥傍林飛不厭看花曉溪雲故
濕衣

郭外看花四首

花下行遊倦偃息據藥床啼鳥驚夢破恍惚到
羲皇

其二

華露早盈〻貽陽舞態輕不知幽人意相看别
有情

其三

自入清平調教流百代香倚闌巧笑意還如媚
上皇

其四

落花委流萍長松盖始成風流渾浪跡自有歲
寒情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八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九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濬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八

七言絶句一百五十首

贈楊尚寳請告還豫章二首

漢署風流好佩魚片帆歸去意何如知君不是紫桑隱為念慈親暮倚閭

慚余多病滞燕臺羨爾三江一棹迴従今草閣年〻閉獨有侯巴問字来

程金吾宅對菊二首

天外寒風吹暮曛金吾宅裏花氤氲醉来共向花前語揺落于今獨有君

歲晏偏生旅客愁馬蹄何處足優游揚鞭夜過金吾第又被黄花一度留

送葉龍塘侍御謫郃陽四首

重来燕市踏紅塵驄馬憐君氣象新一蹶即看成遠别寒風冷雨入三秦

昨日崢嶸柱史郎等閑龍劒失光芒春明門外客千里不必天涯是郃陽

烽火淮南未罷兵如何汲黯出承明逢人莫話榮枯事萬里龍沙月自明

漢主求賢意正殷長沙有日召君還獨憐白髪親衰老共入咸陽百二關

冒雨進署口號兼寓歸意

羸馬衝泥感慨多恐看平地起滄波江頭却憶垂綸者風雨年〻自一簑

秋前一日簡王郎中二首

積雨初晴暑氣收省中獨坐意悠〻緘書為報湘南客明日天涯又是秋

紫宸朝下解簪衣公事無多獨掩扉怪来忽作還家夢江上鱸魚秋正肥

得拱辰書二首

曾向風波共一航于今兩地作行藏書来寄我

相思信把對燈前欲斷腸

多病慚余負歲華漆園君自領烟霞青山不用頻招隱已買枚乘八月槎

觀戲示王郎中汝文

玉玦為盟事杳茫燈前且莫笑平康請看湖海交遊者何處人情不戲場

送任駕部出守泉州四首

燕臺八月欲飛霜慘澹驚風斷雁行馬度孟門休按轡人間不復有羊腸

平沙蔓草咽秋蛩立馬相看意轉濃贈爾自須雙寶劍莫教風雨暗芙蓉

當日長沙弔賈生八壺今此送君行青天有月秋來滿不為人間照別情

話到傷心意黯然秋風秋雨促征鞍如何易水長城外重見荊卿洒淚年

題東泉新栽竹

年來種竹已盈限開徑重看手自栽只恐竹成留不住九重時有鳳凰來

題六月紅蓼

長夏閒尊足勝遊園亭暑氣未全收不知紈扇頻揮處紅蓼稍頭已報秋

俠士行贈書茂才

頓立曹子志何豪對酒能談白豹韜自媿山人無可贈匣中舊有呂虔刀

戒李齊卿嗜酒

吾黨儔君有異郎龍媒出水勢昂藏豈應早荷劉伶鍤斷送春花滿樹芳

園中玉松莊到題扇

園亭長夏自優游竹下忻逢王子猷怪來一晏全消暑話到山陰雪滿樓

戲題扇贈求仙者

幾載求仙不見仙顛毛種種總堪憐若教指與真仙路只在青松白石間

贈鄧母節孝七首

機杼年年占早霜猶憐白髮倚高堂菽水慇懃勞供養不堪梧葉下銀床

一自哀絃罷紫桐年〻砧杵急秋風高堂人卧
雙孤泠何處明月切斷鴻
紅淚啼殘白髮生熊丸薪水兩相成此中辛苦
那能識六十年來夜半檠
伯玉祠前阿母家離〻秋草漫平沙物情似爲
傲人事萬樹垂楊棲暮鴉
黃鵠歌殘恨未窮蕭條門巷咽秋蟲於今不負
從前苦有子能乘鮑氏驄
歷罷氷霜鬢已秋天書遥下鳳凰樓芳名一派

黃河水不盡潺湲萬古流
銀榜朱題結紫霄綱常從此振孤標比干祠下
千年樹未許霜枝獨自喬

九日東園王生携琴飲籬下二首

花滿東籬月滿天重陽薄暮敞秋筵王弘載酒
陶潛宅醉把黃花帶月還
庭前松桂影森〻凄斷鳴鴻度遠林九日誰言
秋色老陽春猶自落瑶琴

拱辰着彩衣罾魚戲贈二首

曾於鰲禁捧絲綸一棹歸來作散人門前碧水
秋常滿還向磯頭補錦鱗
水滿陂池静不流魚罾長日坐消憂物色祇因
傳故事子陵不敢着羊裘

贈計部郎赴南都四首

故園才喜晤同袍又見天南擁去旄莫向清時
憐薄宦從來國計重留曹
龍盤虎踞帝王州城下春江遶岸流省郎到日
無多事彩筆憑君紀壯游

倉皇千里可辭勞到處風雲擁傳高更向六朝
論意氣故人誰復似山濤
濁酒清燈黯不禁雲山千里别同心明朝二月
東城外黃鳥關〻自故林

贈張弘軒都諫出參晉省二首

馬度恒山萬嶺西天涯何處爲招携玄都莫道
花如錦一日東風盡作泥
邯鄲門外古叢臺當日繁華安在哉好將阮籍
雙白眼遥天夜〻看三台

憶省中故人五首

病起扶藜到水西書楼獨上俯丹梯桃花過雨
忽零落何處逢人問武溪

百尺高臺帯碧溪同心載酒日栒携春光即此
堪吟眺悔向桃花深處迷

榮枯世事竟誰陳生死恩深感故人匣劒憑陵
燕月色風雷何處是延津

萬里無心對草萊天邉雲樹總堪哀署中幾種
夭桃色曽是當年手自栽

觧組歸来鬓欲華従今萬事付烟霞故人不用
憐生計已種東門五色瓜

送竇廣文陞王官乞歸

鼓瑟王門事可嗟即看長嘯引歸車従今夜雨
談經地冷落春風首蓿花

寄京中友人二首

往事回看盡可哀黄金駿馬等塵埃定知此日
東風裏春草萋迷樂毅臺

當日悲歌行路難君従彈鋏識馮驩可憐無限
鼎知意都付西山月影寒

仲春與楊文學留别

載酒尋春春尚遅滿林初見杏花枝不堪對酒
看花處又是河梁餞別時

王子至自越話舊

千里孤帆賦壯征春風幾日過杭城定知歌管
年々在羨尓中流采杜衡

題扇面吹笛

半江緑水滌寒烟柳色陰々覆釣船一片閑情

共誰語笛教自弄午風前

寄蔡二憲副

彈鋏歸来念已踈春風日卧酒家胡醉中何物
人間世天上虚勞有謗書

燕丹當日客如雲環柱鼎恩志已勤七首千年
還在否邯鄲重欲問徐君

上高相公四首

功名十載著華夷白髪投簪願已遅最是君
王憐相國不教力盡鳳凰池

當年鳴玉冠朝班社稷功成拂袖還乾坤不斷
燒丹火大藥成時好駐顏

豐草長林處處宜扁舟何必問鴟夷好將無限
心間事都付平臺一局棋

玄冬寂歷壽筵開門下何人共舉杯醉裏從教
賓客去一天明月在平臺

王山人有所思詩以戲之

窈窕池塘暑氣清坐來雨意更冥冥流鶯別樹
歸來晚腸斷梧桐葉上聲

曹茂才過余其人翩翩然豪士也賦此為
贈

贈君寶劍復雕弓馬上橫稍意不窮却笑燕丹
空結客荊軻猶未是豪雄

聞拱辰符卿至自京志喜四首

漳水燕山道路賒相思常苦暮雲遮到來不必
論時日三見庭前木槲花

侍從天邊久佩魚相思何日不躊躇馬蹄見說
歸來早起向庭前罷著書

風雨連宵太可傷閉門終日坐匡床怪來春意
沾沾⿰火夌明日知君到野堂

兩自冠簪我自簑各天消息定如何海棠花落
庭階滿不抵別來愁緒多

寄呂潭西侍郎

頓丘南下有高臺繾綣當時醉酒杯此日應知
春草徧主人送客不曾來

王陽谷太守至東明觀學枉駕草堂二首

郡閣相望道路賒玄冬重枉使君車到來一鼓
陽春調盡入宮墻桃李花

青春別後夢魂勞貰酒重來解佩刀莫把升沉
論世事故人依舊自山濤

題乾山卷二首 乾山山西山也

幾年為客滯江關夜夜汾陽有夢還卷裏畫圖
君莫看斷人腸處是家山

楓葉離離秋色斑斷崖直下走潺湲十年怪尔
并州客猶記乾山是故山

端陽日憶拱辰入關二首

銀漢孤槎去未廻定于華頂賦崔嵬他鄉不共
菖蒲飲枉殺蓮花十丈開

又

雨過林塘暑氣微閒情長日坐漁磯芰荷水面
闌干長憶爾来時好製衣

南樂陳子夢得明珠沾〻然有生男之喜
詩以調之

寳瑟朱絲幾度殘庭前髙下長琅玕明珠入夢
君須喜好念從前二子寒

又上髙相公六首

三朝國事舊平章投老結廬汴水陽聞道嵩山
佛意好好將心事問空王

千里龍沙夜色空汾陽堂上酒顏紅中原見說
新兒女盡是從前借筯功

解印歸来歲幾經角巾常傍少微星山中宰相
無塵事鳳沼年〻草自青

兎園南望路迢遥何日相從問寂寥酒杯吸盡
黄河水千古閒愁一醉消

甲子初廻鬢未斑杖藜随處聽潺湲不緣詔許
歸田計林下何知宰相閒

去國寧歌行路難老臣不改寸心丹太平但願
長無事翻恐淮淝起謝安

贈王總戎四首

銅柱髙標海氣雄滇南萬里入花風當時薏苡
讒何在依舊人稱馬援功

曾將匹馬鎮燕山又向遐方總百蠻南北馳驅
遊已倦鬢毛猶自未成斑

五利和戎事更難當時謀計總偷安玉門秋動
牙旗影遲爾還登大將壇

漫向黄河把釣竿征袍空捲百花團不知今代
麒麟閣大將何人更寫丹

寄潭西呂戶侍五首

鎖闥當日歷風顛林下今逢甲子年可向驪龍
眠處看幾人滄海得珠還

十載投簪鬢未皤淇園春酒足吟哦漢家若欲
標銅柱矍鑠還須馬伏波

五畝園成漫草萊耽幽翻喜路無媒年〻綠酒
饒春事莫問桃花幾度開
憶昔高臺酒不停別来何處覔儀刑傷心最是
臺前草又逐年光一度青
瓊瑶惠我調逾工讀罷深知感慨同千古升沈
堪涕淚一尊聊對落花風

雨後二首

海棠歷亂雨初晴哈〻黄鸝傍樹鳴過耳不知
時物變閉門常草太玄經

亂紅擁砌落花多莫向庭前感舊柯春風不斷
幽人賞洞口還爲長薜蘿

晚春遊拱辰郭外墅有懷二首

主人幾載未還家院宇荒凉草樹遮鶗鴂敎残
春已暮庭前落盡小桃花
高臺一上獨支頤正是春光欲暮時花落臺前
芳草合王孫猶自滯天涯

送王子還越三首

千里風塵一劒隨三江南下片帆垂何當携我
西湖去共向中流訪子皮
鶴背徬風未可留歸期預擬在高秋湖山容易
成來往信是前身王子猷
王子南歸清興饒湖邊歌舞駐蘭橈不知彩筆
題詩處更向蘇公第幾橋

悼亡婢二首

香閨雲黯晚風淒起視層樓月正西花燭尚餘
人已逝斷腸惟有杜鵑啼
清漏迢〻夜未闌瑶池何事早乘鸞相如豈是

無情者苦樂從來作婦難

輓夏龍泉三首

鳴珂當日並仙郎忝作通家最後行楚些吟成
腸已斷不堪和淚洒椒漿
菽水庭中冬日淒壠頭寒月向人低吊君一洒
蒲腸淚何限城頭烏夜啼
洛社年來始結盟　封章計日下承明何知早
返遼陽駕華表白雲空復情

程錦衣寄長幅山水觀之有感三首

古木層岩帶遠津逍遥石上幾輪巾却笑當年
燕市侶於今同是畫中人

秋山百丈矗雲中野老山腰坐不驚懸崖何限
羊腸險白眼看人險上行

石勢嶙峋碧水流何人岩畔着羊裘千年始悟
嚴陵好閱盡興亡一釣鈎

庭中對菊

秋色蕭條午日微亭中黃菊正芳菲花前獨把
鐵如意笑指無邊木葉飛

贈別王山人四首

草逕時来不厭頻十年聚首見情真於今歸去
蘭溪里未必鄉關是故人

餞別郊原嗟路岐延津龍劍總無期相思何處
情偏苦月滿高臺獨坐時

望處秋雲未可留江魚竹笋簇行舟到来阿母
應憐念遊子於今亦白頭

千里家山返舊蹤天涯南北渺何從不知他日
逢君處夢落吳山第幾峰

讀史一絶

成敗紛〻那可論乾坤老盡百年身燈前掩卷
思劉項已作蝸牛戰後塵

送郭廣文還衛二首

十載風塵已白頭飄然歸去老滄洲蘇門山下
春光好次第憑君拄杖遊

五斗何緣解綬歸浮雲世事總多違不如偃蹇
山窓下獨看山花雨後飛

海棠

凌風仙子下瑶臺獨倚珊闌萬蕊開最是雨餘
風致好明朝還帶露華来

看倭刀

俠氣平生盡已消久将踪跡混漁樵無端此夜
狂歌發又向燈前看寶刀

觀囮黃雀者感而賦此

年来踪蹟白鷗同已分行藏作海翁何事機心
忘未了更看鳥雀下樊籠

贈別陳本容南歸滁陽二首

昨歲相逢首夏前殘春歸去又經年臺邊無限
風雲色盡是戲群帖裏傳
苑外秋殺霜葉紅不堪尊酒別元龍南歸攜得
中山穎更上瑯琊第幾峯

秋日喜胡郡丞過訪三絶

池塘夜雨藕花新有客相過興不倫怪我詞鋒
偏滚滚年來今遇賞心人
抱病朝來起尚遲驚傳小隊到茅茨野堂莫道
無供給正是芙蓉花放時

一曲茅齋隔市喧客來長日駐高軒疎狂阮籍
君休厭儘有新詩可共論

秋園二首

蘆葉蕭蕭戰晚風白雲飛盡見晴空幽人坐起
全無事獨倚高臺數過鴻
池臺隨處作湖山藜杖行遊白日閒有客攜琴
時一鼓陽春飛入水雲間

胡郡丞作金錢校射有詩相贈奉答三首

一夜霜風枯草翻追隨俠客具橐鞬彎弓欲試
雙鵰手獨倚高臺望廣原
校射臺前霜日微開弦白羽曉星飛不知誰有
穿楊技當奪金錢馬上歸
啼猿射法幾人諳羨爾能爲借箸談不用臨場
穿一札高才今有杜征南

桑落酒送胡郡丞

郡閣相望首重回離愁暫此託尊罍醉中不作
還家夢一任梅花特地開

雪中招詩子飲

雪壓蓬門客未來野人柱杖獨徘徊春風莫道
無消息一夜梅花萬樹開

邀占甫賞牡丹

沉香往事已蕭然詞客看花感謫仙醉裏清平
堪有調歌兒莫負李龜年
無語臨風態自嘉枝枝濃艷擁朝霞劉郎切莫
輕評品不是玄都觀裏花

塞下曲十首上張督府肖甫

紫塞秋深萬馬閒受降城下款呼韓市中一醉

屠蘇酒稱頼過辭大將壇
黄沙千里暮雲平刁斗轅門夜不驚一笑胡奴
歸掌握驃姚不數漢時名
勒石燕然事總非何如杯酒解兵威秋風不動
牙旗影笑指胡奴汗漫歸
少小胡姬學漢裝滿身貂錦壓明璫金鞭驕踏
桃花馬共逐單于入市場
軍中無事日傳杯群從登臨擁上才何處張衡
堪作賦側身時上李陵臺

胡騎紛〻市馬歸長城雲靜阜雕飛中丞獨有
千年慮常向旄頭看夜輝
虎旅千群氣不驕臨觴長是感投醪和戎翻恨
非良策時向陰山礪寶刀
落日鳴笳散虎羆黄金駿馬兩相宜獨憐一種
關山月曾照蛾眉出塞時
立馬長城冬日淒飛狐山下暮烟低揚鞭指顧
成高詠和得　文皇雪後題
千里論心未可期每從詞賦託相思喆来尺素
河山外知是疆場罷市時
　贈別姜國賢携新室還越省母二首
有客風流雅快吾花邊對酒更樗蒱誰知一夜
扁舟去載得西施入五湖
萬里寒江一棹廻黄金壽母綺筵開知君雅有
并州意好逐桃花春水来
　韋生有雄志為少年行三首壯之
扶風豪士日交驩半醉燈前共探丸袖中短劒
虹蜺色何處逢人問馬肝

貂裘雪滿踏寒威薄暮南山射虎歸相逢醉尉
無須問明日邉城羽檄飛
月滿長城戰色高凉州新酒瀉葡萄醉来斬得
呼韓首直向河源洗寶刀
　春日再得助甫晉陽書有東歸興賦寄三
首
一別雲山阻唱酬帛書兩度下并州高情不是
張平子何得懷人賦四愁
春風初傍塞雲飛處〻行山緑草肥正是彩毫

堪紀輿馬蹄容易欲東歸
攬轡河西塞草寒遠遊期爾但加餐書生燕頷
紙譚武儘可崢嶸大將壇

爲助甫悼隻姬三首

一夜驚風散楚雲舞衣雖在不成薰盡眉愁絶
張京兆別有嫦娥未似君
並蒂名花掌上收等閑揺落晉山秋他鄉社日
誰杯酒腸斷春風燕子樓
武陵桃艶委東風明月連城價已空莫向繁華

傷往事君家剩有五花驄

紫騮馬贈崔孝廉赴試

樂毅臺前春草生黃金往事總堪榮昂藏今有
驊騮在紫鸞如雲不敢鳴

宗漢丐故歌兒侍寢次早戲贈

十載名花掌上新年來風雨總成塵劉郎誤向
天台去滿地荊榛愁殺人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九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濠梁汝脩朱宗吉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詩類九

七言絶句一百四十六首

臨濮曲八首

祠屋蕭條濮水邊豪華何事自年年我來許作

新豐里立馬平原未擬還
金鞭處處踏長楊宛馬西來總作塲不向瑶池
看命駕誰知若個是飛黃
空郊十里錦雲齊繚繞青天海日低似是武陵
三月候桃花萬樹使人迷
華嚴會裏賽初開簫鼓喧闐殷地雷歌舞只愁
容易盡不知曉日照尊罍
公子游閒百不憂腰閒寶劒結吳鉤千金更市
飛龍馬何處狹斜可縱遊

地主翩翩自楚才當場邀客酒杯開談邊乍覺
雄風起不放飛塵入座来

隄外女郎踏落紅連翩共作綺羅叢周南學士
無相訝此地由来是衛風

花氣纏空望目遮黃金處處有琵琶總應收入
詞人草千古西京一並誇

贈趙太守擢大梁觀察四首

畿南五載寄專城人道循良有次卿馬足不從
梁苑轉千年誰復見河清

三輔由来帝股肱高才自合起教名猶憐一葦
黃河水不塹相思別後情

孝王當日有平臺枚馬翩翩俱上才千載教名
寥落甚乘驄今日大夫来

使者乘風振羽翰除書才下萬人歡不須避暑
重開宴已有霜風特地寒

伯完習靜閉關投贈四首

池臺倏爾罷倘徉只尺盈盈水一方無數榴花
當綠酒傷心明日是端陽

紫門終日鎖烟霞舩管時開夢裏花楊子祇誇
能識字不教門外有侯巴

槐陰歷亂午風輕鳥下閒階大篆成靜裏天機
君自領閉門誰道是虞卿

讀罷黃庭時下樓棲遲緩帶自夷猶若教愛馬
同支遁神駿還當憶紫騮

再贈別魯川明府三首

詞翰風流鄭廣文酒杯常得接氤氳青氊不墜
王喬履遥指僊凫起暮雲

旌旆搖搖去路賒為郎喜得近京華玉屏一日
名堪紀不使扶風數漢家

平生僻性在江湖彩筆頻為作畫圖別後不堪
重把玩時聞風雨落菰蒲

寄助甫

天邊何處問熊車夢裏搖搖夜不虛萬里莫言
關塞迥隔年三報故人書

荷池八首

絲絲旬暑雨漫池塘笻杖俄然在水鄉習習荷香

飛不斷天風吹入芰荷裳
綠樹千章蔭假山草堂深倚藕花灣貪看野色
忘歸去似覺吾生比鳥閒
石竇泠泠響暗泉池頭人倚夕陽天魚舟舊繫
垂楊下鼓枻今當賦采蓮
水石氤氳駐曉霞清芬元不等繁華人間何物
堪同調俗殺六郎面似花
水色微茫過雨新曉來花意倍風神從教拋擲
湖山外總是仙姿不受塵

霞色高城向晚披石橋危坐獨支頤水天不動
花無語飛燕雕盤初下時
花露盈盈玉作團風流不用倚欄杆青蓮定悔
清平調錯為君王賦牡丹
花萼低垂玉露懸寒花吸露興悠然金莖浪說
仙人掌不救相如病渴年

夏日寄楊通行

中天赤日可流金時有書來問盍簪譚到嵴湖
華不注一時響動伯牙琴

雄飲當年自上才炎蒸吾已罷傳杯怪來一霎
全無暑楚客遙傳白雪來

題西湖景

越王城下有西湖千載繁華寄畫圖我欲南遊
看放鶴天風先與報林甫

仰蘧遊蘇門山迴詩以嘲之二首

秋山迤邐錦林凋獨把瑤琴何處調流水調高
人寡和蘇門風雨自瀟瀟
西臺使者愛煙巒拄杖危峯倒鶡冠興盡歸來

秋已老籬邊霜滿菊花團

夜坐

秋宵寂寂咽清笳獨據胡床領月華司馬不須
愁病渴金莖正瀉紫薇花

孝廉崔德嚴書屋有池蓮招客賞之戲贈

露冷池荷粉未消一時朋輩叱相招莫教誇向
文園去有客秋來渴正饒

十年再晤汪生因訊胡金峰苑馬

天風鶴駕往來輕飛輓驪場棹背行世事從教

滄海變入門還自一狂生

樓護縱橫故有名重来漳水一班荆夜郎消息
君知否又向空同問道行

贈琴士張子

馬上箜篌兢狹斜江州止解賦琵琶可憐一種
高山調誤殺人間幾伯牙

寄次峯別駕

半刺風流英妙時氷為肌骨水為姿從来王貌
偏净寵未許重勺八字眉

生事春来秖轆轤看花無復夢玄都詩来氣色
當人起想見風流子大夫

走筆答道行二絶

昨日徵書下　帝都遥天何處不飛鳧彈冠自
是須史事珍重胡床擊唾壺

贈穆起吾内徵

長夏漳流走白濤　徵書北去五雲高風塵何
物堪相贈匣裏還餘別駕刀

戲贈楊生

四明客子綠衣郎彩筆從師共擅場自倚繁華
長作妬泣魚不信有龍陽

韶華二月艷群芳何限金鑣遊冶郎不分潘生
曾擲果乘風便擬向河陽

寄商丘李廣文

高誼誰能驅古今各天風雨憶同心莫言郢曲
無人和苜蓿齋頭好自吟

里中拜　聖節二首

東方曙色彩雲流三殿香飄紫氣浮弱水誰言

三萬里太平宮闕是瀛洲

銀漢新廻博望槎紫微一望是京華天顔咫尺
瞻猶見不道君門萬里賒

見杏花偃倚榆邊

花作嬌人樹作奴春風小寫姑蘇圖吳王餔讌
西施舞柔態不勝欲倩扶

清明賞花

萬樹桃花照水紅花前敞讌興難窮不知誰妬
陽春色忽作亭臺半夜風

授大冢宰楊公八首

幾年海內羡持衡曳履中朝首列卿投老何須論故事異人自有濟南生

青山海上暮雲遮想見春風萬樹霞正是掄材須大匠山中寄語小桃花

元老何妨鬢有絲功名晚歲更無期斗邊一種真人氣夜夜遥連紫極垂

乆塞教名播遠人還將水鑑荅楓宸莫從吉甫談文武元宰於今是後身

日觀崚嶒接上台海門東望出蓬萊此中不有元臣在千載誰當嶽降才

主爵年來獨苦心不知華髮已盈簪門廷白日常如水何待重辭暮夜金

華髮斑斕侍養辰慈闈長日坐生春報劉已遂陳情疏何限餘年事主身

嶺上桃花萬樹繁主人當日共朝昬如今海內憑栽植但向春風總不言

寄贈李于田言別

咫尺蒲陽隔暮雲江籬聊為託殷勤明朝綠草王孫路不分人爭御李君

二絕戲寫陳山人心事

瑶琴鼓罷復當壚玉手纖纖世絕無最是當年王愷妒忍將如意碎珊瑚

美人教價重琅玕一夜驚風玉笋殘滿地槐花簾不捲獨將長袖倚闌干

寄訊李子田太史二首

金馬抽毫事久傳汝南星宿識才賢何來尺牘能相憶同是青山著作年

沱水當年憶偶逢天涯別後杳難從南陽未許龍長卧輸我逍遥石戶農（石戶農堯時隱士）

訊袁生坐禪四首（袁生輕易談禪而所居為烏林又嘗領兵南征故調笑之）

恒沙人去杳難還面壁達磨亦浪傳誰得如君根氣厚等閑已到大羅天

平楚蒼然驕短垣道人趺坐自朝昬烏烏千羣從結陣莫教驚起意中猨

一榻蕭然共夜釭法輪輕轉水淙〻君教思起
南征事意海終宵戰未降
驃姚麾下舊稱豪斬將會懸鶡鶡刀如今檢得
蓮花藏未許天龍認君曹
冬日邂逅見甫因憶助甫
中丞伯子擅風流興盡蘭山罷壯遊因爾遙知
消息好水邊新起綠波樓
寄呂岫雲二首
山河兩地隔行藏旂鼓中州亦杳茫最是神交

無近遠西風吹雁下平陽
壯志何年託簡編明珠滚〻握中傳竹林不必
譚稽阮次第詞名到呂安
元日大雪六首柬如全及故征南將袁生
萬樹迷茫枝盡垂青山幻出碧琉璃人間自有
娑婆界不是禪僧總不知
閉門終日君禪樓佛在恒沙萬嶺西君知此際
通銀海直到諸天路不迷
雪滿空堦絕點塵地爐火煖夜生春相如無復
梁園意般若旁邊自在身
空門長日演三車浪說優曇佛景佳雪意滿前
君自見分明簾外散天花
只尺禪關道路難鶴衣狼藉擁蒲團洛陽日出
無車馬獨有袁安卧不寒
淮蔡城邊捲夜旗千羣甲馬度鵞池如今雪滿
空門外却是將軍問偈時
送肖甫還蜀六首
司馬風雲擁旆旌天涯想見主恩榮一尊遙

款漳河外何限臨岐把臂情
洹水寒雲鬱不開六王曾此結盟來如今海內
無兵氣儘可逍遙擁傳迴
廿載蜀山嗟未歸一時麟蟒換初衣蚕叢萬里
巴江水此內憑君看釣磯
南北功名耀簡書拂衣歸去定何如茅屋城都
今好在不妨人擬子雲廬
醴酒逢迎意已深相思有淚欲盈襟峨嵋山月
年〻在萬里團圓是此心

七子才名鄴下傳龍沙萬里息風烟功成解印
歸来早絶勝相如諭蜀年

塞下曲二首送黄太守赴安樂郡

武略家聲久著揚銅符今去綰遼陽匣中刀有
王祥在更許何人識厲王

手挽新章紫塞行吁韓爭得款三城祇緣鎖鑰
能恭佐海外人爭識次卿

張見甫過余園值大風夜歸有贈

鷓鴣聲中花事歇張郎過我欵紫扉藥闌看罷

還驅馬一夜天風送爾歸

寄荅王孝廉二首

千年郢吏尚遺臺八斗人稱絶世才詞客有神
慿寄語老夫拄杖欲東来

莊叟臺前水漫流閒情久已寄扁舟詩来動我
飛揚意城濮從今戰不休

張見甫移紅藥官舍詩以調之二首

紅藥翻堦種々奇會心未許外人知只從移向
齋頭去幾日張郎不畫眉

杜陵題後種偏嘉自合時看野老家最是移来
君悞矣窓前姤殺小匏花

二絶柬李君實

紫門鎮日鎖烟霞獨把玄經對碧紗最是子雲
甘閬寂每因奇字識侯芭

楚客修髯逈不群詞名海内動相聞未知盟主
今誰是手把青萍一問君

戲贈倭人

十載侏儒託後身青衫和帽兩平分君若敎置向

傀儡畔悲喜隨人最是君

與客登樓

小樓上與白雲齊徑路紆迴東復西不必桃花
溪水上遊来亦自使人迷

山亭與王徐二君論詩二首

百尺藤蘿蔭假山柚毫客子幾躋攀蹈殘石勢
無尋處只在松風鳥語間

石勢平臨溪水涯山亭雅與客情宜新詩莫怪
吟難就珎重詞場遇鼓旗

午日附答張見甫海品二絶

佳節蒲尊趂曉風傳来海錯意無窮安能共向池頭飲小作龍舟競渡雄

書札翩〻意已勤那堪異味更紛紜當年侍從餘紈扇報尒聊爲誇細君

贈李廣文

鴻鴈蕭〻集遠林憂時那敢惜黃金故人莫笑床頭盡尚有覇知一寸心（來詩言助賑事）

以佩劍鉄如意貽傅侍御二首

古劍匣藏歳已深每從風雨作龍吟燕丹門下覇知客一綫寒光是此心

金谷豪華事有無一時王愷泣珊瑚千年故物提携在把贈無勞擊唾壺

贈門人韓晉勳司理德安六首

霜落黃河秋氣清太微遥傍翼分明況江有恨千年在到日先當理屈平

客子南遊入郢中江天文藻意何窮由来好曲人稀和未許陽春調獨工

裘馬翩〻氣色新況逢小至屬佳辰憑將一線宮中日散作湘潭無限春

皇華節使憶當年赤壁曾停月下船過眼河山歸夢想憑君傳語寄坡仙

章華臺廢楚江干臺下江流淼〻寒由来勝地名偏起海内人〻願識韓

雲夢天寒日色幽湘流不盡古今愁定知司理平反後無復南冠泣楚囚

寄王孝廉二首

已向靈光識異才懷人復此寄新裁茅堂作覺春風滿一夜梅花特地開

詩句翩〻總大家樓中今喜見靈蛇不須更作芙蓉調隔歳長安有杏花

贈徐山人二首

荚煖堯階日色微故人遠道問漁磯平原十日今堪飲湖海相逢是布衣

有客携来白鹿圖長年袒我驂仙符不知仙骨人〻在但向玄關自結趺

走筆寄張夢夔

蜀人揚馬不群才籍甚敎名漳水隈信是工文官自起　九重今有璽書来

花下贈李生

池臺行盡復登楼高下憑君汗漫遊野夫自是忘機者借爾花前作海鷗

詠麥飯

炎劉帝業已垂成生死猶啣麥飯情青史闕殘腸欲斷古今何但一馮生

李文濟工部自馬鞍山後還每譚其險絶又自雄得禪家金杵能伏諸魔乃酒酣忽爾失足墜橋下調以二絶

小橋風致出人寰潦倒一尊坐夜闌誰言醴酒難成醉有客臺前倒玉山

池臺高下任躋攀屐齒翻然瞬息間信是羊腸行處有不須重說馬鞍山

曺生見過觧鉄如意贈之有作

匹馬翩翩踏早秋桐逢一笑解吳鈎人間誰有不平事怪爾提携汗漫遊

寄子厚宗侯兼悼允治吏部

帝子何人最賞心山濤文藻重南金友敎集在難堪把無限山陽笛裡音

振峰侍御按甘肅過里索余籍數種四首

驄馬昂藏出武關霜威萬里被皐蘭當時反側誰稱亂白簡看君馬上彈

觀風迤邐到河源刀斗一時盡罷諠紫氣關門如有待可誰重著五千言

河山百二待鳴珂太史龍門攬轡過文事此中應不淺書来慚愧問編摩

使者西行撫劍鐔一時敎價等南金秦中自古饒龍種珍重孫陽相馬心

讀廉渠喬梓詩却贈二首

尺書遠下大河隈起色盈盈掌上来白雪調高難屬和梁園今有長卿才

長安人避五花驄藝苑兼能擅國工尊酒逢君何日是相期把劍說雄風

寄邢臺朱尹

白鴈聯飜度上林如何尺素等南金故人愁絶東籬下折得黃花寄寸心

白雪吟七首

遲鴻臺上雪漫〻蠟屐登臨只尺難笑我尪羸翻多興扶藜早已踏層巒

大地寒風作雪來小園高下見崔嵬何人識得王恭意鶴氅逍遥句自裁

小山壓雪勢騰凌病骨軒然興可乘郢中空有

千年調屬和慚余尚未能

揺風竹葉響珊〻林樹糢糊失假山此中戴子饒風致未許王猷夜半還

高臺處〻散瑤華風致頻年此際佳最是文園偏借爾竹爐風雨自烹茶

當年雪裡恣歡呼何限高陽舊酒徒白雪依然人已盡家山合自管狂夫

梅花岩下雪紛〻雪與梅花總不分折得一枝還自喜賞心今有羅浮君

雪中簡區令

正吾恒賜鬱未開偶然飛雪滿池臺不緣地主羅浮客那得梅花萬樹開

題存杏軒卷二首

當草堂空事可嗟每從中夜感啼鴉庭前手澤情堪寄時有春風到杏花

蘇李交遊誼總深瑤編把對不堪吟西風莫掩高虞淚文杏花開是此心

吳草堂客龍興寺尋遊上黨贈之四首

進樹陰〻護法堂遠公時與對禪床不須更問摩尼信握裏靈蛇是夜光

馬首青山碧四圍囊中瑤瑟貯音徽山城人倡關山曲只恐湘靈調却非

長城胡馬淨不驕帝子崇文翰墨饒此中俠少多猿臂未可相逢為畫鵰

銅鞮西望亦雄哉白髮探奇志未摧博物定知君子産不妨太史問駘臺

以鉄如意贈吳生西行二首

石家園裏舊風流解贈吳郎壯遠遊即此鼎恩
心便是千金枉自說純鉤
提携千里上飛狐指顧燕然意有無却笑李倫
無遠略徒令王凱泣珊瑚
里中邂逅李于田學憲五首
只尺休歌行路難河山千里望中看絃歌舊日
三千士花裡須君上講壇
禪草千年集岱宗至今輦道有秦松奇觀更在
千盤上白馬吳門若可逢

秦觀峯高倚碧空巨靈千古鑿鴻濛探奇我欲
從君去夜看扶桑海日紅
吳札千年詠大風濟南今得擅詞雄共言二李
堪方駕不獨明經推馬融
老驥長嘶齊道旁何人能憶舊昂藏如君相馬
稱神識不淺驊騮遇九方
題存杏堂
阿母堂前杏已滋周南太史采風時　皇情純
孝高千古定得臨軒一問之

贈張平子之長安
歌兒西去意翩翩舞袖桃花一色鮮到日休唫
供奉曲只愁妬殺李龜年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十一卷文類一

序一十五首

十一卷目錄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一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文濟李民質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門人德巖崔邦亮
古吳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一

序一十五首

七雄策纂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榆馬陵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令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於耕壠之暇閒取國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輒隱括數語捭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析為八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澶淵而吳郡金君新至乃竣其事余

手之憮然曰文之顯晦盖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譚蘇張之説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為始顯近刻於金陵為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於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榮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

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黄金相印逐逐然日殁於利茲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随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聶政荊軻朱亥為偏裨以甘羅榑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讋虞卿知果郗

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戔鏃戰鬪之具皆良材也斑鑑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鮀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

以其緒餘為文顧不大善也耶自洵為此説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又纂其書而又為諸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如何

刻文浦玄珠序

邑庠沈君問詣余出其家藏睟盤録自先秦兩漢及唐宋間文約數十餘卷各定為品格甚備余閱之曰富哉足備觀省矣盍亦精之是務乎君問精之宜何如余曰不多不足以致精而精則不必多故曰千曲以索響而後白雪見千劍

以求良而後龍淵出喬岳培塿滄波畎澮必相形而後高下大小莫逃也從古以来著作無慮百家而其冣著者三人左氏精二百四十年之事為内外傳子長精春秋戰國秦漢之事為史記梁昭明精兩漢六朝之事為文選其它綴文之士徒勞〻篇籍無當也吾茲為君精之於是即茲數十卷中汰去十七而獨采秦漢以来諸大家百餘首末附以唐宋諸公數十首僅為十二卷而每首復各為評品發明作者之意蓋兩

越月而工成矣於是沈君撫之踊躍曰向也吾愛茲籍之富也今也吾愛茲籍之精也故幽蘭芎芷辨而人知佩服矣大貝泥沙分而人知珍寶矣文其在是乎余曰文難言哉昔人論文有八體夫八體者典雅遠奥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之謂也故宗旨儒門若養叔之射革貫而形不運為典雅宾思默會如老氏五千言而無一不入於玄始為遠奥語省意該若穠苴之兵號令嚴而勇氣倍為精約辭直意暢若流雲度月而光華愈爍為顯附博喻旁引若隋宮之彩應春冬而葳蕤不變為繁縟高論宏裁若終南突兀倒映咸陽之闕為壯麗詭誕不經如楮葉棘猴巧出工匠之表為新奇浮文弱質若濮上之調即之無形而聽之有聲為輕靡然雅與奇反奥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惟知音者辨之辟彼麟鳳麐雉本懸絶也而魯臣則以麟為麐越人以雉為鳳珠玉礫石本趣殊也而魏氏則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寳珠夫

以形質易徵謬乃若是矧文情難辨而欲執一隅之見以擬八體之變則余與君方有魯臣越人魏氏宋客之懼而何文在是之敢云沈君又疑唐以下何愈少也余曰唐洽六朝綺麗之風文尚比偶惟昌黎柳州振之宋人多談博士家語而文格遂卑惟歐蘇獨擅場焉故少之者乃所以精之俾得與秦漢同價值焉耳集成而題曰玄珠終沈君珍藏之意矣

贈郡侯蔣公述職序

明年為我　皇上龍飛十四載例當復大計天下吏於是吾郡蔣公預戒衷以往一時寮寀徵余言為贈顧余不佞居下邑不習蔣公無能為役然管中窺豹亦或有得於一班之似夫大名處王畿冢南界為魏故址非蘇秦氏所謂人民車馬輷〻殷〻日夜行不絶者乎方今不當南北衝路車馬冠蓋稍得息肩於逢迎故論者恒以為易治乃蔣公涖郡則謂其寮曰均之為專城也悪有所謂難易且扶風馮翊稱難治者莫

加馬然趙張華率以此起功名而魏郡稱易治乃循良之吏則自韓冦狄三公之後無聞者何與蓋士苟欲乗堅策肥齊金紫靡廩禄以一守自榮則名誠易治若欲追跡韓冦狄三公以上不負　聖天子股肱郡之託則比之扶風馮翊無難易一而已矣且荘生有云吾朝聞命而夕飲氷此言當官内熱凡職皆然而况郡其猶大乎人言殊大謬不然於是居嘗默〻深思閉閤自守非公事不為杯酒之會其飭令下郡邑如

覈會計戒侵漁慎刑獄却餽遺裁冗費懲贓吏數條皆密如凝脂嚴如結絲長吏無不俛首奉法往者長吏率自遂無所憚間有恣其下吏舞文乾没鷹擊毛鷙以朿湼於百姓守得牘輙行亦不覆案廢格阻事百姓抱隠痛而莫之伸自玆一奉法後而身臂相使名遂大治公覘知之名諸長吏語之曰吾始立法行郡邑知若曹弗堪也今奉法之效若此昔秦越人決癰〻者雖一痛然卒並受其福則吾與若之謂矣由是長吏愈益稱服時方歳旱燕齊趙魏之郊民多流

亡萑苻白日公行夜破人垣屋公為請於上指其租出倉粟大賑之故民得安業而境内不聞夜犬之吠會有　詔采黎陽花石為　陵寢之需者役至急而石又深及於泉難得工費甚鉅公自往督之已又日夜遣人督已又捐自俸佐其費蓋盡瘁其心而工用亦稍〻得完矣夫名郡人之所易而公獨難之天災流行　上命迫切人之所難而公獨處之若易〻者由難其所

易觀之則韓寇狄三公可四由易其所難觀之則趙張二公可三以此入計豈不卓然為岳牧雄長哉公嘗為留臺侍御白簡不避權豪風裁毅然已又出守建寧民有甘棠之思兩事皆已列在 御屏今又以治名之績入奏文石之陛則殊絕賞遇蓋不足為公期矣公性行嚴正而輔之以和治官理民任氣節好清靜内行修潔不能容人之過嘗有慕於汲長孺之為人長孺為東海太守歲餘大治武帝召之為列卿公居

名二載名之治且浮於東海吾行見 上之大用公也

贈甘齋成侍御六載考績序

余與甘齋公為鄰壤夙昔習其人甚詳今又通籍金馬日與公比肩而事 主則所得於公之立 朝大節抑又詳焉時公以六載考績其僚乃屬余文之余惟御史之設肇於成周我 朝因之不變而考績之制則限以六年將使才以漸而展能以久而著於此時而有成績焉考中

上績用罔成焉考斯下矣然余則以為此但可為尋常守尺寸者言耳而非所以論於尋常之外也故歷觀往籍若射隼者即以馳聲落膽者即以来誦埋輪橫劾者即以為美談彼其初固皆發之俄頃之際故遂光燭千載之遥夫豈有假於時日之久積功累勞而後致然哉知此則知所以論成公矣公初所按者為宣大宣大為都門鎖鑰無崇山絕嶂以限隔虜故虜颷入颷出擾我疆埸而邊臣萎弱士馬罷敝人情安

於和虜以為故習公至則大發其奸為 先皇帝陳之罪其首二三輩餘皆股栗奉法以圖鞏固疆圉嗣後即虜有小入輒遭大創寧靜之功至今邊人賴之及再按江西則嚴氏逆藩家也先是御史請沒逆藩家 先皇帝從之然尚欲寬其誅也公在彼往沒之然亦未審其家之所蓄何如也及籍其家縱觀之則山海奇異古今珍怪皆人間之所未有而圖籍之所不載者而其庫藏盈溢金帛狼籍數倍於内帑焉廼與衆

嘆曰嚴氏之罪上通於天矣不亡何待且不亡不足以謝天下也廼上疏益暴嚴氏罪論誅勿宥而逆蕃竟得服典刑焉公又虞嚴氏産非月日可沒若治習日久必致有蔵匿轉徙之奸廼制爲沒産之令甚嚴而其爲蔵匿轉徙之家俱各抵罪嚴氏故常有侵乎民田宅者即與割正之取民間子女者即與遣還之纖細委曲處之咸當而江西大安比於所清寧藩者功相埒也比公役竣還朝則爲　令上御極之歲時　先

皇好騎乘衆欲疏諫之莫敢發公振臂言曰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廼抗疏言之疏意大都謂宮禁深嚴之地不宜騎乘陛下祖宗之遺體不宜自輕且陛下欲彰武乎然九邊虎旅皆陛下將士羽林七校皆陛下爪牙知所以號令鼓舞之則身臂依使而長城險固卓有足恃矣不此之務而騎乘自疲身蹈危機欲何爲哉且昔文帝由霸陵欲西馳峻阪袁盎乃擥轡諫之以爲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阪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文帝廼止此言竊敢爲陛下進之疏入　上嘉納之竟緣此止騎乘焉夫遡公立　朝及公所至建白葢不止此三者而此三者則上有關於　君德下有裨於人心乃其所尤著者耳即使於此而舉其一或發於一時亦足以振采流芬與古之射隼落膽埋輪横劍者並稱名御史何待兼而舉之又積而至於六年之久乎故曰考績者非所論於尋常之外

也公器宇凝定德量洪深事至輒應而能不暴著其形迹一時朝士咸推爲大受君子焉則自考績而後必當晋秩卿亞漸歷台衡吾益知成公之大有所樹建矣姑不贅

喬梓風雅序

昔季札徧聽列國樂章至齊則嘆曰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有艾也夫今之詩即古之樂章也今之齊即太公之故墟也東海汪洋萬古不易士生其間鍾靈孕秀以詞賦

登壇者何限而茲復有見於喬梓風雅集焉喬梓者何膠之海壑翁及我名太守敬思公父子之所為詩也號風雅者何梁劉勰謂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序人事兼變正茲集有之而庶幾乎三百篇之遺響也其喬梓七言律余既畧收之明詩七言律中海壑全集又刻之南樂柯明府茲集則名之二守王君及諸僚扳其喬梓之家精者並梓之天雄署中梓完諸公委余序其端余閱之篇目浩富諸體咸備總

之以氣格為主詞采輔之法度以約束之斧藻羣言鎔鑄六經發揮事業彪炳詞義使人若聽竽瑟扣球璗而不覺其嘆賞之再三也泱泱乎齊之大風其在茲乎然又嘆以為養由善射而匪由世傳馬服善兵而不能以予諸子蓋藝精者不數才高者不偶千里而得一士者比肩百世而得一士者接踵　國家隆平二百餘年風雅獨稱何李其餘尚爭雄未定求如有唐工部之於審言北海之於李善者至寥寥也若喬梓集茲其再見矣蓋昔人謂立德立言原非二事玉體堅故為磬而升歌於清廟金體重故為鍾以動四氣之和海壑官長安時曾以抗陸經騎至干　聖天子之怒下之獄榜掠垂斃正氣不為少貶敬思自居司馬部以至守維揚天雄清節直氣所在蜚聲故其發之為詩皆因實以就華由本以達末風雅固有自也

賀劉明府兩尊人膺　封序

自我明建設以來及今垂百五十禩其始而登

第者則太僕石公次則不佞文熙又其次則令心田劉公云然余與石公俱得以考績封嚴慈而余獨叨具慶則天錫之嘏自頌逾涯分矣迺令心田公以長洲尹績滿得封及嚴慈與不佞同而嚴慈方年逾甲子與不佞嚴慈受封之日又同命下日衆擬稱觴為賀時適心田公以徵命過里而衆隨心田公同奉大公大母堂上冠冕翟服炫燿几席里中父老無不聞而嘆之以為百餘年來才見此兩盛事也然心田公之

所以致此者則又有獨難者焉蓋方余備員行署及禮曹時皆散地無所事事日惟索長安米價一旦遇有 恩命遂廉而享之此雖徼榮於翁母而實無勞於 君父未足以言難也即他爲尹者其莅小邑鮮政務不下堂而事治民安若瓿罌易持川梁易渡於以積久成勞者此亦未足以言難也乃心田公所莅則爲吳之長洲夫吳爲國家財賦之藪而長洲乃其首邑漕粮歲輓數十萬石積有逋負加以天災流行民卒

流亡緩之則期會難前急之則民命不堪此謂征求之難民俗習於遊閒車輿衣纂錦傳旋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不可爲狀此謂移易之難閩越南海王公大人冠蓋日鱗次而下餼粮徒役日不暇給此謂供應之難又其地多綺麗繁華奇巧珍玩之物易以悅情靡性而執持稍懈鮮有不被其染者此謂操履之難故合前後之莅此地者觀之其若任重負僵仆及地者十而居半焉其徒以功名顯者十而居六七焉其以

功名顯而復獲 恩命者十而才一二焉則信乎茲邑之爲難矣乃心田公則五年於茲積有時日盡瘁邑務不遺餘力征稅則有輸納之期奢靡則有力本之諭衝繁則有節省之條至其自用則又務清素而寡嗜尚冬夏惟衣一短衣所食惟鄉中所自運脫粟飯外此無所需於吳若有不知吳之爲繁華者以茲之才之守故譽聞遠播遂以上考獲 恩命則人之所難而心田公之所易矣知其所以難又知其所以易則

心田公之所以光其親者顧不大過人哉又其封君翁高明雋爽能成心田公其往來吳中一物不持居里中地不拓廠屋不增椽徒行不從騎依然布素之家或有謂其過苦者翁輒應之曰吾本布衣家吾兒徼一第領劇邑有祿自給吾需其餘以贍俯仰於願已足亦復何望且名與利不並立使吾兒以功名答 主上願不重耶柰何效醴蠓醯納而以一令決乎於是聞者咸高之茲其論則又與余前居考功時家大人

所寄語同也而今日之榮則又翁之所自致乎余旣感其事大與吾家同而又與心田公爲通家獲被寵光於是爲之臨觴受簡書此爲壽不溢一詞云

賀崔德嚴登科序

余甥崔子德嚴故嘗鄕居從村學究游會其父早逝母孀諸弟少家道艱甚豪擧者時侵侮之學業幾廢然崔子顧不以廢棄自甘猶根臂而前戒於中夜伏其枕而泣曰吾父敎吾學不終吾柰何不思所以終之然吾鄕居寡聞見卽强勉莫審所向祇日深迷途耳吾其往就學邑中從吾舅氏游柰何坐困三户之市而與老學究決乎於是挾其篋書來邑中始而余父封君翁閱其文罷之以示余與東泉公余二人俱器之乃次第館穀之俾與兒光胤輩共學爲手課其文學三年而遊邑庠又五年而登科由崔子之前觀之業已爲廢人由崔子之後觀之猶之僵者獲立頓者獲行演々然長鬱無已也崔子是

遵何道耶余聞之凡事貴在勉强農夫不强困倉不盈商賈不强貨利不廣王侯不强疆土不弘語强之意也又獵者必張罝於榛莽之野乃可以伐文狐積狡兎而漁者置罟於深溪巨淵之中斯可以致魴鯉鱍鱨之善鱗何者彼其所往者誠得其所也崔子始而不勝悲憤之衷欲成父志至於伏枕自泣何其强也及其不以鄕居自溺必振袂徒步而往就城邑以從余二人游不數年而登第玆其有悟於漁獵之旨而所獲非淺鮮矣然余又聞雲夢之間洞庭之野有羆兕犀象其齒角皮革足爲上國之珍而碣石孟諸之間有長鯨巨鼇吞吐日月蕤騎乾坤乃天下之巨鱗也故爲北宮東郭之獵則拉羆兕摧犀象而後知狐兎之獲爲凡獸爲任公子之釣出戴山之鼇引橫海之鯨而後知魴鯉鱍鱨之獲爲細鱗矣今　國家設科取士始之以鄕擧而繼之以　制科凡鴻功駿烈大之足以炳烺天地而遠之足以燭耀後世者此皆士子之

肩任而比於今之所獲猶之跬步千里遠近迴然絶等矣崔子果能不以前之所獲自满而更求進於是則其有悟於漁獵之旨者愈無量也然要之則在於强勉而已崔子其勗諸

贈越峯王太守應 朝序

王公在 先皇帝時爲南臺侍御數以直諫顯名 北闕下惟時拱辰石公以上疏言事獲罪放爲編氓 先帝霆怒未已人莫敢言公自南臺首具疏馳上亹亹幾千餘言至有十不可之

說皆危言激論比於石公之疏又加甚焉人咸以是爲公危乃 先帝神聖竟感悟公言不加罪譴人咸又以是爲公喜未幾而公以資出爲太平守令以復除爲吾大名守得命之日寮寀爲公賀者以爲名在王畿寔南界地僻而事簡民饒富易治公曰魏爲古天雄軍北臨邯鄲車馬之所輻輳西阻洹水爲六國盟會之所東連濟上爲漕輓咽喉而其南則大河通於吳楚闔越何得爲僻且合十一郡邑之繁劇而屬之於郡太守猶一家之務總之於主人然故主人振爽則一家之事奴司耕婢司爨牛服重馬致遠家務遂隆隆然起主人苟晏安是圖而一惟家人之所自爲則家務即廢墮而不舉家且然而况於郡又何得以簡言也又人勞則思善窮則反本故曰瘠土之民易馴困故也沃土之民難治汰故也然則民之饒富何與於有司而第以重其治理之勞耳聞者咸以爲至論比公之郡則减靡文崇朴素搜激政飾蠹壞制爲甲令下

之郡邑凡自飲食服飾以及起居應需皆有品制而嚴之不涉於苛寬之不及於縱觸之不能乳踰之不能過由是行之數月而熙然稱至治焉又以吏不廉平皆緣風之無道故每月朔則之神祠矢其心事與衆聽之人情咸用凛凛往者鄉里選士治爲故事人多遺珠之嘆是歲公手自檢閲低昂不少假借選旣精而後進之部使者故真材倍出而郡士所舉獨甲畿南鄉書既下公意甚得爲請於上特竪卓楔爲表其盛

公居嘗與叅佐論諸郡邑事較計利病如在掌上曰令諸邑幸小安然吾且有百年之慮三馬津派經遶郡城下秋潦時發而元城之室廬大名之城邑居在下流南樂之民田動被其災故瓠子之決可慮也滑邑東明軍衛錯雜界在鄰省故盜賊穴匿而人多健訟夫盜穴匿則彼急入我〻急入彼遊移無定脫有不逞之徒起而乘之則厲階可慮人健訟則俗日瀉俗瀉則斷斷爭鬭之習日相雄長而㪙将不知所終則薄

俗可慮若餘邑則固無所攖吾念矣夫扁鵲視人疾能察見臟腑腠理故投劑輒效若公之慮患深遠則亦必有為之所而終可以無慮者也名民之藉於公者豈淺〻哉令公将以例為述職之行思以其所行事陳之於大冢宰而待命於文石之陛　聖天子英明特超千古必臨軒名公而語之曰大名吾股肱郡也令乃得守如某則盜息民安境以寧輯吾之渤海吏也禦災捍患民免昏墊之虞吾之鄴下吏也迺薄歸厚

民自以不爭吾之潁川吏也興文崇化興許偕者特倍往昔吾之益州吏也由是而加賜黃金高其車蓋列之高第以待不次之擢者在茲行矣顧不光〻然大哉故公察其以公之行為光乃徵余言為贈余故述公始末之以為公他日之左券

贈別松莊王山人序

山人浙之蘭谿人也商於吾邑者殆廿餘年厥初與東泉石公交石公每言山人於余曰王子

即商人然雅能詩能琴可與遊余時為諸生方治舉子業未及從事琴雖雅音然性非所好也遂不及交於山人乃未幾而余登第歸里中山人即謁余因用姬江宋公韻投以詩云別館偏城隅依閒此結廬高懷能厭俗青眼獨憐予鑿水便滋圃扃扉靜着書忘機無物我烏雀啄堦除余與石君大為稱賞各為和章從此日與山人往来別墅中相為抵掌而論詩於凡風雨花月寒暑節候輒互有詠日或不足繼之以夜始

而山人為倡余兩人和之久之余兩人遂能立成短章或間出雜體以若山人而山人時濡毫作楚聲然竟能成和也故迄今十餘年山人有倡和集十卷山人嘗自嗟曰余生長東南越三千里與二公為布衣交奇矣然業為商終為所羈不得一意詞翰如方令盧次楩謝茂秦輩脫然世累以蜚聲詞苑顧不大恨與由是山人益倦於商而乞詩者常盈門山人輒為具款之其子邦鏞又善蘇黃諸體人往往為求書父子具

通賓客無暇時商業遂廢至今歲冬以母老歸省而行李蕭然獨手其倡和卷而又索余別詩八首擬復過滁陽索和於石公人或聞而誚之曰古謂詩能窮人今於山人見之亦足休矣乃復索此為腰纏耶山人聞之輒反誚之曰吾豈老不及謀身哉顧吾所得已多而俗人自不察耳余觀滄海之濱都邑之肆鄰鹽井而橫黃金積珠璣而羅翡翠坐臥牙籌動致萬金裘馬僕從擬於王公者其為富商大賈何限然所至有

旦人如二公者或不得與之為布衣交即交亦未必能以詩文相倡和即倡和亦未必有此數年之久詩文積而至數卷者也夫商多者不過獲利百倍少者十倍而百年間俱猶之宿烟斷靄倏焉殞滅無復有知之者回視所獲之利於吾身奚有哉令余與二公交十餘年使我得棄商歸儒益得專心於詩而又與二公各有倡和之集使此集而行於世則余得二公而價重所謂蒼蠅附驥而致千里者也夫商利止於百倍

十倍若余之所獲則不知其凡幾倍也人亦何得以誚余哉客聞之俱爽然自失山人貌昂藏出語輒怒人所至每遭官府批其頰振搖其齒中年盡脫落之山人嘗自嘲曰若我真所謂舌在足矣者也客有反嘲之者曰人之齒舌每相依子以舌傷齒則子之舌齒之讐也故為子計不如去舌以存齒乃謂舌存為足耶恐舌之所以餬空頰者尤未已也山人乃大笑述之見山人始末

賀門人李百原登科序

李子弱冠為諸生意氣翩翩殊甚客有與論當時士者則嗤之以為不足為抵掌而論古今崢嶸事則艷慕之以為可唾手而取人或以此貶之而余獨私計之曰此少年英氣不可無也已而試郡邑則前試文衡則前文戰之鋒所當無敵常勝之名同儕辟易人或以此高之而余又獨計之曰此文藝之末焉耳而士貴先之以器識也久之李子屢困棘闈試遍前遍後聲名少損於初乃向余請業余曰孺子殆可教矣今夫養由古之善射者也客過之者曰善射可教之射或詣之曰彼射已善何又教之客曰射不難中而難於居中之道今楊葉之上加百矢焉可謂多矣然恃氣不止一矢失利則百矢皆廢故士必退也而後能進下也而後能上審於進退上下之間斯善之善者也今李子既以氣驕而壯稍廢其技而乃知退讓下人以求益蓋在易之初噬爻矣余安得不以善之善者望之乎已而乃令與兒光胤輩為文會李子所為文大都好奇勝然好奇正余昔時病用是遲余十餘年不第改之而後第今故於李子痛懲之然李子期在守前轍而不變余復進而語之曰三折肱為良醫余知好奇之不可矣今夫珊瑚翡翠犀象玳瑁世非不稱奇珍也然致之既難用之又鮮故市之恒不售至若粳稻縑絲粟穀大練則入市門而人爭取之其所需者多故耳故十年而為一木鳶不如十日而為一車輗之為利也三年而為一楮葉不如就樹而擬者之累累也知此則知凡事貴於守正而奇勝之無當於用矣矧為文乎子其亟反之正可耳於是李子循吾言稍稍斂其鋒鍔以就於恬淡平易故未幾而登鄉書褎然於多士中矣茲李子之始末哉夫使李子而果以早年盛氣而第也則洛中少年不免取忌於漢廷又使其以盛年好奇而第也則疾視盛氣亦紀渻子十日之雞耳不足試於鬪令已降心抑志反奇就正而望之若木雞

矣其德全矣由是而次第舉　大對館朝事其孰有不勝任之患哉余姑特序始末不為竊語以贈李子庶幾為相成哉

序楊道行遊郢草

國初有四子弘正間有二子嘉隆中有五子兹數子者人各有集〻皆家傳而户誦之即文士不盡於此而此其所章明較著者也今萬曆間復有楊道行輩五子崛起其後探源續流泝乃其長而遊郢集所由作馬夫郢者故陳思王所封地也地有子建讀書臺在馬想其時白馬篇箜篌引贈王叔丁儀白馬王彪諸詩皆於此賦之而天才雄肆振於今古為建安四子之冠夫居淇衛者善歌偶淮泗者善沒寢玄豹之皮則悉其斑文坐靈鍾之下則聞其音響矧聲詩發於人心人才無間今古彼夫也我夫也彼可遊也我亦可遊也兹楊道行命集之意乎集成示余〻閱之則諸四五言古果渢〻白馬箜篌之遺韻也其諸近體五言律法浩然錢起七言法

子美長卿絶句法青蓮少伯即隨時變易不必盡同然各宏深典麗不詭風雅即使子建而起亦必謂為鉢釬後主人也道行又有記序誄詞雜着為一卷皆出入左氏國語采擬招魂天問以視自試表通親〻表誄王仲宣詞要各竟其所至而已故統謂之遊郢草道行凡有作輒函示余〻與唱和殆百餘首又道行諸集必令余序余非玄晏先生何以表幼婦詞哉然睹集飛[illegible]殆若自述而不獨以序道行矣

題吳汝震西遊記卷

梁容之有吳汝震余蓋聞之舊矣先年倦於遊返越過吳謁王元美元美贈之詩云病後莊生還思越賦成枚叔好遊梁已又自越迤邐而上之西夏訪張助甫幕府相去蓋萬里云汝震之言曰昔司馬子長生秦中乃歷吳越上會稽探禹穴而後歸作史記雄文冠於千古杜少陵產襄陽而其詩半為秦川之紀語意較它詩尤稱工絶大抵北士不遊南其文詞不麗南士不遊

北其覽眺不雄吾南士也而雄遊於西北身所經歷其它小者毋論第如二華河湟賀蘭長城諸所奇勝無不有詠積而成西遊紀矣令其渡河而北遊於逍遥園乎吾聞逍遥園主人穆敬甫者方以古文詞蜚海内聲與王元美張助甫鼎足一時吾先有集三卷助甫序之今且以西遊紀累敬甫也夫汝震之言若此既雅有符於余之所聞載出其集觀之則雄詞雅調渢渢然皆盛唐遺韻也乃客之逍遥園三月與吾客王

良輔陳太容對壘幾百餘首諸體雜出種種有致余頗以貞元作者擬之汝震輒逡巡不自得余示之以為今古人不相遠故世無騄耳驌驦選於馬而得之世無毛嬙西施選於女而得之可獨謂古人已往遂為絶響而不可幾及乎昔漢武讀子虛而不知相如所為楊子雲著玄經至桓譚而始增價故謂今時無楊馬不可也予是之擬乃足委乎予其持吾說而語之元美助甫二氏即用以冠卷首不必序西遊矣汝震後精畫畫頗類顧㡡頭所作六鶴圖余為詩冠之其與茲集並傳乎

送少尹張子還吳下

少尹張子乃吳中故司成水南公冢弟簿東明倬有聲績邑令籍之士民安之衆方翹首望騰翮乃倦遊投牒乞休而去明之縉紳眷眷不忍去君咸供帳郭門觴君既而相視欷歔曰君以前歳夏來以今歳夏去颷聚颷散為時無幾亦大可於邑也予曰不然士君子之居官也無論

崇卑然秩有所必盡而時亦有所不可違者故吾欲盡吾秩而時值其便利於此而不行是不知進者也吾欲盡吾秩而時有所齟齬於此而必求以行之是不知退者也故君子患在進退之不明而服官之久近非所患焉張子以吳下英髦家學淵源英才踔躒猶之激楚陽阿正宜為償音者所先而竟竽瑟拂聽此亦時之可退者也可退而退則雖張翰之托意鱸鱠二跡之知足不辱者不是過矣其何得而為君悵然乎

於是衆然余說而君亦作而言曰此真吾志也吾得子言去且欣然矣予後觴張君而劇與論榮悴之理焉夫從古以來凡委質而仕人之國者辟猶草木放花蕚於春風中也故花有美惡然均之謂花亦有朝榮而夕悴者有二三日而悴者有經數日而始悴者然均有所謂悴此無他時有消息而物自不能違耳所不憾者不摧於風雨殛為善保其天者焉故於花之品類而可以知官於花之同歸於悴者而可以知官之

究竟若君者其殆善保其花之天者乎而又何憾哉善乎淮南子有曰榮辱之在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在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而孫叔敖之答莊子亦云不知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其在我邪忘乎彼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斯言也殆達於榮悴之理者也吾於張子亦以此贈之

贈六橋吳侍御六載考績序

我 國家建都北平撻伐諸虜謂張膷之武不如騰檜之利踊辟之衆不如超乘之捷是故所重恒在於馬厥初畫壤除苑孳牧有場揆敘協則典守備官十乘起戎三駟敵愾及成化間復設憲臣以司察之布法宣典用正諸枉是故所重又恒在於馬政夫木腐而蟲生防缺而流靡法玩而弊滋官匪其良則民罹其困馬耗其額則軍隳其實噫斯弊也已嘉靖丙辰歲吳公六橋舉進士授官中舍既三載 上擢侍御尋典馬政公甫得 命讀詔書嘆曰國之大事在兵

兵之所急在馬〻之所出在民令之民未有不病於馬者也夫民病則馬羸〻〻則兵弱脆虜酋擁入則我以羸敝當新羈辟猶張空拳膺白刃不格審矣國家亦何賴哉故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師圖治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殛擬拾馬政利病具疏 上之大都謂併差限以專督察裁冗負以責成効酌審編以便寄養選解俵以充備用𣂏積逋以蘇民困定羣醫以祛夙弊酌徵派以釐積弊七事焉然七事悉破常調

即避忌弗在所恤跡下廷臣咸抱跡稱嘆謂國家自有馬政來踰列無慮數百而至丘濬王道華詳矣亦未有如公之犁然著井然分者也公涖職滿六載例以績考臺僚圖贈之以言而以代言命之某、謭末惡足以言公第叨居公治中覩公謨謀似頗為知公者而義則不容無言馬切惟公典在馬政則績用圖著於馬然公之才猷則殆非馬政所能盡者公為人恢閎博辨才識卓犖即如一日棼劇率至然皆炳於獨知

而成於立斷稍暇遂染翰為詩文累千萬言不休皆沉雄偉麗厥思超玄厥調寘和足以追周秦而俯六朝茲又政事之餘者也故古謂郢中多雄傑之士蓋本其地居上流表裡襄漢環列重山繞帶大澤故孕秀儲精産多異人孖若公者非其儔與夫海鵬方搏談者不得以指其高驊騮才步觀者不得駛其疾若徒以馬政之績而多公淺乎知公矣所大可為期公者方今

聖天子隆唐虞之治嘉公丕績必益思大授於公、倘知遇之隆必益思大濟乎時艱代之巡狩則振鸞駘控奔逸不使轅下有踢踏之患任之文衡則空群冀野而驪黃牝牡無得以亂塵外之足進此而杭位百僚則輦服一人駕御羣牧櫪下無伏驥而國家亦獲脫於朽索之虞茲其所建立詎可量哉我聞曰嘗鼎一臠則豹胎熊蹯可知閱錦盈尺則天馬立鵞可知是則今日之所贈公云

贈鄭母李夫人貞節序

我

朝以風教示天下凡寵旌潛潋閟克著芳跡者率在優嘉猶謂女貞閨風教特重故加意特隆苟在所聞則必表其廬俾垂不朽而其始則專屬之有司蓋有司採拾輿論上之直指、、上之天子而後旌命下焉所以揚勵人心激還敦龐者誠慎重之矣我明建邦垂二百年更歲云久而以節旌揚者纔一二華松柏垂嵒歷㲉歲寒而林始就合浦之珠必釁華日月而後出為希世之珍者詎不信夫今年春鄭母以節推

衆喙直指跡之天子旌之邑縉紳謂余序在戚
末知當深于衆聞因屬之言余稽夫人之與其
夫鄭訣也觸棺號痛幾瀕於死獨念長男養蒙
時五六歲次男養性猶在提抱母子存亡依倚
廼忍而就生早夜撫孤以俟其成既各稍長視
養蒙可耕訓之耕養性可讀訓之讀且勗之曰
吾所以不隨汝父即世者以有汝輩在也汝能
成吾志則不死汝父而吾可見于泉下矣語輒
淚下及老猶然肆令家務日就饒裕而養性方

有聲黌校廼子光祖亦賴夫人訓總角有養性
風是春復誕令子蓋夫人之曾孫云夫疇昔訣
夫僅存弱息今則祖孫輝映繩繩振振鄭父其
云不死矣說者謂鄭父初世李即果于一殉則
鄭氏之嗣或未能自存及長而李或溺于犢愛
不知訓誨則鄭氏之若子若孫亦末由後先赫
奕使人人知有鄭父是守節不足難撫孤幼而
教之成名是李所以不死其夫尤難也視之自
經以從者蓋不可同日論矣夫婦之於夫辟則

臣之于君然故身際昌期理亂不經于目禍福
不嬰於念而以完節終其身者此則保功名之
臣耳未足奇也人則能之值顛危之運國亡主
喪而忿恚忼慨引到結纓者此則死變之臣耳
亦已奇矣然而無益於成敗千萬人一能之若
夫宮車厭世六尺僅存吾身之存亡于國運之
絕續當此時而能培養顛祚撫扶儲嗣不至過
佚前光者此則非社稷之臣不能耳古今人間
一能之昔下宮之難而程嬰乃以不死撫活其

孤竟以振趙氏之後而嬰之功多于死者萬萬
申包胥不狥楚難卒復楚業綿歷至戰國不絕
春秋多之寧獨以其死耶故死有重于太山有
輕于鴻毛忠臣節婦理有同然而夫人蓋嬰胥
之流矣可以常節目之哉故余於夫人膺旌命
慶教化重有所寄相頌以言不徒為女德勸云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一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十二卷文類二

序一十五首

贈邑侯朱公被　召序

贈余侯擢留都計部序

贈李司理城工告竣序

刻張太常文集序

贈邑侯沈君膺奨序

贈司理虞公被徵序

節孝實紀序

楊大夫時義精選引

春蘭說贈鄭竹亭得孫

重刻蠛蠓集引

贈段亭徐公擢參晉陽序

送少司徒雅齋胡公在告還陜序

贈胡雲屏參知廣西序

贈黄别駕還天雄序

再贈王山人南還序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二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吴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二

序一十五首

贈邑侯朱公被　召序

是年環天下有司以行能卓異被徵召者僅十五人而斗山朱公與焉　命下日懽赦嘖嘖咸謂爲宜於是門生某等詣余請曰公素加惠吾屬今且行矣公其代吾屬言以志厥思焉余曰思發於情情生於感故召杜之懐借寇之請百錢之餽古蓋有之宜若屬於斗山公不能自已耳不知公茲行則益有大慰若屬者焉蓋士之振跡科目膺有民社其惕惕然日以獲上治民爲念者固冀以大行其志而已而百職事之可以大行其志者則無如臺諫焉所謂臺諫者主

文石之陛冠惠文之冠簪柱下之筆列玄武之仗上而衮職有闕彼得而補之下而權臣跋扈彼得而彈擊之利之所在請而奉行之而人不以為生事害之所關諫而報罷之而人不以為啓釁揚威輦轂之下乘驄寰海之間居官而大行其志者獨此而已斗山茲行也蓋往任之矣則由此而風采著於上下德澤盎於遠邇憑高蜚響將聽者愈疾因雲布澤將需者愈滋若屬其被於斗山公者不益遠且大哉雖然此亦自

尋常之盡職者言之耳尚求其至則方今天下之事其最可憂者有四焉邊鎮伏不測之虞而備預鮮干城之任鉛刀售利而魚目淆珠又或朝令夕改人無定守甲與乙奪能不得展遂謂頗牧難逢充國寡遇其勢必無以臻實效而觀成功此一 帑藏空竭邊士倚矛而曲士舍本趨末勸說陳言倡為理財將必至於土礫名器錙銖膏脂元氣削弱激成他變而後已此二 殿陛情阻地天弗交遠而唐虞都俞之風杳然絶響近而 列聖造膝臨朝顧問者亦廢墜而不舉漸成壅蔽之患此三 青宮齡茂蒙養弗端作聖愆期燕僻成性良璞弗鑿文彩罕耀卒付圭璋非其任矣此甚非所以重儲二而固國本也此四 凡此四者夫人類能知之亦類能言之然恒苦於說之弗從此未必天下之事真有不可為而人主之心終不可以理諭也昔人謂識時務者在俊傑又左師進諫而趙媪且為解容焉則其論事之有機也士而其果俊傑也中事

機之會也則策行諫聽靡不克濟是寸轄制輪尺樞運闔之義也反是則顛神費吻空詞莫效亦不過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胷臆者耳何益乎斗山公養深積邃詳於時務而天下事機之會往往向余抵掌共論之知必辦于此無難也

贈徐侯權留都計部序

侯登辛未第始試臨汾再試吾明所至聲蹟甚著積資迨十年許直指使數以循良上之衆方

擬其應　徵召充蘭臺青瑣之選而乃忽有留都計部之除　命下日士民嘖嘖相謂曰侯之涖我明也既勞且久橋梁利我濟度倉庾備我凶荒學舍胥我教誨刑法肅我奸頑課稅緩我催科除戎戒我不虞樓櫓壯我干城凡為有司之責者兼舉不遺即古之循良莫加焉柰何不之北而之南矛盖世之論官者恒右北而左南而士之赴官也亦恒樂北而苦南故士民嘖嘖於侯者以此而侯獨處之怡如曰盖聞　國家

之用人猶匠人之用材也材宜棟則棟宜榱則榱宜桶則桶隨材質而斧鑿之匠人無容心也今移我於南我固當安於南矣矧國家倣久任之法士積此闕下者雲蒸霧合莫可極紀循之渤海之濱乘鴈集不為之加多雙凫舉不為之加少由此言之則我之除南尤宜也余聞之為咨嗟曰凡下之愛上則必思為之得善所而士君子之仕進則當引義命以自安今觀民之不欲侯南可以徵感觀侯之以南自安可以徵養

觀於所感所養可以徵侯他日之通顯而南北不足以限之也我聞曰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侯言下人其為崇職巨爵者行見之矣且士患無實才耳誠有之則可上可下可遠可近抑之不能卑推之不能仆匿之不能藏猶之楩楠生於遠方而終為明堂器者其棟梁之有資也驊騮伏於轅下而終能並轡於六飛者其騰踏之有賴也又其極則神龍困於泥蟠隱於一木及其變化吐雲霧駕風霆不崇朝而

霖雨於八埏九垓之內然則君子之上下風雲逐時而變者亦何以異此故曰君子之道猶龍也而又何疑於侯乎矧留都戶曹實為灌輸之所而六軍之所仰給筭緡錢務節縮比於他曹有二難焉是故收入有度而夙豪大蠹梗玩成俗倉庾交納率假請託是其收入之難出給有時而驕卒悍夫倚刃脫巾取數欲盈而按籍則虛稽察稍嚴虞有激變是其出給之難有此二難而不知所處則非開塞通變固以不乏之義

求以屬之而犯人所忌則非斟酌時宜建功立業之道於此而兩有所得信非才智之過人者弗能也以侯之才吾知其必能辦此其顯功名於南中也在茲行矣又詎止於南而已耶侯將行其僚友開之丘大夫以諸邑侯之命屬余為贈文徒以余居侯治中知侯深也故不辭而為之操觚云

贈李司理城工告竣序

大名古魏郡屬冀兗二州分域五代梁唐之際

夾河戰不解甲而王鐵鎗日垂涎於得勝南北寨劉知遠宋太祖自其微時皆往來伺變其間至我　明始見昇平之盛固用武之區而英雄所必爭之地也其城舊稱完固矣及金元中河決瀁淤今城實出再造然垣墉四周悉土為之而樓櫓卑隘不任干戈且漳流經帶秋霖至輒沒城腰欲墮蓋自昔患之歲甲子郡伯姚公蒞郡眺視有感云是尚不可懼々然壯哉迺茲猥焉甲也未幾屬乙丑而少莊李公以節推至相與謀協易土以磚石焉然姚公提其綱而督理巡課則在李公凡幾越月而工告完視舊制高可尋丈闊倍之樓櫓干霄雉堞聳固足稱金湯之險而風氣停蓄文武且當自此盛矣惟時屬下孔君輩相率屬余言頌公謂公協贊姚公克成大績然稽其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趾基具餱糧度有司悉中調停故財費而民不病役煩而衆不擾千載偉觀底績旬月真足以上翼　神京下庇郡邑甿

不意即有強虜橫起河流奔潰悉無足虞者昔春秋作南門有譏城郢有譏城杞及制有譏獨城平陽書時城防書不勞民固知城之工大且艱矣由今觀之公與姚公之功詎不偉與吾輩厥屬末藉賴良非淺々獨不思所以頌公乎然頌姚公者業已有屬矣子盍思所以頌李公碩余謭劣逡巡久之迺復言於諸君曰此奚足以盡公哉公故居館中儲預問之選偶以忤權貴遭摧踣數稘乃至今官公居今官也方決歲而

聽理明允多所全活未嘗少貶法以阿當路今之君子蓋寡見其儔矣夫由下以上上難由上以下下易歷公所養由此而大用之則秩分益崇建立益懋爲國家樹屏翰壯藩垣者将未有艾也我聞曰見驥一班不知其良此特公之一班焉耳恶足以盡公又嘗稽之往藉如蘇子由以雄文髙才司理兹郡王懿恪韓魏公以狀元及第爲郡别駕三公俱當官盡職多所建立而其事業軒赫至今無芳吾於公亦有冀焉豈特如今日之城兹一方而已哉

刻張太常文集序

穆子曰余讀張太常集至大禮諸疏而知君臣之感悟蓋有數焉其君之賢聖與否說之懇切與否莫與也昔者毛焦解衣進諫則秦帝立悟左師以趙后愛子不如愛女而長安君遂出質焉此其聽言者迺暴戾恣睢之主與夫闈闥柔脆之女流耳而二臣之解衣危論愛女微辭又非甚有絶人之見者也然俱能感動其心翻然從之則二臣者亦幸而會逢其適而已耳獨非數與太常公在 世宗時爲禮垣都諫夫以 世宗英資睿斷超軼今古豈秦帝趙后之所敢望而公之議大禮也則持正論排衆吻開陳引諭累篇至千萬言其引漢宣帝光武宋濮園之議極爲詳悉至於雷霆奮發貶斥相繼箝管滿前見者沮喪而公持說益堅其氣益壯願以其身試之鼎鑊斧鑕而無所震懾則其諫說之懇奚啻爲毛焦左師而已乎卒之無所挽回而瞿

塘之戍遂謫焉此亦豈非其數與今其大禮諸疏俱在集中覽之則見氣揚彩飛志暢文畫筆吐星漢之華而詞有秋霜之烈令人勃勃然髮上指冠而足以想見公之生氣其他所論奏亦多憂深慮遠批逆鱗而爲人所不敢道者使公而能盡其議論焉則汲長孺魏鄭公之忠鯁豈足多哉然而竟無如數何矣善乎太史公有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殆公之謂乎說者迺謂公大禮之疏既不行於當時即傳之何

益馬余又以爲人臣進諫於君要在據吾所見以盡吾心焉耳而說之行與不行亦勿計也譬之醫然醫之因病投劑起人於阽羸者良醫也其法信可傳也然秦越人者則始而謂桓侯之疾在腠理繼而在血脈而桓不悟終則望之而走而桓卒以斃焉此其於桓侯曾未有投劑之力起死之功也然而秦越人之名則從茲益起而其所著方書醫家人人宗之何也誠謂其所言之中而病之愈與不愈則係於用與不用者

耳如此則又何疑於公之疏乎公之說雖不行所幸有公之疏在焉使後世議禮之家舉而行之則雖謂爲秦越人之方書亦可也故宋臣蘇軾呂希哲等進讀陸宣公劄子云人臣之納忠譬如醫家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知斯言者迺可以知公疏矣公又有詩文二卷其在瞿塘者居多文宏深典麗得歐曾體詩爾雅冲澹酷似韋蘇州而聞捷諸篇又與少陵洗兵行諭諸將同調槩其旨則皆江湖戀主惓惓不忘君之意也可與諸疏並觀矣刻成而繫以贈官所以表公之忠諫終得顯於今日而亦未爲不遇云

贈邑侯沈君膺獎序

漢史所載綜覈群吏之法太上加賜黃金璽書褒獎其次則一績一治必紀而書之以聞於上天子受而列之御屏以待它日徵用其爲奔走之術甚備而吏之生於其時者亦莫不爭相鼓舞自起聲譽蜀郡以興學獎渤海以弭寇獎南

陽以溉田獎膠東以增戶獎獎不已而徵用繼焉漸次久近其爲必至之勢不爽矣我　明馭羣吏之法大都類此而其權歸之直指使者使者有薦有獎蓋視其歷時淺深而功跡巨細者也乃茲沈侯歷任未幾故僅得獎而它日黃金璽書之榮將以次及之矣故侯之僚寀李君丐余言贈侯而余閱其獎詞有云處盤錯雅有執持理煩劇尤徵揮霍喜之曰直指其可謂知言矣而公頗逡巡不自得曰茲二語者於余何有

且余聞之地廣則難周人衆則難治萑苻起於近郊徵發出於倉卒車擊轂人摩肩華軺朱輪日集庭上逢迎不給若燕趙之衝漕糧百萬飛輓天府豪舉之家拒命藏奸使不得完若吳越之間凡此之類則稱之爲盤錯煩劇而吏之勝此則可以言執持揮霍今明邑在十一州郡僅居下中無所謂諸難處之事而悉足以語煩劇盤錯乎余聞其言喜曰若侯者其真大異於時吏乎蓋凡吏之情多言難以高己之才言煩以

大己之功捕田鼠以爲虎驅蜥蜴以爲龍負卷石以爲山駭鼓音以爲雷凡其飾無爲有誇少爲多於以高治行而博名高者且無不至也而況上人以此獎之而顧有逡巡不自得者乎夫以侯之自處而言則人固難之我固易之人固勞之我固逸之以人之觀侯而言則惟不自以爲難而人愈難之不自以爲勞而人愈勞之水積而負大舟土積而生大木善積而成大業吾蓋不以侯之得獎爲喜而深以侯之茲言爲喜矣蓋侯楚才而好文能讀三墳五典先秦兩漢以及百家間嘗詰余抵掌終日而余不能詰茲其言蓋有自云且徵它日必以儒吏稱也

贈司理虞公攸徵序

向余居都下值公登第之初維時與公同第者有新安胡金峯氏與余素善而與公爲莫逆交故金峯時〻與余道虞公賢而余因得以稔知公未幾而虞公節推真定金峯尹長垣〻去吾明僅六十里而真定亦爲余旁郡故公之行事

余又得時〻與聞而金峯每過余邑則爲余談虞公不置焉用是想見公之爲人蓋果毅有爲而豪宕扶義有古豪傑之襟度者矣乃茲春公果以節推治最首膺　徵取而金峯君亦與焉吾邑實尹以曽祇事公臺端乞余爲虞公言余曰公茲行也　上將以臺諫授之矣第言其所以爲臺諫者曰然則節推之任有同於臺諫乎曰節推難甚而真定尤有難者此非矯說也直指使奉三尺之法行於所部惟節推專爲理之

其所爲激揚之權又惟節推得與圖之故法有所不得不伸而情亦有所不得不原必以伸法則獄徒膠於已成之牘而光不及於覆盆之照於守法得矣如民命何此難爲下者也必以原情則鎔鍛鍊者費良冶之手而破已成者冐立異之嫌於寬抑得矣如法紀何此難爲上者也使者將以激濁而與圖之則斧鉞之權在焉一有不當遂成作惡此公非之所以爲難也使者將以揚清而與圖之則華衮之權在焉一有不

當遂成作好此公是之所以爲難也矧真定者乃諸司交集之地而六郡會歸之所六郡各難其所難而真定又併六郡之難以爲難夫以虞公無數事之難而乃能蜚卓異之譽即由此而授之臺諫之任有復能如其所難者乎蓋人臣進說於　君上也易而進說於所司也難君子之不畏強禦也易而不侮鰥寡也難明目張膽以談天下之是非成則國事賴之不成則公論歸之又孰與委曲遷就而待人以爲是非者乎所處愈益要則談說愈易行高屋有瓴水之建深阪據走丸之勢又孰與身冐群嫌而常抱疑畏之心者乎故於虞公之勝節推即知其所以勝臺諫矣實君曰唯唯是足以贈虞公焉復寧有進於此者乎余曰方今　聖天子以英明御極天下安於覆盂即成康之時何讓焉故人臣處此不難於有言而難於言之得當要在審之而已昔史稱李廣善射技絶一時然廣非能真以技絶人也蓋緣預計中否不中則不發故人見

其中不見其不中而廣之射斯絶人矣養由基挾兩矢射猿樹下矢未發而猿先啼竟以一矢斃猿而以一矢復命其猿之所以啼者畏其審也而竟斃猿於一矢者審之效也茲兩事雖微可以喻言事者矣庶幾復可贈虞公也

節孝實紀序

節孝實紀者何紀侍御郜君永春太夫人之節孝者節孝何以有紀太夫人夙以節孝著聞而觀風者疏之　天子璽書旌之縉紳大夫相與

詠歌其事積而爲紀者也紀之者誰則侍御永春也侍御之爲言曰余不肖孤昔以繦抱之年背於慈父吾母委曲撫養劬勞萬狀加以大母羅臃腫日迫饘粥不供賴吾母周旋服勞死則爲之躬治殯厝哀毀泣血解簪珥服飾卒厥事凡此撫孤從一節矣而且孝於大母此皆吾母之不死吾父於地下者也肆余不肖思孝子之所以報其親者惟在不沒其善是用裒集壐書章疏之詞併諸縉紳大夫贈言名曰節孝實紀以冀傳之不朽是則余不肖之所以不沒吾母之善之意者也亦庶幾報吾母之罔極於萬一耳夫部君言若此則其心亦可哀矣余讀之則爲之口咨鼻酸慨然有感焉此非獨有感大夫人之節也感其節而復孝此節之所以尤難也嘗觀春秋二百年間久矣中間以始終全節著聞者惟伯姬一人然又身居侯王之閫享有逸樂之奉其父母固不藉之爲養故孝道未見其有毅而人亦未有以孝歸之者至夏侯令女不

忍曹文叔之死慨然以節自許稱烈矣然而父母不諒其心欲奪而嫁之至使令女髡髮毀容刖劓耳鼻而後免于見奪若此者豈其慷慨胸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未孚於父母與亦果節孝之難全如此也耶故持是以觀太夫人之節孝則其全德令名有古人所不能兼者而獨兼之矣顧不可紀哉紀成而遐邇傳之太史采之則又當與石渠金匱之錄並耀不泯而厲於天下後世者益不可窮矣其有裨於婦道也何孚哉況侍御君亦將以乘驄衣繡行部兩河之間則凡有堅建當必赫然揪揭使天下聞之指侍御君而言曰君之母其以節孝見旌者也令若又能子也母之賢益可徵也讀節孝紀而言曰太夫人之子其大有所堅建者也非良於教子者何能及此也有母若此宜其以節孝而見旌也噫吾於是而益知太夫人之令名爲不朽也

楊大夫時義精選引

先是楊道行有時義數百首余既為序之以傳矣乃茲門人復從數百首中拔十得三愈成精刻道行函以示余更屬序之余閱之曰佳哉籛揚至而精米出淘汰久而珠璣見則茲選之謂矣道行乃逡巡曰籛之揚之安知不為糠粃在前淘之汰之安知不為沙礫在後先生幸教吾集將俟價焉余為蕃然曰子大夫獨不講兵乎蓋兵之所貴者銳也然不多則銳不蓄而不選則銳不出故公子無忌奪晉鄙兵十萬而汰其

老羸者幾半遂一戰而大破秦軍解邯鄲之圍世傳公子兵法以是知用衆固兵家常道而精之尤所尚也故桐廬多美箭而其材不必盡美冀野多良馬而其足不必皆捷胥庫之中屈勿為髙鄭客之肆玉環為尚惟擇而精之斯名之所由歸焉毋亦子大夫茲集之謂乎於是道行復逡巡曰茲時義也是芻狗土龍之遺也一用輒弃去之惡足言多寡乎余曰古今文藝一也唯精則美美則愛愛則可傳是故漢以前無賦而始於張衡賈誼司馬楊雄則賦於漢時義也而乃傳漢以前無古詩也而起於蘇李至十九首則古詩於漢亦時義也而乃傳開元以前無律體也而始於子昂審言極於太白工部則律體於唐亦時義也而乃傳乃今時義如王如唐如瞿如錢非時義中之詞賦乎而諸人皆寥寥不及數首又非以遴選之最精乎知此則知時義之必可傳也道行茲集不佞雅有深望焉道行於吾友石拱辰為門人每自述其受知於滁

尊之為東家丘謂余必以拱辰之知為知也故其屬之至再云然道行又有遊郢草卷復屬序之則余不可至三矣

春蘭說贈鄭竹亭得孫

竹亭鄭君行年四十有七而誕元孫客將圖為賀而問言於穉子穉子曰竹亭余甥也在甥則疑於徇徇則言不信不信之言恐不足以重鄭君也客弗聽益求所以贈竹亭余因詰之曰古人有謂孫為蘭孫者何客曰蘭之為草馨故其

爲葉亦馨昔韓愈氏稱殿中少監馬君之孫曰瑶環瑜珥蘭茁其牙取其傳芳不替而已曰子知蘭之必馨乎曰蘭産於水澤則水澤馨樹於庭皐則庭皐馨紉之而爲佩則佩馨何者其根株之定於性也而不馨非所以語蘭矣曰然則奚有所謂滋九畹之蘭者乎奚有所謂蘭蕙化而爲茅者乎奚有所謂鮑魚芳蘭味入自變者乎夫滋者蒔也長養培植之謂也言蘭雖馨必假人力以滋之恃其爲蘭而不滋斯荒穢不治

化而爲茅者有之其或滋之而不爲茅然以之入於鮑魚之肆則其味亦鮑魚而已而人不謂之蘭也緣是以覲人之子孫孰不以蘭自期人亦孰不以蘭共期之然詩書文藝所以爲滋之之具也不以詩書不以文藝任其誕謾無成者化之而爲茅者也即或導之詩書文藝然薄有所得而厚有所染染於詭譎染於陰賊染於貪婬樂禍則又變於鮑魚之味者也然則鄭君之孫其爲蘭審矣亦不可恃其爲蘭也必知所以滋之

乎必勿令化之爲茅變之爲鮑魚乎必如是而後可以語蘭孫也不然非所望也雖然鄭君家世詩書若子若姪蒸蒸庠序其必知所以滋其孫矣知所以滋之則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服有成訓傳芳無既亦如蘭之植本既固而千葉萬莖芳華可奪無窮已時也若此者足以贈鄭君乎客乃起而謝曰旨哉斯言豈惟鄭君當永佩之即凡

有子孫者宜永服無斁也他如侈爲龍角鳳毛球璆琳琅之說者何其言之鄙而諛也

重刻蠛蠓集引

吾郡盧山人者以詩文雄一世而當其時則人少有能重之者今没去二十餘載而所撰蠛蠓集始出嵋崍張公手自校讐之刻之太倉署中集傳至吾郡見者以爲琬琰奇珍轉相抄錄殆若平子賦出而紙價爲高者矣余邑賓侯雅好詩文因謀於余將重刻以應求者且訂省價於

筆楮之費者當什倍也乃刻之兩月而完竇侯
欲紀其重刻之意復屬余為序余惟山人詩祖
六朝文賦法秦漢評之者已有定價而其人豪
宕不羈忤當世之文綱自罹大辟幾瀕於死故
其詩文多成於三木金索之間見於自叙又如
此俱不必述也獨感夫昔人之言曰詩文必窮
而後工乃今於山人復見之故史稱丘明失目
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不韋遷蜀遂作呂覽詩三百篇大抵皆詩

人發憤之所作則山人之集可以觀矣豈獨人
然物亦有之松栢必生於岩澗之間偏歷氷雪
之慘而後木理之堅不等於群材寶劒不埋於
獄中齒蝕於數千年之塵土則亦無以衝斗氣
而發光華也向使山人以職務縈其身或安居
無事日流連於沙麓衡伍之間則雖未必無所
撰述以成一家之言然必不能如斯集之工也
閱山人之集者可以哀其志矣崌崍公又述山
人遊太學歸痛哭於申考功之第謂太學為空

曠無人有孤于國家養士之意且飲且泣淨酒
併吞而醉賦紫騮馬篇累累數百言有飛黃萬
里之思又其待訊滑臺公延入坐之旁則却立
抗禮引越石父對晏子之辭以對命茶則唯唯
再四徒以臂運視其手械乃尚未脫公為大慹
即而事則山人超軼之見磊落之懷出塵埃遠
甚故宜其發為文詞淵深閎肆力追古人即顛
仆備至而畧不涉寒酸語也茲又可以壯山人
矣

贈改亭徐公擢叅晉陽序

海寧徐公為大名道憲使甫年餘而擢叅知於
山西省郡太守賜谷王公謬以贈言屬余余時
適有　徵召之命方匆匆就道不遑然竊公治
化已久則固有不容已於言者焉余惟　國家
當氣運隆昌之時必有老成持重負公輔之望
者委任藩臬以振厲紀綱鞏成治化此固有以
覘世道升降之機匪獨於其人已耳公以庚戌
進士自初仕以至今官前後幾廿年所歷之地

聲譽籍籍而其之吾郡也則其事業愈有可觀者蓋吾郡拱護　王畿如漢之股肱郡而北連黄榆馬嶺諸關歲有防秋之役其統馭所及西則洹水爲蘇秦合從之所南臨大河梁唐戰不觧甲者四十餘年東則南華冤句而黄巢起此幾危唐室其地盖盗賊之藪澤而捕斬之所不盡者也公至惟以安静鎮之凡所獻爲必先正已以率下而又嚴保甲之法謹烽火之變禁戢有司之無良者使不得爲民患故其初似若不

動聲色而行之期年則盗用止息民用寧一而畿南之地屹然稱保障矣所謂老成持重負公輔之望若公者非其人與公兹復叅藩晋陽矣夫晋陽爲國家鉅藩捍胡控羌兵馬最盛不但如吾郡之多寇盗而已叅知之任佐方伯調粮餉以慰脫巾倚矛之望又不但如憲使之專主寇盗而已而公以老成持重之才臨之必能随在盡心使民無征求之困士有鼓腹之歡而宜於此者復宜於彼矣夫豈芻馬狗時塞責者可比哉昔蕭何督餉關中而高帝賴之以滅項氏寇恂轉輸河内而光武賴之以滅王郎彼二子者固漢之所謂老成持重者也故漢之兵食重務卒賴之而他日公輔之器亦於二子均有属焉方今西北諸邊和議雖成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聖天子御極之初加意備胡而兵食之調度甚有望於藏省之諸臣公兹行也其尚以二子自勗哉

送少司徒雅齋胡公在告還陝序

令之以本部郎署起家登列卿者在太宰則有陽城王公少司徒則有永昌胡公二公皆以明德夙望超歷崇階稱一時盛事云乃胡公頗獨數以疾請　上亦數勉留之其後請愈急　上察其誠姑俞允之而公即戒装行矣惟時郎署某等以不佞在公寅誼屬之贈言不佞乃颺言曰司徒公其諳於莊生大鵬之旨矣乎夫鵬起窮髮之北搏扶揺羊角而上之至於九萬里之遠何其神與然其息必以六月者所以養其神

也故神大用則竭竭則宜養養之久則益可究於用張弛之道鵬固弗之能違矣用是以觀胡公冲齡擢第濟仕吾曹清通簡要選事乃終比既開府南中念南中粮餉逋負為常如人久病疽憚莫敢抉於是檄下所部嚴限責償而後躬履其地取其宿豪大蠧悉抵之法由是夙弊須祛積逋盡完南北漕輓鱗次灌輸太倉之粟數倍往昔維時徽之兩邑有以絲絹之課相爭者一則援引故例一則議起新法互有陳請事下

所司勘議之徽俗尚氣人人不相下揭杆糾衆殆至稱兵公乃單車詣徽召邑長老諭以禍福指示利病竟如例奏覆糾聚之黨一時解散至於公之開渠塘興水利詰戎兵戢寇盜剔奸弊善政益更僕難悉故譽問上通　上特召入為少司徒將次第大用公夫人臣奉法盡職建豎勳猷　主上懋賞功德懸次待用遭際不可謂不奇乃於此時而蟬脫鵠舉引退於丘樊間非其獨秉幾先之哲深察潛見之機而有誤於大鵬之止息者能如此乎矧公年甫彊仕愈養則愈精明功名在春秋愈久則愈論定　明主念之主爵推之北山猨鶴自不得久徘徊矣夫斥鷃決飛不過百步鵬翮再起則水激三千吾以知公之事業當與王公比翼共永永無已時也公豈弟性生與人亡城府而一遇軍國重務則堅持可否毅然若賁育按劍而人莫可奪又生長馮潘人習飛纓走馬之役而公獨以文事與蔚然詞華擅場文苑蓋天生異人以上應四七之

數下乘五百之運者也不偶哉不偶哉

贈胡雲屏叅知廣西序

往余不識雲屏公而友人拱辰石君則與公為同年友又同行署相與過從甚驩故拱辰每向余道公故余即不識公而知其能比公自行署選為侍御按雲中時虜酋窺塞下烽燧日燔亭障千里漁陽上谷之間至稱岌岌而大帥及諸材官驍故事逗撓以苟且於目前之計公廉知乃振臂大言曰紘不更不調士不勵不勇乃取

其材官玩法者數人抵之法其大帥則請於
上譴之故一時人々股栗勇氣百倍虜謀遂折
是歲乃不敢逾長城而南邊徼獲安故邊人至
今目公以為能部使然竟以此忤當塗意遭困
抑落々迨十歲餘則甚矣任事之難也今公復
起家為余郡監司至之日即下令諸屬邑嚴保
甲緝寇盜比什伍屬兵士境內至不敢拾遺郡
人又咸目公為能監司故余與拱辰居嘗拊計
吾郡監司前後無慮數十然惟吳郡王元美潼

梁張肖甫兩人尤稱翹楚若公者則足以鼎立
二氏間矣然二氏相繼開府赦蹟燿然而公乃
擢叅廣西尚踵量移之額自魏至廣越在萬里
舍舟楫而事登攀有行道之難說者咸為公吾
之余獨以為不然夫鉛刀一再試不折則缺款
段之駒艱於百里之駕彼其材誠有所限耳故
所貴于將莫邪為其能剸皎兕也所貴飛黃腰
褭為其能歷國都也而從古以來長材之士則
亦必有以辨人之所不能辨斯貴矣余考廣西

其地為古百粤鄉府江綿亘八百里半為苗夷
所據阻兵江道肆為寇竊而大藤峽跨在岑欝
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雖有五屯
所扼其咽喉然不足制也桂林北境猺實據之
以西則八寨號為盜藪從古以來患之故保障
之計要在養兵而養兵要在足食足食則要在
於撤省得人耳公既負長材而叅知又職在養
兵兵得養則強々則威振威振則蠻夷望之而
生畏急則與之挍軫疆埸而有斬馘禽敵之功

頗非丈夫策功萬里之地乎矧其地張曲江以
宦蹟顯王文成以平蠻功勒著旂常茲兩人者
可為明效而文成則又公里人也余於是望之
矣公又雅嗜文詞嘗著論欲封廬楠之墓而討
其鄉有著滄海賦者意甚雄奇不佞竊不自量
黙有臨博挹綵之思茲姑為公賦遠遊篇須公
廻軫中原當遲前茅下獻南征賦也

贈黃別駕還天雄序

客歲嘉平吾邑適之令郡別駕黃君以憲命来

署吾邑歷三月治數籍甚時以新令將至君且
還郡邑民不忍去君咸乞余為贈言蓋情見乎
詞若峴首之碑甘棠之頌而寄思於永永者也
余既嘉邑民之請而又心服公之德政故特不
辭而為之文說者乃曰古人報政雖在三月而
考成之日則必三年茲黃君之蒞明無幾也而
明之風稱難治者若曰雀符之繁與健訟之相
沿吏胥之奸頑三者即於考成之日猶難責功
矧茲為時之無幾者乎余曰不然公關中人也

關中當漢代為三輔之地所稱良吏若趙廣漢
之治馮翊張敞之治京兆尹翁歸之治扶風茲
皆耳不煩聽目不煩視不假束濕如利刃枯株
引手立斷何其捷也君幼產其鄉長習其事循
良往蹟皆能燭照而數計之夫渥洼之旁多龍
種鄂湖之畔多羽士本所產也歐冶之鄉多劒
客般倕之里多大匠本所習也所產與所習並
茂則黃君之於良吏是已故以是而試之吾邑
宜其取效之捷也又水鑑眉鬚而風涸之月鑑

河山而雲驕之千斤之弩持之不定則不可以
傷狸奴故利慾之於人心猶水月之風雲而士
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則殆持孤矢以臨虎
兕者也黃君自署吾邑以來所寢惟一榻所食
惟脫粟飯乃獨摘吏胥隱伏終日坐廳事將尋
籌較計之微之入於毫末大之及數千金而且
信之不疑持之愈堅即賁育不能奪若曰吾以
此蘇一邑之困而成敗固所弗計也已矣向前
觀之則君無所利而覬覦之則君無所懼不知

天下之有可利故不可枉以是非不知天下之
有可懼故不可刼以死生以是而知君之為獨
行君子矣其於建功豎業何有哉君嘗與余言
吾家習祖宗之動得世為簪纓汧渭之濱有馬
數百餘歲養深山中恣其登崇嶺巨壑以就水
草適其溫涼之性馬夜止則盤旋外向衛其所
孳息於內若壁壘然而豺虎時至則群馬起而
蹄踶之使不得有所啖食余甚奇之今觀君之
治明者乃以養馬之法治之也馬蹄全身解牛

調生是殆有悟於莊生之旨者乎

再贈王山人南還序

萬曆丙子歲王山人還越余贈之序一首詩八絶山人持之過餘陽謁太僕石公石公如數和之為手書卷冊山人寶之每遇文士輒出以觀觀者無不咨嗟嘆賞而山人之名遂隆隆起縉紳間矣然山人頗不樂遊吳越而動思吾兩人或以老止之輒振臂呼曰吾得逍遥園為死所猶生矣至癸未冬果復渡江而來時霜雪載道

黄河氷膠山人短褐不完面目犂黑足重趼余見之相勞苦如昔已乃下榻於逍遥園中日與縱談山人即顛毛種種齒牙畧盡然善飯即少年弗如未幾復晳腹如故或嘲之曰人之肥固無時也謂陳孺子為糠覈者謬矣今於山人者見之山人是來也適諸公俱在里諸公皆以博盧消日而不佞代山人具毋錢令取贏於諸公且久之將謫都中謂石公石公念其勞也預遺書於不佞止之曰聞王山人遠涉江湖來訪吾輩令客逍遥園日鼓空殰作雄談以食博盧之餘得毋吾蕭索乎其遺之金十數令為壽具甚勿令悒然而來以吾丈人也山人得書遂止不往而客吾園者迨三載今且歸矣余既為詩別之而山人又索我序其再來始末令億兒書卷携之嗟嗟方山人之初歸也不虞其再至也然乃至焉而有三載之聒今其再歸也若走石下阪奔流入海山人自以為與余為永訣也而余則不忍言也雖然有茲卷在焉山人生持之以

觀沒存之為傳則山人之聒我永無極也又何係於身之至與不至也山人之詩老而愈精余為梭其七言律十餘首置明詩中評之為可匹孟襄陽又有七夕詩一聯人間七夕傳今古天上隻星事有無為絶倡云山人平生負氣甚高口不言利故所在人爭禮之茲來乃昏於利與人多鬬爭無貴賤輒犯之夫言曰吾山人不賤有少年詭之曰汝誠貴死猶當以三百文市枯楊置之澤中矣衆為絶倒此所以為山人也夫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二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三

門人文濟李民[illegible]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巖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吴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三

序一十五首

送大冢宰夢山楊公　詔許榮歸序

國家三百年來其居吏部冢久者惟楊公其爲主上所眷戀而不忍其去者亦惟楊公楊公乞休致凡十餘上而不得請令春乃連疏請之語動　上始許之歸特令乘傳封其四世加　賜實鏹歲禄米六十餘石以爲常皆異數也届行百官祖帳於都門外輿馬絡繹數十里不絕都人垂髮戴白咸扶杖往觀以爲從來希遘至比之漢二疏以爲古今二美於是司空氏某人聞而否之曰吾觀漢史二疏無它豎建獨以其知止足之分而乞休成帝念其有青宮輔導之勞

故加賜黃金以厚其去非不勝事可傳然況之於公則殆未可同日語焉我聞曰唐堯之仁不能愛無益之子湯武之聖不能愛無益之臣故得百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千寶劍不如得一薛燭蓋良馬寶劍易得而伯樂薛燭難逢耳然則公所居之位固　主上之元臣冢子也所謂選賢任職則令之伯樂薛燭也故觀於六卿郎署以及督府監司幕所無不人々稱職而其治安之効則内之而禮樂明章餉餽充腴御林趫

距猙犴肅清鳴鴟戢役憲府振赫々之猷而國庠多濟々之士外之而粤南薊北之鄉扶桑崦嵫之國無不稽首内嚮輸獻方物驘驢駞駝衘尾入塞驛騱騵馬盡為我畜驒駱狐貉采旂文罽充於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寶則信乎我明之治卓然千古而得人之功於是為首稱矣夫以功業而論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公以遇合而言則　主上安能一旦而舍公於公之堅於求去見知止之節於　主上之眷留無已見優老之情此之謂上下交重之道也豈不寥寥然於千古哉然公之所以致此者雖主在用人而其用人之道則難言之余與公相與久自謂知公請得悉其概焉夫積於土則為山積於水則為瀦積於誠則為感天地而動鬼神之道公既天性真誠而又積之四十餘年則　主上視以為蓍蔡而惟吾信而又能意以通之始若順逹其欲與之為無町畦則亦為無町畦而終能挽回以成不悖公守之遴才無小去惡無大

蹊徑不開金城自守而樸季不能踰實數之王屑滿篋不為寶詩書盈笈不為道緐文刻露不為才而一惟觀其力行之何如權通之條例不必拘淹抑所當伸倆伎因人品格隨量要在圓融而不使之滯明照之葶藶似萊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土龍首尾具而非龍古鏡常拂止水不搖而物自不能逃於藻鑑量容之大澤無妖滄海無穢一眚不棄小過時容而俾人々皆得以自效恕原之干木大駔景陽大俠章子不

孝才有可用心有可宥必不狥於衆口厚全之良玉忌太薄而束薪不貴濕以刻求人公所不頋而其度常恢ゝ然公既以此數者用人故主上亦以此數者信公信之特深故眷之特至辟猶斗杓在天斟酌寒暑歲功告成元化賴之此其所以特被　恩寵必數十疏而後得　請者也然及其得請也則又具疏爲長别之語若清心聽講視　朝建儲之説皆切中時事爲老成深長之慮即伊摯君奭之告其君不益於此

矣它日　主上思公則必思公之言而舉以見之行事則公雖去身猶在也國家有萬年之安而公之功且在萬世矣公豈爲一徃而不返者乎回視二疏一時之榮其真不可同日語者耶公又天性至孝思其親至老而不衰家有桃花嶺㝡稱奇勝乃其夙所奉母板輿所也歲時花開輙嗟唏曰吾何日得乞歸坐卧其間摘桃實薦牕上奉卮酒酹墓土攀枝號痛以舒吾遊子之情乎語既復涕下交頤夫百行惟孝爲先終身而慕乃爲大孝公言及此則建功豎業之本始也昔人謂讀陳情疏出師表而不痛哭者其人必不忠不孝吾於聽公之言者亦云茲又聖天子之所以亟重公與人之所羡頌公者也公軀榦豐㴱踞宇天然不爲凋飾小謹而遇事能斷纎細不爽身爲開府徧歷疆場夷虜聞風内向所用騎校皆爲大帥媵妾不蓄内行修潔而嗜學一念老而彌篤以經術徳行高於齊魯太山巖ゝ大海泱ゝ孕秀鍾靈其在公乎此自

有　聖天子之眷倚在不佞非敢阿所好也

壽大司空印川潘公七十序

今年夏值大司空潘公七十誕辰而先是公具疏上請欲得如例引年　上夙鑒公朴忠又健食特加温慰不允其請公將圖嗣上而遣屬下其司郎中吳某某司主事王某介余鄉人都水司郎中李某屬余文壽公余惟公藝苑宗工建鼓洪鍾胡有叩盆拊缻之技已而自念久託公治理睹河洛者例當誦禹功令於公亦欲竊有

以誦之矣乃為之言曰吾於公之數起家與今
聖天子之勉留公也而知公之壽為未艾也詩
有之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蓋言英哲之生所關元化社稷攸賴天
心用眷不期壽而自無不壽焉用是以觀公自
束髮登朝立柱下歷開府及大司空幾四十餘
禩而司空之任獨久公之為司空也皆身涖漕
所其 簡書所載南至鴻溝 至大陸東至渤
海西至孟津雒汭經數千里而公乘舟蹈橇跋

涉山川水陸疲勞即八載之乘亦不是過故計
其成功則自徐沛而上淮泗而下遥堤高堰蜿
蜒千里東束水勢則涉不得以壅漕南障淮流
則水不得以潰隄計丈則四萬有奇算費則省
約十倍軍需萬里聯帆而下瓌林大庚盎然充
滿則功業之偉儻所謂不在禹下者非耶且公
又嘗為大司寇矣司寇例在守法而亦不可峻
於法方言官追論故相江陵既已籍其產逮其
用事之人詔大獄矣而言者猶挾 上怒攻之

不已詞連及當事者茲不幾於鷹摯毛摯乎公
於是振臂上疏詞引敝帷瘞馬簪履憶舊以聳
動 上念而指上疏者云以小人而冐君子之
名以小臣而制大臣之命二語切中狎邪時論
快之而上疏者復為危言以激怒 上而公遂
以褊愎去然公去而名益高未幾而上疏者果
以詐敗臺省累疏薦公 上乃起之苕霅之間
使居今職夫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聲之專一誰
能聽之公能破同為和終悟 明主茲其揚厲

頹風復還雅道又與治水之功相表裡焉夫國
家惟河渠為重民之司命在爽鳩氏掌之公治
河而河治若伏龍引象而不吾逆司刑而刑清
上之不干於天和而下之不傷於國體大政兼
舉百僚共戴此其生蓋上應星躔下鍾河岳生
有自而出有為即二詩之所稱莫加焉由是推
數循理則天祚 國家必且祚公之年將令匪
金而堅匪石而固永永與國運相無窮矣而引
年之例惡得以拘公且也今 天子重耆舊之

臣即有大耄猶或斁々勉留恩禮之殊皆從古
所未有者矧資望如公固方今之鼎彝也而秩
又有大於治水者吾意 主上行且召公矣則
公亦惡得以年例自引耶余又嘗讀弇州山人
題公留餘堂詩云常將不盡還天地別有無窮
待古今因思公命義之深誠見至人食足接氣
衣足蓋形達情不求餘要在不斵其性不滑其
和而已由此言之則達至道者匪無爵位之貴
貴其所以不淫也匪無勛業之貴々其所以順

應也神動天隨從容守道而萬物炊累焉斯固
履滿持盈之道而長年益業之方也公既已夙
請之矣余又何足以為壽

賀少保石公誕震器序

少保公居長安里六歲凡誕女公子者三而獨
不誕男子其一時與少保公交遊者無不重為
公憂之而余之憂益甚及昨孟春之月乃誕一
子少保馳書報余以為平生之事已足無復它
望余於是乃拈瓣香望北闕下拜曰佳哉石郎

仁人之報乃在茲乎夫仁人有後史冊倦言之
學士厭聞之無容置喙顧身之所處有顯晦則
其仁之所被亦因之故匹夫而行仁則止於州
里若自一職而上以至佐 明天子撫億兆之
眾則其所施愈益無窮而食報愈益無限用是
以觀石公則其誕子可述矣蓋公仁心為質而
義以行之不為姑息小謹在 先朝則給舍也
謂人臣莫先於愛君而萬目憂時嘗以六事上
請批逆鱗受榻笞放逐編氓身退名高而海內
三尺之童無不山斗仰之矣迨 今上起之隴

畝之中歷數職而至今為大司空則首膺 簡
命造萬年之宮責任至大且艱而公之所從事
其間者規天矩地授時順鄉奢不及侈儉而不
陋而又時柎鍤畚之役不令盡瘁故今工已告
竣斁奉 乘輿其中雲斿拂霓虎戟夾道而嬪
嬙霄貴貂璫羽衛相隨睇觀無不歡聲如雷喜
氣如春而 天子加首事之臣特晉公宮保蓋
殊恩也丁亥秋河決瓠子口即漢武沉璧馬築

宣房所也民岌岌乎為魚鱉焉公為請於　上
特遣重臣督理沿河起隄堰迤邐及數百里故
連歲河水不能復大溢而梁宋鄭衛之郊民用
康食丙戌戊子之間王畿以南歲且五稔不登
民流亡載道或至相食孑遺之民將同雲漢所
詠公既自捐俸百金賑邑里盡出粟穀給戚族
而又從臾於當事者陳其事次第發臨德二倉
積粟數萬斛內帑金數千兩以賑濟三輔之赤
子而民乃稍稍有生氣矣公之仁心其所可少

概見者若此若其平日所稱至人無恩至人無
名至人無私利人濟物而行之以無心為之以
不為者則又更僕難悉也故其上下乎契和氣
潛通辟猶兔絲茯苓槃相為感銅山靈鐘響相
為應而于氏之門王氏之槐不足擬矣茲賢胤
之所以生乎公又樂引後學見人才子弟輒視
為己子誨之不倦故里中士如劉侍御李工部
韓司理崔渭南次第皆出公門下而終身有父
師之感而余子光胤至不肖乃辱公半子之又

特教之既已身為大老乃設講席於邸第極為
論說流汗終日此皆子之不能得於父者而公
乃樂為之故余失心感公恨不能以其子為公
子余連歲叨舉二孫公極為歡慶之詞余又恨
不能移其孫為公孫子也夫人情有子則喜無
子則感以無子臨人之有子則又大感遑能愛
人子教之誨之以至終始不倦乎用是以想見
公之心蓋寬如大造煥如陽春潤如滄海濶如
大澤其生生之氣固已不待其子之誕生而始

知矣或又有恨其懸弧之晚善人不早得為善
之利余解之曰是則有時焉蓋芝菌之為祥也
必積氣而始生騶虞之為瑞也必應時而始出
豫章十年而後發萌芽鯤魚歲久而後化鵬雛
故以后稷之善種而不能使黃茂秋長郭橐駝
之善樹而不能使佳木冬榮者則亦以時之所
值不可違耳今以余計之天祚　國家為生輔
弼之臣如公者必且同周臣之方卅名兗黃髮
台背壽考無已時焉則椒聊之枝遠而益緐長

木之蔭久而愈盛苗裔茲茲石氏之祚殆與
國運無紀極矣其子殆甚早扎

贈沈太公月湖　勑封文林郎序

我
朝令甲凡守令三載考績列上第者例得
以
璽書勑命封其父母如子官至盛典也然守令致此者非屢薦不可故得之者為甚難夫惟難故榮榮故贈言之所起焉而矧如我月湖太公則又未可以尋常例論者乎我聞太公江漢間偉人也蚤年為諸生倜儻不群謂雲霄可

以立致乃屢困於主司不能前遂投筆輸粟而遊國庠業完乃大以其貲興鹽筴之利樓船車騎上下荊襄僕從數百美服媮食不窺市井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常誦太史公之言以為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逵其力山深獸往淵深魚生人富而仁義附故積而能散賑人疾苦如恐不及嘗捐數百金修石梁於漢津人利賴之商道一有齟齬輒揮洒數千金而但求得當以報其仇其節俠大類於古之季布李陽華故其子沈侯先尹內鄉以公教稱良吏令復除吾邑則又以公教倍著令名故侯嘗於杯酒間誦其父之所貽手書大都欲其持統紀鋤豪右禁贓吏崇廉節數事焉夫統紀持則權不分豪右鋤則良民安贓吏禁則文無害廉節崇則操履端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然於四者之中又特以廉節為重而嘗予之橐金數百令置齋署中曰脫有不給其取辦於此勿乾沒以玷官常也由是沈侯奉公教惟謹食惟麤

糲衣惟短褐勞來不怠盡瘁邑務故雖時值大荒流亡轉徙接趾道途黎陽白馬之間至於稱兵而明獨安然如堵者則皆太公之以也用是侯之聲問益起而列績上考則公之致封亦有由也夫以公之長才高誼雄於江漢既成其所以以素封之能驅使其子為循良吏蜚聲北闕下而身致郎官之封若公者真所謂天壤間異人而余顧為之執鞭所忻慕者矣其視纖嗇筋力守田農拙業洒削胃脯無巖穴處士之行而長

貧賤好語仁義者良足羞也又視徒知慕富厚
幸其子登第受職輒教之鵰摯毛鷙東濕次骨
於以剥膏脂而殖貨賄卒之子無令名而其身
亦不沾封爵之貴者其人品得失愈萬〻也余
故曰得封如太公則未可以尋常例論也矦又
嘗述太公撰太母志文直事核雅有子長韵致
居嘗與客對奕揥萬人敵兩事余監慕之乃總
侯於獻歲初迎養太公於官邸與論子長之業
而余家封君春溪翁亦以奕雄河朔間請得與

公為對局之戲余兩人臨場起聳以為大快然
吾翁徼二封為大夫黃金横帶年已七十餘而
不佞鎩羽已矣翁即始封邑令而年方逾一甲
子侯又聲譽日茂長轡駿〻必且致公於公孤
之貴挈短較長則吾翁不得以今日驕而公亦
不得以它日驕預為兩翁酒杯之談以獻公千
里一觴云

賀鳳臺蔣公擢霸州兵備序

國家畫野分州邦畿千里冡南為魏冡北為薊
均之擁護　神京稱股肱郡然事有煩簡則責
有難易而治民治兵其道又未可以一律論也
我鳳臺蔣公守魏郡垂三年所合以前任資深
名高循良之績簡在　帝心特擢為霸州兵備
或者謂蔣公以文法飾吏治蓋古儒吏者流也
則縣衡以品士為　國家任求賢之責者乃其
素所蓄積霸州在順天為薊其地帶雲中上谷
盧龍東接遼海北連三衛背府在焉有事則身
臂相使以偏師為犄角之勢無事則調度軍食

教習行陣養未戰之威事竣則論序功次以受
上賞茲其為事甚劇為任甚大而監司皆身之
故當此者謂之邊才以蔣公而居此恐非其任
或亦非其所上願矣余曰不然天下有一隅之
材有通方之幹故橘柚之不能渡江淮者物之
限於土也狐貉之不可達荊楚者物之限於用
也大匏之不可杷酒漿者物之限於大也蜂房
之不能容鵠卵者物之限於小也而材之一隅
者似之若夫趙文子溫克有度而衷甲之變乃

能譚咲當之鄭僑潤色詞命南北邊晉楚之疆而終身不受其兵安石賍矣局而淮淝奏捷元凱註左傳而伐吳著績此皆長材之不拘於器而記所謂通方君子矣以余觀於將公之才既不謝於古人而其治民之術可通於治兵者又有數事焉夫兵之道嚴明機智斷與仁而已蓋惟嚴則賞罰行而士畏之惟明則遣責當而士服之惟機則倉卒應務合變有方而我常得以制人惟智則觀變於遠息禍於微而敵不得窺

我惟斷則誅戮不爽雌黃莫動而利害不得以怨喝惟仁則三軍常如挾纊可生可殺而不可叛此六者兵之大較也今以將公之治理合之公素沉毅不浮御衆佐臨屬吏不妄出一語凡下邑利病手悉能劈畫之而處置咸得其宜贓吏犯科輙抵之罪不為姑息之愛總之則皆以理道相成無操切束濕之行求以仁及赤子而已其宂大可紀者時連歲大饑趙魏之郊民流徙過半黎陽白馬之間至於稱兵　主上軫念元元屢發倉賑貸煮粥咲之公奉行祗慎指授方畧人人皆得其當故兩歲之間居者免於餓殍行者返其邑里今各稍稍復業不聞有夜犬之驚凡此皆公之才足濟變治民而有奇効衷然列在薦書而紀之　御屏者也夫劍之在匣也佩之雍雍乃為君子之容拔而試之則剸犀象斷蛟鯨斬将搴旂皆惟其用而為天下之利器龍之在淵也蚖蜒伏首祥雲護之一際風雲則振鬣昇霄鼓雷電破枯株作四海之霖雨而

稱天下之神物然則士君子之行藏卷舒遇變能通文事武備一以貫之者殆二物之謂與吾於將公亦云故於其行而以是贈之過此而開府雄鎮亦即持此為左券也

刻汪先生時義序

今時之論文者多雄長江南而江南又雄長吳會故士生其間者若南海之多瓊樹枝者矣孫廣文汪先生者吳之新安人也已卯以經義魁南畿及癸未對公車主司者復將取之以大魁

天下而偶致遺落其試文之傳於海内者爭膾炙也今先生薄遊為曹贊博士乃愈益刻意為文集而成帙書賈陳子携而梓之因持先生書乞序於余余覽其文曰先生之文其殆有悟於莊生斲輪之義乎夫斲輪者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為善斲輪者焉吾謂士之為文也亦然蓋文以心生詞以遣意苟徒飾章繪句務華絶根而於心實無所得是固而不入者也吾何取焉若

乃去鉛華會意旨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則得心應手之妙斯歸焉而吾之所取在是矣今觀先生之文華而不靡朴而不陋奇特而不弔詭蓋皆美出於鹹酸之外而文生於風水之間者也倘所謂得心應手者非耶夫輪成而陪貳輦轂馳驅八駿周遊天下而無所不利者斯輪之妙用也先生之文如之則主司行且持元魁以畀之君挈馬兔而走之恐後矣非文之妙用也哉不佞糠秕之導但預為先生左契耳豈曰郭象之註莊子者乎又先生所致余書有云公文苑宗工士林傾仰故得其言者若附鴻翮立致千里余曰不然昔皇甫謐序三都而左思之名遂起謝東山一挫黄公酒壚文乃湮滅不傳則古故有文以人重者而余非其人矣余弱子光胤屢址於燕趙之士而乃浮慕於江南竹箭之村於先生之文能章章道之代從旁索序余因口授而命筆述之渠復自作松雪體於首簡其嚮慕之意如此

賀蒲尹劉公　貤封嚴慈序

吾邑去蒲邑僅一舍凡邑大夫之惠政皆與被之其吉祥可願之事亦皆與有榮焉與它寥寥不相聞問者等相懸也汝南劉公以早年甲第筮仕曲周著有芳譽再起蒲陽迨及三載例得考績於天官氏而封其嚴慈如己職至榮幸矣然劉公為其伯嗣例止封及其伯而不得及其生父母於是劉公乃捧檄而泣曰丈夫業為人後義不得顧其生父母然為之徼　恩命首及

之亦既報之而徒令生親爲布衣其如烏鳥之情何吾聞自嘉靖以來往〻亦有貤其本身及其妻之封以予生父母者然皆京職華要者得之而外之末寮無與焉夫内與外均王臣也華秩之與末寮均子情也祭何以例限人令鬱而不達如此乎茲必非　聖天子意也於是乃振臂爲號〻數百言皆懇切令讀者酸楚其寮佐從旁勸之曰公來歲瓜期當就徵晉秩清華因而爲所欲爲則高屋瓴水其勢既便比例陳情

又有所據不尤易〻耶幸少俟之何如公復泣曰吾親年已耄矣日薄崦嵫餘輝幾何若請而得遂則須臾幸沾　恩命不遂則吾念已伸罪且甘之矣解連環鑿混沌不佞請一嘗試也乃竟上之疏上而　今上俞允如劉君請併貤封其嚴慈　命下之日公稽首颺言曰臣即死無以報　聖天子殊恩也於是寮佐張丞等大爲公喜乃屬余爲文贈公余聞之亦喜曰是舉也有三善焉方今　主上仁聖孝事　兩宮徽號

並隆赫然天下共仰之以爲盛美夫大呂不叩其音不散大雅不揚其聲不遠自公以破格請而　上乃破格與之則天下皆知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也是之謂廓　聖主之仁人臣顯親之意雖同而見則不一故或阻於無例而不敢陳或欲待其便而徐爲之圖此辟猶不種而望歲不行而計所達卒之無益於得而委頓於行乃茲請爲例則凡同爲人嗣者咸得依例上達而人〻無不盡之情矣是之謂廣人子之孝人

臣進言於君必有積誠之素而後足以感動必有過人之才賢而後足以取重公捧檄泣血忘期光顯齋居具疏務動　明主兼之兩地治績光騰薦剡　御屏紀載自爲首徵夫靈鍾具響則銅山應之木椎含痛則玉磬發之語誠感也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雖有賢君不愛無益之臣語重才賢也而公之得封以之矣則凡爲人子而欲光顯其親者孰不於公則效之乎是之謂作臣下之忠夫方公之具疏以請人固謂

其落〻難合也乃竟如其請而其善又種〻若此余擲簡為文殊不勝其大快云公沉毅有斷平居恂〻若處女而臨事果決雖賁育不能過令於此跡徵之若夫公之治蒲善政則更僕難悉而救荒治水二政尤為殊絕夫是以旱魃不為虐而洪水不為災在蒲人有口碑也余未嘗識公而心知公〻亦雅重余每過為推引精神意氣至相符契又公寮張見甫者乃吾友助甫愛弟也家學能文號高陽居士每過我輙誦公美余於是亦頗采其語

賀邑侯清泠朱公兩登薦書序

先是朱公以蒞任未久即連膺二獎客有過我而言賀者余曰大鵬之飛圖南此特其榆枋耳惡足以言有無然亦既文之以為公先聲矣乃茲汰歲而撫臺張公塩臺楊公各列侯於薦剡詞多嘉美自才節器識之外特以救荒為重余讀而喜之曰二公之薦侯與侯之受薦其殆均識其大者乎蓋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牧養

元〻計也然牧養在無事之時則易在荒歲則難而在積荒之歲尤難不腆明邑處畿輔之南界兩河之間至為重地而年來苦旱災昨歲苦河決赤地之後繼以洪流故貧者流離饑餓富者囷倉匱竭而日復一日勢不可返故有父子委棄道途夫妻相啖而食千家之村不聞雞犬而積骸横道白骨相撐如丘如麻行者皆掩目而過之近復益以癘疫人無不病家或盡絶麥田被野零落風雨錢鎛之聲邈然絕響矣豈不悲乎故公自蒞任以來日夜勞悴百慮俱悉始

而倡義於邑里令富民出粟相給養民用從教得金千餘兩而不佞父春溪封君亦感公之化稍〻二千金佐之已又貽書於大司空石公轉致大司農發內帑金數千兩計口分予老弱均沾而公又括倉粮捐積贖增竈煮粥以給窮民之無賴者然後民之餒者充仆者起病者蘇出之溝壑逆之中澤循至麥秋漸復邑里之舊矣夫春秋以五稔不收占國運之衰而周禮載救

荒十二策古今謂其無善政令三輔之饑近於五稔而庚之拯救獨稱首善則其以此著名而為兩臺之所亟薦者頋不宜哉我思古循良之吏所值之時必有所甚難而後能以其所難者起名譽如鄴郡河决而西門豹以治河顯渤海多盜而龔遂以捕盜顯扶風有探丸之風而張敞以息探丸顯南陽多豪右之族而董宣以制豪右顯蓋事先其所難則易者必次第舉之能以其難者著名則何名之不可著哉此古今循

吏之大較也然古之循吏每徵而為宰相今之循吏則徵而為諫官宰相諫官其於近　天子等耳而消息其間以動　御屏之紀者在薦書也故余於庚之膺薦而預有深望云余既已為庚文而給舍常公以督理河工事復首薦庚夫大河之水决自蒲邑下流之勢直薄吾邑城下十萬之衆幾成魚鱉矣侯乃築隄自大石口至杜滕集延袤百餘里又築護城隄十餘里率乘疕之民而給之以食拊循慰諭不督而勸用是

隄工告完民亦獲免於轉徙功績之美即史册所載曷加焉廼知給舍之疏尤為知庚也夫余是以併及之

贈古泉高子登科序

高子方總角時以其所為博士文介紹南浦鄭君授謁余〻閲之知其翩〻然才士也乃未幾而遊庠又未幾而連冠青衿之士當是時人咸策高子必且登危第而高子乃竟不偶及今歲戊子高子忽病瘵不汗者久之浸尋二三月間

僅存一息時柄文者已過乃强起而以遺珠求售於滹河瀛莫之間得與名入棘闈當是時人咸策高子必且不第而高子乃裒然列於鄉書矣余一見而知高子寸而人兩策於高子者皆無當此其故何也昔人有乘千里馬者初總轡就道馬咆嘶逸奔步驟多不循於軌道人多以為泛駕而棄之後稍減其芻粟而益之以重負閑之以月題於以抑損其精力則馬與人相習而過都歷塊一日而千里夫千里馬一也始而

人以泛駕棄之者其神太王也繼而一日千里者損其所有餘也玆高子之所以昔不第而今第也余盖於其所著淺言録知之矣夫淺言録者録高子所為文也余嘗一閱之則構思宏衍亦既深矣而高子猶自以為淺之乎其言則將益求之於深也夫文之所貴者中而已不及非文過之亦非文則淺與深皆文病也令高子即不幸而病於體乃幸而天益其疾俾精神不至過用而得不病於文夫體不病而文病故高子

嘗不偶體病而文不病故高子乃登第故余於御馬之法而有悟於為文之意矣然則士之為文者當如何其無高子之文者不必其病也其有高子之文者亦不必如高子之病也惟能知其用力之過而自甲减之以就於中斯得之矣又高子每述其病中所見以語人謂抵郡城至琳宮見人冕服若郡太守狀下陛𨓜逆賜之几筵已授之尺籍命董繕之皆生人數畫勾撝還元者也事已高子識之以驗人如券人咸謂高子語癲余獨聞而信之曰是在趙世家矣昔趙孟病夢之帝所帝賜之二翟犬命射二熊為奏鈞天之樂七日而寤命董安于紀之後皆有應古今以為異而趙氏之後益昌由此言之則高子亦異人而它日事功盖未可量矣令且與計偕赴　大對其尚持余御馬之說以無變前步哉

贈清豐絨吾周令膺薦序

昔吳季子聘於鄭晤公孫僑如舊相識其縞紵

相貽之誼論說執政之語至今宛然可想也余淶園野父誠不足以當公孫氏而頃歲與公邂逅則庶幾有延陵季子之風焉盖公吳人生季子之鄉英資秀幹温文雅飭先歲偶以于役過明特勤顧訪登臺把敘臨池坐詠花間命酒竹下行觴從容言論移晷不去已又以崑石贈余則米元章之所亟賞者也余以鐵如意答之則大將軍之所持以酣歌者也神情契好若兔絲茯苓慈石金鐵默有以引之而古稱傾盖不益

於此矣比今歲又晤公情好愈益篤至而公所
為豐治績隆洽上下自督府以至兩臺各列薦
剡以達　當宁大都謂公吏畏民懷慈母神君
隋珠和璧瑩然煥然詞極佳美裒然諸邑長右
矣而孝廉朱張二君介余門人陳子齎其詞謁
余為贈言余閔之喜曰當路之言善矣然而未
悉也余不佞自謂頗知公請得而申之夫凡吏
之道貴在應倉卒之務拜異常之變而已故論
南陽之治者則曰權貴歛手諭中年之政者則

曰鰻不為災蓋盤錯始別利器覺髀必藉斧斤
尋常之任中人可勝千金之重惟賁育乃能舉
之此觀人之大較也余魏人能悉魏事方昨歲
潞藩之國龍艘千里自燕都順流而下官僚儀
從蓋數萬人所過餱粮供應廬舍壇殿靡費無
算加之閹人憑　藩之勢恐喝乾沒如餓豺虎
然比至魏威焰愈熾諸司咸用廩廩皆推公為
供應之長逆之河上時有一大璫值公面詈之
公亦反詈璫故以　龍袍服委撤欲中公以不

敬公即挈其腕與並奏之璫見公強項乃反屈
用是人咸知　王大賢羣璫假威傳聲遠近不
若逢迎之難矣當是時撫巡監司二千石及州
邑守令以為非公莫可辦此者而公之聲名籍
甚自天災流行數稔不登漳河南北人至相食
而濮陽南華之間萑苻多流入於豐内公勞來
賑濟曲盡其道招撫流亡返還邑里既又嚴保
甲明約束譏察周詳搜析不懈故境内無饑民
林莽無吠犬以恬以嬉而民歌太平矣夫士平

居着冠袍立民上孰不以龔黃自許及權貴臨
不能析紛結至不能觧禍灾生不能弭寇盜發
不能息徒持手版走風塵稱牛馬走此之為吏
即百千無益也國家亦安所用之乃茲如公所
辦數事此無論近而一邑足稱循良之望即由
是而卜其它日之立朝則風采猷為將必有大
過人者矣乃當踰者顧略之而不及豈亦舉之
而不能盡舉者乎余故於贈言而特及之蓋有
見於贈者增也增其所未備也數事薦詞未及

余為增之茲所以為知公乎公又嘗投余以二詩其頷聯云坐消蔺雪香甸佩人對氷壺暑欲穐山堂窈窕疑金谷地主逍遥是漆園余亦和答如數併載明詩中又譚滇中有花樹高十餘丈樓以承之春日花開爛熳如半天之霞比落而紅英數尺如綺羅之委積然余為豔慕之又譚客有工字畫者假楊鉄崖以行後與鉄崖遇於一所出所為梨花白燕詩甚相傾動詰以假之之故客答以世方重子故假項燕扶蘓也竟

不言其名而去此兩事余為作小譔記之夫於詩見才情之高於二事見論說之奇世寧有卞情論說如公而不足以策功名者乎故併述之以贈公謂賞音如子期好奇如子長則余不敢也

贈清泠朱公調邢臺序

夫馬必有歷險越都之足而後孫陽收之以為羊腸孟門之需舟必有衝濤禦波之材而後舟師取之以為龍門呂梁之用蓋其質之所具不同故人之用之亦異所用愈大則材用愈彰大受之名固所由起耳若吾侯清泠公者則殆其人乎公涖吾邑已二載乃其初至也歲値大祲斗米直數百錢物産盡絕人至相食流流瀰疲横跕道途公乃發倉賑饑煮粥施藥勞瘁心力而後病者起餒者充流流者返咸稽首而言曰侯實生我已又有築隄之役侯乃相土方仞溝洫覘工慮財民皆踴躍畚杵不待挾而自奮未踰月而隄完省可不貲已又飭樓櫓繕器具以

峻内防驅游惰肅行徼以杜外釁而人皆高枕已又平賦均役禁呑併剔蔵奸撫安善良威行强梗一皆以無心處之而人無所怨已又置學田周貧士以其餘日引學宫弟子講授經術手校其藝文以鼓舞之其以明經與計偕登進士第者愈益蒸蒸然夫昔人稱吏治謂視民如子以國為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茲數者侯皆有之其它善政猶未易以更僕悉也侯用是能起名譽觀風者采之累騰薦剡於以上達　宸聰

而選擇任使乃有邢臺之移蓋　國家都燕天下輻輳而並進於燕皆由中山鉅鹿邯鄲之道而邢則鉅鹿之墟其地冠蓋相望車轚轂人摩肩汗馬淋漓卒徒絡繹郵吏奔走逢迎日不暇給然皆總其事於邑令故令必聰明才辨筋力强健能理煩治劇者而後足以勝之不則委頓轅下將有不勝任之患蓋盤錯利器工用之相須固如此耳知此而又何疑於我公邢臺之移乎故歷觀往牒趙襄不守原則無以為春秋之

良大夫龔遂不之渤海則不足以稱漢代之循良吏張敞不之京兆延壽不之馮翊文翁不之巴蜀則其所建亦庸庸耳惡足以耀史冊哉此尹何為邑子產以製錦惜之蓋以其小者無當也而即以知其大武侯謂士元非百里才故終成王伯之業蓋以其優於小者而信其優於大者耳故曰為櫟有餘則移之楝漂有不龜手之藥者鬻之於軍則可以獲重利人有五石瓠而浮之於江則可以載大衆知乎此則我侯它日之建鴻功樹偉績者在此行矣顧不大可賀哉但我明災沴之餘罷病未起撫養成全方賴慈毋而乃一旦為邢臺所得則邢臺何幸而吾明何不幸也令明之父老業已相率裹糧赴訴於都下乞留公則我　聖天子軫念民瘼或庶幾得如河内之例也余不佞竊日有望之矣

贈邑侯羅陽區公膺奬序

古稱良吏之盛者莫過於漢而漢之良吏則惟馮翊扶風之間為最盛聿考其時則加賜黄金

予之璽書髙其車蓋襃容之美流於史冊千載而下人豔慕之茲豈非以其地近都邑則主爵必慎髙屋瓴水則教稱易達故任職必盡其材而擢尤殺吏之風不行功名之顯至於紀御屏而達宸念有由然與大名之在王畿比於漢則馮翊扶風郡也而我明處在郡之最南界其地近黄河為梁唐百戰之區左南華濮陽寃句有城濮馬陵之故蹟在焉而右則黎陽白馬迤邐而入太行雚符之藪其來有自加之以連歲天

災民不聊生撤市風行求延須臾越境行刼颷來颷云捕捉無定此時而爲吾邑之吏者則有甚難者焉故當事者特念畿輔重地屢易長吏而銓南越歐公以綰邑綬誠謂其年齡英妙世業清白伯仲雄文焉耳夫英妙則精有餘材長則試不餘清白則守不墨文雄則志意遠以茲而試之吾邑誠若施巨斧於盤錯步驊騮於險道必無事矣公涖任之初乃聚其衆而謂之曰比歲天災流行民乃荐饑饑寒流離盜賊從生

此自理然故知盜之所從生則知所以備盜矣於是乃躬節省乃蠲賑濟乃停獄訟乃罷興作乃緩誅求乃絕燕飲乃黜贓吏乃勸撫綏數者既盡於是又制爲捕盜之術甚嚴募丁壯精器具持兵有禁夜行有禁保甲之法勢若部伍藏匿之罪比屋連坐於是行之朞月而盜息民安邑里大治比於史冊所稱足相媲美故直指廉其才擬列上薦而以拘於時日姑獎示勸卓絕之譽益已爲之兆矣於是邑孝廉其等函書郵

下丐言於余余聞之喜曰是故不佞者之所願言也已蓋麥秀之咏咏張公也講德之誦誦太守也二事皆身享其惠故情激於中而不覺其詞之宣諸口自昔已然余故感今思昔掇拾公之緒餘聯綴成章不益一語於以鋪揚盛美而附諸咏歌庶幾令觀風者采之謂余之言真事核可爲它日薦書之左券云或者乃有謂其除盜未盡者余爲解之曰弭盜之方有似攻疾夫以積久之疾而求一劑之效非不小快然其勢

必至於索元氣而痼沉疴故麥鞠山芎所以除濕而濕未可盡二童子處膏肓之間雖秦醫亦且無如之何今年荒盜起無地不然吾邑多盜不止今日其盜之在吾邑者隨起隨捕之固即醫家除濕之意也盜之已入它境者伺便捕緝之是即姑置二童子於度外者也若必欲一時而求甘心則是昔人欲倍服偏枯之劑以愈殊疾生理決於一試其於醫道蓋不勝其舛矣於是聞者爲之洒然曰公之於治理殆國醫也渤

海朝歌之響且歸之矣而豈特雄長於河朔間而已耶是為序

王寉亭詩引

濮為陳思王故地有讀書臺在焉故其流風所遺人多能詩而孝廉王子亦其聞風而興者也其所感興和荅積久成帙春容典麗雅有唐風又自念以為士處一隅而不聞海內之譚直跧之見耳乃携其帙過東明謁穆子於逍遥園抵掌而譚者累日穆子曰詩之義深矣哉譚何

容易昔人謂詩者風也如條風之附物而物莫得而知之者也總之則驅使江山品題花鳥布寫人情攄抒己意四者而已然四者之中有風雨陰晴時序早晚悲喜離合踴躍激烈萬態不同詩意隨之乃不著相故喻之者謂如羚羊挂角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如水中鹽味不可得而見其滓也精此者之謂神妙故能披拂萬物而不窮斯決〻乎稱大風矣若徒能雕鏤成語景自為景則落景相物自為物則落物相人已不相屬則落人己相用於此亦可移於彼舉其一不能舉其二刻舟識劒嚼蠟尋味守寸管之見而欲窺無際之青昊豈不悲哉於是王子拜嘉余言而書之帙首余曰王子果能有味乎余言則所謂達摩東來衣鉢有在矣其可與言詩也哉

重刻閒雲詩集引

向余謬集七言明詩檃括數百家自謂無遺乃茲得閒雲王先生集讀之不覺憮然自失曰求

馬而失駃騠求材而失杞梓即有所得無當也其為王良匠石之所嗤多矣雖然余始而不見茲集今乃得序之則玄晏左思桓譚子雲機固相感遇自有時而早暮益不足言矣先生之集凡二帙詩數百篇諸體咸備余閱之其賦似王盧其五言似陳拾遺其七言似儲光羲其諸古體似韋蘇州劉隨州總之皆思深氣厚調高詞逸可諧金石居然稱詞場大雅也所以然蓋先生古雍州人也雍州為天下之首其地雄於河

山土厚水深人生其間率負氣沉重不泄而其情長於吟詠故詩稱東鄰四鐵蒹葭小戎爲諸風之冠而杜工部之雍州雜記若西嶽終南昆吾御宿昆明池水諸詩又皆雄視乎百代茲雖其才其識使然而地之所在則亦有不可誣者故曰登高而呼其聲如響蓋其勢然矣先生之詩毋亦有所本乎或者乃曰先生幼負奇童之名人皆目爲遠器然而登不過一鄉書官不過一華封古謂詩能窮人者信然乎余曰世人謂窮達者自一時言耳若先生有茲集在焉則讀其集者想見其人吞吐河嶽卷舒天地視一切塵埃之事皆若鷃鳥之嚇鵷雛者而不滿其一笑矣善乎叔孫氏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夫立言而至不朽先生其窮乎哉矧又以監司公爲子早年亦以奇童名青瑣著望驄馬澄清蓋將先從事於功德而後徐圖爲立言尤爲善承先生之志者也先生之業名益未艾矣我聞先生文學鏘鏘無能不新貞素寡慾深識清濁而物不能移故人目之爲半天朱霞雲中白隺其賞譽于士林者若此今幸綴言於先生之集蓋儼然式瞻儀形親承音旨矣豈不稱神交哉先生集舊無善本故吾邑尹沈君乞序於余擬重梓之乃序未成而遷之留都上元今千里來索求完其役夫觀沈君用意之勤若此則茲集之美愛又可知矣

存杏堂詩引

存杏堂者何乃宜城姚太公汝弼存其母手植之杏於堂者也詩之者何太公既自以爲存杏堂詩而復邀客以賡倡之總之志思者也引之者何太公有子曰佳谷爲恒山二守益廣父志集詩成帙而乞余以引其端者也余閱之嘆曰美哉姚公父子之孝足以風矣蓋人子孝親本出天性而感動之機則每緣所感故雨露沾濡霜雪既降孝子履之必有淒愴不忍之意而祀事緣以修舉況茲集語意酸楚綴以賡唱攄寫衷衷更出言外令人把讀未竟而不覺涕淫淫

下矣詩有之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太公脉遺杏以志毋思佳谷梓其詩以廣父志則於父可以觀孝思於子可以觀不匱而感發人心裨益風教其為則法錫類均之非淺鮮矣比於詩之所載何殊乎抑余不肖之情則有不幸而大戾乎此者焉蓋不肖負郭園有杏一株高三丈餘上與樓齊每實時纍〻如霞余母往坐樓上督僕撲擊之盈筐篚載歸以啖兒女遺隣人甚足至某歲復來則天風雷雨暴至而母以絺衣中寒遂以不起不肖哭欲絶故至今每過樹下輒掩泣不能視蓋傷之矣今姚君則存其杏又詩之獨何與昔人謂父食芰子不宜復以芰薦曾子嗜羊棗曾晳遂不忍嗜羊棗夫食芰致疾羊棗獨嗜二子之親蓋值物理人情之變而不薦不食乃所以通其變而成其孝不肖之杏則殆似之若姚氏之杏則手澤不改母固以此遺後見物憶母子則以此明孝所謂惟桑與梓恭敬不忘勿剪勿伐寄思德化者耳物雖同而所感於物者不同故於茲集之序益有悲惋不能為情之甚者矣余素不習於二守公而伏在隣壤頗聞其賢茲集乃其本始其為丐余言者則崔蘇二學博介邢臺朱君者也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三終

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十四卷文類四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四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吳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四

記七首

開州奎星閣記

開州古澶淵郡也澶在燕趙河魏間最稱文獻往代姑毋論矣其在我　朝成化弘治時則有同登鄉書者五同登甲第者四兩都八座分居者二而史館臺省部署之員蒸蒸然趾相接也迺嘉靖壬戌以來餒焉不振諸士挾筴而試於鄉及赴南宮者人人自以為丁厄運咸垂首不前而客之過開者率掉臂不顧目之為虛境矣豈特非復向之文獻已乎辛未秋潘君來睹其衰嘆之曰開猶夫昔而乃人文凋敝若此此必地形虧缺使然吾其為君任之乃請於郡守王

公王公素精形家學乃莊閑省覩指顧東南隅以爲空而無靠氣散亡當作雄樓鎮之則風氣停蓄人文由此不匱矣於是潘君奉其言乃鳩衆築基可尋丈而上建閣五楹高五丈餘名曰奎星閣工約財省不逾時而完登之則飛棟絶雲簷牙挂斗沙麓平丘之勝衡漳佅滏之險宛在目中而下視黌庠振乎如腋生兩翼特起層霄之上而觀者不覺其翹首矣乃是歲癸酉登鄕試者遂二人餘皆驤首欲前而建閣之功稍

稍見之於是諸士子咸走余乞記其事余方未有以應也或者乃進而請曰黌宫果何藉於閣而閣又何取義於奎乃文運固大係之乎余曰黌之東南巽方也利用高故宜閣而奎者五星焜燿貽四璘璧蓋文明之象也故閣以承之義取幽讚焉耳問者曰閣之前固未聞有閣奎者亦何盛也且不閣不奎固終於今日之閑乎而他邑庠又何以不閣也余曰風氣之在天地猶江河之在地中然江河有時而變故疏瀹者必當更因其勢而導之不必循其故焉然則前此而閑固未變之江河也安所用增而其後則有江河潰決之患夫亦治之而增所未備已耳可得與他庠例乎曰若是則文運之興皆由風氣人事固不與乎余曰風氣人事原自表裏古有神道設教之意大將作氣之法此可以觀矣昔田單圍於即墨城危卒困頓不起乃以一卒爲神使之迭走引還東嚮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而即墨之衆遂躍然振起聲動天地夷

殺燕將復其故地又淮陰侯與趙戰佯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之而漢軍預持赤幟從旁馳入拔趙幟揷漢幟而水上軍以爲漢以得趙遂人人自奮一戰而成泜水之捷夫即墨之卒非果神也而齊人惟心以爲神則其氣自生赤幟之揷未必能敗趙也而漢軍望見赤幟者則其神自倍此所以能成報燕下趙之功而兩將之名並雄於千古也已然則是閣未建之先人皆阻其心一旦作而振之則亦即墨之神卒趙壁之

赤幟者耳而衆心踴躍咸思求進人文之盛詎不由此乎知此則可謂風氣自風氣而果無與於人事也哉問者曰子論風氣人文可謂大備矣余即述之以記

重修學岡記

按垣志邑北十里許有岡爲孔子與四賢言志之所平野望之岡勢隆崇草樹蓊葱起伏蜿蜒如山林狀其上祠宇肇自元宋間而鍾侯崇武因而修舉其所未備釋奠其中蓋始儼然爲俎

豆之所矣自鍾侯迄今復二十餘歲祠宇漸就頽圮辛未歲新安胡侯涖兹土以春秋將事廼指顧之云是岡在邑之艮位爲後山而又先師與四子言志於此豈非兹邑之名勝乎烏頽而不舉若此也第余方有事於學宮工未竣竣則將以次及之迨明年而學宮告竣乃遂從事於此而益弘大其祠宇增飾其廊廡費不及帑役不動衆僅逾一時而厥工告成視鍾侯之作又赫然改觀矣乃胡侯則遺書於余求爲記其事

余爲之言曰崇岡巨巘表列往事者在在有之然當事者不有以隆重而號詔於人則人皆平地視之猶之枹鼓縣而弗聲人無由而動聽赤幟仆而不樹人無由而聳觀亦奚取於往蹟爲也故人有謂叢臺頽而劍客鮮易水涸而慷慨悲歌之士亦與之而漸滅其意亦猶是耳乃兹學岡祠於宋元僅存遺址葺於鍾侯者亦且廢壞胡侯顧徙而弘大增飾之則有以隆重其事而以聖賢之志號詔於人是聲其枹鼓而樹之

赤幟者也吾意嗣是而人之登是岡者觀望既新志意斯奮必皆仰而思俯而嘆曰吾日處聖賢言志之所而不自知也吾漫然學聖賢之學而不知以志其志也由是而思及於四郊多壘疆場有烽燧之虞則以志由之志而去其不讓之志更進於赤之禮樂思及於春風沂水童冠詠歸之樂則又匪徒託諸空言必期見於行事熙熙然天地與游而萬物同春兹又所以志點

之志而人不得以謂之狂焉而已矣凡此皆胡侯葺是岡之所風也其為功不既溥乎或者乃云侯所修學宮雄麗甲於郡而飛閣冀其後高入雲表其所以孕秀儲祥敷文崇教者更僕莫悉則學岡者才千百之一焉耳烏用以此多侯余曰學宮為崇報之地同於天下者也而侍坐論志如茲岡者惟蒲邑獨有之故以其所同者風人人或汎然以視之而特其所獨者以彰化則人之感動奮發庶幾尤為易易耳知此而胡侯學岡之修其於學宮愈益有裨益也工始於其時終於其時侯名宥字某號金峯辛未進士徽州之休寧人

雙井村新建泰山行宮記

雙井村舊無泰山行宮有泰山行宮則自今日始其為制也大殿三楹前承以抱厦旁列兩廡置十王重簷畫拱制極輪奐屹然為此方之巨觀工肇於萬曆元年某月成於三年某月而終始其事者則信士王勇也梁子来孟以其家是村故嘗邀余往遊之而因訊余以泰山神之由余曰山之大者其神必靈泰山為五嶽雄長故其神亦雄於五嶽者理也曰然則奚有所謂行宮余曰泰山亘東土而其神則周遊八極無所不至人意其所至乃為宮承之譬之達官然所在為齋署也所經為傳舍也行宮者其即傳舍之謂乎曰然則奚為而祀行宮余曰凡人以為遠於泰山祀之而不得故立為行宮祀之盖冀之以獲福免禍而君子則因而崇之以誘人於善者也曰然則福果可以祀神而得禍可以祀神而免乎余曰神人一理也人之所予神必福之人所不予神必譴之故毀淫祠者不見蒙顯禍而崇佛法老子者乃不旋踵而亡國由此觀之禍福惟人所自招耳神之祀與不祀無與也曰然則君子奚為因之而誘人於善余曰人情有所畏則為善無所畏則遂肆而莫之檢故聞雷霆之聲者必自修省其念而觀洪濤之險者未有不震懾其心刻木為吏非吏也而期不對

畫地為牢非牢也而期不入土木而衣冠之咸望之而致欽貴人搔首而行於市則人不讓道焉由此言之則善念以觸而興以不觸而泯者人情大抵然矣故君子有見於此衆以為事神獲福則因而成之衆以為慢神得禍則因而懼之此孔子之所以不廢獵較也而人之自非性惡如辛暴戾若跖者惡能不於此而有所警惕也哉警惕則善心興而惡念遠皆君子因而誘之之功也古有神道設教殆此之謂與梁子來

孟曰君談祀神之說備矣然則君子之於善惡則如之何曰君子之心所畏者惟天而已天者理而已故理所可為即奮然為之而非以徼福理所不可為即斷然已之而非以逃禍人之操行不軌而終身富厚者吾無羨焉吾之公正發憤而遇禍災者吾自甘之處晴室屋漏之中而不以生怠過琳宫梵宇之内而不以增檢以心為神而不以神為神以理為祀而不以祀為祀其所見如斯而已矣而不知其他也曰然則奚為之記曰此亦竊附於君子誘人之遺意也使賢愚者過而見之其必俱有所感矣梁子輾然曰君談神人之理異甚吾得聞所未聞此豈惟足以詔吾鄉人方今淫祀大興佛屠宮觀滿天下吾欲揭之五嶽之顛未能也乃姑礱石而鐫之詞焉不徒為紀歲月而已

重修蘧伯玉祠記

蒲之南計十里許有蘧伯玉塚塚前有祠人謂之蘧公祠云祠有像有廊廡春秋有祀蓋其來

舊矣而摧挫於風雨剝落於鳥鼠久之祠像傾圮廊廡荒廢靡蕪盈階苔榛披徑牧人樵豎時或跳嘯其間靡知所以憚禮之而縉紳學士則咸用慨嘆焉而昔於弗能葺之也某年屬其君丞於蒲往謁其祠而因以過余因謂余曰茲祠乃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可荒穢不飾如此哉吾第為君修之於是迺指俸迺計工迺掄材迺具鍤畚躬往督之自某時及某時僅越某時而祠像之傾圮者整廊廡之荒廢者飭靡蕪剪

皆榛闢風雨除鳥鼠去嵬如奕如而牧人樵豎無不望之而驚且走者祠於是乎改觀矣凡既備君又作室其隅扁曰習靜乃復招余而問曰君子祠其人則當知其行事之跡顧伯玉之跡吾之所未解者有三事焉是必有意義存其間而不可以淺近測者也子衛人也必詳之矣盍爲我解之夫以伯玉之在衛職列大夫不爲不崇而衛之國事宜未可脫然不加意也然方孫林父之逐君逆節之萌也及甯喜以父命復欲

返之者招亂之道也而伯玉俱未見其固止之皆從近關而出食祿於人者可如此乎余應之曰衛之有孫甯如晉之有三家齊之有崔杼權有所歸也凌逼之勢其所由來非一日也大夫惡得而止之也而其俱由近關而出者遠害之道正孔子之所謂無道卷而懷之之謂也曰伯玉之賢史䲡嘗薦之矣雖以南子婦人猶知之然一無所見其施爲而無裨於衛之存亡何也曰知之而弗用也知之而弗用雖孔子且無如

晉何矣矧伯玉乎曰若然則伯玉竟無功於衛矣乃食衛之報於今者何也曰玉在山珠在淵雖未剖而見用而石潤澤媚當自莫掩故伯玉在衛雖終於不試而衛有伯玉足爲衛重善乎季札之言曰衛有君子未足患也茲可觀以伯玉之大有功於衛矣曰薦賢爲國者大夫之責也伯玉固身其責者也然孔子以大聖人之德而問陳於衛絕糧於陳豈伯玉之未有所薦與抑薦之而有所不行與然以子晳濮上之遇而

激於託色託言之數語即能引伍胥畚黃之奔走以悟楚子俾之立返子晳委以政柄則其薦又何行於楚也曰伯玉之於孔子惡得而不薦之顧其說有行有不行者此楚之所以成伯而衛之所以奚而不喪也於伯玉奚尤哉於是某君揖余而言曰君果詳於伯玉哉吾今而後知所以學爲伯玉也因命余紀其事而併述其問對之辭如左

知息堂記

方余居選部時遷劉君右丞以復除投謁余余與之語知其人博雅通方者流也已而右丞補東藩魯卯行比余觧綬歸里中而劉君乃以王令走都下因過余時友人東泉石君亦在里中劉君因併邀之相與共為二日之飲雖甚劉君自道倦游欲上書乞閑余兩人察劉君意真誠相與賛其事而劉君竟以此乞閑迨他日劉君乃致書於余兩人謝曰人生之事莫大於進退故有以進退語人者則人咸與其進而諱言

其退乃公則獨賛余退是即所謂挾珍鳥之籠而觧麋鹿之絆者也出於時俗之交情萬萬矣然人之進退生死為事等倫公能為我決進退豈不能為我言生死乎余有所營生藏一區中有堂額以知息公其為余記之余復訊其所以為知息者劉君曰昔者子貢願息夫子以無息告之而終之曰望其壙睪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復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然則余為生藏而堂以知息名盖竊

附其意於此矣余曰達哉劉君可以語知命君子矣昔人有言曰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夫命果在矣則稟之而短耶固非諱之所能長抑長耶亦非不諱所能短人能不諱所不可諱而委命於大化則其心達達則逸即不幸而短所謂莊生之殤子非夭者也或有不知其不可而以此為諱言而墮牛山之淚賦朝露之歌者則其心惑惑則勞即幸而長所謂莊生之彭喬非壽者也故在晉吾有得於二人焉稽叔夜著養生論

而述所為壽命之理若清虛靜泰少思寡慾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不顧而又欲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睎以朝陽綏以五絃庶可與羨門王喬爭年此其說非不精也然而竟不免於中年之難至若劉伯倫荷鍤自隨而曰死便埋我浮萍世事而蜾蠃二豪至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茲可為玩弄造化而忘情生死者矣然而伯倫竟以壽終是何其求生者未必生而求死者不得死也毋亦生

死之樸固有以司之叔夜感而伯倫達終有不得而移易之者矣茲觀右丞知息堂之建非所謂伯倫荷鍤之見也耶右丞自建知息堂以來越有年歲而神彩益茂綿遠益不可量乃日挈其友人共酣歌於藏中或偃仰其上經宿而後去或攀松楸而浩歌及自為輓歌而曰我顧頽息乃造物故久以苦我也此非所謂求死不得者耶余故曰達哉劉君可以語知命君子矣夫劉伯倫河南人而右丞亦河南人劉姓豈其苗裔耶而何其見之同也

紅門互市記

隆慶龍飛之五載大亨慶成諸禮俱成舞干羽於兩階百蠻率服號稱極治獨北虜奄荅素黠悍逆命橫行於雲中上谷之間者迨五六十歲頃復以叛人趙全等為鄉道陷山西之石州驅數十萬子女而去　國家罪其邊吏日事戒嚴會虜酋子把漢那吉者忽以內訌奔入雲中老酋隨城下日號呼求之不去撫臣方王二公欲遂持之以繫老酋乃跪請顯重那吉那吉懷我德愈不去於是老酋號呼愈急乃坐墻下不歸乞受冠帶為臣子　國家賞勞之封順義王許以馬市中國金幣比於嘉靖中故事碩夷夏久不相通開市之始人所觀望老酋覘知如此乃固要與司道相見訂馬幣之數而先是雲中上谷之間俱辟匿不與見徒增之金幣至數十萬如老酋約計得破竹而下謂人必無敢見已者可惟其所欲矣乃山西市場在岢嵐水泉堡堡迫邊其外數里為紅門酋陳兵其間固要司道相見時岢嵐兵備為蔡公可賢公先守太原大著聲名繼遷霸州愈益練習兵事故當事薦其才令之移屯岢嵐當紅門互市事市之日老酋坐紅門氈帳中令故總兵田世威往來要約相見蔡公乃私計曰虜亦有人心又內附之初相見何妨且子儀懷恩不有故事乎但彼以相見難我我且以不見難之相持至日昃世威驚惶至致虜言曰兵備能來見則與面訂幣數不能

見則歳增我幣三十萬見在此時不見亦在此時我且去矣於是互市兵吏相顧無人色公拂鬚曰乃公固欲一見之即命開塞門單與絳袍馳之虜帳虜先期所伏甲馬伺公至皆環衛之露刃相睨公佯若不之見入帳令舌人通意與虜王手揖虜王亦手揖虜王氈坐西向公椅坐東向成禮虜令人致公曰我固誠心與中國和好頗他鎮皆疑我不與見曾不念我幣兒子親戚至此非為亂者也我是以重與索幣公獨

不疑我我心感之凡交易一惟命是遵蔡公之時抑又何言公舉手謝虜亦謝已乃命具酒令小虜跪行金盃先公公飲之次傳虜王人一飲盃盡復酌至數盃虜大歡起立帳中握公手公亦握其手而　朝廷所賜虜王燕在堡內厨人請虜王赴燕虜王乃與其閼氏胡雛數十人來赴燕公復請爲主人飲虜王酒虜束於禮法罷極復公曰公休矣余得與諸兒女使共强飲食矣公嘆而還命大張中國鼓樂陳角抵諸戲以

示其盛虜酋人人醉飽稽首黃屋歡聲而去次日交易牽馬入市抱幣而出平價如市井然畧不聞爭鬪聲計一歳所費止可三萬金較雲中上谷所費才十一耳故山西至今遂爲定額二十年所省殆不貲哉蓋虜王初意不謂公出乃故邀之公初意即欲出乃故遲之比出而虜王奪氣故交易惟吾所命得十倍之省而虜王歸謂其部落曰嗟乎蔡公真異人使我畏且感之君雲中上谷等鎮但鳴鞭恐喝之即可大得意

也市已虜去督府馳檄賞之曰聞足下所以欵虜王者即子儀之單騎見虜富鄭公却獻納二字不啻也此何止爲　國家歳省數十萬幣而吾首事之人亦不至蹈啓釁之罪伏斧質此閫下矣均之利賴非淺鮮也久之八鎮咸詣謝督府督府獨揖蔡公令材官布席特再拜之蔡公固辭避衆入中自言無功督府恐其意遜不拜而終席所言皆紅門事七道引首聽之自稱曰主臣主臣公既歸私第意甚不懌其從官

訊之曰今日督府所爲相勞苦者至矣獨柰何不受其拜又不憚乎蔡公解之曰我與諸鎮同職事而諸鎮皆不見虜大賞我獨見之大省雖督府不言諸鎮固已心怍而乃又拜之則不拜者何堪不堪則生妬妬則毒心生三人且成虎况信之者乎我辟死非辟拜也其從官聽之皆凜凜由是不旬日而聲聞於都下無不欲識蔡公面而相府暨主爵部皆擬挈開府授之乃未幾果以妬媢生姦又未幾而羣言如蝟公遂投

牒乞休矣公既休而代者至明歲達互市虜酋復請相見代者不知蔡公之見出不意也可一而不可再也乃率然見之遂大困爲中國恥竟被夕郎論罷之令諸鎮俱以見虜爲口實而徒增歲幣以爲虜性無常即蔡公在或未可再見之蔡公聞之笑曰虜先見我出意外必不欲再見若不待其請而我先請又使間諜微示以不可見我之狀則虜必疑而請辭即不得已而見則鄭袖在旁張儀何懼於楚鵠門有一項伯在

即嗜啞叱咤之雄亦安所用之葢策士隨機應務不拘一隅總之皆有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由是疑者皆稱善而蔡公之功其去後益彰彰矣故穆子感之爲紀其始末若曰李牧雖去趙而備代之功不可掩馬文淵以薏苡貫讒至今頌其功不衰事固有久而自明者而成敗不足以論人矣則蔡公之謂與公在市場中輕裘緩帶與虜相狎其閼氏貽公酒公貽之金幣交好之頗謂將吏曰此陳平所藉以解白登之圍者

也若曹其識之公因爲塞下曲十首其中有寵冠穹廬第一流自矜嬌小不知愁誰知黑水陰山外別有胡姬嘆白頭詩意大佳余爲和章云勒石燕然事總非何如杯酒解兵威秋風不動牙旗影笑指胡奴汗湯歸少小胡姬學漢粧滿身貂錦壓明當金鞭嬌踏桃花馬共逐單于入市場因併紀之令讀者想見公之從容云又方互市之夜忽萬馬犇嘶金笳交響掠城而南聲傳至公卧内公堅卧不起諸將領俱轉張偏袒

請公求死之公於卧内徐語之曰我觀虜不宜作變此必有他故死何為乎少時乃定羽人偵報曰緣一馬風逸群馬犇之乃畇公笑曰我固知虜之果無變也由是諸將領俱惶愧徧袒而出愈服公之知兵也公昔罷時方壯歳衷馬翩翩蹁蹁度曲多少年之戲今年近知命一袍不蔽膝乃其見聞廣博閲歷精深則殆不可窮以辨詰焉客有調之者曰蔡郎去文存質居然老成之器殆所謂鈇劒利而倡優拙者乎若此時

而復當紅門之役必不至取忌招嫌如前日也蔡公深以客之言為然余乃為紀其始末如此

東明縣修護城隄記

按漢書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又決於瓠子東注鉅野於是武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輙復壞蓋河菑衍溢暴虐中國非一日矣我東明去金隄鉅野皆伊邇而丁亥之秋河決於黄岡下注長垣大石口經毛家潭直薄我明城下一肝夕之間水深丈餘隍滿溢入城城四門皆封土障之市民各架木為巢鳥集其上作筏門外裹粮以待漂泊乃邑侯朱公乘城行水惶惧不知所為沉牲釃酒磬折水次為文投之語極懇切須臾水平城乃得完士民鼓舞有若更生則其不為魚鱉者亦幾希耳侯乃具牒當路極言河害狀當路者復上之　天子於是　天子惻然恫念勅所司議弭患之策時值東泉石公為大司空公東明人素習河患乃條奏甚悉
天子益用念之乃特命科臣常公親往閲之曰

汝其欽厥事勿苦吾十萬赤子為也公奉
命歷河決處及吾邑城下與監司侯公曲為計畫初議沿河築隄苦煩費難就乃遂議修護城隄城故有隄年久崩坼半皆缺陷又時值久旱民艱食皆救死扶傷不任揷畚　上發内帑金若干兩遣援方畧令招集貧民身給廩餼黙寓救荒之政故傭仆悉趨捄度築削不鼓而勸侯又朝暮巡行指顧招呼拮据盡瘁其制則高者仍之而補益其下者於故土無損而增益其薪

者闊可二丈而高可丈餘葢量水之所及與夫
水力之橫衝者足以勝之而已矣又有水自西
北經城下湍渾足敗隄乃於隄外鑿一渠以引
其水橋其北若玉帶然遂名之越兩月而隄成
車馬交行其上砰砰屹屹計水再至必且不能
衝越而邑民從此獲乂安矣於是科臣覈其工
既速且堅疏之於　上得稱旨勅吏部紀諸司
功是役也奉命者常公工科都給事中總攝者
侯公大名兵備分理其事者李公大名通判而

專理其事者則邑侯朱公工始於本年某月日
竣於其月日葢僅兩月云於是邑之父老謀紀
石志功而丐文於穆子穆子昔坐圍城之中而
目睹鴻水之變令行新隄之上而躬享平成之
安文曷容已乃作記而併系之以詩葢上述
主上之憂以賡瓠子之咏下布所司之勞以續
河渠之書其負薪以塞宣房者余則不敢自附
於子長也其詩云昔元光兮瓠子决走中原兮
大伾裂漢主憂兮沉白馬臨水次兮瀉玉筆百

僚從兮意皇皇共負薪兮築宣房築未幾兮旋
復作沒民田兮吞城郭歷代相沿兮鮮奇策檮
陽侯兮婚河伯嘔千載兮空嘖嘖及　皇代兮
川効靈兩澄清兮符　聖明乃丁亥兮復作患
歷蒲城兮薄吾縣鼉鼉吼兮蛟龍戰萬家號兮
滄桑變令尹睹此兮不勝憂填邑門兮成高丘
搴長茭兮引中流哭河伯兮泣陽侯須臾水平
兮下城腰東入河兮敍飛濤人呼令尹兮爲神
君廻狂瀾兮轉河汾遂有尺書兮達辰極

天子聞之兮慶惻惻下所司兮命重臣躬省閱
兮臨巨津擬議定兮修故隄以功佃食兮揷畚
齊食既足兮延其命乃赴工兮率相競工之竣
兮越二月高且廣兮復矻矻科臣逐奏兮
上霽色論功次兮待崇陟玆立石兮志溝洫

碑三首

軍民志感碑

國家之政惟塩筴轉運爲最鉅其立政之初未
有不善但其時移勢改權宜假借勢重難返遂

成積蠹時窮則變變則通此非有達變之才居可爲之位者不足以任之也而軍民志感之碑所由起矣其事詳具二題疏内不具述姑述其大都盖謂開封歸德原係山東行鹽方所至成化間始改隸山西河東其鹽價歲費三十餘萬而鹽味苦惡商人復雜以硝礁故民弃置不用又倍價買山東長蘆之鹽食之而鬻販私行昏夜操戈虞有不測故河南巡撫秉公楊公山東巡撫李公科臣蕭公苗公陳公曲公御史王公

吳公劉公黄公俞公先後題 請欲將開歸鹽課分隸山東長蘆而大司農宋公部覆調停大宗伯沈公從臾其間果遂所請道里既近鹽復適用民無私販之嫌道無稱兵之患而一時所省鹽金歲可三十餘萬云又歸德衛運船七十二隻原非正額秖因成化間暫爲徐泗二衛代運相沿日久以致歸德軍餘駕運不前逃亡傷死歲以相藉復因漕運都御史楊公李公交章題 請欲行分散乃宋沈二公則又爲題覆從

臾德散之臨清各衛事體就便彼此均停而百年積困一旦若挈而去之矣夫鹽金三十餘萬二郡一歲之粮額也船每隻非數人不行計七十餘隻每歲可千人也由昔至今所費既已不貲由今徼後所省亦何可量故民感其德咸曰微吾公吾其死於追辦軍感其德咸曰微吾公其死於駕運而連歲天災流行大河南北道殣相望人畜幾盡至廑 主上之憂發大倉粟出内帑金數萬賑之尚苦弗徧然而梁宋之間民

獨帖然反爲河北就食之歎者則以二事所省之利利之也凡人利之則感感則思思則欲其名譽同乎天壤而無斁語曰鴻鵠將將貌之美者也故人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人樂之民之所歌樂美行德義也而二公則有之故曰鴻鵠將將惟民歌之然則歌之者固所以感之乎感之固所以碑之乎又碑之義有三一謂彰往窒奬之實塞水之源循而守之不欲其復決也一謂詔来守器不假重寄難還作事

慎始尤而勿效之也一謂備考數甲令久而或
湮爭端久而易起宿草尚滋困猷猶閼此足操
右券以責之也或曰人臣奉　命而行者也茲
非　主上之惠乎余曰君之尊天也臣猶五官
也天無為而五官率職故功自歸之而不見其
功且河洛思禹粒食思稷胡獨不思堯耶惟不
思堯而堯德始同天矣又曰人臣職業有在茲
非大司農之專功乎余曰堯五官同心弼成唐
治舜九官亮采底績虞廷故周公治陝以西而

有助於召南召公治陝以東而有資於周南事
有相須職貴兼體古之大臣未有不然今沈宋
二公職服大僚凡國家大政皆得與議又兩事
之害目激尤審則其一推一輓以俾成功者在
二公自有同心也故民之感之亦有同情矣碑
成而贔屭隆崇屹然巘峙行者過之莫不仰而
讀俯而嘆曰二公之罷此積弊者非以利其鄉
人也去國家之蠹裕邊境之費也父老攘臂而
誦功者非以私其鄉先達也欲反之於古道而

輔成仁義也均之為公心焉惟公可以感人惟
公可以感於人今於茲碑見之足以風矣余生
也晚無所交遊然獨於二公昔嘗有接鄰之譚
見宋公凝定有神孤介絕俗能持大議有賁育
不可奪之守沈公文雅風神論議通朗若千尋
大木牙然雲表而不受風塵之色蓋天生名世
以上應五百之期而其弼亮　明主流澤海內
者它時殆無紀極矣是碑特其一斑焉爾宋公
名某字某巳未科進士官戶部尚書沈公名某

字某乙丑科進士官禮部尚書其以鄉人之情
来言碑事者則寶慶經歷丁君某也丁君無因
以通於余而藉之滑臺耿中丞公中丞夙仰二
公樂成盛事乃有此役而余小子不能辭矣

郡守姚公去思碑

在嘉靖甲子乙丑間鳳麓姚公來守吾大名郡
歷四祺數以績登薦剡循良之譽高於一時乃
忽以為郎事見中鐵羽而返金陵者迨今十餘
歲云方公去名時名人咸涕泣如去其父母然

比前歲春公復来名給牒詣天官氏道過東明與余相見甚歡贈余以詩極道故舊之雅又逾邏經所舊遊赤子咸遮道迓公車不得行若重見其父母然留數日而公北上謁選得楚之某州倅次年晉蜀之嘉定守去名益在數千里外然民之望之恒不啻其目前故嘗有所建姚公生祠祠無記父老因乞余為之余既交深姚公則知姚公者莫余若也記之亦曷容辭竊惟思生於心心生於感感生於實惠之在人故河洛

思禹粒食思稷甘棠思召自古記之咸用是道也姚公居名久善政更僕難盡然事屬有司之常者不足以盡公亦不足以係人之思茲名人之所以繹思姚公者蓋自有大端焉方公之初莅名也諸務稍暇乃登城四顧慨然興嘆曰此故魏博郡也非河朔之名鎮乎北連幽薊則神京藉其拱護西帶衡漳則衡流之勢當其城下故梁唐夾河以戰室無完聚而貔子一決漢世之民咸為魚鱉茲其所須於堅城不甚急乎

獨柰何其頹毀若此也乃請於諸當事議大修之既得請而盡出官帑餘貲佐以廩餼贖鍰諸貲既具稍稍藉以民力伐石西山開陶河渚鍤畚雲合捄度雷動公又躬自持朴行築而秩其不勉者僅浹歲而城完其下為石石數重以上盡為磚石磚俱橫入數尺而後實之以土闊視昔相倍可聯六輿高視昔加半幾五丈許敵樓墩鋪皆宏麗干霄巍以南蓋屹然金城矣城既完而公以次年去又二年為己巳而河水泛溢

城以外若平湖居民負土壅門久之水愈溢平臨睥睨諸司震懼人分必死賴城固水竟不能入瀰月而水落數十萬之民命完無一失而城南五里許為大名屬邑者遂決而為沼矣吁可痛哉方居民困於水時咸走呼曰姚公實生我向城時吾儕以為勞且費今取逸較勞挈益抵費可謂萬不相敵矣乃共趨而議俎豆公實生祠之所由以起矣然此獨其所已試者而其所未試者則猶伏未之見昔子囊城郢傳謂其忠

於社稷故終楚之世賴之彼其所見者誠遠也方今皇圖金甌誠無可虞然安不忘危安斯可長治不忘亂治斯可久故曰城高五丈樓季不妄窺也重門擊柝盜賊不敢行也桑土備而民莫侮覆隍戒而苞桑繫此惟有識之君子能早辨之耳由此言之則公之繫思於他時者愈未艾也公名汝循字其號鳳巖嘉靖丙辰進士金陵人余既為之記而併系之以詩曰雄茲魏邦古稱三輔代有循良韓寇接武姚公來此歲且

再歷政成俗美仁澤淪浹民有餘閑官有餘貲乃議成城以壯邦基厥工告成望之言言大陸千里屹然巨藩己巳之歲水溢衡漳奔流城下浸及女牆人居圍城日虞漂洎嗟彼屬邑俄成大壑賴此堅城終始無潰水極則返家全噍類魏之冠裳以車以輿魏之士女爰笑爰語僉曰姚公再生我民恩侔慈父德擬青旻乃搆祠屋肖像其中伏臘走謁以俎豆公祠成無紀乃為缺典父老屬余為公大闡余叨公治特潑於衆為公鋪寫何辭驚夢竊計公澤尚不止此有形之險無形之恃桑土既具陰雨何後永辭負塗野無龍鬪繫公之功百世不朽鑱之堅珉與城並久

長垣縣胡公去思碑

方余居長安里適胡侯初登第余見之於稠人中一語即知胡侯賢心雅重之已而侯謁選得長垣垣去吾明僅一舍故侯嘗以役至明至則必過余坐語移日余於是益覘知侯為博大長

者也而與侯最稱知己後五載而侯以高第徵去擢南侍御久之垣縉紳父老思侯不置乃函書丐余為記余既知侯則誼自不容諉矣按侯溫良有讓練習文法足知善御衆方其至垣視事三日而展謁學宮即慨然興嘆曰垣稱文獻而學校頹敝若此是守土者之責也於是計地量材自殿宇以及門堂齋廡無不重新之舊制明倫堂後地卑淺近衢路行人與諸生聲相和答褻甚侯乃市居民地充拓之為起尊經閣

高極雲漢而鬻舍改觀鐵以南鮮其壯麗矣邑
内舊涔下秋潦積其通衢人架木而行侯曰津
尚可梁而衢顧可使之津乎乃集徒衆具揷畚
取隙壤實之再越月而途完可容數軌邑人大
便之邑公署鮮又圮不足以奉傳客侯於縣旁
廢地創公署一所制極宏敞而其他若河内公
書院若學堂冈若城櫓若縣治若蘧公祠諸廢
俱舉而其材則皆取諸修學之餘故役完而民
不告勞垣有一士人爲封丘人召獄非其罪封

丘令鷙悍人也偏護其民乃預於門所置數百
人欲生劫士人去甘心焉侯初不爲備及變起
倉卒垣人環視者乃奮起而鬭封丘人士人竟
得不去令計左愈盃忿手裂其冠服棄車輿遁
上而去已乃爲蜚語中侯聽者幾惑侯怡然不
與之辯且爲好書謝之而感者亦解後封丘令
以他事敗械繫過垣侯遣人送之境上併撫其
家屬封丘令亦感激語人曰吾嘗爲胡君愧死
矣侯聞之復曰封丘初亦爲其民何讐於余而

余顧敢讐爲民者乎兩地人聞之無不服侯長
者而盃詈封丘令也垣多鄉大夫侯每暇時則
至其家桐問勞詢以民間疾苦言當則采而行
之不當則亦未嘗不數數稱善侯於吏治外凡
伎藝靡不諳而尤精於堪輿岐黃之術故士人
有墓地則躬爲相視民人有疾疢則爲之具藥
餌居嘗短蔔不蔽體與家人食脱粟飯不備魚
肉至遇賓客則爲具甚備於惡人未嘗不加譴
責而每不忍以鷹擊毛鷙爲威於奸人未嘗不

詳覺而不肯深文以求其陰過遠方有役人則
俱求至垣其乘軺而過垣者皆欲望見侯人情
翕然咸稱胡侯云嗟嗟史稱漢多良吏然品格
亦自有不同者若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張敞
之屬皆任刑罰喜刻削其初雖皆以起功名而
其後則民不見思若王成黃霸朱邑鄭弘召信
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廪廪庶幾德讓君子
之遺風而榮號俱無已時乃知循良之吏不在
彼而在此也然則垣人之思侯者其義亦猶是

乎余是以爲之記俟名宥字其號金峯辛未進
士嶶之休寧人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四

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十五卷文類五

墓志一十五首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五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冏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五

墓志一十五首

明貴州參議趙公暨配宜人崔氏合葬墓志銘

壬午夏余有事垣邑晤任齋公於大古巢握手言笑體中至安好也比秋乃聞其病及臘乃聞其不禄余為之傾足哭曰公故無恙天何乃遽奪之及癸未冬其子浩以侍御部公状走伻丐余為志余閲之又為傾足哭曰公行余曷恐述已而思之郭有道陳仲弓固至今所以傳也又曷可以不述哉按状公諱華字師尹號任齋趙氏之先出虞伯封於趙世居山西馬邑氏志之詳矣其遠裔有諱善者生某某生某從長垣生

祐為吏部文選郎陞歷山西提學副使即公考
配王氏封太淑人文選公生子四公其最少先
是文選公知登州郡有尼僧貞靜耽佛書坐事
誣鞫公為白釋之尼手額曰吾願生為公子報
之已而果入滅文選隨舉一子形貌惟肖則佛
氏輪廻之說許玄度裴休之事果非誣也公生
而警悟七歲背文選公事母王淑人至孝十八
補邑庠弟子員丙午歲以易舉順天三名與文
選公所舉名次不爽後凡四上春官不第乃愈

益奮杜門不出謂論語為尼父微言持為文三
百有奇皆主清通儁爽不尚譎誕余為諸生時
猶及見之爭為手鈔成帙以傳也已未登第隨
授臨潁令潁故衝罷公鋭意治理邑舊有漢獻
帝祠公臨之訝曰此亡國之俘耳曷可食報遂
改祠昭烈時白石蔡公撫其地稱公為太平良
吏首疏之而以爭獄吏罪為司理所中論謫之
而司理後大敗乃知始而中公者有羊舌鬻獄
之意而公不行公即敗而賢愈彰也公被調得

楚之上津屬歲饑公給粟募民修城全活甚衆
部使者徐公特疏薦公詞甚佳美時余以行人
使楚徐公出其疏示余余為咨嗟久之尋遷北
太僕寺丞請終養請方六月而太夫人告終三
年居堊室不出邑大夫造請修垣志嚋昔之訛
皆為刊定蓋公精左馬學居臨潁上津皆嘗有
纂其文直事核為信史也服除遷刑部員外遷
遷郎中讞訊多所平反時太宰嚴公為司寇嘗
稱其斷讞與已合可大用然竟以直忤物久淹

郎署又太宰王公乃公先大夫督學山西時所
取士也人或謂公一見顯官可立致公曰太宰
持衡鑑匪可阿私吾柰何以不肖之身溷人乎
竟不見久之得貴州叅議貴州遠在荒服子弟
咸不欲公往公曰昔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浮
沅湘畧邛笮昆明諸雄勝歸而作史記以繼獲
麟今余所歷者董董為楚鄭二郊以是而欲大
有所論著難矣姑一周覽之退未晚也既抵任
即署大方伯篆已而兼理兵巡遍歷烏撒諸衛

故事諸衛酋来參必陳兵出入其列轄亦隱隱
為兵備公獨曰忠信可行於蠻貊乃不設備自
是諸酋亦单騎往来蠻俗故安雖結公為與文
教條例比於中土已又修城郭墾山田修道路
諸政少試輙效公曰可以休矣乃投牒固請臺
使安留之屬入賀　聖壽擬自里中疏請之而
臺使乃疏其老疾致仕夫今日具疏之使即前
日安留之使既已知公求退而何前後之言自
矛盾哉然於公之志則甚得矣公清苦節儉定

於性宦中俸金童僕皆知其數家居無長物所
築太古巢在墓側雜植花木日與故人容與其
中居嘗簡默不言至酌則放懐竟夜纚纚不已
率有味乎其語家人嘗於公未歸時建一門稍
華靡公見之怒曰吾家安用此為且諸求稱此
鮮有不敗是作法於奢之漸也立命毀之公於
萬曆壬午年九月遘疾及臘作對數聯有烟霞
洞裏蝴蝶夢之句至十六日不起矣得年六十
有一配崔氏臨洮府丞柳谷公封安人脫氏之
女也窈窕貞淑讀書曉大義佐公督諸子甚嚴
嘗手書任齋二大字筆力遒勁揭之庭中勗諸
子當以其父為法且如其父常坐壁間令諸子
立起悚也銘曰

惟趙之先世有賢哲兮爰及於公長發其祥兮
躋危科兮歷仕進所至著譽兮聲振振粹然德
器惟白璧之足擬卓然行誼庶河汾之繼美配
以孺人允一德之相成德以昌後宜子孫之繩
繩

栢菴李公墓志銘

公諱璇字齊卿別號栢菴其先山西平陽府霍
州靈石縣人六世祖曰能道者洪武中為紅旗
軍後莫知所終說者以為有戰沒功而不見錄
然無可考矣配許氏子二曰士林曰士彬永樂
中許氏携二子避地於長垣縣之孟大夫集家
焉弘治間集改屬東明又為東明人彬生名名
生鐸鐸生子三人長威仲嚴季厚厚即公父也
雅知禁方醫人無弗愈者厚生公公生而頴異

有遠志人咸以奇器目之會公父病卒遂廢學時子民質已六歲餘公乃撫之嘆曰吾不幸早孤業廢兒慧聰足成吾志吾力耕以供兒學兒其勉之先是其鄉有王公者以科第起家至外臺自後經一甲子鮮繼公時謂民質曰問道而行則窮荒可至脩級而進則危峰可即彼王公者豈絕德耶由是遣民質就塾師受學每夜讀必從旁視之夜分不寐比雞三嘷則又呼之起以為常而民質遂早能屬文頭角稜稜然起復

乃遣之入城為延明師授之公時為小吏共事邑令令知公有異子召之公署與其子共學因禮重公稱為李吏而不名時余與東泉石公以行人居里中公乃次第遣民質受學於余兩人而因與余兩人時時通杯酒之歡公豪飲能多而不及亂時於酒間作方語已為閩已為越已復為吳為楚聞者失據皆為絕倒家善釀酒酒熟則必就余飲興至則索余為小令倚歌而度之咸中音節或出素箋乞余詩題其上有曰憐

君携竹葉酌我趁黎花長嘯天風晚豪吟海月斜公遂藏其箋不令失後公飲愈益豪每與客飲竟宵盡石餘客必至顛仆嘔吐逊身而適則為大驩用是公遂病乃暫止飲病愈復飲飲復病至沈重者屢焉余與石公各為詩戒之石詩取其姓氏曰請看李白江心月千載凄凉照古陂余詩謂其子將有成宜俟之則曰不應早荷劉伶鍤斷送春花滿樹芳共為書軸置堂中令常目之公果以此稍節飲越數年而民質登鄉

書公之飲復如常又數年而遂不起嗟嗟公雖得稍覩春花而竟成凄凉豈固命耶抑酒之派果能促人若此耶是足悲矣公身雖眇小而氣雄百夫有古節俠之風能抵掌而策天下事不爽平生不喜一士人罵弗與通比士人登第過其廬引罪焉公即與之爵出三千貫勞其從士人驚曰嘻宜公之爵昔以我之為非人也乃與公大結交里中有大猾倚貲凌轢人公弗平每構之公府令荷校焉嗣後公立街衢猾輒避匿

猾或先出作盛氣狀閧公咲竦則遂縮入不出里人緣是知猾技止此不復受其凌轢也他如指地以修衢路出資以賑貧乏諸善行種種不能既矣銘曰

公才未竟寄之子子既成名錫公祉流連歲月託之蟷造化小兒如脫屣公兮早悞彭殤理年及半百足已矣自古及今誰不死

明處士槐菴鄭公暨配旌節李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没在嘉靖四載孺人没在萬曆八載相去幾一甲子矣茲將啓處士窆合葬其子養性以與穆子為肺腑親習其家世故懇為譔述其事竊之壙石以識歲月云按狀處士公諱國字子治別號槐菴世與余穆氏居開州大單集後割大單爲東明縣東明無慮數萬家惟兩家最稱舊族云高祖諱春配陳氏曾祖原配王氏祖名配溫氏皆業農及父臣自邑庠入粟為國子生清修不仕終其身配劉氏生處士公公生而美姿容性佚宕不羈初學書以從父遊都中奔走廢業乃投筆而嘆曰人生振家亢宗之途不一乃捐學書不成請從事武已又從事於貨殖大倣刁氏之術筭籯虛節驅儈不三歲而致千金以散族黨親故幾盡旋又致之嘗自稱士無岩穴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固足羞也其積而不散徒自為餙冠劒美車騎而周以恤人之匱者則亦守財奴耳其豁達喜施庶幾碩大君子之流矣乃以心計過傷嘔血浸尋而卒向使公獲盡

其天年而竟所欲為將必以素封成名矣詎止以處士終哉公未卒之先孺人每縣索俟公沒自頸從公公覘知呼謂孺人曰吾即無祿即世然猶有二孤在子苟從我以逝則二孤不能存活是我與若並為游塵斷梗無益矣若恐而就生為吾撫二孤使長成則余死且不朽而子之有令名與其及也言既與孺人决孺人頷之不復為死計日夜撫二孤時養蒙方數歲養性才二三齡耳公先所蓄貲殖殆既卒又夙貸為人所

貧不能取貴家計遂索孺人乃躬自織紝佐二孤耕讀已乃元孫光祖生孱甚孺人自鞠之數年而後能免於繈抱已光祖又連舉子女四五人孺人皆自鞠之坐則遶膝下為含哺分果餌履縫裳桔据殆無暇時而兩目苦燈火遂昏不能視二孤及光祖每勸止之而孺人固不能自禁也久之以勞受病又年迫瞻瞞乃忽焉不起矣計孺人所以與處士背凡五十餘歲其間撫二孤養諸孫備極艱苦迨今二孤成翁諸孫振

振而光祖則又裒然蹐顯科人指而為處士之裔此孺人所以免使其夫為游塵斷梗者也而處士翁榻前之語於是為無負矣顧不稱笄黛中絕行哉方孺人未逝時督學使者采其行跡之　今上而適大理石君官都下又從中徵贊之乃得給棹楔表其閭而至今邑里咸稱之為李節婦云孺人天植貞介寡笑言不喜與妯娌往来歲時諸叔姪往謁則足不踰閾起居之外無他語也嗟嗟人每謂丈夫與女流異又謂古今人不相及此殆不然若孺人之立孤成名不死其夫余以為有申胥程嬰之槩其清節自勵遠迹別嫌皭然如白日嚴氷不染纖滓者即公父文伯之母曷少讓焉緣余自童稚從其叔筠菴公學與養性遊得謁孺人母事之故習知其家世為據實成諛云銘曰

千尋之木摧為楚毫末之息屬阿姥既哉生之遠折斧復或繁之芳蔭普婦勞兮有成夫死兮猶生何往事之足悲將終古而有令名

山東陽信縣教諭景公墓誌銘

公與余居黌庠為先輩至稱厚善肆今嘗有杯酒之歡而公於未卒之前數日會為具款余及石君飲及夜分余二人辭不任公輒浮白謗飲又相與坐燭下投博呼采豪甚至燭熖爇其貎帽而不知用是公以過飲受病浸尋及兩月而卒豈不痛哉卒之日余相與哭臨之拊公之棺而言曰公往矣余其銘公隧以報之於地下乃未幾而元孫星燿抱石君所為狀詣余乞如約

馮按狀公諱瑩字徳明號南岡其先山西平陽府臨晉縣人始祖諱仁高祖諱得林者始占籍為東明人得林生三老三老生贇贇生聚聚生權娶王氏生四子長即公公生而貌奇深目崖眶色碧紫顴骨隆〻然起軀幹壁立高足闊步望者知為偉器少遊庠一試輒食既再試遂冠諸生時余邑方湮科目文詞支蔓公獨為鎔裁之體間出觧脫語為時所宗然公竟以數奇不第貢為國子生初謁選得河南中牟訓導再遷

山東陽信教諭所至以飭躬課士為務士皆鄉於道義而工其文詞兩地咸稱得士時值陽信乏令當路檄公署之公即振飭法紀懲奸戢暴稜〻然有威觀風者廉公狀以為才而乃與新令有郄令故欲下公〻不為奪語人曰晉陶彭澤不以五斗粟折腰吾柰何重一首蓿盤耶又柰何望人眉宇作首鼠行耶而公行矣遂上其印綬不待報而去陽信人至今咸高之方公為諸生時有邑令樊君者嘗與一士人搆意公與

知欲齗齕之公庭辦之疾令目攝之公不為屈久之令覘知其枉愈益禮公此兩事相表裡皆其不折不撓稱獨行君子者也公歸來頗以積俸饒貲產乃愈益通賓客每歲時為燕會以盡平生而其所最契者則家君禮部翁鈞菴鄭翁三翁蓋自髫齒至白首無一違逆者也顧不稱古人交哉公居近學宮睹其圮壞輒嘆曰琳宮梵宇人固有緒之者獨於根本之地置而不理豈非缺典乎乃捐金六十助邑令修之學宮遂

煥然視昔政觀邑令張君為扁其門曰蘇湖高義嗚呼古所謂通德里者凡以其人有高世之行故表之使風若公者即無論他行即此不足稱通德耶公又嘗頌余與東泉倡和詩依韻為十首雅有風致夫聲律之學吾邑不講余與東泉始頗倡明而公獨以其質契合之假使其能婆娑李杜偃息騷雅日從事於詞賦之塲則亦足以稱作者矣嗟〻往矣公之事定矣又何言顧余知公故為公一談及之耳銘曰

惟公之貌奇且古惟公之志勤且苦獻賦十年阻雲路鳴鐸兩鄉非不遇乎不祿兮孫振振公有志兮付後人高原埋骨永不湮

館陶簿容菴楊公墓誌銘

余與公家為世契而公之季子承父又與余為姻親歲時常為杯酒會至相歡也故知公家世者莫如余公卒之日余往哭之心固竊思銘公已而公之三子謁余果以是請按狀楊氏之先為河南朱仙鎮人永樂初徙河南卜居黃堌集

為東明人始祖某生某某生三子長名舟次即公季名木公生而穎慧為文奇振年十四即選入為邑庠弟子而舟已食餼縣官人咸以聯璧目之既而舟以疾暴卒於京公為號泣累日傾橐治棺木甚備遂不入試而扶柩以歸比至里舟妻李氏痛舟客死奮然一决殉之家人咸謂同時而喪兩夫婦愈益悲公獨仰天曰吾兄今可謂不死矣茲足為吾家喜乃悲也遂手勒節義狀上之學官因得請於 上樹棹楔表宅里焉公性喜飲多能不亂每夜則為小具危坐命三子亦坐自劇飲令三子稍飲飲中所言皆日間攻習文史而因以為勸戒其與人交寡言笑而情實懇至志在容人因號容菴及遇不平則振袂而前利害亦所不避有郡判周某者屬編吾邑繇役大行胷臆衆逡巡莫敢吐一語時公為歲貢生乃獨前與庭辯之周怒叱公云此一邑事何與於若而獨危言以抗我乎公應之云此吾邑百年例何與於公而乃一旦變更之以

招釁尤乎周不勝恚怒白於上欲齮齕公時同行者或語或默或咎公過激取禍且波及人也公怡然不以為意但云丈夫遇利害且甘伏斧質不肯跼脊作轅下駒也矧茲么麼亦何足虞即有不測吾自任之决不令及若曹耳已而周為公奪氣竟不能加害公後周以橫敗悔之曰彼楊君者曾未仕其爭我之言皆能中窾乃翁反不及也其言至今人傳笑之公嘗與一友人子為媒締婚於某氏及婚則友人忽不幸而其

子又甚貧公乃稍〻為辦簪珥衣裝令人盤捧一髻自與友人之子以往女氏家不懌乃置髻於座右父之意在媿公而公若不悟其意者竟得成婚而去或譙公柰何忍辱於女氏家公笑曰始議婚者我也今婚具誠簡我固積誠動之小辱亦何足計哉公始以貢謁選天官人咸以郡邑長期之已而乃得館陶簿非其當也公固安意處之然竟歷於令不得展後又有令偃蹇特甚嘗與公送賓大門外乃獨乘肩輿從中路

先行公於後步從之公大為嚄唶曰昔人不為五斗粟折腰吾祿幾何乃為人牛馬走若是乎遂投劾而歸〻之日乃悉出囊中俸金多市酒殽日招賓客故人飲之又三年而承父遂舉於鄉公聞之喜曰吾家三世業儒獨未有登科者兒若此吾志畢矣即死瞑目也乃益與賓客故人飲無事則與諸子飲又五年乃無疾而卒蓋萬曆元年某月日也得壽七十有幾夫以公之器度若此假使位大寮立　廷陛之前必能出讜論批逆鱗成致主之功又使其專制一邑握興革之柄則龔黄之化亦可坐致然竟奇於數以一簿終悲夫銘曰

公之氣岸喬如卓如公之心事皎如皭如惟彼良士禮之欽如若彼不順視之蔑如位不滿德壽則耆如子系繁衍珪璋奕如九原之下公其怡如

友人梁汝利生誌銘

梁君汝利與余交殆三十餘歲則知汝利者宜

莫如余故汝利既為其府君樂村翁乞余銘而復自乞其銘或有聞而笑之者汝利輙解之曰昔陶淵明嘗自為祭文劉伯倫荷揷自隨云死便埋我然則二氏不足法與且修短有數諱之何益乞之愈急至礱石以待余嘉之曰達哉汝利即此足銘矣按狀君諱來孟字汝利別號兩泉其先不知何許人迨始祖某始遷居於邑北之雙井村五世而生寵為樂村翁樂村生四子長即汝利君賦性長厚於人不汎交於財貨不

苟取貌朴實而內多深沉之思廿年而爲諸生垂三十年竟困於數爲增廣生終馬君爲童時即多鬚兩頰間隱隱如戟以不便試事乃剃抑之不令出一入黌庠才旬日即翁然四起而人不可識矣故鄉人咸以梁鬍呼之君亦應之不辭曰我誠鬍也若以禿翁呼我我則弗應矣君喜飲特甚能連舉數十大白不醉每於飲中輒慷慨出大言論天下事頗奇中坐客咸辟易及至醒則盡忘其所以言友人鄭君每戲之曰梁

君醉中有醒汝利笑復之曰獨不愈於醒中醉耶又或稱之云梁君有丈夫之槩鄭君熟視之曰有眉鬚果非婦人也梁君曰世之眉鬚而爲婦人者何限乎君長而無子又精御女之術故房中多置婢妾至五六人一婢多力健鬪君欲笞之乃密戒蒼頭二三輩具手綆就婢縛之笞數百僕不殊方擊時諸婢皆股慄膝行莫敢仰視一婢驚入竈中不盡其踵乃拽而出之是舉也余深贊之拱辰石君自都下函書亟賞之欲

爲繪擊婢圖令有婢者家置一幅馬君平生志不爲管晏或問故則云吾里社中學究幼而教我者也客或乘其醉長跽乞稍稍就二子君輒拍案奮鬚叱之曰柰何以此輩愚我我與我周旋火自爲我也及人有以山高牧民乘馬輕重九府及脫越石父之事語君則又亟稱之以爲弗及然竟不知即管晏也君六十餘始誕子恐無益身後事乃預爲生藏置棺木歲時邀余輩飲其藏中坐起棺木之旁撫之曰此吾南面王

所也我死第勞諸君一入之耳又欲於生時行弔奠禮作傀儡旗幡道於前而自坐紗帷中行市上以觀會奠之客尚有待也君先世多田產及君市之殆盡人猶以千頃公呼之君曰富而貪欲不止雖富貧也貧而能知止足雖貧富也由此言之則我爲千頃公不負矣君少而讀易老而頗解其意每向余談亢龍有悔係遯畜臣妾等數卦驗以人事客或詰之以爲梁君乃知易君愈益大言曰易非吾所知第能善用之耳

聞者皆為絕倒君與余輩無日不晤晤則必飲或以故不飲君即潛去自飲飲之不醉亦去君醉中謔浪百出談者多不勝乃以物胃其冠令婆娑上下以為笑或以水噀其面多方撓亂其談不令盡君大噱以為諸君乃畏我歡愈甚旦日飲復然蓋三十年如一日矣今奚恐於生之日銘君哉第亦與君為玩世之辭可耳即銘而梁君攀髯羽化則銘豈為君壽券耶銘曰

髯乎若戟飲乎如鯨仇讐管晏生死劉伶其醒也似醉其醉也似醒醒醉無時何死何生是以生之為銘

鄉貢進士繩說楊君墓誌銘

楊君繩說余年家子方壯歲忽遘恙殞余甚悼之其子紹震衰絰抱狀詣余乞為銘余既悼繩說而復重以紹震之請誼不能辭按狀君諱光休字繩說其先山西之平陽垣曲人高祖某生某某生繼祖祖初為邑吏已乃棄去為農饒貲產喜施飯僧市地建梵宇祖配郭氏生五子三

為思知與余同登順天己酉鄉試初授山西襄垣學諭尋擢山東萊州府掖縣尹掖邊海地斥鹵民多流亡公為均户口減賦役招來之用是左當路意謫之改職不就歸掖民至今思之公二子長即繩說君君長大昂藏不羈早遊邑校有才儁聲未幾登庚午鄉試時同登者凡五人一時　王畿人文之盛獨首吾邑而吾邑又獨首楊氏人人爭慕其世業矣乃累滯南宮不克奉廷對士論嘖嘖屈之方近川教襄垣時而繩說度大行往省之及尹掖縣則又省之東海上兩地去吾邑皆千餘里君不憚跋涉又皆齊晉名區人多禮讓君與其士大夫接儀文俊爽言詞宏邁見者咸為傾動而近川公之聲益因以重於齊晉間君素雄飲能於飲中連舉大白而凡少年讌會輒彊之釂遮酌遮退更代以求其醉而後已近川嘗戒之曰汝有能飲名衆必欲多飲汝獨不見百人射招者乎招雖難中射以百人必有當也汝其慎之然君竟以過飲遘疾遂

致不祿豈亦有數與君未逝之前數日常以其伯懷德丞曹南觸刑書腐金鐵待訊奮身一往白之事遂稍稍得解又居嘗憤其父近川以循良被褫官止浹歲乃於逝時人見之於南郊從騎擁巨斧東行自言願有所甘心果爾則共太子請罰爽吾鄭良霄之殪駟帶公孫段兩事非誕幻矣而何其終寥寥耶嗟嗟方繩說父子舉於己酉庚午其從兄光訓舉於戊午一門科目烝烝驤首何其盛歟乃前歲而子對殞今歲而

繩說殞長林碩果凋落殆盡又何其衰也余固深悲之而欲為賦天問矣銘曰

子之貌則堂堂子之度則汪汪惟楠惟梓乃棟乃梁是孰生之而為楊氏之祥又孰摧之而為楊氏之殃余是以惑之而叩之於彼蒼

明　勅封文林郎臨汾知縣遯菴盧公暨配蔡孺人合葬墓志銘

公諱九錫字子爵別號遯菴家世居於邑南舊東明集東二里許原籍山西路安府潞城縣人高祖諱某某生公公生而昂藏弱冠補邑庠即首多士余時尚披髮為童子亦持三寸管與公較每卻避之而公意氣揚揚自得也顧以早孤廢業一再試不振即奮然欲弃去踵入粟例而于立夫則已長數齡能豐豐日誦千百言乃拊之嘆曰此非造物者欲以息若翁乎遂專意訓子建塾於家群子姪其中朝夕手課之乃立夫丁卯舉於鄉丁丑舉於南宮成進士初任南召召在萬山中民採棋為業又多礦盜至稱僻小

公聞之曰邑即小何如吾家汝第以治家之道治之立夫奉行惟謹踰年而民俗殷富礦盜悉遠避之遂以治聲調山右臨汾臨負廓繁劇又腴區也人有不告天之謠衆咸為立夫賀公獨憂之曰吾聞任重難負事多難治童子挈銑可以不失鳥獲為人舉千斤行百步一不至弃前功矣吾兒何取于繁劇且腴區胡與於飲冰吏耶余聞其言大善之而立夫亦用是善臨汾合前續三載而上之天官部得上考封公為文林

郎夫由公前言觀之則不難於小由後言觀之則不難於大小大咸宜績用丕成子有令名而公亦自享其報豈非手植佳木而自庇其蔭者乎公初之南召止以一羚羊皮還遺余客更與索之曰不知乃翁作人無長物耶之臨汾羸馬敝車往来大行間甚委頓而終不以繁徒役彼中縉紳欲以幣儀壽公〻輙却之朱門有欲款之者公皆不赴歸之時有贈之詩者云故鄉徠鶴今相待携得清風滿袖歸故臨汾人傳之以

為是父是子足繼萬石君家風也公外樸直而内有鑒裁善詼諧每一啓齒便令人哄絶而顧不自笑嘗卒然語余及石公曰吾欲與諸君共為詩何如余愕然曰長者乃留意於詩公笑曰第與諸君戲耳乃翁弗能詩也余以疾頗習於道家續命之術公曰吾亦從公續命何如余曰與長者共為百年人幸甚公復笑曰乃翁自當長年安用續為即下廣庭中行數步已回顧欸容曰此翁翩〻不足駕白兎公乎公之言笑種

種皆類此故終身與人庬無忤逆人亦未有不願交驩公者故余謂其有東方先生之韻致其甲子亦與同之也乃未幾疾作踰月不起余聞之嘆曰惜哉其不講於續命之術矣公配蔡孺人名宗女先公亡十餘歲余曾專志之其芳行悉具總之女德咸備作合於天孕育諸郎以昌大盧氏之宗者功為均之矣銘曰

長木之標靡不蔭兮瀍水之流靡不潤兮惟公之德木長水濬兮配以孺人女德貞順兮若子

若孫胡不振〻兮

明壽官張公墓志銘

孝廉張君其父物故之明年乃徒跣抱狀以崔子介紹而見之於余乞為銘其墓石先期又乞余為誄之盖知以文事垂其父於不朽也顧余非中郎詎能碑太丘乎按狀公諱志忠字子一號魯川其先山東青州府莒州人始祖某卜居於長垣縣之斷頭堤後以添設東明縣遂改隸東明馬某生某〻生公〻慈仁自喜不立城

府又守正於人無所阿與人飲輒雄吞終日不亂幼習舉子業精時義累試於邑大夫得前乃竟輟於督學公〻遂安奇數弃去業農然性喜遊閑不治產嘗稱古人語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故人生衣裘飲食之外皆瘦瘠也乃翁何須之又柰何勞〻為子孫計至所不知何人乎獨喜誦古人格言覽司馬氏人物傳居常以授二子曰士徒工本業而不法古人不詣往昔得失猶之屈木無繩糜碣無窾

即博青紫持梁刺肥亦人面彊行者耳於世用無當也二子服其教於文藝外稍從事於博物長登已卯科鄉書次補邑庠生文彩翩〻稱盛一門馬比公寢疾乃握孝廉手語之曰近世仕宦每雄甲榜而雌乙榜故知其雄則如挈馬兔而走日且千里守其雌猶之策欵段行泥淖中非頹則蹶矣汝輩宜各雄飛吾九原可起矣餘吏無言公性孝事嚴慈終身不懈平居問寢進食疾則手檢方書湯藥必嘗髮為種〻至其讓

產諸兄自取斥鹵周恤貧匱止人爭訟君子以為有長厚風而平生所誦古人格言者亦畧見之行事矣銘曰

豹之有皮留其文兮蘭之有根存其芬兮有美張公德斤〻兮德以昌後福芸〻兮有子二難先一鳴兮可死者身不可死者名兮

明故邵公暨配翟孺人合葬墓志銘

方丁巳歲余與東泉石公南浦鄭公同有事城武時邵生緝隨其尊人雙溪翁過余語未竟余

已知邵生賢已又追隨於郭西十里許已又貽書相期踏槐黃擬青紫意氣飛翻特甚及余與東泉相繼登第而邵生陸沉廿餘年至客歲始以歲薦赴都中與南浦共遊於東泉司馬之門比歸又貽書於余道其事今茲翁毋俱不祿而遠徼余銘之則余傷離悼往誼不得以不文辭矣桉狀邵氏世居兗之城武為山東望族高祖某生某生公諱廷傑字時賢別號雙溪公生而風骨俊爽有奇志讀書至忘寢食十六補邑庠

弟子員聲名籍甚人謂蘭筋勁翮將陵厲青冥而顧盼千里也乃竟阨於數不能前而里中故所等夷往往皆得驤首公扼腕嘆曰吾其李廣氏乎昔李廣嘗語人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取侯者數十人而廣訖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由此言之則命固古人之所宜安者吾焉用逆命為之乃棄去舉子業日倘佯林皐間與其友人二三輩

蒔花種竹追歡杯酒為菟裘之計公平生慷慨任俠多所交遊父喪致客千餘人邑里所稱顯貴則終身不至其門而窮巷藍縷之士則不難以身下之人有不平則代為伸之有司事已而竟忘其為誰何邑有大利病則毅然請興革之至犯有司之睚眦而不為懾居嘗教子緝曰爾負氣似我而魁岸過之又試第顧前美服人指美珠人拈妒之所生不可不知也爾能勉旃則可以亢吾宗不然則人之所以妒吾者豈淺淺哉緝頓首服教諸接人崇退讓而門祚益望於一時公配瞿孺人同邑人名家女生而貞淑十六歸公事大父暨繼大母王氏俱孝謹日夜克勤機杼以佐雙溪公費雙溪公敬祖考通賓客睦族黨皆取給無乏而平居相與敬禮如賓誹無不協即廡門冀野之夫婦不啻也其教諸子則夜為篝燈群坐其傍而自居中紡緝時為正其字句倦則以紡具提擊之若嚴師然比緝既貢人以為賀諸弟皆為歡賓孺人獨愀然不懌

曰此甲甲者而顧以為足乎甚非余及汝父望若曹意也緝與群子俱悚然知勵冀成孺人志而孺人遂不能待矣銘曰

澤有水生之龍兮山有藂生之松兮翁及母兮德並隆天祉兮修且崇子及孫兮蘭桂叢九原合葬兮樂胥窮

明故省祭官兩峰韓公暨配孺人楊氏貫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戊子五月初四日兩峰韓公卒於家厥嗣

魏方以司理鬻㹅訃至乃徒跣奔歸憑棺一慟
幾死既甦於是爲公圖不朽而以工部李君所
爲狀屬不肖爲銘司理君與李君從於石先生
及余最久而兩峰公又與余爲髫齒交稱世好
其何忍辭乃接狀而爲之公諱廷相字良弼兩
峰其別號也其先山西潞州長子縣人高祖通
甫永樂間移家長垣史友諒𠂀通甫生士昌士
昌生貴貴生傑爲邑庠生傑生義〻生釗弘治
初建立東明遂爲東明人釗生二子曰璋曰琦

俱蚤逝而璋配谷氏生子三曰廷臣曰廷佐而
公則其長公甫十歲而父亡二弟俱幼族人咸
欲魚肉之公是以學儒不成去學吏以例爲省
祭然而非其好也公性志孝事母谷惟謹又嫡
母胡氏孀而無子公亦竭力事之所爲養生送
死之具一如己母訓二弟皆成立爲婚娶以所
掌業分給之一毫不忍私後二弟俱饒貲財輸
粟縣官廷臣爲太學生廷佐爲省祭而廷佐早
死有子曰啟者公愛之如己子比司理君生而

英特公既憐其無母而又厚望其成故督之學
不怠一日公他往司理君間從群兒嬉〻甚公
虞其傷乃怒擢其總髮〻遂絕乃佯以爲不足
念而心實大悔嗣此更不譙呵司理君司理亦
惕於擢髮之嚴而更不爲童子戲於是爲文日
益進人目之爲飛兎公每携以示余及石先生
余兩人大奇之因命就學邑中間與攷竄未幾
而即補邑博士弟子員又未幾而即登庚午高
第閒捷日公乃踴躍請余兩人曰此子仗借神

靈乃徼非分然龍淵必九淬而始利騏驥必百
盤而始熟茲速化毋乃不可乎兩人是公言後
司理果歷十餘歲不第人或以爲命公曰吾聞
達士不言命古人龜卜必先人事柰何以此誤
吾子乎又或勸司理姑從博士業爲焚舟之計
尋且嵬然俟矣封公曰凡事貴圖其大行百里
者半九十故海鵬之息六月而後圖南萬里鸒
鳩之決起搶榆瞬息不至則控於地矣可以士
而不思遠到乎司理君聞斯言乃日夕惕〻向

學不怠如諸生時公聞之復喜曰昔人謂學者
人息我不息人寐我不寐學十年乃成兒之學
其庶幾矣於是司理君挾策而上丙戌春官果
得高舉始觀政銀臺公策一蹇往視之復策蹇
歸不欲人知既而司理有德安之命乃迎養官
邸公見司理日坐庭上手案牘判直枉琅璫械
擊頭搶地上惟生死之公惻然曰昔人謂獄吏
之尊不足信乃今見司理之尊也語曰刻木為
吏期不對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木吏且不對

况人吏乎若徒視已成事則鑄鍊何以得鎔耶
兒其惟民命是恤勿成案之拘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若夫政以賄成則羊舌氏之覆轍也兒
其必勿蹈之哉於是司理君聞教唯唯斷獄一
從於寬久之公又教之曰陰居大夏所以助陽
陽居大冬所以濟陰故陰陽適宜乃可生物苟
徒寬之務又失殞霜之義而於物鮮成功矣於
是司理君兩奉其教而楚中之獄咸稱平允名
譽卓起公乃喜而歸里歸未几而即長逝焉夫

計公前後教司理始而督之登第繼而勖之盡
職皆達人見道之言足為教戒之規今司理君
且大就宜食其報而乃天不慭遺公豈非所謂
佳木垂陰植者不庇黃茂結實穫者不飧與雖
其它時　寵榮終被墳草而今固甚足悲也已
公又與余父封君翁交甚契每來飯之語之曰
公有子若此福澤自當無量顧身健乃可享之
吾為封君且三十年矣足下勉之其善自愛公
極感吾翁言又二歲吾翁以天年八袠終而公

自楚中歸乃伏地盡一哭比歸七日而訃聞吾
既以吾翁之言痛公又以人子無盡之情痛吾
翁故於志公而不知涕之無從矣若公之居鄉
善行則公長厚人也無大小咸德之里中有暴
桀子弟爭鬥者以公諭得平故卒之日人無識
與不識皆為之嘆嗟云公每過余必移時不去
有佳蔬果必亟致余村杜中得聲技又欲娛樂
我我謝不能公退而與少年輩樂少年多負公
公奮然曰乃公自為之蓋其天性良實愛人喜

施若此及其訃至余驚悼之已又嘆曰惜哉其不講於河上公之術矣公配楊氏即司理君之母也諳於婦道紡績夜分不寐至於事毋以孝侍二叔以和睦蓋與公為一德焉卒之日司理才八歲繼之者為賈氏賈撫養司理君一如己出不幸亦早亡於是則司理君已知學矣銘曰公之器度藹如谿如公之心事皦如皎如教子兮起家徒步宜食其報兮 天恩湛露胡然逝兮重冥隔殲我良兮我心惻惻二氏合葬兮笑英

皇樂只且兮鼓笙簧它時 恩命兮知累累蒙衣陳兮疊金紫聲名天壤兮公不死

明掖縣尹近川楊公墓志銘

公諱思智字梧夫號近川原籍陝西人高祖治中國初以茂才為山西垣曲令治中生十八十八生伯川宣德中避亂徙居開州南黄巾營為開州民弘治間割開南地為東明縣復為東明民伯川生聚聚生文成文成生繼昶四世業農饒貲產喜施飯僧市地建梵宇以善良著聞繼昶配郭氏生子五人公居三弱冠補邑庠生賦性良實口吶吶然平生無一竅語而內獨明慧過人讀書日記數千言文詞銛利文戰多士動趣超乘人以為第可倚趺而乃以時在陽九竟坐委頓久之自國子生始登鄉薦而與余為同年友則亦晚矣公長於余數齡每以余為少年豪舉難近及為同年往來恒山天雄之間相與連榻接席乃大善余以為穆公恭讓可為范張交則杯酒徵逐日眷眷於余而余顧以羸病

謝去避匿不出公又曰穆公善自保能於世氛中有鸞鳳舉也未幾與余對南宮乃愈益相親而余叨壬戌第公歸休里中再試再蹶乃就條記於山西之襄垣襄垣久乏才公引掖提撕頗依河汾授教人材彬彬倍出至今士人誦之已又遷山東之掖縣尹掖附郭邊海地沙磧不可耕潮汐上下濟淩為患供億繁多吏困於牛馬走故令於此中者恒難公乃身任其事力振艱戹人有避役島中窮年不出若武陵居民者於是

聞風皆接踵來曰何物明公實能生我我何樂久處龜鼉圖為棄民耶公訊之曰爾何病乃避匿之久曰病役重公曰吾為汝殺之於是白於上大減其綵役人各二戶一時邑人咸歡聲若雷煖氣若春有若更生而監司者不察乃抑阻公不令行公遂閉門乞休民咸詣公號泣而鳴鼓于監司之門以為柰何阻吾良司牧法而復擠吾曹於海洋也監司聞之大憤以為公嗾之乃中公兩臺彈之罷公閒　命即拂衣去邑

民若去慈母咸遮道啼泣車不得行邑縉紳贈之文曲盡公行事至今揭之壁間余蓋不忍讀云嗟嗟余聞直道難行良吏不偶民難得牧下難獲上初不之信今乃於近川公見之而說者猶謂療病者貴以其漸理絲者貴尋其緒故破腹取瘕人或見駭空拳擊棼誰能解結若公者誠心為主而復假之歲月陳說治道信于上人然後法令行之使惠流于下而功歸于上若曰此自上人教之而我無與也玆非所謂獲上治民而理道之要機乎公聞之曰吾自僻性見民利病即圖興革若捧漏巵滅燋釜惟恐或後公言雖善而余弗能行也且鑽己破矣顧之何益遂絕口不復言仕進事故居鄉每以長厚律身而見人有暴桀子弟輒諭之曰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死之徒故鳥之鉤喙爪距者人殫之魚之負戟挾刃者人網之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可不慮乎聞之者多笑以為迂而後皆思其言公有微時所與一妓後瞽不能自養公乃收之久

之死公為葬之人或以是誚公公亦以此自諱而聞以告余余曰昔劉庭式娶瞽婦人以為難夫婦乃名義所在固當爾爾妓乃一時遭遘如草花媚人過時易棄而乃為生死之則為不負此心耳夫名與心孰真不負心與不負義孰難論者當有辯之矣公自是遂不復諱人益以此多公長厚云銘曰

瞻彼河陽有鬱者阡公其歸止厥神乃安勿謂宦薄不薄者名勿謂身殞不殞者聲海上之風

爼豆神君游魂來往騰駕風雲我賦大招惟神
是求於萬斯年永即首丘

明刑部貴州司主事裒齋秦公墓志銘

余自與秦公釋褐結綬比肩　朝宁以至投跡
林莽為布衣之遊者殆三十餘歲其間接鄰抵
掌不為不數然秦公之知余固不知何如而余
則深有以知公也故其死而令姪衍慶徒跣抱
侍御郜公狀請余乞銘夫郜公知公更深者也
既狀之而余又銘之則兩人左提右挈一推一

輓庶幾令公無遺行矣乎按狀公諱崢字思謙
別號裒齋山西高平人洪武初高祖整如長垣
占籍從化里遂為長垣人整生浩浩生忠忠生
佐贈主政配朱氏贈安人生子二長即公次岍
為諸生公生之日父夜夢神人抱送一男恍惚
旌旗護之遊氣肸蠁終宵乃散故生而穎異日
誦數千言髫年補邑庠弟子員騕褭不群未幾
為嘉靖庚子遂以弱冠領順天鄉薦先是已亥
朱安人病昏眩中若有人掖至神祠者聞神曰
誤矣亟還之渠子明年當薦鄉書後果符其言
戊午七月父卒公哀毀襄事每攀栢號痛以不
及光榮為恨乃益自奮勵迨壬戌登進士第除
鄢陵令鄢故多弊竇公銳意振刷革臧羸餘置
田贍給學宮貧生婚葬至今賴之又究心司空城
旦書剖決詳審冤獄立解人有為肖像祠之者
越歲以才名特改蘇之吳縣吳水陸之衝煩劇
紛華甲於江南諸郡邑公初至似若芒然已得
其要領乃治劇以簡臨華以朴清虛恬靜先自

持已調停節省制為條例於是催科不苦粮稅
早完百萬吳秔貫輸而下嚮昔貴人無復怙勢
纍絏子弟咸奉法斂手萑苻之盜不興而太湖
之滸人有簫鼓之樂矣公每自稱曰治吳與治
鄢異鄢猶肌理也但可芒刃吳猶髖髀也非斧
斤不足以導之此南華解牛之法乃翁姑取而
試之二邑嗣後有大責於乃翁者則亦舉此措
之不易刃矣乙丑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尋改刑
部貴州司適母喪扶柩歸葬時方以縣令考滿

復遇　新上覃恩京官例得封典而適以憂不
與服闋遂上疏陳情　聖天子嘉其孝贈公父
刑部貴州司主事毋安人異數瞱然遂為令甲
其所錫類遠矣未幾值京考乃竟以令吴執法
詿誤白簡議調靈寶公聞之笑曰乃翁之得此
非意外也吾欲撩蛇捫虎而顧畏蛇虎之傷乎
且疆直汲黯亦何必沾沾漢廷為耶於是處之
怡然措置不異昔時庚午以外簾分校鄉闈得
士七人隨舉兩進士人服其藻鑒辛未陞山西

平定州知州州始任即有核邊之行其所條上機
宜引繩批根大觸時諱後復發一大帥不法事
帥有力依憑城社習郗中公以至於敗公遂嘆
曰吾猶故吾也蝴蝶莊生何分形體黃粱寤寐
胡知真假乃翁倦矣蒲城不負吾觀奕臺龍相
祠足供吾商羊也於是遂拂衣而歸蒲歸之日
乃築遠囂亭於邑南日讀書講藝其中時或於
佳麗之辰乃相招觀察趙公侍御郜公吏部咸
公為杯酒之娱語及世事輙慨慊不平髮上指

冠有賁育按劍而衆莫敢前之意蓋其剛毅之
氣老而不衰其所得於性者如此矣丁亥疾革
正襟端坐家人環侍問後事俱無所言惟顧其
侄衍慶曰有汝在吾無他慮當苦志鉛研以終
吾願尋卒矣卒以萬曆丁亥年八月初二日生
以正德丁丑年十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一
配顧氏封安人女一側室王出適滑邑楊春茂
嗚呼公以仁人之胤踵跡羊祜然托身衍慶如
伯道之屬意其姪奕葉有承心事何憾九原之

下庶几其瞑目矣公舊有養子名衍祀者令讀
書入庠晚年忽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俎豆
乖人秦氏之鬼不來食矣遂量析田宅遺之嗚
呼公之為衍慶慮至深遠矣撫狀為附及之以
辛卯正月初九日葬於城南故阡之次銘曰
金忌太剛謂或摧之木忌太直謂或撓之乃公
剛直庶幾似之胡付良冶百鍊使柔胡付大匠
為楫為舟豈其天定不能移易蘭焚桂伐芬烈
愈熾歸矣原田心事何缺蒲城之南舊名子子

明高母丘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丘氏東夏譽封君近川高公之配湖廣襄陽府穀城知縣薦之母也穀城君蒞任甫匝月而孺人訃音至君躃踊摧毀得代日觸雪兼程歸里中一哭欲絕已而持兵部郎胡詰狀詣余隕涕再拜言曰吾母鞠我兄弟劬勞艱辛乃今一疾輒不起念薦通籍九載坎壈數四曾未徼一恩典及屬纊又宦羈弗克侍含罪其何贖若復不思闡母德圖為不朽罪不滋大哉敢丐志銘於門下時不肖抱服慈大感方徧求海內名公為碑銘列傳以發嚴慈遺行庶幾有得之者吾親若親敢不念之而重以感為辭乎按丘氏世隷懷慶衛軍籍永樂間奉詔下東明也遂家焉父聰長厚有隱德配王氏孺人生而敏慧知禮節精女紅尤勤于紡績年十五適封君公中饋勤勞無不中舅意舅氏憐之姑李氏性峻嚴辭色不少假母常廩廩然終亦不敢作楚聲封公有女弟二于歸後衣履咸取給於孺

人稍不數即嗔怒碎語孺人悉為遂之久之二姑愧且服亦由由然相敬愛也封公早年數奇里中大猾每齮齕之觀者咸用憤憤孺人惟陰勸勿與校久之猾乃化於公敬禮有加公笑曰此吾丘孺子教吾行善之利也吾得以猾為海鷗矣孺人性質直妯娌有過不為諱至其接物則溫惠任只無貴賤長幼皆有禮而人人感之咸謂孺人善已又性不喜華靡惟食脫粟服澣衣日事紡績穀城君每勸之佚母不從時或進綺衣一着輒緘之蓋其勤儉之得于天成者如此教子雖篤于愛而不為姑息以故二子俱以文顯甲子同選入黌序癸酉穀城君舉省闈庚辰舉南宮授嘉定尹便道歸省孺人與封公沾沾喜曰爾祖積德百年而有今日彼蒼或欲昌其後乎且吾聞嘉定多貴人難治狥人則妨治理守法則忤人意此猶吾婦人之於機杼也疎密惟其把裡斷續係之操縱而已爾初任或不知此不得已寧為　朝廷守三尺也穀城君唯

唯乃竟以守法為權豪所擠歸而毋不為愠惟曰順逆時也得失命也兒其安命以順時譬彼農夫穮蓘互用豊𫝊代有𣓨何以一敗而自阻乎穀城君復奉命謁選改山東之鉅野縣釐奸别蠹雅有聲譽乃復以前擠讁幕雲中毋聞之曰是刖人之再刖也苟為真璞不妨三抱若其鼠朴自當揜口於是君益奉毋命署靈丘大同隨地著聲制府目為全材將圖借冦以鄭重邊垣而穀城之　命遂下矣穀在湖省稱疲弊積

猾棼結牢不可破君至即發其奸引繩正之牒陳利弊於當路纚纚數百言悉中肯綮當路者方欲行其說及聞遷憂則相顧錯愕曰盤錯難治利器難逢高君之不留於穀城者是穀人之不幸也惜哉嗟嗟方高公之筮仕嘉定也毋教之守法而乃蹶及再仕於雲中穀城也毋教之勿改前節而乃起聲名則人生遭際果係時命而孺人殆深諳之矣孰謂笄弁之流而不可語於丈夫之槩哉孺人素敬禮神晩益篤宅前故有觀音堂歲久傾圮孺人日夕焚香其中乃命穀城君新其宇疾革恍惚若夢寐語家人曰適二女使邀吾東遊出見僕夫在門冊旌前導恐吾不能久留矣言訖遂長逝夫鬼神之事達者固所弗論至若孺人者藻鑒精誠方正嚴毅生為淑媛歿為明神理或宜然則又未可執一論也銘曰

大河湲湲龍山綿綿有塚翼如王氣所纒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孺人即之其究安宅

李子壽生志銘

子壽名鶴歲號仁菴世為東明人始祖諱詢者殷富盖於一鄉厭飽梁肉人傳其家有金銀夜氣用是遯居自甘不事壠畝子孫效尤因循以至子壽之時而家道愈益衰矣子壽早年習章句落魄終於學究天性坦平接物每自喜身常結鶉不恥狐貉家無石儲不謀朝夕夜則卧匡床鼾齁晝則攝敝衣冠鼓腹相羊而行畧無貧病之色人謂其腹垂垂如鼓或中有滯當令飲

大黄湯數劑下如拳物無數乃可子壽聞之笑曰乃翁故無恙特肥耳或問何食而肥子壽益笑曰乃翁徒食糠粃耳時連年大荒余因作詩戲之曰荒年糠粃人家盡怪爾昂藏體自肥故里人聞之咸謂君窶過原憲而肥過陳孺子可謂異人乃愈益敬君或過酒肆胃舖援引即入醬妓丐婦動輒發興必盡一酣而後已君既為市人所禮而大人長者亦往往樂近君故令大司空石公嘗至其家大嚼拊其臂稱酒翁水部

李君從野亦數數邀飲於蒹葭園而渭南崔君與君為內親君愈嘗沉醉其家及數公宦游而余復特近君每日旰文事就完即以馬逆君至為具清酤濁酒各一甌振園瓠咲之不具穀君瞋其厨饌之薄余曰常晤不必備物物備難繼即有餘而留之瓿中則蠛蠓蠹魚須之為化自無不可子何無造物之心哉君乃大噱人或謂余厭俗何乃不厭醉翁常病肺不飲何日對酒人飲余解之曰君即不學猶識一丁腹無鱗甲

為吾鷗鳥偃鼠之飲易為滿足均之於余有當也且世非不有雕龍之技白馬之辨豪貴之游然文士爭雄辨士趨利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皆屠龍臛鳳膾豹炙熊異物難繼焉用之又余不能自飲而借君飲余不能食而借君食蒼頭行酒大白引滿風前肉袒月下度曲謔浪百出余用恣其歡笑彼游飲食之內吾游飲食之外顧不大有所得於君哉或以君方劉表之牛徒噉芻豆無益於用余曰大瓢瓠落無用足以渡

江不龜手之藥可供水戰鴻鵠之竄有助六翮隆然之物時鷙猛虎故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矣又羊公養鶴不必能舞陶公撫琴不必有絃意固有所寄也余之與子壽遊亦若此君素不知聲律乃時作里巷語以為詩及後從旁見余為詩輒搆思布韻則忽頗足驚曰詩乃如是乎吾與諸學究為詩者且六十年乃今始知其非矣余為大笑曰昔有惡人終身未見鏡乃一日見之而驚走始知其奇醜則君之不幸乃見詩

如見鏡也君大悟因求所以進於詩者余曰君善酒姑以酒喻詩有別才酒有別腸知人之腸不能為子則知子之不能為詩矣子其休乎里有梁汝和者善罵每晤即媟罵無已各作里曲謳之而攘臂喧呼雌雄終莫可辨余乃坐梁君西向李君東向令一人浮白一人度曲彼此遞進週而復始余與客持觴靜聽各至絕倒然李君之詞俗而雅客皆擊節稱賞稱為新聲之遺君每遲明入市掉臂徃来而實不市一物或疑

之余解之曰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足為口食之慰矧市者又百味所聚乎昔人謂安步當車晩食當肉君過市而又晩食則何啻食之足擬哉余因指其腹曰天胡以此物累子乎子壽曰鶴足鳬脛短長天定截緒則苦吾之腹亦若是耳矣累乎余曰使陶朱公而有此則何不可今乃為子有之則晝苦中國之虛夜苦牛衣之短蚊蝻甘心蠛蠓得志其為累即瘻瘤癰疣奚啻乎君笑以為然第曰吾已無如司命何君如佛氏有後身之說則余當丐之為侏儒以三斗傲東方生也君今六十餘尚健飯雄飯第騎乘則用二人挈提而上每蹶則頭足顛倒如什囊然又常與人戲城上醉後平城而下笑語在半天中而及地不死余因悟淮南醉人墮車之說而知君之神恒全也君常暑月病余為具木不及乃先為市二大甕以備倉卒俄而病起詣余謝之又閱吾逍遥園集見有為梁汝利生前志銘乃感之而言曰吾何以不如梁君之

達遂長跽乞余銘余佳其請乃為揮手成之如左銘曰

彼皤然兮一翁伊何食兮體豐豐其體兮嗇其中大腹垂垂枵然空擊之非鼓撞非鍾何物人間酒之箭晩歳觀書知大指復憶為詩愧欲死吾聞君言驚且喜不謂知非乃有子尊中有酒時招子子長飲兮吾樂只子樂飲兮吾樂子生前銘子大河涘安得有酒長如水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目錄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目錄終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六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巖崔邦亮
關中子輿南師仲選　太倉冏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六

墓碑一首

明勑封吏部驗封司主事成公墓碑銘

成封君者憲副成君之父也卒之既二年葬矣而墓左驪牲之石尚缺而未文乃憲副君以余

爲通家悉公芳行走書役之又李驗封之状可據也則余何敢以不文辭按状公山右澤州人年初姓成誤爲程今復改初姓父凝所公有大志不遂生三子長官季宰公爲仲初娶朱安人生憲副次娶王安人生蘧及道公初業儒乃以凝所公貧請行商東走齊魯南走杞宋大儆計然刁民之業貲用遂大饒已而季宰登乙卯乃取濟寧券焚之久之憲副登甲子鄉試公又悉取家中券焚之人咸謂公市義一之已甚矧至於再乎公曰吾豈豪宕不慮家也哉顧吾始之行商者爲養道不給也今貲用頗饒而又子弟悉登第行且有祿食何養道之足慮且吾聞天福不可重人利不可專末之大者傷其根實之多者披其枝吾家披其傷矣又何市義之敢云迨辛未憲副君登第初授廣昌令廣昌古飛狐地人習金戈不文公以迎養至則附中州經義數百卷散之學宮自是荒裔人士始蔚然向學

矣既憲副君以才改令南陽南陽故多豪民有一豪雄於貲連諸王孫爲鼓鑄之奸憲副廉知其狀欲寘之法豪陰走河北齎千金欲遺公求解公聞之大怒立遣健僕擒之其人遁去不知所往公虞豪急而爲變乃貽憲副書曰捕黿鼉者不必窮之淵逐豺狼者不必窮之山縱之其所而已又往見爲政者專以鷹擊毛鷙此猶大戟去水葶藶愈瀑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爾其念之憲副君秖公教一時大豪俱化而之善乙亥

憲副令滿考績封公爲文林郎朱安人王安人贈封孺人丁丑憲副君用治行高第召入爲吏部郎北上過里公不爲色喜第曰爾自邑令而遷吏部猶之舍擔負而扛巨鼎責至重也吾聞重任難負行百里者半九十爾小子其勉旃哉憲副君唯唯久之憲副君爲吏部廉直有聲不私其里人公聞之輒喜曰茲吾志也然終以直道忤時而參議東省公聞之曰圓枘而方鑿宜其不入也吾與爾安之明年值國有大慶封公

承德郎驗封主事二孺人晉安人壬午　皇子生詔中外吏父母已受封者服色皆如其子於是公得加四品服色當是時季子道與伯兄子文選皆登鄉舉弟宰守睢州倦而歸此三家子弟共十數常以杯酒侍公公戒之曰吾家大盛爾輩又豪爽不羈人多忌之宜加聯屬以禦外侮故五指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握也爾輩其勿忘余言由是諸子皆唯諾人聞之無不服公遠識癸未憲副君兵備薊鎮過家見公年高謀請告公不許曰乃公善飯無恙欲留諸子侍單騎往公復不許曰爾以爾子侍我謂二弟何復諭之曰薊鎮內護神京外接遼海土蠻窺伺三衛反覆九邊之任獨此最難故兵備者所以佐督府而身先其任者也吾聞兵事所尚在持重與用人而已故李牧屯保田畜遂能養威於一擊李廣飛將著名而胡兒至不敢射鵰爾小子果能持重如牧而得士如廣則宅日吾且壯首燕踣聞爾鼓行奏凱也何乃翁之是慮耶憲副君

乃行明年甲申公忽足發一疽請醫皆不效病革之夕乃正襟端坐二子請遺言公曰人生不得行其志意即彭喬亦夭吾藉爾曹稍一行之死復何恨且吾尚憶始而請於爾王父云宰也試之身吾與伯也俟之後而今果如此吾其有顏以見爾王父於地下也復何言乎遂不起公美丰度倜儻不群有深識朗鑒能品騭人物隱微如照自奉纖儉至款客則務豐潔平生不嗜樗蒱之戲惟義所在則赴之如流津梁道路歲

揹貲修之臧獲大小咸得其歡里中無賴望門
改行卒之日有設主而尸祝之者則王彦方陳
仲弓之化將安是過乎余雖辱公通家然不識
公而友人鄒蘇二侍御則每向余譚其行故余
得採而筆之不盡摭驗封狀也銘曰
於維成氏爰自高都避亂移家乃即於蒲數傳
及公學書不遂行商湖海家饒貲累子弟登科
兩焚其券千金市義啞彼鸞販冢君作令教之
循良兩地馳譽並駕龔黄再秉銓曹聲名焯燿

公時督之清通簡要出恭薇省教之藩宣擢憲
壯平坐爲籌遐俯仰無累日娛杯酒弟子爲壽
酌以大斗公雖醉止不廢教言知雄守雌以昌
後昆邑里化公無蛇無虺方效遐祝乃乘箕尾
金紫榮名燁燁在人山嶽不改河漢無津公其
談笑歸於玄圃次第黄麻以被原土

墓表一首

贈貴州道監察御史蘇公墓表

蘇公東呂者吾友侍御民望之父也蓋 今上
龍飛覃恩令臣下各得貴其所自故公以侍御
貴 贈今官云公卒之次年瀕葬侍御君乃致
書於余曰先大人往矣不肖孤抱恨終天即死
無以自贖然所冀以少能自盡者特爲先大人
圖不朽事耳碩志銘已託諸濟南殷少傅公竊
諸玄室矣敢復徼表於執事夫侍御君言若此
余曷忍辭按志公諱動字時變別號東呂公賦
性温克外和内剛幼而向學值父遠遊爲母奔
走薪水遂廢業而族黨又凌轢公家通益哀叱

公弱冠乃躬耕作苦家道復饒向之凌轢者亦
且漸息而侍御君生矣侍御君學於鄉公欲就
邑中家人輩重遷移不欲往公奮然曰君輩不
見商者乎商者必居通都大衢則貨賄乃通吾
邑中則學士大夫之通都大衢也柰何令兒守
一鄉而與一學究決乎乃竟往未幾而侍御君
爲諸生每試輒冠食既縣官公稍不爲喜曰盛
名恐不能負耳及侍御甲子貢於鄉戊辰舉進
士公始稍稍解顔已而且悲曰吾少讀書無成

兒若此庶幾可慰爾祖於地下矣侍御初拜官刑部主事擬由傳迎養公公却之曰爾初拜官未有以報國而父即享傳食之榮殆未安也竟率其僕二人從一騎以往侍御君爲刑部歲餘改令官秩赫然顯矣頗哽咽向余曰吾所以得有今日者吾父式穀之功也吾方日夜計其滿以徼封章奈何復奪其半俸而久令吾父爲布衣乎言訖淚數行下余爲欷歔者久之及東呂公知侍御意則馳書諭之曰人臣患不行其志

不患不遂其私兒向爲司寇郎則旰夕抱按牘已耳今改侍御庶幾得以白簡論天下事爲天子耳目臣兒果無負此吾即老死布衣甘心也兒其勿以我爲慮垣邑御侍御永春有風稜論罷巨姦余明石給事星批逆鱗進諫被榜掠兩人俱有海內名侍御君與此兩人善居嘗與公談及之公曰兒其亦務自樹勿辜若職爲里人中下也即有不虞吾不難爲范母矣侍御君奉教唯唯追按河南遂彈落一大猾竟以此致歸

果無負公言矣先是侍御奉命清勾山東南直軍過里省公因請所以清勾狀公曰吾聞清勾者務以滿數爲期遂爲窮搜之諜其勢必至旁及戚屬佃戶而無辜受其擾者及其所得則又老弱不任戈干徒取充數而觧戶之苦益不可言兒其矜恤民隱寧寬勿嚴愼勿緣此以博風力也繇是侍御君聦奉教惟謹竟不擾民而民感侍御各爭出隱匿所得反最於他部方侍御過里時見公有微恙即圖爲侍養計公聞之強

起曰奈何預計而翁不祿乎吾疾固無事也侍御見公固不從尚健飯又計役完得封遂行後公果以前疾侵尋至其月其日卒而未卒之前月餘則　覃恩詔下公已知有侍御史之封矣嗟嗟人固有一死而死貴不朽若東呂公既已生子侍御而教之登第及至莅官任職而家庭訓植之言又有古人所不能道者卒令侍御所至遺芳譽而併貴其身則天下後世知侍御者孰不知公即謂公與天壤俱存可也其眞不朽

哉是用表其行之大者如左於以風天下後世之為人父者其他懿行尚多具在志中不盡述

傳一首

徐侍御傳

徐侍御公長垣人也名大壯字子貞祖以來未有仕宦者公不席門地獨以麟經起家中庚戌進士歷淮安節推為河南道御史故人謂之徐侍御公云公為諸生及為節推皆有奇節可紀以其載在志銘不具論第論其所以為侍御者

公初為南臺御史巡下江屬有海寇侵暴甚急公陳相機城守數事大有蕩平功而
世宗皇帝有文綺白金之賜後居父封君公憂服除改為河南道御史以嘉靖某年按湖廣時
景恭王以　世宗皇帝愛子出封湖之德安郡恭王本賢王而二大璫故挾王之威以煽虐於湖人諸司咸凜凜然下之公至則以禮諭王凡有所啓輒被嘉納而二大璫亦有所戢而不敢肆湖人始稍稍有生氣焉未幾而王薨逝　上痛悼不已震怒於地方諸院司以為或有傷王意者人人咸抱不測而二大璫又欲挾　上之怒以恐喝於院司語數侵公公從容語二大璫曰吾與諸司所以為王守封疆者也封疆有事吾與諸司共任之公等為內供奉所以保王躬者也王之不豫咎在公等吾為執法吏且思有以陳之也公等顧妄有所委乎由是二大璫愈益畏不敢復言事遂已時余為行人以　上命遣往湖中為王掌喪儀行時元輔徐公少輔嚴

公咸謂余曰湖人苦湖田久矣子往其以是語徐侍御亟奏罷之勿再令他王請得之為害無已時也余唯唯行及湖首以語徐公公為踴躍曰此吾志也第慮當事者弗之任耳果君公言則為了此無難矣乃立具疏上之竟得罷焉蓋湖田者乃湖地之邊江者也時暵乾民佃之者頗以為利全湖可計萬餘頃先是二大璫勸王悉請為府田歲自收租其水潦毋論也租吏下鄉暴若豺虎湖人皇皇不安將圖為亂故公一

聞余言而即請罷之湖人至今賴之耳時同邑郜君爲南陵令趙君爲其縣令南陵隸南都而近湖其縣爲湖屬邑公於郜君則遺書南臺延其譽問而又念趙君先垂翅臨穎虞其不振而極爲薦詞必期引之壯闕下公又不欲二君知而以余言及之始出其書疏觀之時在承天署中也余爲之咨嗟嘆服久之後郜君亦爲河南道御史而趙尋擢太僕丞咸用公力公初不識余聞余入湖則即以人逆之襄陽已又逆之郢

中已又逆之於德安及相見承天郡則握手驩若舊故坐移日不去語刺刺訊其故人長老訖而後及其子弟其家事不問也次年役完復有山東之 命過里中稍病痰乃力疾而往至澶淵則忽王公子田之寃而哭之哀欲爲伸之而東省臬司有大蠹者先期乞書求免而公弗之許風采英英人想見之在役凡四越月而疏九上皆國家大事乃忽於東昌署中寢疾而子希庶奔至循謹謹以國恩未報爲言而不爲永訣

之詞則公之矢心奉公眞可謂死而後已者矣死之日爲其年月日壽才五十有二後二歲乃得祀於蒲之鄉賢祠穆子曰余嘗過蒲詢諸其長老云徐公爲儒生時則木彊人也及余觀其所施爲則卓乎有超世之見而毅然不可貶下即古之所謂埋輪請劒者弗能過又似非木彊者所能豈太阿龍泉方其在匣則斗文弗耀而一試之虎豹犀象適見利乎司馬氏有云劒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徐公之謂與而區區

以平居論士者何其淺於知士耶公尤能愛惜人材樂道人善必期於成就而口不言功此又近世之所希講者凡此皆足以不死然竟以中年客死則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耶

行狀一首

明通奉大夫奉 勅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潭西呂公行狀

呂公易簀之夕乃呼其子延詞榻前囑之曰吾不能爲叔孫氏所云三不朽之業然所以飭躬

勵行自分頗無愧於　朝宁鄉里之間今七十
餘且死夫復何恨獨念平生交游與東明穆石
二公最深二公節義文章光褱宇不虛美不隱
惡今之所謂司馬氏也誠得二公一狀之一志
之吾即死不朽矣爾輩其圖之於是公就木之
三日後延詞徒跣以其翁遺囑来乞狀余慟翁
之長逝乃頓足泣數行下已乃裒其遺行為狀
以付石公志之公諱時中字以道號潭西大名
清豐人遠祖浩高祖延訓皆稱長者曾祖鳳為

邑庠弟子員以儒行稱配杜氏生祖應魁配閻
氏生公繼配趙氏生時若公未生時閻常夢日
月已而誕公公幼有至性事曾祖曾祖母及祖
父母孝稍長讀書了悟祖母閻每見大官過里
羨之公笑曰是奚足數吾尤欲效田文氏大吾
門也十六歲入庠為弟子員即有聲十七歲母
閻逝哀毀幾不能存服闋適郡守高公金里選
一見大奇進而督學少南謝公益復奇之取饑
輔第二人食餼應試弗第歸益奮勵讀書歲丁

酉舟行赴試有鯉躍入公懷果領鄉薦越三年
辛丑舉進士年二十七時華陽溫公仁和江陰
張公治主試事皆異其才迨　廷對公卷居第
十二與進呈首卷為朱公淩　肅皇帝謂朱國
姓嫌淩名置不閱繼進則狀元崑山沈公坤也
乃易公為二甲二十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讀
中秘書每試輙高等元輔夏公言特重之以數
拘授戶科給事中巡視光祿寺而光祿寺提督
大璫宋姓者乾沒公首疏論之　肅皇帝懲以

重辟旋聞母病欲棄官歸省執政不可及訃聞
哀毀欲死服闋補吏科給事中有左春坊浦應
麒附勢舉二士乃元輔翟公鑾子也一時為戲
劇傳之公上疏發其事　肅皇帝疑無據禍且
叵測會得戲劇用乃褫春坊職而黜二士名併
罷鑾一時敬震　北闕下又吏侍缺而崔禮侍
桐許禮侍成名各攘臂欲得公具疏彈之大都
謂官之陞除權在　朝廷人臣侍命不宜自求
軒輊乃兹二臣之爭譬循行商賤賈坐窕市井

適値實珠則手兢攫之耳臣竊耻之疏具元輔
夏公聞之駭曰是疏引大體一上則二人不安
其位矣　旨下果皆革職又遼東孫巡撫檜以
失機降俸管事公以為罰太薄疏之曰遼東為
國家左臂關係甚重檜肉食輩乃先事無料敵
之智臨事無克賊之功又謬為罔上之辭有臣
若此將焉用之檜遂伏辜落職尋擢刑科右已
改兵科左已攝兵科都給諫事值邊警大至諸
撫臣上疏告急及百司條陳堵截事宜日紛集

如蝟公應之咸中窾故事邊帥率行賄虜中令
移屯所俾免失事又擁兵覦望虜来不戰虜去
分功公一一發其事疏之主在必戰　肅皇帝
震怒罪邊帥數人行公說驅羽林士決戰於都
城之外虜遂遁大創奔北數歲不敢入是所謂
庚申之變也而公功為第一焉李公本張公治
同時超進東閣特　賜肩輿衆議騰沸莫敢先
發公具疏並論之引尼父惜繁纓事　肅皇帝
始而恚之曰此曹豈妬二臣相欲自為之乎已

而悟遂奪二臣肩輿令乘騎行京師人目之為
騎馬宰相已又上吏治民情疏内有不教太子
輔臣容悅二事偶與　鄭藩語合疏乃留中不
出已錮鄭藩於高墻而書公名於　御屏及
莊敬太子薨逝方士陶仲文上疏慰　御批有
厚烷呂時中毀謗朕躬之語一時廷臣咸為公
危幸　肅皇帝仁明無我終弗加罪公居省凡
七年所上疏凡數十皆國家大事且載史冊内
而所為批逆鱗蹈虎尾幾不免身危者至今談

之猶令人變色也後以刑科都給事中叅藩關
右關右逼戎狄連歲大祲公驅逐賑貸民賴以
寧擢山西按察使執法廉平人無不喜見呂公
者擢山東右布政使會左使遷秩行公乃攝之
以上計天官氏天官氏考公為藩長第一人賜
晏禮部随擢河南布政使公監允公平人無不
愧且服者已擢應天府府尹適　景府之國計
費繁數萬公節省十分之七事已即批還各府
人以為公心事若青天云尋改順天府府尹未

幾擢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先
是總督者多以私奉貴人又與富商大賈交公
悉停罷不行坐是忤當道意會奉　例自陳稟
擬致仕疏上値　肅皇帝方禳禱不省已見票
乃降札曰陰雨連日雖俗爲麥收苐久晦併雪
恐災患不止小民日當和霽爲順呂時中以何
黜云閣臣惶惧乃依違荅之外廷殊不知也公
回籍方四十九歲自是杜門約三二長者與弟
時君傚洛中故事爲老人會倘徉杯酒以詩文

自娛其所爲詩有貞元大曆之調余頗采之明
詩集中余和公詩亦頗多刻逍遥園集中公嘗
過余登邏鴻臺彌咏累日余亦過公爲三日飲
去復追隨於邑南十里雖臺祔層四鎮縱蒼鷹
逐狡兎割鮮而食爲少年之游余因知公不獨
長厚又詞客節俠也假使盡公所長則其勲業
所建詎止是也哉然一時當路交薦數十次公
竟不出則殆有悟於南華老人河上公之指矣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七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冏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祭文一十首

告神文

維萬曆戊子歲不肖孤鄉官文熙君父君母相
繼淪逝父業已備葬具襄事而毋新喪尚之一

木日夜憂之厠閭邑西　二先賢祠有一古梧
垂百餘年足稱喬木孤即貽書邑侯朱公欲鬻
貲十金以易此木朱公報書云足下兩捐千金
活一邑赤子神人胥悅何惜此一本而不以報
足下其價貲爲用之苐木在祠前爲神物君其
告諸神往取之孤聞之注下唯唯乃爲文投之
其詞曰昔晉文萋樹美櫝於東門之外以爲已
櫬即今之所謂楸梧也乃我　二賢祠前實有
此木高可尋丈大可十圍亭亭如蓋而匠人時

祔謂為神木成不敢取故此木得終其天年而風雨之所摧挫雷霆之所振擊蓋不知其幾矣孤思天生佳木必有所用過時不取將必反化而為薪甚非　二賢公物之心也孝子為親不吝難致而邑有良材乃湮不知求亦非孤之所以盡其心於親者也故茲因孤毋　勑封孺人陶氏告逝乃特請於神祈此良木以為藏骨之用孤將為神重修祠屋以備俎豆之觀夫神之鑒人惟在於誠胡有望也毋之得木惠重千金

胡可報也然而妄欲以此易彼者求望之情報稱之意固其不容自已焉耳我　二賢風以純孝教我又以禮樂教我孤為毋之情或以近孝報神之意或亦近禮　二賢其庶幾不我拒乎又昨大司空石公曾為孤二親市二油杉為壽具價二百金市已成而孤二親不欲重糜司空公乃固辭不受今倘得微惠　明神則亦不辜二親辭讓之心而重有裨於司空公之意矣蓋江南重杉江北重栢固知梧檟之美而梧多半

枯檟多半死故購之者恒以為難由此言之則神惠詎可量哉

祭桂巽川太守

我聞長箕屈於短造詎不然耶公江右英髦早年甲第筮仕祁門載登郎署民事既康戎功復著簡在　帝心遂擢侍御繡斧西臨至於晉陽威行豪右恩被善良鴈塞風清虎旅鷹揚文武才猷屢見封章　上念畿輔乃使為郡公既蒞止恢乎投刃抑彼霜威以成惇信惠先鰥寡學

開後進民曰我父士曰我師養我誨我邦人賴之公有實惠於民匪欺民有實感於公匪私公方考績達於　宸聰璽書褒最黃金賞功長轡駸駸譽問隆崇追蹟潁川並美扶風胡天不憖奪我良守仁愛若公乃令不壽驥未展足狐不丘首哀我人斯如失父母嗟嗟我公有親在堂子未成名官秖空囊宜脩而短宜福而殃我陳楚些為問穹蒼

祭王四槐太夫人

曰惟夫人之孕秀兮爰自瀛水之陽育德華族兮夙具乎貞淑之良乃適王公兮允為維德之行佐公宦馥兮各隨在而顯揚公領牧於蘇臺兮實維繁華之鄉夫人佐以澹泊兮清風可繼乎南陽公秉鉞於雲中兮屬因正值乎猖狂夫人佐以籌畫兮兵威遂懋著於疆埸有子四人兮俱蘭昆而玉季合以前子兮愈蒸〻而翼〻夫人撫之如一兮恩愛篤至中有四槐兮賦質特異夫人教之兮恩常掩義中遭家難兮與公相背日夜撫孤兮身心勞瘁以故四槐力學兮早登危第首試華封兮載躋銓署夫人相從兮時勤教甚子善厥職兮母有令名　紫誥重頒兮身被寵榮正宜膺遐算於未艾兮日享祿養於三牲胡奄焉以乘鸞兮遠埃風以上征其等通家情深鄉誼念重聞仙訃之載臨兮欲叩天而代控知大數之難移兮乃撫膺而號痛緣山川之脩阻兮無能為雲車之相送遥陳詞而薦酒兮聊以表蘋藻之末敬

祭　勅封郜母郜氏

維靈毓秀蒲陽陶質望族女德夙備里稱貞穆爰歸郜氏婦道克勤旰夕不暇以相夫君夫早不祿遺姑及子家道艱難惟誰之恃孺人肩之薪水自供績紡為業無間春冬姑寒母衣姑食母哺姑病母扶姑喪母具二孫[illegible]〻惟母之號孺人撫之罔憚劬勞長男永年督之明農盡力壟畆家計日豐季男永春早歲業儒克成父志大對　彤墀南陝試政績懋循良載擢玄武角奮神羊彈射墉隼屢克有中　天子嘉之群寮聳聽凡此風節咸藉母訓於　國為忠於母為順忠順無失全德乃成子有令望母著賢懿勅命自天邑里炳燿徽號特錫無揚節孝譽彼嵒松氷霜幾經元化滋息乃產朮苓胡不百年久膺多祜雲軿停駕光收寶婺壽非不遐衆猶未厭矧我子華曷勝痛念椒漿遥致為賦九歌冀乎來歸瞻望滂沱

祭劉母趙氏

惟靈嶽秀南華誕育儒宗結禰承訓紀配劉公公方家食夫人翼之遂獲　大封以爾所期公宰吳邑實惟大邦爰因內贊以躋龔黃公爲侍御昂藏柱下夫人隨之夙心頓寫　天錫寵命翟服棣棣宜登遐算永偕厥儷云胡一疾遂至不起竟羈他鄉骸返於里嗚呼靈在芳齡何其遽已有女少小誰其是恃苦莫苦兮生死違悲莫悲兮恩愛遺鵲巢完兮居者非吊者盈閭兮泣下沾衣我賦楚些兮魂乎來歸

祭成封君近川

蓋聞龍門之水衍自崑崙九折至海因流識源猗與我公幼富書史楊馬才高宜掇青紫乃留餘慶以貽後人天鑒有德子嗣振振震子益齋早躋膴仕銓郎水鑑公惟敎只繼糸東省亦云炳燿公復勉之期登華要追至觀察驄馬行塞車于稽顙昆弟弁咏公有喜色旋復憂惧授以方略以成坐制仲子懷珍居然流輩季子先登行奉　大對公膺　封爵邁跡爲郎將復大拜金紫輝煌萬里之途獲軔自始豈期大數遽以中止造非不永如難老何祉非不豐如未艾何吾屬辱交令子誼在蘇李載酒束芻以陳荒誄

祭趙糸知

昔惠子死而莊生罷談郢人逝而匠石廢斧知己之難蓋自古重之矣余與伯完年齒相如膠漆之誼三十年餘君方垂髮即有令譽余延之家與共起居我忘稍長君忘其少對案之暇恣情言笑酒杯之間時復叫嗷相期異日合璧並

燿余早叨第君即繼之京邸過從旰夕莫離未幾君南余返茅茨大江南北悠悠我思君以名高改銓北部鷹隼凌風驊騮開路既精藻鑒復諳典故行且擢選清通大布乃以疆直出糸濟水中道引疾脫之如屣歸隱漆園莊生之里故人相見曰余已矣余有小築寄意逍遙公日來只曾不須招君飲我酌君食我調春風桃杏秋雨芭蕉君有奇書先假我讀君有美錦先假我服我有薄田頗裕饘粥聊以分君郭外卜築君

談名理余苦詞賦君時引繩以正余誤玄晏先生邯鄲幼婦碑序相成叨稱奇遇君故善飯了無纖恙乃入玄關復求神王斗室三月遂成陽亢余往拾之拒不相向逮及五月陽亢已極乃自請余面目黧黑食減二噐喉中漸塞余亟勸之神氣宜嗇君乃自諱謂疾何有自春及夏粒遂絶口內若有物喀喀時嘔火動心煩㸐語如酒壽僅七〻遂屬陽九鵬集承塵舟藏大藪啓事前功竟成蝸走有子零丁方能成步誰其撫之使立門戶手舌下泣平生所慕耿〻此心呼天而訴言託金石以勒公墓

祭魏崑濵

昔賈誼以通達之才而不試於用黃生以縱橫之學而未竟其長古今著論咸用惜之由今觀之又孰有如公者乎公㤼秀儒宗金昆玉季三鳳聯翩難兄難弟始薦鄉書冠於燕山再戰南宮震於八寰　天子嘉之欲置螭頭乃落奉常伊誰之尤公有奇志跨世不平上書政府欲挽奔泓乃兄侍御高墉射隼公實佐之斁同不泯尋改銓郎稍行其志端士昂首視為赤幟云胡二豎遂入膏肓一臥不起秦醫失良嗟公少小躭嗜文藝服官之日斥為末技壯夫情切胡乃未竟遺恨雕蟲傷心水鏡譬彼大木未柱　明堂譬彼良璞未鏤圭璋不佞里人感此特痛天問徒成呼之莫應陳詞遺奠寄意蘭藻北望涕泣有淚如濤

祭韓兩峰

惟公清白家世兮長厚性生早習墳典兮麽於垂成家有田畝兮躬自服耕門對長河兮鷗鷺為盟乃督令子兮攻文史早登嵬第兮披羅綺筮仕南楚兮領司理千里迎養兮公心喜就養未幾兮公即旋轄曰余郎君兮正宜奔走公爾忘私兮何取聚首去〻復來兮曠違奚久豈期歸來兮忽長逝別淚掩兮訃音至餘桃收兮為靈位山鬼來兮響薜荔江蘺薦兮乖所嗜我計司理兮情太苦令來弔公兮涕如雨簷竹㬥玉

兮聞公語雙蝸下兮復高擧儼若來兮又疑去
賦招蒐兮公乎早歸四方不可以託處兮霜霰
霏微昔有人兮丁令威遼陽千里兮化霍々城
郭無恙人民非棲息故止靜不飛況令令子兮
且釋素漸服大僚兮偉績樹秩滿馳封兮承恩
遇　黃麻自天兮被塋墓生死榮光兮何怨訴

祭鄭南浦

嗟余生平締交維兄金石並堅生死同盟余方
垂髫公長數齡受學笏菴共事一經晝同鉛硯

夜對燈檠余方蒙昧公啓其明余多過擧公翼
之行余學多岐公示之程藉手公力黌校同鳴
更試文臺公特著轂余也不佞後乎其瞠晚交
東泉倒屣蔡邕共試棘圍公數屢窮吾輩登第
公躋芹宮循資里選司訓儀封封有大老實維
張翁吾輩深交乃以薦公即任之初遂以登龍
酒杯言笑每得相從因公訊我又訊司農公能
歷々布之從容三人夙好賴公以通詎惟神交
儼若會逢公復造士樸棫芃々士知向方文教
隆崇西河夫子關西馬融宣化名高屢膺上奬
将陟榮華以耀吾黨乃擬鸞擧雲霄長往余復
招隱欲共霍鶖漱山枕溪窮年俯仰胡天奶人
不弔厥想忽焉殞逝委命他壤香山夢斷洛社
雞髮余獨何心能不吁嚱逆公之旌摇々而至
拜公之柩仆不能植痛之裂肝揮之絕淚嗟公
之往余失儔侶顧瞻亭榭隔絕笑語秋月黃花
春風桃李光景依然誰共吟流水絃在知音
寧几雞黍雞約奚去千里余髮種々余意否々

固公自吊夜臺伊邇髑髏之樂南面可擬公其
勿專有客偕只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七終

逍遥園集選目録

第十八卷文類八

書二十五首

第十九卷文類九

書二十四首

答陳學博
報葉龍塘憲長
報孔炎
報陳頻亭
報南陽谷吏部
報葉龍塘
報滑尹侯樂菴
答蔡侯
報翰林黃葵陽

報張周田
報貴州巡撫張周田
報貴州巡撫葉龍塘
報張周田
報李于田
報潘司空
報髙受所
報蕭溟冲翰林
報區海目翰林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八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與南師仲選 太倉冏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八
書二十五首

報張岨峽

客歲旌駕過平陽曾寄語於敝邑之盧子又趙全石書来備述惓惓相念之雅則不佞固已闇而感之矣兹復遠辱問魄来自二千里外問詞懇切餽儀頻縟捧披未竟歡浹五内真不啻自天而下也感益不足言矣惟上谷重地虎狼群聚之所得門下長材坐鎮之駕馭鞭笞恩威互用市價不涌而和好益堅故上谷安而盧龍漁陽俱安則門下之功在疆埸者非淺鮮也門下方且緩帶輕裘偕叅佐登覧賦詩氣臨瀚海則羊叔子杜元凱之休暇不足數矣又何以顛越

為虞乎雖然不佞聞諸虜獨老酋厭兵然老酋之齒長矣安可長恃故羆虎不可狎而甲兵不可鈍在門下必有以策之無假書生之談矣不佞與東泉俱伏匪無恙小有著述以消永日遠附台覽知不滿風人一笑也

報王雲衢開府

不肖自投劾歸来猶得一奉瑤牘眷念懇切藏在巾笥閒嘗取一讀之不覺沾沾然喜氣發於眉睫間也翁丈高材絕世乃委頓兵戈歷有年

歲頃睹邸報知有開府之除則故人誠竊有慰焉獨念九邊之地惟薊鎮為重開府之任惟薊鎮為難翁丈處重地而肩難任欲亟為先事之圖則時方狃於目前之安而不吾信欲因脈故常則和好未足恃而將来必有不測之憂此薊鎮之所謂二難也二難者既不可以語人而又不可自諉則翁丈之所以日夜苦心者也夫龍淵斷割乃見頓利鉛刀一試不缺則折門下長材知必有以辨此矣何如衷生感翁丈生全之恩居嘗每欲為國士之報茲聞顯擢慨然欲往而曰此正某效命於王公之日也仗劍挟筴徒步行千里其志甚壯翁丈感人若此又知薊鎮不足為矣故於其行附此申候併道區區焉

報高中玄相公

不佞叨蒙門下知遇一歲三遷遂得濫竽首曹日侍左右此其為恩何異生成哉歸来病伏丘樊佩服雅德即一食時曷敢有忘春時渡河滿擬一奉起居不期值有意外之變雷電在前道

路震恐乃令徘徊境上只尺不得一望見顏色則私懷深用悵之比歸来知天日難掩悪謀敗散此心則又不勝大慰將擬於華誕日特遣一役奉候乃辱使者遠臨翰貺交尊長跪三復感切五内嗟嗟往事多端更僕難盡但念門下功業蓋寰宇心事並日月朝野方依倚之廼自奉違以来為時未幾而世變江河若此信乎功名之際人所難處而任事之臣所以不易也刻下幸留心黄老以養太和天祚國家必有日悟風

雷矣不任祈祝之至

報王暘谷叅知

翁丈之居魏也凡三載餘而士民咸思之愈久而愈不忘焉夫恒人用情猶若此況不佞於翁内託同胞之雅而外結道義之懽草堂言笑咳唾餘芳可挹可掇則一念懷仰之私益不足為翁丈言矣聞翁丈治吳尊以崇本節儉有不從輙抵之法初若不便於吳人者久之則漸化於翁人非軟美俗無綺靡果爾則倉公挾醫遊四

方所至輙能易人肋骨愈膏育者嘗然翁丈道也何慰豈弟巖居無恙但小作臺館以寄河山之興而荷池以南趂遲鴻臺下為招隱洞王元美氏為之記而小樓前又起讀書臺臺上有閣道下作見心亭前後洞然一徑上通跨小樓而過之總名之為著書亭每一登臺披卷則思及小樓著書之句而悵然興萬里之懷也謹此附聞倘更以大雅鄭重之則弟當匾置亭上時時如挹光屑也餘私縷縷不盡

報王鳳洲

不相聞問者又復二載人壽幾何海内故人幾何乃形神闊絶若此亦足大唏噓矣前歳閲報見諸少閲詆大道初為振臂已復大噱謂不詆不足以見道此曇陽子姑以羣魔試足下令足下自堅耳不佞少於足下數歳然夙有疾病障自晤足下於障水上足下導以文字乃有文字障今歷廿載來婆娑詞場精且銷亡亦庶幾厭障少除矣不知足下又當何以教之夫維摩不

病不禪稚圭不宦不仙兩事者不佞竊自附焉足下其謂之何不佞年来小有著述恐其以塵緣見嗤不敢相聞今睹越中所梓史漢二籍則皆足下叙之夫足下固不廢於應禀乃不一試之不佞毋亦為倒行矣乎望之肖甫南北疆場軍民兩變頗費酬酢足下其無靳以籌畫相資理也不腆引意惟麾存幸甚

報汪蕖瀛柱史

不佞無所交遊獨與東泉公為綈袍友日坐起

一豎因得請門下薦書則爲之髮上指冠云夫以東泉大節其爲世瑞貽貽也而久滯弗出則有世道之責者其孰不重憂之然憂之而竟無如之何乃足下情激則辭奮辭奮則聽聳一旦使

主上省之主爵者行之明玥探頷㠯璧價城茲豈非朝野之大快哉假令太史公而在則誠願爲之執鞭所忻慕矣若不佞者賦性狂簡學術淺鮮昔與東泉雖小同急難後以不識忌諱遜逐初衣此已枯木朽株生意婁然盡矣乃

辱大臣一眄及之則不佞遙遙然汗下也又相念語切玄黃儀重長跽登嘉併當感入心骨且欲妄託于昔人國士之感乎謹肅啓附謝不備

報楊濮州

宗漢雅有高懷足爲同社晤語三日飄然東歸孤鶴冥鴻徒令人翹首而已晤中不佞以八律二絕贈之早時索和榻前渠嬰城自固冀登子及之床而未可得今委頓而歸矣笑笑緣宗漢湖海豪遊一晤即爲知己固多爲調笑之語併爲門下譚之其代白二首當令門下絕倒也宗漢知門下於黃叔度之年可謂大奇門下金陵往謁宗漢宗漢濮水來遊均之乃古人命駕意也茲當秋風萬里客意蕭條綈袍故人極知念之矣嘉會何如幸早示知不盡

報石葵賈督府

向歲辱華旌見過不佞得以鷄冠奉屐屬酒園蔬歡洽旦暮可謂人生奇遘故令數歲以來猶尚使我林樹發彩戶牖留光真人紫氣日盈

盈於池臺高下間矣顧雲天隔遠無由再晤每用悵悵乃春日睹報而知門下還　朝昇褰帷杖鉞開府畿南臂鎖鑰長城之寄亦何雄飛乎夫水不蓄不湧矢不傾不急以門下之長材而棲之嶧巖者且五六稔則　明主胡不大受之哉不佞罪廢餘息伏首何望乃藉門下推轂得微省中一薦此惟夙垢得滌以上不負知己足矣敢即附跡王陽希情謝傳哉然三復來牘則殊令人愧悒焉夫道旁之驥子方念而收之越

石父之賢乃平仲才難於解驂兩事傳芳千古士之屈於不知己者動爲借口而不佞燕趙人也易水常洒叢臺不改士生其間頗請爾知之誼乃茲一領之恩誼用鏤之心骨矣恃愛喋喋主臣主臣嘉貺過豐登領不腆小刻二種附見別後惟教之甚幸

報王敬美督學

日者僭懇門下贄以不腆敎儀方有豚蹄盂酒之愧乃辱銀笋新刻是重之愧矣足下東山久

卧簡命再及非秦則越非越則閩選擇任使俱當海內文物之區則足下尚不可以命駕乎又聞中昔宗子相徐子與所游地也二君相繼著高名士林以爲無負七子乃足下茲往閩士望見足下如見二君足下弘宣教義愈益不啻如二子之名高矣羨之羨之謹因風便附上尺書少布忻慰之私小懇想已得完惟函致爲望小刻百將提衡一部呈覽惟教之手書新詩精絕莫加不佞手之欲穿矣其幔亭武夷之詠可無一附天南過鴈乎小兒極荷父師之愛頓氷月未能濡毫求益執簡門牆當有時也不盡

報張周田

冬日拱辰自長安致門下書儀至不佞西向登嘉尋有裁復亦付拱辰青鳥西飛何尚未至耶茲復自救郡司理公處得門下翰讀之相期之雅若欲解支郛之鎖而縱之於江湖意至渥也頓不佞曷足以當之不佞昔以佯僵失酒得過貴人遂至不解今貴人雖已去而人猶意其復

來故未敢即犯其所忌拱辰丈心事幾爲之碎時日未至雖后稷如此黃茂何哉所幸門下開府雄鎭羌胡畏威懷德大著聲猷拱辰坐中臺持法紀謝絕一切無名之餽兩綈袍意氣英英行且聯步而曳九重之履其爲不佞之慰何如也夫一王樓得志且足彈貢禹之冠矧左提右携若吾二丈者在則故人豈終南冠作楚囚哉是在二丈努力而已疆場肅靜制府休暇愛弟賢郎環侍杯酒拈毫賦詩論說今古則宜學不

悉手憶之憶之儰兒誦習如常承念屢及增之
氣色不淺也併謝

報趙敬思

連捧赤牘奬引過甚愧何以當所賜扇頭之作
次聯無鹽刻畫用事本色末聯空清有致問之
作者恐亦不能自解詩如此乃羝羚羊挂角之
妙不佞捧誦池上俄而風雨大作自朝及午登
臺一望四野霑足豈神物之出若龍吟虎嘯固
自有關於風雲乎何其機之椷符而事之偶值

者也慰之慰之隨成小詩二首稍見賡倡謹錄
請益馬旱災流行人情洶洶時雨既降遂獲安
堵弟不知自敝邑而郡自郡而都可同此霑足
否安得天心仁愛八荒流澤以均荷有年乎所
諭二批原擬留喬梓序中用乃盡出之他日肇
端能無費搜索也耶

報賈石葵開府

小集仰荷台指得成善本倘由此布之藝苑謬
枉重價則所謂蒼蠅附驥者非耶感之感之地

方春夏不雨流亡滿道所賴明公大疏題請尺
書存撫無事不及無微不到焦勞之苦蓋可想
見用是有司奉法民霑實惠白馬黎陽之間雖
小有劫奪如狐豚爝火旋就撲滅耳今幸天降
大雨霑足特甚即旱禾無成而晚田盈野油油
可望麥田盡墾種可及時民之流亡往來半之
蓋其往者遠通之人即得雨而行不能已者也
來者本鄉之人聞雨而歸理廢業者也若伏門
下神靈秋禾得盡成熟則秋冬之交赤子可盡

復舊業不足重厪執事憂矣大抵畿內與河南
山東接壤若三處俱災誠可大憂今畿南災而
二處俱大稔粟米市販若汎舟之役而流亡至
彼又皆樂業無與為萑苻之藪雖不幸於畿南
豈不幸有兩地也弟緣門下憂甚故此吐實奉
復惟亮之幸甚

報張周田

疆埸萬里乃得數抹鴻書幕府休暇歸袍眷戀
均可想見又其詞采飛騰皆英雄語有露布檄

文之韻此時雖有陳琳書記王粲從軍恐亦操管結舌無能贊一詞矣僕嘗謂衛霍無文韓范不武故其勳績亦旋起旋歇乃門下無村高出千古則賀蘭長城增髙萬仞中原兒呆咸英英多氣色也慰且何如拱辰還貳中臺風節自持一時盡傾不謂疇昔酒杯三人乃兩化神雕又回翔槍榆學鳩日有啣尾聯翩之思固知兩丈之高情驅古今而不佞不能任矣元美鄭家南爽鳩上疏不省想早晚驅駕或即有　北闕下之命也門下居外日久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代長西臺拱辰其有意乎不佞盖日望之矣不備

報張崌崍

春日趙伯完自鄴中旋齎手書彩幣之惠更以雙鈎今兩生對飲池臺如常侍足下丈夫之用情於知己何其雄乎不佞兩生誠沾沾然有餘感也方圖附謝而忽聞足下有越中之行簡命嚴切風雨而南不佞爲錯愕焉夫越中之變雖由軍士素驕然亦吾輩激成之是不講於養虎之說矣養虎者不敢以多物與之恐其爭之之怒也不敢過時而不與恐其饑飽咆哮而欲噬人之怒也量其多寡時其饑飽而後虎之性得與人相馴乃茲羣虎在圈而飼之者不免較計於隻肪臠脯之間固知咆哮食人之所不免也可獨尤於虎乎今　廟堂特以足下撫之又假便宜令足下得以伸縮其手則不動聲色而使羣情安堵者乃足下譚笑事耳曷敢爲足下贊一籌乎聞變作之日諸司束手可謂大困而王郎者乃能慷慨發言指撝悅衆立還武臣爲御而歸想見意氣英英不負爲大司馬兒郎也彼中有此君足贊籌畫矣茲長洲劉尹人便附此區區小詩二章書扇奉覽翰墨數種附上憲府嚴肅未敢以幣將亮之幸甚

報余同麓

前歲因袁生附上尺書尋得還荅頗悉相念之雅今冉冉及三歲復緣豚兒光胤赴試再附訊焉豚兒京邸時方六七齡違門下郭子覩之迨

今已弱冠能奉書謁門下相見之初門下其能
無依依故人乎兒從陳本容學書頗諳王趙意
謹命書扇併雜書俚詩共呈電矚以發一噱也
弟近頗諳内養前疾遂得支吾乃耽意山水城
内爲逍遥園八景中起遲鴻臺王元美爲記紀
之近復稍稍於東郭外引水爲西湖可數畝中
置蘇堤嚴瀨雲閣帶郭堂青蓮館垂柳軒觀魚
橋凡古人名蹟平生豔慕而不可見者皆題名
收貯而又誅茅築土簡易爲衖今時方盛夏蕩

舟池中荷花當棹爲朶繽紛翡翠鷺鷗狎人而
飛時復與拱辰着短衣行淺水手擢蓮房雪藕
絲佐水漿而飲之以大爲愉快因追憶往昔與
丈每遇花期輒相邀爲賞故當此樂境沾沾然
念丈不已矣得毋爲炙背翁乎倘讀之起興揮
手爲數語俾弟鐫之石以爲盛事則大幸也何
如

報張僉憲

與老丈同灌園漳水上乃隔十餘歲不獲一晤
譚有愧昔人之命駕多矣茲枉瑤牘縷縷皆真
實語把讀再過炎暑生涼何慰如之所諭刻詩
去取乃山中無事一時手錄但取其詩不計其
人如李陵降虜而爲古詩稱首王維從逆而唐
列之四家其它若霍韜陸張曲江不得而與焉
蓋麟自有角鳳自有毛虎自有皮熊自有蟠論
皮者不論角論蟠者不論毛物誠各自有其故
取者因之不得以此而易彼也若其物之貴賤
則譜記固已詳之矣亦何必兼取之乎且吾郡

諸公之詩亦未盡見而老丈二首尋被吳中人
携去裝冊至今未還兄有原稿可因便寄下弟
當代窟一二字置之集中庶藉鴻筆爲不朽也
雲樵張子清雅絶俗所精二技頗一試之然暑
中揮汗不暇未竟其長但時與共坐問訊故人
深以悉動定爲慰耳於其行贈之二絶論吾兩
人歸來之意謹命小兒錄扇呈覽必發一大噱
矣

報張嵋崍

浙之役人人咸爲門下危之乃門下則不動聲色使元孽受首若驅狸奴行鼠窟中無不嚙其喉而出之茲其爲功固已奇矣頃復薊遼告捷停斬過當　聖心嘉悅　褒寵異常此即勒燕然封狼居胥不過也又何雄哉總二功而計之吴越之變心腹也薊遼肩臂也愈肩臂之疾固難而愈心腹尤難知門下亦必以自計之矣不佞衰頽餘息安意林壑悪有它望乃過辱門下齒乃感焉可言元美起家南京兆或未肯即出然海内實有安石之望拱辰再起大有藉於台庥令立　朝奐莫可謂不負知己敢材官遠臨錫以多儀長跽登嘉感涤肺腑矣

報方新渠太常

與足下即之一邂逅然往從子完丈處讀足下貽書於允山人集中窺大雅一斑則不佞於足下有神交矣茲復手書佳刺遠自南天而下不佞莊讀數過書詞引重過甚使人跼蹐刺詩珠璣滚滚随手傾瀉允令人意氣飛揚恍然與足下抵掌千古也夫古今人爲詩者無慮數百家然在開元天寳之間獨推李杜弘治正德之間獨推何李者豈非以其用意不遠人情而措詞冠冕乎若足下諸詩則真四氏之後王鉢紆矣不佞謹貯之十襲將圖付之剞劂氏以爲詞林之金篦指也計足下且由南而北大河之陰爲華轂朱輪之所輻輳往張肖甫王元美張助甫俱曾傾駕於此爲三日之飲至今逍遥園留勝跡焉不佞於足下有佇望矣足下其有意乎外新刻一部小詩二帙附塵台鑒不盡

報肯中故僚

前歲從劉長洲附啓致候不謂足下已待次都門道致相左已而足下復委順而歸不佞文熙聞之與拱辰爲扼腕者累日焉既而思之則天之所以成足下也夫足下席名閥挾三寸管戢海内士所至辟易人固無不指而畏之者而足下又掀眉昂首慨慷以論天下事見人不平雖貴弗之能下此其爲豪舉之行而梯怨囮讒有

旬来矣故文熙用此一敗塗地而拱辰一敗幾死今足下塗地不至文熙而幾死不至拱辰存一綫以杜盟主留三敗以捬舶師願不深足下之涉歷而多其智力也哉足下其尚何尤且昔屈子賈生皆以意外得讒故終身孤憤壯士至今惜之若樊於期秖背秦人以頭荊卿冀踞長笑銅柱下高漸離以餘勇引筑秦殿上此皆見定不悔故生氣至今可想而舞陽死灰徒足貽笑千古耳足下其尚以見定不悔爲念而以死

灰爲羞舊精斂鈞安神養氣屈伸隨時出處待之則莊生之所以善用刀而老氏之所爲小兒造化者矣何如不使癈病之餘亦何足以知此然每嘗抑鬱思及數子輒用爽然對病之劑故敢爲同病者一談之足下誠一有味其言則必喜見眉端不必七發以起公子矣足下詩調甚高但多涉愁苦令人惜不忍讀此工部蜀中體也若再以工部長安體濟之則大善矣外國中雜刻聊用附覽

報楊太守

所示諸詩體格雄深纖纖有致詩序詞峯峻拔筆意婉轉既不顯示褒貶而壯山頭地自隱然若文人峯也大抵今人詩論頗不平徒往往以口語劫人人亦往往畏之而莫敢爲異譚若足下之論真可爲詞林作赤幟也獨爲壯山公伸冤乎夫唐人爲詩所重在調而事與景次之事而無調則實而寡味景而無調則虛而不情惟杜工部兼得之故爲大成下此而岑王則有得

有不得其又下則或得其一二亦足以傳世此唐人之大較也我 朝獨稱何李而何主爾雅李主雄豪各緣才情所近爲之總之則皆絶乎唐調者也近世深者得其序事淺者得其布景薄唐人於不足爲而更做之於所不知何人即如歷下人亦謂其用事艱深當以一劑下之令出如拳物數十可也壯山公詩乃不幸而久爲此類所壓今又何幸而爲足下所伸乎喋喋之語惟足下教之

報丘月林

秋日袁生齎門下手翰至蓋門下榻上之言也真意亹亹墮落肝膽鄙人何足以堪之比魏光祿北來則又述門下惓惓顧念之意若欲舉而加之於膝乃不覺泣數行下焉夫古稱如故傾假傾蓋門下知我頗得神交在門下固誠高誼驅士而不佞則悚悚然有戴盆之懼矣夫不佞生長趙魏之鄉習聞平原無忌之風故早年好急人之難而忘其身中年罷歸乃發篋書伏讀

之窮歷今古豁然大悟始知士貴返朴守真而意氣者危術也才辯者窮徒也好事者來敗之道也故退而耕於野日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冀終此生足矣胡有它望也耶乃門下顧時時齒及夫越石父胥靡也而平仲脫之管夷吾囚徒也而叔牙薦之兩人固誠奇遇然僅千古而一見不佞豈其人乎此其所以慄慄而抱懼也又門下過虛每求藥石之言夫桓侯惟自以為無疾故扁鵲始而欲投劑繼則望之而走今門下不自謂無疾而時求藥不則上醫自醫殆門下之謂矣何藥石之假人又不佞方抱痿痺之症欲就倉公之門而亦何藥石之敢云且門下不見北闕下事乎方今本號和平無事而一二小術者乃故發難端屢投劫劑於以上搖主人而下危當事必至自敗而後已此可為國醫者一笑也恃愛謾譚惟赦之幸甚

報葉龍塘

秋日得滕縣書讀之良慰茲又辱枉材官齎賜

瑤牘不佞方披鶴氅把冰雪索梅枝消息而忽不覺黍谷之春風習習下矣又何慰如之門下所蒞即古之盧龍塞今國家之鎖鑰也　主上簡任於此念為匪輕它日建節登壇直此一轉移耳門下殆亦自亮之乎顧門下謂邊事俱如門下疇昔之所策者以重為國家憂不佞固默許之虎豹無厭久畜庭中喫食少乏動至噬人滅兵養虜彼飽我饑人狃目前禍伏不測三衛屬夷外示服我而內實通虜發我虛實教虜增

弊寇盜無時門下之憂或有在此乎夫門下始而能預策之令乃身任之能策之故能治之其策之者望氣色之醫也其治之者用湯熨之醫也若更因循不已使病入骨髓則扁鵲有投劑而走爾門下其謂之何特愛敢緩頰一諦叔牙知我必不以三北而斥之也

報王元美司寇

故高令人來述門下據弇山上召而訊不佞語春溫如家人然皆出手牘之外至讀手牘云云

則又去人不能述也足下其重念於不佞哉去人又述足下素髮丹顏上下弇阿體脩脩如孤鶴嘆以為異人不佞獨以為方今三王教譬如日星行天荊公既以拜相小美又以入閣則繼此而　徵車當下爽鳩公矣足下豈得久長弇山稱異人乎不佞仰藉鴻庇謬得肴中一薦此惟周公義重又同病故能伸羊舌氏而以其身為祁大夫它可復望乎近聞少司馬云陸少宰以門下之知知不佞亟言當事者欲即錄之令少宰南矣而當事者欲俟東人事定嘵嘵東人中於臺郎白簡時不佞以當事之命往止之捧漏危沃焦釜惟恐或後而乃以不賊成嫌至不可解而夷陵君遂借之以甘心豈非命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不佞誠安意已矣而但以此心之不白為恨故與門下一再披之又所幸足下棹契無恙詩歌人傳頌之不佞得終毋以二事累足下乎小學一隻賜銀所成以其一奉上留其一自酌妄意為它日雌雄劒色小刻百將提

衡一部奉覽杜當陽射不穿札而諳於左氏兵機令之士恐不然矣門下不佞旗鼓帥也幸教之小懇想已得完惟亟賜是荷

報張崌崍大司馬

而於左司馬公處得大司馬門下手牘初謂不佞隔於例則亦已矣乃竟破例為之嗟嗟此足以仰見門下之苦心矣夫秦醫雖良不攻膏肓之症大匠雖巧不顧社中之櫟彼誠慎重其技不欲輕試之也不佞在天壤間於症為膏肓於

木為社櫟門下乃犯燕醫之忌而與司命熟玧
破大匠之守而與造物爭巧此其高誼雄畧豈
不百爲恒人哉不佞感之不覺淚數行下矣夫
不佞趙魏之俠兒耳平生不敢忘一飯之報乃
門下之恵渥矣且也履卿相之位處清熙之朝
此時而即有𧴩門刎首要離斷臂悉無所用之
其何報之敢云若但以門下神靈獲復覩天日
領偏師之任鼓行漁陽上谷之間則上之為
主上宣揚令德次之為門下堅明約束使彊場

無事虜不生心若杜元凱不辱羊叔子者是則
所報門下耳它復何言哉書將發而有司忽以
瑶函佳扁朱題至氷雪巖扉頓生華耀併此附
謝不既

報王蓮洲

省中旰夕追趨析肝歷膽有同儕所不能知而
吾兩人所獨知者此何異手足肉骨之情哉乃
未幾而老丈西歸熙亦南還萍逐梗斷及今十
餘歲中間人事升沉世變滄桑蓋百千萬狀矣

自闗旌節駐曹只尺提封實有側身往從之願
君家兩弟聯步春宮大魁寰宇今古盛事萃於
一門不佞睹郭踴躍百踰恒人不腆致賀勃勃
有懷而以丘樊之夫自分終止乃兹遠辱嘉牘
有故人綈袍之誼披讀未竟歡洽五內南金之
感真不啻言矣恭惟老丈坐鎮雄藩法紀嚴明
道路至不敢拾遺江沱海潤郵封實重有藉焉
計不刻自當華轂朱輪馳驅燕趙之間故人仰
藉益不止此不佞家居無事小有著述恃愛呈

覽冀發一噱云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八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十九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文濟李民質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門人德嚴崔邦亮
門人仲猷陳素蘊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九

書二十四首

報楊濮州

自冬及元夕兩月餘雪意不休興致遄發遄滅久之苦寒病嗽忽忽無好懷茲得足下啓讀未竟殊令意氣飛揚喜見眉睫間也近世論文多毀先達已成之名此輩所謂詞場梟吻也不知古人成名經幾千載非一吻可低昂之如昌黎峋山則又其表表者耳工部謂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殆謂此輩發也足下不平之意其工部之意乎它時主張詞場特嚴一字褒貶者非足下而誰足下才高氣爽片語驚人濮上之作如詩如尺牘雜文皆宜彙集成卷獨

立漢幟則文事之大幸也何如東泉文風裁甚著知己之幸而足下秋夏間亦當種蘭華省往從馬融師於長安里舍矣不佞何能奮飛及之手珍味四種不入藜藿之腹久矣才一發函便令津津生口吻也謝之謝之

報平嵩原司理

自台旌駐敝郡不佞時時瞻仰之顧以丘樊之夫例不敢通候長者徒用中心藏之而已茲枉佳牘教言縷縷自序真誠吐示肝膈把讀再過令人浩嘆夫方楚相不祿之後雖小有發露而重寶金珠猶然充斥國家之勢有似大疽乃門下獨能奮秦越人之手劃然一抉之上之爲主上成聖明之見下之爲四海快積憤之心則門下之功蓋天地矣孰得而泯沒之乎頃之借重戢南鵬翼暫息君平角飈起即當垂翼如雲不佞誠翹首望之不敢爲屢語也不佞野夫寡聞鮮識耕壠之暇浪忽吟嘯猶猴棘刺何足滿大雅君子一哂哉乃辱獎借過情不任汗下

門下喜爾譚玄三首逸若流雲清若華露真詩家上乘也以贈别駕公則不使在珠玉之旁矣能毋覺自穢乎佳既來自門下敢當十倍珍感小有縞帶之儀尚容專致左右也不盡

報李少莊

往與門下晤語河朔之間無幾時也然心知門下豪賢比廿年來與門下俱居草莽相望於南北千里之外把臂無由徒有瘖瘵而已茲捧台牘相引特甚無讀新刻種種光燄逼人仰見門

下之留心不佞者蓋非一日故能脫灑浮雲不以此而易彼誠高世之見矣然不佞明律中乃遺之豈非井蛙夏虫之見也耶愧愧不佞自返初服性無所好獨伏首丹鉛日作蠹魚小有譔著辱門下蒲葵之擢其增之價值非淺淺矣茲邊論復奉左傳國語鈔評百將提衡明律各一部併王趙字一幅小刹五幅綫帷門下教之又有七雄策纂文浦玄珠刻在開州及敝邑業已就完尚未印刷容次第請益也計門下家居去

助甫公既遠而允治公又宦遊則所奉巨賴者獨有黃谷丹江而已不亦稱落寞哉幸伺便翔無忘緒教則庶乎古人千里而比肩者矣恃愛不覺喋喋外小詩四絕奉發洪鐘之響冀得媒一噱也不盡

報李巽川

卿者足下以二千石入關頗稱雄飛私心喜之已乃上疏不赴及關而返心又惑之昨得令族口譚始得悉興居也彼時即擬濡削附候而偶

以小兄見奪茲枉台牘愧恧何如弟與閣吾兄啓中多譜語惟吾兩人可得知之何乃併入台覽知獻噱多矣又其與可二語而謂實獲我心則足下似若有深怨積憤於詞林也大抵好奇之士多以耳食而豪傑並起一時若戰國然故子雲之玄非桓譚不出工部之詩非伯生不解李哂杜昔杜哂李矣公論必千年而後定則足下之深怨積憤其在茲乎足下又謂詩重音調此語良佳詩無音調直韻言耳工部自謂晚節

漸於詩律細詩成唫咏轉凄凉二語玄之又玄矣足下新刻諸體咸備讀之起色盎然茲可為時輩之金篦指也小園一首重藉不沒不佞擬為和章並鏡吾園能無為刻畫無塩唐突西子乎然亦弗敢避也外近作十首令小兒書扇呈覽惟教之

報王蓮洲

所奉扇頭小作直樵牧餘音耳小兒代書頗竊王趙遺意而未涉其門户者乃併辱足下齒及

之則父子增價豈淺淺哉所遺七言明律業已刻完發來正訛旋復發去敝府遣役人倚俟印刷計旬餘日可來函先以抄本寄上其本半為莆田陳子書容當以刻本易還也刻中槐野公詩頗多公深重不泄大有工部遺韻俗士類取其文而遺其詩殆不請公為兼才也不佞獨破格取之於公自謂為知己亦知必有當足下也足下妙才英齒家學淵邃行部之暇唫詠必富倘不靳相貽使補續其中不益為茲選之重哉

小兒往試滏陽一二日可來來則命之多書素紈函致之又分俸之惠於衷弗安禁例甚嚴處措為艱官食家食等耳不若素心之交可常也

與友人辯疑

嘗見張耳陳餘其始稱為刎頸交後以爭張黶陳釋之事至相禽滅則嘆以為交道之難而疑心之足以憒事也今足下與生之事大類乎此故敢以書詞報愚夫某氏與足下相搆各不相下此乃交游大變生從中調護極為苦心自謂

有功於二氏不淺矣彼時聞足下疑生偏護某氏生以為足下高明久當自白不為喋喋之辯今其事已往矣聞足下疑心未解日甚一日人言嘖嘖殊有可訝夫某氏與生雖親故也然足下於生有十年交游之雅至稱知己其德豈下於某而吾兩人平日相與披肝墮膽貫金石而等膠漆其情視某更不知其為何如此非吾兩人之所共信者乎夫以德而言則生不敢背以情而言則生不忍背不敢背與不忍背生之心

事固確然自信而足下乃疑心不解亦何望人之薄如此乎果以爲我既疑人則人必怨我怨不可蓄不如疑以待之此殆不然昔人謂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有卻三舍以爲愚者學之道世生卽不肖亦嘗側聞乎長者之教矣顧不能以此效之足下乎若亦知事無可疑而徒以怒其之心遷及於生則憤心也昔相如引車以避廉寇恂閉戶以避賈卒之廉賈之憤平而其交如故焉則古之人固有行之者生亦何憚於引

咎而不以息足下之憤心耶楚人有兄弟者一善爲戟曰吾之戟足以破盾一善爲盾曰吾之盾足以拒戟楚國稱爲絶技久之人忌之乃左之曰子以子家之戟試子家之盾何如其兄弟不察而兩技俱斃卒爲楚國笑今老丈素負豪傑之望而一門勳盛生亦負氣任俠據非所據共爲人所側目久矣乃一旦以無根之嫌成不解之疑戟盾自試兄弟胥殘以重貽楚人之笑是則所謂張耳陳餘之故事也故敢以書報生今犬馬齒已逾半百歲足下亦六十有奇光陰幾何言笑有期白首按劍有寧死而不肯爲矣倘所言一不由衷則白水紅日足爲鑒之惟足下加察焉春光滿庭人事更新若得與足下各弃前還幸早晚乘興而來共鼓掌一噱且爲白雪黃茅之談矣何如

答陳學博

不佞與足下傾蓋將業已定交貴鄉本客公所知也不期足下遘變割然中分行李一介搖搖

萬里客中之苦則不佞父子俱深念之矣故老父特以少物奉助途中辦香之需夫不佞父子俱林下退廢野夫芹曝何有可嫌而足下客夜不給義在可周又何必於知己之前而過爲已甚乎且不佞與足下俱誦法孔子者也禮義交接毋乃謂吾孔子爲非道乎且家翁年近八袠長矣足下讀弇州山人穆太公傳蓋曾聞東泉給舍杖而徒步走千里往候之者也今於足下所效者特區區耳乃令不佞持還之得無傷其

心乎丈夫磊落襟懐足所望於足下謹三上之
惟千萬揮入是望小兒荷多賜併謝

報葉龍塘憲長

不肖之罪上通於天天不令之即死乃罰及二
親俾祠繼而逝哀吾之情曷可言喻遠辱門下
念及千里函書下訊而重之大貺長踶披領感
徹五内亦稍稍足自慰矣材官至知門下長憲
齊中開府公内晉理御夫門下之宜代開府如
左右手交契爰也此何為不然已而閲大揭則

知不代有由矣夫人欲廬居野宂以苟目前而
吾乃為金城湯池之計人皆首肩顧望以為進
止而吾乃作鷹揚虎踞之㘫老嫗拊其子以為
無疹而人從旁技之剔則老嫗怒野婦直其突
以為無火而人撤之徙其薪則野婦駭人各有
心何可強同瞰異交集則進言者斥矣豈不可
付一笑哉且今旌旄移鎮上濟上十二山河亦
足稱飛憲府持法可以洗東海之寃又何必勞
心事嬖昏吻而為所不得為之事乎塞公失馬

宋人生犢此皆吉祥可賀之事則吾兄今日濟
上之行是已早晚有思公言者則漁陽旗鼓舉
而授之若挈馬免而走之恐後也惟公其少需
之勿自騤阻是荷

報孔炎

十二年前淛人王子曾持門下詩卷見示又述
門下志念雄豪有陳思自試之意則不佞固已
千里馳神顒趨下風矣茲忽得捧尺牘無恙諸
刻及扇頭諸作詞采飛翻吞吐河岳倜儻不羈

粹然一出於正不佞愈益忻慕所願執鞭馬顧
不佞之於此物潛心廿載所交游若太倉王元
美汝南張助甫為千里詩壘戰不解甲今已顛
毛種種始得頗有海内之名則信乎成名之難
也若夫號招詞壇獨稱旂鼓之䣙衆方爭雄未
已子雲之玄惟侯之桓譚而後定今顧何敢言
哉不佞連抱大戚情事酸楚忽忽欲絶茲聞諭
強起勉成四首書扇呈覽惟足下郢教之待條
風布煖慈闈事襄不佞稍稍休暇便當以尺寸

之管伻千里郵筒乡足下其有意乎

報陳頻亭

昨藉清冷君之請得徼惠門下之作才一把誦金石交響不佞父子殊有生死之感也蓋父犁鋤作苦積有微眥目激膵之聊分一飯不佞奉而行之以畢父志此其為徳至淺鮮矣而門下乃比之陶朱猶以為踰欲起太史公於百世之上再為列傳此豈不佞父子之所敢聞乎繼而思之夷齊清風尚藉夫子顏淵好學猶由附驥

若不佞父子固遠謝陶朱而門下之文則司馬子長之筆也其所藉以聲施後世者或從此始矣

報南陽谷吏部

在壬戌歲不佞文熙初試政東曹此正門下懸衡時也見門下諸所措置咸當衆心赤也伉外舉不避午也親內舉不避不佞熙蓋躍然稱快覯焉嗣後門下遞內遞外不佞遞起遞歸廿年来門下還耕渭上不佞化蝶漆園人事滄桑紛然變態即欲抵掌而論無由矣乃崔甥綰符名邑時時得奉履閒復致門下相念至意不佞追憶往昔殊切感慨方擬濡削寸楮奉候而以連遘大戚忽忽欲死遂致不果茲辱瑤牘下臨兼拜大貺長騣登嘉存歿均用刻感載啓佳藉讀之諸體咸備字字清婉直入作者之室即關中號多士而空同槐野與門下為鼎足矣門下其亦自諒之不門下過與小集似若搤腕海內作家詩文多用勾棘語令人不能句讀以為奇

勝此皆歷下勾吳二老子為之作俑一倡衆和正聲遂遠門下之論真所謂詩亡而春秋作之意也顧不佞無足以當之耳然士生海內知已為難同聲倡和異里非遥不佞既夙仰止於門下而門下又不以不佞為不可則三輔五廒之間郵筒可及而關門令尹借崔甥為便不佞嗣當以尺牘仰叩函谷門下其多以一丸泥塞之以拒我也

報葉龍塘

得塞上歷下二啓把對詹遡如見顏色拜領豐儀感同王粲此時即大暑飛炎乃忽若坐泡突泉灑々衣袂生涼矣聞門下晉貳紫薇此雖量移不當豪儁然開府雄飛早晚可倚俟馬惟門下珍重之司空公嘗有啓至訊及門下盖謂齊魏之疆聲問易達吾三人骨肉之交等耳大抵時事難言棘榛隨有大丈夫但當以我處人不宜以人處我邊事債帥姑從此置口吻外稍待斿鼓登壇柄權在把則一方之事不惟吾所伸

緒哉聞仙都俱回潮宦邱荒涼紫微獨對好取白雪樓集讀之足自遣也若不佞逍遙集豈足滿一笑乎茲再以春秋戰國評苑一部附覽惟教之幸甚

報滑尹侯樂菴

往讀足下贈自在守文於時足下方自雲中回也以雲中事㧞自在曲盡邊吏之苦而調高詞古儼然遼海長城之勢在目中矣不佞爲彈指者久之未幾足下乃移任白馬古滑州固三輔之雄邑也年來天災流行拮据可想頃復潞藩就國供應爲勞足下乃不厭觚管吏治與文事並蜚聲人口則足下異人耳不佞疇昔所彈指於足下者乃一斑窺豹庶幾亦有中哉近捧冊上之詠益復閎邃敬當十襲藏之以爲世寶第老親一飯王孫以畢瞑目之願不佞奉而行之爲惠幾何敢辱齒頰又不勝汗下也小集列之友人請益海內大方如足下何不遂加鍼𤴯而乃過相引重欲以尺寸之棰爭長吳越抗衡歷

下則豈不爲螳螂之斧哉無已則私與足下爲白馬之盟左提右挈卒然成陣掎角勍敵則越句踐之縱橫江淮昌國君之長驅濟上古盖有之令胡不然足下其有意乎緣爲足下雄詞所鼓不覺搖吻何時得玖荊抵掌當共發一噱也小詩成於揮手書扇附覽惟教之

荅蔡侯

不佞與門下雖一傾蓋實有溪知乃門下御哀千里垂橐而往凡在觀望無不泣下而不佞曾

不得致銖兩之敬此可得為溪知乎夫季子一劒初心無殴麥舟相濟受者不辭此兩事皆門下里人也柰何不欲不佞一效之矧江蘭澗芷筍有誠信則王公可享游塵瓢梗重遇有時誰謂人生湖海乃竟絕邂逅乎不佞既誠謏一念而門下又宦業方隆則亦安用訃災之常而輕阻知己之向慕哉惟賜容收勿再往還幸甚承諭来晨秪俟不盡

報翰林黃葵陽

少保公遺大誤至不佞文熈拈辦香諳朧上長跪啓讀讀未竟不覺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匕父精神恍然下傾九原稱不堪矣是門下之惠顧穆氏真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也則不佞生死之感不可知哉業擬饞之墓道旰夕往讀坿之為鄭下韓陵邯鄲幼婦志哀感而託不朽將永永無已時矣復有王元美表王大司馬碑張助甫誄四美駢集統令兒光亂集右軍書成八尺之碣訃改歲可完當以呈門下也不腆之儀敬託少保公轉致門下少旌孑孓之感惟賜鑒存不勝大慰

報張周田

自客歲奉賀長公附言文事至今寥寥未得一報不佞急欲光榮老親而不可得故每因教鄉之便輒託代致左右此盖榮親之念急故不覺請祈之過動敢齎趣良工乎乃茲長毖雄篇則老親生氣儼在筆端哭之欲絕昔顧長康畫鍾太傅形於壁間令其家哭不能相視則茲文之

謂矣又詞工意鍊格高調古愈玩而愈不可窮即龍門之内恐不可多得而勾吳老子素好以牛耳先上國今且為退舍矣

報貴州巡撫張周田

足下為里之翩方且乘風乃爾小抑不佞殊為扼腕馬則田光伏劒壯燕公叔畢命西秦所不難也已而思之方令關下議論繁夥二三大老日困於蝸牛之戰而不得解甲嘶息之間龍蛇異態一人之身牛馬殊呼此正仲漢公子所為

含華隱耀越世高蹈之時也丈夫乃欲抗志雲表馳驅當世引尺寸之繩入尉佗之鄉使功名等於陸賈豈不難乎則不佞又為足下躍然喜矣刻下條風習習梅杪生色大河氷解舳艫可橫倘得乘輿而来則逍遥園故人無恙一樽尚存何必不可為十日玄譚哉朕儀拜嘉擬有附寄恐復勞還荅故直以素心往而嗣有圖於次公耳想得心亮焉

報貴州巡撫葉龍塘

翁萬里才也比年所蒞皆非其任待命於人能不得展不佞徒旁觀之固已有擊缺唾壺之意矣令貴陽之命　簡在帝心天南保障一旦舉而畀之則龍驤蠖伸豈不信有時哉不佞又不勝其彈冠之喜矣但貴陽鬼方之地史稱人習格鬪爭強奪職自相翦伐臨之者貴在因俗撫定不煩國家此盖盤錯之鄉而　明主之所以試利器於門下者也門下得毋有味乎此數語乎昔薩生入閩世謂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恐其裂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此非所謂羈縻之術而策功萬里之機要乎翁性方嚴不患不持法慮深遠不患不能辦而不佞所引皆委曲於法慮之外者也中原桐望歲時可得一達故杳然萬里起居何由言之嘘唏無已則有材官之便可自司空處致之也多貺悉領小儀附荅不滿一笑惟麾存耑甚

報張周田

見田書未知足下復舉第五郎又舉第二孫福澤滚滚令我絶倒恨不兩腋挾天風上綠波樓以汝水為酒少室為杯杯足下之臂一大嚼也睹報知邊垣多事而西方尤甚劫盟殺將潰壞殆不可支閣下紛紛條議可為一笑鴈門思李牧西域思陳湯正此之時足下其促裝俟之曹萬二公業已為之先驅矣足下其能久卧綠波樓哉特附四史鴻裁一部巨觥一隻儻觀書酌

酒酬左馬兵機通儔鵲印拚々几席當起矣新詩大佳俱命工梓之矣美愛之極不畏南吻綻惟亮々惟亮之

報李千田

旌旆枉臨稍々爲二日之飲至今草樹留輝山原上下悦然有金石響矣别後忽復逾月秋風漸興時倚高臺東望海雲有張平子側身之思而竟不審把臂於何時也手牘奬借太溢胤兒童子何知倂辱與可從此蒲紈價重轅下駒生

色矣感愧何如頃張二過明果述門下奬其與李布衣雄飲意甚得不佞復騎拾李布衣與坐乾山堂上大嚼終日布衣求與聯句先作一聯云爽氣不因紈扇至天光偏與酒杯來而見父沉思良久乃忽々枕上矣於是布衣之色傲而見父之色畢不佞爲之絶倒然竟不知山人徒隆然大物也附發足下一大噱焉

報潘司空

往讀諸子集見其所推輓稱述者半屬門下則不佞文憫喁々竊慕門下之意久矣頃緣歸山日早交道寡鮮故無能以忘分之交觚管之技通於左右則李司隸韓荆州將謂此生終抱恨矣乃客歳李水部欲壽門下而不佞爲之文頃又屬以留餘堂諸詩而不佞爲四詩命兒光胤書卷付之何尚未至耶豈渠固有待覲齋之乎兩役苟完懼未稱塞乃辱手書奬重長踞隕越謹括枯腸再爲四律敢曰送歸海上實報返之廊廟誠見墉基不可以倉卒而成大木不可以

一朝而樹皆爲之有漸培之有素故疾風暴水卒至而無摧拔之憂也然則元臣風望其所以安社稷備一朝之慮者不若是乎此 主上之所以固留門下也門下其亦勉爲國家留乎國家方多事智者睹未形况巳見乎安得與門下斑荆濟上抵掌而一縱譚也緣有國士之知又習知與諸子之交故兹效款々於門下亦冀以國士諒之耳外家刻數種附上惟教之

報高受所

與吾文長別已廿年矣乃忽自　北關下奉手書真如夢寐也別後滄桑世變百千萬狀更僕難悉獨念不佞得從南華老釣於衛上於分已足乃如吾文者則蘭省英妙儁材絕世九列之位謂可超足而至然亦遠入夜郎之鄉長試干羽之教即陸賈陳說雅結解辮馬援吹笛門生遵化然已非其任矣又使劉向不選子雲久戟得毋陸沉之嘆乎所幸故人兩當公孫之任開閣延賢日不暇給綈袍相見必用歡然則左提

右挾破積薪之例者若挈馬兎而走之恐後矣足下其不可彈冠以坐待之乎不佞故有花木書史之癖今復滋甚日惟坐起花塢枕藉縹囊逍遙歲月率然待盡蟪蛄秋夏早莫不求知也所著小藁詩刻聊發一噱惟教之幸甚副言續綾弟已忘之久矣茲聞命則又令之掩耳而走也敬仲叔牙得毋笑此言乎大雅二章在岑王之右倉卒難和尚俟便郵致之

報蕭漢沖翰林

蓋聞士有千里若比肩百世若接踵者此曷以故惟其神意之交乎焉耳若不佞之於門下則僭可以自託焉夫門下楚材荊璞方揚聲紫微垂光虹霓而不佞則趙魏間之傖父耳曾未有班荊之晤如昔人者也迺藉東泉公謬以不肖之子仰奉陶鈞之化而不佞又枉華牘縟儀綈通家之雅拜嘉祇竦不知所言自謂生平慕義竟老無成陸沉窮海未探玄珠一子禽犢豢養成性此其無當於大人長者之頤盻審矣乃蒙

弁賜收錄若此則不佞之於門下可不謂神交乎然既已奉教於門下則其它毋敢請姑以時義質之六藉之言千古不易飾以藻詞潤以神色即可為文雖極之而如姑射仙子飡霞吸瀣逍興軺舉為仙品佛祖衍法超然色相為三昧語皆未嘗有出於此理之外也乃邇來業者不知率皆務為奇譎艱澀至不可讀金屑入目反成翳障文體獘壞遂不可極茲者連奉手批此類皆彈射不遺夫倉公投劑則積痾可解二豎

子將膏肓之不足避矣豈不斯文之大幸乎不佞誠感之幸之而不覺絕倒之至地也謹用裁書以謝於以代千里一抵掌焉惟門下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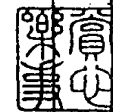
報區海目翰林

客歲辱手書至今感戢未已小兒赴長安敬託代叩門下以伸不盡之感乃辱不見鄙夷置之陶鑄之內手批種種俱切膏肓此之爲惠愈益無量不佞父子又何感佩之足云茲以諸生往謁之便再致僑札之誼於左右盖緣羅翁父母

崇本宣化修飭儒官民用觀感輸貲相助於是鋪畚不煩廟貌昂新人有仰止之思矣夫胥人作泮則一國向風文翁興學則蜀人爲化風敎之原所關甚重故衆心思有以紀之而仰丐於太史公之鴻筆儻得門下鑒其精誠賜之允諾則豈惟一時青衿之士足慰斗仰將自宣尼以下俎豆之士俱受其賜而吾道增光矣門下其以爲何如不佞亦徵有掬土捧益太山不足有無故茲代爲請謁竊欲效蚊蝱附驥之意而未敢必也鑒諒幸甚

穆洿功逍遥園集選目錄

第二十卷文類十

書二十四首

穆考功逍遥園集選卷之二十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門人仲獻陳素蘊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十

書二十四首

報魯府中貞殿下

足下喬梓伯仲以翰墨流聲海内肴舊矣不佞檢盛明百家詩曾一讀及竟乃遺之豈非缺典乎比得足下翰音及諸刻詩則不佞汗滛滛然下矣夫一臠鼎可嘗嘗而寸管未可窺豹今觀諸集則務本如長松下鶴蒼翠鬱然中立如高梧來鳳文彩蔚如足下如輕雲度月微風起波若更詣玄關便可無憾古人大抵世人多企慕古昔而不知古即爲今多自視卸薄而不知今即爲古少陵太白非絶德也足下勉之而已不佞仕進無成蔣在觵管間居却掃不知外事唯

是足下神交之譚則嚮然有銅山靈鍾之應諸集容卒業入梓扇頭之作依韻爲和統上之左右貺儀豐隆登嘉附上書卷字扇引意不足以當玉案也

報南樂友人

與足下爲莫逆之交舊矣即數年不獲晤語然念未嘗不在繁水也比來連捧尺牘相念既深奨藉復甚眞令人愧感交集矣小園僻在下邑惡有奇勝不佞樸襪餘息亦未審於操觚春河意湖山每思如古人涉淮渡湘上會稽探禹穴而不可得故稍稍作池臺峯巒窌窕如湖山之狀時或倚杖逍遥寄寓遠興耿則坐小閣發篋書伏讀之間有所得即標紀其端又或感時嶽興應黽賡和鳧缶之音俱濫爲知已者賞之此皆蓼虫之緣未盡蠹魚之苦自甘楊雄氏謂壯夫不爲者也何乃獨當於足下而亟奨之如此乎足下眈慕之詞殆如饑渴赤牘數語雅有漢

調究心若此他日必旦以文雄飛也魏氏仲伯稱麟瑞鳳足下與之並起一時文事之興固知不偶然矣惟勉之

報周衛陽

向者不腆之幣方虞不恭胡敢言賻乃辱千里走使儼然以重幣臨之何其禮文大豐而用情過厚也弟之自矢誠有所弗堪矣翰中欲於清暇之時究心大雅此誠丈夫偉事也然必取材六朝曠蕩胷臆然後約以唐詞極意推敲如工

部之語不驚人死不休久之方入化境矣如丈之才何有於此文果究意則瀛莫之水南北安流弟可乘興而往兄可乘興而来酒杯邂逅十日可偕偶足談文三人已多固不必曠世求風雅也新刻附覧

報沈龍江内翰

明公以道義文學雄步清朝海内無不瞻望下風不佞亦嘗仰藉玄談少遂倚玉都門悵別方計合併有日乃滄桑之變忽起斯須江浙鹿鹿遂成永隔每一念之令人耿耿東泉翰至報翁每於過從間輒念及不佞又欲枉駕以臨不佞益躍然有深喜焉茲捧瑶牘乃知水濟爲阻相期難遂業已錦遊里中將有丹丘之訪則不佞又黯然興悲思耳曾公人品行誼高出一世不佞每傾仰之不意遂至無祿母老子幼安所依倚乎乎之報施善人如此悲夫翁中嶽之行擬在何時令人神飛刻下即無向平婚嫁之累乃有子美真枕之疠恨不能一奉几杖於大明峰也

報楊濮州

秋冬疾甚文事愈不可遣兩月来出志表記序三十餘首不令人歐血乎正計足下北上爲完所託而使者遠臨乃具稿授之倉卒濡毫得毋作傖父語乎然斟酌古今自謂不誣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大司馬公還　朝可慰閭渠將有意故人未知何如蘇髯凍秋不完父母之命乃欲以冬月作之寒氷膠筆視夏月之淋漓尤苦且柰何吾欲完約而令人頷下作琉璃聲乎一嘁

再報楊滁州

新詩盈帙令人踴躍其和雪中出郭觀燈二律懷吳鄒二舍人末首中二聯俱精切典贍與魏二約會長句大是初唐之筆至悲歌行悼亡奴輓王令情事悽切哀而不傷而悼奴末首尤深諳莊生彭殤壽夭之理不知開元黃龍之調更何以益此矣春日熙明花事漸起不佞日行遊圃墅蒔花蹶滔躬持畚鍤與傭僕雜作面目黧黑不自知其勞瘁也花前所得句擬共作一帙

呈之此不及繕也近魏大有落云南中殊寥寥忽忽有歸思魏二且赴　闕下兄入弟出茲可為故事乎不佞墅夫何意外之敢望然而足下之念則可感也

報耿忠菴

不佞委頓長林忽忽五載雅德莫肅心手負累久矣茲枉翰諭曷勝悚赧門下以長駕遠馭之材負斬將搴旂之功南北諸艱靡不嘗試方其註誤一時衆謂起在少選乃令淹蹇數歲不聞見錄翁尚如此它復何望三復瑤章不覺令人搤腕也方今疆場雖號無事而其中伏有隱憂遼左猖獗漸不可支失秋風凌厲則鷹隼高颺西域多事而陳湯乃就第起之翁其少俟之而已若不佞則生長僻邑寡聞鮮識螳臂當車禍敗乃所自取夫復何尤業已安蕪穢之分伏首一丘作此生計矣行藏君此聊附長者知之亦緣長者素稱知己垂憫念故不厭喋喋若此

報葉龍塘兵備

再捧瑤牘仰見憂深慮遠率而行之必能種種獲效即韓白之見不益於此矣頗智者不難作法而難行法之人令人方狃於和易之安而我從中倡為久遠之慮則我繼言之而制府未必題制府即題而　廟堂亦未必允一策而制於三人此抱火積薪賈誼之所以痛哭也竟何益於成敗哉大抵兵猶醫也秦越人自不能自生死人哉猶然發於桓侯而見驅再發而益驅比三見則望之而走矣雖越人其如桓侯何古今

事多如此而今日之邊事尤大類之故願足下暫收其策存他日之議論毋君龍傳共使下也昨得左司馬啟謂足下大有開府之望但任事太過恐為同事者所嫉或即此策之謂乎夫天下事求諸人不若求諸已伸於暫不若伸於久方今隆重邊臣而足下又負一時之望若能少俟須臾則事權歸已譬猶李光弼代子儀將旗幟不改而號令嚴明三軍生氣赫然稱一代功臣矣顧不偉哉珍重珍重

報張助甫

足下長城之功西夏方籍之何為遽委頓而歸也茲其故益難言之矣大抵世無盤錯則犬向龍泉安用用之陳湯歸第李廣射虎古皆然豈惟足下然玉門關外早得歸身可佚定遠即今東門草枯霜嚴初飛半醉呼黃犬逐狡兔又豈不足大笑李斯哉久知還里無能羨生兩翼往從汝潁之間而天假仲子丞蒲之便乃得借為致書之鄙近仲子微服過我開尊對語恍如望見助甫何慰如之仲子才高而意俠弟勸之以少自貶損求尺蠖之伸刻下仍為圖轉餉之計免轅下駒蹐也芹情附使不滿一笑綠波樓二首書扇附上唯教之

報中貞殿下

向所梓喬梓昆季詩倉卒命役以為無當也乃辱門下亟賞復作別刻併綴小啓於末則不佞為蒼蠅附驥矣乎把閱喜慰不覺成詩二首希嗣致集中仍邀詞客共為賡唱則從此文事益

津津然大興矣至足下和倪集詞華雖美似當更加檢點令完然無瑕然後加批其上庶足為美愛耳蓋不朽之業宜加慎重若徒求早成則雖咸陽門外一時莫易安知後世有楊子雲出不以肇其金哉唯諒之

報葉龍塘

頃入新歲睹南天過雁聯翩北上則極目送之殊有附書故人之意乃故人念我特走材官臨以書儀珍味長跽登佳先獻老親次與細君輩

共之俱盎然飽德矣所諭輕車之制定佳但不知於馬隆偏廂何如大抵古今人才智不相遠或自制或祖人之制或因其制而稍變之要在居則可營行則可戰處馬雖強斯不能衝突而已石公素知門下令署司馬部事體正相表裏王良造父把握六飛知必一日萬里也門下其亦稱得意哉若必欲奮身疆埸以求報效弟猶欲門下俟之蓋權之所在人則求我權所不在我則求人求人者故常牴牾不合求我者則唯

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焉此誠古今作事者之要機也然則以門下振世之才主帥之權超足可得柰何不暫守尺蠖之訓而與一偏裨決手緣在肉骨之交故敢爲腹心之譚唯垂聽幸甚弟家居無事謬著七雄策纂文浦玄珠謹附覽焉敝鄉荒旱太甚道殣相望故老親自出巃訟千金應　詔賑饑此在吾輩似亦易事乃蒙綽楔表揚真不滿豪士一笑也弟有自述詩二首報門下一首併命胤兒書呈唯教之

報張峿崍

連睹大疏引退不任搤腕已又讀天語勤懇賜傳而歸則又極爲門下榮之計此時春水初解輕舟南下皁帽褐衣吟嘯中流回視九塞魚書紛埠几案舌人譯字沓集左右目不停睨手不停揮者真不啻仙凡之隔境矣門下其不謂然乎大抵人之進退有數達士宜安之故觀唐生之論蔡澤與蔡澤之自慶幸令人自灑然也門下其謂之何便附申候聊具古爵一雙爲舟中

之酌蜀山花鳥暫寄行藏謝傳捉鼻自知不免惟善飯以俟

報賈石葵

自門下建節恒山兵餉之暇即存問故人至再三矣比不佞黴貰佐販復辱專疏題請得賜璽書卓楔表揚邑里又大拜還　朝搜舉六郡遺佚而併及不佞夫不佞豎儒耳即生長趙魏實非有平原信陵之義虞卿著書之才也門下徒以湖海萍蹤杯酒意氣乃永託記存時時不置

若必欲加之鄉上而後已即叔牙平仲之高誼不益於此矣非烈士之所宜刎頸刺心而繼之以泣血者哉久擬啟謝知還　朝多務未敢率爾今計人事休暇故敢通訊左右少布區區不腆之儀物薄情真伏惟莞入幸甚

報傅渭陽

不佞與門下爲海内之交舊矣顧未嘗有過從之驩杯酒之娛也頃者門下爲　主上羅才併及不佞扺鱗探頷幾至不測令人大恐嗟嗟士

龍芻狗無足再用林猻野麏不任冠袍不佞蓋亦已矣而門下故欲試秦越人之技起死人而肉白骨豈不悖哉夫從古以來揚得意之薦相如孔北海之薦禰處士羊開府之薦杜當陽當其時有遂與不遂則受薦者所乘之運也而薦之者則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固自流行於古今而人皆仰之矣何尤乎自得報以來心常耿耿無能飛兩翼於左右茲值盧武選之行託附私悃俗物不敢冒塵第用佩刀如意寄將示

刎頸碎首不忘報恩之意新刻二種見青山白日伏首丹鉛稍稍爲不負知己也山右之行當在何日五嶽南華之間行李之所往來亦甚便焉倘得爲西道主人幸甚然不敢必也併附訊焉

報金戴槐

漆園去黎陽僅咫尺耳門下滄海之潤不佞盂沾沾然被之矣茲辱八行奬引特甚不佞汗下甘霖大賦布叙委婉大是離騷之筆把讀數過

鏗然生響夫河朔戰地人故不講於此藝間有盧柟之作人猶賞之若胡商珠貝淘洗未盡若此物者豈不稱南海瓊枝詞林上瑞者耶大伾浮丘之間古蹟不乏倘盡倒奚囊以示同志不佞當日爲手其編矣若小物佐贐出自壠畝一飽有餘何靳王孫昔陶朱氏三致千金皆以散之邑里不佞且望之有愧色矣顧足辱門下之大賞乎小詩書扇暫荅洪鍾之響教之幸甚

報陳筆山

薊門一奉顏色落〻今復廿載每念青袍侍坐杯酒承歡推心加郗恍然夢寐矣豈不悲哉門下英才振世正當長轡騣〻乃爾中途委頓殊爲未盡然青山著書種〻在人天中一藉尤稱博物亦復何恨不佞林猨野鶴幽隱自甘亦竊奉餘欬著有小書數種奉塵法眼惟教之嗟〻光陰駒迅人壽幾何獨此精神意氣發爲論著則上爲星辰下爲河嶽乃叔孫氏之所謂不朽而門下庶幾爲不負矣不佞浪託侯巴惠子不

知肯許之否楚天遼遠尺素斷絕因便附候不盡惓〻

報張滸東

天寒歲暮層氷阻河乃辱門下念及故人走使貽書心事種〻傾瀉毫端令人讀之不覺髮上指冠也又辱落在筍之幣爲我衣裳併及賤閫何其厚與即褦襶之夫藍縷之婦不足堪此然長跽登嘉亦既爗〻然生色矣感之感之天災流行兩河鴻鴈流亡殆盡無之河決水逆所經城邑幾成魚鱉此之爲患又與門下均之即令祥符滿通人不安枕農人閔〻望歲若更不如意則夾河之地有戰角矣可柰之何門下得毋有隱憂乎七歌布寓時艱可謂曲盡而詞復古雅遠逼少陵真有用之作可備觀風者之採也不佞容擲簡和之以續貂耒惟門下教之不盡

報張崌崃

得報日晚以爲台駕已由潞河行矣小儀匆〻附東泉使者令進送之不謂尚留滯長安即中

而先期又貽書不佞俯以珍儀感將觸事傷離悼別語意戚然讀之可爲泣下嗟〻方足下樓船下越爲國家除腹心之症幕府開遼坐使三陲晏然虜人不敢南向而牧馬以致　聖心嘉悅召還八座何其暮也乃未幾而言者交至豈聖主意哉功大難賞才高取忌蜂房之内不容鵠卵足下之歸誠宜矣即如東泉卓然大節獨以率真之性牢落於左司馬又如不佞稍〻揣貲效陶朱公以財爲戲其何私意之可窺而乃

亦嘗疑則孤竹氏辭國而逆旅人竊冠之見也不可爲大笑哉傳車由陸計此時當至洹水謹專一力奉桑落酒二罋遲道左供足下一大嚼地近湯陰蘇門不佞爲邀武穆孫登代作二主人也足下萬里之行雖自此始然謂吾輩爲千古之別恐未必然洛中司馬稽山謝傳在昔有之於足下重有望焉

荅楊道行

疇昔與足下相望於陳思臺下時ゝ承咳唾之

音至歡也乃未幾而足下晉華秩受事於大司農署盖已隔在雲天杳然不可即矣然足下獨不忘不佞客歳賜之瑶牘及扇頭之作今益用懇切君有疑於不佞之不爲報書者不佞捧之不覺噓唏焉嗟ゝ古人謂貧而交者爲有富也賤而交者爲有貴也不佞以林莽之夫與足下頗有貧賤之交而未諳足下之意何如也故恬退以觀足下而足下之情果不忘於不佞矣夫不佞之不忘足下易而足下之不忘不佞難足下既先其所難而不佞豈敢不效其所易今請與足下復續文會滚ゝ如昔矣足下其濡毫以俟不佞也足下諸詩俱佳然賜不佞者尤爲絶倡荒集二十卷已爲劉侍御梓之維揚大司馬峿峰公序之尚未竣工茲遲峿峰洹水上六絶書扇呈覽不佞罪多遭罰乃有鼓盆之變恃愛奉聞不宣

報方工部

自枉佳牘新編之恵藏在巾笥時一取讀之則

精神與足下儼然對几席矣毋擬足下重望主上將虛席待之行且華轂朱輪過燕趙之郊不佞以襏襫遲前茅爲三日之飲乃春日得報知足下忽返南陽嗟ゝ世事如風雲聚散潮勢消長變態瞬息何常之有此在達者可付一笑而已計此時足下已歸隆中山色不改草廬無恙足下高卧長嘯其間與客抵掌而譚將足之業則何往掊之不足擬哉足下加飡世且有求於足下矣正君遠道難訊而邑侯爲足下里人

乃借之爲致書之鄙心不至爲豫章太守浮沉於建業城下也小詩言情書扇呈覽新刻一部併請益焉新蔡張助甫新鄉李于田俱倦游居里足下三人可方駕也二公不及啓倘有相聞幸爲致之

報本縣啓

往緣文熙父目睹連歲饑荒民不堪命乃仰體主上加惠元元之意盡括田畝積粟市銀千兩輸官助賑亦文熙父子之自盡其心而已何敢

一毫希冀名譽乃科臣兩臺疏請司農擬覆仰荷　主上俞允行令建坊旌表今兩臺檄文與千文熙父子不任惶懼夫人臣之於君父頂踵皆其有也臣之捐貲助賑秋毫皆　帝力也既已奉有　天言嘉奬復欲如例建坊非分之寵熙何以堪竊計一坊之費即從簡易亦須百金工匠厮役不下百人此荒年之百金豐年之數百金也荒年之百人豐年之數百人也乃一旦爲熙費之則獻芹受賞不惟有辜於熙之初心而傷財動衆抑且有乖於閭閻之困苦熙之宅里雖榮將焉用之矧今歲自春徂夏天復不雨麥田稍收秋禾未定農人倚鋤愁嘆不知所終流亡委頓他鄉未得盡返若熙有餘貲猶當賑之又何敢興茲大工以助天爲虐乎言發肝腸未敢自陳伏希轉達兩臺代爲題請停止工役但以一匾懸門上載　天語則熙之父子即有華袞之榮而邑民亦免勞費之苦均之受賜非淺鮮矣

報石東泉

孤積罪彌天殃及吾父乃一疾不起至初五日長逝矣逝之前二日命僕爲正衣冠布席北向跪呼曰天乎吾不德叨福溢分爲九頓首已又呼曰君乎吾布衣叨封秩死無以報爲九頓首已又呼曰石公乎吾平生知公公亦知我乃千里不得永訣痛哉爲五頓首凡既畢於家事無所言又呼孤語之曰吾昨歲助賑若干至爲淺鮮乃蒙　主上特賜卓楔表揚吾感激可柰之

何今民饑益甚不可朝夕計吾家尚有贏餘可供十萬人一飡活溝壑以報 主恩正在茲時兒能為我再舉之乎吾當含笑入地矣孤聞之痛哭欲死次日括父橐復得千金輸之縣反命老父乃首肯稱善數四從此遂不言至次日長逝矣嗚呼痛哉父平生慕義兩致千金二次捐盡寢疾之日待以瞑目家事一無所言亦不為兒女之態奇行若此儻所謂古之賢豪非耶父自謂與門下為知己門下亦常自謂想聞訃之

日當為一廢飡矣父葬期五月初三日期甚迫陰陽家之說不敢不遵新阡在祖塋之東此隅鄭氏塋之左其墓中之石萬望門下一題之使父生有令名死且不朽則百世之惠也孤即殯首不足為謝矣

報大司農宋公

文熙亡父以捐貲微事辱臺下大疏題覆得建坊入祠不肖捧讀邸報仰見 主上大造之恩臺下曲成之意則老親可以不死而不肖荷如天之福矣第亡親捐貲乃出易簀之時惓々以不敢受坊為言今入祠而復建坊則賞浮於功甚非亡親之意九原之下必有重為不安者矣得報之日不肖業已具啓本縣轉達兩臺以上達臺下佇欲謬從祀末停止建坊則庶於 主恩未謚而不肖老親亦為不盡食其報矣言出肝肺淚與血迸惟翁憐而察之幸甚

再辭坊啓

熙父往歲應詔稍々捐千金周濟隣里兩臺題

請奉 旨建坊表揚隨該熙父命熙具啓臺下言臣之於君頂踵皆其有也臣之捐貲秋毫皆帝力也捐貲得坊死且不敢受前撫臺張公為已有成命不敢具題至今歲熙父以八十天年終瀕死之時聞人有相食者悲慟出涕又命熙盡括橐貲千金周濟隣里次日即亡故其於家事一無所言惟惓々曰捐貲而得坊吾死且不瞑目矣爾其念之熙泣下唯々今撫臺羅公併前事上請戶部題覆欽 旨俞允仍前建坊且

擬入祀爲鄉賢夫建坊表里入祀血食二事雖均爲殊恩而以祀例坊尤爲特重今　主上既以其重者榮熈父熈父得其重者以自榮則一之已甚又何敢至於再耶况在廷之臣往往有以　主恩大隆辭不敢當者　主上亦稍從其願文熈草莽微臣雖例不得比然　聖恩之隆均所不安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惟明公轉達兩臺代爲題請務得免其建坊徐俟生儒論定或令熈父得附鄉賢之末則於　恩命固未敢違而熈父亦少遂初志頗得瞑目地下矣

逍遥園集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穆文熙撰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錄是集爲南師仲所編凡詩十卷文十卷明史藝文志作逍遥園集十卷疑刊本誤脫二字也

處實堂集八卷續集十卷

〔明〕張鳳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處實堂集八卷》提要

處實堂集卷之一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賦

感遺賦（并序）

王大父敦義篤祜雅好博古搜瓌彙秘遺我王父王父恢弘令緒加精弇奇匯曰喪志寔慵寓意繪圖紀感遺我後人崇婉宗器護詎長物褻珎應圖隨僚興懷不能無感王父之感作感遺賦辭曰

惟弓正之綿構兮備烏號以控弦暨中軍之司馬兮承軍事於范宣逮遐覽之博望兮及博物之茂先余大父之繩武兮羅羣羞以銘躬豈貴物以飾喜兮惟古道之攸珎迨明明以翼子兮亦爍爍以貽孫余王父之克承兮臻前良於後辰勤摭獲於囷督兮恢堂構以維新懋孝友之世規兮矧詩書之既敦安服玩於孔覲閱䄄書於羊欣爾其閑暇逍遙優游容與席設半月屏張大理箔垂蝦鬚塵拂麈尾書輟右軍帙掩左史雜遝交集頒斌咸戾開緗繪之陸離展珎圖之奇詭設夏鼎之魁異陳商彝兮周簋爵羅雲雷壺備山龍琥紋垂磬花乳懸鐘考獻酬於杯舉識揚觶於平公象持刀于乙卣信羞嚌之克恭賞海鑑於蕭匍別寶奩於虱熊羆虢相糾匜奩角雄鍑斗觥色鬲龕逞容微

郡人徐普寫　同邑[illegible]刻

則貨布巨則表座或爲琴機或飾輿輅鏐鐐其相朱翠迭
互若乃魯璠荆璆晉棘楚珩獲其方寸足稱連城茨室錯
華青丘發英或交甫之遺珮或恭王之埋璧不因瑕以掩
瑜豈以玉而混石又有西域瑪瑙大秦琉璃南海玳瑁天
竺車渠陰山文貝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
貴借滄溟之半勺採太行之一簣聊以肩乎適情詎曰因
而喪志邀嘉賓以偕鑒感前修而神契存與廢于目中付
失得于度外或既去而再來或已離而重會或君子之比
德或達人之寓意既永思於橋梓亦增輝于棠棣嗟天命
之不純兮惟哲人之云萎痛父死之謂何兮龍棄芬於靡

視慚青緗之雲仍兮攀白楊以雪涕黃鶴一去兮不返仙
槎八月兮何濟雖兄弟之既翕嗟典刑之焉賴興或感乎
望雲心有惕乎踐石風已寧而無枝月一方兮在水若乃
中庭霽日簷際閒雲屏我筆硯息我典墳出諸襲皦庋若
續紛賞心兮痛偕寓目兮泗均樂玩兮惟舊乎澤兮常新
雖五鼎其可期將繼養乎無因抑二簋之可享兮神杳渺
其無徵非雨露之既濡兮亦怵惕其不寧匪霜露之既降
兮亦凄惻其罔申噫嘻吁永懷乎親豈以物存緣物觸懷
乎思靡盬物有成毀乎感罔極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感遇賦

朝步江皐海日湧金長風鳴濤秋氣憭慄汀蘆蕭騷追嘯
昔之三獻嗟吾生之二毛於是撫景感遇慷慨支髮緬懷
往哲含酸銷骨爾廼伍胥離楚流離奔吳吹笛行市色瘁
容枯渺故國之桑梓遲江南之雄圖墮心飛雲技血啼烏
若乃洛陽蘇季返燕顛頷金盡途窮貂裘隕淚恥一布之
不貸臨易水以長喟至如范叔被讒摺脅折齒身辱形穢
忍痛佯死偷匐登車倥傯投止若夫陳侯懼誅封印東歸
目斷修武兎驚解衣悵奇計之未售閔長貧而心違以至
賈傅見踈竢罪長沙湘潭沈日巫峽流霞惆遠志之莫酬
乎三閭而興嗟是皆邅蹇運而躑躅丁末路以馳驅憤遷

臣之狼疾抱孽子之狐疑何生平之不辰今與古其弗殊
肆岐路之慟哭阻前修之亨衢效正平之懷刺慕終童之
棄繻何天路之峻絶憑雲逵其縈紆奄就羈以服役羌觸
藩其多虞粲登樓以興懷叔哀系以名章世按劍乎無因
悼絲桐之虛張羌進退其維谷信出入之未臧知怨尤之
非訓亦重惑夫彼蒼或均才而異値或德醜而殊食或宜
速而獨淹或當豐而永嗇或偕升而返下或同川而偏溺
何紛錯兮不齊覺杳茫其莫測若夫命與才合功倚時隆
振音鳴鶴翻翼游龍何焚舟之忳忳胡繫楫之忡忡止無
待於卜居行無勞乎問相快妙歲之遐舉擅壯年之傑望

肅詎知其委虵於黃金之堂逍遙於青雲之上悲乎哉失得靡常俯仰異狀豈天命之果純抑權衡之允當心絓結其不舒窘傍徨而奚向已矣乎羲和西邁兮孰揮戈世變反復兮桑田波功業不建兮將奈何

清舞賦

暢幽懷以良遊集城隅之桂堂聆景物之澄霽娛宴曲以徜徉飛羽觴以候月徵清舞於楚粧謝絲竹之繁響出明迥之瑤英紆羅縠以騁妍垂金縷之飄縈吐微音以按節翹修袖以雙迎爾乃張翕合機長短中度俯仰應規低昂協序始差池以燕翻終連軒而鳳舉既遷延而如疑又宛

轉而生態欲進不前將來復去颯遝迴風雍容凝露指會飛蛾臨岐揚絜步芳褥而若空縱輕軀而如赴覆玉掌之盈盈流橫波之渺渺燭朱顏以向宵颭煒施於清曉眉嬋娟以珠翠鬐嵯峨而煙抱弱膂屢盤柔骨迅繞窮麗極妍不可悉道既魂搖而目眩恍不知其所爲俄微笑以歛容忽月轉而星馳詎天工之毓巧匪人謀之與斯悵奇觀之難再重追往於茲時邈陽阿以絕塵豈巴渝之可伍俾邯鄲之步失何淮南之足顧使廣場之張樂於清舞其孰與嗟人情之尚靡持孤論其誰語

苦蚊賦 并序

張貮府關中人也向予言關中無蚊至是極苦蚊明日予過友人假山留宿山多草木蚊聚焉夜擾擾不得寐如張言因惟夫蚊之厲人在呼吸而人之報蚊者至於糜爛其身何蚊之自隕而不悟也就枕上作苦蚊賦云

夫物有微而能害者蚊而已若其芒軀纇喙忽聚倏散夕露朝隱避明向暗饞貪婪而巧啄飽膏血而罔厭匪蜥蜴之求雨若蠻觸之交戰鼅鼄虞羅而網漏鮫綃罿守而隙乘枕不圓而自警被欲蒙而先登幬帳設而莫禦香扇撲而不懲烈女屠而露筋孝子懼而歛手雖齊桓而見吸何孫謙之獨宥或翾翾而南來或翩翩而東關在中山且當

涕泣而聞樂胡嫚倩乃能從容而射覆匪頭蝨之可剏類青蠅之嘗訴慚蚍蜉之恊過豈蠛蠓之足救爾胡不隨腐草而化螢兮流微光而燭宵又胡不寡嗜慾而爲蟬兮發清聲而凌飈胡不轉丸而稱智兮徒負山而見嘲胡不托稷而免爇兮乃觸煙而疾逃豈眉睫之能容兮與焦螟而爲巢何蜎之不善變兮遇丹鳥而爲肴如鬼如蜮若蜾若賊媿忠質之令名成鞱氏之凶德既不朝生而暮死寧顧向晦而宴息願清商之一來掃羃氛於頃刻庶支枕以徜徉罷通宵之反側

端溪硯賦

厥產惟端厥質惟貞如玉之潤發金之聲值彼大匠攻而成形就封即墨爲刺管城氣吐雲而立山池起鯤而作溟守老之黑以爲之谷尚楊之玄以游其庭點易鈎意而滴露朝白校書天閣而然藜夜青豈因人而利鈍抑順化以虛盈惟不磷願學乎孔子庶永年竊比於老彭

五言古詩

雜興十二首

仲蔚蓬滿除翟公門張羅停雲徒爾思鳴鳥奈我何故人日以遠尚友差婆娑朝披絕交書夜誦扣角歌庭際華陽鶴池頭右軍鵞上下千載間所得良已多

容容多後福脛脛未必全龔生八十餘未免夭天年桐江豈無涯終南亦有巔簞瓢果可樂不遠負郭田大則垂天鵬小者抢葉蟬大小何不倫各欲全其天

四皓隱乃出二疏仕亦歸出處各有宜期與心不違我有綠綺琴山水盈金徽絃絕不再彈無乃知音稀死灰何必然亦以杜德機

折檻願請劍扣階將碎頭自矜能彊諫可與龍比侔身竊直言名君蒙拒諫羞何如諷而懇梁公與鄴侯納牖啓宸聰迴巷通嘉謀功成善歸君令軌垂千秋

近水不禁漁傍山任採樵所利在山水不嫌遠市朝進不列鵷鷺退乃爲鷗鶴世情慕芬華達士崇逍遙醉擊漸離筑狂吹伍員簫絕響不待終還恐聵者嘲

朝持一片氣夜抱千古愁支枕不成寐看劍燈獨籌除兇竟落落雪恥良悠悠狐媚未能去狼疾何時瘳膏肓據二豎心膂蔡百憂空懷博浪錐無能報韓讎逍遙仰吾宗矯矯其留侯

楊子泣素絲阮籍悲路岐東西從所適黑白任爾爲朝爲梁上塵暮作井底泥隨風自上下勿論高與卑

名爲公車召實乘私車來且無長安米敢望燕王臺息則臥土窟作乃餐飛埃北門竟獨出東閣無時開歸來坐池

館偃仰惟所栽刪竹鈎陳根植花誅草萊梁燕返故巢輕雲駐庭槐徃事何營營搔首徒自哀

揖讓自美談胡爲洗其耳上士逃空名奚使人知子唐堯愼明試天位非徒爾豈惟曰循名重器乃輕委固知古寓言未足徵信史

折腰良足苦五斗亦易捐所以陶徵士自理山中田緩急苟扣門乞貸胡不然嗟彼後來人誰能窺其詮潼關逸虜騎萬戸生野煙秋槐落空宮凝碧奏管絃豈無擊賊笏乃使雷子先當時垂首者孰與屢乞賢

葛洪求丹砂願作勾嶁令欲從物外遊未免人間政何如

遠百情空堂習清淨有髮亦逃禪無酒還中聖不待九還
丹亦却三尸病御風忒振衣泠然適吾性
夜夢在京華晨炊戒行李驅車欲出郭計程視移晷僕夫
促登道且別居亭主千里首南征畏途從此始忽驚驟雨
聲乃知卧吴市攬衣起彷徨私心自歡喜

感知十二首

郡守豐城范公

髫年事佔畢孟浪成章句初從冀北羣方媿邯鄲步較藝
屬范公搜文賜一顧落落羣品題嗟嗟漢南樹

侍御蘄州馮公

扶病之荆谿馮公適較士匍匐入棘院爲文不盈紙幸焉
遭賞識許與良獨傒瞻彼卧雲樓聲希綠琴裏

刺史莆田林公

林公八閩英來作三吴守簡拔羅才俊品題出牝牡駑駘
蒙見收名字叨廬後黯然别江濆十年一回首

督學江山趙公

趙公持文衡選士來吴下青錢我何有朱衣獨相借奎璧
廻光輝蓬蒿重聲價三復素餐詩酬知悵良夜

祭酒新昌潘公

負笈鳳城遊橐橐事都養未下仲舒帷先登馬融帳六籍
豈乏才一顧青雲上廿載轉低回何顏謝無狀

司業雲間陸公

低昂天下文世稱雲間陸披拂成春風吹噓起枯木國士
遭見知中行期獨復一水望華亭無緣出幽谷

京兆光州喻公

憶昨客留都風塵累貂弊羞將棄繻心還向關門吏京兆
獨憐才接引瑳篇示勞苦復諄諄青雲當自致

司成天台秦公

秦公昔什褐天人雄獨對敷教臨辟雍橋門走時彙春風
來風人聲價龍門借十年聊復爾慚虛對菲采

中允閩江陳公

陳公宰相才生鍾瀛洲秀萬言對大廷羣雄出其後典教
貳成均葑菲叨庇覆痛哉讀禮餘不爲彼蒼祐

太常琴川瞿公

琴川一水近高山勞仰止辟雍承清問慚爲郡中子兩閈
羣寡儔再試先多士悲哉琴云亡愁隨笛聲起

諭德四明汪公

致身苦不早六戰慚宿昔一行際汪公泥途僾脫迹照耀
匪隋珠網羅辭秦璧不飛復不鳴雌伏今誰惜

儀部茶陵劉公

學易二十年明經猶蠡測片長何足采慚爲巨工識候諷
戒諄諄敦行須努力德音猶在耳佩服永矜式

園居

雨餘日暉暉春畦藥苗長蒼苔鎖三徑空堂絕塵鞅游鱗
忘江湖飛鳥歸林莽羣物欣有托達觀在俛仰

湖上書懷三首

慷慨憶往昔流浪愧吾生巖捿惟所適而無求今名山中
息心倚許我物外盟懸蘿罥虛幕蘘菊開前楹採牘獵其
微悠然會至精古道貴玄晤萬事何營營

人生非鹿豕吾志在遠遊一行不如意三載歸蓬丘悠然

滄波間眷彼湖上樓青天萬餘里心遠地亦幽靈芝隱豐
草日暮光欲浮返鑑照娥眉空成効顰羞人生各快意勿
問東陵侯

昔聞魯連義慨然欲效之倚樹發清響痛此白日移長虹
千餘尺舉首一揚眉抱玉歌南山豈不念及時時去不再
得中路多嶮巇卷跡嚚塵表混濁何所爲日夕枕清流晨
釆菌桂枝吉士重清修毋爲時命欺

古意二首

笑彼荆山人抱璞傷不辰刖足奚足傷所傷璞沈淪既爲
蒼山輝安用清廟陳不獲連城價燕砆吾自珍

豈必九方皐能辨玄與黃駑駘自應蹶敢云蹄有霜識途
不足收放之歸山陽何年試嶮巇千里觀騰驤

再別袁振伯

憶昔餞君時春風綠楊道今日與君別秋風吹瑤草脉脉
重緘書相思令人老

送袁魯望會試

朔風吹郊原寒鳥歸空村悵余同懷子歲杪去故園落日
祖江渚濁酒盈我尊鴻鵠事遠舉離羣復何論相知貴知
心送子以無言

下第與葉處元暨叔貽方舟南還

仲冬戒北征季春事南歸春色從南來未與心賞違小弟
白雪歌良友黃金徽柳堤草微綠網罟魚已肥烹魚酌春
酒安知是與非黃鵠須遐舉白鷗自忘機回首辭君門開
顔詣慈幃珪組不吾與吾從老萊衣

途次遇潘端學徐士彰二同年對飲漫作

朝爲候榜人暮作刺船兒路逢同門友戚戚傷數奇斗酒
相勞苦行道何遲遲人生寄一世胡乃自苦爲臨流濯長
纓勿爲達者哂

至京口遇周山人

昔待金馬門今向金山渡衝波畏江風喜見金山樹行役

嗟故人江皐忽相遇勞苦如平生殷勤不忍去進食哀王孫加餐慰岐路兼之盈尊酒酣呼寫心素昨從淮陰過惡少唤鍛羽曰余非蛟龍爲不逢雲雨晏子未脫驂越父寧辭忤不信平津侯誰問匡衡疏憐君無世情青眼能相顧我輩豈腐儒安能老章句有日乘長風會見披煙霧仰天歌此曲勿謂狂人語

題姚國瑞存杏堂

朝讀柏舟篇夜誦關雎詩古道久不作而母貞且慈青春夜厭天白首撫其兒種杏庭中央閱歲端在兹傷我未亡人芬芳寧所期欣言碩果留紹彼孫謀貽華實竟有待冰

蘖終不移花開照軒楹實結復纍纍一食母尚康再食兒亦怡三食母不存攀條與傷悲人亡樹獨存撫樹慰爾思昔爲芳菲質今作歲寒姿德澤培靈根蔓延變孫枝欣言曲江徑走馬春風時試覩彤管編當與絲綸輝

殷開美念予不復赴公車召也贈以織錦詩感而答此言成斷金意在倚玉云爾

東城有婺婦東鄉有室女相望一水遙相期弄機杼光輝釆七襄縱橫幾萬縷無論工與拙辛勤歷寒暑或成錦江綺或作練川紵未忍輕剪裁所期售良賈時方尚空穀投之俱莫顧女亦暫卷懷婦甘守貧窶彼此不同居往來互相許婺婦巳吞聲女獨向婦語爾數一何奇爾身欲何處婦笑荅女問吾行乃異汝吾擲天女梭赭衣習春杵不願筐盈絲惟祈塁足黍黍歎兼採薇飽腹追兒女攬鏡彤朱顏何能作眉嫵爾年雖愆期行須金屋貯容華猶勝人兼之工織組瓜期相將及三星且在戶孟光應事梁齊姜終歸魯蠶桑供黼黻烹飪佐尊俎入宮自盈盈幸毋嘲踽踽

養蠶曲

曉露沾秋繻採桑過南陌葉少不盈筐蠶饑妾行迫蠶眠妾不眠絲成供夜織勞苦有如此方能成匹帛奈何衣帛人剪裁不復惜

贈吳道人

客從東海來言持羨門術負笈出青山揮戈挽紅日我亦夢游人憐君物外身何當蛻蟬骨相期同釆眞

述懷四首

卞璧蒙刖足燕砆爲國珎太行不可跡中道多荊榛衣褐慚委輅披裘仍采薪孝友亦爲政良規著君陳

賤貧人所惡善養良足多鷦鷯脫殷綱戢翮辭虞羅彈冠嘒不縈褰裳懼餘波小人自有母舍此將如何

蔡澤不知壽陳平豈長貧丈夫窮益堅所珎在立身游鱗潛素沼反舌鳴青春升沈一達觀安能汩吾眞

呵凍勤著述匪云用厥愚晨夕對古人筆研聊自娛窮途
笑阮籍岐路嘻楊朱腐鼠卽可餐無勞嚇鵷雛

送薛士立州守

寄息唯一枝超舉或千里雖均鴻鵠志遐邇自殊止背羽
滄鄙人虛翮邁吾子交非形骸隔别自升沈始釋褐度三
命雄城統明理州役甫惠和慈鄰動哀毁滌舟戒陽侯攀
車走蓬累素秋經三易靑春肅行李煌煌指閶闔朔塗蕩
如砥汀柳拂金絲江梅吐瓊蕋分袂歌驪駒飲餞修甘旨
離索胡足歎所期在高軌鸞棲孰匪桐松移詎爲枳操刀
亦可割運斤劉如是攄欵贈片言蜚聲祝千祀

風雨枕上作

去年下靑徐每懼風浪惡今年枕席上驚魂時復作不愁
舟顚危秖傷花零落乃知波濤中不若臥林壑

依隱亭爲貞吉宗侯賦

東平樂爲善東阿酬親友王孫滄洲適芳標媲先後與千
篔簹逸歌同淇澳久象賢述箕裘儼然在左右城隅結構
新架上縹緗舊豈惟二妙游亦與七賢偶奇材挺豫章潛
光射牛斗退耕懸薄游無因一執手

夢君典

五夜夢君典向我論契闊脩然仍野服似與世慮絕握手
步臨頓耳語若喋喋忽焉指顧間雙亭二井冽一井幕不
收一井不食渫行道嗟爲惻寒泉胡能啜念之貴賤殊行
藏稍同節氣味遂相感應與寬夢接朝來啓篋笥檢取舊
書札久要或不忘爲君掃塵榻

元旦大雪與從兄成甫仲弟幼于集家園聽鄒山人
彈琴

履端啓令節飛霙散初澤雖非梁王園而有郢陽客援琴
歌白雪酌酒酣兹夕玉樹漫相輝連枝自歡適

烈媛賓仙詩幷序

烈媛諱燾貞爲宗伯王公仲文幼許字徐未行喪厥天

盟心不貳得道辟穀於庚辰之重九日立而尸解觀者
萬人多來傳說爲作此詩

閥閱誕離媛閨閣旒坤柔髫年納徐采未行罹內憂惟時
從父宦先知胎神謀輦下鼎貴窟高門爭好逑明倫挺筠
節矢志邁柏舟潔身襮白賁齋心肅玄修無何返桑梓辟
穀局朱樓朝經誦蓮貝夕課理䌷閼蒼昊監苦行接引歸
瀛洲絳節恍上下靑鳥匪沈浮百靈爲啓途五服徒攀留
諄諄開灝蒙言闡微幽良時遘九日一舉成千秋麻姑
不獨處弄玉寧寡儔雲墳傾城邑波湧夷用嗟賓香爇萊
阜轔燭燒畦滿遂令落帽事不得擅前休肖像傳絲筆神

氣遨丹丘嘉名彤史紀殊跡郡乘收奇秘聳觀聽所珎在
貞猷

奉答王廷尉兼呈少宗伯

子晉但奇舉方平不偶棲何如餐霞侶方駕凌丹梯松柏
雖殊根孤標歲寒齊拙簪謝玉階脫錗視金閨善閉本無
鍵廻瀾不待隄豈無子牟戀所珎戞天倪媿予塵壒蹤坐
令音息暌忽焉青鳥報寵以絲筆題開緘再三復怳若蒙
刀圭詎須詠杕棹已見示筌蹄青蓮種烈焰黃金出沙泥
舜柘狎泥蛇掐埸慙木雞感兹接引意能無望雲霓登堂
眷垂白繞膝憐孩提願言畢婚嫁懼迫扶光西噓吸延頹

齡祈免前路迷祭扣期不遐庶幾慰綦躋

乏米適客送酒感而作詩

皇皇急三飡嗸嗸過數口生平懶折腰安得贏五斗鷦鶴
須一粒負郭無半畝千鍾自豪華萬石緣謹厚代耕豈無
術千祿我何有貧賤已如此衣食徒奔走負米亦供親交
責皆由婦勿羨何曾錢且酌淵明酒

庚辰除夕引長兒星次兒宿侍老母夜酌

冉冉氷雪消歲逼青陽過不歡年歲加獨喜慈顏適舉觴
稱萬年跳地憐雙璧扣齒祈彼蒼常願若今夕

贈徐長吉

偉長起北海穉子儀南州芳聲重一時令軌垂千秋遴選
作祖武曄曄貽孫謀之子聞流風企慕若好逑悅禮敦詩
書內典兼冥搜胡機非可鏡何深不能鉤探珠辯魚目集
腋成狐裘賞心陟小山愛此叢桂稠豈無園林好所志在
遠猷誰云八族豪不與四姓儔雍歌登濟濟賡詩詠呦呦
願言秉明時輋前令八騶

夢王長公元美

池亭逃夜暑伏枕酣初雨夢游白雲鄉轉入青蓮宇怳見
瑯琊公鬚經就朱戶顧予一舉手歡然忘爾汝仍視二少
年摘經寫紺楮回首命章生謂取架間簿指示若啓予分

析讀羅縷嘶予闇射覆無能辯宴數頃焉公起立命酒呼
鸚鵡解衣忽袒裼肌肉瑩如瓠異哉二乳上嶙峋成肉羽
右爲桃結實左爲牡丹吐是豈華實茂根荄出丹府須臾
出夢境依然在吾圃朝來若有失濡毫代咸輔

荅徐太史公望

君今持漢節而我已胡服豈不願矯舉丈夫恥再辱山陽
放騏驥雲逵逸鴻鵠野性本難馴安能事籠縠出采商山
芝入憇淇園竹但能餬予口萬事良已足長揖謝君章毋
嫌次都獨

初秋大風紀異

壬午夕既七大火甫西流薄暮怪風發震撼令人愁誰云
不終朝一吼日夕周雨師佐威虐飛廉肆虔劉盛怒出土
囊噴迅由炎州拔木根無堅飄甍若浮六鷁欲退飛爰
居驗人謀湖海咸不寧倏忽湧陽侯頹垣多碎首斷岸無
完舟萬物本芻狗玆焉竟浮漚休徵兆風若明訓毋箕疇
此咎胡爲來變態生悲颾愢乏葛玄術徒懷窮巷憂

感興

接輿歌鳳衰漁父詠滄浪彖論光簡編楚騷耀篇章玄猿
嘯空山孤鶴鳴高岡疇云焉用文采藻庸何傷

吳大叅伯恒督運過吳枉駕作

豐隆㪅中林甲拆先陽春誰謂蓬蒿居乃有結駟賓昔爲
尊城守今爲岳牧臣建節督王供艤棹三江濱儲務豈不
勞眷言存隱淪衡堂坐移晷頓令契闊親飛伏雖有殊寧
使白首新願言勤光贊萬里皆通津

七言古詩

苦雨謠

辛酉水星犯南土沈竈產鼃萬民苦低田漠漠成陂陀高
田茫茫可搖櫓今年之雨大如昨信宿翻盆勢偏惡莫須
流離似往年雙淚教從雨俱落只道田頭車水入不道田
中車水出未論官做幾分荒且問祈晴在何日

亞父行

春風策蹇過彭城亞父墓前春草生千秋人傑一坏土生
能仇漢死仍楚秦人失鹿誰可當楚人沐猴未足強紛紛
韓陳與布越廻翔擇主俱徬徨鏡幾亞父寧不識五載惟
勤幕中畫不從諸豪輕去就自與君王乞骸骨心知成敗
任雄雌義重君臣罄肝膈嗚呼爲楚爲韓鈞此心未許留
侯坐專席

戰齊門

去年戰南沙今年戰齊門操戈渡河河無梁再前再却喧
呼繁鋒刃乍接棄兵走旗鼓紛亂白日昏城中愕顧無人

色賊火四起燒空村虛船飽紈綺縠掠猶未已吳人敢怒
不敢言賴有此戰又如此脅指唇亡何足悲橫尸塡隍者
誰氏乃知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已矣

城上謠

城頭鳴金晝馳驅小吏索錢復夜呼哀號竟夕不得蘇臨
高風露侵人膚日高丈五餓强扶妻女送飰不滿盂含羞
登願人前趨東家欲炊米尚無昨日鬻男未受沽今朝被
督容色枯賊未來已如此賊不來也須死日日上城不肯
止官府應教剩空壘

太守林公以西山之捷蒙金帛之錫

吳城蒼蒼七月寒廻飈扇地迷山巒傳呼倭奴奕如至老
提幼挈奔躋跚搽卒馳歸汗揮雨驚言虜黠勢如虎昨來
轉戰南都門萬騎當之似崩土吳會太守今謝安折衝尊
俎何足難激烈登埤仗宏略慨慷矢志平狂瀾戒言絕梁
斷前路先機料敵防昏暮小吏庸人節制違衝圍夜半成
飛渡太守乘船親薄之六軍奮發俱揚眉九龍山前日當
午越來溪畔明旌旗一鼓一進猶倔強再麾再接方奔亡
髑髏爭持凱歌作戰袍血濺生輝光士民歡呼動天地攀
車遮道稱神智駕馭方知儒將才功名不忝專城寄飛蝗
反火何必奇徙魚渡虎皆如斯穹窿山高逼南斗擬君勲

業還應早廟廊聲華日逾重　天子非常錫恩寵綵幣重
緘內帑來丹書一道燕雲擁莫訝銅符別造麟還期境土
雙鳴鳳

陳將軍歌

小陳將軍何翩翩英標俠烈凌蒼煙十年家居老魏尚春
風繫馬垂楊前一朝海上風塵起手握長戈作壁壘折衝
夜戰平沙中克敵晨歸早潮裡絕技穿楊百中餘塞霜挾
纊三千士誰云飛將獨古人已見飛書動　天子綸音褒
美寵命崇旌旗生色劒氣雄雲臺迥出青雲上會須圖畫
將軍功

濠上劉使君惠金魚百尾歌

濠梁觀魚誰復爾外臺大夫柱下史垂綸不讓磻溪翁把
釣渾疑任公子知予久負臨淵癖百尾遥將慰相憶偶從
龍門重聲價却與江湖借顏色盆池雨餘秋水澄縈紆碧
藻秋光凝大魚洋洋出旋沒小魚潎潎沈復升大夫骨鯁
知名早未許人從碧山老佩金賜緋當有時行看鼓鬣風
雲道君不見朝為魚服憂豫且暮作鵬摶薄太虛縱使濟
朝網疏闊懸知不漏吞舟魚

劒池行贈郡伯陽曲王公

劒池藏寶劒劒氣日夕浮金精現白虎嘉名標丹丘轆轤

夜汲空山靜牛斗光搖劒池冷千齡不磨三尺光一窒常
涵七星影大夫早擅干將才三十秉鉞吳門來朱明燕賞
劒池上惟吸靈泉當綠醅

金陵醉時歌贈俞元海

朝携洛陽金來買新豐酒對酒悲峻嶒行行歛手漫逐
江東雲空嗟漢南柳三言毋投杼循墻却驚走仰天大笑
知音稀素琴絕絃不再揮且向飛泉一洗耳還復高岡思
振衣金陵豪士俞元海清風掃榻勞相待須知阮籍眼獨
青却信張儀舌還在傾情倒意良獨難瓊杯綺食不忍餐
暫托萍踪白蘋末會攀桂樹青雲端我今懷刺來都下元

非彈鋏侯門者時或天池化大鵬詎云中阪鳴天馬酌君
酒聽我歌醉來氣岸正飛動明月欲上如君何

送阮將軍入試大司馬

輕裘緩帶杜鎮南儒雅風流庾開府時情自好葉公龍壯
志終成伏波虎阮侯意氣何翩翩用世數奇三十年吳鈎
有聲嫁不售荆珎在璞誰能憐灞陵醉尉休相笑猿臂將
軍猶未老請看楚庭之鳥久不鳴一鳴會須令人驚

送潘樓船入試大司馬

憶昔逢君酌君酒　帝城秋色南郊柳今日追隨向祖莚
胥江新水赤門煙聚散年來似移晷憐君意氣論交始緩

帶三吳儒將風長戈六郡良家子我今鎩羽賦歸來看君
欲上黃金臺願言司馬勤推轂會見樓船是異才

黃淳父採茶虎丘投以是詩

春風爭誇陽羨茶花巖靈產清更佳三泉寒烹紫蝌眼數
顆香折黃金芽江夏黃郎負清癖荷筐攜瓶手攀摘眞採
不讓採瑤芝候炙還同煉璚液憐余渴疾熾春明伏枕空
門縈百情何當石上從吸月振翮清風鬪鳳笙

分得謝公墩送陸祠部子傳

憶得秋陵遊振衣登高丘丘中憩落日撫景良悠悠上有
松蘿百餘尺下有琅玕千挺碧臨風懷古問路岐道傍小
兒唱安石君看安石是前身強起還來尋古墩高情再試
東山屐到處應開北海尊

水月吟贈沈道人

我笑紅塵人不識黃鶴樓春秋能幾何日夕縈百憂一朝
市上歎黃犬悔不關下從靑牛韶華逐時改霜華不相待
白日西馳可復東黃河何不歸西海君今超悟壺中玄少
年拔脚凌蒼煙三峯采藥欲忘返五嶽尋眞不計年昨從
洛陽來又欲天台去輕身因我留藏名向誰語已作煙霞
物外縱還留水月照夫容行當借取葛陂杖期爾同觀秦
五松

送張欽伯出參浙藩

古人結交重然諾今人面交交態薄歡然相親心不然伐
木空山悵寥廓憶昔鯨波揚海東掃門却延張長公文章
有神交有道杯酒餘歡聊許同一朝釋褐先多士倐忽鮫
騰大鵬起白雲青瑣殊升沈握手談心一終始君今持節
鎮名藩清風一道播新恩漫詑山連吳越近臨岐亦自悵
攀轅

太華謠送陸符卿使秦藩

太華之山近天都遙池仙掌開蓬壺登臨削出五千仞芙
蓉明星玉女扶君今驅車車原隰四牡騑騑向雍邑西去

長安到日邊太華入望相將及　聖主元同西伯仁率由
舊典篤周親名藩重禮誰能事簡命須知歸重臣張旛搖
拖類仙舉關河千里揚綵綸陸賈皇華何足數相如繡衣
徒自珍君到秦中發恩詔太華日月生陽春懷歸若聽秦
臺鳳應憶簫韶爲舜賓

題杜處士畫奉送廷評經師入京

東原先生先輩賢明窻繹思成雲煙百年綵筆隨人老一
紙十襲令人傳吾師讀書振前武妙歲傳經具繩矩敢云
門下作彭宣卻喜宗依近鄒魯一朝釋褐辭承明義陵佐
郡飛清聲仁風會起桃花洞政績應懸司馬城　天子明

明思作士僉言郡理宜廷理應知緘吉善求情誰云朱博
徒剽耳秉風北征五兩輕恩波浩蕩秋江平彤廷若結王
生襪述祖應知處士名

題少宰馮師臥雲樓

崢嶸樓閣倚天起玉鏡金鷲望中峙暮霞欲落搖湖光曉
日初升動江渚中有眞人臥白雲手持班管草玄文百尺
松蘿映遼牖四壁綈緗羅典墳一旦蒼生起安石北窻朝
掛東山屐金馬門前開壯顏玉皇案下通仙籍牘言桃李
在銓衡猶繫江湖小隱情春風吹夢二千里乘月時過江
夏城江夏風煙故如昨白雲且勿留　黃鶴時淸儀鳳在虞
廷未許夔龍愁林壑

懷二賢行彭孔加王元美俱臥病作

東海釣鰲王使君玉皇香案謫眞人當年失意肆杯酒忽
爾患瘍愁損神城南隱居大彭老矢志幽貞髮俱皓竹牀
臥病經月餘硯底生塵筆枯槁我懷二賢熱中腸中夜披
衣立徬徨願言造化莫相苦稽首焚香禮藥王

松雲篇贈王明府

梁王兎園今幾春園邊老松龍作鱗松頭雲來龍欲起此
時著書北窻裡一朝什褐乘風雲玉山出宰天下聞雲臺
高高出雲表孤松挺節君須早君不見漢代循良懸令名

梁王臺榭迷荒草

步月聞吹笙

月白歸南城竹徑聞吹笙十三簧淸柳風冷巢和雜奏江
雲平初疑靈王太子朝太淸又疑雲和應節歌雙成徘徊
轉聽意轉切凄如沙鴻激響悲孤征既榮復悴亂商徵流
哀綴怨殊未巳瑤寔噓吸或輟音分明杜鵑泣花死誰令
此聲送韶華桃花半落披煙水愁人翔翔步不前向隅掩
涕傷心髓金高南山難買心個中恩怨爲誰深寧知司馬
潯陽淚不是雍門鼓琴

懷南園寄陸子行

憶昨五龍之津春水生桃花灼灼然溪明碧窻無塵碧煙冷與君此地傳瑾觥此時春風滿赤城綠楊萬樹聞春鶯春風一夜忽銷歇鶯花千里音塵絕綠桐聲斷幽蘭風金鏡影落梁園雪片心烱烱那得知中林夜半空堂月

和曾望聽彈琵琶歌

青樓柳色報春早珠箔璚筵覺春好座中美人顏如花手籠翠袖彈琵琶抑揚按捻最有情臨風一曲散春聲嬌如花裡語流鶯忽焉發柱轉促急腔轉涼州半妻邑白下經年別恨消燕山昨日音書及絲中意緒那得知無勞司馬青衫濕

金閶古意

春水粼粼朝放船春風柳綠高樓前樓中有人似相識垂首向人長歎息自言少是侯家姬選伎徵歌驕翠眉腰肢如柔正宜舞步月旋風合金縷雙鬟擁霧搓鳳皇纖手凝脂捧鸚鵡一朝客散孟嘗門眼前世事成波翻鴛鴦枕上夜啼血燕子樓頭秋斷魂斷魂啼血空如雨回首行雲已無主青菱不奈笑紅顏白首羞期共黃土中道無端不自珍失身猶復嫁商人商人入秦又遊越年年樓上空明月花邊春色去還來妾處容華坐消歇當年全盛有誰知今日飄零復恨誰萍踪應逐貞心改不及墳前松柏枝

和姜山人催粧行為茅文學賦

秦箏鶤鼓鳴素秋月華作鏡凝粧樓美人洗粧花不及蛾眉淡掃芙蓉愁嫁得王昌擅驕寵舊愁何似新恩重試向君前作雨雲應知不羨驂鸞鳳

為王中丞元美題錢叔寶畫溪山圖

人言避世苦不深我道金門堪陸沈柴桑楊柳莫須有武陵桃花何處尋君今志在尋山水不必鍾期綠琴裡彷彿山陰道上行丹青十尺桑皮紙翰林弟子雄錢郎六十藏名猶倔强燈下雠書謝干謁花前擊筑歌滄浪感君意氣為君作手握兎兎成丘壑漁梁高下引村庄列岫參差出

城郭忽焉瀑布丹崖閘宛若噴射生風雷又疑南天水簾洞移來几案清氛埃長途行役誰者子策蹇衝風不能止何如老衲振錫遊雁塔龍宮坐移碧海上眞人今志安對此沈吟思挂冠假使當年右軍見講堂豈獨稱奇觀

寄王貢士世廉

結客何必皆少年王生意氣尤翩翩獻璧不售人共憐自言明經莫我先淪落著書夜不眠漢庭尚老獨遺賢酒酣慷慨復籌邊拔劍欲舞驚四筵灌孟罵座世稱顛蓋公醒狂胡不然聊城射書談魯連仰天大笑擬謫仙伯道無兒問蒼天中郎有女嗣青編邇來習靜懶草玄門辭問奇學

逃禪我欲因君看青蓮一洗塵耳聽潺湲

燕壘歌

金陵美人唱于飛留爪消息多差池冬藏夏見漫相識春至秋歸浪相憶何如花底喃喃香泥幽壘經營花裡棲已知王謝今無主那復昭陽妬金縷雲母屏開錦瑟絃水晶簾下銀箏柱個中獨解留春住且莫呢喃向人語

乞巧篇

七月七日雲漢清家家乞巧懽笑聲巧向人間總成拙人間乞巧何營營李蔡封侯飛將老紛紛巧拙何須道天定由來能勝人人謀莫奪天工巧嗟予拙守營鳩巢望斷銀

河虛鵲橋懶向人間論巧拙併教生計落漁樵

燕子磯

千峯拱建業萬壑縈江滸江亘為池石為城龍虎盤旋帝王土定鼎卜三千築室狹百堵洪流折地維輿壤開天府猿猱愁攀援燕子能飛渡輕飛越金湯憑高自來去江上人傳燕子來梁間不聞燕子語燕子營巢巢已成江上磯留燕子名當時燕子今何在此地空名自千載無邊白浪下舟楫不斷青山隔煙靄西廻楚澤氣欲吞東下吳天勢若奔忽見三山走溟渤還疑九折來崑崙日暮臨江更醲酒眼前風物搖心覓

賦得岱宗送袁憲副晉望督學山東兼懷陽信丁明府仲心

泰山何崔嵬峯巒照齊魯夏雲漲白波青天散時雨故人持節臨山東名高日觀氣吐虹朱丹共載何足侈文章欲奪造化功紛紛公卿可屈指世乘文衡者誰氏百粵甘棠留大人中原禮樂應歸爾知君不厭外臺臣星列中庭席上珎蓋向龍門乞聲價四時桃李皆門養君家三公昔長吏任城理劇聲始況乃橫金為大夫握中照乘皆明珠須知行部逢丁令前導好令負弩驅

蓬萊僊奕歌

蓬萊之山在溟渤方丈瀛洲鼎足立上與蜃氣分有無下與鮫宮同出沒欲往尋之風引船由來此山與世隔秦王空見巨魚來漢帝徒觀大人跡何如狂生得神遊六尺生綃見仙奕僊人對奕誰為傳能傳仙奕人亦仙仙本無心爾何苦縱橫局上猶紛然却怪手談談不歇那知坐隱隱誰邊樵客旁觀亦難老斧柯欲爛無昏曉垂楊不彫舞青鸞紅蓮長芳覆瑤島蟠桃已實桂女攀桃花落地芝童掃龍陽冷君紫府卿玉皇香案標名氏悠然興發欲玩世遨遊赤縣投帝廷三丰張老欣相得傾蓋清都心莫逆為言蓬萊俱昔遊因之繹思輝絲筆倏忽幾幻殊景收分明五

城十二樓龍陽隱壁作蟬蛻三千遯去從此逝白雲黃鶴相後先獨留仙跡人間世晴窗展玩思心煩鼎湖龍髯不用攀我將持爲長命縷身驂青龍扣天關前邀吟君一執手後呼張老笑拍肩錦囊盛之懸肘後何用十萬衿腰纏

爲王元美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和蘇長公韻

生綃六尺千重山山頭隱約生雲煙倏遊展此忽驚悟恍復行役心茫然初疑蓬窗夢五老彷彿倒挂匡廬泉又疑黃河放舟楫順流百折沿長川浮圖岸我綵雲表人家高下蒼崖前得無蓬山與海嶠凌波別有壺中天王郎丘壑出宅未丹青金碧相爭妍分明秦源入晉世變幻滄海成

桑田長公愛此作長句紙尾題之元祐年中丞懷賢喜步武玉環飛燕俱嬋娟枕中抽書納此卷陶然枕石江千眠東山自足老謝傳北關何勞呼謫仙鳳廷賡歌麟閣畫暫寄物外成清緣煙巒可攀亦可望豈若宋君惆悵明河篇

黃河高

噫嘻吁危乎高哉黃河之高高於昔頃刻狂瀾二十尺千里築隄勢絡繹船行木末如登臺俯視城郭轉卑顏清淮不受全河水海門阬塞何時開昔年岩泐石如戟泥沙擁覆今無跡嶙巖屈伏不敢伸長川蕩蕩無衝激三老歡言今失險而我聞之反歎息噫嘻吁危乎高哉黃河之高高如斯督民築隄亦奚爲隄成水復能過之隄不可恃城可危昔聞河水不入江兩淮以南何湯湯大決所犯傷必多崩崖斷岸不可當人言水道須防川每愁滄海爲桑田我謂陸海兆民在還恐桑田變成海有言欲陳懼莫採

題蔡山人小像

前年移家巳過越今歲乘舟復遊粵白髮逢憐太瘦生半爲家貧半詩苦千里音容那得聞却於畫裡忽逢君異時有憶中郎者但向丹青求虎賁

寄蔣比部子徵

金陵風高秋萬戶憶昨從君泊江渚憐君抱病飲六醑乎

亦參差鍛其羽君今策馬後湖堤日落紫騮花裡嘶何似棘闈疲戰藝小窗燈火候鳴雞

懷周公瑕客京師

城西小隱朝入燕五侯筆札生暮煙閒巷旅食經一年門車接轂爭後先黃金臺高五雲裡空使春風走桃李寄語金閨數知巳無令但索長安米

酷暑信宿不能堪思上覆蒼梧之雲下俯峨眉之雪前挺徂徠之松後掛匡廬之泉作四愁詩

我所思兮蒼梧雲峯頭出沒生氤氳少微亦日能救焚美人邀我湘江麓欲往從之輿肌輻彷徨自想中庭竹

我所思兮峨眉雪萬仞淸寒更澄澈大火經之不能熱美
人邀我水晶宮欲往從之道難通天無纖雲晝日紅
我所思兮徂徠松蒼微有尺蟠蒼龍綠陰半覆靑芙蓉美
人邀我過梁父欲往從之乏修羽赤脚安能踏焦土
我所思兮匡廬泉飛流千尺生寒煙火山有焰不敢然美
人邀我讀書處欲往從之怯矯舉非無風來不可御

雲溪引贈劉別駕

君昔翱翔白雲司平反庶獄朝揚眉今君暫別姑蘇駕還
如白傳潯陽夜出來見妬緣入宮況乃少小顏稱紅宦途
熱手何必熱道不在巧乃在拙君不見溪雲出山亦在溪

有時上天捧日月

觴長星

萬曆五載次丁丑季秋之杪孟冬之首徙倚中庭覩長星舉
頭勸爾一杯酒初疑妖氛起軫翼又見光芒掃牛斗六街
相呼走黔庶千門支策歎黃耇昔惟開皇之八年十月甲
子星孛天又覩光宅初改元星如半月疑上弦爾廼咸通
與光啓長庚亘空紀前史當時有占亦有驗往事歷歷存
終始皇皇　聖祖貽孫謀卜年自合超商周五典既惇萬
國理數傳奕葉昇平秋天心仁愛豈無以以象示之而已
矣應天以實不以文誰其陳之獨憂杞

賢五賢

扣門有人來自燕口將目擊向我傳一身萬死扶三綱屈
指百寮推五賢海虞毗陵二太史然藜起草瀝肝髓楚江
東浙兩秋官慷慨抗疏披寸丹吉水明經甫釋褐巽以忠
誠排紫闥誰云姬武匪明聖扣馬貞猷自難達玉皇案下
列羣仙啓口卻得麻姑鞭或挈餘生歸閒閣或持鋭戟行
戍邊泰山雖重何足齒萬里投荒亦如此君不見田郎祖
道能贈言不獨嶺表令人死

過飲從兄酒樓

李白酒樓已荒蕪天津橋南何處沽何如兄家城東隅白

雲滌器花當壚種子彈絲學唱歌捧盤獻果長鬚奴黃雞
紫蟹烹滿盂松醪菊醑傾冰壺雕籠珍禽馴且多既宿復
起驚呼盧金盡其如快意何對酒豈必悲窮途莫言李白
今日無千載上下皆吾徒

張茂實天鹿歌

曾聞聚窟洲遠在西海中地廣三千里北與崑崙通有獸
曰天鹿怪狀將無同麟角蟲軀鬣鳳翅羅背胸蹲能象形
誰作礪洪爐變幻見吾銅或云製自掖庭令曷爲能奪造
化工不知何年出汲冢土花秀色偏蒙茸蕭齋日對笑予
癖珍之未許連城易臨摹拭几寒泉噴雕枝研珠露華滴

忽逢好古張長君一見便覺怡心神自言邇來得寶研且
此孰與爲等倫手持出門不復顧朝來報我捐刀布在彼
在此應不殊楚亡楚得將誰訴吾宗司空號博物千載神
交郎同室試令評品當解頤只少精神致魂魄

苦雨吟

肅皇御天四十載江南水災大如海田疇極天成巨浸魚
鰕滿地無人採今年水災甚於昔一雨浹旬亘朝夕負郭
雖云無數頃頹垣豈容全四壁曩時歲凶民未貧譬則膏
病加壯人今年民貧歲仍惡何異痼疾嬰羸身嗟哉杞人
獨愁苦但見商羊日鼓舞蒼生漸幾永州蛇赤子將甘泰

山虎比戶門封泥一夗機絲晝虛杼軸殘農家宿逋尚堆
阜豈堪新水成波瀾江南賦役倍中夏日轉月輸苦無暇
窣知厥土惟塗泥不問厥田惟下下兆民此日竭脂膏民
欲籲天天轉高嗚呼天災流行將奚逃誰其恤災濟眷眷

歲杪大雷電明日作雪因感王敬美使君寄示行部
見雪中桃花詩作

萬曆己卯嘉平月北風轉南忽炎熱晨興挾纊尚覺寒傍
午輕衫御單袷須臾雲蒸與霧變驟雨傾盆作雷電朝來
開霽不移時俄見同雲飛雪霰豫章千里寄書來元旦桃
花雪裏開此日荒園歲將暮復看朔雪繼轟雷玄律旣窮

雖治泄表沴呈瑞應難裁陶唐大水殷大旱天意無勞杞
人歎陰凝陽奮待燮調伊傅還須慰宵旰

題杜氏靜觀室

子夏小冠別大冠早年獻玉成盤桓晚燒鉛鑿謝干謁彈
琴詠風能廢飡憶昨營營累唇吻邇來漸與羲皇近君不
見右丞高臥輞川庄秖應習靜觀朝槿

邯鄲行

昔從少年遊策馬邯鄲道來時春風吹綠楊轉首霜華變
秋草邯鄲不改酒家移昔日少年今日老滄海桑田幾度
春黃金難駐百年身憑君更向邯鄲問誰是當時夢醒人

三五七言

漫作

欵段馬下澤車園葵朝可採溪水夜堪漁但得蘇裴饒陸
賈不須詞賦薦相如

處實堂集卷之一

處實堂集卷之二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五言律詩

登尭峯絕頂望太湖落日

落日尭峯望長空禹澤連羣山分紫翠萬頃合風烟身世溟濛上人天浩蕩邊杖頭龍欲化應見火珠懸

春日城南看花晚步滄浪池

桃葉家家渡桃花處處津偶尋堪賞地別是可憐春泮水晴光動琳宮淑景新赤城霞不遠還照濯纓人

白鴈

俱是衡陽侶偏宜玉樹飛賓秋應共素唳月更同輝洲渚花迷影關山雪滿衣漢臣頭欲白何日上林歸

寄仲氏於揚州

聞說上揚州西風一鴈秋江干騎鶴去觀裡看花遊結客應談劒開尊欲典裘寒暄驚物候何以慰離憂

贈皇甫提刑

玄晏耽高臥青山晝掩扉賣瓜營故業種豆遂初衣軒冕成蟬蛻翱翔覽鳳輝新詩仍寡和應與世情違

題珠林草堂

自選珠林勝應知玉樹宜潭香侵下榻山影照褰帷竹客還通徑花深自作籬草堂玄晤處惟與白雲期

孫山人移居就稽文學

選勝隨緣得移家與俗疎舊同梅福隱新卜葛洪居題字門留鳳垂綸食有魚尋君遂初賦安事絕交書

同王元美敬美夜泊赤城餞李觀察于鱗

御李叨新賞同王洽故歡醉應憐把袂喜不為彈冠雲白離亭暮霜清江月寒回飛惭鴈序獨伴赤城鸞

龍潭道中

策蹇下長阪恍然人世違江連海門濶雲吐夕陽微極浦花深寺空村犬護扉勞勞事行役欲此息塵機

病中灌園

為有灌園癖閑尋種樹書寡交非叔夜多病類相如傍水教花密循墻放柳疎待將清蔭合不遣綠尊虛

贈張山人仲實

羊城千里客鴈候一行回問主林投竹懷鄉夢是梅江山供染翰歲月老行杯又欲乘槎去應知逸興催

期餞詹侍御汝欽不值

客路憐知己清朝作逐臣馬鳴辭立仗鴈候感同賓為氣風前合論交跡外親翩翩嫌尊有酒不醉獨醒人

除夕泊宿遷與叔貽舟相失并懷幼于

落日鴿原望塞雲鴈影疑長途况今夕鄉夢到何時拜[illegible]
虛萊緑悲歌憶仲篪獨斟殘夜酒無計慰遙思

對月枯坐慨然興懷

歲晚忽惆悵行藏悲故林虛窻一片月客子十年心戍漏
催更早江梅引夢深無緣瞻北闕咄咄愧南金

黎職方惟敬過文起堂留宿有作次韻答之

彩鷁向維揚趨朝驛路長停橈緑蔭雨把酒遲新涼山水
淹心賞風雲指 帝鄉夜光吟處發應不謝琳琅

客自江右相尋爲我鼓琴

故人千里月濁酒百年心從我張銀燭勞君鳴緑琴風塵

俱落魄山水獨知音末路傷疇昔寒霜入鬢深

重陽無菊答胡懋信

再返蓬蒿徑應無松菊存重陽空令節風雨自黃昏獨坐
難忘酒相思惟掩門花開還有待遲暮不須論

送蘇給事左遷量轉

夕郎淹左尉量轉紱仍黃候馬新符竹驚烏舊簡霜征帆
向江邑輿論在朝陽定見飛鳧去還歸鵷鷺行

懷王元美臥病

動爲經月别臥病近何如問訊文園客知翻鄴架書涼飈
催一葉新漲度雙魚此夜成遙憶空堂歎索居

題石湖翠微精舍

草堂當絕巘曲徑隱幽扉石磴開蒼蘚精廬結翠微窻中
得奇觀靜裡息塵機十載翱翔意臨風還振衣

閒攔二首

林臥已成癖閉門疑息交魚來知罷釣鳥狎許探巢然諾
金何有迂踈惡漫膠閒心捐毀譽不解任人嘲

吳市藏名久文園寄賞新門留題鳳字客謝好龍人漸覺
烟霞近應教魚鳥親和光知不易吾自任吾眞

訪徐處士

涼風忩幽討斜日訊玄關舟到一溪盡門開數樹閒清言

消永夜濁酒破愁顏明發湖頭去青天隔暮山

春仲同彭孔加看竹堂殘梅和杜子甫韻

古寺足烟霞空堂春日斜林間花不盡物外興偏賒墜粉
雲容亂飄香酒氣加東風應有意留以鬭瑤華

園居

巳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樓枝同息鶴抱葉類鳴蟬永日
壺尊盡涼風枕簟偏石闌閒種藥不是慕長年

歲月忽已晚

歲月忽已晚行藏尚倚樓風烟餘舊夢霜月喚新愁鵬路
知修阻鳩巢就拙謀秖應蘿薜徑寂寂老吳鈎

贈汪山人

失路嗟遊子浮蹤似野僧世人多白眼吾自察青蠅西去誰為主東來喜得朋平生慕長嘯對爾學孫登

石湖治平寺餞周給事輿言

野寺宜秋賞遨歡祖夕郎瑣青山借黛簡白樹疑霜遠與麋鹿清聲出鳳皇趨朝應計日取醉惜流光

承訓書院為中立宗侯賦

帝胄蜚聲久名藩復寵新一經傳父子千載際君臣玉葉輝橋梓璇題美奐輪如陳為善樂猶可作王賓

贈阮將軍

學劒豈不早著書猶苦工自能持片氣獨未建奇功樂志五經笥端居一畝宮步兵本放達無事哭途窮

送顧懋中補試揚州

送君騎鶴去定見奪標回自信應居上何嫌獨後來感時頻擊楫覽古一登臺雛菊能相待須令落晚開

送人戍南詔和袁魚叔韻

送子意何如江梅報柳初人同天外鴈淚盡獄中書慷慨彈長鋏飄零歎謫居滇南淑氣早春信佇雙魚

送客歸庾嶺

青門一尊盡庾嶺萬山低雖不舊相識亦憐生別離歸時鄉月冷到處客星移倘見梅花發無忘遺所思

賦得草窗小隱

窗戶朝來賞池塘夢裡春烟霞元白賁蓬藿託清塵繞砌縈書帶窺簾思美人懸知掃除意高軌未殊陳

病中答朱道光

柳色三春病梨花一鏡愁相思頻入夢獨立自凝眸雲外下青鳥風前停紫騮孤懷牽合浦何日弄珠遊

雨過答汪子建

水長鰷魚樂雨餘蕨薺鮮閉門全傲癖禮佛結閒緣青白眼中盡驪黃象外傳一丘消萬刼吾自得眞詮

賦得文姬望月為袁振伯題畫

寒影千山外清光兩地同圓時思漢鏡缺處歎胡旁白草嘶征馬黃沙落斷鴻悲笳應寄恨聊復託長風

盆池藻生魚躍聊短述答師子喬

已得盆池樂還宜碧藻生江湖俱汗漫出沒寄澄清賜紫人間事拖銀物外名知魚吾自適非有羡魚情

芙蓉

穠葉披深碧嬌花露淺紅新粧迎鴈候倒景瀉鮫宮臉際琴心動城隅客夢通空江自搖落不敢怨春風

夜合

慕慕能含態朝朝解吐妍歛敉䔷蘤紫傅粉蕚呈鮮接葉
分莖蒲穰香入枕偭嘉名標夜合贏得美人憐

送龍巖陳明府

見說龍巖勝孤城漳海西山青紋在壁香暖藿名溪古蹟
從人訪新花與縣迷明時重鸞鳳不久棘中棲

送湯明府應之赴任進賢

釋褐試爲宰分符得進賢官從銓簿後名在士流先日月
開湖地風雲際泰年雙鳧應向闕暫理宓侯絃

和答㓜于湖上懷予二首

灉園如仲子齊物學蒙莊却憶連枝會𪧘憐一水長踈鍾

續斷㶁清梵繞廻塘我亦山中客慚虗舊草堂
新詩凌小謝隨夢入西塘自我欣三復知君下五行薏燈
供夜讀蓮宇借寒牀想得扶搖氣臨風時發狂

園居大雪

池館崇朝雪庭臺三尺深憐予尚僵臥那得訪山陰踈竹
搖殘粉寒梅勒故林由來和㳽寡郢曲罷彈琴

雪中有懷顧懋中應貢江上

與子江干別寒風驚我心黃雲雙眼盡青鬢二毛侵授簡
誰同賦乘舟何處陰無嗟衝雨雪知欲貢球琳

感昨和沈道禎二首

故賞赤城標依稀訪石橋興隨花共發人與月同邀會冷
年年夕愁添夜夜潮驚心物華欺寒雨滴殘蕉
回首綺羅筵追歡叹故年絲雲隨客散明月使人憐舞罷
霓裳地歌殘玉樹天揚州一夢斷吾意欲逃禪

七夕

踈雨過池亭輕風落葉青人間空七夕天上自雙星碧漢
橋成鵲蒼苔火度螢虗傳降王母何日賦湘靈

七月九日對月

素月千門靜良宵七夕過玉寒天外殿銀隔渡邊河迢遞
仙郎渚逶廻織女梭客心驚一葉獨立奈愁何

南園雨後對月有懷仲氏應試白下

片雨過林丘芸堂大火流風生池上夜聲徹樹間秋舒嘯
頻呼酒長懷更倚樓仲氏應獨奏邀月亦同遊

懷徐賓王

舊雨君曾至淸風我獨憐故人一水隔暝色半江烟去住
投珠日行藏獻璧年有秋應在望不爲洛陽田

秋夜

秋思絕囂塵秋光隔四鄰荷風香過水桐月影宜人寄傲
林間癖忘形物外身臨池寧有羨却笑尚垂綸

振衣岡獨步

偶有出塵想寧知絕俗非獨宜竹樹抄一振薜蘿衣烏下
應求友雲來可鏡機青山常在望聊以慰忘歸

泊甲馬營大風

黑雲忽遍地白浪欲連空作勢較龍舞揚塵朔漠同一川
違利涉篙里孤乘風不辨乾坤意安知舟楫功

新河風雨夜泊

風伯爾何苦雨師寧復情迷津成旅宿失路歎浮名彈鋏
添歸思停橈滯客程蹉跎自吾分咄咄氣難平

送陳太學謁選

銓部有山濤君行勿憚勞試看膺一割須見解操刀吳苑

愁邊別燕臺望裡高空憐歌伐木推轂在時髦

送姜少府擢南京禮部郎中

海縣分符後江城佐郡餘先聲傳製錦新政重趨輿夏雨
頻敷澤春司一叟裞清時方尚少還擬佩銀魚

送蔣子徵秋官赴任留都

惆悵池頭餞升沉路已分尊前憐舊雨別後感停雲署挹
青山色湖開白練紋平堤多勝賞應屬鳳皇羣

徐內翰公望見過園廬

忽漫京華別重憐曲徑尋風塵和氏足勞苦泄公心前席
虛應久金門隱欲深十年流水調嗚咽愧知音

七夕送劉明府擢貳池州

佐郡向池陽秋風別思長官亭梟化鳥梳浦鵲爲梁政績
成三善聲華燦七襄知君試幾輔計日拜臺郎

贈安文學

岐路歎投珠清時獨向隅人徒笑擿埴世自好吹竽懷璧
元非罪微瑕不掩瑜祇應芳草際愁絕片雲孤

賦得行路難

世路渺難量行行阻且長尊前猶虎尾門外御羊腸款曲
欺雲棧盤桓失太行惟須面壁坐絕跡少年場

吳山人携具南星館邀飲病不得赴諸君有作分得

花字

伏枕違新賞臨池感物華身同西市隱招負小山花雉堞
危檣過巖巒爽氣加登樓媿仙客悵望赤城霞

訪張欽伯養痾承天寺分得園字

乘秋覓幽賞習靜得祇園病擬維摩問書同貝葉翻新涼
祛大火舊雨慨清言對此眞成適寧辭倒綠尊

中秋日諸君集陽春堂分得搖字

玄賞賓咸集青天月共邀舞時廻楚袖歌處學秦簫露危
清輝徹風簾素影搖無勞問何夕知不負良宵

宴集分得縣字送徐山人還山

誰謂娛賓日翻成祖客筵人誰張樂地吾惜醉花天友道
悲鳴鳥鄉心托杜鵑不愁尊欲盡祇恐榻重懸

送溫衛經服闋入京

詎謂郎官後猶存國士風一行辭隴樹千里逐征鴻勞勣
浮名下誅猷出幕中從君拂衣去不與絕裾同

徐太素再遊白下戲有此贈

桃葉渡頭秋潮平纜客舟輕寒欹翠袖薄暮倚紅樓一別
銀箏換重來綺席留應憐授衣者愁寄鷫鸘裘

懷仲氏客金陵

積雨憐分袂秋期已授衣青天看鴈字白日坐漁磯勝賞

成違憶空林暫息機自來車轍少不礙掩荆扉

病後仲氏金陵書回

病後消羸妄花前作隱居天寒賓一鴈水落報雙魚問訊
知無恙逢迎定不虛池塘美被暖鄉夢莫教踈

送馮海陽赴任二首

祖席別交知天長去馬遲度關深雪霽踰嶺片雲隨驛路
八千里灘聲十二時政成應化鳥計日拜彤墀
羣應息空林因君悵別深一經窮絕筆百里試鳴琴海近
雲霞合潮來天地陰如過祭鱷處應起釣鰲心

懷徐山人璘

海內論知已憐君獨長年連宵淹水竹一別隔湖天風[illegible]
雲歸壑澌流鹿飲泉歲寒清夜永應憶子猷船

聞仲氏之維揚

聞爾向維揚歸期更渺茫空江度鴻鴈殘夢繞池塘節序
羈心感風塵客路長君平不可作誰爲卜行藏

送綦博士考績北上

四門敷善教三載試明廷腹有邊生笥人傳劉向經梅花
江上白柳色眼中青到日應前席無勞歎客星

對鏡

心緒垂綸日行藏賣卜時不逢揚得意空憶魏無知白璧

餘雙足青雲笑數奇倘嫌臣尚少試看鏡中絲

送彭稚修入京

絳帳有彭宣清時好著鞭春秋明四傳俎豆服三遷剡薦
掄材日公車待詔年晚成君莫歎東閣正羅賢

贈黃吉甫

結客自風期憐君獨數奇名齊黃叔度薦乏魏無知牧豕
豈無地食牛還有時春風綠楊柳莫惜醉盈卮

賦得甓社湖珠光投贈

何處夜光浮冷冷射斗牛蚌涵滄海月湖薄大江流價擬
連城重名因照乘收爲君還合浦不向暗中投

送鄭汝迪習禮太學歸琉球

弱冠辭鄉國翩翩欲化鵬挂帆凌海嶠負笈望橋門鮫室雲千里驪歌酒一尊揚波君莫慮　聖主正臨軒

贈四明戴太學

客有四明彥言從白下來名高重席講賦就兩都才驛路花千里歸心酒一杯懸知鑑湖月遲爾照琴臺

爲陶學諭壽母賦得鳩巢之瑞

春月占鷹化庭鳩比燕飛敷文還郁郁矯翼自輝輝不噎宜筇杖成斑映舞衣嘉祥酬截髮何藉帶鈎歸

王昭叔臥病訊之二首

吳市宜真隱梁園獨倦遊谷風空習習伐木轉悠悠貧也元非病歸與亦自謀索居君莫歎猶可狎羣鷗

伏枕何爲者寨聞興獨孤世人方笑璧嗟爾暗投珠歸客餘長鋏娛賓有唱壺食魚何必鯉君莫厭蓴鱸

習靜

靜裏息機心城隅即漢陰苔侵花徑窄樹合蓽門深得意休論象知音不在琴年來慵是癖非敢謝招尋

讀長卿賦慕逸少帖有作

曄曄漢司馬翩翩晉右軍賦成千狗監書就換鵝羣曲水誰邊酒琴臺夢裡雲孤懷自千載何以挹清芬

送鄧海攎崇德二尹

入宮心已赤右轉綬仍黄客路三江近民謠一水長來時梅是尉到處桂名坊佐邑賢勞久還應補郡郎

分得延陵十字碑贈劉明府

片碣神呵護流風欣見聞千秋垂地寶十字冠人文孤鳳吳天月蟠龍魯國雲政成多暇豫訪古挹高芬

徙倚

徙倚曲闌前偏多靜者緣壯心銷短劍幽意入無絃徑僻餘堅瓠苔深覆石田背人閒屈指非敢計流年

秋日登虎丘

海湧一峯晴躋攀石鏡平轆轤盤劍氣簫鼓雜經聲斷嶺浮雲薄連城返照明香臺今罷講何處証三生

秋夕伍道鳴過晤園居

幽徑喜君來清尊屬我開園廬自成趣湖海漫論才暝色孤花染秋聲一雁催相期欲舒嘯握手更登臺

宿治平寺與慧公話舊

追憶佛燈前重脩靜者緣知君忘僧臘因我感流年庭樹猶如此韶華邪復然秖應心不染或可証青蓮

悼亡姪女阿五

愁劇且吞聲蕭齋已四更酒深翻作病夢斷若爲情愛[illegible]

猶吾子憐伊類袻兄不知十起後何術慰怔營

夢文壽承文時基聖扶櫬未返

旅櫬燕山渺羈魂吳水深幽明已異路聚散感同心言在
猶傾座人亡不待琴誰令華表鶴飛夢入園林

寄太常許公仲貽

金門仍大隱紫綬解清卿出處成龍臥聲華壓鳳城作人
因壽考入社冠耆英　主聖方求舊還宜漢五更

送王敬美春官服闋還朝

高臥白雲鄉悠然野夢長裁詩如小謝讀禮對元方淑景
移仙舫清曹起署郎期君在三事行矣日相望

七夕送崑山李國賓歸江右

此夕真何夕那堪送客帆去時乘鵲駕到日聽鸞簫玉自
崑岡潤珠懸合浦標清秋共明月相望莫辭遙

滄州道中

懷刺欲何投春風一敝裘鏡機空塞馬掃跡謝犧牛寂寞
玄仍守懽呼白更浮衆人嗤晚暮吾自得滄洲

東光道中

東閣為誰開南山歸去來途窮惟有泣命拙敢論才鄉夢
三江月雄心一寸灰迷津成過涉依舊刺船回

德州道中懷薛士立進士

客路春將暮河堤柳乍青馬蹄消短菼雞肋媿殘經曲水
虛修禊長川拂建瓴懷人瞻北極知欲賦湘靈

舟至武城羈叔貽舟不及夜泊

夾岸夜擊柝絃歌那復聞孤城全吐月一水半籠雲川遠
魚書斷天長鴈字分羈懷貪利涉況是惜離羣

夜發

無地達空函長懷口自緘片雲歸極浦孤月挂征帆天路
迷金馬鄉山遠鐵巖不勞津吏問依舊一青衫

濟寧南池讀杜少陵詩碣次韻

向晚泊城邊聞鐃猶避船回峯身作鴈抱葉跡同蟬黃絹

千秋事青梅三月天孤懷浪增感生計只儒氊

與殷開美諸君

倚棹朝還泊移舟晚更尋羈愁懸野望鄉夢逐歸心人老
河汾策囊空易水金何時重掃徑抱膝坐長吟

雨阻濟寧新聞與張元鼎殷開美夜集王使君舟中
分得風字

雨後一推蓬關河忽漫逢停橈仙侶共燒燭使君同氣盡
吳鈎雪春殘郢曲風更闌還把袂明發路西東

次任城聞余伯祥及第志喜

屯邅滯東魯悵望欲何之忽報故人捷愁中聊解顧窮途

看劍日上苑奪標時不識連鑣處憐才更憶誰

懐沈君典

之子自名流風標似鄴侯高才凌白雪直訣授青牛意氣扛周鼎雌雄挾蒯緱方舟忽相失顧望渺予愁

張元鼎雅歌

一曲古涼州長河萬籟收商聲欺鳳吹徽調壓箜篌摩詰彈絲泣漸離擊筑愁披襟淹子夜春雪滿歸舟

晚遊惠山寺

倚棹入招提山空暝色迷汲泉消渴後選樹息陰時肅穆忠臣像深沉孝子祠浮生岐出處忽忽愧吾師

秋思

物候改一葉蕭森如九疑涼風起遥憶明月是佳期少婦青團扇狂生白接䍦向來成底事寂歴鳳皇枝

送趙檢討還朝

祖席向秋開兹行亦壯哉連城須趙璧計日上燕臺經術明同藏詞章挑若枚金鑾供夜直應見歎奇才

王元美中丞書至有老蚌之訊後一書復屬予作楷書率有此答

千里倦遊身交疎舊酒人寸珠留自照尺璧敢求伸塞上無推轂丘中好曳輪備書心亦懶吾已樂長貧

送陳長洲被召

理劇得神君聲華　帝座聞縣花方沐雨仙舄忽乘雲頌後驪歌起風前祖席分由來清要地應鄙鳳皇群

上元憶亡弟叔貽

綵勝催行樂青春可及時勸酬寡兄弟唱和憶塤箎棣萼相輝夢荆無再發枝愁稱北堂壽何以進霞巵

送李郡博擢王官

客有南陽臥言存北郭心一經攻衛玉三載鑄顏金道自猶龍重文從隱豹深匡王誦三百行見遇知音

候榜

射策苦不早上書期晚成眼前心獨曠肌內肉還生推枕辭鄉夢開尊陶世情升沉任吾道長揖謝君平

送袁文穀入覲復任黃巖

信美維揚俊家聲振汝南兹來凝青瑣那復借黃巖闕下回雙舄雲中挂片帆客愁緣別甚岐路濕征衫

下第後與彭穉修

握手歡逢日同爲候榜人朝來忽岐路回首即迷津歸夢江干月羈愁輦下塵行藏君卜未吾已得垂綸

别兄子原正

聖世無遺逸吾家有亢宗十年同隱豹此日快從龍去住

長安道升沉子夜鐘交知倘相問今已學餐松

燈花和周十八禹昌

歸計向誰邊殘燈對獨眠巳知生意盡何事死灰然焰冷
翻成笑花明別是天倚閭情更切好向北堂懸

濟陰遇蔣將軍邦士飲我輩于舟中有作次韻

病眼向誰青褰簾望遠汀詩成渾是雪客聚自為星湖海
雙蓬鬢乾坤一委形羨君勞轉餉奏績上虞廷

舟次漕河懐王君之

咄咄蓬窻夜支離嘆此身弟昆無一字童僕不相親冷眼
觀時態孤懐憶故人何時重掃徑期爾醉餘春

登羊山

登高一以眺感慨欲如何楚漢遺蹤少山河變態多悵檣
障風雨城郭撼烟波物候驚鄉思江南徧綠莎

下邳懐古

訪古失奇蹤橋邊不再逢孤懐懸進履萬戶憶辭封城下
無黃石山中有赤松善藏何必用吾道自猶龍

江上曉發

一葉類萍飄晴江引望遥雲開金闕觀霞起赤城標山遠
天低樹沙明鳥趂湖平生孤楫意今已付漁樵

仲氏以詩見投感而賦答

此日觀朝槿還應野服宜過齊疲鼓瑟入郢和吹箎塘草
驚殘夢江花別故知樗全惟伯仲爾我本連枝

題王君之髮僧寮

愛爾葛天民逃禪自得眞擬僧惟有髮混俗却無塵醉眼
觀空界蓬心轉法輪三生不須問摩詰是前身

聞笛

奈可東鄰笛能爲變徵聲因風雖斷續向月自淒清楊柳
雲中寒梅花江上城桓伊久不作誰遣伏龍驚

追石湖舊遊

昔日眼誰青都忘物外形僧携春茗月客聚夜堂星柳暗

緑爲障花深錦作屏只今追故賞回首一漁汀

王玄靜爲予製一舫貯池中賦此復之

舟楫非吾事池塘强自寬多君贈蓮葉助我懸漁竿解纜
循花徑停橈傍石闌風波此中少行路不愁難
誰謂池中物偏宜象外遊江湖元勺水身世本浮漚夜可
依紅蓼朝能狎白鷗何時期訪戴逸興待王猷

中秋夜引兒輩侍老母看月

皓魄如期滿慈顏對酒歡清輝偏院落素影在闌干萱草
金光並孫枝玉樹看何當竊靈藥持以助加餐

侍老母酒罷歸園廬獨坐

何事中秋月惟予獨夜看光同萬戶滿影借一枝安珠淚
仍滄海天香自廣寒秪應蛩四壁唧唧助長歎

送關儀部左遷饒州

芝城新佐郡蘭省舊含香宦拙時情訝官卑直道光簿書
臨福地風月主鄱陽和璧終應採無勞泣楚王

閏八月望文甚舉自都下歸過予不能待月而去賦
此

月有重來望秋逢兩度中可容今夜賞不與故人同聚散
燕山北棲遲吳市東獨令招隱意愁絕桂花叢

賦得兩松贈蕭別駕

經史足三冬亭亭對兩松雲邀雙白鶴地湧二蒼龍蓋偃
貞難合柯長秀色重歲寒知不改定見表秦封

病齒喜老母舊痾俱痊示仲氏

苑杈齒欲折張儀舌僅存竭來驚伏臘安否任乾坤霜月
憐窺牖寒雲護掩門偶尋潘岳賦却喜御家園

薛刺史士立夜過園居觴之月下

病我關常掩迎君夜未央寒星點銀漢落葉積中唐兔魄
移浮白烏飛促羽觴霜華漸以重莫却倒衣裳

野望

野望聊乘興花深亦自春羗心終未達龍性竟難馴不折
登山屐偏宜漉酒巾河清那可待徙倚足閑身

浮生

萬象一醯雞浮生任馬蹄芝蘭常在室桃李自成蹊界盡
觀能達機忘物可齊秪應山簡醉來唱白銅鞮

賦得寵移新愛奪代贈

自歎白頭日蘇成錦字時相知新可樂獨立寵愁移妾處
芳香在君邊雲雨疑含情坐遙夜心事月明知

盧大過談昔遊漫賦

乘日淹新賞蘭時憶故蹤羽飛觴政促斧淅麝香穠華月
升沈見名花次第供流芳一消歇調息對長松

送周兆通之會

短景冰霜盡長途淑氣催送君題柱去應見奪標回黍熟
重温谷灰生不死灰平原敬愛士應識處囊才

鐘聲

古寺報昏明應知無世情疾徐俱是梵大小不辭鳴風外
韓迷覺雲邊萬刼清若爲蕭綜聽歷亂百愁生

答客嘲

玩世城闉隱忘機海上身跡慵疑傲吏貧賤敢驕人冠蓋
日以遠禽魚稍可親無煩訪遺逸草莽亦王臣

七夕重餞陳倉部汝化二首

脉脉祖江千方知行路難良時空駕鵲城樹不棲鸞共[illegible]
臨岐袂誰彈欲掛冠浮雲能蔽日何處是長安
把酒聽驪歌驚秋奈別何宦成觀巧拙途遠識風波古調
知音少明珠按劒多暫時辭世網莫恨可張羅

寄贈務本宗侯

朱門祟 帝胄白髮老賢身在漢推爲善于周詠作人東
山名重曾北海座盈賓獨有巖棲者無由一問津

寄贈中立宗侯并致文閒之祝

宗國多君子王孫更象賢學窮羣籍後名起四豪前客恨
投珠晩人懷設醴年逢知容與處佳氣滿芝田

客以難字相問戲答之

萬卷足冥搜三冬任校讎魯魚應有誤亥豕豈難求伏臘
知非獵春蒐合是蒐身慚辨覓者負爾問奇郵

聞余黃門行之建言被譴

傳聞青瑣客抗疏發留京借劒三綱重批鱗一死輕無官
身轉貴有感氣難平白日浮雲蔽 天王自聖明

徐懋昭客死年已七十且有五男尚買一妾戲贈

身爲千里客年及五羊初市義曾焚券懷恩老曳裾膝前
同陸賈病後似相如倘過諸侯獵還堪賦子虛

林刺史登卿航海 走幣許以神交示以璀集賦此爲

報

海郡翔三島神交寄八行素絲應取節黃絹實成章古調
諧山水清輝照屋梁年來箕踞態緣爾一飛揚

客有向予談王孫好客者請予賦之

下士屬王孫人來說舊恩登樓無笑躄送客獨留髡綠蟻
觴杯泛青蛾翠袖翻袛今飛夢處烟月滿朱門

王敬美憲副入覲道吳門予方掩關不知候也既而
以新詩及試錄却寄賦答

入覲天顏近逢迎地主蹤未聞過駟馬忽見報雙魚賦就
登樓後行催戀闕初不持玉帛往獻納在賢書

歲晩葺小園有作

冰雪歲將除于茅葺敝廬墻邊饒五柳澤畔類三閭龜手
開荒徑鳩巢誦卜居交游成契闊自足比樵漁

送袁子壽廷試

六翮凌霄日三年讀禮餘乘春涉遠道佩玉上公車身作
天朝貢名先國美書龍門多化鯉總讓北溟魚

解嘲

本與俗情違何嫌世態非畫龍元可好棄鳳不煩譏伐木
春求友歸[illegible]掩扉適來肥戰勝寧患減腰圍

送郝明府赴部

釋褐爭吳門聲華衆所尊五年方報政千里忽攀轅人感
投醪惠吾懷設醴恩縣花春莫放臨別易消魂

送徐長吉禮白嶽

為有青山諾言從白嶽行心香酬拱極仙樂護朝清金碧
輝三島樓臺敞五城如探石室秘正可學長生

客至

只合侶樵漁難容長者車自矜尊有酒誰謂食無魚任性
歡踪洽忘形禮法踈相將頻潘岳不待賦閑居

喜蔡處元登第寄之

讀禮稱純孝明經遇賞音十年懷卞玉一夕報泥金物覩

風從虎和鳴鶴在陰沉淪君莫訝出處亦同心

送周公瑕黃吉甫同禮白嶽

遙聞白嶽勝應在綵雲間石室非人世金丹好駐顏齋心
兼覽結負笈並躋攀獨有難棲者頻瞻鶴駕還

步池上聞公瑕新闢梅園寄之

倚杖忽馳神長懷物外春君為選勝計吾亦灌園身梅發
開荊璞魚遊狎渭綸無論樵隱輩俱是在山人

小述

心遂絕囂塵城闉足隱淪鳩巢聊用拙蠖屈豈求伸饘粥
餬予口形骸寄此身百年今過半萬事一埋輪

百舌辛巳春作

雨過曲池平偏宜反舌鳴擬梁方語燕似谷乍遷鶯度徑
催支策臨流喚濯纓上林行夏令知爾欲無聲

荷鋤

兀兀絲雙鬢勞勞虛半生傭書慚定遠賣卜羨君平病有
文園渴身無吏隱名荷鋤勤種藥聊復比躬耕

沈君典來吳期予會于虎丘不果赴明日重訂石湖
之約

質本成堅瓠名猶竊蔡瓢多君遺雙鯉許我與揚舲放舸
虛求友埋輪寧避囂重尋石湖約還可混漁樵

次韻答周兆通見寄

寒風一行別回首復潸然失路憐緇白逢人且尚玄新詩
凌月露短札下雲天莫作無車歎還期躍馬年

兆通魯門奇遇志喜四首

龍種千金價霜蹄一蹴初忽聞遭伯樂不復困鹽車氣盡
吳門別類開魯國書孟嘗稱得士寧歎食無魚　右二宗侯
聞說游梁客操觚賦子虛喜逢楊得意獨薦馬相如此日
猶衣褐何年免曳裾上林方較獵還擬借吹噓　右楊兗州
出險仰康莊唐侯借鵷鶵魯門留挽輅吳國遂干將自昔
成投杼於今得處囊棘闈知有待應拉木雞場　右唐二守

羇旅慰逢迎誰云盖漫傾觀風吳季子重義魯諸生此日
相推轂他年並請纓馳神緣意氣吾亦欲班荆 右胡文學

送徐廷甫之白下訪顧吏部

壯爾秣陵遊風烟絲筆收客懷應有賦 帝里倍宜秋纜
結樊牛首襟華借虎頭懸知愛士者掃榻遲南州

卜居

遠性非人性閒情異物情塗中堪曳尾世外足逃名談許
樵夫笑歌憐孺子纓卜居吾自得不復問君平

揚子雲

樓棲哂揚子咄咄復何爲劇美終投閣逢迎炫識奇守玄

應爰靜執戟却忘疲豈若桐江叟烟波理釣絲

答周卿幼孚

人境即雲林逃名隱自深野花開任意庭鳥狎無心霜冷
牀頭劍風鳴壁上琴食貧君莫訝吾道有南金

冬夜泊橫涇從傅令君爲田間飲是日也辭地主之
邀

黄泊橫涇棹宵傾北海尊偶然爲令客非欲過王孫寄跡
田間飲開襟稷下言不須吹衍律寒谷已生温

海

萬里一空濛連天四陝同升沉疑地轉呼吸與江通鵬翼

扶搖外桑田變幻中空傳木生賦蔓衍未稱雄

傳明府携二公子來吳殤其一詩以唁之

花縣一分符雙提千里駒既能完趙璧何用泣隋珠華表
雲歸鶴丹山鳳引雛彭殤君莫訝陶冶任洪爐

小除夕長吉邀赴燈宴

良會及春先嘉招集綺筵歲除餘一夕燈賞借明年入座
新篘麗飛觴舊雨偏知君解中聖應不讓前賢

戲贈

絕代是龍陽清輝照屋梁鶯迴鶴車者妬殺櫂船郎蕙草
初銷雪梅花欲斷腸經時嚴酒禁爲爾一飛觴

哭君典六首

無事忽與哀宣城一信來秖聞衣帶減不意泰山頹 帝
奪天人策神收班馬才膏緣明易滅畨先不燃灰
傾蓋即同心關河喜盍簪齒叨一日長交以十年深消息
將朝隱風波忽陸沉雖無山水調愁絕是亡琴
池上慰逢迎言將指 帝城鵬騫知未遠鵬賦報新成訃
至傷徐穉芻來泣巨卿素車慚未駕絮酒淚同傾
司馬病何如乘龍返太虛玉樓徵綵筆丹詔索遺書抗疏
埋金鑑修文冷石渠出疆知欲弔五十歎無車
一自求仙後知君是道流寧無百歲術忽作九京遊意氣

傾蓋夏猶靈貫斗牛青山埋玉處俠骨自千秋
五際蓮精歲雙童奪北齡星彩疑落月霄漢失文星藻思
沉香澗山容慘敬亭池塘春夢後宿草夜臺蒿

贈宋貳尹

妙歲擅英聲家風紹廣平欣聞花縣佐得借魯門英政拙
知民瘼官清薄宦情毋嫌黃綬屈計日拜專城

馮硤市將勒石白下作此贈之

弱冠推鄉俊清標述敬通才名高倚馬世德擅乘驄志在
千秋業詩成七步工不愁衡署去挂席有長風

七月四日風雨驟至

炎蒸連信宿赤日滿池臺忽爾水雲合俄然風雨來先秋
消暑氣殘伏殷春雷灌木蟬聲歇偏宜午夢迴

送自然上人聽講經

振錫出滄溟慈航一葉輕如來元是覺去住本無情燃炬
飛龍樹維綱聽馬鳴叢燈長不滅應可証三生

詠犬

新月排蹤桐金鈴小閣東旅獒初入貢槃瓠未成功校獵
應追騎傳書可代鴻不刪厖也吠垂訓百篇中

馮汝金見過示以試作秉燭命酒賦得燈花何太喜

燈花何太喜特為小馮君信是河東鳳應超冀北羣雄文
成七步才筆掃千軍命酒歡相酌何嫌坐夜分

送華經府弘學解組歸蜀

返棹亦通津官清不厭貧一行為從事萬里作歸人雲路
鴻俱漸泥塗蠖自伸芙蓉城上月把酒正相親

懷仲氏在白下寄之

木落夜蕭蕭懷人夢獨遙月寒江浦樹雲湧秣陵潮何處
摧談口誰邊醉舞腰慚予枯筆研曾否見君苗

送傅令君伯俊入覲二首

妙歲伏投繻江城試剖符釣魴思共化馴雉止方雛閶闔
千門啓風雲萬國俱知君作舟楫無俟駕雙鳧

戴星勤百里計日近三年治以民為子才疑令是仙庭空
惟罝水簾設不須鞭奏績君應最行看捧御筵

送湯應之給諫左遷仙居令赴任時長郎膺鄉薦

舊望省中懸新猷尚左遷不論鳧是舄喜得縣名仙香靄
承芝蓋春芳稔玉田九還應可致持以助堯年

答吳之衛

藻思推吳質虛名愧孟陽據君青玉案置我白雲鄉浪跡
珠沉海清輝月滿梁池亭掃塵榻猶可慰連牀

吳江李尉轉貳崑山贈之

剡薦亦通津名高自席珍松陵梅作尉花縣玉為人

官初轉三年綬更新無嫌折腰苦五斗未全貧

訪王百穀於半偈菴不值

問訊墻東隱將尋物外言白雲封筆陣丹井閟詞源委徑
新苔潤空堦落葉繁微名留敝刺莫誤作題門

曉發婁江

寒月挂城隈空江片席開漁舟分宿火水店發新醅雲散
霜華澈風生落木催孤懷醲訪戴不作剡溪回

獨步弇山園觀恬澹觀解維而歸

斂跡可卒歲閑關經五年出門尋故賞㩀判避時賢覽勝
何須主心香不在烟廻橈碎下座莫問孝廉船

生日徐子本橋梓携具過小園

生日敢為樂良朋携酒來素交偕長少玄賞勝池臺樹暖
將融雪花滋欲綻梅清歡各沾醉不俟管絃催

寄贈子厚宗侯

自古帝王州南陽屬上游分封桐一葉招隱桂三秋望重
周申伯風沿漢小侯惟耽為善樂應不隊箕裘

歲杪大雪

風雪遍園廬寒光混太虛卜年應是瑞送臘未全除消息
梅邊晚音書鴈外踈朝來畏呵手衰鬢不曾梳

寄中立王孫

千里一襟期逢人述故知儒風沿魯國士望屬皇枝桐葉
分封後橋柯壽考時稱觴應最樂不羨八公詩

飲周考叔新堂

芳讌敞玄亭春宵聚德星華燈輝結綠麗唱出秦青設醴
寧辭醉論騷愧獨醒憑君能顧曲還擬賦湘靈

聞江侍御子信為故劉侍御昭雪喜而有作

聲壞樂堯天俄聞疏草傳忠魂歸萬里幽恨雪重泉　皇
澤沾枯骨嘉謀及泰年生花空入夢直筆自如椽

哭憲副金先生孟陽

徙倚泣中庭昊天隕德星猶龍那可問瘞鶴漫逃銘憲老

悲梁木廉頑失典刑含酸訊玄草誰為續殘經

花朝小述

幽賞入花朝鳴禽破寂寥灌園機事息伏櫪壯心消十上
成談虎三都敢續貂眼前惟筆研猶未棄莊瓢

聞徐士彰般開美得第志喜

穉子再辭吳洪喬又入都一行逢泰道萬里快搏扶並訃
連城璧雙收老蚌珠故人雖曳尾亦可慰泥塗

閱題名後續賦志喜三首

俞子如

舊雨忽騰騫臨風喜命尊時收和氏璧人媿翟公門因最歲事

有感哉及之射策嘉謨入陳詩大雅存鍛庭雲見處知爾拜新
恩

湯義叔

憶昨薊門蹤相看一轉蓬共憐才似海况復氣如虹寒夜
壺尊盡春星劍珮雄天人知有對應入未央宮

徐抑之

天閑下明光春袍錫偉長十年違魏闕一日獻長楊讀禮
稱純孝陳謨即義方况逢新泰運釋褐際元良

墻東垂絲海棠盛開

脩幹發東墻紅芳擅海棠廿年仍故賞二月試新妝露盡

凝歌態風枝綽舞裳漫言絲續命亦可斷人腸

五言排律

賦得應谷贈劉大中丞

大隱臺端貴名懸象外緣兩山開島嶼一徑接風烟鳳喙
篔簹下鶯遷日月邊地溫吹律後人浣佩璜年梓澤黃金
賦梨花白玉田傳鄰應獨遠取次和鈞天

楊太宰獻壽二十韻代

恭默惟　明聖匡扶屬老成乾坤依柱石亭毒秉鈞衡三
接虞俟龍重離泰道亨摯由商帝伊申自嶽神生論道推
申輔宣猷冠列卿贈刀孚碩望貫鼎協輿情玄鉞嘉明允
金章簡篤誠修文仍領選掌武舊兼兵黜陟勤簪筆寒微
藉託名弓裘三相啓奕葉四知并下士多推轂清流喜濯
纓賢勞綠義逸任重爲恩輕壽域南山近綸扉北斗迎
帝壺分酥醑仙樂借咸英紫氣迴虞坂丹霞燦玉京平陽
自佳麗臺省即蓬瀛麟趾捲雙璧鸞書報五城緇衣歌素
德赤舄見持盈舉案雜對菲供盤薦水晶鹽梅充野獻亦
可御調羹

泛石湖霧重廻舟王玄靜庄登小龍岡

山寺只聞鐘舟行望若空乾坤疑混沌上下一空濛霧合
隱藏豹雲深欲起龍石梁埋蝃蝀翠岫失芙蓉塵障人中

景津迷物外蹤不分微士柳那辨大夫松祇覺烟光濕何
嫌酒氣濃登高强舒嘯鶴髮借王恭

秋日過石湖胡公有作和答

秋氣肅諸天言尋物外緣停橈橋畔路選勝寺門前野老
來爭席高僧許問禪花涵幽徑雨竹鎖法堂烟赤紱非吾
事青山莫爾先躋攀雙蠟屐逍蕩五湖船杯泛茱萸釀詩
歌蟋蟀篇自知肥戰勝不着祖生鞭

萬壽節後即老母誕辰感而賦

逢憐鳴珮客濟濟聽鈞天獨有斑衣子家庭樂事偏羣兒
疑玉樹壽母即靈誕晴日萸金薦香風桂酒傳誰云非

帝力亦頌萬堯年

春日由南城至石湖步治平寺飯仲氏寄翔閣少憩而返紀興

花事盛南城中車花底行琳宮開曙色野鳥褋春聲望望巘巒近村村隴陌平柳舒眉兢翠湖白鏡同明訪友題門出尋僧振錫迎故情追往昔新賞尉浮生寄閣闌為供庄童節薦羹眼前自慮減物外一身輕假寐鷄俱息忘機鷗自盟脅心緣獨坐應不歎孤征

莫廷韓自都下歸留連虎丘者信宿予以病齒不得馳晤而廷韓顧以尺牘却寄且云客久不得能暫留為賦此以報

之子雲間陸才名鄴下劉唱名應五色問字識荊州接轂傾都車歸舟結客留青山嬪杖屨白眼政觥籌標格凌歌妓聲華引列侯故人猶折齒經月漫科頭下榻成虛憶題箋感見投片帆朝欲挂知戀白雲秋

章子敬過訪小酌池上賦贈

客有雲間彦言尋物外緣到門疑看竹入座喜開蓮玉樹尊前見銀河論下懸人嘲山簡醉地愧習池偏（余明府宗漢在座沾醉故及之）壽熟銷傾蓋清風借息肩莫言君最少道合自忘年

處實堂集卷之二

門壻周長康考叔校

處實堂集卷之三

長洲張鳳翼伯起

七言律詩

春夜文太史徵仲文文學壽承休承王考功祿之勞孝廉鳴玉彭山人孔加周文學公瑕集草堂得星字

席門高駕枉耆齡棐几爐烟混德馨太史明天魏斗柄少微今夜聚張星谷温雜黍充蔬具廚熟尊羹薦兎硎更喜賡歌諧古調忽疑春雪滿中庭

春日同彭孔加諸君泛太湖入花山寺因訪蔡山人

晴日乘舟春賞新太湖春色倍憐人波疑瀛海俱浮嶠花作秦源好問津谷響和歌元自合林香送酒不辭頻羣公更有烟霞思餘興還期訪隱淪

贈蔡山人和文太史韻

具區波浪白兼天曲徑巖花紅欲然門外雖無五楊柳丘中別是一風烟道心瀲瀲觀魚樂往事悠悠躍馬年悵憶隔湖招不得桂叢落莫小山前

春夜奉陪文太史徵仲楊中丞弘之過周公瑕新齋看杏花太史倡新年又見月當空之句命座中嗣之率爾續貂

新年又見月當空文讌清歡此夕同滿浣芳菲凝宿露一
簾葱蒨度香風歌殘玉樹渾忘夜句續陽春媿未工却喜
醇醪似公瑾不辭深酌杏花叢

九日陸儀部子傳彭隱君孔加過小南園有作次韻
二首

爲憐幽寂愜清言小闢蓬蒿築小園佳節有花迎落帽仙
郎無字學題門池邊共寄濠梁興石上勞携北海尊涼月
解窺疎樹入片時逸思[illegible]飛翻
往辰尊酒薦茰房短徑平[illegible][illegible]席張自愧素琴叨水韻漫
勞新藻報瓊芳忘機只合羣鷗鳥習靜渾疑禮法王此地

廣堪延上客况逢烟月好連牀

人日過王元美秋官小祗園

春先雲日已清嘉放舸乘潮覽物華喜見仙蓂呈七葉却
從祇樹聽三車客來問主非緣竹鳥下窺人欲獻花不是
玄門成咫尺若爲塵境有烟霞

題小祇園藏經閣

林園寂歷足風烟飛閣凌空敞佛筵四水近連淸淨海八
窻遥見大羅天蓮花盡証無名欲棣萼重輝未了緣閒道
雲梯攻不易可容張椽學參禪

集陳將軍園用幼于韻園在縣治北

寂寂長林駐物華新開亭館學山家尊中綠借將軍樹座
上紅欺縣令花寶劒含星邀夜月珠喉歌雪進流霞從知
清世鯨波息牛斗高懸萬里槎

寄題玄陽洞

金庭玉柱鏡中懸傳道玄陽洞壑偏小有自來元借日大
羅何處不成天雲開地肺留丹訣水接花源長碧蓮爲問
童顏如可駐還騎白鹿逗蒼烟

奉送少宰雲閒陸師應召北上四首

明時求舊列揆賓清望朝端屬寶臣大治千官思作礪王
言五色出如綸金閨夙著經邦略紫綬長懸報主身信是

行藏關世泰須知直道有通津

元卿冬日舊蜚聲詔語春温報仰成三揖已知勤勸駕一
行何惜任持衡雲開魏闕瞻儀鳳風暖皇州聽囀鶯品藻
定教清仕路諸生翹首頌昇平

十年都養快登龍斗望高懸表辟廱何幸扶蓬充竹箭深
慚砥劒作芙蓉化成樂育推三老道在調和弼九重到日
太常韶樂奏須知商徵協黃鍾

清朝銓管快題才列宿森羅屬上台毀譽不淆從日至身
名俱貢任雲來無勞漢相虛開閣何必燕山更築臺正是
烹調新鼎命驛花應結和羹梅

掩關

莓苔封徑隔比鄰病懶逢迎似隱淪閉戶好留青眼在論交一任白頭新觀魚莫問誰知我種竹何須作主人信是會心非必遠不同塵境即通津

奉贈陸符卿子傳

符璽方喜得名卿早遂初衣遠物情九日尊罏供命酒五湖烟水濯塵纓人還合浦珠同價樹種藍田玉已成聞道藍輿耽勝賞百年蓮社足逢迎

李千鱗徐子與二使君相次北上餞之石湖

滉漾湖光到酒邊迢遞川色兩帆懸雙星向夕俱爲使千

里方舟並欲仙歷數青山移櫓處重開紫氣度關年由來春雪元同調并入簫韶獻御筵

晚過仲弟城南別業

白眉憐汝更翩翩青歲樓居不爲仙地擅藂林饒彩翠山從返照借澄鮮塔中鴈影當窻序城上鶯枝入座連試問西隣何所有應知俎豆慰三遷

送趙中丞元機督撫貫州

一鳴清暑滿朝陽九死批鱗出建章起廢赤心重捧日臨邊白簡舊飛霜天開參井台星入地盡西南　聖化長輕舸暫攜琴鶴往持衡早晚肅鵷行

送沈道章禮太和山

逸興乘春更出羣東風挂席禮玄君神馳福地丹梯近夢斷鈞天紫氣分猿鶴遥迎向長駕山川應進馬卿文舊遊回首仙凡隔十二重樓何處雲

白燕

昭陽人去減芳菲花落蒼苔食鎖禁闈無復霓裳當夜席獨留月幌鬬春輝水晶簾淨迷冰剪玳瑁梁空映雪衣漫詫入懷徵異夢素封吾已戢來肥

寄柳明府

三年一棹楚江分千里青山日暮雲茂苑自除新令尹灞

陵誰識故將軍花留縣裡春遺愛柳瑣門前早離羣當宁正思强幹吏幾時飛舃謁明君

賦得白嶽山贈何侍御

由來靈境得仙名瑤島崔嵬即五城繡壁香開雲水徑翠微風落步虛聲探眞已許青鸞過覽勝還宜驄馬行信是玉皇香案吏應隨子晉學吹笙

分得修竹塢送王玄靜赴任閩中

湖湄一曲類淇園風外檀欒竹翠翻勝槩正當龍作鎮幽期無用鳳題門佳人幾處歆羅袖仙侶曾同倒綠尊今日王猷留舊隱獨持清節向南藩

送陸太學入京

長夏江亭列祖筵清江送客使人憐誰云司馬題橋日已是公孫使虜年芳草極天山色暮片帆飛雨別心懸擕門會有知君者莫爲長途獨惘然

秋日宴集王少叅直夫園次韻

水綠城南曲徑廻共憐秋賞草堂開黄香坐愛因風細竹翠看疑入戸來促席更令談笑洽飛觴不爲管絃催淹留子夜歡無極涼月翻驚已下臺

謁岳鄂王祠

武穆祠堂劒嶺偏秋風訪古獨潸然一丘葬地雲霞護萬

古忠寃日月懸誰遣驕胡廻白面空令父老泣朱仙當時不飲黄龍府酹酒何須到九泉

姑蘇臺

姑蘇臺前江水流姑蘇臺邊麋鹿遊臺空世變渺陳迹日落水淨天悠悠解衣喚渡誰者子吹笛岸傍漁父舟七十二峯隔烟霧極目微茫生客愁

獨坐偶成

客散中庭景物幽碧梧新竹自林丘機心一付海鷗鳥世態渾如風馬牛背水獨憐花作隊窺簾常得月爲鉤掃除莫怪年來懶已信浮名晚更浮

殘梅和査允敬

不因春事獨心驚亦笑江梅比瘦生取次繁華競紅紫若爲跡影自叅横香消滿地魚鱗薄風起廻塘蝶翅輕試問青青樹頭子幾鹽何日副調羹

與袁履善郎中夜話

論心惜別十年輕握手偏憐無世情歎爾爲官似劉向慚予射策類匡衡狂生自不堪推轂傲吏何曾解託名且向歲寒歌古調莫辭桑落慰逢迎

上元芝蘭堂觀鰲山邀席中諸君同賦

蘭堂芳讌敞雲屏寶篆浮香夜露清耿座華燈分月彩隔

簾嬌吹雜春聲金鰲欲破三山浪火樹齊開四照明閒道馮甬能作賦好將高調頌昇平

懷幼于讀書山中

空門理業動經年竹榻常依繡佛筵一壑風烟深五塢四山花雨散諸天談經懸悟青蓮偈飛錫時過白足禪奈可塵緣不相放未容姜被醉同眠

送孫將軍襲爵北上

少年投筆志須酬好借長風上國遊選將應歸大司馬能文未可薄封侯烟開掛席雲光動曉發披星劒氣浮聞道漢廷思頗牧只今宵旰急防秋

和董子元避寇苕川旅懷二首

搖落知君悵夜闌雞鳴空館曙光寒愁邊轉覺鄉心切客裡偏驚末路難異域兵戈勞問訊故年松竹半彫殘高才勝有班生氣老去吳鈎不忍看

卞山苕水一憑闌迢遞憐君阻笑歡白社風烟牽客夢青門花柳共誰看宵征漸與江鄉遠野哭愁聞井邑殘莫訝親朋無一字海天雲樹正漫漫

送張納言允清遊太和山

直北遙瞻紫氣懸片帆高挂漢陽川非關白髮耽新賞自是青山有宿緣瑤草烟消開福地洞門雲暖奏鈞天從知

絳節逢迎處共道龐公采藥還

泊謝澤懷子行懋信恭先

倒景波光爭陸離夕陽浦口放帆時水邊野老却相問船上何人來獨遲燈火一時魚唱入江湖十載客星移生憎秋色先搖落況是臨風有所思

八月十四日集虎丘遇雨待月

近山選勝及佳辰列坐平臺倍爽神一壑風烟秋在樹諸天涼雨夜消塵扶節不畏登山屐假蓋偏宜折角巾莫怪桂香雲外落宵分還見湧冰輪

贈別盧少楩

自是盧敖慕遠遊關河雲樹幾登樓上書已得辭梁獄為客何曾泣楚囚賦就江山雙玉案身同天地一虛舟相逢無那忽成別極目孤帆懸客愁

慎侍御招飲魏國西園

名園華屋擁笙歌長日叨從載酒過頓覺霜威消暑盡偏憐月榭得涼多橫橋翠色交松檜曲沼香風拂芰荷自是淮南招隱地不妨深醉小山阿

和何內翰移家建業二首

江畔青山擁帝京由來朱雀土風清金門已是可忘世傲吏那兼無宦情解組不騎西廐馬看花惟聽上林鶯何

勞海外求三島即向人間得五城

十年高聲動神京自是詩傳庾亮清卜築已耽花外賞挂冠無復世中情當窗翠黛千門柳隔水金梭百囀鶯取醉不嫌頻傾曲爲君邀月鳳皇城

中秋華秋官從龍孤川園看月分賦涵𡽀亭

名園秋賞載觴從亭檻當山矚望通四座襟期千里合百年歡讌一宵同芙蓉半落金波裡眉黛齊開玉鏡中更有桂漿能薦酒莫辭深夜醉香風

新春飲石湖小述

十年橋畔醉醍醐此日重憐惡綠蕪亂後風烟猶自足春

先雲物向人殊柳舒金縷催歌鳥山吐蛾眉入鏡湖却憶
舊遊成悵望客心搖曳片帆孤

縹緲峯

湖上孤峯類削成盤空石磴倚雲平攀躋忽覺虛無盡身
世真從縹渺行翠色低浮春嶂小烟光遙漾夕陽明相携
況是遊仙侶正好臨風理鳳笙

齋居感興二首

長日端居消世緣焚香惟晏日高眠若為更有催租吏不
問曾無負郭田細雨自侵幽草濕春芳空覆小窗妍桃花
肯放漁人路好覓秦源老歲年

惟詩藏薄好逃名莫向金門慕請纓世態未能容傲吏時
人偏解役狂生漢南楊柳猶如此江左風流空復情賴有
濁醪堪自勞不妨呼客與同傾

寓讀雙塔寺僧舍遣懷

桑葉柳條青短垣芳餌藥裹寄空門東風老去鶯花約北
郭朝來烽火繁慟哭無人知阮籍掃除祇自媿陳蕃看雲
浪作書空字時事驚心不敢言

人日陸子行伍道鳴吳恭先集雙塔寺

野寺風烟絕四隣佳辰霽物倍宜人青松白屋一尊酒黃
葉梅花齊放春勝裡不須銀鬭巧盤中惟有菜傳新江鄉
已慰羣賢集無用題詩寄所親

贈別紀從事仁旭

雞山悵別十年餘鴈候相憐音信疎高唱近傳凌憲府使
車頻見侶江漁論交海內風期遠計日天南夢寐初才在
莫嫌黃綬拙逢迎不遣綠尊虛

濰息軒

王孫別業靜年芳身世逍遙何有鄉詎謂高枝能鷃息自
來機事與鷗忘雲開蘭澤香風暖地接平湖水氣涼漫詫
扣門多結駟不教淸夢遠羲皇

春夜戲效義山體答薛士立

春來恨殺小腰肢奈可風前楊柳絲露冷芙蓉寄心後香
殘琥珀夢回時天涯路比東隣近門裡書傳北鴈遲莫訝
低頭緣底事窺窻曾許月明知

送周公瑕應辟入京

津亭春色動征蓬千里徵書下碧空開閣已勞丞相待掃
門何必舍人通名高和璞終收楚賦就甘泉喜薦雄北道
自來多地主度關應不俟繻同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雞辰風日愜招尋鴈塔岧嶢試一臨二梵果中應是福百
年刼後再成林城懸北斗開天象標出西湖接地陰欲向

上方題姓字躋攀不覺入雲深

和公瑕悼亡

銷歇春芳月已昏亭亭無復舊容存空憐死後能通夢却自神傷不可言巫峽雨添長別淚蓬山雲擁未招魂朝來莫拂青菱鏡只恐猶沾黛粉痕

蛛絲網落花

簷牙蛛網細縈空誰向冰綃綴小紅豈爲有情牽故苑不因無力任東風欲窺珠箔春絲繫自織芳心曉夢通回首綠陰何處是子規聲裡月明中

和袁魯望桃園紀事

桃源萬樹錦屏扃何事能令絲騎停玉貌捲簾花裡出春聲隔葉坐中聽目隨雲送三生約心許犀通一點靈試問當筵狂杜牧夜深醉眼爲誰醒

燕市懷歸二首

一從鳴鳳下朝陽幾許流鶯遶建章長樂曉鐘虛立仗始清仙樂報焚香詞臣染翰鵷班入　帝子開宮綺陌長障扇不堪塵拂面白雲何處是吾鄉

帝里春深淑氣遲天街無地踏香泥逢人客坐三緘口到處官銜一局棋叔夜不堪徒自遣馬卿多病欲何之歸時若遇高陽侶有酒如澠醉肯辭

經留城

破楚勲勞曾報漢爲韓心事托封留房星一別人間世泗水孤城日夜浮動地風雲黃石略極天烟樹赤松遊廿年仗策成虛擲獨立祠前生客愁

送吳侍御出守太平

帝城春色競芳菲天上銅章下禁闈三輔旬宣勞冢史兩都風裁仗霜威臺端雅望懸驄馬江畔公庭遶翠微不是入宮應見妬名山須待訪玄暉

觀雙塔放燈

岧嶤鴈塔綵繁星晃様渾疑不夜城雙闕中分河影亂兩

峯高並月華清蓮花競証三生果火樹齊開四照明漫向空中窺色相還將上界燭題名

幼于弟遊包山歸示予諸作感舊遊漫賦

縹渺峯前信宿留逍遥身世恍丹丘梅花樹樹千門雪橘柚家家萬戶侯載酒探奇朝蕩槳競歌燒燭夜登樓無端夢斷池塘上却爲新詩憶舊遊

仲春望彭孔加黃醉甫周公瑕王元美敬美同集袁魯望齋中見雪探得先字

高齋卜夜促芳筵淅瀝飛霙落酒邊占歲未嫌三白後入春猶占萬花先遲回淑氣中分日零亂殘梅欲暮天取醉

莫愁燒燭盡當庭玉樹照人妍

送黎考功出參廣西

妙年通籍典銓衡甄拔遙同小阮名華轍暫移三始後桂林欣見一枝清山當獨秀青雲勢江入相思白社情天遠漫勞題鴈素頌聲早晚出龍城

分得垂虹橋贈王郡推

城隅碧樹玉千行天畔垂虹駕石梁不盡烟波通震澤有時風雨類瀟湘三江浴日憑吞吐萬里奔濤接混茫欲濟巨川舟楫在應知題柱意飛揚

西苑志感

芙蓉別殿未央西爐氣晨飄雉尾齊出洛神龜將寶籙嘶花馴鹿進金閨近臣拾翠供玄草使者乘驄訪碧雞一自六龍天上去幾回清禁改璇題

分得垂虹橋送吳別駕擢南秋官

東吳別有一吳公佐郡聲華治洛同州縣頻煩新命日平反以想古人風官從半刺曾題坐望協清班再入宮　帝里白雲瞻不極獨餘明月照垂虹

雨深戲效長慶體和文長公壽承

雨深山徑鎖蕪苔三鳥啣書杳未回柳絮猖狂春已去杏花零落燕空來泉清漫解經時渴燭燼惟存昨夜灰聞道楚雲徵綵賦幾能飛夢到瑣臺

仲氏自金陵書回輒有此作

碎水名卿樹典刑遙聞吾弟侍傳經翩翩一任飛鴻鴈轢轢無煩歎鶺鴒句裡春回渾是草天涯人聚各成星懸知親舍雲常白極望應教眼獨青

詹侍御汝欽抗疏被謫寄贈

北闕迢遙五夜鐘西風回首薊門蹤身同江夏無雙價疏作延平第二封名下昔年慚附驥臺端此日羨批龍恩波不久環應賜直道何須歎未逢

雨夜懷仲氏下第客金陵

空林風雨夜何顛支枕三更悵不眠桂子月中香自落棣華天外夢猶牽蒹葭滄海遺珠日淚盡荊山抱璞年豈是大才成獨晚還應結網羨臨淵

聞鐘有感

關河月落夜閙鐘客思淒其歎未逢何必入宮方見妬已知投筆亦難封頻年膠柱工齊瑟到處循墻走葉龍拔拂不須與慶柳歸來還撫故園松

秋夜聞砧

金風蕭颯喚愁生何處遙傳搗練聲把酒不堪燈下聽授衣獨切客中情千門夢斷黃昏月萬里寒催白帝城想

深閨應脉脉緘題誰爲寄卿卿

次韻答文基聖亦解嘲之意

夢斷梨雲冷䨱寬風催花信作寒泓年來玉潤都虛憶何處瑤華忽記存春服漫憐成勝日香車無復破苔痕維摩已是逃禪客那得新愁減舊恩

和答錢叔寶

紫騮西去向誰憐極目愁連草色偏院落沉沉春二月池塘濯濯柳三眠鶯花短夢迷新賞風雨空窻憶故年漫詑君平堪問卜明河欲賦不成篇

寄問俞從事臥病

經時春病掩荆扉帶比休文更減圍枕上梨花三月暮琴中心事十年違夕陽客去愁懸榻夜雨誰過說息機最是東風易生恨不知何計遣芳菲

園中玉蘭海棠並開

樹樹芳菲可斷腸交加脂粉雜新粧光迎火齊還分色氣借蘭膏別有香月姊弄珠廻絳節紅樓燒燭舞霓裳上林何物能勝此獨許徵花接建章

次韻寄答毛太史元喜二首

高臥懸知白眼空下才勞憶愧乘風郢歌湔紙情何極巴雪連天思不窮野老於人既相狎寒翁體道豈無同盈虛莫辨乾坤意搔首江干送暝鴻

京華懷刺憶吹噓劒外詩傳報起予極目浮雲迷玉壘傷心山色老銀魚三青疑作回峯鴈尺素先成隔歲書聞道丹砂經九轉何年羽翼渡良餘

再疊前韻二首

鏡機無事復書空導引年來欲御風天地難容莊叟傲乾坤獨遣阮途窮宜男晚種清齋後槿樹朝觀造物同萬里殷勤緘尺素莫須惆悵託賓鴻

山館陽回淑氣噓天涯消息卦愁予文園已謂閑司馬直道翻令嘆史魚玉樹定知收碩果青箱猶可寄殘書春來

應見充閭兆遠信須傳一紙餘

仲秋十八日宿翠微精舍

松蘿一徑寶香浮萬劫銷沉四壁幽明月入山偏傍寺澄湖到夜更宜秋投身道宇維摩榻回首烟波范蠡舟信道三生猶是幻不教風物起人愁

和俞從事悼亡妾次韻

十年秦鏡狎吹簫一夜秋霜委絳桃釵折玉搔塵匣鏡花殘金縷冷彈槽擁衾有淚留珊枕裁恨無功在寶刀爲謝畫工悶軟障舊緣應許續箄皐

客有以近體賦得愛妾換馬戲效二首

其一　主人別妾

漫憐眉黛得卿卿怪底携將易五明氣盡玉關應徃龍隨金屋再糚成驅馳已逐天涯草雲雨空餘夢裡情不爲封侯恩頻薄從來報國一身輕

其二　妾報主人

霜跡一過擲蛾眉鏡裡容光好爲誰葉去豈緣新愛奪從征不覺故情移漫言骨在千金值無復珠還十斛時待得飛憤君不顧須來檢取散羅幃

嶺南梁大理詳刑江南輒有此贈

泣罪由來是帝仁關河三月捧綵綸不宛共信于公在

勿喜應從雋毋申嶺表梅花鄉國夢車前棠樹渡江春懸知結襪君能事乘暇頻勞訪隱淪

寄答張都諫欽伯

晚將崑玉獻明廷風度應如張九齡夕拜瑣闈頻問夜朝從天仗獨披星苑花有意供浮白蹊草無心入汗青自笑不才勞見憶空林長日尚窮經

送張明府擢比部入京

三年治劇政先成雙舄應從闕下行秋入西曹雲自白花開南國縣空明尊前別思催征旆舟畔驪歌襍頌聲聞道清朝刑欲措知君簪筆善持平

七夕立秋

蒲蘇雖聲何太悲陰陰灌木起涼颸梧桐一葉初飄夜河漢雙星欲渡時火傍赤龍廻法駕秋從青鳥下瑤池穿鍼浪說人間夕不遣潘郎感鬢絲

贈答吳山人

吳郎丰格本翩翩信美新詩一再傳客裡秋風應自賦握中春雪向誰憐閑評綵價韓康市漫逐烟波范蠡船試問朱門頻曳屐何如山寺學逃禪

對鏡

蹉跎勳業一垂綸鏡裡年華象外身不爲黄金減顏色自

憐白壁老風塵醉來豈必頭濡墨夢破那知筆有神怪底烟霞鎖苔逕獨令魚鳥得相親

送仲弟之留都

雲外青楓隱石頭片帆西趁大江流滄洲曙色催新別上苑風光憶舊遊遍插茱萸自佳節離羣鴻鴈獨賓秋天街夜冷霜華重莫爲逢迎典客裘

送王招叔同其門人華比部入京

吳市南頭老校書入都應不俟公車江鄉佳節還吹帽帝里高門欲曳裾數學總知同絳帳陸沉何必珮金魚問奇有客如相訊三徑蒼苔載酒餘

任俠

隨身寶劒血模糊通索歌姬向酒壚手奪鸕鷀傾琥珀醉騎款段拂珊瑚報讎不爲千金壽校獵寧誇七貴俱却笑書生老章句風塵京洛歎投珠

次韻寄幼于

孤飛一鴈鳳城東木落天寒訪故宮失路共憐窮阮籍託名私喜得羊公書空倚字背雲杳待月懷人白晝同賴有仙郎歌郢曲陽春先到草堂中

賦得富春橋送王明府擢春官員外郎

富春橋畔祖春官天外飛鳧奮羽翰才望遙凌司馬柱清

風近接子陵灘歌當白雪休論和路入青雲自不難到日宮墻新御柳知君鳴珮侍金鑾

挽李于鱗

倉徨遙信朔風回拭淚應悲冀北才世外浮雲眞幻出樓中白雪漫神來丹成石室青山老碧化遙空紫氣開高唱只今凌虛府獨留明月照琴臺

掃雪煮茗

獸炭初紅夜未央花飄六出點旗槍寒凝掌上金莖露暖瀉壺中玉女漿擁篲漸分殘竹粉頃筐猶帶落梅香掃門不是延高駕自爲相如浣渴腸

皇甫僉憲期張燈觀二妓適與座客深飲不能赴有作

使君燈宴絕氛埃入夜邀歡綺席開老去才情渾未減春來花月更相催雙廻舞袖翻新燕並倚宮粧點落梅怪底狂生追不及獨扶殘醉立池臺

黃吉甫亡命經年事白自建康過余輒有贈

世人欲殺我空憐遙信驚傳又四年只恐婆娑生意盡方知落魄死灰然由來天地容投止到處江山有宿緣應見片帆回建業舊京詞賦獨翩翩

送蔣平仲計偕北上時與伊春官同舟

朝辭三徑問通津謁帝明光拱北辰行役莫愁彫客鬢恩波應見渥儒紳公車待詔風雲日驛路傳經桃李春聞說大胥隆國士同舟况是薦雄人

送吳之衛入京

東風二月柳方舒已及紅亭送客初映戶縣花迎候發凝香竹搨入春虛懷中好握將投刺篋底應藏未上書聞道朱門喜推轂知君不用歎無車

送徐太史公望還朝

片帆西望草萋萋二月江城綠戶齊行日關河應惜別到時桃李即成蹊朝迎金輅驂鸞馭夜宿瑤池作鳳棲自信

無文似司馬餘光安得借然藜

送勞惟敏守安吉

對策即爲中大夫一州自試亦三吳去年同作明經士此日看分刺史符浩蕩烟波仍震澤清嘉風土勝姑蘇懸知計最君能事不久芳聲籍 帝都

晝夢恍然有覺

鈎戀跡影聲繽紛倚病維摩對此君但向性中求淨土不須身外始浮雲收回白足無行識落盡青蓮得見聞忽憶前生趺坐處空堂禪榻尚餘芬

園居漫成

沉冥吾自得長林息影閑消伏櫪心老去美人難再賦悲來梁父不成吟坐當勝處曾穿屐雲到臺前直作琴何物遂教傳尺素却令與往氣蕭森

送顧山人謁吳明卿使君

故舊相逢一黯然天涯作客向誰憐計言顧兒離家日已及蘇卿使虜年彈鋏風塵消鴈外斷杯歲月老花前洛陽年少今頭白可惜吳公喜薦賢

池上作

濯纓吾已得滄浪散髮長歌雲水鄉習氣未除書學好閑心欲與釣竿忘藥苗次第供新病花事差池減舊狂最喜北窗堪寄傲不妨幽夢到羲皇

張廉憲欽伯解組自滇歸吳奉贈

五湖隨地可垂綸萬里歸來物外身對酒且呼齊辯士當歌不畏楚狂人春山騁望開襟遠野寺尋幽賞新却愧倦遊成閉戶不同張翰出風塵

過越溪禪房

經春不到越來溪草長空門路欲迷爛燦野花仍杜若娟娟石竹自菩提閒房白足驚新雨繡壁蒼苔點舊題我醉還從禪榻臥不妨嶺外日沉西

病酒

竹徑偏憐自主賓誰言宋玉是西鄰釣竿已罷任公子草色空憐虞美人月度綺筵花卜夜歌翻玉樹鳥驚春煩痾不爲相如渴無奈傷多酒入唇

莫子文尹先君小友也今年已六十感而贈之

翩翩裘馬自風流忽忽年華六十秋老眼未輸揄趙璧新聲猶擅傳齊謳倦飛北道應無主短賦東家亦有丘待得乘田重變海不妨追躡赤松遊

陳姬年二十四生辰去五日而近戲贈

珠簾雙捲赤城標曲曲闌干倚翠翹花信風前辭玉笛月明橋上教瓊簫鉛華豈爲留春御心事無煩解珮要但用

絲絲纏素魄容光常不減嬌娆

公暇携具叔貽曲水草堂有作次韻

無才無分鳳皇池竹徑桐陰野性宜小弟開軒成晤對嘉賓挐榼豈須辭湾凝消夏巖巒影花學長春棣萼姿更喜當尊能顧曲雅歌應不藉彈絲

賦得覲鷟亭贈施常州

千年寶地絕塵氛江左風流晉右軍已向山陰修禊事還來池上看鵞羣丹霞瑣徑塗苔合綠水憑闌碧藻分乘暇探幽一懷古須知揮手拂烟雲

答徐丈紹卿

尺素遥從紫氣間知君幽意在青山金庭閱歲龍常臥珠樹經秋鶴未還萬頃滄波開白社百年丹竈駐紅顏桂叢已為嘉招發何必空林獨掩關

夜坐

竹牀支枕薏燈明病裡維摩思獨清但覺眼前俱長物那知身外有浮名月涵池鏡成空相風奏松簧作梵聲顧我已醒蕉鹿夢不關塵世棄君平

徐文敏祠堂為其季子太素賦

赤城風物接郊墟學士祠堂俯碧渠講座兩朝調玉燭雲巖千載葬銀魚門前桃李梁公樹後底縹緗鄴架書

白眉新廟貌蘇香那得春華裾

上元與潘中丞諸公集周公暇鑒止堂觀燈

美人池館碧城隅燈宴通宵景物殊隔水金枝驕翡翠凌波火樹出珊瑚陽春入曲俱成調明月當庭總是珠更喜醇醪似公瑾不煩執法醉淳于

是日座上客有一再賦詩者作此和之

次第東風入酒杯參差火齊耀池臺人間玉樹中庭見天上瑤花夾水栽桃李忽開何必雨魚龍驚蟄不因雷郢歌自有陽春在莫倚馮商作賦才

微酣短述

舊遊回首漫清狂此夕微酣媿羽觴四座高談幾捫蝨十年岐路再亡羊卷舒隨分同蘧瑗婚嫁相將畢向長不是離羣成傲癖薜蘿深處足徜徉

雨霽漫成

竹徑含風瑣薜蘿白雲黃鳥自經過清商一部孫登嘯扣角彌年甯戚歌席地偶然爭野老書空無事羨虞羅振衣不厭花枝濕日落岡頭爽氣多

北寺醫僧為叔貽療疴詩以謝之

日出汀洲塔影移經禪之暇習軒岐無邊紅杏迷珠樹不謝青蓮吐上池自我晨昏煩夢草藉君信宿慰連枝折

何必通醫術信是病師即藥師

幼于應試留都寄擕刑部子徵

長林寂歷遠時髦尺素多君問訊勞玄武南頭容吏隱白雲西望是仙曹人留霄漢虛三徑思入秋風感二毛吾弟只今應負笈懸知戀戀在綈袍

下第別徐太史公望

彈冠清世獨驚魂挾策無緣扣　帝閽短褐十年心未死長途三上舌猶存智犖賓出寧非德李廣難封亦是恩此日驅車更搔首可容重掃相公門

王祠部敬美携具相餞

數奇吾已識長貧勞苦多君意獨親廊廟豈無推轂侶風塵自有泣珠人當歌動作三年別倚醉行成千里身歸路莫嫌頻計日到時欲及未殘春

途值大宗伯陸公以酒肴見遺時公與難弟京兆方舟

仙舟雙駕擁旌旗驛路塤箎次第吹門下獨憐原憲病車前頻見晏嬰知家山南斗懸新夢歸計東岡守故陂慰勞一尊增感泣數行欲下是臨岐

答黃公補見贈次韻

南雲迢遞賦歸來東閣羌我獨未開年似關西眞晚募客

辭冀北更遲廻山中白璧元無價天上黃金別有臺此去相望莫相問梁城兎苑總蒿萊

答黃公紹見寄次韻

待詔金門事已非空持寶劍欲何依孤蓬東下俱飄泊雙鴈南征總倦飛　帝闕雲霄成縹渺江鄉花柳漫芳菲春風正恰斑斕舞奈可舟中換旅衣

月下渡淮

青徐東下片帆輕暝色微茫混太淸大海氣吞孤月小長淮勢合兩川平乘風此夜慚宗慤擊楫何年愧祖生搔首不禁雙淚落揭來蹤跡一浮萍

答徐丈紹卿

倦遊依舊掩荆扉短徑長歌願不違自喜楊朱無避席翻嫌壺子未忘機花深臺榭迷青眼雲白湖天瑣翠微待得洞庭秋葉下木蘭應拂芰荷衣

飲曲水草堂

濁醪相對息塵機雲起池亭暑氣微散髮頗宜河朔飲忘形渾脫辟蘿衣莫辭觴政催人醉但看山花問雨飛吾豈陸沉金馬客風雩只合詠而歸

送薛士立刺福寧

握手欣逢舊酒徒新恩初拜試分符曲江釋褐遭明主閩

海寨帷作大夫職在專城均五馬令行下邑壓雙鳧浮产
絕頂應窮目曾有家山入望無

感夢

彌年箕踞鍛干將作室蹉跎頓道傍自笑塞翁猶失馬人
言岐路易亡羊庶民懷璧春城旦賈客藏珠泣夜光奈可
壯心銷未盡忽令清夢復飛揚

自勵

私車三駕只窮途再刖歸來獨向隅堂下有時聽擊筑門
前無分學吹竽蕭疎曉鏡新蓬鬢狼藉春風舊酒壚猶恐
後書下霄漢三冬未足副懸珠

志感

盛世掄材盡豫章梗柟次第入明堂十年未睨山中骨三
上空沾輦下香王掾黑頭應不賤許丞重聽亦何傷漢庭
老少皆時好獨遣狂生泣夜光

寄答沈君典

迷津傾蓋即相憐鄉國移舟又隔年別後夢魂隨汝去向
來音問倩人傳朝窺斗柄青萍合夜閲陰符紫氣懸倚杖
不禁雙目盡江南江北暮雲天

王元美中丞自鄖陽以詩報予有無分題屏之句率
有此答并復慰勞之意

峩峩玄嶽隔雲泥雙鯉何來綵筆題滿眼蓬蒿朝借色不
言桃李下成蹊陸沉豈必淹金馬勝負從教老木雞莫謂
致身無上策通津須筏自應迷

有感漫成

牀頭勳業老吳鉤夢裡行藏更倚樓莫笑揚雄疲執戟由
來李蔡合封侯津迷北道非無主客謂東家亦有丘土窟
避人吾豈敢登臺聊與白雲求

答陸水部羽行

空園搖落感升沉鞞隕商風秋色深淚盡燕山三刖足書
來豐沛一論心陽春喜見文成賦流水猶叨調入琴奈可

陸機方入洛張華先已二毛侵

訪胡孟弢于報國寺馬上口占以贈

鴻都結客少年場匹馬衝風入　帝鄉邊孝五經元有笥
鄭莊千里不齎糧行將玉殿瞻鳷鵲暫向珠林宿鳳皇見
說臺成高北斗可無詞賦謁明光

贈金伯韶

清朝俊乂集彤墀弱冠明經非衛誰賦就士衡文自在論
傳蕭遠命應知握中照乘終成寶匣裏干將未是雌　聖
代只今方好少相逢把酒莫低眉

舟阻漕河遇王世廉輒有此贈

牧豕應非使廣時食牛况過入秦期青萍不與人俱老白
璧何愁世莫知慷慨一杯心獨壯飄零千里鬢雙絲只今
誰結王生襪感事空傳張釋之

北歸渡黃河

濁河東下勢飛翻萬里奔騰赴海門地自崑崙分大麓天
從星宿發眞源風塵極望蒼山小水氣連空白日昏慷慨
去來俱浪跡烹鮮聊且罄餘尊

呂梁

蒼崖屈伏擁長川白浪湯湯異昔年野火堤邊戍瓠子猛
瀾木末變桑田乾坤滂沆頻驚眼歲月蹉跎好息肩家食

不須占利涉獨令蹈水得眞詮

經桃源望諸葛武侯廟

桃花無樹照千村夾岸孤岡廟貌存梁父一時遺漢主漁
人何處覓秦源青春岐路終彈鋏明月安流好命尊老我
已非舟檝用桑麻雞犬自柴門

馮化之薛士立二大夫携尊小園

野服初成岸漉巾大夫綬帶亦天眞與君試作廿日飲顧
我可爲千載人浮白不辭金谷數眼青方洗玉京塵暫時
星聚且行樂來日雲泥隨屈伸

病後自述

漆園別有一莊周盡日逍遙物外遊花發曲江渾是夢鼓
青南浦不生愁覽輝詎作三年鳥抱病寧披五月裘漫說
黃金臺百尺低昂未可易林丘

贈黃都督鎭定海

冠軍名字許誰倫十載勲勞動紫宸上計千艘頻報最平
蠻七縱獨稱神樓船出沒楊侯略斥堠分明李尉身此去
韜鈐雄虎豹即看圖畫入麒麟

來君選見過小園即別去輙有此贈

春風星散玉京塵此日相過一愴神顧我已爲東道主憐
君猶是北歸人蒪羹未及思家候雞黍先供拜母身別後

行藏不須問大都明月备垂綸

寄題薛士立城南別業

闡道城南樂事宜新開別墅不緣棊賦成樓閣與吾土水
傍滄浪作習池鬢舍朦朧深豹霧女墻高下接鶯枝知君
計日應之郡幽賞從今莫後時

小園與王君之對酌

仲夏城東景物宜誅茆開徑試傾杯但須痛飲雄河朔那
惜沉酣倒接䍦翁引青囮仍却御歌催白苧不成詞尊前
會遣形神洽不醉王忱待幾時

曉起自述

年來踪跡轉踈狂不出盧鴻舊草堂壘守敢辭丹鳳闕素
封已得白雲鄉池塘水長知魚樂枕簟涼生許夢長漱石
亦應堪礪齒何須難舌學含香

病中灌桂樹

一枝已足息鷦鷯多病那知恨泬寥計我尚堪彭澤令其
如先折沈郎腰乾坤自信壺中大歲月從伊隙裡消所喜
桂叢當戶合秋來不藉小山招

原正姪釋褐以水部典徂徠迎大兄就養以書勸予
就公車作此答之

廿年龍劍一鴻毛戰藝空慚老豹韜魂夢已知非爾輩飛

鳴那復望吾曹棣華近惜元兄別水部遙憐使者勞西北
只今輸輓急佇看勳業起臨漕

夢亡弟叔貽攜老僧過園居感而有作

世棄無煩論絕交柴門那得有僧敲素絲幸不從人染玄
守何曾解客嘲懷璧一身餘兩足泣珠雙淚盡同胞棣華
零落荊花死只合雲松結小巢

秋夕仲氏籠鶖移尊待月怡曠軒予為畜鶖開尊輒
有此作邀仲同賦

園林秋色淨亭臺吾弟攜尊引客來玄守應同玄鳳序紫
微能代紫荊開鶖羣校畜臨池樂竹葉兄酬待月杯老我

吹塤渾漫興和篪須藉惠連才

贈陳士振

太平挾策老河汾偃蹇如予復見君廿載明經窺戴禮彌
年獻賦歎劉蕡膝前有玉俱成樹橐底無金不用分更喜
長松對青靄翱翔堪與鶴為羣

雨中與王玄靜話舊因寄山中諸上人

委徑新鋤野菜鮮濁醪相對各茫然十年舊事挑燈說一
夜空堂聽雨眠老我浸憐滄岳賦羨君能力邵平田遠公
不死青山在只合招邀禮白蓮

過王別駕越溪庄漫題

十里橫塘一鏡明九龍如黛曉妝成山中桂子元宜隱湖
上芙蓉別有城紫蟹正肥秋漸老黃粱纔熟夢初驚淵公
莫笑淹留久自愛臨流可濯纓

答沈君典假撰書問

翩翩雙札下長安誰謂青雲問訊難千里丰神傳尺素隔
年杯酒憶餘歡褐寬浪說終當釋冠敝其如不可彈珍重
數行無以報祇應清夢繞臺鸞

送文子悱宰浦江

送別心驚霜葉紅布帆高挂浦陽風憐君繩武如楊賜老
我通家媿孔融孤鶴瞻時樓海樹雙鳧計日起瑤空亦知

設醴非難事不得携舟一瀾公

雙峯

日暮柴門梁父歌遥山其奈謝公何送青眉黛烟光合並帶芙蓉爽氣多巫峽數峯真縹緲蓬壺三島自嵯峩年來頗有冥棲志問訊還應叩薜蘿

題韓幹野牧圖

渥洼水草正當時天許閑筋野牧宜未遇子方應棄老難逢伯樂敢稱奇偶然赭白曾題賦豈必玄黄盡入詩千載獨憐韓幹筆不教巖穴肖胥靡 叶

趙太史汝邁出副粤憲過訪

清華内署夜光懸趙璧由來天下傳鳳闕一封千北極羊城千里忽南遷舘中直筆誰成史江上輕舟總是仙乘暇不辭勞借訪蹔時能結薜蘿緣

讀沈秋官純甫詩

扣閽一疏敢批鱗九死投荒萬里身折檻可留旌直氣賜環未見返孤臣迍邅道路詩言志慷慨風雲筆有神却笑忘機湖海客若爲三復亦沾巾

過湯應之給事園居

夕郎選勝得喬林讚禮餘閒逸興深庭薄忽驚花似玉家園不羨谷名金側身泉石巖廊隱極目雲霄魏闕心試日暫棲珠樹鶴和鳴還在　帝城陰

送黄進士使邊歸省還朝

使星曄曄向神京一曲皇華壯客行釋褐相將登仕籍籌邊先試請長纓名齊江夏無雙重路入青徐五兩輕最是王程應計日柔條欲折獨含情

老將

一身百戰力無遺回首燕然淚兩頤豈是封侯終不偶自緣飛將數稱奇玉關生入驚來日金印腰懸總過時聞說漢廷今好少拊髀那復問龐眉

飲陳游擊

從來意氣薄風雲貴賤交情自出羣亭下不愁呵醉尉田間且復飲將軍緑沉苦卧空言勇綵筆花生敢論文却笑名高凌籍福若爲供帳候田君

春懷寄答公望太史

敝裘三月出都門只合閑身老漆園竹徑筍根添稚子天涯草色憶王孫雨餘漫試東山屐客至能空北海尊不是和鳴華盛世自來野鶴畏乘軒

趙太史汝邁自山陰書問并存以詩次韻奉答

一江烟水接三吴千里論才愧兩都豈是雄文無薦客自應雌伏老臞儒羌心未遂終成隱禹穴書傳獨向隅珍重

明堂須趙璧賜環何日返蓬壺

鄭武府督課入京官衙得子

磬華籍籍佐麟符國計勞賢入　帝都千里烟波瞻北極一航風月夢西湖雲間賦就班鵷列丹穴書傳報鳳雛想得彤庭方錫宴進分恩澤照懸弧

寄答徐公望侍讀

小堂鶴息蔭高梧千里音徽夢　帝都舊雨不煩凝出處客星只合在江湖隱非捷徑元同石泣下滄溟豈為珠漫說縛纓蘭未解少卿冠服已成胡

遙題滕王閣

雲中飛閣望崔嵬異代猶傳帝子開無復客星聯軫翼竟如人世隔蓬萊寒潭縹緲蒼山入落日微茫紫氣催自媿虛名後盧駱長風何必借時來

送李長洲以外艱歸

妙年治劇播清芬田野謳歌到處聞五月居廬稱孝子四方觀禮惜神君縣花點點飛紅淚鳧舃飄飄趁白雲江上不禁攀戀意片帆忘絕望中分

奉送經師杜公自蜀憲擢參貴藩

憶昔芸窗侍下帷廿年紆體媿傳衣生憎原憲貧非病幸見壺公術者機江上錦城移使節雲中參非候征騑懸知令德冬之日佇看西南草木睎

老母誕辰讌客有作

潘輿秋賞御家園生日留賓掃蓽門有誤自矜能顧曲不空那復惜傾尊孫枝繞膝渾疑桂母氏忘憂合是萱雖伏祇耽烏鳥戀敢期鴻鵠快飛騫

送丁仲心侍御擢僉蜀憲

金驄玉勒錦官城蜀險寧辭驄馬行萬里先聲開憲府三年宿望重留京捫參漸覺天梯近叱馭應教鳥道平諭旨不煩持漢節綏懷須見慰　皇情

冒雪赴蔣少參子徵之招

蒼雲朝合雪漉漉振策言從勝侶招偃臥已煩風掃徑啓扉驚覩玉封條空中蔌裂齊紈素酒次渾添泰復陶信步不愁東郭履揭來偏喜踐瓊瑤

贈王明府疏鑿垂虹橋成

名高三輔兩分符疏鑿應知萬姓蘇耆舊暫時歡借寇聲華今日勝投巫四方舟楫通吳會千頃膏腴沃具區聞道臺郎須幹吏即看金鬬起雙鳧

次韻答陳倉曹汝化見贈

鶴息鵬搏未許同由來飛伏辨雌雄酒邊擊筑歌徒壯門内吹竽瑟漫工滄海泣珠時不偶故人折節意何窮　帝

城自分無緣入詎敢移書借子公

　里中黃中舍以使事便道壽母

新年賓婺鵲春輝芳讌欣當晝繡歸雲色不侵堂上草條
風宜舞膝前衣十洲青鳥瑤池使二葉仙蓂玉女扉計日
圭章下丹闕應教獻賞擅慈幃

　次韻答王敬美祭岳見寄

遙信經年一字無豫章那得下東吳詩成白雪情何極夢
入青山興不孤簪紱莫愁淹仕路風烟吾亦慰窮途時呈
小伎君休訝蓬鬢於今豈壯夫

　詹汝欽祭岳自閩來吳陳倉部汝化贈以二律邀予

　同賦次韻

絕憐高蹈出風塵肯向湘潭歎不辰江上青山新拭目淋
頭白簡舊批鱗誰云金馬宜驄馬豈必通津好問津況有
羣公熈帝載何妨泉石着閑人

抗疏青蒲著赤忠歸來咄咄獨書空朝陽自昔推鳴鳳聲
下于今說避驄千里遨遊雙屐外十年契闊一杯中和歌
賸有巴人在誰謂雲泥調不同

　送陳汝化二首汝化時蒙官謗

秋江烟柳拂離旌直道誰憐解組輕即墨毀言應日至伏
波謗議合風生東山暫寄夔龍臥北闕難容仗馬鳴獨有

故人偏惜別臨岐忽忽倍含情

獨憐折節下狂生戀戀貧交非世情已見三年成築室那
知二卯樂干城飄然舒卷無榮辱久矣身名較重輕不是
抽簪君太早臨流暫爾濯塵纓

　漫作

逢人豈必眼常青任意乾坤一委形兩刖燕臺悲獻玉廿
年吳國老明經空門自合聽花雨　帝座何須有客星卻
笑校書天祿者獨令虛閣草玄亭

　息交二首

竹牀蒲簟對焚香謝客常虛舊草堂已識曹丘非長者番

嫌季布喜游揚眼青眼白成空相機事機心付兩忘耳熱
不辭歌擊壤敢云清世有嵇康

公車久困卽鹽車中坂迍邅稅駕初今日息肩猶恨晚頻
年刖足竟何如閉門任客來題鳳罷釣知吾不羨魚一枕
蟬聲聽方足肯令臺省易幽居

　郝劉二令君招飲徐氏園亭

雙鳧欣見兩王喬綺席叨承郭外招燕濯入筵疑鼓舞鶯
聲出谷雜歌謠政觴亦自花驚眼下士寧辭禮折腰不是
神君勤採擇座中那得有芻蕘

　屠長卿明府以詩見投走筆次韻附答

待詔公車敢復論遂初成賦獨尋孫無時已學龎公隱有毋難酬仲子恩雙鬢經秋彈抱葉頻年謝客鳳題門遥憐仙吏投明月三復惟應倒綠尊

劉侍御邀觀王美人不得赴賦此為報

濠梁三爲下重霄報道仙姬亦子喬曲裏鳳皇臺易顧酒邊鸚鵡不須調嬌癡似欲凌秦史綽態遥憐妬楚腰奈可明河徒可望不勝惆悵負嘉招

贈郭光禄子静

壯年勳業紹汾陽晚節投閒逸興長虎阜雲霞從笑傲鹿門烟月任平章壺中未老雙烏兎膝下將飛兩鳳皇聞說

清朝求舊德還期魏闕快翺翔

送周兆通同徐孝廉北上

君今別去欲何如歲晚飄零似謫居北道主人筵設醴南州孺子載同車莫言代舍堪彈鋏須信都門好上書倘見故交相問訊灌園吾已習耰鋤

解嘲

負耒何須望有年晚來生計硯為田班超未擲傭書筆季主寧辭買卜錢閑挂杖頭供取酒頻探囊底給烹鮮功名已漸紛爭息豈向官家請助邊

諸將

聞說燕然好勒銘須知勳業在青萍登壇令出千鈞重報國身同五兩輕戊巳到時成巨鎮嫖姚過處即長城功成肘後懸金印不似書生漫請纓

上元日同劉僉憲宴徐太學長吉小乘菴觀燈徐劉倩也

名園佳節敞筵排樹春輝四座憐燈燭星羅城不夜笙歌鼎沸樂鈞天雨花近見如來界火齊遥同舍利懸幐有珠璣凌絲賦還輸冰玉競清妍

上元過徐建甫觀燈感孔加名甫繩望善卿邵叔道禎諸君昔為同席今皆物故有作

高齋新賞得春先酒畔歡踪感昔年徹夜華燈仍舞席向陽賞葉又歌筵野人訪勝還乘興公子忘疲自象賢重憶同遊半彫落不禁回首獨潸然

過原明菴訪徐孝甫感昔

一編借榻學逃禪屈指于今二十年此日憐君隱文豹春風許我問青蓮本來面目雲中觀自在菩提石上緣奈可夕陽催返棹不禁餘興鐵巖前

爲潘文學賦得鴨澗

赤壁勝遊空復情華陽隱居虛勒銘何如公子青山隱獨許仙禽玄澗行遊遨不辜千歲約道天應達九臯聲投閑

贐有安仁賦好爵於君還和鳴

送馮化之憲副移鎮寧海

韌移北鎮擁南旗春到鄞江鷁舸迎風裁舊懸青瑣重聲華今與法星平折衝席上惟尊俎禦侮胷中有甲兵海晏暫時勞緩帶知君計日入持衡

春晚獨坐

野性由來洽辟雝民生安樂孰知它試看花落春如此待得河清壽幾何白首交踈空按劍青山日暮好揮戈無才自乏匡時略扣角難同甯戚歌

王中丞元美悟玄修真排筌欲仙奉寄

君本玉皇香案吏偶來金闕作名卿仕經三已心無慍道在千言著欲成紫氣昔曾迎尹喜丹砂今果會方平蓬萊不隔人間世何日揚帆到五城

答沈君典修撰書問

園樹成陰晝掩關忽來三鳥一開顏先生自合稱玄晏學士何緣在碧山雲護敬亭淹歲月書來震澤負躋攀那能借却澄江練同上釣舟散髮還

君典自石湖別去將有震澤之遊信宿不相聞計已返棹作詩訊之

芳尊湖上競逢迎執手難傾惠子情知爾風濤觀震澤計言舟楫返宣城夢懸北闕頻支枕身在東山好勒銘遂玉卷舒應自得畏途何必戰心兵

王中丞元美以予不就公車賦詩見贈次韻奉答

公車四上轉漂淪天許投閒浪曳身三徑憑誰過蔣詡百金隨我謁蘇秦醉鄉清濁供支枕心事浮沉屬釣綸敢謂窮愁雄著述東山尚有未徵人

初秋玉蘭再花

每見枝頭花先葉今從葉底見花開入秋省識春風面不夜偏驚明月來南國江淹曾夢筆東隣宋玉故多才小園誰謂渾蕭瑟亦有霓裳進綠醅

胡孟弢下第歸過予小園贈之

淚盡金臺及暮春秋風猶是敝裘身揭來莫歎投珠客到處元多倒屣人材老豫章堪作柱神留魏闕未爲臣青雲不遠扶搖路何必招尋學隱淪

分得盧溝橋送滁宮保還朝

飛梁百丈跨盧溝雲擁長虹拱鳳樓北極恩波天咫尺西來爽氣日沉浮桑乾水入添奇觀狐子功成得壯遊駟馬高凌題柱客許身直作濟川舟

哭治平寺慧朗二上人効長慶體

去年秋入山中寺二衲婆娑振錫迎今日山門尋寺主可

憐次第涅槃行香臺露冷青蓮觀客座霜寒白社盟儲問
西津雙寶筏幾時石上証三生

送王敬美督學關西兼寄楊使君

簡書分陝屬賢勞憲節重移見羽毛仙侶暫遺交甫珮難
兄持贈呂虔刀聲先樂育青衿舊道在傳經紫氣高好向
關西語夫子故人今已鬢蓬蒿

送袁黃巖擢任襄陽

黃巖課最幾經年佐郡襄陽再命傳衹謂鳳雛宜別駕肯
容驥足着先鞭峴山碑在應懷古葛井泉清不羨仙想得
行春多勝賞暫時留醉習池邊

朱東阿搆亭迎養庭有一槐適符其乃公別號因以
名亭為賦一律

子奇年少宰東阿同載無煩白首過迎養祇須勤卜築嘉
名恰喜兆庭柯春風聽訟賢聲籍暇日承顏樂事多豈必
王公三樹植一株先已報婆娑

淮上治河得龍骨勒碑

由來海藏邃龍城龍骨何緣此勒銘豈是神龍上天去獨
留蛻骨告河清當年沉璧人安在今日防川績用成五位
不須勤減膳百僚早已賀昇平

贈湯應之黃門

官謗新催暫解裝畏途知爾卜行藏紫宸方切廷朝奏青
瑣何緣罷夕郎隨意卷舒鴻漸吉任人寒暖雀羅張園林
入夏清陰合正好焚香讀老莊

過周公瑕西山別業

城隅舊隱足風烟別業新開地更偏近市似嫌平仲宅移
居應慕葛洪仙明樓爽氣千巖秀遶屋清流萬壑泉我欲
洄公淹信宿來朝還有問奇船

臥病不得赴湖上之約

庭梧葉落已蕭蕭委徑封苔轉泬寥蓮社未開陶令酒桂
叢應負小山招秋來佳句探囊盡老去雄心伏枕銷漫憶
峯頭與湖上可能支策傍漁樵

贈劉令君

清朝釋褐羨劉寬劇邑分符試羽翰漫說操刀元不易卽
看遊刃自非難以星應最三年績到日能令兆姓安　聖
主方思彊幹吏須纓柱後惠文冠

雨後登虎丘

名山近郭日紛紜過雨來登景物分躡屐偏宜邛竹杖鉛
華都洗石榴裙千年劒氣池頭月一壑鐘聲座上雲此夕
遠公蓮社裏可容無酒醉陶君

蔣少參子徵携酒至

秋深委巷似江村寂歷空園掩蓽門經月抱痾猶禁酒一
時沾醉感攜尊寒暄變態青雲見歲晚交知白首論何必
桃花能避世清朝亦有客尋源

曾倉部枉過小園坐移晷即赴憲院之讌

千倉玉粟課三吳簡命賢勞督轉輸使節獨因寒士折高
軒寧厭席門紆園蔬促摘芳初薦騶從言旋日未晡應是
協恭籌國計不辭法酒醉淳于

有感漫成答朱文學

造化小兒齊物後滄浪漁父濯纓初夢中閱歷夫容老鏡
裏行藏齒髮疎小試已成奔北將大觀應得指南車覆甂

不怪時人笑自是楊雄喜著書

陳貳守德基枉過小園賦謝

朝披藻賦挹丰神旋辱高車顧隱淪氣借投醪寒谷暖交
成傾蓋白頭新華簪豈合光賓座野褐何緣作主人自是
升沉有同調不嫌張竦異陳遵

冬夜與仲氏陪徐司理茂吳集傅令君伯俊衙齋席
上探得春字

相看仙吏出風塵別有襟期物外論榻下南州應卜夜尊
傾北海自生春琴堂坐久霜華重花縣詩成月色新綵筆
已能酬白雪吹塤一闋媿巴人

寄答梅禹金

弱冠聲華起敬亭豈惟吳市有梅生馳神此日魚雙往落
鳧何年鳥一鳴海內文章應屈指天涯兄弟各含情知君
六翮摶風健莫學江東老步兵

獨坐有懷王文學順之

門外荊榛奈若何晚來三徑自婆娑愁邊咄咄書空字酒
後嗚嗚擊缶歌北極扣閽游既倦西堂夢草淚偏多日斜
抱膝成孤坐那得羊求一見過

冬夜傅令君携尊曲水草堂邀馮孝廉咸甫同集馮
有作次韻

美人飛蓋駐空庭谷暖經寒草尚青今夕別淹吳地月少
微仍聚漢年星雲霄暫許鴻留影枳棘何妨鳳寓形興劇
不知冬夜永追陪那惜醉還醒

贈答華亭蔡山人

歲晏荒園一對君翛然野鶴出雞羣社中已解推詩細座
上何勞借虎賁會見焦桐追古調豈無眞賞綴遺文三江
百里堪乘興不必雲間有白雲

聞徐太史病痊喜而有作

抱痾暫養東山墅勿藥無從北闕期眞訣神傳要百日大
丹聖授不移時熊羆入夢開麟趾鵷鷺虛班俟鳳池陰德

自應酬　帝社丙公曾有夏侯知

新春十日過飲勞惟斂秋官沾醉漫作并邀陸寀甫同賦

誰令斗石醉淳于月白叨從子大夫清世幸寬中聖律花
時不羨步兵廚當尊謝樹連城璧列屋華燈照乘珠應有
士衡抽藻思高歌一曲是吳趨

答盧中舍嘉廉手書

玉殿紅雲捧赭袍仙官侍從郎盧敖百年老去雙龍劒大盧父伯仲皆仕宦有聲奕葉重輝一鳳毛通籍不嫌開閣晚起家無待
掃門勞殷勤尺素遙相問珎重行行金錯刀

寄魏司訓季朗

尺素緘題問魏舒江城消息近何如若為歲計微沾祿想
得春來懶校書日誦萬言官獨冷朝彈一劒出無車懸知
故舊開東閣金馬相將典石渠

得塞上捷音

紅塵一騎捷書飛上將光生燭紫微信是六師三戰後肯
容疋馬隻輪歸嫖姚漫說新驅虜曲逆應慚舊解圍想得
彤庭歡飲至昇平齊祝慰宵衣

進徐太史公望不至時病痎

傳聞陽羨曉帆開信宿西風悵未來一水馳神虛命酒片
雲極目自登臺願貞宜吉非關藥鼎否初傾可和梅漫說
草堂星欲聚少微何日傍三台

無題

前身偷藥廣寒遊碧海青天幾度秋圓處容光羞對鏡闕
時心緒挂吞鈎神馳蕭史雙鸞馭興到鴟夷一葉舟不遣
依文衣帶綏相携還上庾公樓

文基聖新成虎丘別業同王玄靜吳恭先落之

晚傍名山小結廬也應不遣故人踈佳辰載酒尋源處仙
侶同舟訪戴初曲水通池延倒景短墻栽樹護幽居從知
五畝投閑足何必都門十上書

送鄭司訓會試

年來寄跡廣文官燈火青氊自歲寒五斗暫憐淹驥足一
飛行見快鵬摶彤庭好曳尚書履白屋應彈貢禹冠聞說
曲江春酒熟直須扶醉上雕鞍

送馮咸甫會試時尊君京兆方解組

京兆上書辭魏闕孝廉挾策別庭闈還吳共喜迎張翰入
洛人爭羨陸機計日致身應釋褐看雲回首莫沾衣知君
忠孝承家世許國寧教願獨違

答陳本容次韻

伏櫪年來已壯心論交一諾愧千金塤篪對客叨同調懸

辟先秋敢浪吟堂上主人慚北道酒邊琴操擅南音多君
不厭忘機者忽有新詩抵漢陰

送陳貳府德基入賀

風含津樹片帆揚辰極岧嶤驛路長行日敢辭三伏熱到
時先進萬年觴名高鴛座淩鵷鷺卜協和鳴舞鳳皇前席
倘蒙宣室問應知佐郡有循良

虎墩漁舫為閩胡憲使賦

昔年虎墩渡虎去此日虎墩存虎名不俟乘槎近天稷絕
憐航海即蓬瀛烟波一壑鮫人集網罟千艘蜃市成更喜
洌泉通地脉偏宜仙客濯塵纓

文基聖自山庄過予奉其博士公集托以校勘因志
所感

朝來扣戶一論文小坐廻橈已夕曛城市往還多為我溪
山輕重却緣君遺編歲月黃粱夢殘墨龍蛇白練裙往事
觸心應下淚山陽長笛不堪聞

中秋有懷効長慶體

故人已作中秋別新月空吟千里詩想得江頭成夜泊不
堪回首作天涯無邊落木憑誰遣不盡鄉心各自知計日
南來有賓鴈可無尺素慰相思

漸岳晴雲為胡明府賦

漸山佳氣鬱葱葱誰洗蛾眉曉鏡中宿霧乍收滄水使片
雲初出楚王宮峯頭縹緲疑籠日樹杪氤氳欲御風仙吏
莫愁親舍遠且將潤澤代天工

寄蔣學諭平仲

三徑新歸舊主人一官初蛻薄游身羊腸世路看知險雞
肋浮名較孰親契闊故交惟半在廣文餘祿未全貧吳淞
秋釀相將熟可許羊求醉白蘋

送徐太史公望還朝并致弄璋之祝

朝從陽羨片帆開忽漫三江祖席催岐路兢觴中聖客瀛
洲傾佇列仙才雲隨綵筆窺中秘春動文星燭上台聞說

充閭應有慶飛青何日慰嵩萊

送劉明府入覲

江城為政共稱神祖席爭攀奏最身雨若不須昆反火風
行知是寵勤民六龍捧日千門曉百辟朝宗萬國春漫說
計偕應附驥泥蟠臨別媿飛輪

閱三閭五羖二大夫像

每於青史得吾師忽復披圖慰所思澤畔行吟憂楚日虞
庭緘默入秦時三閭自葬千秋骨百里非輕五羖皮此日
神交小窻下不須廟貌肅神祠

經恬澹觀朱戶玄室都砢惟見白鸚鵡愛而賦此

隴西珠樹故羣空江左風烟海郡東玄室已知高綺戶素
衣猶自鎖雕籠能言莫歎徒存舌不粥誰云可入宮惜也
正平雄作賦就羈身亦在樊中

至海上遊歸漫作

一航信宿了歸程歸到園廬自有情倒屣無人迎趙壹託
名何必得羊卿塗中曳尾貧身貴物外看雲白眼明三復
王沉釋時論手書應可作門屏

寄答孔炎宗侯獻賦之問

何來遠信扣衡門秉燭開緘喜命尊老去狂吟媿梁父夢
回草色屬王孫驪珠入掌知龍種郢雪通天憶兔園欲獻

本無平子賦榮枯今已任乾坤

白水草堂為子厚國尉賦

成皐南望鬱南陽龍臥清時別有岡白水舊分如帶地朱
門新搆讀書堂月從叢桂窺窗戶雲出方城護棟梁八斗
已知雄藻賦千秋不羨魯靈光

掩關

紙窗閒卷爇名香何必談禪禮法王閉戶五年成鷃息出
門一寸即羊腸池塘水鳥供幽賞籬落寒英護短墻生事
日來俱抱甕只疑身世是羲皇

歲癸未公瑕年已七十矣上元其懸弧之辰詩以介
之

稀齡龍臥望逾新華館張燈喜及辰南極壽星纏處士上
元夜宴列仙人將飛膝下青衿子難老尊前白髮身莫訝
坐來能顧曲調高元自協陽春

寄答務本宗侯

風塵嗟昔感投醪尺素重緘蔚綵毫魯酒未傾神獨徃楚
雲中斷夢徒勞丹成地肺玄綵贅賦就天孫製錦袍信是
宗星聯紫極聲華寧數太行高

湯義叔過小園夜談贈之因寄聲孟攷諸君

薊門傾蓋數年來千里私車為我廻歲月應收和氏璧風

霜漸老豫章材挑燈寒夜歡重卜掃徑經時喜一開君去
定逢胡孟輩好因仲蔚說蒿萊

懷用晦諸王孫

豫章書札下雲霄十載神交引夢遙奈可壯心銷歲月漸
看生計落漁樵斗閒紫氣分龍劍賦裏金聲協鳳韶怪底
年來無一字沉浮多恐付洪喬

郡伯八閩朱公一再惠臨奉贈

鸞和五馬駕高軒里巷頻仍訪蓽門鷃息自慚貧士傳龍
光叨沐使君恩章程星列科條簡聲教雲行土俗敦威惠
已知三輔最南陽朱季復何論

題芝石圖寄壽清卿許公仲貽於建鄴

帝城紫氣鬱芙蓉海內儀刑重秩宗千仞鳳翔臺是鳳百年龍臥道猶龍孫留已見承家學几杖還堪禮辟雍何必采芝供大藥且傾醁醑發黃封

送太常袁公抑之赴任留都

彥深清望重清卿十載東山無世情推轂疏連鵷鷺覲起家身陟鳳皇城殷王禮聘勤三使漢室儀文備五更　聖代只今須舊德應知早晚入持衡

得孫文學書却寄

風塵作客尺書傳問我情蹤祗自憐池上年來幾草聖酒邊時復一中賢忘機泛泛將馴鳥映水亭亭欲放蓮只待孫登陵阮嘯薊門何日着歸鞭

贈陶秋官楙中時外補毘陵別駕

會稽靈秀日氤氳綵筆峥嶸紫翠分千里何能羈驥足一亭聊復玩鶖羣常郡有觀鶖亭停車澤國還成雨稅駕秋曹別是雲世掌絲綸知爾事豈惟詩酒繼陶君

寄荅吳幼安

信美昂昂野鶴姿飄零湖海使人悲明廷自不容張儉石室惟應老趙岐懷刺彌年隨爾牧然灰何日借人吹天涯兄弟重相問只恐相逢鬢已絲

宋貳令被獎

憲府飛書獎掖勤雅知輿論入風聞折腰豈受江南米展足須超冀北羣弭盜潛銷萑澤霧種松坐愬訟庭雲廣平遺烈千秋在應有聞孫紹德芬

正月十五日集徐建甫新園觀燈

華堂芳讌及春先燈席留歡後苑偏月度笙歌陽律動雲開樓閣夜光懸小山火樹渾疑桂隔水金枝盡是蓮更有主人徐邈在不妨乘興一中賢

上元仲氏邀韓州守袁太卿馮文學集文起堂蔣少參周文學挈榼是夕微雨

上元燒燭夜筵紅勝侶攜尊燕賞同陽律入篪溫黍谷暗塵飛曲落梅風霏霏玉屑談何易冉冉金罍酒不空卽有微雲隱河漢德星知聚草堂中

賦得石澗贈趙華玉

山中趙璧價連城抱璞元無牽世情巖壑十年成遠志潺湲滿耳濯塵纓坐看鬱鬱長松立行處青青幽草生一水亦知苕霅勝可容野鶴入鷗盟

園梅發花紀興

東閣將無興味同也應開落小園中瑶琴乍鼓先春雪玉笛仍吹子夜風漫向池塘弄清淺不須草莽嘆丰蘢廣平

戰藝非頻北千載誰傳藻賦雄

奉投憲副金先生孟陽

烟霞元自有金張豈必朱門好頡頏道在耦耕投耒契身慚獨行借餘光百年未老猶龍臥千仞難攀綵鳳翔聞說泰交應擊壤倚歌何日和滄浪

送馮憲副化之擢叅楚藩

千里謳歌殷夏雷一封除目自天來欣聞憲府膺公奏正值清朝泰道開鶴馭近辭寧海樹鮫冰先坼渡江梅野王久負持衡望暫借藩宣老相才

賦得蘭臺贈欽上舍

翩翩逸翮羨通家韞玉偏憐感歲華名在辟雍推照乘賦成江海建高牙登臺晚學蘇門嘯入室春芳楚畹花開閣已知應内舉東陵寧老邵平瓜

送仲氏重遊浙中訪張開府

會稽禹穴足遊敖覽勝寧辭應接勞倒屣定留青眼在陟岡知戀白雲高惠連夢斷迷春草李賀囊成富綵毫封壤逍遙諳蟻伏覩濤真羨冠山鼇

五月三日劉傳二令君招飲虎丘得丘字

鴈堂高讌肅鳴騶野服叨從令客遊雙舄相將飛魏闕百壺聊復亂觥籌塵消法雨渾忘暑座對清風直作秋況是浴蘭佳節近肯辭長日醉林丘

傳令君伯俊携具曲水草堂酌陳太守思貞邀予兄弟同集得簫字

長林飛舄亦王喬挈榼留歡暑氣銷驚座不妨人共適作羹那惜自爲調名齊洛下何須社隱學淮南豈待招奈可同聲慚大雅頻持土缶和瑤簫

漫興寄王敬美時王辭兩浙學憲之命

園廬僑息謝招尋雨過池塘洗道心衣褐十年辭　聖主披裘五月委遺金囊餘隨分田中硯山水無絃膝上琴有客來談外間事釋時聊復問王沉

龍節推君奮過訪談白嶽之勝漫作贈之

翩翩標格出風塵駐節長林訪隱淪不倚仙郎年弱冠肯嫌貧士岸綸巾官當列宿龍爲姓賦就凌雲筆有神白嶽玄都饒勝覽談鋒能遣臥遊新

處實堂集卷之三

處實堂集卷之四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四言詩

懷椿培萱各一章章八句爲余司理明復作

喬喬者椿厥期八千胡若朝華弗永厥年哀哀者子既實而俯風枝不寧零淚如雨

曄曄靈萲媚彼北堂胡色弗令胡憂弗忘既敷既榮昊蒼所篤蔭厥孫枝受茲介福

五言絕句

竹

日引丹山鳳雲歸葛水龍若將清廟用還擬協黃鍾

題蛺蝶花上蛺蝶

蝶解傳花鬼花能引蝶來蝶疑雙宿影花作並頭開

泗州道中

去家日以遠思親日以切不盡望雲心徘徊對霜月

杏花

上苑春如海江頭綠未齊一枝紅獨綻不是武陵溪

失去仲氏戲具以詩償之

大隱元同隱佯狂不是狂謝玄自絕俗何必紫羅囊

春禽

春禽鳴春枝春聲入春館春館愁春歸春鳥向春斷

奉新別業三首

邀笛閣

飛閣凌浮雲俯視清淮下迴車據胡牀應有桓叔夏

江浦垂綸

自得垂綸意不在吞舟魚釣侶日相狎安知魚腹書

橫厓小隱

不待淮南招何異金門直閒道新林浦玄亭駐山色

題紅桃碧桃扇景

臨風紅褪臉和露粉成粧濃淡君休訝盈盈各斷腸

蘭

風紉清秋佩琴傳空谷音忘言香在室即此是同心

京口與仲氏言別

昨日錫山道今朝鐵甕城醉來分手易別酒不辭傾

題畫大魚

鼓鬣欲安投龍門合見收網羅應不漏何事有吞舟

壽母詞

草色信忘憂人年自難老何處報遐齡纖雲度青鳥

題楊妃病齒圖

臉含病齒態眉是捧心顰若說傾人國前身與後身

偶作

夭桃隔墻開春色墻頭上不是有情人臨風莫惆悵

自述三首

命蹇政成拙棲深谷是愚寧饑無食草君不見騶虞

蕤蘿安生計蜉蝣等物情市門欲賣卜世已棄君平

林香從風來山醪似泉涌雖無千頭橘亦是列侯奉

賦得杏花春放馬

走馬踏香泥遊蹄逐馬蹄從知曲江路不作武陵迷

朱家小婦詞四絕

妾本嫁王昌誤爲厮養婦誰謂洛陽花不作章臺柳

覆水亦可收落花重上枝去婦入門來垂首低娥眉

朝從東家食暮向西家宿拋却楚襄王還來憐宋玉

紫燕何翩翩尋巢憶故年債緣應未斷破鏡亦須圓

寒潭

大夢有眞覺達觀非世情寒潭不盈掬亦可濯塵纓

題山茶

昔開歲將暮今開春已深多應艷桃李拋擲歲寒心

懷古

來往四五國顛危十九春知從重耳者不是貳心人

蟬

抱葉微沾露臨風響過雲偶然鳴木末非欲使人聞

題禪榻

幼安隱北海仲舉下南州此日供趺坐翻經貝葉留

寄問

放舸月初上飛觴酒不空不知今夜賞清勝與誰同

竹枝詞二首

妾從湘江歸君向湘江宿欲識淚痕多請看湘江竹

竹外啼清猿竹中臥乳虎不見蒼梧雲但聞瀟湘雨

答憲使金公孟陽四首

數馬類萬石懸車如二䟽不種邵平瓜惟著虞卿書

朝採商山薇暮學桐江釣誰云千載人清輝亦相照

五羖入秦日公孫仕漢年何如掩關者獨草子雲玄

六龍幸辟雍三老遺農圃千載唯桓榮徒然修稽古

六言絕句

答王百穀論書

八法右軍筆陣千秋長史家風羨爾籠鵞而去媿我臨池未工

禪機

那能持齋禮佛不須受戒參禪欲識六根清淨無如池上青蓮

玄機

十洲不在物外九轉豈必爐邊何須乘鸞簫史自有跨鶴神仙

自遣三首

大隱敢期曼倩倦遊頗似相如雖無良田負郭幸有先人敝廬

張儀舌存三寸潘岳何止二毛試看半庭槐影且傾一甕松醪

方寸可容萬卷一編何必三餘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七言絕句

虎丘送黃淳父之金陵

西去金陵計日還若爲相送濕青衫極天紅葉秋雲裡海湧山前曉掛帆

賦得靈巖月

靈巖山月一輪斜曾伴娥眉進紫霞碧海青天幾圓缺只今猶照故宮花

謝臧仲交畫竹見寄

憐君點筆寄滄洲烟雨蕭蕭一紙秋何日當携葛陂杖御風還作秣陵遊

題桃源圖後

咸陽烽火巳千春不道人間不是秦流水桃花應自在只今誰復問迷津

再至胥口

波搖落日衆山開又是春風放舸來湖畔桃花猶滿樹却憐歌扇不重廻

寒夜與子行懋信德先小酌別去

夜入郊墟玉漏殘芳尊不駐故人懽霜華三徑歸舟急烟月半輪皐樹寒

杏花春燕

空庭三月杏花開花外偏憐紫燕來盡日繞梁飛不去幾時能向曲江廻

送幼于弟尹山讀書

爲尋幽僻向空門萬卷還同貝葉翻拂劒遙憐鴻鴈侶月明須上鶺鴒原

送王昭叔赴江右校書之辟

官亭祖席悵離津相府飛書辟隱淪不用掃門如魏勃巳知辨覓屬王筠

春夜聽南海梁思伯彈琴

春深無奈客愁深夜過蕭齋鼓綠琴一曲梅花嶺頭月土

風應不忘南音

題明皇春遊圖

寶鑾絲轡倚玉環君王勒馬春紅顏不知仙仗乘春處何得胡兒指顧間

七夕

微茫霄漢三星遠寂寞園廬七夕過羨殺鵲橋牛女度更無風浪起天河

送客歸楚應試

千里鄉雲片席開春風先發渡江梅此行楚國應收璧闈道燕山已築臺

閨怨

誰邊黃鳥驚殘夢何處紫騮嘶落花腸斷不知緣底事兩行清淚入琵琶

贈烏程荊明府

十洲仙客駕仙梟捧檄來過碧浪湖一曲清琴須聲作公庭雲白似冰壺

學書

學書當遣筆成塚洗硯應教墨作池三昧只須求五合個中那得外人知

送盧丈赴任義烏

長才好惜鳳皇毛短簿寧辭案牘勞把酒還邀石門月直疑仙吏是盧敖

七姬墓

洞房行雨復行雲閶闔城頭楚漢分夫自約降身自死貞魂不解怨將軍

王中丞昭雪六首為元美敬美賦

春回亦有叩閽年孝子陳情　聖主憐若問蓼莪詩廢後不知誰復敢籌邊

當日　天王本聖明世人自欲壞長城泉臺若聽宣恩詔直作簫韶引鳳鳴

王陽一別忽經春聞道封章入紫宸千里陽和回孝子十年心事雪孤臣

朝持哀疏叩彤墀夕降天書下鳳池身後解顧萬里鬼道傍拭淚峴山碑

督戎已死丹書在李廣難封白骨枯共說周王新雨露春風先已報三吳

淚盡秦庭血滿衣天廻淑氣報芳非當年愁聽華亭鶴今日還歸丁令威

金陵烟月歌

烟月金陵擁畫圖百錢取酒醉當壚片帆東下西風急一

帶青山望欲無

題畫贈同年朱正伯

逃憐芳草憶王孫建業風烟杜若村南望鳳城知豹隱相思何異鷓鴣原

題歐任伯苜蓿齋

廣陵奇跡廣文官鴻鵠偏於鶩息安不是嘉謀慙肉食獨教苜蓿薦春盤

送蔣將軍督運北上

旌旗逃拂渡江烟千里關河直北天開道防秋重邊餉看君勳業在樓船

解嘲七絕

伏櫪空憐志未酬翻從駑馬一時收寥寥江左知誰健温嶠元非第二流

莫問秦聲與越聲若爲趙璧自連城須知元叔非佳物何必羊卿好託名

歛跡頻隨尼父驥翻身猶混葉公龍林頭一任千將老羞與時人比劒鋒

休輕傖父作三都明月常懸照乘珠身未蓋棺名未定馬牛一任世人呼

名微無意借游揚閉戶慚登結客場信道聲華身外物誰傳市上有韓康

聞說逢年勝力田喜無名字在王前積薪不恨時情薄千載何人識太玄

月旦何勞獨見伊人言猶謂白頭新是非莫懼桓元子未必孫經繼絕麟

題罷釣圖

輕鷗飛鷺漫沉浮未晚停橈紅蓼洲明月滿船君莫笑有風波處不垂釣

有所思

蕙帳風生短夢回枕屏香冷曙光催逃憐海縣人長往不及寒潮去復來

感雪

雨雪霏霏道路長海天烟樹正微茫從知馬鬣飛三白不是羊車下七香

胥江感舊

憶昔猖狂江上樓東風三月柳輕柔如今秋老春情薄漢漢寒江水自流

讀樊川集

驚心明月夜溪船回首春風曉寺烟一夢揚州雙鬢雪倚林閒讀杜樊川

冬夜袁魯望醉投韓姬不值戲之

朔風動地夜漫漫浪說軍中有一韓燭滅羅衣元不解由來偃臥是袁安

唁公瑕悼亡

無端釵折鳳皇分我亦愁君況復君不識影蛾池上客幾時還作夢中雲

送王姝禮大茅峯

獨尋仙嶠問三生一縷心香豈世情試展霓裳供法曲應教妬殺董雙成

戲代喬娃寄謝將軍

陽春一曲理金徽彷彿風前玉樹輝漫說使君能緩帶小蠻亦自減腰圍

春夜金閶志別

春潮來日畫船東酒半歌殘玉樹空無那夜深橋上別大家回首月明中

宮詞三首

荷香十里柳三眠長日深宮類小年一自羊車經過後幾回脉脉曲闌前

承恩無路學當熊雙倚雲鬟數落紅總是蓮心各含苦不知團扇怨秋風

寶扇齊開雲錦屏珠簾朝捲牡丹亭傳宣都放春遊去一簇紅妝競踏青

戲簡顧孝廉名甫

誰教雙淚落君前野寺鶯花日暮天送別只疑舟似箭憑闌驚見月如弦

賦得賽玉贈王姬二首

素質盈盈迥絕塵嫣然一笑座生春不知和氏連城璧何似陽臺入夢人

翠黛輕籠朧晚妝一枝嬌艷掩流黃漫誇白璧稱無價不及温柔別有鄉

竹枝詞六首

何處重門似海深石梁織月夜沉沉從知動地笙歌沸不是鈞天夢裡音

三殿峩峩切太虛五樓雲合閟仙居西池已隔人間世青鳥何緣得致書

碧砌華滋露蕋紅倚闌嬌小怯春風若爲黛筆成虛擲自掃蛾眉玉鏡中

婀娜芳姿始破瓜先憐宋玉在東家凝粧獨上紅樓望日暮不禁風柳斜

風飄一陣芰荷香道是郎來却問郎半醉出門天未曉館

娃宮裡月如霜

半酣雙眼已糢糊更有牀頭酒一壺夜臥不須搔背癢蔡經何事憶麻姑

題沈道禎畫四首

山學香爐紫氣浮溪當瀑布散春流依依柳色青如許不帶人間送別愁

巖巒灌木晝陰陰獨上崇岡携綠琴理罷冰絃不成曲由來山水待知音

清溪十里好方舟仰聽松篁俯碧流何必西風憶鱸鱠眼前秋色在滄洲

雪霽巖扉一徑開幽人支策立平臺若非湖上尋梅去應是山陰訪戴回

題桂下秋海棠

香分衆桂露華涼碧砌幽姿亦傲霜顏色漫誇春睡足秋容元自占年芳

題紫微菊花

紫微仙省杏難攀籬落茱萸自破顏秋色滿庭君莫問眼前天上與人間

題陸叔平畫

飄零心事十年違却憶湖頭有釣磯一帶秋山照楓樹個中先著陸探微

席上贈別得遷字

出谷新鶯喜乍遷輕黃初着媚羅筵明朝奈可江頭別不是情人亦黯然

送客之江北

謁客先將給事書不須次舍嘆無魚乘秋若覽揚州勝但問瓊花可似初

九月八日風雨

一經矻矻守蓩苔風雨西窻九日催自喜打門無吏至不須送酒有人來

送閩中王山人之溧陽

溧陽西去一帆秋閩客探親亦勝遊義女祠前好回首東南烟月是長洲

寄遠

商歌一曲冠離筵張緒風流似昔年桃葉渡頭楊柳色依依春思秣陵烟

題天宮寺僧房

鴈堂寂寂法雲空庭柏森森僧臘同漫說吾廬不相遠恍然物外與寰中

蛙聲

徹夜蛙聲攪夢鄉一番青雨過池塘野人自得林泉樂不
用遨遊謁子陽

支枕

自憐短髮欲蕭疎支枕長林讀道書一榻綠陰清晝永夢
廻身亦在華胥

送郭次甫還山

碧眼蒼髯折角巾自傾濁酒得天眞相逢忽復青山去日
落江干愁送人

錢塘歌姬倚病走筆贈之

盈盈白練絕纖塵不待嬌歌滿座春莫訝病容翻翠黛越

來元是捧心人

懷顧愁中

草封三徑卽山家靜掩柴門駐物華期客不來清晝永滿
庭疎雨落桐花

題犬

玉勒追隨子夜風金鈴搖曳吠梧桐明朝較獵長楊館萬
騎叢中第一功

題天池石壁贈馬山人

吳市藏名守故廬杏花深處白雲期朝來洗藥青山去直
把天池作上池

伏雌

晝掩荊扉仗屐屧千時安用五羊皮園蔬自足供佳客贏
得庭中有伏雌

九月望同顧愁中諸君過王玄靜山庄坐行春橋看
月四首

輕舟拉客漾新波風雨吳城九日過但向蘭陵賒美酒爲
君橋上問姮娥

紅日西沉紫翠間畫船簫鼓不知還一輪明鏡初開匣數
點蒼山齊破顏

千尺飛梁四望通十年淸賞一宵同常懸玉鏡湖山月不

亂金波禾黍風

鸕鷀木杓鷫鷞張翰鱸魚范蠡舟但向湖頭醉明月淸
輝應不讓中秋

掃墓二首

丹霞一曲瑣松關華表千年鶴未還不盡烏啼白楊樹年
年含淚掃空山

雲從山後護松楸水到山前咽不流鳥食依然舊三鼎無
煩風木喚新愁

夢劉姬以首飾爲行裝乞予賦之

江頭正欲買孤航裙帶羞探五色囊釵釧暫爲行李計明

朝客路不須粧

茌平曉發

林頭燈火旅寬驚顛倒衣裳促曉行霜月驢馳三十里纔聞茅店有雞聲

題顧懋中小像

參天古柏勢昂然驚世文章五十年海上莫嫌曾牧豕郎看持此入凌烟

安陵道中顧懋材遺杏花一枝

曲江回首作天涯河畔逢君贈一枝果是春深花更好東風消息莫嫌遲

因沈君典過小園懷其伯兄宗文

憶昨追隨秘密關青山班笈一談玄今朝難弟欣相顧屈指秋風十七年

題畫贈秋巖和尚

秋風大地掃枯塵木落看山面目眞莫怪蕭團趺老衲空亭依舊是無人

病殤

堦前秋卉朝凝露簷際水沉烟作雲總是病殤經信宿腰圍不似沈休文

園居漫興

烟雨池塘接暮秋閑雲落葉自沉浮素封何必千頭橘已是人間萬戶侯

觀魚

金鱗瀲瀲自相忘紫袋腰懸何者郎洗硯臨池摹禊帖小齋直作戲魚堂

紹卿枉過忽去感而有作

下榻虛期信宿同廻車倐忽御泠風令人千載慚樓護不得通宵養呂公

禮大茅峯風雨阻懷山樓二首

朝來識面是嵐容倐忽山樓失近峯莫笑雨中巾折角春

雷欲起二茅龍

華陽洞口擁神宫白晝陰霾暝色同謾說山中無宰相誰令盡日聽松風

沈宗文和寄再疊前韻

空園寂歷掩蘿關機事都忘付草玄却爲故人相寄問一緘三復感流年

追和嵩陽帖中韻五首

鹿覆芭蕉竟何有身成胡蝶亦難明應從覺後方知夢多少人間物外情

夫容臉際凝紅暈雲雨眉端掃翠尖莫怪鉛華渾不御一

分難減亦難添

夢斷巫陽祗自驚願同巢鶴自投翎從知出得迷川路石
榻常翻般若經

一爲遷客座中紅解脫樊籠便不同自此花開與花落不
須重恨五更風

領綠蟬蛻出風塵回首紅樓不是春却笑章臺舊楊柳青
青猶自送行人

除夕悼亡弟叔貽

年年柏酒共傳觴此夕園廬欲斷腸人別已無芳草夢不
須春色到池塘

與馮化之少參集湯應之給諫宅觀燈

春聲禊遲促飛觴此夕歡悰倚夕郎未許華燈欺翰墨由
來作賦屬馮商

與化之言別

十年山水憶知音信宿燈前悵別深我向長干君入楚片
帆江上各懸心

過亡弟園居

畫掩空樓客到稀小山花事自芳菲絕憐梁燕驚無主別
向華堂試舞衣

房村阻風托宿姜莊二孝廉舟

柏天風浪下房村仙侶同舟倒綠尊敢謂山濤識石鑒須
知祖逖誓劉琨

梅

江梅如雪照南樓十里寒香滿鏡愁一自樓頭人別去更
無清夢到羅浮

題楓林散步園

蕭森秋氣入郊墟楓葉經霜夕照餘散步漁梁無一事不
同行役坐停車

贈悟西上人

方寸菩提別有天雲開秋水出青蓮只今已悟西來意何
用重參不二禪

蘭

漢臺楚縣總消沉一曲離憂寄綠琴獨自芬芳在空谷不
知誰復是同心

下第五首

十年鼓瑟罕知音千里羈愁此夜深腸斷驅車人已下高
堂猶自聘泥金

說劍籌邊志未伸翛然野服出風塵非關清世容真隱自
是名山待主人

捧檄娛親願已違歸途却喜片帆飛人生只合江南老何

必簪纓易綠衣

已知生計曳泥塗四上都門總向隅回首北辰高帝座客星依舊在江湖

吳市南頭有敝廬肯從歸路泣遺珠計程到日饒櫻筍何待秋風憶鱠鱸

舟中夢境殊惡

如來未到維摩詰魔障應多費長房掃石何時學趺坐塵緣消盡一爐香

謁黃石公祠二絕

徂擊雄心誤副車六韜神授散金餘不知破項成劉後千載誰傳黃石書

父怨君讎五世餘功成不負報韓初須知一卷黃公略應是忠臣孝子書

過滸墅

落盡江花減盡春樊籠纔逸不羈身布衣正欲羞關吏卻喜家山是故人

曉起聞鳥聲

百鳥林中相和鳴池頭曙色漸分明野人不作鈞天夢別有簫韶奏九成

采蓮曲

江謳一闋采蓮歸花滿船頭香滿衣明月帶香花畔宿不須顏色奉羅幃

夜坐小述答香鳴重

洗花卻喜雨翻盆看竹曾無客到門夜合正開香在室自燒殘燭坐黃昏

予杜門養痾非以遠交知也而應門者槩焉辭客恨而自解

應門五尺懶逢迎委徑柴扉晝亦扃客至謾勞題字去已知凡鳥不飛鳴

題蕉池積雪

昔人曾寫蕉池雪此日重看雪裡蕉十載燕山三月雪郎今覆鹿意全消

為仲氏題夢筆生花圖

年來無夢入京華才盡文通敢漫誇但得池頭重賦草不須筆上更開花

謝用霖見寄絕句走筆和答

野鷗寧入鳳皇羣天許閑身侶白雲莫謂清朝有遺逸本來無策似劉蕡

詠瓜

姤五空占止復行自天消息竟寒盟如今不納田中屨一

任青門老邵平

枇杷朱鳥

漫說枇杷出漢宮如今植向小園東誰邊好鳥枝頭立醉眼疑添一點紅

明妃曲

少小蛾眉選入宮許身已自付當熊和親亦莫非王事錯把琵琶怨畫工

寄文休承丈於歸來堂二絕

歸然縣筆擅詞場教授歸來舊草堂江左藝林堪屈指只今誰是魯靈光

芸堂歸臥絕塵埃况有相輝玉樹新莫怪向來無字問慚予亦作杜門人

七夕無題二首和叔貽作

片雲何意失陽臺耳畔新聲夢裡來快殺橋邊渡牛女黃頭依舊棹船回

漫言今夕不成章未許纖雲掩七襄青鳥自能尋漢主前魚何用泣龍陽

黃公補公紹乃黎職方惟敬甥也丁丑之役公紹教諭山陰不得與公補俱歸亦不得與惟敬同留京師為賦二絕

黃童何必號無雙難弟難兄自偶行此日會稽開講席幾回庚嶺夢元方

執戟先疲司馬郎孝廉又北闕雞場賢甥似舅忽成別直把山陰作渭陽

贈傅成之

鴻都才子半城客十載明經數亦奇此日一官懸墨綬郎看稱說傅修期

休承作墨梅叔寶補隔墻枝戲題

教授能傳枝上雪山人解點隔墻風何須風雪偏庾嶺自是清溫與味同

九峯

雲際峯嵐映戶開芙蓉秀色逼人來若非三泖參差見即是橫塘窈窕廻

題唐叔美飲馬圖

百戰空疲千里姿悲嘶猶自逐圉師春風日飲長城窟那得人間伯樂知

夢渡江

瓜洲烟樹鐵城船江往潮來二十年此夜驚魂緣夢境翻身却喜竹中眠

曉牆

夜爐宿火曉凝烟夢裡風波醒隔年不是清朝有遺佚
君恩特賜日高眠
薔薇
春到中庭散綵霞一屏紅紫半敧斜只留安石携雲月莫
閒東山幾度花
對鏡
少年昆弟與交游屈指于今半土丘鏡裡不須憎白髮人
生難得雪盈頭
風雨
一番花事正徘徊惆悵連宵風雨催獨有市朝騎馬客不
知花落與花開

叔寶作桂枝贈里姪題以勗之
蘇氏蟾枝久未蕃秋風空老鶺鴒原家聲定見恢猶子祖
德應先發冢孫
盧嘉廉書至名字俱更賦此
素書遠至却彷徨拂拭開緘認八行不怪士琛訛一字由
來玉潤是盧郎
經頤學正名甫墓
當時林酒奉餘歡春服初成共解顏此日劉伶墳上土白
楊蕭索水潺湲

大婚禮成二絕
朝來簫鼓動西隣封誥初頒五色新偶過庭前蒙喚問低
頭不敢答慈親
龍樓縹緲隔重陰鳳詔新傳鼓瑟琴漫說相如擅詞賦眼
前無處賣黃金
題孫叔達赤壁圖
三分古跡自千秋十載江皐一夢收但得瑶華題赤壁不
須戰地是黃州
戲答梁伯龍
樹猶如此我何堪車殆窮途合解驂盡說馬羣空冀北休
論捷徑在終南

題杏花鸚鵡
不言桃李掩殘粧回首春風欲斷腸何物人前偏解語杏
花叢裡綠衣郎
清夜
不問秦筝與蜀琴每於清夜憶知音空傳錦字數行鴈獨
立月明千里心
無題二首
絕憐下里和陽春禊遝歌筵蹴舞塵子夜一聲風雨急朝
來愁殺擢船人

歌殘玉樹罷飛觴客散中庭月在廊送却伯勞東去後小齋如水坐焚香

月夜

空門昨日學逃禪歸向長林倚病眠桐影滿堦塵蹟掃任教明月向人圓

獨夜聞笛

池涵空影桂香濃子夜孤眠紙帳中不耐相思是明月能催長笛賴秋風

食穀小鳥

接尾周周懸斷岸啣泥燕燕繞空梁何如小鳥忘機事任意江南足稻梁

題美人彈箜篌圖

花老空閨獨損神箜篌一曲惜餘春當時若遇盧宗道纖手應歸馬舍人

題美人彈琴圖

空談卓氏憶華年浪說文姬識斷絃何似風前貞女引低昂一曲使人憐

酒次

尊前且看舞鸜鵒失路何須泣向隅聞道大盈多照乘不妨滄海有遺珠

紀夢

桂堂深處曲房開絲帳籠香笑語催二十年前酒酣事夜闌忽向夢中來

題周兆通畫仕女

布荊不嫁待梁鴻粉黛無勞妬入宮滿眼花開與花落年年惆悵立東風

餞兆通

握中明月奈時何何必潯陽泣獨多漫說周郎能顧曲尊前耳熱是驪歌

送別

柳條弄色隱頹垣送別歸來獨掩門只恐江淹才易盡黯然無賦述消魂

送徐懋昭還會

一自移家作會人還吳即是異鄉身鄉心不及思家切回首何須淚滿巾

鬪蟋蟀四首

遴選須空冀北羣拊髀何必憶將軍若教滄海遺明月虛使平臺有陣雲　右選材

命將登壇處處同平章競擬奪標功寧知助叫爭觀日還有英雄草莽中　右登場

勝負紛紛轉眼間焚舟尚欲下函關澠池卽奮廻溪翼不若當時不出山 右覆局

茫茫黑白少人知未必淮陰卽見奇直待濃霜彫落後個中方識歲寒姿 右成將

中秋夜夢文基聖以高軒過我志喜

棘闈戰蟻已愆期誰謂燕臺老數奇此夜高車忽相過夢回知爾奪標時

戲贈

日午高唐夢始還低回窻下理雙鬟翠眉一展橫波動帶雨和雲出遠山

梅影二首

荒園夜靜擁衾稠屋瓦霜凝宿霧收寒月一窻梅影亂夢回身只在羅浮

空林春信幾枝斜寒勒纔開四五花不是望舒流素魄誰傳清影到窻紗

首夏風雨忽作

四月淸和成底事二陵風雨忽相催野人豈寢驚胡蝶恐語屏花且莫開

題燕

獨憐王謝舊風流花落空梁一握收最是春風腸欲斷烏衣巷口曲江頭

送客入京

君去鳴珂北闕前我惟支枕北窻眠山人自得幽居樂君到京華莫浪傳

牡丹

沉香亭上管絃催一曲淸平酒數廻爲語司花好遮護莫教山下鹿啣來

桃花

空庭寂歷駐花神滿眼韶華別是春莫恨成蹊都浪說世間原少問津人

芙蓉

不向春風鬬艶陽獨堪池畔集衣裳憑君檢閱秋江上可有開花敢拒霜

菊花

三徑幽深長綠苔霜淸籬落正花開貧身未受郞官米先讀淵明歸去來

紅梅

幾年冰雪老孤山物外丰標隔世間不是丹砂能換骨誰令素質駐紅顏

題文太史畫鳥

賀監風流老鑑湖殘山猶有夜啼烏裴濆一入南宮舫
作滄溟照乘珠

荔支

來從閩嶠幾經旬陵寢應知未薦新却爲六宮傾粉黛特
教一騎走紅塵

題陳子交畫玉蘭

連城聲價荆山玉九畹芬芳楚澤蘭不是前身曾入夢若
爲詩思動毫端

夫容魚虎

一行斜柳拂烟汀水淨秋江花正明愛爾幽禽羽衣好獨

嫌猶有羨魚情

種葵

身外浮名我何有眼前秋色自相宜也知肉食難消受不
爲清齋折露葵

梅

部華多少洛陽城開落春風不計名管領歲寒誰得似到
頭猶可和調羹

午睡

水沉消鼎綠烟虛冰簟生涼午夢餘起坐片時調息罷枕
傍惟有一編書

基聖山庄鑿池得塔影有作和之

鴈塔朝流舍利光半空飛影入陂塘須知不是池中物會
有題名在上方

感昔

欲破覊愁藉酒酣醒來滋味更難堪如今絕跡覊愁路宜
醉宜醒一小菴

聞徐懋昭過水部姪徂徠官舍

魯門烟月憶曾過欲寄魚書奈遠何聞說子苛同載去知
君白首向東阿

送里中少年入官

盛年釋褐試新袍百里爲官豈憚勞自昔干將出吾里知
君早已解操刀

題叔貽畫

荆花三樹正芬芳忽折連枝幾斷腸此日幽窻披小幅恍
然淸夢到西堂

爲嶺南招光祿題歸去來圖

搖搖舟楫曙光開彭澤當年歸去來君更不愁荒徑菊春
風自有嶺頭梅

王山人君之客京爲水部姪孰師奇以二絕

傳經輦下近三冬想得風塵倦客容莫恨于今無結襪當

年廷尉亦吾宗

西風孤館客衣單落木蕭蕭易水寒耳畔歌謠燕市酒應
聞明月滿長安

題美人惜花圖

空庭花事幾回新桃李無言三十春寄語蛾眉莫相妬閑
身不是入宮人

題蘆洲夜泊圖

澤國烟波別有天敢論舟楫濟長川許多風浪都經過繞
得蘆花一夜眠

席上贈美人

桃花篘底石榴裙我見猶憐况復君一笑低頭渾不語分
明爲雨復爲雲

上元集謝將軍宅贈月姬二首

華燈千點簇花神一笑嫣然四座春莫怪輕雲能掩月箏
前已借廣寒人

烟籠蟬鬢瀉流波醉殺狂生奈爾何試問人間與天上不
知若個是姮娥

淸和十八日泛舟之文庄紀事四絕

幽期不負訪山隈勝集應知逸興催只恐憐庄疑肴竹扁
舟特載主人來 右詠文長君自城入山同泛

信宿移尊故賞新重來猶是醉鄉身知君宅與青山近不
厭狂生乞酒頻 右詠吳次君一再携具

池館幾行酒數杯美人沾醉赴陽臺莫嫌易盡王猷興猶
勝山陰半道回 右詠王長君典畫促返

桂棹逶迤過虎丘山塘客散雨全收絕憐不下陳蕃榻傍
晚猶移范蠡舟 右詠徐長君不果留宿

題醉茶卷

旗槍葉葉摘春先石鼎沙鐺手自煎七碗定能除渴疾不
須中聖與中賢

次韻題文太史滄浪漁笛圖

夾岸蘆花雪作叢扁舟長笛弄秋風十年不向山陽過猶
自含酸小幅中

聽雨

朝來新水滿池塘桐樹陰陰覆竹牀長日野人無一事北
窗聽雨坐焚香

送吳季子入京

百金寶劍橐中裝千里秋風騁驌驦信是延陵吳季子觀
風應入五雲鄉

題海棠白練

滿院新粧妬阿嬌風前逐隊舞紅綃中間獨有素衣女斜

挿金釵鸊翠翹

遲王君之自燕都南還

揚帆何日渡江東短徑停雲思不窮況有尊莫敵羊酪可無王濟到吳中

小述苍林承熙

清泉白石碧琅玕造物升沉一達觀卽有安車下巖穴蒲輪元不換蒲團

詠茶花

聖明不愛金莖露玉府惟供陽羡茶聞說求賢正如渴可容百草占先花

寄遠二首

蓬窻客思可曾諳何但嵇康七不堪少日已知風景異試從江北望江南

問訊征人欲到無數行猶自畏長途須知日遠長安近縹緲金臺是　帝都

王君之袁儀伯扶醉來宿小園

袁宏王湛輿蕭踈扶醉來投草榻餘笑我擁衾多病態挑燈猶閱數行書

有感

人間綵筆豈重玄漫閱丹經學永年千古只今誰不朽

侯辟穀鄴侯仙

猪日戲嘲公瑕

由來蛺蝶號翩翩飛入君家玳瑁筵怪殺陳蕃虛下榻獨令張放作彭宣

再送兆通之閶門二首

逢憐獻璧後詞場垂向朱門卽故鄉樓上元無人笑躄此來刖足亦何傷

秋風作客敝貂裘淚盡驪珠尚暗投莫恨人情多按劒古來勳業在焚舟

入春園梅放花雷雪交作

入春風雪雜轟雷懊恨周園數樹梅果是開時便彫落且教枝上不須開

春曉曲

花擁雕闌十二重紅樓不在宋家東蛾眉淡掃妝初洗金釧依然護守宮

春夜曲

風飄花氣入羅幃不為傷春減帶圍睡鴨香消死被冷驚回殘夢是卽歸

暮春感懷

野花開遍又殘春盡負棹携尊好及晨待得向平婚嫁畢青

山應笑白頭人

詞

追和倪元鎮江南春

石湖水暖青蘆筍碧雲瑣溪巖扉靜一聲嬌出雙金梭緩織遊絲透窗影曬花不怯苔茵冷桐樹陰輕覆丹井小樓病酒朝不巾日高紙帳縈香塵　東風顛輕帆急夾岸蒲簷燕泥濕往事悠悠已無及迷天細浪傷心碧江山悵望生凄邑亂紅驚眼凭闌立江南春信如轉萍少年不樂空營營

滿江紅

酒醒殘更枕屏底夜烟猶熱魂欲斷十年心事一簾寒月短夢易回巫峽雨鬢絲無那潘郎雪料天涯此際小樓中情凄切　乍七夕歡踪歇又早是重陽節使生年滿百勾幾廻離別好事盡教愁裡過故情空滴心中血漫沉吟萬轉復千廻終難說

浪淘沙

池上雨蕭蕭聲在芭蕉短檠無焰可憐宵殘夢喚回殘漏永一枕無聊　門掩赤欄橋人比天遙離魂偏向暗中消別後相思看鏡裡多在眉梢

風中柳

楊柳腰肢端的為誰消瘦更那堪芳菲時候紅稀綠暗莫教人回首應不比故園清晝　添却新愁轉覺舊愁依舊兩邊廂中分得恁千金一刻知怎生消受捱多少夜長銀漏

小述調寄長相思帶山花子

得千休且千休萬事由天不自由百歲光陰真撚指半生名利急回頭分封只作醉鄉侯　得優游且優游身外浮名晚更浮昨夜一番新雨過今朝六月作涼秋不管炎涼是白鷗

七夕風雨調寄如夢令

收拾穿鍼處處一夜滿城風雨七夕作重陽顛倒九秋首尾曉起曉起試看曲池新水

詠芭蕉調如夢令

窗外芭蕉如許管領一分寒暑分綠不多時又早滿城風雨問汝問汝覆鹿有無何處

如夢令

滿院桃花幾樹墻角海棠千縷正好鬭芳菲奈可妬花風雨睡起睡起脉脉小窗無語

處實堂集卷之四

門壻沙肇錫時嘉校

長洲張鳳翼伯起

書

上少司成陸公書

伏覩世之人固有所冀望而不可必得者一旦得之巳足以慰其生平之願而猶覬覦於其所可無得者而為之欣戚未嘗不為之撫掌今者不意乃得以自慰夫子文章氣節古今罕儔生自髫年巳切仰止然自分草萊末學材質無可進雖幸生近鄒魯而卒不敢修刺大君子之門以瀆閽者則平日之所仰止譬如誦詩書而慕古人其不克見

明甚也今者獲遇　聖主重教特簡大賢俾化南胄而生適以青衿濫諸生之末躬被陶冶尤遭甄拔訓督諄復勞苦兼至褒揚汲引遂令一介寒士得以名稱公卿間則向所冀望而不可必得者至是得之矣雖棘闈屢蹶黑裘告敝堂有皓首門多詰捕而亦何戚戚哉佩服嚴教淪洽心腑白騾既藥趙德莫酬駿馬則餐秦恩未報出處懸致詎敢逆規至於砥礪名節勉策行義則不敢仰負知巳睽違山斗忽焉改序塵務鞅頻瞻望為勞謹遣家僮持書奉候動定臨發無任戰慄

與王太僕元美書

戰藝逐北歸東閩仙舟且上計得從觴政以洗塵抱及巡榜人漕河而征軺巳陛是乃知數奇人無往非不遇也到家無何即接手教感戢之私少布俚語比來多病每事淒興覽畢幸為藏拙公璵本自佳更藉我公為之游揚案中金應可為三徑資第不知有思鱸與否耳又聞諸公將引置禁近此自是吐握盛事果爾真可謂野無遺賢王儀部歸省得悉興居勝常極慰但令姪孫秋官來顧往候俱不相值不得再聞康吉用耿耿耳背城之諭敢不服膺但清朝好少而臣巳老如何如何薛刺史歸聞避馬之戲足為撫掌之助念書至當眞下來矣

與太史韓存良書

放榜後辱足下連翰慰勞蓋不俟綈袍而寒膚挾纊矣輕舠南下畏途貪涉利鈍恒半形神雖困動獲達觀追惟疇昔弱冠齊名自足下下逮鄙人數輩耳今足下鼓翮于玉署應之抗聲于青瑣子徵執法于楚吳仲心著績于齊令而鄙人獨寂寂歎八騶咄咄書數字才劣力駑宜爾宜爾敢尤命哉歸來上承慈顏下弄弱息亦足自娛第家園就荒誅茅掃石良為勞耳未能鏡機馬跡而復寄意雞肋知不免為有道者齒冷朝廷清泰宰輔明哲勸宣令德垂聲不朽是望是望

答湯諫議應之書

抵家卽荷手教委曲眷存感戢無量垂念燕第情溢言表非關骨肉胡能爾耶但燕第所憂不在有疾而在諱疾所患不在無醫而在忌醫未免令人終夜抱膝耳嗣君德業益進可稱象賢來歲延師第一要事也未知曾定否薛刺史抵家邸中客方向之不意劉太史繼至皆舍此適彼門可張雀羅可笑也僕承教督勉從諸名家社末冀不負雅愛終是漏盡鐘鳴夜行不止强顏如何

與徐太史公望書

蹇足蹣跚不自鞭策淪落誠分內也乃荷欵存再三所謂

生死肉骨不是過矣昔夷門賤夫代舍下客一遇知己且能自効今自負不敢後古人者而碌碌如此仰負知己何以為心歸來無聊為吳中諸英彥文社所邀强顏追隨不無自益但日暮途遠未能鏡機馬蹄而復嬰情雞肋知不免為有道者齒冷恃厚誼不敢以𧩙自匿耳熊羆兆未班姬之論誠有味乎不爾則卜式牧羊之喻亦有可尋然仁者必有後知無俟瑣瑣也士立歸備聞興居且知晋擢欣慰玆因便鯉少布候私

與王儀部敬美書

客京時重荷靑眄放榜後復辱携榼勞苦令人心顏俱開雅度厚誼無日不往來五內也抵舍聞曾望病卽造之亦僅僅再見面耳數奇之人復遭此不揕事如何為懐無何而里中糧役遽及其孤僕不能忍稍于衆中大言而是者頗尠卽賢者且不免異議矣幸公論在人心故中止耳

答魏甫佳甫二宗侯書

下走抗拙成癖掩關謝客十年于玆不自意為名王孫置之存問也昨南歸過胡文甫輩言豫章二甫籍籍初意賢豪結客當有交知若曹丘生者為之游揚實未必副之也及三復所寄二詩翩翩作唐人語固知名下士不虛且浮于所聞傾筆硯枯槁已久不能率爾奉答徐圖之耳附便

羽草復

答彭穉修書

僕不自揣菲薄神交足下有年矣不但得之齒頰間也及胡先輩李文學一談則足下丰神恍奉對矣春初迫以試事未暇招尋且輦轂下舉足卽為迷津卽有約且不果踐矧不知所寓閭巷者哉無怪負相賞也公瑕索長安米今歲月將盡尚爾羇旅何啻不同雁來耶二甫教言已領倥偬答之外二宗侯詩未至至不妨續報耳瑤華粘之屏風當令小齋生色愧鄙况塵壒未得隨復竢後便如何

答王中丞元美書

僕三戰三走自分死灰不復然矣用是不復仰事貴游蓋經年於此而於二難獨不能忘情誠知賢者忘勢敦誼耳昨歲一書辱次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自燕而轉之郎復辱我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以書與詩自郎而轉之吳僕何人乎能忘情哉謹和上一律砣砣佔俾期不負背城之誨無能分志率爾成語不足當大方捧腹也將君夔龍誠篤斂違向在分符以廉著聲今任湖廣僉憲想厠屬木其人足備以人事君之選僕與善二十年如一日知之良深敢以進于左右幸賜察焉

再答王中丞書

昔人謂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以為文章之助在是及讀太和新編則知千百禩後卽令桑田變海此山當與此編俱不磨是子長不可無山川而山川不可無足下也僕未弱冠嘗從先君子躋攀于斯禮千斯今復神遊于斯豈于是山有宿緣哉獨五龍為足跡所未至而有巖曰凌虛若為僕設便當刻一小印曰凌虛巖道侶并祈足下為僕特賦一詩俾後世擬此巖以僕名可乎華山詩率爾應命仙奕卷幸秘之不為沈生所攘先君子所遺僅僅存此耳承問及敢復老母開歲年巳七十矣有便幸寄惠一詩當令寶婺回光麻姑駐節不但卑堂生色也詩不必裝池但書桑皮一幅可耳鄙言二律書二箑用見近況非所以將遠敬報腆儀也幸賜閱而頒之從者

寄王少叅敬美書

搏翮曳尾旣巳曠絶矧復阻修如何為情憶自甲戌訃偕北上適足下以望官春曹得荷欵曲且重為游聲顧僕不自策勵竟成三走馳歸敝廬復辱長公自鄖府書存勉以背城一決乃再從時輩治經生言歲不滅數萬言冀如東方生所謂三冬足用足下顧草堂時冗不遑呈耳茲行復爾擯落無復有吹其寒灰如足下者命可知矣知進退存

亡者聖人尚消息盈虛者君子易教也僕從事于易久矣况及知命之年哉老母七十齒髮漸衰兒甫六齡未任典謁偃仰承育嚴居川觀以遂餘齒則僕今日事耳知足下見念敢布腹心非好為悻悻語也沈甥毋子極賴覆庇屋烏之愛滲漉骨髓今護送尊夫人郎君入楚僕以老母壽具托之幸責其盡心卽足下之惠也宋少府純仁其人彊幹明達士也僕舊與同贊校頗知之今為下寮足任足下頤指久不聞問不知為官何如計足下内轉不遐晤對有期江干風色不時冀惟自愛

答湯給諫應之書

餉舃東歸候關津得瞻仙舟聆鐃吹無異面談且因借齎左右夙縱小舸受惠良多特以省念孔棘不復得一接笑語以敘心腹冀明彥原之耳嗣此兩奉手教知不以不肖棄我感戢感戢若乃辰年之諭則令人捧腹洗耳第令才如足下此時猶在明經之列則僕且招隱不暇矧如僕之駑鈍者乎行時公望太史諄諄督勵望我則深知我則未也蘧氏卷懷之義疏君知足之戒若爲僕設令惟日奉慈顏定省無曠棲情塵外希蹤物表使天下知聖世之民有政于家者斯僕得志之秋而已足下何事爲僕不平哉

與湯倩書

辱寄念感謝存恤孤寡乃鄙人素心不得沾一命以自見矧於家門間顧違之哉何待足下囑也弱息幸托高門得免薪水之勞然佚生情泰長傲不可不戒惟勤惟順克遵婦軌庶幾亡弟不死

與徐公望太史書

僕受知於足下非一日矣足下爲僕游揚非一人矣僕豈不欲一試飛鳴以驗足下知人之鑑哉顧才令命拙動與時迕遂於放榜之辰決爲長往之計在足下則爲愛莫能助在僕則爲幾不如舍是以寧握耰鋤耻操鉛槧李少卿云吾已胡服矣丈夫不可再辱足下其知我之心哉足下體所患日來如何昔羊祜折臂杜預病瘦初不足爲損所患似不必治即欲治亦須以不治治之久當自愈觀唐太史寄趙開府書自言爲木腎所苦者三年偶潰膿幾殞生而竟爲顛趾出否此愈以不治也非治而愈也夫以不治治之猶幾殞生而況治之以治乎君典一荷披拂遂爲吾輩增色譬則梗枏凌霄而蒙工師之顧棟梁明堂不難矣前舍姪書至舉以勵僕則匠人訝樗可笑也熊羆之兆遲速有時惟仁者有後一言足下可以自慰耳

復沈君典殿撰書

放榜時辱足下過存分手後即驅車下灣不復得相聞然

此心常常似相對也舟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爲我輩生色隨命童指烹鮮取酒歡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古道依存僕自髫齡即有用世之志經史之暇旁及孫吳象緯堪輿咸思究竟第困于佔畢未遑精研及傾蓋足下談旨懸合私計收桑榆之功共垂竹帛之烈固夙心也及僕終以鯫棄而足下以濮用汲則必能試僕所願行僕所聞足下之業且爲僕顯而顧以顯業望僕僕何人哉懷無卞璧耻於數獻身止二足豈堪五刖且婆娑慈幃足以自娛含哺聖化是亦爲政蓋不惟世棄君

平而君平亦棄斯世矣尚何言哉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於謀國而昧於謀身重於惜才而輕於自惜好以不貲之軀爲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爲國家惜一良相材耳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刓乃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顧長君化爲異物足下書至即付其家焚之以當絮酒葉褚諸丈當一一道雅意

寄魏季朗書

客幽州重荷眷存不意徐太史席上一奉杯酒餘歡遂成千里遠别人生聚散不常如是哉顧僕何人乃見夢於宮

詹公亦不遇中之遇也然大君子寤寐汲引之意亦已具見俟其仲君北上當專啓以謝談間幸及賤名弁道感戢之私幸甚足下謁選當在何時得近地否尤李錢三先生客況何如不能一一通候私心怔營統爲道意

答原正姪書

得手書備知動定筮仕初百凡蝟集而能欵曲如此固知長厚者用情且見展布安閒矣歸途雖稍遲幸無甚風波比之往年皆安流也抵舍面謁長嫂暨兒輩俱佳大哥時過小園對酌歡甚但升斗俱醉不免作病耳吾姪以淸年際時才力有餘大哥數欲我作書以圭角爲戒其如我之不解教人諂何大都嚴自樹立不至過爲激耳沈君作狀頭亦一快心事雖我欲黜陟不聞而於此報不能不爲之臨風舉觴也澠池之諭世情常談不意長厚者亦爲之且非所望於知我也老母康寧聖壽漸長仰事俯育亦足自快近湯黃門啓行後半月其太夫人一病瀕危今尚未全愈第令我得沾一命而老母少有違和聞之當何如哉顧長公化去其妻子遂棄之若路人弔奠俱不納且爲詐語結髮者如此又何怪范郎家事哉來君尚未到蘇至當一欵對耳外書儀共六宗煩一一致之幸甚

復劉侍御惠集書

昨辱郎君枉過失迓主臣捧誦巨集如乘桴泛溟渤不覺搖魂驚神夫中郎徃矣孰賞詩細世無桓譚亦何以知太玄之絕倫必傳哉下走謬托藝末幸不至如聽古樂恐臥耳如曰窺其堂奧其在季朗緣不及拜使命特遣人馳謝

答徐楙昭書

辱手書知足下能爲人排難解紛不忝爲信陵門下士也生每過魯卽荷賢王孫設醴之惠今竟無以報且自今以往爲杜門計不能效曹丘生游揚其賢如何如何書中慰問惓惓足占故人之雅但以他日責生非所以言相知也生初矻矻爲經生言豈專爲千升斗竊朱紫計哉意在建

立勳業垂聲竹帛耳今年踰知命筋力已不逮於前時若復守故轍欲令來歲舍七十外老母馳三千外長途可謂喪心病狂矣猶子得叨一第此行不爲淪落今歸園廬已成市隱惟當尚友梁鴻神交韓康耳尊政化去足下已作老鰥無所事内顧倘有桑梓之思能一爲南下俾明月故人之語不爲虛設亦一盛事書杪所存問俱托賴平安老母康强如昨小兒漸長歲今已聘徐侍御孫愛矣知念附聞

與蔣僉憲子徵書

去歲客幽州思念老母幼子望家信如解倒懸閱兩月不

得片紙新正始傳至一函啓視則足下手教也計自楚至吳已二千里而遙自吳至燕又三千里而遙寄時則比家信更難而得時則視家信甚易固知君子眞能不遐遺也僕此番北上亦背城一决不意拙卷復爲素相嫉者用意擯落夫以千卷分投五考官而適相遭命如此可知矣驅馳東歸觸目驚緒抵家則俛仰無恙園廬未荒不妨自放于吳市之東徜徉池亭撫弄煙景以畢餘齒王令自爲監司論罷而越紀妄慰諉所謂癡老殆斯人哉然青蠅點璧不滌而潔浮雲過空高明自如此時想勘明知晉擢在即矣長郎君進修日新介郎君亦漸露頭角玉樹不遠三[illegible]

也岳是桃源等處往來道否僕欲爲老母預圖壽具有郎幸以倖金購之四面用親手書記至當如數奉償此是僕年來第一急務敢瀆知已果爾感德無量倘不便亦不敢强也外書儀侑緘以瓜報玖媿甚

與薛士立書

文内翰幾告易禮記欲爲兒曹明經計得見允甚感聞狂僧上書信有之否果爾直宜叱去若引繩批根恐人心惶惑且訛言或從此起公等在位者可不慮及之耶

答潘方伯書

下走倦遊東歸杜門臥疴固知世棄君平而亦自諒當爲

當世棄也不意乃荷名賢葑菲之采手書精貺下迨蓬藋譬則處空谷之中聞足音已喜況聆鈞天之奏哉辱許枉駕清秋當擁篲以俟第恐安石不久于東山令此盟頓寒耳

答潘文學書

僕蹇劣爲時擯落自分當侶漁賓樵不復敢與青雲之彥通不意辱采虛聲于邦龍諸丈走使慰存僕何人斯何時而值吹寒灰如足下者哉惠顧之約須先期以便掃徑率爾附復不肅

答俞孝廉邦龍書

春中客燕都幸一瞻光霽於燈燭倉皇之下倘是不復得
相尋放榜後即驅車出東門聲咳則東方既白晨星倏散可
爲寒心亦可爲冷齒也才如足下亦蒙刖足之恥而况僕
哉然收篋有時毋庸戚戚也奪標之喻何異問道、、盲顧
僕才命俱拙沉簡成癖且老母年踰古稀而弱息未任典
謁自今以往祇應抱甕灌園作一漢陰叟而已雖欲追隨
驥尾不可得也所可自慶者方得棄去鉛槧之累專攻臨
池之業故所需惟古法書爲急曩有舊搨淳化帖六七卷
藏之數年惜非全帙計休承丈殘帖一本或可補亡今聞
入潘丈鄴架倘可奪好即當奉償元値或以清物相報惟

尊裁之餘種種容伺面悉

與吳杭州伯恒書

客燕都時重荷惠存適迫與經生輩較藝不得疾馳館下
迨試事畢即走候顏色而閽者復辭以出僅得於余太史
所一訊興居悵何可言今倦遊東歸作隱者計不復以佔
俾自哲思買一棹遨遊西湖拜岳鄂之墟覽飛來之峯誠
一快事顧足下方握麟符理劇郡恐相通則勞顧眄孤往
則非人情計此與須倏足下晉擢時畢之耳然一水非遙
須臾盈耳每見人從越來稱說吳太守善政令人心開不
殊面對也

與胡孟弢書

前者足下歸舟駐吳門辱遣力相聞時僕方臥病頭岑岑
不可以風不復能走候河下又聞足下在南州君所方涵
聲伎之娛遂不敢支枕望車塵焉及手教至似有憾于僕
者豈相念之深而相責之備耶迨僕病起則足下已解維
兩心終莫相布也諸賢王孫不能一一通候然神馳軫翼
下蓋夢見之矣稱修得官不知當何之亦能便道與公等
一晤否雙魚鼓鬣不能罄所欲言

再復將僉憲子徵書

空園雌伏旦暮習爲導引服食乃是要物荷足下自千里

外致所不易得之劑且益以名賢之刻感當何如第來諭
復以他日望僕則非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僕才固庸蹇然
自甲子前辱足下批教以來即大試不售於博士家言未
嘗敢少輟至今春則亦背城一決矣雖爲主司擯落而政
府方重三途並用之典計僕倘謁選或得爲足下一屬吏
亦可竭心民瘼効鉛刀之割以垂聲竹帛顧老母年踰七
十矣茲復何時而忍以一命計遠遊哉故寧[illegible]閒[illegible]數年
犬馬芻牧之恩而不能割母子一日烏烏反哺之戀誠至
情也非足下無可以語此者足下尚不諒僕况他人哉無
怪乎士安之作釋勸論也

寄曹武昌思永書

僕賤陋不能畢明經業咄咄自廢視足下判焉有雲泥之隔用是不敢以聲音附驥故率爾通候茲欲爲老母壽具計計足下所臨爲便敢貸將使君倖金闔之得爲命一幹吏如價擇其完好者付將使則闔門佩德當無涯也雄郡庶政咸集而不揣以瑣事冒瀆誠至情所不容已惟高明原之臨書無任惶悚

答丁侍御仲心書

仲心足下去歲十月北上道經白下時與兒子同行不得候謁臺端曾具短啓佐以唐解元小幅托表弟朱上舍奉

寄想得入電覽矣春試拙卷竟爲故人所落不然以弟之踈慵而遇嚴厲座主鮮不獲譴靜言思之未必非不幸中之幸也天定之喻感佩感佩老母年已踰七十私念報劉日短正應絕意求伸又何牽係之有茍復矻矻强營亦必不可得將不勝熱中困頓是懋中之後又有一懋中矣昔虞卿窮愁著書第碌碌未成此業耳亡弟辱見念感戢古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使青雲之客皆如足下斯言可無虛出矣巾幘之頌拜恵良深冠雖欲一彈而欲步趨足下其道無由一笑一笑

托薛福寧致郝明府書

特啓誣龍哥虎者惡奴陳榮酒對也去冬龍虎爲徽人以客錢故告于吳縣而榮遂僞爲弟帖仰瀆郝侯郝侯推薄分龍虎遂獲曲庇此事近始發覺夫以郝之明察而爲榮所誑者非無故也緣甲戌之歲弟客京玄眞觀榮實在焉而覩主與郝有舊時相往來蓋郝亦識榮眞弟之僕是以直受其欺而不疑也今使弟蒙郝之見厚而不知謝弟三十年清白自守之節一旦敗壞皆榮所爲今雖責黜恐嗣此復有此事者煩我丈于便中道之諺云衣冠不正朋友之過矧名節乎敝邑李侯前亦望道此事恐欲爲榮所爲者蓋亦不少耳弟欲面謁以陳恐於二公又添一番應接故不能不先賴於我丈耳恃愛瀆萬望介意

第二書

贋帖一事弟本不欲深治但欲自明心跡且杜將來耳不意足下重羽毛而輕骨肉不欲爲弟一啓齒弟亦不難自白俟畢亡弟襄事圖之不敢更瀆左右也

答袁明府書

辱手教以仰事俯育左圖右史見快非相知心者孰能爲此言兼荷賜奠亡弟死生交情於此見之矣雖絮酒之義挂劍之信何以加之當即付獻弟今率孤扣闈陳德然祇可拜台意耳所論南州君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

閉戸第厥嗣近欲于制中適娶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揣以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于吳今吳人涕泣而女于徐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此閭郡所知也今若典墨通書恐反重爲足下累且此君世路人也見僕遭遇若此即無隙且易之矧既嘶我哉此言有一非眞則鬼神實臨之惟高明矜原幸甚

復黃蘄州子愚書

辱手教珎貺紆道須惠知足下不我遐遺感甚至以孫沈相勗則令人捧腹且釋禍之事在足下亦既晚矣後足下而起者非少於足下者不可若以望弟輩則佛度衆生必

說人可作佛而不知佛終非凡胎所能成也惟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開斯弟今日事耳足下以宿學重望膺專城之寄自當厚積遠施坐令一方受福無論晉擢不次且將樹不朽業健羨健羨亡弟於今月二十四日入土矣墓志一紙附覽足下於同年中爲最厚不敢不相聞也

再答沈君典書

曩者從孫入京附寄一啓計未至復荷手教何愛念之無已如此若乃器識文藝之喻則非所望於知我今時義惟以得失爲雄雌弟七試於棘院僅一獲今計偕者又四矣如此而又可以時義自雄哉且犬馬之齒向衰而烏鳥之戀猶切令得率犬子朝夕婆娑老母前稱壽戲觴慈顏和適人生安樂至矣足矣弟之困乃自亨也故人望我重猶欲責以焚舟之計啓以背城之決何異廻弱水使東流哉弟與仁兄譬則鷦鷯巢於眉睫大鵬彌乎天隅巨細懸絕雖欲强同不可得矣公望先生每督弟以佔俾之業弟則諄諄以其治木臀爲憂不意弟之佔俾乃與公望之木臀塈折節枉駕因得與居頗詳如此舉動當令羅君不得專美於前健羨健羨弟聞謝病不果心竊疑之意王學士好古樂善慷慨然諾必能曲成此美不令仁兄久危疑也倘

此計一遂則宣城拜掃後不可不令吳山生色弟野朴慵接貴游於仁兄則不敢辭御志之志之

復徐侍讀公望書

辱手教知臨別跨馬爲僕抆淚蓋非泛然行惻而已開緘三復令人執書以泣閣下憐才若此與日當軸知不獨爲開閤文具且當與吐握同勤海內幸甚若夫渭川之喻則非所敢聞且商周之際君求臣而用之非臣之求用於君也矧僕色淺體陋不爲人用者而欲至再至三以求所必不可得之物知命者固如是乎曩瘞弟之夕老母哀勞并過釀爲大瘧僕不解帶者浹旬湯藥之奉稍展子職未必

非主文柄者之賜令老母甫向平康僕始得優游園廬燹
香拭几展漢魏文讀之至閒居賦云太夫人御板輿周家
園體以引和藥以勞宜嘗膳截加舊痾有痊不覺推案起
舞信乎岳之爲言也安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
役乎僕揣才揆命固當絕意乎甲第矜謁選銓曹亦可以
叨別駕縣令之任百里之才不敢多讓一割之用亦可自
效卽不得登名辟雍之豐碑步武羣俊之逸軌亦可殫思
厚下積勞奏功以報知己顧乎旦低昂於心終不以彼易
此閣下知我憐我故特布此衷以明所以自棄之故惟高
明諒之趙太史道吳以閣下推轂特枉高軒坐談竟日溫

雅朗易眞古人也所賜甚腆而所委甚摯然以手教故皆
不敢辭日下方爲畢力耳知在念并復

上王學士書

曩客輦轂下重荷殊眷閭巷迴車不斷再三道旁揚箠責
指愕顧追惟疇昔覿仁公於青衿中三十年於斯春風冬
日如一日也遂令結襪者不得專美於曠代而私心亦欣
欣願爲執鞭矣顧駑駘下駟終難超乘不霜而蹶倉茫首
路無復得致敬閽吏迨今旣閱寒燠甫候末由皇恐皇恐
恭聞正笏立朝砥柱狂瀾曲庇善類嗟嗟命也有賢公卿
若此不得掃門如魏勃托名如趙壹徒望風裁於千里外

愚勝神馳所幸家園之御足以承歡羹食之奉足以具膳
窮愁之書足以自寬耳知仁公憐念并及之玆因薛州守
入京附候台吉少布感戢之私兼陳雌伏之狀如左跡野
不恭統祈垂原

答趙太史汝遷書

辱不鄙重委志石方嚴恪竟事而使者及門矣啓緘知荷
隆錫謹負赧以承樂天憂世之論固知憐才盛心其如下
走數奇何然幸爲名賢心惻卽不得托名桃李而不爲不
遇矣璞篇三復輝燭蓬藿奉揚仁風曷其有已謹對使以
答無異擊土缶而和咸英也一笑仙舟返北知不踰期翹

望旆旌旦夕江畔伏惟珍重以膺寵命

復水部姪書

家報至聞吾姪欲遣人船相迎意厚甚然區區卽行自當
乘私車耳可令吾姪以展私用公物哉且夫二謝並出則
泉石之主遂曠兩疏俱隱則致身之義或闕今吾姪賢勞
于徂徠區區棲遲于吳市可謂兩得之矣叔貽以九月廿
四日葬葬之夕老母哭之慟歸而病癯玆甫向痊今日得
親湯藥亦前日主司之賜也老母視兄嫂之榮於就養雖
實相懸然子孫問安進膳者相繼膝前亦可自喜矣玄星
亦稍知孝敬曲禮成誦數言識得二十餘字想吾姪所願

闊也妖星之見恐二三年間或將有兵警杞人不能無憂書方修板校字尚未刷印計十月望邊可得耳

與徐侍讀公望書

黃進士至吳述閣下嚴督云果自棄毋復通書書即至且棄擲不復省固知閣下進僕之心無已也本朝若陳湛二公初皆絕意仕進楚引見志後或以薦官史職或復應制科累官八座豈謂僕其人哉且閣下督進不過欲令效用於國耳僕自弱冠即有意用世佔僤之暇每索陰符六韜孫衛諸書究其端緒且鍛鍊筋骨開張膽氣冀一旦爲邊疆之臣庶可効用一割中歲家君以待見侮多遭詰捕僕

身當之小試權略輒驗未嘗一挂吏議方是時以爲爲國禦侮當不異是不意屢試皆蹶奔走勞頓筋骨大不如前若韋豹所謂犬馬齒衰膂力已劣又懼風波之警殆者再四膽氣坐索且侶魚鳥既久機心機事都忘向所謂權略者亦蕩然無有即叨一第不足以報知己矧此一第萬萬無可得之理哉語云干時求進道家之明忌審矣審矣老母托庇善飯小兒已就外傅春杪小婦勉身復得一雄方自慶幸意外又念知己於此事尚闕悵然不敢舉湯餅之宴不知何日可慰故人也邇來園居無所事事特以文選註多紕複僭爲纂輯今已及十之八矣第脫稿既乏人而登梓又乏力秖恐徒砣砣耳新刻俚詞一冊附博一笑蓋得之於酒邊枕上非有精研力作不足當解頤也又賦一律見志倘不終棄幸和而教之

與務本宗侯書

曩歲入燕經魯車殆馬煩旅次投止風塵滿鬢仰惟朱門不遠百武方自分猥陋不欲以衣褐見遂不克濆闈寺乃荷高厚不加譴督命紀綱攜酒肴以就餉辟則吹律黍谷須春寒灰飲醇飽德銘鏤心腑時猶冀叨一命或得道便當專謝侍者借贈粹盎不自意駑蹄終蹶杜意天路盛德高標竊綮而已兄子承乏徂徠近鄒魯之邦得時聆鏗戛

可借聲許可幸甚幸甚徐生沐覆育有年不啻渠父子嚙恩而三吳口碑亦勤之矣遐壽介福騈臻溶至受祿於天疇云非宜餘悉嗣君啓中不贅及

與中立宗侯書

神交有年晤對無因魯雲吳月寔主盟契仁侯世濟賢聲不倦倒屣而賤子動爲時棄末由曳裾曩歲奔走風塵迄兗疲劇乃得享三𥽥之餘瀝飫六膳之正味雖信陵虛左於夷門孟嘗申恩於代舍蔑以過也兄子備員上邦不爲生客百凡仰借游揚是藉是懇茲有千里之驥方困中阪仰秣孫陽敢爲先容詳具別啓

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以堪此昔游荒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爾且當令伍員桓伊吹笛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周勃吹簫禰衡擊鼓劉疇嘯笳阮咸彈琵琶李元忠鼓箏桓譚嵇康鼓琴自足爽神飫耳不須聞鐃歌鼓吹也一笑

答王敬美憲副書

別來不覺二年於茲野人處空園日夕局户與草木禽魚爲侶遂不得覓一便緘尺書相候乃辱手札瑤篇侑以雄刻精皿媿何以承且緣知足下有豫章之命我獨賢勞巳

徵於詩然亦三輔之試也野人兀兀無一善狀恐負歲月僅於文選註借爲去取計可數卷勒成一家乏人錄副本不得奉寄就正耳傳奇之作多得之酒次中間以存易亡不免廣初之習然其體裁應爾大都悲歌當泣不足當齒冷也老母叨庇康善大兒就傅稍知向往小兒週歲足供提弄餘皆身外物矣雖出多入尠伏不謀臘然此況味亦巳諳之不甚戚戚也讀西征諸作知與用晦二甫諸宗侯共賡詠之歡晤間幸爲致聲用晦近惠一書亦無便未及報玆又恐事體有妨不敢濆行使煞得片言賢於百行也

答陳金部汝化書

伏承示大篇律之時調翩翩皆佳什也如較之唐人則不無可議大都詩不貴多而貴精不貴速而貴妥故正平之文不加點固善而左思之十年後成亦傳李杜之聯篇累帙固重而沈宋之人不百篇亦弥良有以矣且詩題一字亦與詩有關涉不宜放過若松竹梅等題乃下里所自課匪大雅所規凡此類勿斬删裁吳中新刻唐詩正聲頗具近體風格其他若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國秀等集與夫品彙中唐以上可以佐之字法句法悉取諸此而通篇抑揚頓挫對偶胥從此出久之則神來者自生不必遠步少陵而近趨何李也僕生平口無諛詞而於仁兄虛心下問又

非泛泛之比故舍迂踈之談就切實之論庶幾聽者傾耳

與徐懋昭書

與足下別時訂足下怏怏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秋官作詩勸駕僕戲謂勞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朽者耶日來勸僕行者比比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岳母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書此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

不富貴王容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可謂令人必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敬美書

聞足下當入賀計一面候顧久抱病掩關及起而問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以珵刻佐以賢書啓緘厚顏恍若對面西征翩翩揚文深見瓌穎置之几案當令壁間有鐘磬音若賢書則自是公家桃李不能爲荒園添色也漫賦小詩書之素箋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周君貌雖少寢其人大雅以爲

氣賈禍淪落不偶友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投刺門屏幸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參書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不任追陪心乎愛矣而力不從心遂不能久淹御者悵甚來教云違和想亦緣痛飲深坐之故此後當爲蒼生自愛可也承惠朱硯具見不爽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百朋睛窗爇名香試揮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賴先君子遺業餬一口有餘餬百口不足且延師課兒鳩工乘屋枯囊易竭不能不營營無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闞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可笑也語云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僕易足差不憂耳黃孝廉傳至書已領但未得面候卽貴鄉陳侍御舊令君也道吳枉駕僕亦倒屣踈懶如此不獨曩也冀原之

再答務本宗侯書

東野之鄙人自分爲時所棄而煌煌天孫俯念幽谷走以隆貺浹以手書開緘三復感切五內然責僕與羣才競售則非所望於知己蓋卞氏之獻也三而僕則已四故雖唐堯著德之時而不能不深巢父洗耳之慕非君平棄世世棄君平也非知己不敢以此言復惟矜而原之

再答中立宗侯書

辱手教諄諄兼以珍貺鄭重僕何人斯而爲賢王孫見念如此至若桑榆之諭則非所敢承蓋今時科目之制截然有定不能越此例出一途欲爲投筆之業則西域阻修欲爲曳裾之遊則東平曠隔半畝三徑畢老而已夫復何言不朽之計尤非所覬丈夫不能行志於當時而欲取信於後世是舍鹿林中而責之夢也一笑行者急發道率爾奉復不罄所懷

復沈殿撰君典書

辱走使緘寄佐以重貺愧感不遺然方計足下俑舟遊吳

庶一奉咳唾而獨以尺素至轉增悵惘及啓緘有陳王金瓠之底固知向平事不易得也至責僕以不赴春官則不意相知心如足下者而亦雷同衆見如此足下嘗通籍金馬門矣將謂此時何處可着張生而可舍七十外老親涉三千外遠道哉邇來備書日可得百錢用資種植參魚鳥小園亦漸成趣將奉老母提弱息游衍其間足以自娛雖老驥志千里亦何雄心之不可降也避人觖望之諭殆非所解足下未第時即以俠聞倜儻好義濟人之危周人之急非一日矣今既貴孰不厚望足下不知足下固貧也然足下既擅文藻又冠甲科且重之以氣節即一文可值百

金嘗與李北海同價何親朋之望不可酬而爲避人計耶扇頭詩翩翩讀之爽神若片雲歸鳥狎孤徑落花深積雨迷村塢行藏付釣磯諸聯尤爲警絕惟二月病愁增柳絮一生心事問梅花等語氣骨稍弱且揆之詩讖似非壯年所宜耳陳倉部宅去仙左百里而遥亦相聞否其出處竟何如貴郡同鄉書者若姚崔馮諸丈俱未登庸何拔茅之占艱得若此哉不能一一致書相見幸爲道意

答陸京卿進士書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捷者盈足下門令人輟耰擲耜却憶曩歲放榜之晨方倉皇束裝而足下獨喪其童僕詐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今風景不殊計人情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再刖及其既剖則雖欲以六城易之可得哉顧野性習懶未及馳賀乃荷手教不我遐遺啓緘三復宛奉面命足下妙歲瓌材遭時釋褐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溢姬仁於域中令中林之夫得偃仰呼吸鼓舞下風足下事也足下責也五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胡得而奸之走生歷三治朝沐化育者非一日矣特以揣命度才甘老丘壑不能爲國家効其尺寸報以涓埃顧惟汗簡之勞猶可自展或少裨世教或有補藝林文選之註已三易稿可語粗就然非敢以冰

蟲之技自雄也久無便風未得申報茲作一緘仍附從者至日淹速未可預擬期不至浮沈耳

答湯應之黃門書

從者啓行不得一攀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情方用爲譴乃荷不我尤而存之感媿感媿且辱歆我以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走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惠甚渥也第折芰爲坐以荷爲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下之青瑣矧盧趙之中翰太僕哉孔生有言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一笑一笑然足下扶搖而直

上二君久屈而少伸亦自助故人色喜不敢謂黜陟不知也近女姪歸寧奉老母歡笑者旬日得備聞閫宅廸吉諸郎君進修知無煩内顧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寄謝曹思永學憲書

下走以樗材揣分中道自廢重爲鄉書之玷用是不敢致書通候不意爲老母百歲計瀆薪使君遂轉塵清聽辱左右推驥附之餘愛體烏哺之下情委曲玉成獲過鄗望兼荷手教諄諄下督焚香啓緘三復感涕闔門鏤德臨風扣首茲聞就拜督學實望兩協將令南荆風邁東魯辟雍重寄行且轉丸化暨澤國光被草莽下走雖曳尾塗中不能

不翹首天上也褚郡理久與下走有筆研之雅甫釋褐幸備下寮方儀刑向邇甄陶有階敢附短啓少伸謝私率爾達恭曷勝惧墨

荅王長公元美書

曩以貞嫒賓仙詩呈侍者若持布鼓過雷門討且當受鞭背乃荷瑤章下頒備見誘掖僕何人斯而敢叨同音僕自春徂冬從事煉已驗之却病不無小獲特以餬口作魔未能割斷每一打坐輒與之戰勝負恒半故未敢嗜望大法壇過此或肥便當買一葉係扣青衣印正一一不敢効張小哥自棄也石刻像即奉老母供之佛進當日夕禮拜歡喜無量綿紬之惠并當服之無斁

與袁襄陽書

往歲因仁兄以入覲返旆待於家園小晤過此便成契闊近覩除目知仁兄有貳襄之命夫以仁兄聲稱籍甚且當晉銓曹登諫垣不爾亦不失臺郎不意歉所望然丈夫用世隨地可以見志不當擇官且甫再命已爲大夫回視向時與僕輩被褐負笈乘私車驅馳鄒魯風塵間榮辱霄壤矣邇者仙舟道吳不一艤棹爲執手歡豈以不樂外補遂悻悻作兒女子態耶昔吳季重謂一旅不足以揚名步武不足以騁跡甚笑其言因知仁兄不爾也陳思王云敗轍

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斯言乃有望於左右耳數年以來未嘗通一札仕路惟見寄乃答今恐仁兄未谿此懷特因吳明府在僚屬之末乃爾附候春江多鯉勿靳惠音

與張伯可書

自丁丑放榜後僅僅數語忽焉星散遂成五年之别然玄襟高況未嘗不在夢寐也夫漢有兩龔史氏合而傳之今兩張生皆狂生且同鄉書亦皆不遇宜相與日夕握手爲琴酒歡而竟爲大江所隔又彼此俱懶慢無從買山陰一棹徒相念爲勞耳近詹汝欽乃翁持手教見過適仲氏有

鼓盆之事佐之治喪不得爲下搧又不能候其榜人特遣一力修授粲之敬而詹辭受相半且以見尤豈閫中不重治喪而重交際耶飛鳴在邇努力是望

荅沈純父書

足下一舉作千載事凡有意氣丈夫咸競歌詠矧讀高唱豈能默默不意得徹左右也僕每念古人即如對面今幸與足下生同時雖越千里外詎足爲遥手教下頒啓緘三復無異與青史中人共杯酒歡矣折檻未易賜環不遐計當路必不令潞公專美於前僕嚮時揣𢀸知進必招尤絕意仕籍五年於茲不知軒冕爲何物固不敢仰希同調竊

已自附清流茲辱名賢許以神交能不起舞閉門以來惟以著述自娛嘗病文選爲藝林所宗而諸註紕冗僭爲纂輯方圖登梓以公同志尚未落成不得奉寄先以一序上塵清覽冀知鄙意所寓俚詞三種多悲歌當泣弁亡弟志雷上時因便風翹佇德音

再答務本宗侯書

兆通曲荷披拂可謂于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矣使非借重門下則雖負笈轍轕亦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安能遇揚侯哉然且不有其德推功下走方之四豪乃有德於人而忘之者信陵有知且當退舍徐生老於門下承田子之念不令爲溝中瘠下走亦代爲啣恩不知渠何以報也

再荅中立宗侯書

兆通困甚若死灰不復然扣角東魯竟辱咳唾俾有生氣下走之僭言乃下走之識左右非識周也使非左右拖憐才之素負一顧之望則不按劒且刖足矣嚼爲之推轂而令發軔哉夫周與下走同里閈知之匪難惟諒鉅賢之肝膽於千里外差可自矜窺豹耳書至知當一解頤也

與傅明府伯俊書

曩所陳彭徵士年與素行已略具王廷尉所譔墓志中且既梓諸弇集矣茲恐勞神檢閱敬錄一紙呈上闡幽澤枯

不能無望於今之古人也下走舊藏蘇長公研雖刓甚然以人重明公氣節風度足以當之敢獻諸記室倘得貯備揮灑則此研猶在雪堂矣長公有靈亦當解頤

與徐太史公望書

初聞閣下決意療腎若留贊割璧魏詠之補兎缺心竊憂之既而見朱文學稍得動定一二然猶戚戚未敢以爲安及問訊仲公冀得其悉則應門者罔知所之剌不得入無以自慰茲專遣一力走霅畫溪上以候康吉木瘳既去蘭玉有期第攻伐之後元氣不無所損且宜獨宿靜養此後無昔佳事任閣下爲也自廢之人仰翁恩知慚無毫報少

布愚忠以當曝獻幸俯鑒焉

與沈修撰君典書

曩聞仙舟道吳訃當相聞不意忽來倏往未果一面豈爲他約所閣耶抑體念故人懶慢不欲令僕僕河畔耶僕性固樂掩關至遇知我者未嘗不欣然掃徑如閣下者盖不能無過門不入之憾也文選之刻籍閣下吹噓二令君極有捐俸助梓之意僕恐二令君或未深諒意僕所閣下爲詞不惟自負生平且敝閣下憐才念舊之雅故力辭之而吳縣君爲遣吏督役俾先期而完其德釀於貲助皆閣下賜矣

與陳倉部汝化書

下走與足下雖雲泥異致而鈞爲失路之人別來敗序相望千里能不依依邀月飛觴促膝談藝如昨日事不識能憶之否時制方嚴知足下未容偃蹇即左遷想亦當有以自効文選之刻託庇告成敬致上一部完舊約耳惟賜存之

答陳貳府德基書

賢侯下車仁聲先路非無魏勃掃門之思曹丘請謁之願特以冥棲委巷無異巖谷寬博自放狀同野人欲通儆刺恐拒撇於元忠亟望清塵懼廻車於勝母用是呈其災梓以代獻芹乃荷徽音接引周悉原其抗拙許以惠臨既蒙折節敢不擁篲即當京園蔬以給騶從敬先布諸來使

答徐士彰書

蒼頭自海上來接手教知養豹於此嗟嗟士彰即令簪筆明光然蔡天祿嗜云不堪而乃矻矻廣文當令行道心惻焉恐爲弟斷書故而捐俸耶雖然聲價自此百倍矣拜賜何如兹以帕墨拙刻附上申謝此秀才人情正當致之博士先生者一笑一笑

與君典書

文選之役本欲藎洗故箋一出僭臆竊恐歲不我與或不

能竟故不得不有所因然創自巳見者十亦恒二三自諒於藝林不無小補向辱手教問欲何如夫太玄覆瓿而桓譚稱絕詩細閱開而蔡邕歎息辟則燕山之璞必有待於卞氏冀北之良不無假於孫陽是在左右一游揚間耳

與梅禹金書

下走聞梅君於詞林間久矣一旦得瑤華之贈驚喜不自持思欲與梅君一執手若渴思飲竟不可得然闕焉久不報亦以梅君意氣必不我遣也頃者郡大夫陳德基自言與梅君有白嶽之晤且示以懷梅君詩下走後以所贈相與稱賞移時期共爲緘寄而公理適以繪事來游敬亭將

走候侍者屬下走爲先容因成一律冀完宿逋登之素箋與神俱往倘有可爲公理借聲勿靳一顧

與章安吉賓甫書

自丁丑春握手忽焉五年于玆白駒過隙信非虛語然時時寤寐相對亦以意氣懸合也足下一鳴驚人五馬出守仁聲載道百里非遙弟自委廢以來斂息烏視無一善狀惟以筆研自娛日課月程不無就緒纂成選註因以登梓寄呈左右昔人謂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人輕其書弟恐此書亦以弟而輕不能不托名英達若邯鄲托曲於李奇士季假諭於嗣宗惟足下留意焉

與唐世卿太守書

曩歲以債緣未斷復負笈南都同鄉書者多印纍纍綬若若矣而足下更以驄馬雄臺中視弟眞雲泥也乃不鄙棄勤勤慰勞兼以腆貺弟何人斯而能承之而能忘之此後再損春官遂絕意仕進五年于玆矣効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聊以卒歲無足爲故人道者近聞足下負官謗爲東山之遊百里非遙數見亦鮮勿靳放舸

與馮咸甫書

昨辱過且以集序見委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昔左氏三都惟皇甫作序故能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令賦與序交重也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夫成公綏以貧賤故故時不重其文不佞文不逮成而貧賤過之寧敢騰其輔頰雖黃文藝自重口舌非過耶且恐疥瑶集也傳明府以撫臺重事倥偬未及倒屣討旦晚當候舟次耳曩荷屠青浦寵以一詩今旣登之由拳集可謂不我遐遺盈盈一水鼓棹匪艱麋鹿之性懶謁公府馳神而已談間幸爲致聲

答屠青浦書

明廷分符以來籍甚兩都傍暨四裔矧下邑相去百里而遙醉心馳神如何可言曩辱瑤篇且登之大集令與代知有張生明廷賜也所願旣慰渴饑仍佐以珎幣何稠疊若

是承許入覲便道特枉八騶無任雀躍竊聞政府聿新不無捧檄之念但不能舍七十老親涉三千遠道故盤桓耳本非鑿坏閉戶者流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答葉處元順德書

來諭所治煩劇前令往往以黷貨去今未免矯枉過之善甚善甚昔南海多珎財產易積守宰多詭人採求珠徙交趾及孟嘗到官革易前敝去珠復還今左右似之未必不爲楊喬薦也新刻之行於貴治知得令君力爲多而乃歸之文學獨慕何長者之言有如此范曄作後漢書高自許可旣云天下奇作又云不減過秦且謂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然又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若僕則豈敢自高第貴古賤今之慮不能盡無其不至覆瓿者實藉青雲故人耳

與張黃門書

下走自棄有年不敢通候尊顯然青望高誼固所欣欣願執鞭也茲者不能安其屢空竊効劉深以齎書自資進一力從隣友北上方皇皇問津而嗣君慨然許其蠅附俾得借長風遂遠遊而下走亦無北顧之慮食惠多矣感戢之私非筆墨所能稱陳惟高明鑒之

與盧中舍子劒書

曩承索新刻托徐使奉寄近馮老北歸道此舟久羈漕河尚未入京計日來得達記室矣兩誦手教兼訊歸鴻知然藜起草既為館閣所推而制科之業日更精進行且獨對大廷遨遊木天今日清華之選為仕路所艷慕者又將棄瓢視之矣而能惓惓於長林豐草之人尹文子所謂覩跡係乎勢利者豈可以律君子哉

與陳給諫書

丹詔之封方膺盛典青瑣之重首冠時髦卽鄉閭之人莫不鼓舞稱慶矧以同筆硯荷知愛非一日者乎不才之身沐教育之澤者三朝於斯矣乃以烏哺之私甘樗全之分不能効鉛刀一割之用誠懼獲天譴今得快覩知巳吁咈聖世亦足自慰時事一新曩歲陳言衆君子若艾沈鄒吳趙余輩俱應起廢足下與韓黃諸丈亦嘗議及否此海內所翹足拭目故野人及之毋笑出位也

與黃侍御書

正笏朝端垂聲鄉國清朝登俊理勢固然而蓬蒿故人不能不臨風舉觴者亦緣襟期之契篤於曩時而想望之情深於曠日也水部姪近罹此變痛切五內地隔千里其柴毀骨立可知左右誼同欣戚不知何以慰之沙倩之居不復能守聞左右有卜隣之意始甚欣躍茲復中止豈以湫

隘不堪作八座甲第耶倘以旋馬見取俯就如何

答謝文度書

僕自四上春官絕意丑歲慕魯丕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遂作掩關息交計不意稱雄海內如左右者亦知世間有張生也飛翰許以神交教以瑤編啓緘三復神飛千里襟期懸合無俟面談尚當與仲氏卒業諸作俟鴻申布茲先附復不盡所欲言

答傅令君伯俊書

抱痾鵝息每過招尋不得追隨野人慵懶之態冀高明原之耳華君忽作遠歸秼 難為情率爾達意不意塵巨目辱

許可也邇來佳句當富錦囊未荷須教良用爲望獻弟之
秣陵尚未得家報計或寓王上舍所不爾向歐水部顧銓
部二衙訊之可得也新刻九月間已盡付童客求售燕都
僅存綿紙三部應命餘俟裝成續上下走不受命而竊比
劉梁本不欲使賢令君聞知令不覺肘見耳一笑柴門閴
寂雖乏白衣之餽然脫巾自能漉之倘不以烹葵爲藝不
妨停車也

與王廷尉元美學憲敬美書

彭孔加先生今之古人也墓草未宿胤嗣彫落門戶零丁
不絕如縷語及可爲雪涕今所存惟孽孫三人其長即惟

諒年甫十七差能守分業於訓蒙而所入不足餬口雖西
華之冬葛亦不至此令倚通家之誼輒欲扣閽願以備書
侍筆札僕知門下素抱公叔之感敢爲先容倘書記之任
無闕則須命紀綱延以訓子亦足潚其望高誼如門下知
無俟僕言而復爲執筆者恐無緣以進耳幸原之

復王廷尉學憲書

彭先生有孫困貧僕不能賉而仰瀆門下自應忍愧所以
敢爾亦恃門下喜人市義也猥辱垂聽俯接許其卵翼將
令寒谷生黍死灰復然幸甚門下往歲聯姻譽望之子今
復撫字孔加之孫不獨二君握手解頤說恩九京且生者
亦服義百尺樓下矣但如此事不可槩望之他人耳遷居
之議夫復何疑而今商確於僕夫弱枝莫繫托根陽崖涸
鮒仰沫逸鱗清流今日彭先生孫舍門下奚之哉太原伯
仲忽罹此艱聞之使人驚悼二公純孝篤至計且骨立幸
門下曲慰之無令滅性日下因獻弟寄白下不能違養走
海上俟其歸即當赴弔耳面候匪遐茲不一一

謝友人書

聞雙鳧既發効五湖之泛計入宮爲難同舟可仙矣不意
河東獅子乃有大澤龍蛇之慮當令庭中桃樹不敢開花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將何所施足下男子獨能忍馮敬通

所不能忍而怖諸葛元直所不必怖良可浩歎聞秦室山
有赤理木葉乃是要藥得之可令周姥撰關雎螽斯不爾
直須覓荀氏接膝少年客耳毋爲元孝友所毒恨也一笑

復陸孝廉示銅印書

來示銅印文雖曰伏波將軍然不似漢篆恐未必爲馬援
物援前路博德嘗爲伏波將軍援後若葛洪若莫多婁貸
文若庫狄盛若封子繪亦皆爲之且不止此一時不能遍
憶耳須更與鑒古者評之可也

復王長公元美書

曩奉造知座上有尊顯者故囑閽者且勿通刺即司空金

吾舊嘗識面非不可奉其車塵特以不鳴不躍不欲入爐冶之門登煌煌之堂耳且周覽名園陟扣玄觀見白鷺鶿鳴舞籠中黄冠縞衣有寒素之風解紛息爭有倜儻之氣徘徊樂玩久之然後登舟解維此行不爲虚矣乃門下引爲巳辜是肩輿徑入而責辟疆之逢迎剡溪廻棹而望安道以供具也在泛泛者且爲不情矧二十年受知門下者哉

慰務本宗侯書

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感甚感甚雖一二奉復浮沉不可知計兆通至當得悉所懷耳近聞郎君之報意必訛傳

揆之福善寧有是理然又以盛德之士人所樂頌當無有幸其不幸者不覺使人臨風酸愴夫千里神交尚復爾爾父子天性如何爲情第恐情之所鍾容致委頓昔東門以歸無見稱西河以喪明取誚逆旅之譬所當深思客喻之咎可以三復惟與淵識達觀悠然忘懷明彭殤之義察延陵之論弭意遣割止哀加飯耳

處實堂集卷之五

處實堂集卷之六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序

送陸祠部子傳起廢赴任分咏序

吳自季札以讓啓俗其後朱張顧陸翩翩以氣槩相先後迨宋范希文以下無慮數十輩乃目中所識見則内翰文公太宰朱公俱致位幾三十年以高介醇德爲鄉邦典刑此後則選部王公儀部陸公以次移病居閒德學相埒郡中後進生多砥節礪行履方累善以前有文朱今有王陸視之猶工師之有繩墨鼎鬲之有模範也嘉靖乙丑之歲天子感管氏沽酒之喻大彰黜陟思延登老成以覩厥用而當軸大臣能仰承德意推轂所知復核諸憲司所貢薦而王陸二公皆復以郎署起家焉王以足疾辭不起陸於王弟子也意亦不欲起即以意造請于王王曰君今臣供義之貞也召不俟駕禮之經也爽義睽禮何以處爲傳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非不欲效勤竭力而今病且老矣無能爲也子齒不逮吾而力踰之以遘斯運固宜努力遄往報　明天子以遑吾譴豈果於顯庸有賴哉陸公惱然曰唯唯敬聞命矣兹行也當以禮樂佐　天子用能和于神人以承天休不啻如延陵聘魯而

觀風也則其所自表見又豈在張范諸賢下風哉濱行知友各謀爲詩章以游揚盛美乃以白下諸名勝分詠用昭江山生色之旨自少叅王公而下詩凡十四人圖皆錢山人叔寶成之帙成而文選王公題其端不佞欲爲諸君子先驅敬序諸首簡

川岳迎輝圖詠序

國朝以明經取士有科目之設凡三載南都十三省各郡所屬士子試而貢之宗伯曰鄉試鄉試又羣兩都十三省所貢之士彙而試之而登于天府曰會試宼是試者必得鴻生鉅儒而後足以服海内士子心歷考開科以來率多

知名之士而章公懋尤表表焉嘗詢諸耆舊知章固重道難進之士也蓋自官翰苑以至陟九列稍干義不合即移病故居位無幾何而想望丰采者日汲汲由是其議論與其身俱重而足以匡輔大猷固知君子之自重非爲聲價謀爲行道計也彼講道河汾者豈不賢豪哉太平之策無因而至于前雖有詛主弗說之矣而矧彼叔世哉我少宰陸公挺生華亭發秀三泖弱冠下闈窮搜素文丁年顧門旁總六緯竟以春秋魁南畿多士入試禮闈即膺首選試卷一出天下景嚮釋褐持韓渥之風節入院多李絳之讜言時方有啓私門以植黨者有竊權藉勢乾没其間者公自度不能與之俯仰慨然請南補居有頃引疾若懼尤之之及我覺叔夜之不堪鈞鮮植蔬述作互舉無意于用世也其難進重道不與章公有符契哉久之　天子采執法之言黜柄臣殛奸黨以昭法紀而朝野肅清蒸庶歡洽旣而以倦勤故思得嚴毅方正之士爲貽燕計進股肱大臣咨之僉曰公可　天子曰可乎一人亦夙聞知俾董成均以觀厥成乃即拜爲南國子祭酒南國子公前所爲司業者也六館之士聞公且來咸奮德業不踰年而彬彬成焉天子知公之可以大厥受也於是乎有少宰之命命下三月而　大行皇帝賓天　新天子即位大有側席之君推

轂之相豈復得爲難進哉而又際茲重光繼明之朝則夙昔之所以難進者正將以言論風旨取重於時而補裨於治固非以采譽揚名也其所以握銓管而持文衡佐帝紘而恢聖緒者又當遠駕章公之上則茲行也牙檣指而川輝朱輪飛而山潤理固然矣題之曰川岳迎輝豈以爲佞哉鳳翼襄者預發白下濫厠都養荷公陶冶進之爲高第弟子今於此行不能不以狗馬之心爲燕雀之賀乃節舉長途之名勝與吾儕分題圖詠撥成一冊用爲榜人獻而稽首序其端云

送總憲王公擢陝西叅岳序 代

竊嘗披閱郡乘俯仰今昔蓋自漢置會稽郡以來稱賢守相者代不乏人矣至于妙歲剖符聲華藉甚者於昔得一人焉曰任君延歷任南土施澤最久者於今得一人焉曰邢公甯若我總憲王公蓋兼之矣公以陽曲貴胄弱冠即掇甲科一命而守裕州再命而佐大名三命而刺鳳翔四命而刺蘇循良之政愷悌之風清雅之操明敏之識播之普謠協之上諭南北鄉合先後標舉蓋超軼於任矣然歷官數載而甲子甫及半周則少年刺郡者一見於任再見於公也及保甲之令既申河渠之利斯溥撫字之恩咸洽催科之政兼舉撫巡進章而推轂銓衡量能而委重於是

乎有兵寇之擢乃先聲既孚實德斯副屹保障於江壖宣威靈於海島揚波之警不聞弄兵之虞屏息當宁念公之賢勞於東南既久也於是乎有分陝之命夫邢以蘇守晉參浙藩僅僅數月耳隨復巡撫南畿當時以為難也公守郡飭兵凡兩治吳歲歷再閏其政安惠深德漸風漬遠甚邢矣茲雖有分陝之寄烏知數月間不奉敕巡撫而來如邢也哉公之擢命既下戒行有期蘇民叢集于庭號泣而訴欲為臥轍攀留之舉其益以斯言慰之矣獨自念奉教於公也久佩恩於公也深身紹名賢坐典劇郡方幸矜式之我臨儀刑之不遐也而公又以簡命西上則他日誦甘棠而懷德詠江漢而思功者紀之郡乘當必以公掩任邢之美矣而極盛難繼之懼誠戚戚焉公將何以教之哉公之行凡公僚屬下逮黎庶罔不奔走歎吁如失所怙而其戀戀之私又有倍于常情者故敢陳悃以獻

送從兄瑞陽禮太和山序

士有懷奇抱瓌千謁弗售悽悽旅人旦暮行役非無勝槩大觀可以暢目紓情而牽於所遇適以增慨故有披山雲而興悼攀鳥道而歎息者及其得志宦遊旌旄擁前僕夫戒道驛卒馳而牽挽候吏趨而迎饋時則嬰情於軒冕之榮奪志於王程之急其力雖足以遊而其勢不遑也元兄

夙負玄好慕遠遊弱冠登郡庠即以長厚篤學稱伏臘一編不出戶庭固不與事干謁而悽悽行役者比然戰藝再北又未嘗膺分符銜命之寄宜若得以肆其登高陟遐之興而乃以身隸學宮不得以數旬假窮千里外是雖無二者之羈而其不能自脫於樊籠則同也往年以內艱家居讀禮之暇展太史公書讀之至其歷龍門繹術石因以知其文之大成者於山川之助為多乃憮然而歎曰人非鹿豕可無遠遊哉丈夫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有以也營葬既畢即戒行李具舟楫乘春漲長江之洪流瞻匡廬之巨峙經鸚鵡之洲登黃鶴之樓涉漢陽抵光化齋心致虔援六

和之丹梯禮北極之玄宮而後返焉壯哉遊也其劉阮之天台雷平之地肺乎其志不役於窮與不移於達而飄飄然囂囂然居寰之中而遊方之外者乎鳳翼自髫歲即有茲遊回首已二十年恍若夢境今於元兄之遊蓋羨之而未能從也故於其行旣酌之以酒而復爲是說以導之云

張廉憲滇遊稿序

夫溫柔敦厚詩教也異哉天下之言詩也叫號以爲風骨空虛以爲標境詩道微矣張長公起家甲科試官花縣以循良之心肅精明之治考績擧最晉登瑣闈持論平允恕而不阿彈擊公清辨而不激秩滿擢叅浙藩則以仁撫民

以寬馭吏蘊蓄照于包荒存風裁于藏垢非所謂溫柔敦厚其人哉及即拜廉訪隨牒滇池居無何而罹官謗乃從容以就道慨鸑鷟之不足知鴻鵠之爲儀往返經年得詩成帙乎古與仰止之感行役泯怨尤之累蓋無藉叫號爲勁空虛爲高而風骨標境可想也非所謂溫柔敦厚其詩哉語云誦其詩知其人信哉言也公方以惇大不爲時所知而其詩又若此則天下有以詩知公者乎吾又不敢必也然則同好何以欲付之梓人曰天下有不知公者不必望之知也天下有知公者不可令不知也公今駕鵰夷之舫躡安石之屐志盤紀釣歌風咏月方且有全集行于世故茲編也祇命之曰滇遊稿云廉憲諱憲臣崑山人

贈通儒韓先生序

古今言醫者必期于扁鵲淳于而其所受之也曰長桑君曰乘陽慶彼其人皆神靈彥聖負邁種越俗之資故太史公列傳不與日者龜筴相次謂不可以方技槩也奈何後世易視之凡子弟業佔僤不得籍名庠序則降而爲醫將使凡近之質察陰陽之石調剛柔之齊猶之俾聾瞶學視埴求其知一爲下工亦已難矣況望其中上工哉吾友韓先生鼻祖魏公世業休伯弱冠與予同遊郡校以文雄弟子間名翁翁起方是時尊君用醫術稱吳中吳中無論貧

富家病輒迎尊君尊君席不暖然不令先生習方書自佐也踰數年所尊君捐賓客先生居苫哀傷嘔血醫莫能療先生乃檢其尊君所遺方書叅已意自治治乃驗已而所交親以病乞治治亦時時驗由此醫名亦翁翁與其尊君名相埒無論曩所迎尊君家病輒爭迎先生先生或肯爲人治治輒驗予兄弟與先生交素驩每先生過予輒診予兄弟脈今年冬予病食不下中滿乞先生診先生謂予命門火衰不能生土爲予定方數齊愈居無何予季弟以浴被風病作頭岑岑身寒已熱不可見衆擧家自老母而下皆皇皇促駕先生先生診云精神不能止邪氣然邪所入

尚淺宜急汗爲調齊而飲之一飲頭岑岑少解再飲乃汗
三飲而粥不出七日而間踰二十日而愈夫先生以明經
家爲裴秀之兼通醫術固非若世之聾瞶而強欲覘垣見
一方人者且又世其箕裘蓋自有長桑陽慶也而能神用
機應聰閒明望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即更非讀父書者
宜予兄弟惟先生是賴異日先生取解釋褐爲國家稽民
瘼調元氣其功驗又不可以一家一邑計將又令予兄弟
之疲癃殘疾顛連而無告者亦惟先生是賴然則後之秉
史筆者又豈敢以方伎槩先生哉且先生有子不顯於身
將顯於子崔世明試有司連黜乃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

遂精岐黃之術而其子與之竟以科第貴爲宋名臣予於
是既爲先生祝而復以爲先生之子祝

文選纂註序

文選之選於梁昭明太子也低昂兩漢臧否三國進退六
朝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集英略穢彙聚類分固談藝者之
所必資也唐有李善註又有五臣註其間楙經例傳探賾
索隱亦云博矣顧錯舉則紛遝而無倫雜述亦糾纏而鮮
要或旁引効證或曲証添足或均簡而重出或比卷而三
見蓋稽古則有餘發明則不足宜眉山氏有俚儒荒陋之
識而令讀者不終篇而倦生也予弱冠即知其然以困於
鹽車未進訂定丁丑之役則擯於禮闈者四矣此而不止
人壽幾何於是慕潘岳閒居奉母之樂修虞卿窮愁著書
之業閉門却掃凝神纂輯語有背馳則取其長而委其短
事多曡肆則筆其一而削其餘時或鼎新乎已意亦期不
詭於聖經故每因一字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
以達非若齊丘譔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解義於向秀也爾
乃王曹之後先贈答之倒置五言古之宜首蘇李十九首
之析爲二十皆當繩以定則不必例以闕疑又如篇下題
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無襃貶之義殊乖協
一之體故惟稱帝則不名餘則皆以名而字與爵里系焉

至如文選增定之以騷先賦以無續有雖不無所見特以
非昭明本旨不敢雷彼易此裒爲十二卷勒成一家離寒
歷燠銷燭研露每爲搔首不無苦心若述者之明則吾豈
敢亦俾從事於選者易爲力云爾

馮咸甫詩草序

馮咸甫瓌才儁格弱冠蜚聲隨所閱歷播諸篇什彙成遊
草數種而長卿廷韓二君子爲之序則既倍三都而兼士
安矣而復問序於予予是以知咸之爲咸也以虛勝也夫
桓公設庭燎以待天下士也士無至者而九九者見蓋士
始皆自以爲賢莫桓公若故自九九見而天下之士接踵

於齊庭矣咸父之詩典而不沈逸而不浮而天復縱其年
力第今平橫漢魏頡頏晉唐如反覆手又以二序爲之先
驅則談藝者孰不辟易退舍是拒流辭壤其何山海之能
成哉惟以予爲之九九而海內綴文之士且輻湊於咸甫
其益固無方矣予固知咸之爲咸也以虛勝也雖然予於
咸父猶有懼焉夫以咸甫之才豈不能扶搖直上而庚辰
之役皆爾鍛羽天固少挫其鋒以成其虛也今將三年不
鳴矣嗣此且高步天衢然青藜簪史筆以從事於絲綸黼
黻之業天下之士又將辟易退舍於咸甫丁斯期而不能
求芻蕘采葑菲則亦非天之所以成咸甫之意此吾所以

爲咸甫懼也故必使九九者常見而後聲詩之進與勳業
均無藝故曰以虛勝也若乃標英摘奇揄神闡麗曰其篇
入其調其字得其骨則亦臨視咸甫予故始終獨以咸虛
之說復其問序之意

送傅令君入覲序 代

吾蘇爲東南一大都會列邑并吳號稱繁劇治者多難之
先是南齊有傅君劇者爲吳令發姦擿伏惠化如神其言
曰爲政惟勤而清清則吏不能欺勤則事無不理慎斯術
以令吳宜其可述而志也傅侯伯俊穎脫聊城經明家學
弱冠慕魯連之風釋褐濟諸崔之美所謂珪璋特達之異
俶儻瑰瑋之才者非乎比歲銓曹以吳之賦繁地衝敘才
品選分侯是符侯下車閱牘申教布令巨纖畢舉出入以
星則既可語勤矣而清白自將冰玉同潔衙齋惟琴書之
娛公庭絕苞苴之路其清又可知也且清恐人知留犢減
其聲價賢能容衆揚觽借其容輝白舊令之無他則捐祿
以平庫吏之獄明隣邑之不染則片言以折典守之奸經
甸履畝而雞犬不驚一舫具區而烟波入詠其長厚之風
仁慈之德風雅之度樂易之懷又有加於清勤之外者稽
古較今雖謂前無傅君亦可矣故上下咸宜而頌聲載道
遠邇歸美而薦章交入識者知侯且將舉最當遷而吳之

民則惟恐其不在吳也癸未之元旦適大朝會期侯以例
當入覲先於壬午之冬戒裝啓行而吳之民凡在編列無
論老幼莫不奔蘇攀轅令侯不得發雖雖嗸嗸顧予而言
曰吾儕於侯之行方且懼寇恂之不借虞郭伋之爽期子
諸大夫民之望也不爲民挽侯而顧欣然以酒肴餞有說
乎予應之曰有說也予輩醉心覆露叶情清風匪一日矣
寧不侯戀哉顧　聖天子方厲鼎曆以攬乾綱運帝樞以
飭吏治虛臺省以儲循良擇清要以登强幹陟明之典舍
侯誰先則侯之來否不可必而侯之大用於世者可必其
來乎吳民之幸也其不來而延登華轂之下乎天下之幸

也來則廖桑梓之得君不來則廖朝廷之得臣吾何爲不
欣然哉於是侯始得發而其等乃酌芳烹鮮爲侯祖道云

夢占類考序

夫爲夢之說者曰想曰因而已所謂想者以形神相接而
言若渴之夢飲饑之夢食是也所謂因者以形神不相接
而言若陰壯夢水陽壯夢火是也華胥之游可以觀想蝴
蝶之變可以觀因然叔孫穆見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
人得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日則不可盡歸之想亦不
可盡歸之因有想有因何想非因無因無想何因非想因
與想相乘而鈞之爲心之動也故儒先以爲從心莫如夢

又以爲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豈惟學哉成敗利鈍皆有可
以夢而卜者何也動乎四體善不善可先知矧心爲四體
之君乎夢也者心之機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心發
於機機徵於夢機有善惡夢分吉凶以機觸機言皆先覺
是故夏作致夢商作觭夢周取咸陟而周禮大卜掌之汲
冢之書其來遐矣而瑣語十一篇諸國之卜夢與焉漢藝
文志七略首卜夢其說以衆占非一而夢爲大甚矣夫占
之莫良於夢也迨至魏晉代有名家洎及宋元無復留意
甚有狡儈於籍肆者托名於周公夫孔子之於周公嘗夢
之矣公則未嘗有夢也矧有書乎而奚傳哉傳不於周禮
而別爲一書有是哉且夢有兆同而殊應者亦有兆殊而
應同者乃刻舟而求雷煥之劍膠柱而鼓湘靈之瑟是讀
周宣於父書徵管輅於緒論立趙直於斷簡坐宋壽於殘
編將以稽疑而疑益生將以辨惑而惑滋甚又安能因黃
熊而復夏祀緣青蠅而箴昌邑哉不佞曩歲大病醫工歛
手以發夢而愈乃惟先哲之秘術雖既莫傳而已驗之陳
跡可以考見於是原始六經歷稽諸史參諸羣籍旁及稗
家無論時之遠近人之華裔凡有徵於夢者罔不擇而採
焉命之曰夢占類考比類而從各有條目則取法於劉向
之洪範五行傳參紀錯糅適於事用則取法於王景之大

衍玄基差有稽實待虛之意不無援古証今之益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庶幾哉衛玠有疾而無疾索紞無書而有
書無俟求夢記於華陽而夢可卜也若乃夢凶而得吉夢
吉而得凶則休咎無常敬肆不一亦存乎其人耳

爲諸大夫介周公瑕壽序

周公瑕先生壽躋七十上元其誕辰也其同會諸大夫以
社誼共謀所以爲先生壽者問序於先生之友張生張生
曰夫生人貴同良晤難遘會其可以已哉彼其竹林標勝
蓮社羅英匪徒聚樂義斯重矣乃會昌則七人聯席而二
老躡其蹤至道則九翁並駕而一緇厠其列洛陽之十三

人不爲多睢陽之五人不爲少均是致也然皆皤皤黃耇功成投老優游樊魚徜徉解組賡詠爲歡杯酒相娛固宜爾爾若諸大夫則皆妙歲躭歷丁年登膴或以引疴乞假或以終養在告東山之役雖試而北闕之戀方殷烟霞之尚雖高而風雲之會適起其視唐宋諸君子蹟固不相若也乃獨與言雅會且高先生之風迎而致之共爲山澤之遊而俾之宰是盟焉夫先生之視諸大夫齒則長矣而藍輿華軒固瞠乎其不相及也乃獨以其賢見推於諸大夫而又不挾其賢而樂爲諸大夫所推其爲五人九人十三人不必同而所以軒唐軽宋還其舊觀者殆有在矣且洛

陽者英方會於妙覺而宣徽王公以官守不得執卮酒書請寫名其間今邑侯傅公以將入覲先諸大夫爲詩登先生之堂其事可當宣徽而先生會必首諸大夫之席固有序齒不序官之風又歸然大隱褎然淵匠亦非白學之比信斯會也雖謂駕唐宋而上之亦可矣故愚以先生之清癯肥素博雅修暢萬言則曼倩推斂八斗則陳思讓才猶須揭日月嗚建鼓而趨也固不待斯會而後重惟先生與斯會可以見先生之易知有親不爲矯矯獨行之士而先生之名益重以諸大夫之名在題屏學隆口碑列宿因夜集生輝春風以朝登滿座固不待先生而後其會重而作

能邀致先生可以見諸大夫緇衣之好考槃之美使劉毅無遊集之管戴洋無棄貧之歎而諸大夫之會爲益重矣第先生之登期頤躋上壽張華燈奏羽衣歲以爲常者可必而諸大夫方且飛榮玉墀柴門生草欲如今日之相周旋者不可必則以斯會也當斯辰也其稱觴而致祝者豈容自後哉愚固踽踽人也宜不足以揄揚勝會而叨授簡者豈以樂羣之美出諸踽踽者之言尤可信耶諸大夫幸不以爲不然請書以爲先生壽

論

竊負而逃論

予嘗謂瞽叟殺人之問可謂善問若乃竊負而逃之對則一時應答之微權非千古之確論也夫舜爲天子則瞽叟既已允若其不至於殺人可必也且以舜之大智必能思患預防不使至於有殺人之事可必也第令有之則持平如皐陶者必能以八議之例寬天子之父不必執以殺人者死之法亦可必也衛鞅霸秦之佐耳於秦太子之犯法以爲天子之子不可以加刑而刑其師傅夫天子之子且不可以加刑而況天子之父乎霸秦之佐且能酌用法之重輕而況帝世之臣乎其不以殺人之罪直加之天子之父明甚也舜之處此亦必引咎自責輟懸減膳若遇天變

若隨大災而已何至竊負而逃哉且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皆王法之所制也河海之濵獨可逃於法之外乎使臯陶執之於未逃之先而縱之於已逃之後是三尺之法可撓也又何以爲臯陶哉石奢爲理遇父殺人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頸而死使可以逃而全父與法是舜與臯陶皆不奢若矣且或以亡命而遇赦或於亡命而就拜此固非漢法之善也豈有後世不善之法而先創見於唐虞者哉鯀之治水也以禹之智覩之非不知其績之難成也君命之而不疑父任之而不辭禹亦聽之而已及其敗乃績而殛羽山之戮禹則痛其父而不敢讎其

君惟思幹蠱以蓋前愆而已無所逃於舜之法也使舜可以竊瞽叟而逃禹獨不可以竊鯀而逃乎何至於鯀之殛也故曰一時應答之權非確論也

武未盡善論

識聖人之心而後可以論聖人之樂聖人之心有所不得以自遂則其播諸樂者於是乎有所未盡善者矣非樂有未盡善也聖人適遭其窮而心不得以自遂則其樂之由心生者皆以其不得自遂者發之而媿諸古風有不相及者矣聖人之心則固可以上下千古而符會契合者也知乎此而武王之樂可知也已武王之心豈不欲商家有道之長如唐虞之盛而使已出則藩屛王室入則都俞帝庭與岳牧臯夔比肩哉不幸而商紂嗣位濁亂國紀荼痡生民天命去商人心歸周則不容拂天違人故身冒不韙之名起而伐之前途倒戈血流標杵武王之心方戚戚也當是之時豈以天下之富爲可利天子之貴可爲榮哉其心曰吾不能爲岳牧臯夔之爲臣又不能爲巢父許由之爲民則亦何樂乎成湯之爲君哉彼武王聖人也夷齊亦聖人也夷齊非之而不顧武王行之而無忌豈眞見有不合而叩馬之諫若以水投石而不相入哉武王固欲從夷齊之諫而不可得也武王之心則亦夷齊之心而已使得遂

武王之心則進爲一夔之任可以舞獸儀鳳退爲擊壤之歌康衢之謠可以忘世何至閑古風而興慨想韶舞而增戚也哉蓋武王之心卽堯舜之心而武王之時非唐虞之時武王從時而大違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而不安悵然而不怡者聲諸樂則其音聲屈伸節文升降皆若有不得遂焉者以視唐虞之樂固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是故唐虞之樂猶之春明景和萬物熙皞空無纖雲太陽在照而已武王之樂則猶之陰霾甫開狂飇乍息浮雲已去太虛如故而草木之震撼者猶未寧也然則樂之未盡善豈武王使之哉時使之而已使紂惡未稔而自滅武庚念亂坎

圖存則剪伐之舉方爲翼戴之謀入而佐王中興正樂輯
禮武王固商之變而武固商之韶也觀其孟津再會而後
舉鎬京受命於末年非其徵哉時不如其心而樂不逮乎
古吾悲武王之數奇而論者曰武非聖人則吾不知矣

親仁論

王敬美作遠壬文燭照奸膽刃劃諛腑固保家之龜鑑裕
後之藥石也第恐聞此者疑於人之皆壬動思遠之將有
公叔絶交之疑孝標是非之辨其流至於離羣而索居獨
學而無友故爲親仁論以佐之
盖嘗讀易而有感於否泰之際矣大往小來則爲否小往

大來則爲泰夫小來則大不得不往大來則小亦不得不
往其勢相爲低昻其機相爲進退者也孔明以親賢臣遠
小人親小人遠賢臣爲先後漢之所由以汚隆焉有味乎
其言矣故欲遠壬莫若親仁然所謂仁者非曰和光同塵
與世無侮而爲衆譽之所歸者也亦非曰大言高論驚世
駭俗而爲衆望之所屬者也亦不必其人皆聖賢而後爲
仁也苟其人言皆可行行皆可稽不徇俗不矯俗可愛而
不可狎可以爲素交而不可以爲利交或父事之或兄事
之爲金爲蘭爲膠爲膝締石交於傾盖訂久要於班荊採
麗澤於杯酒之餘歡受觀摩於懸河之緖論俾繩糾其於

賓主之位儀刑立於獻酬之際仁義賴以組織道德藉以
琢磨卽有麴蘖之好乎則終日百拜之儀孰於躬而糟丘
習池之談無自而入之矣卽有妖艷之好乎則內作色荒
之箴習於閨而後庭前魚之侔無自而入之矣卽有諂諛
之好乎則正言讜論之益浹於心而交口撫掌之徒無自
而入之矣卽有游冶之好乎則流連荒亡之敎惕於中而
裘馬田獵之誘無自而入之矣卽有博奕好弄之念乎則
惜分陰賤異物之論相朝夕焉而賭墅畫舫之談無自而
入之矣盖入芝蘭之室者鼻觀常徹而包魚無所售其腥
聆律呂之正者四聰恒具而鄭衛不能奸其聽未有薰猶

同器梟鸞接翼大來而小不往親賢而復不能遠小人者
也以是禦外侮則自反常直而不報無道將有終其身不
一挂於吏議者矧肯於同氣之中鬩墻而競錙銖哉要而
言之欲保家者在遠壬欲遠壬者在親仁欲親仁者在擇
交苟交不知擇則壬自以爲仁而求售其人一售則反以
仁爲壬而顚倒是非莫有底極矣未有仁人君子人疑其
爲小人而反肯俯而納交於人者也大抵欲求售則易交
易交故雖欲遠之而其人恒親不肯俯則不易交不易交
故雖欲親之而其人恒遠且樂其易交而畏不易交者又
人之恒情也於此而反之亟持之力則仁可親仁可親則

壬可遠故爲是說以佐遠壬之論

伯夷論

客有疑于伯夷避紂之說而質諸張子曰有是哉君可避乎申生之待烹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彼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猶之父子也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卽東海之濱亦商土也而何擇而居焉始而避之若將浼焉旣而叩馬以諫戚戚焉惟恐其亡焉何始終自違哉張子曰不然避之爲言也遠而去之也非叛之之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君子之道乎當紂之時爲之臣而親事之者且有佯狂而遠去者矣

矧其民也無官守之責也東海之濱避地也非無君也故不曰避商而曰避紂善言夷之心者也使紂或早悛庶能圖存則商之野何不可耕而何擇于商山之薇也故始而避之全身以免一時之害也繼而扣馬諫焉捐身以明萬古之經也故文王事商則就其養武王伐商則斥其非夷爲商民故始終爲商也何嫌乎避也客曰商之天下非征誅而得之者乎夷獨不追惟其所從來而何粟之食也張子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順之而已信如是則獨行之士尚下聖之淸者矣

趙盾論

或問春秋趙盾弑君之書竊有疑焉夫畜君者好君也盾强諫是好君者也以好君者而加以弑君之惡豈春秋之直筆哉豈魯魚豕亥之訛以穿爲盾乎杜氏以爲責備賢者豈有旣謂之賢而又可謂之弑君乎彼商臣諸人何以直書而獨漏於穿哉予應之曰不然郭解之客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以爲甚於知何也謂其倚解之勢殺人且以解之故也靈公之時三家雖未移晉而當時以盾比夏日之日則其炎炎之勢足以無君而當時之在朝者亦知有趙氏而不知有晉矣桀紂天下之暴君也龍逢比干賢聖也然欲殺則殺欲剖則剖者何以君臣之分行之也使盾

無無君之勢則以靈公之拒諫足以戕盾何至自嫌其勢哉夫以紂之虐尚有助爲虐者今無人之可使而至於使獒焉靈公之勢亦孤矣靈公之勢孤趙盾之勢熾也卽使穿非趙族罪亦不得不歸之盾而況穿爲之哉盖不待公羊氏盾稱冤史答盾之語而經之書盾可無疑矣胡氏傳春秋曰操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其得誅意之法哉

豫讓論

或問豫讓何如人曰刺客之雄荆軻聶政之儔耳非眞義士也夫論公義不論私恩論理之是非不論情之厚薄乃

謂義也方讓之事中行氏也而智伯伐之使其出奇破謀若毛遂之于平原君則中行當謝過不暇安得復衆人我不然則去之可也以讓之才安往而不得其君顧乃坐視其亡而復爲智伯臣也若轉丸然可謂義乎或曰百里奚不能救虞而入秦者非耶曰不然晉自亡虞奚自入秦非事讎也且智伯之伐中行氏也曲在智伯襄子之應智伯也直在襄子夫既曰智伯國士遇我而不可以諫乎與其死于既亡之後孰若諫于未亡之先哉臣節一也既失之於中行不能復得於智伯昧大義懷私恩而猶曰國士遇我則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夫君可以衆

人遇其臣而臣可以衆人報其君哉讓方自以已之所爲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夫有一心以懷衆人之報復有一心以懷國士之報非二心乎吳爲伍員報父兄之仇而員以死報吳可謂報稱矣而君子尤病之謂君親無讎也夫讎其父兄且不得讎而况衆人遇我而我得以衆人之乎人方以讓之死智伯爲忠吾獨以讓之事智伯爲愚事之而不知其亡曾輔果之不若矣又安望其能擇主如百里奚死諫若伍員哉雖然朝食恩於人夕而背焉紛紛多矣若豫讓者亦不易得也

孫權論

予讀史至孫權稱尊號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而尊兄策爲長沙桓王不能不掩卷而歎曰甚矣夫權之負策而吳之所以不兢有以也夫東吳之業孰創之策創之也始堅從朱儁討董卓欲匡扶漢室馳驅中原豈嘗有江東尺寸地哉自堅爲黃祖所害策始於流離遷從中從袁術得堅部曲乞平定江東方徙歷陽從阜陵渡江轉鬪擴會稽屠東冶破嚴盜而丹陽豫章諸郡始爲所有且欲乘袁曹相角之隙襲許迎獻當是時策固可王可帝而乃以漢室故有所弗願也使策不死而曹丕成篡漢中續統則豈肯晏然出其下哉其勢必至於稱帝稱帝而殞則子壯可以授

之子子幼可以授之弟三分有一之業惟其所挈而付之也不竟天年以付之權權盡其所經營而有之則策雖兄猶父也父王亦宜以王父帝亦宜以帝烏有親受其印綬之珮而身自稱帝乃忍王其兄而侯其孤哉無論往古即司馬氏父子兄弟猶孫氏父子兄弟也炎既遷魏鼎而追尊之典懿曰宣帝師曰景帝昭曰文帝至於廟號宣文稱祖景猶曰世宗未聞帝懿與昭而王師也况師襄懿已成之業策與堅將廢之勳又有不侔者哉夫身建大業則父不得以奪之於子如唐之太宗是也兄不得以奪之於弟如唐之玄宗是也權欲以弟而奪諸兄以守成而奪諸創

業悖亦甚矣第令策創甚之際不以權付昭而以紹付權則策之骨肉未寒而權之殺紹而奪之可必矣且和與休權子也長沙琅琊皆以王兄弟之子猶子也紹獨以侯卽策爲常兄亦云偸矣而光策乎原權之微恐稱帝之號一加於策則國人之心將屬諸紹耳殆權末年登既不延和亦不終亮復見廢而霸奮誅夷天意殆報之矣何孫盛乃以魯隱宋宣爲戒而與之然則百世而下趙普獻再誤之奸德芳遂癡兒之泣皆是說啓之也悲夫

徐世勣論

夫觀人之報施可以知人觀天之報施可以知天徐世勣

之際唐也唐主愛之甚付之心膂錫之姓氏可謂國士之遇矣宜世勣何如報也迨其末年一逢武曌之惡移唐於周無異轉丸曾無王陵之詛又無平勃之功此其報唐宜爾耶吾有以觀其微矣初竇建德之獲其父也世勣既以父故而降夏矣既乃背夏而歸唐則其父固夏人几上肉耳建德獨義而全之是建德之有恩於世勣不特單雄信同事之好而已何雄信之誅也世勣力救不果噉以臂肉非不厚也獨於建德之獻俘入市未聞有片言救之何反雄信之兆若哉夫人固曲全吾父而我乃坐視其死所謂以德報德如是哉是其人忍人也不難於負夏又何難於負唐故曰觀人之報施可以知人其逢武曌之惡將爲已之子孫計不暇爲唐之子孫計也無何而敬業起兵九族殄滅是天意欲報世勣故假敬業以速其禍耳不然以敬業之義舉宜其克當天心矣而何至於滅族哉故曰觀天之報施可以知天

趙普論

論宋賢相者每以趙普爲稱首余獨以爲普宋室之罪人也烏得賢普之於太祖非特泛泛君臣之交而已其於治亂所係當死生以之不可以一身安危貳也方太后之欲傳位於光義非眞有老成憂社稷之計不過婦人之識欲

其三子皆帝耳在太祖不可以不從在普不可以不諫漢景之欲以位傳梁王而驩太后也竇嬰引卮酒進以父子相傳爲漢約兄弟之議非帝所得擅梁王遂不果傳而漢約定使普當太后臨終之命太祖順令之時剴切陳光僚剌弑之慘起于壽夢之不早斷則太后雖病革亦必嬰然懼禍機之伏而不敢執傳弟之議卽使以立長君爲社稷幸則負扆之儀可以復起亦足以朝羣辟而服海內何至於創業之始卽亂垂統之法哉使太后老眊不能聽太祖從令不敢移亦當斷以大義論以大孝言父子相傳千百萬世毋變以奉太后廟祀愈于從令之孝言二王之各有

封土足以傳千萬世不必以帝位而後尊而且安也不幸太后議未决而終亦當律以亂命早定德昭之位以杜奸邪之謀崇加二王之封以謝太后之靈則可以無燭影斧聲之疑光美德昭之死矣於斯不斷使光美德昭不堪太宗之薄已也邪臣從中煽之狼亀之患作而喋血之慘形則太祖之社稷將傾而太后之陵寢不安普從太祖定天下其處事頗深豈不能念及此固頹然若無知者盟則從而盟之渝則從而渝之哉當時不過畏二王之在側恐言不見用貽二王之怨而致不測之禍耳爲社稷臣定社稷計憂不測之禍而緘默不言卒至於逢君之惡而成之乃

曰太祖已誤夫知其誤而不言非忠也不言而從之盟則斯盟也蓋不待太宗之問而已渝諸心矣靈公之死趙穿弑之也君子曰盾弑之也光美德昭之死人曰太宗殺之也君子曰普殺之也普一不言使太后不能保其子孫太祖不能保其子弟太宗不能無愧于其母兄是普于太后太祖固不得爲忠而於太宗亦不得爲忠矣普也小人何足以知大義哉古人以爲刀筆吏不可爲公卿吾於普信之矣或者曰宋宣公之舍與夷而立穆公也卒致位於殤公而不廢先君之功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子其子饗之當時宋祖未始不以穆公望太宗而太宗不能以與夷視光美德昭是太宗之棄德不讓也於普又奚咎焉吾獨曰不然夷齊之立非也荀息死之盟固不可以貳也太宗之傳子普寔啓之是罪之魁也舍此不責而尤太宗非春秋法也

辨

夫差報讎辨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爲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復父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法爲報讎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乎則曰不然九世之讎可謂遠

矣桓公復焉春秋大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岌岌乎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誅乃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敝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

亡之時暫勝而終蹶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善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下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亡之乃忍勝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眞能報讎可知矣語云爲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哉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玆夫

荊軻辨

予嘗讀刺客傳至荊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刼秦王

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亞策也夫秦王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刼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直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刼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乎不就也曰亦天而已予之所論者人謀也人謀之非盡得無遺憾乎

呂不韋辨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採奇貨于異人收重息于秦室

亦知矣哉予曰非知也不韋蓋奸雄而寘於賈者也但天適欲滅秦而彼以心計得之耳盖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服辜而六國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不韋之巧于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哉黃歇之于楚以斯術也而歇用以自隕則政之襲秦不韋之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則不韋之嗣亦滅孰與爲陽翟大賈世其貲之爲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滅秦滅六國六

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滅是天三降癉惡之典一于秦再于六國三於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張耳陳餘辨

張耳陳餘始相許以相爲死及王離之圍餘力不能救非負耳也耳望之深奪之驟實負餘矣然耳以王餘以亡何哉始餘不堪里吏之辱而耳躡之令受笞忍固弗若之矣即鹽澤之問亦可徐而應之固未有五千人同殁而無可徼者且敖亦不敢前矣以此諭耳即印綬何以解爲至井陘之戰空壁而逐人之軍其不能忍猶是矣欲不亡得乎

此圯下老人所以抑良也

漢文帝誅薄昭辨

漢文帝用黄老術治天下宜黙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議也意昭必强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横殆踰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愛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

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灌夫辨

灌夫雖善魏其然其爲魏其謀不若籍福深也方魏其以論傳位梁王忤太后賢聞天下卽失勢名在也何待武安臨之而後爲名高夫乃邀致之復語侵之何不憚煩也福之請田意在調和兩侯魏其固靳弗與後乃不有其家何有于田知時變者固如是乎夫之怒與福之請均爲忠魏其而慮深淺異也第令夫以福自濟豈不與魏其俱全哉

議

會試移期議

竊惟科場事宜當路講究至精悉矣至會試期尚似有未講者盖　高皇定鼎金陵故會試會于金陵金陵當南北之中而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故定期二月取春之中也自　成祖都金臺則徙而北者又三千餘里矣地有三千里之殊而復仍舊期豈所以順天時審地利而察人情哉且會試春試也三月亦春也今能移之三月其利有五盖試期在二月則士子登陸適與入覲相值車價馬值須臾騰貴遂使挾策者騈肩于私車觀光者靦面于策蹇貲

不充費多至稱貸方拜一命而責逋者至矣望其廉實難也若三月則期寬士子可以舟達卽登陸車馬亦常價矣且一車一馬之徃復旣資覲吏復給試士價不加高而所入自倍是士皆旣省而民力亦紓此其利一也夫會試者會天下之士而試之也今雲貴士子雖蒙鄉薦必間科乃得入試以試期在二月耳夫士雖遠在萬里外孰無及時效用之心哉况舉于鄉不得卽與計偕而必遲之三年非所以仰承側席之思而俯體載贄之願也苟移期一月則萬里畢集此其利二也時至三月衣裘漸減不肖濟弊端少華而防閑者不肅而嚴此其利三也每年謄錄偶遇風

寒卽苦呵凍秉燭夜書更有意外之慮三月則氣漸和而
日漸長可無二患此其利四也毎年運舟至夏入閘故下
第士子不得相值今運期以避水發特移至春晉矣但下
第諸舟必遇于閘河河窄而水急一退讓間動經數日少
不遠避誶語萬端間遭暴横軀命頃刻夫今歲之所棄黜
未必非來科之所登進也既摧如于天路而復戚若于迷
津豈國家右文愛士之意哉今運期既移而上試期亦移
而下則旣保其無刺船之懼而復使之慰倚閭之情是雖
不錄而恩均蒙之矣此其利五也倘以　祖宗成法未敢
輕議則是盤庚不當遷殷周公不當營洛矣且先朝有以

甲申會試者年且可移而况月乎又有以四月廷試者廷
試可移而况會試乎卽洪武永樂間取士或不上百人今
漸益至三四百人人可益而期獨不可移乎惟當路諸賢
詳考成憲參以時宜俾率由之中寓變通之意誠清世之
盛舉也

對

靈均對

五月五日與客坐廣庭喜見新月予戲云誰將五綵掛銀
鈎遂令影入湘潭流客曰月影隨地在何謂湘潭予復戲
云將使魚龍驚伏無溷靈均爲也客曰事果有是乎哉予
云何必然原始者多好爲牽合附會乃有幽冥不根之論
以理揆之殆無是事也夫笛奏而龍角聽簫鳴而鳳來儀
聲音之感且爾而况忠信之感物乎故宋均立德猛虎渡
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韓愈立信鱷魚遠徙未有忠如靈
均獨不足以感魚龍而顧爲所侵也且以靈均之秉直介
輕死生使爲商之臣可採薇于商山爲漢之使可嚙雪于
北海又豈有旣死之軀而復爲人乞食者哉予惡夫好爲
異說者之瀆神侮賢也因筆之

吹箎子衣冠對

吹箎子懷瑾握瑜耻與時伍將詭冠華衣以自異卜宜於

予予曰異乎子之爲異也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特立獨
行豈在衣冠間哉彼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從其俗也冠義
曰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未聞以異也折角
之巾以林宗傳未聞林宗以巾高也懸鶉之衣以卜商紀
未聞卜商以衣賢也犢鼻之褌以相如名未聞相如以褌
著也斑衣以娛親非以標奇也赭衣以便舂非以彰特也
平上以脩計非以表怪也惠文以糾慝非以樹威也嶲巾
以漉酒非以辨異也鶴氅以適躬非以炫觀也且服之不
衷傳致戒焉是以雄雞猳豚賢者無終紅紫褻服聖人所
愼何尚鹿皮衹用貽譏謝萬白綸徒足取誚鄭注鹿裘不

爲隱淪皆是物耳吾願子之冠爾冠衣爾衣亦足以自見矣不然人不我笑亦且我效舉流俗而冠爾冠衣爾衣爾又將焉異哉吹篪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鬪蟋蟀對

張子少慕劒術喜騎射尤好讀孫吳諸家書思得知我者俾爲封疆之臣當劾禦侮之用執執一經年踰强仕膂力已不逮乎曩時然壯心未已每聞秋風夜號如聽邊聲便欲起舞乃豢蟋蟀角勝以自快誠不知爲有道者所笑也客曰子之慕乎是也其亦有取爾乎張子曰有取也夫量敵而進廟筭而勝司馬之法也始之較大小審此彼以之

易言左次傳云再接兵家之常也從之各少休而復進以之其勝者勝則吳漢之八克孔明之七擒也其敗者勝則孟明焚舟之略鄧禹澠池之奮也物有小而觀大事有微而鏡機斯之謂矣烏得無取爾乎客曰子殆欲之又從而爲之辭也冠裳負販區以別矣士類博徒分以辨矣子令皓首與垂髫襍進角巾與寬褐紛遝爭觀排門助叫驚座得無妨于禮乎乃勝負異形得失相較予奪由乎纖蟲欣戚變于一瞬得無害於義乎張子笑曰事有越於禮義之大閑者亦多矣子無問乎齒决也彼尼父猶較同俗非汚野老爭席乃進於道且童冠偕往舞雩之樂也少長咸集山陰之賞也其何妨乎禮勝者取之無傷廉敗者與之無傷惠取舍之節聊假乎物予奪之機不由乎人賢於樗蒱之擲圍棋之賭遠矣又何害于義客曰信矣其若人言何張子曰予不聞老氏之訓哉知我者希則我貴吾快吾意吾貴我矣且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客唯唯而退

後蟋蟀對

作蟋蟀對後數年其徒復有扣門而請者曰秋期至矣先生得無從事于鬪乎予命童子謝絶之其徒退童子歛手而請曰先生之謝鬪徒也無乃異乎曩所對乎予曰然予未知天下之不可以有鬪也而矧一物乎哉夫鬪莫大於

涿鹿之戰莫快於牧野之捷然而骨以車載血令杵漂天下可有鬪乎哉若乃七雄星列三國鼎峙六朝疊伯五胡雲擾當其時咸舍耰鋤事戈戟去從容從擊刺匪仇而交劉不怨而相戮白首流離黃髮狼狽天下之死于鬪者十且六七今承平二百餘年來幸無所事鬪也而可於物乎語鬪哉鄴侯云臣好道不與人爲讎信斯言也心竊慕之夫身不欲與人爲讎而使物之無事而相讎且鬪可乎哉蟋蟀秋吟吾聆其音秋思以深蟋蟀在牀吾與徜徉秋慶以長蓋不必分人已較勝負而亦樂於蟋蟀者多矣童子不對視之則已頭觸屏而睡矣予指而笑曰斯人也其悟夫

無聞也夫

擬䟽

擬諫戎服郊天䟽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戎之儀豈可互用況 陛下當踐祚之初行郊社之禮所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在此一舉誠宜稽先王之法服考 祖宗之定制問之禮官參之輔弼服以衮旒乘以大輅儀與物將敬懿兼致庶幾天子穆穆之義豈可妄自菲薄单騎輕出冠矛被鎧下同闒竪以之事上非所以明有敬也以之臨下非所以明有尊也且不重不威孔訓惟嚴同于騶乘褒絲變色䙝履譏始

防微永終可不戒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恐初之克謹尚以不令終之而況初之不令何終之有易曰過涉滅頂凶夫一爲過再爲涉三則滅頂而凶矣惟 陛下達觀於天人之際研幾于初終之介深引咎以回天心踈刑餘以親朝士猶可謹始令終過不至涉不然至于滅頂之凶將有噬臍之悔臣無任隕越之至

奏記

奏記大宗伯陸師

恭惟 温詔再頒安車既駕聘阿衡于莘野起太傅于東山固四海之至快萬方之大幸也第 主上在養正之日宮闈有並尊之勢燮調之功實在今日光輔之烈翹望玆行襄廁六館幸遇一顧斷恩有年懷德未報足已再刖髮有二毛鉛刀之割未試杞人之憂良深匪敢僭冒於贈言聊用陳衷於獻曝倘采葑菲于下體擇芻蕘於狂夫庶幾千慮或有一得謹條上六事如左

一曰時舉宴遊以陶聖德伏讀 皇祖大誥三篇首示君臣同遊之盛蓋不特守歲迎春標之唐代賞花釣魚著之宋季矣今 皇上雖膺上智之質尚在幼冲之年使聰明有時而間則壅蔽因之而生苟徒恭龍顏於大朝之對接天語於進講之筵則堂陛既已森嚴禮制又有定限非所

以優而游之以日新令德常而習之以時敏聖功也誠宜於朝講之外申之以清遊之制或於便殿或於近苑或以退朝罷講之餘或以風和景明之日或浹旬而再舉或匝月而屢行使二三元老晉接頻仍兼之文學侍從之臣青瑣烏臺之選咸得乘燕閒而漸德性緣歡洽而進讜言則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矣且今日既習于交泰之樂他時可免於逸豫之憂此固所宜急議而請行者也

二曰調和宮府以亮天工武侯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是在調停之有道耳正德間勢在北司則北司得以制南

牙嘉靖間勢在南牙則南牙得以制北司所謂調停惟不
爲所制而已盖中官之中若左悺曹節魚朝恩者不少若
呂強鄭衆張承業者亦未必其盡無也親其賢者則足以
制其不賢者不但不爲所制而已楊公以張永除逆瑾用
是道也苟無委曲善處之術以成光明正大之功守趙良
之寔心執衷緣之變色而槩焉疏之遠之棄之絕之則偏
戾之性不堪憤激嫌隙一生讒搆交作中外牴牾疏戚殊
勢及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則不勝掣肘之虞而未免噬
臍之歎矣是可不爲之深念哉
三曰酌處宗藩以親邦國謹按　九廟之制親盡則遷聖

人非于　祖宗有所隆殺也勢不能不然也而亦情與理
所宜然也使不能不降殺于　祖宗而欲周遍于　祖宗
之子孫亦難矣當事者惕于變亂成法之條沮于離間親
王之典遂使宗藩議宗藩而朝廷之上不敢議宗藩則便
於朝廷而不便于宗藩者其誰言之哉今條例之刋行皆
道傍之築室耳不思以　祖宗之田賦供　祖宗時之宗
藩固知其餘裕也今任土作貢不加于前日而天潢繁衍
百倍于曩時則以有限之賦供無窮之祿其不忍見者豈
惟脫巾之戚賣領之事而已哉其不敢言者豈止僇辱守
令詐語藩梟而已哉自愚計之爵有所宜降則唐人疏屬
降爵之意可尋也祿有所宜裁則宋人爵止其身之意可
想也禁有所宜弛則國初祖免而下考試命官之令可據
也所以變而通之掃而更之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四曰慎選臺諫以通言路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蘇洵有
言人臣能諫不能使君之聽其諫非眞能諫之臣於以見
諫之不欲數也隆慶初年言路大開事無不可言言無不
可入矣未幾而有石星之譴有詹仰庇之黜豈以　先皇
帝之仁明而有不納諫之時哉言輕而聽厭也故臺端貴
折檻之風而亦不可無愼重妥詳之士以擇其可諫垣崇
批鱗之氣而亦不可無老成持重之人以將其宜所以培

聽德之聰以待可聽之諫闢敢言之路以俟當言之時者
信有在也不然方上之受之也不擇言而漫入及上之厭
之也欲入言而不能然則言路之通塞果皆不言之罪耶
抑皆多言之致耶
五曰遏絕橫議以防奸蠧盖處士橫議亂之階也而况竊
名處士者乎今立名非眞者多籍布素以爲遊揚之計而
貪冒無籍者遂託聲勢以爲媒利之謀號曰山人而不知
所隱者何山名爲講學而不知所學者何事或縱橫于驛
傳或往來于京都囑托一行則頌聲載道請乞不遂則謗
語交騰日至之言能無市虎鑠金之口毒乎　虺蛇其所以

致之者有自矣良由肉食者多爲名計而不爲實計故[illegible]
食者假爲人謀而適爲已謀也此而不有以遏絶之則悃
愊者聲銷浮薄者譽延將是非日舛奸僞益滋可不懼哉
六曰隨事節制以弭兵變夫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節
制不立紀綱攸繫矣語云始于一線終于滔天今日軍衛
之壞豈持一線哉愚恐下有滋蔓難圖之勢則上有不戢
自焚之虞繩一未必其儆百小懲未必其大戒凡可以爲
潛消默奪之計者不可不隨事而爲之圖也今觀在操之
兵多以請糧致變而糧稍不給則變從而生誠宜時其簡
閱第其勇怯勇則全支以示賞怯則半支以示罰則能爲

變者不欲爲變欲爲變者不能爲變必不至于大都白晝
哨徒操戈罹天憲而干法紀矣其在運之兵又倚軍儲之
重而成横行之勢借盤剥之名而爲剽掠之謀其勢遂至
于賊殺天使則行旅之同途者可知也誠宜專責所在漕
臬沿途密訪兼察私貨遇有暴横即時擒解漕院罪其首
惡而其餘同舟之人籍名支會本府本衛責令來歲海運
則嚴刑有懲秉危有懼或庶幾其少緝也不然則狠如羊
貪如狼强不可使者在在有之將使禦寇而先以爲寇又
烏用是兵爲哉

記

徐氏園亭圖記

此徐氏園亭圖也園在閶門外新橋之北橋去城二里而
遥園去橋半里而近入門花屏逶迤中圍小山山嶙峋多
奇石穠樹松檜森焉若眞遵麓而東東有小漁梁踰梁有
小亭命之曰天香桂藂在焉望素而芬宛乎淮南招隱之
境也亭前有小池池廣植蓮當朱而榮燁乎若耶采芳之
區也池通大池大池之上有堂臨之堂居園之中央命之
曰水木清華觴酌恒于斯矣堂西有小齋齋外有橋橋西
復有齋齋後植蕉咸可憩焉談焉藏焉修焉委乎禪房之
奥也自橋北望重屋聳矗飛甍入池儼如倒景池即大池

折而北北南長可百步沿池而北歷臺至樓登斯樓也左
城右山應接不暇而虎丘當北窻秀色可摘若登獻花巖
顧瞻牛首山然俯而視之則平疇水村疎林遠浦風帆漁
火荒原樵牧日夕異狀命之曰寰勝諒乎其勝也已地於
園最後結亭於諸搆亦最後樓之西有藂竹結茅亭其中
故未及之主人子本乃好行其德者又敬愛客嘉隆間嘗
與壽承休承孔加公瑕曾望諸名勝嬉遨其間至信宿忘
返殆若不知園之非吾有者當時未有圖也已而錢山人
叔寶爲之圖圖成而子本之伯子孝甫裝潢之屬予爲之
記予惜夫風景具存而人物非昨遂不得與壽承孔加曾

望公詠其勝不能無山陽聞笛之感其又何以記斯顏典甫翩翩能世其高雅實重違其意也遂僭書卷端且爲休承公瑕先驅云

集雅齋後記

盖嘗聞之詩矣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而長卿之賦上林也亦曰揜羣雅然則雅固尚其集哉沙君善卿之以集雅名齋而人亦以是名君其必有以當於斯者君弱冠即騰聲郡庠濟濟士咸樂與之遊焉講學課藝無間也則嘗於一國之雅羅而致之而爲我集矣進而遊辟雍則與蹻蹻負笈而環橋門者相朝夕焉盖不必走

燕趙齊魯之郊歷閩粵隴蜀之墟而天下之雅未始不集於我也迨歸而閉戶自精則纍縹緗纍纍籤帙登之鄴侯之架時一考其行事想其言論風旨神交千載之上下而會於心焉其集夫雅也益弘而雅之集於我也益約旨哉雅乎斯罔不集矣夫人身闤闠趨奇贏逞心計逐逐於什一者固不足以言雅即有析圭儋爵印纍纍綬若若者亦多望塵而趨咨且囁嚅於赫赫之府承風順旨於皇皇之堂亦不知有所謂雅也間乃穴居野處離羣而索居踽踽焉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如史氏所謂獨行者庶乎可以語雅士矣然亦難乎其語集也惟知雅之足尚而集之於鄉邦集之於海內集之於千百萬世則可以以小雅之七十四人爲一人亦可以以大雅之三十一人爲一人以登之於清廟明堂之上列之於軒懸陛戟之間則一人之身用而天下之雅羣侶於斯矣惜也老其身於佔僤不一試於崇雅之朝而卒使集雅之云托之空言悲夫予故善善卿而其季子肇錫又予倩也善卿既去世二十年其季以彭徵君孔加所撰集雅記裝潢成卷復徵記於予予於是申發善卿所以名齋與自名之意記而曰後後彭記也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傳

曹先生小傳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爲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至故術不可不愼也慨然歎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爲小兒醫聲籍甚吳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游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鵲之於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兒之畜大將軍然不知重也而錢先生顧重之曰吾諸兒弗如也已而果盡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因治亢害承制若孫吳用兵奇正悉中初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何而士大夫家迎先生久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憲臺莫不迎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齊民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於壯年第足少痿左提右挈而行卽貴家閨閤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日報凡有小兒家咸神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爲國子生先先生卒其次子生也晚雖能世其業不能悉談先生治驗先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自憶故不得效史氏之紀倉公條其實焉然嘗聞先生至符璽丞家丞出遲遲先生

疑其簡也告去丞趨出告先生曰本迎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瘧甚諸醫莫療方視之不得舍老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毋訝也先生因請試視之出曰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唯唯旁觀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先藥其翁翁瘧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止爲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之支流門無杏也人以董奉擬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今觀先生醫老人於符璽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顧獨以小兒名豈以吳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張越吾輪廻傳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爲檢閱其篋中裝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粧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於司成爲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李親家爲我

非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命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始死冤鬼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隣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置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謂選當貳其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子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而來童其故滅也

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謂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墻門内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開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趨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毋毋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毋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粧非汝翁爲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鏵守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於郡郡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郡授於學宮令吳邑傳明府伯俊尚爲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翁稱羅兒不應再强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耶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耶爲成人耶衆皆竦然傳因問前世中其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

否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傳侯稱說所目擊語琅琅可紀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其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前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者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祜前身爲鄰家李氏子憶金環在桑樹中者果有是事也然亦知死者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容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媿死矣傳云匹夫匹婦强死其冤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士乎故特筆之俾與彭生大豕戚氏蒼犬並流傳齒頰間庶令世之負鬼責若海虞徐尚書者知所儆夫

小賀傳

小賀名恩字子霑姓陸氏其父蓋烏鎮酒家也燕良工賀四者偶之烏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烏木象齒犀角諸材諂賀四作卮盂斝瓮諸器子霑顧時時過王氏觀賀四作歸復以小材効賀四作示賀四賀四奇之欲乞為弟子而其父毋乃業酒佃作不樂攻工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葉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在王氏工作鬯而湎於酒酒後輙目昏意慵不復能作計之葉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媪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媪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葉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

而曰吾兒凡工作圜者觚者圜而觚觚而圜者非子霑莫與成而子霑得心應手出入規矩中巧每越賀四上蓋青於藍矣葉氏賀賀四有兒而不知其為酒家兒也及葉氏工訖賀四則居肆於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疑賀四造作老愈精及覩之則知賀四有兒助之而亦不知兒為酒家兒也賀四死子霑喪之一如所生賀媪顧自有子子霑亦時時護其緩急又時時以所得金饋陸翁媪蓋一身而仰事者兩家焉子霑豈獨其巧藝足稱殆孝義人也子霑居吳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太倉諸右族爭迎子霑造器物而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霑所造器物舉火故舟来迎

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兢扶子霑登舟而歲不得解維顧子霑不樂為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目娛而此則俟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為美衣服至富人家又能曲順主人意未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蘇松兵備其人固賞鑒家携一研來研製殊不類常研討造一函函之工多謝不能乃召子霑往視之子霑曰能函成研為增色焉進之王王喜甚謂子霑良工也而不知子霑之才非獨以工而良也予嘗自蒯門歸經漕運道見淮揚之間若盂畜水慮一決則當居高建瓴下流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

決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涸疏鑿為河道運亦可達而下民莫患昏墊焉無庸隄激為也又見每歲運舟至丹陽上下輙成阸隘即時開濬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淤意弗若于開家湖儲水置閘閉以俟運舟至則啓而濟之當得其用當時語二三士大夫莫不捧腹以為迂也予遂窕舌不復談及子霑語次及之水道其言與予言若符節合噫籍第令子霑以其孝弟蒙史選入而為司空一小吏或如永樂元年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則其心思規畫當必有出人意表者其所裨益實効亦可以歲月程益不特為富人耳目娛貧者

舉火計也頋獨以其巧用諸刀鉗切磋間與曩時爲酒家兒奚異哉然子霑惟不爲酒家兒故子得以知子霑才可任事使子霑不以小物自見子亦何以知子霑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子霑者云

說

聾瞽日者說

日者有聾瞽人必杖而行匪杖則仆扣之者不大其聲弗聞也忽一日聞人呼之爲聾瞽人乃莞爾而笑曰天下紛紛皆聾瞽子烏得獨聾瞽我哉我四齡疹作失明十齡受藝術于師凡陰陽之變消息之機通復之逆死生之故休

咎之理趨避之方靡不洞然于胸中而天下方以廢人目我我亦以廢人自痛悶不自舒并失聰焉是我之聾瞽病也非眞聾瞽也天下有目迷五色號爲辨物耳迷五聲號爲知音是其烱烱者實昏昏也其察察者實瞶瞶也使我病朝而愈則夕而可視聽且以數十年不用之明視天下何物不燭以數十年不用之聰聽天下何物不聞在西京當爲季主在西蜀當爲君平天下之眞聾瞽者且將待視聽於我玄守論云瘖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子烏得聾瞽我哉呼者曰子聞皇甫氏之言矣獨不聞劉子之訓乎既瘖且聾人道不通子今且聾瞽而又以天下皆聾瞽是舉世人反皆不子若耶聾瞽人不對隱几而臥

蟬隱說

張伯子之四上都門倦遊而東歸也自定省之外不家居居于園園于其居間一巷乃揣小閣道以陟以便杜門題其閣之眉曰城東蟬隱客有過之者曰異乎子之爲隱也而蟬乎哉丈夫不爲搏溟之鵬則爲鳴皐之鶴不得已而隱也亦爲遠之鴻霧之豹焉乃効劉勝自同寒蟬胡舍巨而居纖也伯子曰子未知隱也又焉知隱之莫善於蟬也哉夫蟬饑而吸露不假於人棲而抱葉不虞乎雨居高而聲遠無待於風隱而如蟬斯亦隱之嘉者矣而胡子之疑

於我也客曰不然子之所謂隱者將求聞於人耶將使人之不我聞也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此老人之所以嘆息於龔生者也子而欲隱則漱三江吞五湖何所不吸山谷以爲棄何所不抱行且恐藏之不深人之或我知也而又奚貴乎聲之遠哉伯子曰子盖知我者而未深也使蟬之鳴而有意於聲之遠也蟬固弗可語隱也如其無意於聲而不能無聲則其寂也天籟藏焉其鳴也天倪發焉胡計其遠與近也及其蛻也并其聲而歸之夫何有之鄉而隱之道畢矣吾方事于隱而未及乎蛻也能無聲乎而又何疑于蟬也哉客曰信如是吾與子乎偕隱

連珠

演連珠二十四首

蓋聞昌曰天親齊斐而脩短乃殊尼負異性懸德而狀貌惟肖故泥形而觀心則冰鑑爽於淑慝之常略迹而稱物則旁燭炳於驪黃之表

蓋聞控能辨斐不以瑕瑜眩荆璞鍾情泣珠不以離合論隋珽是以遇不遇有時斯鮑叔不求全於管敬知不知在人則越石必責備於晏嬰

蓋聞機涵穆卜惟作善斯有徵道在稽疑匪從逆之是賴故南蒯造凶而兆發於黃裳東吳熾虐而筮徵於青蓋

蓋聞議論長短伏波致箴而或揚聲於品藻之確盡言昭過國武賈禍而或著直於筆削之適故奸雄之評曹侯色喜於月旦枋頭之敗桓伯祈攺於春秋

蓋聞潔身飛遯緣內充之爲裕復道幽人非外假之可云故托跡務光終南標其捷徑借聲巢父北山以之移文

蓋聞機會既得則鋩刃全於解牛要領夙持斯回天易於轉石故朱建以得幸恐闔孺而辟陽免誅鄒陽以槧卵危長君而梁事獲釋

蓋聞卜兆競祥地脉而佳城預俟乎滕公啟土蝸鑒人謀而靈謚先銘乎衛主故竹林標達生之美荷鍤以隨伶人遺裸葬之羞封管不處

蓋聞鉅橋之粟陳陳相因而商山有採薇之夫大盈之府纍纍山積而窮巷有偃臥之癡故餬口甘夫唅菽而恥發於嗟來蔽形樂其懸鶉而辭擬於溝壑

蓋聞道可廣被而難必於箕裘澤無遐遺而或垂於下帶故放勳敦睦九族而化不被於丹朱周王眾清四海而德弗格乎管蔡

蓋聞瑜有可以掩瑕而三敗取勝功或得于使過而二卵允升故丙吉不去馭吏而得具邊事之對龔遂不逆議曹而卒蒙長者之稱

蓋聞鬫植道傍則翠銷匝月桂生磬底則丹保彌年故機雲銜美於晉北而雙龍並碎沮溺韜奇於姬末而兩鳳俱全

蓋聞陽倡陰和不以好合廢相敬之儀君令臣供不以利見妨高尚之躅故眉嫵昵於居室而舉案者致恭於齊眉足縮施於立朝而共臥者忘形於加足

蓋聞漁罟絕流不妨漏吞舟之鱗虞羅遍野亦可逸垂天之翮故放勳明揚側陋而縱許由於塵埃之表光武延攬英雄而舍子陵於滸浚之瀨

蓋聞逝有隆替則機同發而應殊數有脩短則智鈞及而

劾異故高祖畏柏人而卒免趙貫之誅征南惡彭亡而奠
逃蜀客之刺
蓋聞大雅非聲爲衆耳之所棄至寶無色匪羣情之所耽
故伯牙擅操而絕絃於流水卞和精鑒而泣玉於荊山
蓋聞應會貴決而早決者奏功臨機當斷而不斷者爲虜
故游乎達仲舉之旨而一室雁洛陽之鋒本初拒田豐之
謀而三軍伏官渡之斧
蓋聞家握靈蛇而精鑒尤貴人矜捷驥而屈巳爲難故靈
光之賦蔡邕斂手於文考曹娥之碑魏朗毀草於邯鄲
蓋聞有容德乃大仁者恒懷乎屈瑕易從則有功智士務

長於使過故侍者既賜袁絲免吳校之囚冠纓斯絕莊王
平晉君之怒
蓋聞兵崇奇鬼匪以形擊爲强戰在攻心不取拙速之用
故齊師節制而子發任巧於三偷孟虜擒强而武侯立威
於七縱
蓋聞屋漏爲匿瑕之區而瑕無微而弗顯居室乃藏垢之
地而垢無密而不彰故盜吏入篋中而穢德徵乎彤管爲
者期戶外而醜聲出於昭陽
蓋聞萬物偃仆貞松挺歲寒之姿六合歸心烈士表秋霜
之節故當塗移漢荀彧不從劉進之班姬旅萌殷爾容不

在倒戈之列
蓋聞神龍以豢存身而批鱗獲摘珠之利妖狐憑虎作勢
而履尾有咥人之凶故朱令輸折檻之誠而直旌於五位
蕭周觸君房之怒而身殞於三公
蓋聞醞釀介壽而左史垂窟室之譏醪醴浹歡而禮經嚴
酒禍之語故灌夫罵田蚡之座而嘉惟五刑庾純叱賈充
之罪而感貽三褫
蓋聞勁草秉後彫之質恒挺葉以拒霜烈士嚮知巳之恩
每褰裳而就禍故泄公奉詔勞苦而貫高甘心於絕吭貫
宰詰獄求明而孫拯濡首於碎踝

箴

酒箴 有序

昔王忱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范泰謂之曰酒雖會
性亦所以傷生孔羣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
米不足了麴蘖事王導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
日月久糜爛耶顧榮謂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
病何耳宋主之詔義季亦以爲非惟傷事業亦自損性命
且酒本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割截耳人多樂其
相親而甘其糜爛幸其忘憂而忍其作病每以割截爲難
是舍商辛酒池之明戒而躬堯舜千鍾之詭對其不至以

酒亡者幸耳予體中不勝酒而興至時復過之乃効庚衮
自責作此箴云
會性以酌忘憂在酒甚則腐腸過則濡首量非劉伶胡可
五斗限若陶侃慚莫能守漫推我觥勿破我缶戒我城意
緘我瓶口

食箴

箕子陳謨以食為首誰云去食但日食萬錢者累見前代
無乃失之奢乎焦先饑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乞乎口食
之求順貞之吉也予病若老饕不獨不能節飲亦不能節
食故作食箴以自警云

食以養生非以恣欲孔戒多食孟唯饜足嗟緣不節災生
過福念之兢兢胡為逐逐無觀朶頤但免枵腹不用三緘
勝彼辟穀

贊

梓潼像贊

煒煒文昌爰炳厥靈昭昭雲漢彷彿厥形至言無聲尚彼
不語四聰罔闇八音黜去青緗在架白騾為御

鍾離雲房像贊

莫嫌髻挂草結請解將軍金甲若非碧眼胡僧那得青龍
劍法何年始遇兩口誰識壁上三絕借問紫筑大馱日來
甚處安設

鍾馗贊

惟眇能視莫明爾目惟跛能履莫捷爾足端爾簡笏偉爾
袍服不祓而桃匪爆而竹驅彼羣厲邀此百福我手既盥
我髮既沐善積慶臻允鑒茲祝

純陽子畫像贊 并序

純陽子姓呂諱巖字洞賓河中永樂人也家世仕宦生而
有異香白鶴之祥焉祖見之禨祿謂此兒骨相不凡是鳳
麂表物遇廬則居見鍾則扣長而金形木質聳秀濟邁左
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曰記萬言矢口成文後遊廬

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人間自號純
陽子咸通中舉進士年已六十四矣後至長安酒肆遇鍾
離雲房感黃粱之夢恍然大覺十試而志彌篤行圓功滿
卒符苦竹真君兩口之記云贊曰
翩翩天人超世絕塵遊廬授術扣鍾悟真幻口中口化身
外身在瀕在華或顯或淪岳陽三過天慶二作水月為蹤
烟霞是托寄馮市朝海鷗丘壑一劍橫空白雲黃鶴

萬回贊

不冠而儼然尊也非戰而填然鼓也俾爾多男子兮惟善
人之祜也

魁星賛并序

舊圖毋冠以盧陵文信國賛其辭紕俚斷非信國手筆世人欲托名信國以重此圖而不知重爲信國累也茲以玄兒就傳敬摹此像易以小賛用爲書齋废供且爲信國辨誣云

爾形木狼爾姓劉方爾々引常昭回雲漢靈何洋洋祐啓我後人門閭用昌

張仙像賛

載色載笑爰錫繁祉張耶孟耶莫浪擬手彈貪狼兮俾汝多男子

彭孔加像賛

此高士彭孔加先生像也豐爾容其沉潛之克溫爾色其高明之克巾不折角恍林宗乎敎學衣不四袖若淵明乎先後瞻此像思此君殆未盡其龍潛之德莫昭其豹隱之文若夫不孤而貞不黨而羣談玄則六月霏雪浮白則四座生雲庶幾覩叔敖於優孟識中郎於虎賁

王君之像賛

矧循者椿嶙峋者石容與其間逍遙以適非吏而傲不仙而謫人皆以爲高陽之酒徒而不知爲四明之狂客也

亡弟遺像賛

吁嗟乎卯君其和璧兮不售而焚吁嗟乎叔貽其千將兮折於將飛池塘紆曲悵春草之再綠今我慟哭高流杳茫歎人琴之俱亡落月在梁

林處士禾像賛

頎爾名兮不秀而實覩爾形兮不華而質時乎繩若祖以探湖上之梅兮有琴在膝

朗公畫像賛并序

上人玄朗者僉憲張公習孫員外王公穀祥甥也番辭紈尚遂從緇流翩翩塵尾盡是如來燦燦詞華都歸般若隨六塵拔三界乘四等踰八禪晩因圓輪照見本來面目廼

假色相敉成夢裡光明何空非眞奚無不有爰作讃曰

法無二法空不異空玄言旣逞朗照斯融綠錦異相寄塵外蹤託根則烏衣巷之王謝結果爲白蓮社之遠公洗頭在琉璃水上貯身即鬱金林中但當用銀樹金花供養不須較物情世心異同

傅明府竹榻賛

一榻航衆美萃狹有容長可憩採豫章之惟喬褫瀟湘之叢翠支枕則華裀旣設陳簟則波文成貫眠于賤之鳴琴貯孝先之經笥危坐移時聊方東海之管寧過賓輒下何必南州之徐穉哂簡雍之獨擅宜長孺之臥治劾盤銘以

致辭期歆器兮均志

琴贊

朱郎斲琴取天地之全數乎得其一材不出于吳爨而入邑之賞漆不產于家園而尚老之黑扣絃則多絲而寡竹吐音則鏗金而戛石宜秋夜之高軒可公和之石窟鄭卦桓譚雅存龍德駟馬仰秣螳螂戢翼將清風之動發兮邪心之蕩滌

芝瓶贊

煌煌神芝兮色惟紫産彼靈根兮幾千祀斧斤斲之誰氏子坐根枕芝兮惟蒼山之隱士

象座贊

匪榻匪几爾憇爾止匪牛匪豕望頭如尾慎爾焚身無恃爾齒

研山贊

胡一壑之風烟不可攀而可以怡頹無俟遊兮亦郊西之天池不待棲兮為淮南之小山

虬几贊

几則可憑而虬其形匪木則靈惟虞麓之七星

鵠瓢贊

稽爾用若飲一瓢覩爾狀若鳴九臯毋哺其糟吾與爾酌乎中山之醪

竹拂贊

竹挺直節爾胡曲豈盤爾根為天下谷紛乎塵尾惟爾束匪法暢之過麗兮誰爾欲

芝杖贊

七明燁燁含露痕九節矯矯穿雲根請向玉女扉挂仕洗頭盆

畫松鼠贊

匪胃之鼫匪鮢之黠不賴社而莫薰豈盜肉而見貴徜徉乎泰封之宇上下乎石門之塵信乎李斯之言乎人之賢

不肖如鼠乎於是乎知所以自處

銘

太史研銘有序

此太史徵仲文公硯也公門下士杭人王生謂公言錢塘一石善甚公欣然出槖金命生歸購之生得石以餘金俾拙工琢成硯制殊失雅公見而惜之業已致不忍棄也貯之玉磬山房凡大書輒用之用畢輒置墻下如此者二十年公仙去十餘年研歸其孫子初子初以贈予予既重公故物復惜其制不稱石為掃故制而斗之适作銘曰

厥質琢玉厥聲鏗金厥産伊何於端之陰制則兆新意乃

復古華月升沉文犀吞吐千頭易管萬笏銷烟惟我銘斯偕爾永年

天然柝銘

無矯揉無戕賊順爾性隨爾質不焦而鏁非柝而擊

端石珠硯改用墨銘

蒼然者其色耶鏗然者其聲耶胡爲其目曰則鸜鵒胡爲其質溫潤而璪吁嗟乎此君昔也點易而十年研露今焉守玄而一夕生雲匪予其誰與羣

簫銘

成虞庭採嶰谷賦王褒仙弄玉

墓誌

李君墓誌銘

國朝肅誕章興化條使民敦信實從儉約思以忠質洗天下饕訑之俗吾蘇爲東南一大都會財聚賦繁民日巧于趨避新太守下車問謠俗命里選撲茂力本一人爲之表旺隸至于里閈相率謀曰是鄉也烏得李君無死以應茲選哉其人可也惜乎其死也君死于丙寅冬十月乙丑越二年丁卯十一月庚申其長男太學生成蹊將葬君于長洲武丘鄉之祖塋手自爲狀匍匐而登于堂者再請予銘其幽宅予與君居戶相而多得君要領雖微狀亦能述君據狀則家世備焉君諱榛字永齡世居長洲之于將里曾大父諱澄大父諱應芳父諱元禮歷世獨子無貳枝君生九齡而孤李氏不絕如綫藉厥妣唐苦節以護之君未冠而克家能播而穫之又多心計凡紈穀絲縷米鹽皆能豫視息耗而爲之奇贏貨有騰躍則駔儈牟利悉從君取辦焉然恒持以忠信雖片言可令折券也積三十年而家用溪厚唐亦解顧矣唐沒君哀毀骨立喪葬悉舉盈鄉曲稱孝焉君始與予宗家有微郤客既從中平之已而復有搆之者君笑曰業已講解解而復結是終佹也貳約終佹夫誰與我聞者服之君大要於義役未嘗不先於忿訐未嘗

不後不逐時好以趨非業不嚮生產以給浮費若有確見于中而不可拔者至追養之典儉而有禮義方之篤愛而能勞尤非編列之民所能匹儔也所謂樸茂力本可表一鄉者非斯人歟君生于弘治乙丑享年六十有二配金氏子男四人長即成蹊娶王次成完娶倪次成名聘吳次成樂未聘俱側出孫男一人逢時孫女二人君木訥固其天性人固以性木號君其亦聲聞稱情也已銘曰

天性質木爲天下谷豈惟潤爾屋惟爾子孫其有淑武丘之鄉松楸莽蒼豈惟固爾祇惟爾子孫其有昌

周母邢碩人墓誌銘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三日周毋邢碩人卒其子邑庠生子德以父命卜隆慶元年之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將葬之依仁鄉之新阡乃偕予友蔣君詣予出趙君所譔狀泣而告予曰自吾父之受碩人於邢氏之廟而歸于正室也今德實聞二族今不幸以死懼無傳于後子號能文其幸誌而銘之以寘諸墓予曰唯唯按狀碩人諱德婉父玠母查氏玠夫婦終身不舉男有女成粲碩人行在兌柔慧夙著德克於容凡剪製縷結動當父母心父母愛之如愛少子也笄年父母謀擇一快壻將舉家政而捐之得周君慈君倜儻强幹人也既爲邢贅子即能與碩人協力佃作躬拮据

之業以收耒耨之利而碩人能播而獲之又不自有其家事之恪而恭君益用弗濟貲亦益用富羨邢與查逸而享之容與卒歲不自知其無子也及邢與查相繼物故喪葬舉從禮牽車倚廬哭泣盡哀弔者觀者亦不知其無子也喪畢碩人忽從臾君曰君既壻矣我亦女矣若子婦道何盍歸乎歸則事其尊章亦猶事其父母焉事其尊章之事亦猶事其父母之事焉終其翁之世二十餘年令其所內家溫厚埒其所外家者皆碩人力也碩人每就館免身不浹旬即起及子長則責令游學女長則訓以嬪則盖其始而克家于邢則女德已聞於周繼而內助於周則婦道無減于邢終而毋其子女則又有以爲內外六姻有子者儀範是以一人之身而三善粟矣其亦云賢矣哉是宜享遐祉膺封命而奧命不融卒之日距其生正德九年五月三日春秋僅四十有七可哀也已子一即子德女三長適徐林次字葛又次字蘇孫女一尚幼銘曰

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嗟哉而父踐厥武既曰克婦又云能毋孝哉碩人下從父依仁之鄉鬱佳城戴墟相望無幾許我握彤管銘貞珉言同青烏封吉土

墓碣

王處士元配毛碩人墓碣銘

隆慶己巳閏六月三日乙巳王處士元配毛碩人卒越百有二十一日爲十月六日丙午葬于羊墩聘字圩祖塋之次則既有誌銘以寘諸墓矣其諸子懼潛德弗耀謀以乾其後之人也乃遣其元孫承寵持叔貽所撰狀徵予言以碣于墓左按狀夾亭去蘇東門三十里而近壤瀕于湖有桑麻林澤之饒其民不事機利若王若毛皆用力穡溫厚其家爲醇謹族毛有處士曰巽娶於歸無子生一女是爲碩人碩人生七歲而父早世獨與母居煢煢子也王氏爲子擇婦得碩人而碩人不忍去其母王氏益賢碩人宜婦乃令其子往就贅焉即處士也碩人以勤事毋以順事夫

不出毛閫而賢聞于王王固知有賢婦在毛矣及歸以壽終碩人相夫以禮襄事乃籍其父所遺田數頃僮手數指牛羊數頭糵麴醯醢數瓿萃毛之族人而均析之曰此毛世貲也吾外吾父毋家寧敢有之乃從處士來歸於王無何其翁卒喪其翁一如其父姑壽幾百歲迨事者數十年事其姑一如其毋其孝行均稱于兩族無間焉處家儉約非田畝所出弗衣食田中傭未食則身不得飲食以此爲女婦率故能終得人力以致蓄藏若乃訓子以豐延師勗孫以勤學問俾王氏不獨用奇羨傾鄉里而彬彬向光榮多碩人力也碩人生于弘治己酉某月某日至其卒享年

八十有一生丈夫子三學娶許孚娶金孚娶陸女一贅歸仲孫男九人孫女四銘曰

漆室能女孰踐厥武斯人於毛方中矩陶曰能毋脩曰能婦截而髮今絕而手其圩曰瞻其墩曰羊其永固厥藏斯爾子孫之吉昌

行狀

陳希皐行狀

君諱嘉言字希皐蘇之吳江人也祖璠父鴻母顧氏君誕育鼎族夙著英姿見事警敏有成人之識就學穎悟稱外傅之旨督學楊公號爲知人較士得君期以大器君方勢

默探綜淬勵敷發矢志遠到戢藝弗勝遂首簉佩游南雍誠病孤陋欲廣聞見亦庶幾毋羽翼于回溪張羽毛子天門世居無何名翁翁起慷慨多偉節之風汪洋彥奉高之器參之輿論克協名流若夫宋玉隅都潘郎清潤芳遊則座香襲人雅歌而嘯音懸合則又傾都之所羨慕不但士林之知推重也壬子之秋與予同遊於江干之燕子磯撫景暢懷臨風開顏有宗慤破浪之氣無仲文種樹之歎顧予而言曰吾二三子之遊於茲也亦知所恃與江山同不朽者哉蓋將頡頏當時流播後世其志甚偉其言甚壯而又懼劉蕡之感乃興季甫之思飄颻蹤蹟頻傲聚憔悴歸未

抵家先來過予神傷氣喪則既病矣無復徃時激昂矣因止予園廬就醫郡治鯢魚在池鵩鳥入室疾已堅於二豎功莫奏於九還乃命扁舟促歸鄉邑曾不移朔訃問來至奠命不融春秋三十有九君娶於予邑之水氏生子一紹芳娶沈氏女一許聘於錢進士用商之季子嗚呼君才著持達行敦孝友泛愛而涇渭不淆卓立而城府不設志存急難揚尹賞其借箸意在揚善張生蒙其推轂曾連談笑以却秦兵李白邂逅而識郭令方斯不遠過也他如襄沈氏之喪拯丹陽之涉則我殯之義已溺之夙庶幾存焉使假以年益進於道駸駸焉彬彬焉烋乎其不可量已乃身

未脣乎一命齒不逮于二毛何爲其然哉君性喜詩歌猶愛揮灑遠宗太令臨池之興不虛尚友開元流水之音時出有所題詠輒以路冠其名曰平江陳其故以平江知名人亦以平江稱之如王績之號東皐羅隱之稱江東云紹芳卜以某月某日將葬君于某原以狀屬予曰先子意也予既惜其締交不永復悼其齎志以沒屋梁之顏如在宿草之感將及義不忍辭也故聊爲論次至於不朽之圖其在秉銘筆者有賴焉

薛先生伉儷行狀

薛先生暨元配羅盖平度刺史嚴君也先生諱里字用仁

姓俞氏其先常熟人世有隱德以勤勞樹家有南橋君者生五子而先生則育於舅氏薛鳳川家薛故大倉人與俞氏先後占籍於吳俱稱右族先生又爲鳳川君姊子故鳳川君自有一子曰州復愛而子之先生因姓薛氏云其別號怡川亦仍鳳川也先生幼穎悟書過目卽了大義業舉子垂成而鳳川君配徐以慈愛持母道憂其劬勞不令卒業因使從鳳川君客遊鳳川君既挾巨貲爲淸濟間名賈乃以支財付先生令走燕趙其奇贏先生性故倜儻好施不樂規規什一間及南還所餘無幾何鳳川君賢其所爲不甚責也巳而與伯析居喜賓客好施如故而羅夫人尤能將順之俱不屑問家人生產家用是日益落然夫婦如伯鸞德曜相對食貧晏如也獨督教刺史愛而有方訓誨之勤一步趨罔忽焉而游學館穀之嘗雖夫人又能解簪珥佐之故刺史學卓成弱冠卽知名黌校至領鄉薦對大廷前後典兩劇州皆以循良强幹稱先生與夫人啓之也始夫人年十六而歸薛時祖姑黃姑徐俱以嚴御諸婦所責備中饋女紅者不一事夫人事所事勤敏婉愨無不當意又以先舉子於妯娌間不無娭讒夫人處之泰然且不令先生知也迨刺史釋褐得泥金夫人不色喜無何而聞夫人之從弟應兆亦舉進士夫人不覺失笑先生曰爾固

愛子不若弟乎夫人曰不然也始吾之舉是兒甫三日也吾翁卽馳度顧廉憲坊廣狹以爲異日規是兒之當貴翁固知之無俟今日矣顧吾羅自提刑廸功任職用世二百年於此矣而子孫黼章未曜莫有顯者今從弟貴吾祖父與有榮焉吾是以喜耳豈內父母家而外夫家哉先生家居掩關却跡時一與至陶然獨酌或角巾野服徜徉散步見者不知其爲刺史父也與人煦煦樂易不設城府間請以非義則毅然謝絕若有豫定於中而不可奪者及刺史謁選得福寧琴先生與夫人俱先生入官舍惟以一編自娛更不復出亦不欲聞外間事夫人每聞有拷掠輒不怡

竢刺史入而侍則問所掠何罪可平反否惴惴以枉濫爲懼一日監司廉得郡中積猾數人檄州捕訊刺史夜坐内廨飭卒褁執既至卽付繫其人稱枉夫人自後窺泣語刺史曰斯皆未別父毋妻子今不知其父毋妻子何如爲念也得無有一二寃者乎寃當爲白之先生曰有法在兒豈能以毋命生殺其間其愷悌謹愼並可爲邦大父毋法如此無何而夫人病傷寒遂不起刺史扶夫人柩以歸時先生尚無恙也刺史服闋得平度復迎養先生先生重拂刺史意乃曰濟濟吾所熟遊吾何憚一再行以慰兒孝思於是有平度之行入官舍一如在福寧時特其以慈愛誨刺

史者則猶夫人之在福寧也再歷伏臘見刺史政成頌作惓然思歸曰有兒爲官若是吾可以優游林泉矣未幾疾作以至於不起惜哉初先生家與衡山文太史同里閈日從伯仲以通家子遊其門太史獨器先生作薛氏四子字說有曰復善昌後吾有望於用仁追刺史貴人始知太史之藻鑒云先生脫襁褓居贏中歲就紲晚復値刺史貴遭遇不同而人不見其欣戚之色其坦夷之度有人所難能者然尤篤於孝友若易親之喪承兄之命致敬致慤惟力是視或勸之反俞姓者則謝之以育於薛不忍遺之將有竢於刺史而刺史不欲違先生旨故復有竢於後之人也

背陳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不改焉而子舊仍之可謂千載一轍矣先生生嘉靖壬午逮卒之年爲萬曆庚辰享年五十有八夫人生嘉靖甲申逮卒之年爲萬曆乙亥享年五十有二所生長道生卽刺史舉甲戌進士娶邑庠生沈君倖女庶出一子一女皆幼先生並屬之刺史曰吾老矣兒子之女之子某聘女字湯孫男一寃昭聘府庠生張君㴱中女女三一字　一字吳一字太學生華君之子　卽刑部郎中仲公從龍之孫刺史卜以萬曆壬午十二月某日將奉先生夫人柩合葬於某鄉之新阡抑予而言曰不肖幸竊升斗祿得以免負米之恨不幸南

走閩北走齊未及膺推恩一命皆以喪歸匍匐千里摧裂五内痛莫甚矣今將具二大人行實以請秉史筆者銘其幽宮而悲緣念生毋一握管卽淚津津漬楮且不能以序予懇而文又知我大人爲悉其爲我次序焉於是爲列其狀如左謹狀

誄

袁督學誄 并序

夫照乘之珠不兢明於爝火摩天之翮不類逐於烏飛豈好異而凌物哉亦云殊致而已故和光而處者士之恥也從風而靡者物之薄也若乃蕃掃除以耆躬潔澄清以矢

志豈不欲趨時立事同塵赴功而寧行于俗矣身與願期
業雖不克道不貶矣故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汝南袁
君務貞奇表長畫令舉藝綜衆長學貫羣典振羽甲科驅
鑣天路方展弘規佐明理而竟以爲氣迕時隨中災謫廢
譴彌年稍遷遐裔旋復棄官結志塵表操精弦琴以娛泉
石之性迪席講道以開詩禮之傳殆所謂足於性而天損
不入貞於期而時累不淫者也春秋四十有六嘉靖二十
六年六月十三日卒赴者悒抑聞者涕零唯予小子夙仰
典刑追惟徃哲誄諸素旐乃作誄曰
天命靡純人道胡測蘭焚以芳木伐緣直嗟嗟夫子使我

心惻爾才既豐爾運何嗇茂淑始誕岐嶷夙成匪琢而粹
不鎔而精博師茂先文希長卿牧虛士禮邦推儁聲戰藝
京闈寔首多士射策廷廉咸謂稱肯明光起草曰非曰是
西曹奏讞惟金惟矢司武秉文擢秀揚芬鑑同秋月藻若
春雲使無求備錄不遺瑕乃文乃武克愼克勤嗟嗟夫子
力弱氣剛城門之火池魚之殃殃匪外至寔自中傷三木
非罪八議奚償寥寥湖鄉淒淒戍舍夜郎竄李長沙投賈
湯網一開漢詔南下橫塘之濱黃山之社山盤木釣斯適
其天非直也過亦性之便堋隼既去梧鳳斯騫躊雙可悲
浦珠復還甲于百粵士習顓蒙庠均被化禮樂同風進儕

當道退決成功人惜其去子得其中依世風頹塵迷波逐
充隱終南爭馳冀北志士急功貪夫狥祿詎若夫子名全
身淑節挺羔羊慚彼擁門氣雄釣鰲尊閫失尊惟德惟義
夙好斯敦荆棘不去桃李無言劉向不遇展禽三斥廣老
難封雄疲執戟長江一航故林雙展意外烟霞壺中泉石
鸞鶵方舉鵩賦偕成與善曷據助信難明鄉彫國寶野失
長庚牙絃絕響蓮社靡賡嗚呼哀哉二毛未及下壽莫躋
才傾倚馬志仆聞雞吉碑月冷隴樹雲低弔鶴時至驚烏
亂啼嗚呼哀哉身化異物鬼作山靈森森掩閣閟宇虛亭
江淹擲筆荀令遺馨風雨先歷霜露悲零追惟徃昔人孰

無死宜修而短孰與夫子修短莫論象賢茲恃永紹斯文
用彰遺軌嗚呼哀哉

祭文

祭太史公文先生文

惟靈德崇山嶽名炳日星篤孝友於人綱敦簡正於古道
毓東南山川之秀華實兼資際國家文物之隆則薦允協
僑然釋褐望擬鸞翔忽爾掛冠心同蟬蛻身不出戶庭潛
海聲其聽仰秩不踰將仕羣品切其宗仰自青衿而潔修
迄皓首而純固承檄矢志視萬鍾以何加扶襯飲廉却千
金而不顧居身則儒宗之名世立言則文章之大家周䘏

靡遺待舉火者親踈畢濟汲引恐後稱通家者童稚悉延
學貫九流藝窮三絕揮翰追棐几之度及門富椽裙之珎
緗素祈求弗間遐邇朝野嚮慕無論崇卑國有彥方道不
言而善俗風存郭泰身遠物而爲儀固宜上壽以爲期胡
意百齡之不逮簪筆仙逝乘化全歸聚軫安仰之悲人抱
云亡之戚列星失少微之光飲禮虛大賓之坐老成既喪
歎一徃之何追典刑徒存悼九原之莫作絮酒聊效乎徐
孺負土遠媿乎侯巴清風穆如遺標儼若青山埋玉空想
像乎猶龍華表凌雲嗟杳茫乎歸鶴當三春而創景奠一
樽以致虔

祭勞鳴玉先生文

先生操行冰潔馳思雲逸聞風則鄙夫襟開面頽而壯士
心醉使冠林宗之巾被王恭之氅飄飄乎古之人也方戊
午之春先生初周甲子僕與朋輩祝先生於山中時先生
方病起婆娑迎賓慷慨對酒嘗撫僕而言曰子殆可語風
月可凌烟雲者耶別無何而僕以試事入京舍於雞山落
第言歸而先生之訃至矣嗟乎痛哉使人皆知僕如先生
則必有憐石父於窮途器孺子於廉門者不使青萍失光
玄髮欲改持敝裘而東返驅駑馬於北門也使先生未去
僕而仙逝則猶可追隨杖屐徜徉山水凌松風以浩歌鼓
蘭槳以浮白不使撫蒹桂以興嗟倚白楊而揮涕也今已
矣嗟乎痛哉風景不殊哲人莫作高山流水知音者稀嗟
乎痛哉

祭陸子行文

巳矣乎嗟哉子行而至斯乎方吾與君翺翔黌校砥礪行
藝相觀於古抗踪於今志何壯也徜徉湖山嘲弄風月談
玉交飛坐香不散度何遠也無何而豎據膏肓風發心腑
形神彫弊言論阻澁抑何憊也其等方奔走先慈襄事未
遑問訊而匍匐之餘乃得訃音嗟乎痛哉君孝鍾天篤行
冠人倫才方士龍譽均鳴鶴獻之明堂則珪璋之華也登

之清廟則尊俎之重也今者獻玉至于再刖看鏡及于二
毛渝落白眉之名蹉跎青陽之句亦已傷矣而身未離上
庠齒不登下壽數奇於一命志齎於九原可勝痛哉嗚呼
山岡木伐鳴鳥不可聽矣屋梁月落顏色不可見矣金玉
擲地鏗鏘不可聞矣蘭蕙摧霜芬芳不可襲矣痛忍言哉
靈乎有知其亦格之哉

祭楊中丞弘之文

於維楊公翩翩瓊樹踵賜齊彪聲華夙布煒文敦質周晃
殷輅逸思與雲高情閑霧弱冠討玄鏡機窺妙河汾漸鴻
湖山隱豹經受伏生旨通阮嘯乘風有時巨鰲獨釣起家

舊閣釋褐新朝明試部署般最時髦手標赤帶佩握虔刀
出參藩臬績著賢勞官懋內臺勛陽開府綏帶脩文秉旄
掌武開甄射雉當轅揮麈爵尊三命退以一辭狐狸安問
鱸魚起思謝傅棋枰山公接籬澤餘棠蔭社結蓮池明時
求舊方擬嚮用載考勳庸爰稽謳頌坐接夔龍行當儀鳳
台星忽隕朝野悼痛其等晞依杖屨追隨有日神融解頤
心孚造膝裕香未寒玉琴在室風流既邈典刑隨失聞陷
酸鼻覽碑結腸靈輀未駕精爽如翔具茲炙雞酌以椒漿
彷彿來斯今我傍徨嗚呼哀哉

祭彭孔加先生文

嘉靖游兆攝提格季冬之十日高士彭孔加先生以正終
其友人張鳳翼偕二弟獻翼燕翼往哭其尸浹旬復具雞
黍之儀爲文而奠之辭曰人言人貴所得之厚尚矣然厚
於其家者不若厚於其身厚於其身者不若厚於其心是
故廣田多收積金豐儲心計以謀盈箕會以斂饒於家則
厚矣然憔悴其形勞憊其思於身未必厚也珥金紆紫膏
車綺幄靜躁任情俯仰如志於身則厚矣然如其欲或不
能得其道適其人或不能全其天於心未必厚也惟我彭
先生秉德懋脩復忠蹈義有原憲之賢而貧先生不以爲
病也而讀書以自快有浩然之才而無位先生不以爲不
遇也而長吟以自娛懷向長之志而婚嫁未畢則徜徉家
山而不厭慕李白之俠而貲不副氣則趨人之急而不辭
人相與爲干謁而書辭督學人相與爲俛仰而長揖郡侯
人相與爲名高而引短讓長推轂後進人相與爲矯飾而
同俗親仁與物無忤含奇詭而從坦夷心高明而迹踈曠
其所得於心者則誠厚矣以若人也兼文翰書可以忘其
疲矣懸鶉玉粟可以忘其困矣毎愛余園廬數過彌鮮巾
不折角人知林宗行無藍輿里識靖節談若懸河坐生春
風開我茅塞消人鄙吝至於納約繩愆則詞不激而義嚴
援古獎善則語不諛而理得是又能以厚得於心者厚人

矣以若人也安車蒲輪而膺更老之徵龐眉皓首而冠耆
英之座誰曰不宜胡爲乎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處士之星
夜隕高人之榻朝虛遂令廣陵之散絕而不傳鵩鳥之徵
見而輒應嗚呼老成彫喪吾誰與刑知音者希吾誰與憑
奠桂醴兮告誠何當夢來兮慰我心旌嗚呼哀哉

祭王中丞文

嘉靖己庚之間大中丞少司馬王公以功見嫉以忠被讒
竟爲媒孽中傷以死計聞之日鳳翼暨二三慷慨爲氣
之士扼腕而悲之且及堂而哭之矣　八年丁卯　皇帝
棄萬姓　今皇帝即位奉遺詔雪天下冤抑公之子青州

使君世貞率其仲進士君世懋裂足北上疏籲所以寃狀
皇帝下所司議議如所上狀乃特旨還公爵如故世貞等
將如禮卜期襄事鳳翼再率二弟具絮酒炙雞之儀奠副
而奠公奠之日爲隆慶二年戊辰正月朔越八日辭曰
桓桓中丞邦家之憑出則爪牙入乃股肱克忠克敬爲尊
爲陵政惟冬日令則寒冰矯矯司馬眞古賢者六師靖中
九伐厲下南綏江漢北寧華夏聲飛中朝譽洽四野明明
天子簡茲篤誠曰惟司馬實予長城萬邦惟懷三錫既升
柄臣忌逼亂階乃生嗟哉中丞人困危之蒙死竭智禍福
罔移逮繫未免置對何辭文羅巧詆忠賢斃斬造獄既具

于公抱泣文致既深平反莫及輕比悉捐重典惟急九原
沉命千載悽悒興情痛悼掩涕零雨奸黨解願忠朋愕顧
邊士驚惶擲戈思籲屬纊泣挾奠酹懷注人諱英哲物忌
堅芳蘭摧楚畹玉焚崑岡毒祲障空日月蔽光仁風一鼓
乃轉春陽明明　天子赫鑑厥慍曰茲憸人蔽忠塞賢寃
哉忠賢宜雪宜宣五鳳未下六龍賓天　新皇純孝懋遵
遺詔胡寃弗雪孰哀弗弔兩作重明萬民同詔下士騰歎
太陽斯照哀哀孝子嗚痛有年豈曰無辭惟辭之艱拜毋
星馳攜弟風餐　帝閑夕扣恩命晨還佳城致息華表歸
鶴埋玉啓期曰石斯鑿煥矣綠綸慰此冥漠豐碑有銘忠
寃無作慚我連枝倚玆玉樹心驚舊痛情係新遇春風芮
時中酌表素敬陳蘋藻辭用當薤露

祭國子學正顧明甫文

嗚呼傷哉天可必乎不可必乎聰明仁厚天必大其祐君
非若人乎而年不逮下壽高明剛正天必隆其柄君非若
人乎而官不允再命平易正直天必豐其錫君非若人乎
而死不遺弱息豈有常之命不值而未定之天獨遭耶嗚
呼傷哉人之相知實相知心相知如君而忍見君死哉方
與君徜徉登高容與修禊酒人呼而拍肩觥籌亂而把臂
而君不以我爲肆知我不得志也與君臨風採歌乘舟鼓

櫂迹無常而致疑身不羈而蒙誚而君不以我爲笑知我
欲寄傲也甲子之秋視我被薦而君不爲我善知我不長
賤也乙丑之春見我鎩羽而君不爲我怍知我當未遇也
嗚呼傷哉方君之推轂於開府剡薦於監司經鄉國而駐
節指成均而揚眉人方羨桓之稽古而君已蹈李之數奇
嗚呼傷哉君未死之一日猶能婆娑花前笑語對客詎意
信宿之內幽明殊途指顧之間遂成長別哉嗚呼伯道已
矣中郎不作羌笛絕響綠琴俱亡可勝痛哉君生無匿情
死當有靈其尚鑒之哉

祭陸老夫人文

維靈誕育名門夙稟淑德坤柔神資巽惠天植庭樹嬪夙
宗仰女則不偕貴位遐邇悽惻嗚呼哀哉賢而得歸孰如
夫人世稱克配梁孟之倫曰梁與孟隱德未伸孰與夫人
德同爵均誼敦小星篤生名駒撫如已出愛冀與踰既賚
陸宗禰宜與俱胡命不純中道而殂嗚呼哀哉天豈不仁
賢曷不壽惟佐而君復延而後乃嗇而齡不象爾祐寬歸
烟霞配虛山斗鳳翼𡗗在公門未奉妣儀兒子畜我寔閫
令規公聛　帝簡作相于斯夫人云亡孰相吾師

祭沈檢討文

嗚呼有非常之才則有非常之遇盖不俟其遇而吾已知

之矣以非常之人而遭非常之變則雖變之已遭而吾弗
敢信也嗟乎沈君而至是哉　國朝文武低昂若循環然
創業大定宿將恃功漸不可長而大獄亦緣是數起由是
食世祿編行伍者各思自保稍稍歛戢自是累葉右文多
以文墨繩武弁豢養莫克而裁抑或過遂激而轉橫其强
不可使者在在有之內而八座之尊外而專城之重惟其
跋扈且死而當辜者不思一大創方且誅一二人以溥示
其罰彼固知其肯之在姑息也且以為刑不及我則與其
悄而食貧孰若橫而免誅其不待激而橫者則漕兵為甚
盖官領挈私貨以罔利則士卒得而持之官領既不能制
士卒則不得不任其沿途剽掠矣且利其鬨而為人所傷
因以蓋其沉沒之愆則其將然之變又有重杞人之憂者
將不啻如禍沈君已也去年之春吾儕以試事入京見君
方優游于金馬之署容與于石渠之閣讀中秘書稽古考
令故方且養其相天下之望也無何嘶册封之命奉揚
聖天子親親之恩展禮既畢復命北上輕舟道吾徐聞變
起于榜人而兇加于天使沉舟破釜碎首隕身使賈生尚
在且當為之痛哭流涕而況年誼友道如吾儕者哉嗟乎
一舟之王供與王命孰重一旅之漕兵與命使孰尊不待
明者而後能辨也乃以多寡強弱之勢而賤淩貴甲虐尊

是豈細細故哉谷吉漢之賤臣也然以使死則必斬郅支
之頭而後號為雪耻何則重王命也今以文學侍從之臣
固親且貴矣而隸尺籍者得而殺之是漕兵之越分犯紀
傷威毀重固甚于夷狄也則吾儕之痛哭流涕又豈獨為
沈君一人哉嗟乎夭壽數也生死命也跖壽淵夭自古記
之矣而何獨疑于君獨傷夫崑山之焚玉石俱毀而今則
碎玉全礫是以痛耳豈天以君之憂國奉公使有益于國
家將隕其身而不恤故先之以昌其遇繼之以重其舞使
天下扼腕于君而因為之一大創以杜將然之憂耶未可
知也嗚呼果若是而何獨使君當漕兵哉曲曲濁河此究

未伸悠悠淮海兹耻莫洗痛何忍言哉

哭叔貽弟文

萬曆乙亥冬叔貽卒伯兄鳳翼痛之甚憤憤不知人復何能為言越二年丁丑秋九月廿四日乃葬始能哭之以言嗚呼白楊千樹蔽我荊枝黃土一抔終埋趙璧痛忍言哉甲子之秋予兄弟三人試於留都時予既逾期而季亦未及期仲方壯且文譽籍甚儕輩咸擬彀惟仲必入也放榜則仲獨落而予與季同舉焉豈得失固非人之所能知耶予既長於弟數歲且多病意塡溝壑必先二弟詎謂最少者乃先亡豈存亡又非人之所能知耶夫得失不可知庶

可以才必也仲固不應獨落存亡不可知庶可以行必也乃明達慈愛倜儻禮讓如吾季者而不得享永年此又何哉予今焚燒鉛槧則得失之故已付之夫何有之鄉矣而於存亡之感實切于衷則今日之哭以言者固情之不可以已也嗚呼痛哉方季之既歛也予淚則濺爾衿矣既就木則濺爾棺矣自今以往予之淚惟可濡爾墳前土也可勝痛哉又何言哉

祭沈君典文

萬曆壬午孟夏之望太史君典先生以疾卒浹旬訃自宣城達吳其友人張鳳翼以五十無車不能越疆而弔乃具炙雞絮酒之儀遣一力寄繼以祠焉再拜而送之且授之辭曰

矯矯先生維邦之楨金宜作礪玉則連城孩提從兄跳地作虎弱冠侍父兵中稱武日誦萬言文欺七襄握鈞明月匣擬干將賢書既升霜蹄暫蹶我舟式方君轡斯盍畏於濟河偷旅肆兇急難讒夾惟君是同君奴緋黠操戈反噬逞厥脩鮮乘此冠敝遄連議曹逢于憲臺君身遄白輕翮乃來過我園廬連牀累月論文說劍慰此契闊丁丑之歲同上春官客次銜杯追此餘歡放榜之晨君勝予負媿予敝裘快君結綬君來勞苦語我夢徵桃穠既開果協題名

大廷展對為董為賈延登石渠陸沉金馬丁年疾病養望青山求仙海郡訪舊雞關憐予曳尾勉予奮翼予云巳矣為予心惻寒不改葉溫不增華悠悠古心石交孔加魏闕賜環宣室虛席北道飛旌東山委屐嗟嗟鵩鳥胡然來斯文星夜殞哲人朝萎元結悼兄管輅答弟言立鳳鳴神遊蟬蛻昔充講幄今職修文昌言未竟直筆遺芬天道難知禍福倚伏塞上失馬宋人生犢年虧大衍死則全歸仁必有後知不爾違明明達人齊彼彭殤一丘千載俠骨餘香我行無車欲赴說轅冥冥君寢嗷嗷予哭炙雞登俎絮酒盈觴生死各天雪涕露衷尚饗

祭徐侍御文

於穆徐公南州之雄名成避馬道在猶龍爲漢三老作泰五松宜享上壽胡命不融憶公早歲凝神八索韋編既絶是稱先覺一奮春官載祭講幄壯彼王猷弼茲帝學昳明世廟簡命寔先觀風閩粤文教是宣肅虔羣吏登晉多賢方稱國寶忽遘家艱𡨴容衰絰白恰讀禮邦之名臣家之孝子冠桂惠文東懸柱史望隆冠冕化行閭里俄然仙逝喪此典刑松推高節蘭彫德馨享臻介福數僅稀齡子慟終天人嗟歲星矧予小子誼叨雜附幸此璚枝眷予堅瓠愛懸易簀淚滋聞訃稽手告虔靈其來顧

題跋

題長安倡和稿後

長安倡和稿蓋王君君思華君弘學所倡和於長安者也夫二君蜀産也蜀固少陵之所流寓而三蘇之所奮跡者也舍土音而爲長安乎何居夫長安神州赤縣之樞而簪纓之一大都會也奔走輦轂之下者日應接不暇而奚遑於詩即有詩孰從而和之二君或以起復或以謁選固非徒索長安米者而獨優哉游哉此倡彼和可以占大隱之遺風矣長安而可倡和安往而不可倡和哉明時側席求賢合三途而並進之王既以甲科官郎署矣華雖以貢外補安知不彙征牽復先後同升哉果爾則是詩也固將爲宮懸雜萬舞以和鳴國家之盛也予於是乎翹首而拭目

題障風集後

郡理余明復先生恭其尊君明經公障風集示予兄弟云此先君遺稿也稿不止此此什之一耳幸嚴而刪之夫先生仁賢人也其理郡以恕求情多所平反卽左驗明無可他比亦且爲禹之泣曾之勿喜焉其用心可知矣乃獨欲嚴其先集豈溫厚之德不遺跡賤而嚴凝之氣獨施於尊親者乎吾有以知孝子慈孫之用心也已孔氏之於六經也易則述春秋則修至詩獨云刪者何欲其美而愛愛而

傳無所事侈靡爲也故杜子美選其大父審言詩存不盈百而至今傳信者具在信乎詩猶兵也貴精不貴多也多而弗精則瑕之掩瑜莠之災穀其不爲穢蘢者鮮矣今公詩所存僅僅止此而陶之風杜之骨抱之充襟飫之滿腹奚以多爲予弟既爲之評敢識其末

題孫司業滄螺集後

滄螺集者予友孫孝純始祖司業公大雅所遺詩文也公生元季備嘗兵燹播遷之苦而能辭張太尉祿則旣著有待矣逮遇　高皇乃以布衣膺薦歷官至司業司業在今日爲清華之選苟非一第則不可得公在當時旣獲登庸

矣且有後進好事儒者若徐若都爲壽其所撰於梓以傳而耳孫若孝純者復十襲之以代家乘則公不獨遇於生前而又遇於身後也今之以高第官若官者人或庸猥求一言之幾乎公不可得即有子孫若孝純者將何所執以圖不朽若而人困與秋草同腐耳草腐猶能化螢也腐草猶不可及安得以一第多公哉公文詞旨典雅精確且多獨得之見誠不苟下一字者特所著東家子十二篇嘗時巳爲饒介之賞識而今困不傳豈世無與介之同好者耶孝純其試求之庶幾有弥論衡於帳中者

題閩陳氏萬石家法冊

漢世號稱萬石者惟石建及馮陽秦襲三氏而石獨以醇謹見推此冊所題盖指石也然石氏父子惟直柔耳而陳太常則能抗疏排議不畏强禦矯矯風節足以勵世範俗又不獨以醇謹垂訓而巳賢孫本容爲之錄其家書述其碑志不忘本也豈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哉

爲劉肖之重題彭孔加先生像

肖之書酷似其舅此像失而復得卒歸之肖之豈先生有靈以此爲衣鉢之授耶肖之其思所以肖先生哉

題馬遠水

馬遠水十二段段各一狀試一展玩可無俟登龍門觀呂梁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楊妹題辭與筆意俱雅絕無韓號妖冶態其亦女史之良哉

題周文矩戲嬰圖

畫家謂神仙佛鬼易竒而人物難工非以玄邈者可眩而習見者莫逃耶即人物亦媸易而妍難老易而少難其難尤在意度得其意度乃有生氣此畫理也圖中美人婉孌徐步有冰紈迎風之態而諸兒轉眄流神若相呼應精彩絕倫且作圖之旨頗似詩人多男之祝眞可寶也巳雪川錢舜舉以丹青稱雄勝國而歌詠題識之其有步武之思哉

題朱子朗戲筆

子朗少從文掌教休承遊巳而代太史公設色遂爲高第弟子此二紙爲子同年薛士立作也作時士立猶髫年今子朗化去而士立通仕籍任專城可謂物換星移矣乃於片紙戲墨能裝潢珍襲如此盖不特雅好可尚而不遺故舊之意亦因可想見矣夫

題王履吉手書選詩卷後

右自詠史至苦寒詩凡四十六首乃王履吉先生手書也意此詩錄以便覽故無欵字然行行皆破邪論決望而可知其爲履吉無所事欵也即今履書盈市豈無欵乎晴窻

拭几焚香沉披閱一過無異覩唐人揮管聽漢魏晉人吟哦移晷間神遊千載其樂何如

題馬和之卷後

此卷蓋先君子購以付不肖者也先君子精於賞鑒嘗向不肖言畫貴有士夫氣而宋代諸名家惟和之爲獨得故累葉所襲藏雖多而於此尤加珍惜焉時陸子傳先生以春官郎謝病家居方銳意慕古一見欣然移歸遂爲題識如左不數年間子傳疾作藻翰大減於前於是不復有精楷今化去又數年于此矣雖非精楷亦不可得也矧求人名筆即存什一于千百所謂尚有典刑亦豈可以散帙少之哉丁丑冬杪獨坐梧桂齋窗明几淨偶一展玩漫爾識之

題王吏部祿之書樂志論等文

自樂志論至醉鄉亭記言言皆達生語也祿之吏部譯覶清要鴻冥塵表其於諸篇不啻口出即自題涉目會意信不誣也已今人碌碌車馬埃中未得則羨人既得則矜已蠅營蟻附曾不知老之將至豈亦未涉斯文耶抑見之而意罔會也

重題滕氏世譜卷

昔管寧處妄變氏族違先王之制著士姓論以原本世系其旨深矣曩嘗爲滕先生題其世譜卷卷忽以盜失先生重爲貌像錄贊鐵軸宛然復還舊觀因祀事走京師復徵諸秉史筆者文以闡揚而光大之將令耳孫繩彼鼻祖其聞管氏之論而興起者夫

跋文太史與陸禮部手札

予爲諸生時嘗同陸尚寶侍文太史几杖間時尚寶已登第而執後生禮甚恭太史與之爲忘年交手札多字之亦以意氣名節相善不獨以翰墨也今尚寶仙去不四五年而太史手札如新不令人生聞笛之感乎尚寶昔以儀部郎典誥敕謝病家居故札中兩稱禮部元洲其別號五湖其居家自謂也

跋吳文定手札

予生也晚不及見吳文定公聞之待詔文先生稱說其人蓋金玉君子云其與朱王二先生尺牘簡易率真可以想見前輩風流也已其書至今爲人裝襲寶尊在人品翰墨間哉今人動即長箋諛辭覽者未竟輒棄去不崇朝且覆瓿矣安得用此卷針砭之也所云賢郎即恭肅也前一帖方恨不爲文恪所收次帖即與公同事下第鄉闈與及第後事若須臾耳誰謂枯榮有常哉因并識所感

爲黃吉甫跋唐太史暮春詩卷

嘗觀王右軍與謝安石殷深源諸論知非無經濟遠略所爲書名所掩載觀岳少保借米帖滿江紅詞暨送張紫巖北伐詩辭翰非不翩翩而爲功烈所掩其兩不相掩者唐太史哉吉甫遊太史門在狂者之列太史爲書暮春諸詩有吾與點也之意吉甫將勤之石亦欲令後世因太史以知吉甫語云顏淵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其在斯夫其在斯夫

跋周公瑕蘭

松雪作蘭雜而不越所南作蘭簡而有文公瑕爲碧蘭作此殆兼之矣花以名人畫以狀花展閱一再恍惚色相盡

耶花耶人耶

跋吳大司馬龍沙詩

堪輿家多指沙水談休咎其說非顯榮則富羨未有以聖賢望人人亦未有因之而以聖賢自期待者即驗若山崩鐘應亦啓覬覦欣羨之心非景純作經本旨也茲以龍沙過城爲聖賢事興之兆而大司馬吳公因之作詩以喻學殆慨然以開來玉成爲巳任雖寄興篇什於詩人乎故聲調之雄逸意度之渾融未暇贊述而獨闡其作詩之微意庶知千禩而後山斗之望與此詩常新不令貞珉獨存也陳君懿德見示茲刻敬題如左

跋周舜卿畫乞兒

是冊凡數種其饑寒流離疲癃殘疾之狀種種具觀此而不惻然心傷者非仁人也計正德丙子逆瑾之流毒已數年而彬寧輩肆虐方熾意分符剖竹諸君亦鮮有能撫字其民者舜卿此作殆與鄭俠流民圖同意其有補於留心民瘼者不淺要不可以墨戲忽之也

跋文太史書盤谷序休承補圖

盤谷一序非知命者不能作亦非知命者不能當太史公以待詔挂冠休承丈自郡教解組皆無媿斯文者固宜點書寫心丹青應圖也

跋星宿真形卷

按唐史開元九年冬玄宗以麟德曆浸疏日食又不驗乃命僧一行造新曆時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使黃道交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一行以其簡而易從遂奏行之然則令瓚蓋一行之儔也其於星宿必能以神會象傳丹標青其詭形異狀非徒事謬悠聳人心目而巳且序前稱臣意必進御之物流傳至宋嘗入宣和內府千餘年來紙墨如新神物呵護詎不信然又聞珍玩所集足以致災禳以茲圖愈於交精然則呵護萬寶又有賴焉冠之書譜不亦宜哉

跋沈啓南品泉卷

中泠惠山二泉予嘗之熟矣然未之並嘗也中泠味厚識若沈評而吳之抑中泠亦不爲無故特未之審耳蓋自金山南行至惠山泉在器中少亦二日味不無少變乃取方出山之惠泉較之不能不見其倒置矣第令汲惠泉北行至金山取中泠較之又奚啻伯仲哉必欲品泉當量地相去之中各如期汲泉至彼試之其論乃定惜曩未有以此折吳者宜其譁辨不已也予見沈畫多山水及寫生未嘗覩其白描乃於此卷見之無俟品泉而兩腋不覺清風生矣幼予自結草菴僧所借歸示予漫爲識之

跋劉郡理世鼎字說

此楊禮部爲郡理劉公所作字說也公之子侍御君裴濆成卷持以示予予感夫禮部之說說鼎也鼎以世言以劉之奕葉將至公而益隆之也以公之賢僅僅一郡理一徙官不克試之調燮之任及侍御以進士起家將克厭鼎而復偃臥東山若無意三事豈天將老其調燮之用以儲玉鉉之吉耶豈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俾雉膏之食世世未有已耶故識之卷杪以俟後之徵予言者

跋西園雅集圖

圖自蘭亭修禊而下若香山九老若耆英十三莫不有圖西園雅集亦此類也園爲王駙馬晉卿家園而圖則李伯時爲之圖中自蘇長公而下凡十有二人或分詠或繪事或聽阮琴或觀題石或談禪集而曰雅信有然矣晉卿在當時亦可云雅士故會多名流而貌之卷軸足以輝千古後世勳戚非無豪華好事者然所好多異公之龍欲得此流聚而播之丹青閒難矣即有圖安望其與蘭亭諸圖相後先哉棲居此卷殆因伯時遺意而想像爲之者故不甚露本色云

跋淳化帖

淳化帖自閣本而下千蹊萬徑種種不一要之惟古刻則

多佳若近時泉州及蘇松諸刻則毋失眞矣予弱冠即有此嗜得片楮隻字凡係古刻即珎之篋笥歷嘉隆以來三十年間始成完帙雖墨氣不同然短長肥瘦各有態飛燕玉環俱絕倫要非羔補狐也其王履吉先生跋則跋伯父台州郡推所藏未完本今既完乃移之末冊云

又

淳化帖自閣帖而下在宋已有三十餘種趙文敏求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謂雖墨有燥濕工有巧拙皆爲淳化舊刻可見紙墨不必同期在不失筆意而已文太史嘗向予論淳化帖云目中所見佳者惟華忠甫本袁尚之本及君家

所藏本而已予歸而問先君則曰汝大父有之今竟不知所在又數年始得此帙乃先大父所藏而太史題字在焉歲久不無脫簡予復求得壽承丈殘本綴成完帖其間燥濕巧拙亦有如文敏所謂者然亦皆舊刻不失筆意者也萬曆丁丑夏日裝潢既成漫識本末俾我後之人知所珍重云

跋文太史歐書千文

文太史書千文行書居多而楷書少楷書中歐書更少此書絕類姚恭公墓志銘第令率更復生當許入室不特虎賁之效中郎而已

跋手摹淳化帖

予留心古帖久之成癖雖不敢上方杜預之左氏癖然於王濟之馬癖和嶠之錢癖似亦有間淳化帖中若嘉興委曲等字不能無訛予故因舊本先後摹寫而中有可疑者復貸他本正之經歲歷月始得成帙聊以寄予之癖云爾

跋手摹二王帖

嘗聞唐太宗嗜右軍書裝作屏障雖師行必挈以從暇卽舒布樂玩予嗜二王書雖不敢上比唐宗而甘食悅色亦自所性顧以佔俾之業戒在亡羊不得肆力其間然終有未能忘情者乃手摹古本始於小楷終於大草而草書復手為釋之經歲成帙凡負笈白下擔簦燕市未嘗不與之俱今旣倦游欲登之貞珉公之同好而力不從心故聊識簡末且致望於後之人云

跋休承為亡弟作小幅

叔貽生後休承丈幾五十年而休承丈之沒後叔貽之沒幾五年其人少長不倫皆佳士也何脩短之相懸一至此哉此小幅蓋休承丈為叔貽作今人琴俱亡矣萬曆壬午秋重為裝潢漫識所感

跋古皮幣　上有正平三年六月日九字

正平乃魏武紀號此殆六朝皮幣之類蓋千年物也然隋

季李子和稱兵日號永樂王建元亦正平則或是隋唐間物弁志

處實堂集卷之七

處實堂集卷之八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談輅

任昉作王儉集序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而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語與之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極痛快明白及夷狄有君之駁亦更正大可見天挺之資自與章句儒不同惜當時文學侍從皆腐儒惟拘執舊說不能將順也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之寃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托孤寄命爲才以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亦卽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也朱註作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章章可考豈可倒置耶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而宋儒以好諛悅色並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卽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而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是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爲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而後儒泥荊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以紂之暴非赧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於三分有二則羑里之囚豈得釋哉

魏任城王澄治穆泰黨獄車駕幸平城澄引見罪人無一

人稱枉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又經其斷割莫不悅服必也無訟辛雄有焉可見無訟二字猶云不復申訴也朱註乃以無爭訟爲說是剖斗折衡之論矣

中庸武周達孝是通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言猶云不惟下達乎臣庶而亦上達乎祖考故下文以繼述之善言之註脚却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釋之遂令作時義者不覺掣肘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氏釋作折草木之枝可笑蓋折枝乃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推類而見若謂折草木之枝則爲長者三字頗無着落

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語似有較量意在至左思詩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即
是此伎倆畢竟不若孔子飯蔬食飲水數言渾然兩忘
也
按墨子云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漢書儒林傳亦曰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則知滑釐姓禽乃墨子弟子愼子之師也愼
子答孟子以爲此則滑釐所不識乃指其師而言猶云
未聞諸師朱氏直以滑釐爲愼子名不知愼自名到豈
又名滑釐哉且二名見史記非著不知何緣舛誤至此

孟子事孰爲大章俱言事親之要在守身則知守身守之
本猶云服勞奉養非事親之本而惟守身爲之本也朱
氏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則於下曾子節殊無關鍵
按左氏衛侯出奔齊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
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文子追衛侯公孫丁御庾公差
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鉤而還佗曰子
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丁授衛侯以轡而射差貫臂何孟
子論逢蒙與羿乃謂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佗之佗
學射於子濯孺子而以孫文子爲鄭人又若左氏言招
虞人以弓而孟云以皮冠皆不合夫戰國去春秋未遠

而事跡不同如是豈左氏傳信而孟子一時對答之辭
未暇考定耶
易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无咎趙溫與李傕書謂一爲過
再爲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无咎云者蓋言無
所歸咎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易遯卦上爻辭肥遯无不利漢儒作飛遯釋曰遯而能飛
蓋取高飛遠舉之義然夏侯氏作東方朔畫像贊作肥
遯居貞而王右軍類曾公書之又俱作肥張有道爲既
孝諸箋得此爻亦曰此爲肥遯无不利蓋取義勝而肥
之義宋儒從之故今俱作肥

賁五爻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士
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宜加旌聘賁於丘園以
彰止遜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
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
吉本義說殊不暢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即彖傳箕子以之對文王而言者
乃敘噏之箕子也而漢人趙賓乃云箕子者萬物方荄
兹也其舛繆有如是者與虞氏百姓與能爲白屬乾姓
屬坤何異哉信乎漢人明經而經絕
詩鄭風將仲子三章言畏父兄畏人言有發乎性情止乎

禮義之意註槩之以淫奔之辭殊失作者之旨
書文命敷於四海文命即文教也敷言文教遠布也何宗
敞表中乃云文命大夏之棄夫而詮選者因以文命為
禹之名可謂以訛傳訛
春秋左氏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
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此
即魯論所紀俎豆等語也何在魯論以為衛靈公問而
左氏乃丟孔文子訪一書相去不遠而所紀各一人何
耶
孔子作春秋而左氏傳出乃復有公羊穀梁二傳西漢各

立博士而論者遂聚訟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服虔又以左氏駁何休杜預又鍾繇以左氏為
太官公羊為賣餅家王接則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
家書不主為經而發公羊附經立傳於文為儉人各持
見家各立幟何紛紛哉
擬春秋者不獨孫盛春秋也任蒿作任子春秋皇甫謐作
玄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翼春秋者又若劉兆以
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氾毓著春秋釋疑郭瑀
作春秋墨說更有不可枚舉者
汲冢書或云汲郡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其紀年十三
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
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大略與
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
而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
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他周易經同而繇少異卦下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與邵涉論易國語三
篇言楚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疑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

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
鄒衍談天之類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
帝臺西王母等事圖詩一篇畫贊之屬又雜書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
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知名題然均是戰國之書論
啓益伊尹不應與孟氏七篇中語大異而穆王百歲及
共伯和之說於理稍長第令此書出於西京盛時太史
公未必無所采今惟知有汲冢書而已未聞有儒雅君
子若衛恒束皙王庭堅董為之考究者故特志以俟之
好事儒者云

季札與光僚皆泰伯之裔也一則辭之而不取一則相殘
而爭之豈係於世類哉

太史公管仲傳內云天下不稱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
人也及作季布傳亦云人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而朱
家亦用此名聞天下亦是此法辭退之効之云詞文武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蓋文少變而意同乃是善學

嘗者善盜人國者莫如黃歇之於楚呂不韋之於秦然歇
之子未王而歇之頭已斷不韋之子王未久而不韋已
遷蜀無何而秦并黃楚漢滅呂秦不惟身不得享而子
孫亦不得而有之然則非分之不可妄奸也如是此班

氏王命論之所由作也夫

漢史黃霸詭對氷堅可渡人皆以爲一時權宜而偶爾得
天也使至河而氷不合將何如夫霸知兵者也不曰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蓋王郎兵衆而光
武兵寡使於散地遇之則不戰而走矣惟有必死之地
則兵皆向前可一當百其幸而氷果合可渡乃天耳霸
方對時已有定畫非僥倖於目前也

鷹揚之士當龍戰之秋凡所持論大要先料彼料此若淮
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
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
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與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
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
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
此輩皆經綸草昧手敵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
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
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

藺相如以繆賢薦而顯司馬相如亦以楊得意薦而顯然
則相如之爲相如也如此而已哉觀擊缶完璧之事正
非弄琴賣賦人所能了而長卿晚來封禪一書益知非
英藺所屑徒慕其名亦奚爲

王莽下書曰出軍行師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
市百姓震懼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
亡之時也鷹隼且因候而擊況人乎今藉口於刑亂國
用重典豈亦未聞不嗜殺人之說耶

大都太守廳事皆稱黃堂觀南陽太守杜詩云功曹推賢
可謂至德敕以郭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可徵也今
吳人誤云天下府堂惟蘇稱黃堂其亦未見後漢書耶

漢書酷吏傳有椎埋爲姦貨殖傳掘冢成富是也蓋凡發
掘者先以椎入地臭知虛實然後掘之故言椎其所謂
埋者指冢而言也顏師古註以爲椎殺人而埋之殊舛

謬

史記陳平傳云先後凡六出奇計當時秘而不傳則知此六計在捐金僞遊之外而人所不得聞者卽當時已無傳矣而後世少微通鑑乃以捐金六事實之殊失本傳意且惡薤具進一事更淺陋難于傳信

公孫弘使匈奴失指歸年已六十後復以賢良徵至拜相封侯陳湯用富平侯薦方試用卽爲司隸奏不奔喪下獄後復以薦爲郎可見古人舉廢無定格惟在得才而已

襄楷謂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今按周有巷伯秦有景監趙高不可謂無宦臣且高帝已

枕宦者臥則知在漢代亦非自武帝始也

魏武帝顧命至分香賣履實欲掩覆禪代已暗過一世人雖陸士衡亦用此作文弔之至司馬君實方看破宋高宗南渡以後岳韓劉吳諸名將數破金虜中原唾手可復而反害其垂成之功讀宋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齒奸檜至文待詔始發其隱其滿江紅詞云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空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使起宋高於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亦知無辭以對

魏書論曹植大都似以才華爲操所愛以狂縱爲丕所惡甚不足以知植其言魏氏代漢植與蘇則發服悲哭乃是露植心事後竟以此得罪羈紲蹭蹬以死可憫也

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爲諸葛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於吳猶以國號稱而於後漢獨稱曰蜀史如此何以服後世哉

孔明不從魏延之計說者多以爲疑延殆亦不必然大都料敵料人料已皆孔明所詳審而不苟者彼秦嶺子午谷之道延知之未必司馬懿不知也懿度孔明不可勝身以堅守拒之烏知間道無良將戍兵遂使延得直入無人之境也故曰料敵延勇略雖可任而難獨任當時

欲求其副實難其人卽有智謀之士若姜維輩延亦不肯與之同心協謀維亦不能制延故曰料人且當是時孔明食少事煩精神亦自知漸憊矣特不欲食其死而後已之一言故祁山之役不容不與倘魏延之師卽得至洛而身應星隕之變將使延孤軍獨入耶將委諸楊儀輩提兵應之耶蓋儀之不肯應延明甚孔明一死二人之皆不可用亦明甚使欲用其所不可用而死而不已則蜀之亡且不待鄧艾矣故曰料已然則孔明不從延計豈以其計之不善哉蓋慮之深也

鄧艾入蜀之日惟北地王諶及諸葛父子爲死得其正譙

周以左計謀劉禪而郤正爲造降書皆漢室之罪人也一以全國爲功一以從主爲忠晏然受魏之封爵而不以爲恥可謂賢乎要之在魏晉則應賞之耳若秉史筆者當以譙周服上刑郤正次之

論後主者當以譙周之策爲非孫綽之論爲是此天下之正義也然以事勢揆之若孫盛所策退次東鄙保據江州之說亦是良圖而闇主駑臣坐入亡滅可恨也當時爲郤正計上不能從北地王之死次亦可挈妻子逃入深山易名毀貌以全天年以完臣節何至受晉魏爵以自汚哉

凡成敗不可論英雄姜伯約當國亡君繫之日能以口舌間鄧鍾欲乘其隙使天意少假之便眞可使日月幽而復明社稷危而復安但炎祚已盡不可復延故其計不就然忠心奇謀自是千載不磨武侯有言死而後已伯約眞不負其衣鉢哉

人但知陳壽作三國志罪在帝魏殊不知魏紀中又爲司馬氏地懿師昭皆書諡而不名以爲生爲晉臣當諱耶至賈充成濟之事乃萬古大惡乃隱而不發第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是何共曲護窮凶至是哉要之壽之心亦賈充成濟之心也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爲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於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其書以蜀乃宗室得爲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簒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有此議論非創見於綱目也

華嶠作漢史以皇后配天作合而前史秪以外戚傳繼末編非義也乃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法堯典此皆史家所創見何法盛晉書亦以紀爲典蓋祖之也且天稱皇天故帝稱皇帝地稱后土故后稱皇后然則以皇后紀次帝紀亦何不可

晉史皆稱子爲息如愍懷太子傳使太保衛瓘息庭等語及夏侯淳傳惟息承渡江蓋衛庭乃瓘之子夏侯承則淳之子也

史言謝安石矯情鎭物人皆謂貶之不知本自佳語以晉之末季處堅之入寇人心危懼不有以鎭之何以應敵自非安石孰能矯情令人但知言矯情之非及遇攖小事變便矯不得

凡作史當舉時之所希者爲貴論晉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愼勤故所載但當以運甓爲難若奪婢裸體等事自可無載

史書將傳萬世而晉書李淵石虎皆爲本朝諱而稱字於義未妥

晉書敘王敦桓玄宋書敘劭濬二凶於夷狄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苻堅殺苻生而取其位慮庶兄法賢而得衆恐能爲變乃以母命殺之史乃云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當時生殺之柄在堅不在母明矣及其子欲報讎尚以爲事不在朕是不以慈與母而以仁友自與吾誰欺欺天乎宜其不克終也史氏於此亦烏足爲信史

謝靈運人品雖不及陶元亮然當時得罪自有組織成之

者觀韓亡子房奮之詩則知其心實以先世爲晉大臣不忘晉室其仕宋者未必非欲借兵力以爲恢復之計特志大才疎耳其見殺也綱目當書宋殺臨川內史謝靈運而乃書有罪誅不知何罪也

朱修之戍滑臺爲虜所闈其母聞而憂之忽一日母乳復生汁乃驚曰吾今已老復有乳汁斯不祥矣修之果以是日陷沒予以爲非不祥也乃修之死而復生之兆也蓋兒生則有乳修之既陷虜與死無異後得泛海歸是其母又生一子矣然則乳汁之兆凶耶吉耶

鄴侯人物當與留侯武侯比肩未可輕訾其託跡黃老亦是從赤松子遊之意何本傳乃云人以此薄之而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亦因之而不改烏在其爲信史也

史自三國而下漸入綺靡至六朝轉多詔令益無史骨且一事見於二三傳若張禕張暢傳語及張敷感扇之類且又有相牴牾者回視遷固相去遠矣

按王叔文輩有輕舉好進之習背公死黨之風固不可以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謂之小人也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而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以爲小人之黨不知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同成喪而爲其議者

或未聞焉旨哉言也

宦者中賢者若呂強鄭衆固亦不少至張承業尤爲奇特其心跡與荀文若甚相似

鄜延之議韓范不同諒祚之議文韓不同當時惟從其長者而二公亦無芥蔕其人品亦不因此而有優劣可見君子之用心無我也何歌哭一言遂成二黨雖程蘇俱不失爲賢而程則已甚矣

唐坰於安石柄國之際能扣陛請對搢笏展疏大聲宣讀力詆安石以及奸黨帝雖屢止之而慷慨自若略不退懾其所養可知矣何宋史言其初以附安石進又欲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豈前後邪正頓爲二哉馮子
以爲枉尺直尋蓋亦非知坰者當時政柄一出安石而
其子雱亦在史館意必惡坰之直雖已重貶未足快意
故復於國史醜詆之耳宋史可疑處頗多此其一也後
世必有能正之者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塡空頭敕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
書而歎第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
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黎庶哉
古事多可爲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胡銓上高宗封事當時以爲中興奏疏第一其言王倫本

狎邪小人市井無賴以倫主和故痛詈之耳不知倫以
使爲職職在和不在戰也且倫爲文正之後亦不可謂
市井無賴使果小人亦豈能以使事死於金哉彼其能
以死拒金而不降者必非小人也當時和議秦檜主之
胡疏直應首擊檜耳乃因倫而後及檜烏在其不畏強
禦哉高宗時朝野尚有人奏疏可觀者甚多未必銓疏
爲第一也
士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如晉人
尚玄虛之談而致五胡亂華宋人倡道學之目而致二
帝北行是也然晉人之說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
於俗而無恥晉有陶侃之惜分陰蓋嘗以身救之而王
導亦以爲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有以言責之
者矣宋惟陳公輔陳賈謝廓然能自拔流俗極論其僞
而至今庸惡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然則道學
之禍甚於淸談也悲夫
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
功名之士爲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
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
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爲甚賢者不可不
辨

論宋事者多以張浚殺曲端爲非予獨以爲不然夫莊賈
不誅則穰苴之法不立二姬不斬則孫武之軍不成五
里坡之後端敢失期致張嚴戰死其罪一也婁室陷延
安王庶使端救之端次襄樂不進其罪二也陝州將陷
李彥仙告急張浚檄端援之而端嫉彥仙不肯奉命致
陷胥戮其罪三也彭原之役不援吳玠致汾州被焚其
罪四也浚殺之誠是矣駁馬不可羈的且將嚙人況才
將乎吳玠王庶目擊其然要非譖之也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而靖康帝故未
歸也豈當時不請耶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

迎之而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頻放彶遂唯唯而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而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而然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之隱疑即有奸檜之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予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云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

漸益哉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夤緣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嫫母入帷田巴大行曾連退舍欲望孫康於異代豈易易哉昔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宜其令終也

陸士衡詩云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然則潤身生色之云非乎夫徒見玄冕之妍則必以冠可彈而不可挂褐可釋而不可服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迨其及也乃思華亭鶴唳晚矣

潘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崇同詣市曹及宋道衡贈張始均詩皆成詩讖詩讖之說起此

何無忌酷似其舅此晉人語也唐人詩句便用之似舅即賢甥夫唐人用晉人事猶今人用宋事也前輩有以厨宋元事為不佳者亦未之思乎

杜少陵詩謂當今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白時流寓在山東故云山東李白非白果山東人也用修太史辨之似矣獨以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而杜詩亦是說東山後人乃倒用之得無失之鑿乎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是詩人之致要之事理操下江陵以來師已老氣已驕而東吳君臣以精

勵之識兢業之念應之即無火攻之便亦足以固守豈有破亡之理而使二喬為所虜哉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今論衡具傳而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亦有幸不幸耶

昔人謂蘭亭記絲竹管絃之盛一語有重複之病不知此四字出自張禹傳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是也論者不識孟堅而譏逸少多是不曾讀前漢書耳

今人寄遠書凡通顯者不必親書或欲致親厚益以副啓乃用手書然則前書必套語似亦可省也且今貧士答

一書便是兩書倩人則無可倩自作甚難昔張紘傳記
紘與孔融書多自書融答書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
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則知古人之書不必皆
自書亦不必以人書自書爲厚薄而一啓之外加以一
啓爲畫蛇添足也

葛洪自序云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
之蹇足李白春夜讌桃李園序有曰陽春召我以烟景
大塊假我以文章蓋本諸此

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密一云李虔古人姓名
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有同時而姓名相同者漢有兩韓信太史公以韓王信別
之亦有兩宋弘一哀帝時中常侍一光武朝名臣也魏
有徐邈乃稱中聖者晉亦有徐邈乃答會稽王道子以
節儉清修爲暢者又有三李密一上陳情表者一李元
忠族弟知醫者一隋末起兵爲唐所滅者漢有朱買臣
梁亦有宣猛將軍朱買臣同時又有閹人朱買臣乃投
劍請誅宗普者亦有同時而姓字相同者漢有兩杜子
夏以大小冠別之有同字者東方朔字曼倩雋不疑亦
字曼倩于定國亦字曼倩揚雄字子雲谷永亦字子雲
石顯字君房毋將隆亦字君房侯霸亦字君房司馬相
如字長卿夏侯建亦字長卿施讎孟喜俱字長卿司馬
遷字子長李尋亦字子長陳湯字子公田廣明亦字子
公胥諸葛恢字道明荀闓亦字道明蔡謨亦字道明當
時有中興三明之號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孔愉字
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張玄之謝玄時稱南北二玄
顧榮賀循皆字彥先字亦有一字者若項籍字羽袁盎
字絲朱雲字游眭弘字孟蕭咸字仲敬德字恭顏之推
字介之類有三字者若張天錫字公純嘏崔弘度字摩
訶衍之類若慕容廆字奕洛瓌高歡字賀六渾斛律金
字阿六敦則皆夷音不可以爲常也有字與名同者若

任孝恭字孝恭庾仲容字仲容魏蘭根字蘭根孟浩然
字浩然之類梁元帝嘗著古今同姓名錄惜不得見之

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賈充以韓壽
子謐爲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爲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是
矣然以呂移嬴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
爲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漢魏間人所謂爲之語有二句者若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若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是也有一句者若道德彬彬馮仲文若五經無雙許叔
仲若五經紛綸井大春若五經復興魯叔陵若解經不

窮戴侍中若說經鏘鏘楊子行若避世墻東王君公若殿中無雙丁孝公若德行恂恂召伯春若關東觥觥郭子横若德行堂堂邢子昂若洛中英英荀道明若關東大家戴子高若居令行古任定祖若後進領袖有裴秀若疑然希言江應元若人中爽爽何子朗是也然皆以第四字叶第七字即如古之與祖豪之與高皆此類也惟無雙之雙叶叔仲之仲不可曉意必以他音叶之又若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及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若衛玠談道平子絶倒若任達不已幼與折齒若洛中英英慶孫越石則又以四字為句為韻也

萬石之名人但知石氏父子不知馮陽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秦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亦號萬石兩漢萬石之名固非止一石氏也

袁盎得免於吳軍之囚以侍者陰鏗得免於侯景之亂以行觴不獨絶纓事也亦可見委曲體人之情自是美節

史事多相類人知邵平罷侯種瓜而不知步隲早年亦種瓜自給邵原平亦種瓜人知時苗留犢而不知羊篇亦有留犢事王遜亦有留駒犢事人知擲道濟量沙不知晉胡彬拒秦已有量沙事人知何武去後見思不知羊玄保亦去後見思人知蜀先主垂手過膝不知塊容垂李祖昇梁宣帝宇文泰皆垂手過膝人知馬良白眉不知劉雅亦白眉人知季友有文在手曰友不知梁武亦有文在手曰武隋文亦有文在手曰王人知張巡殺愛妾以饗士不知前此臧洪亦有此事人知漢有郅惲事不知王濬聰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張耀居守夜拒北齊主事亦相類劉禪之有北地王諶姚泓之有佛念事亦相類衛青為平陽侯家奴熊翘為石崇蒼頭許丞重聽陳頵耳聾二事亦相似緹縈之請贖父刑王秀之乞葬義康事亦相類英布當刑而王與章昭達墜馬鬢角小傷及中矢眇目俱驗相者言亦相類

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出莫知為誰孫晷死未及大斂有一老父不通姓名撫棺而哭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此二事頗相類陽固答王顯問宅以為傳舍與蓋寬饒語亦脗合

郭璞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之為醫家言考顏含之傳求蚺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王祥魚姜詩鯉顏含蚺膽劉殷堇滕曇恭瓜皆得之於孝

友感召孰謂天道遠哉

臧洪爲張超死而陳容爲洪死邊榮爲沈攸之死而程邑爲榮死皆所謂一日殺二烈士

先秦之嫪毐後秦之李威其與漢之審食其一也

初苻堅國中有謠言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谿名子皆以石欲應之後堅爲謝安石謝石所破秦始皇因謠言亡秦者胡故築長城以備之而不知胡亥亡秦也即二秦事讖亦有驗哉

史書中若孔明不用魏延計孫權不用朱桓夾石單車之計桓温不用郗超徑造鄴城之計事略相類

馮諼市義汲黯發倉全琮散米劉頌振貸范純仁麥舟事亦略相類

祈奚免叔向貫高明趙王辛慶忌救朱雲是儀免刁嘉吳範免魏騰其急人之困事殊心類

荀息之死奚齊蔡邕之哭董卓向雄之乞葬鍾會荀闓之乞葬齊王冏劉祐步持長沙王乂之喪盧志隨成都王穎均之可謂忠於所事未足深過也

史稱嬰毋知廢陵毋知興若趙括嚴延年潘岳劉琨之毋皆可以言知廢

新城三老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申徒剛以爲順人者昌逆人者亡盖天人感通本無二理其言雖有異其旨則不殊

王莽女爲漢后楊堅女爲周后皆能矢志完節事頗相同

韓信毋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王濬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旗旛于公高其門令可容駟馬車陳頵因父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此等事實相類

荀氏八龍温氏六龍卞氏六龍王昕兄弟俱風流蘊藉人號九龍此類甚多

扁鵲醫術受之長桑子房兵法得之黃石郭璞卜筮傳之

郭公事跡略相似

桓譚爲漢帝鼓琴而宋弘責之張尚不爲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爲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爲齊王鼓琴而冏莫能難范曄不肯爲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可見士當自有執持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如此功烈科目中亦便未易得

胡毋輔之好豪飲其子謙之醉字其父曰彥國年高不宜過飲輔之牽與俱飲盡醉王導與長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張鎮謂其子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鎮孫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夫父子雖天性之親以恭酒言語相狎侮如此得無嘻嘻之吝乎然以晉人風度擬之今時睽弁者則大有間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將順淡文守成之業未為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佗不可謂無武今文士攘臂談兵武弁爭先搽臉自謂希文甲兵修期露布在是則吾不知矣

黃霸治郡稱最而拜相則功名損公孫述少年兼攝五縣而不能有全蜀龐統蔣琬非百里才可見才之大小不相兼如是夫

和士開恃權求平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此是以石崇綠珠事為鑒也喬知之既能鑒崇法鑒惜多三詩與碧玉遂亦不免

阮仲容素幸姑之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仲容聞之遽借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郭景純愛廬江主人婢無由得之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景純為卦景純言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景純陰使人賤買此婢乃陽為符投井中主人見赤衣人皆反縛投井主人大欣愛景純不知為得婢計也二事可並為解頤

左雄薦周舉而舉劾雄雄曰引君所以自伐也崔洪舉郤詵而詵奏洪洪曰是挽弩自射也楊素薦榮毗而毗繩素左右素曰舉卿適自罰也特形諸言耳未始讎之也然律之趙宣子謂可賀我者已不相似矣乃有惡門生論己而以盜賊置之豈於古人之事未之聞耶

趙苞斬允之不顧其母邵續之不顧其子非不可語忠義然非人情在中行必有思患預防之術不至臨難傷天倫也

王陵趙苞事相類而苞嫌忍心害理無旁行之權徐庶周虓事相類而虓嫌危言危行非處變之道

昔人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予謂父子天性至親其視猶子自是有間第五倫夜起之言乃至情之不容偽者當患難而棄其子非人情不可近也矧繫之於樹絕其奔走乎其無後也固宜張範以陵易戰之事亦復近之幸而兩全耳夏侯淵以歲凶棄其子活其亡弟之女知有義而不知權衡其義也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生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

見與嬰否

人稱黃憲曰子國有顏子稱謝尚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人稱張華爲當今之顏子郭奕稱羊祜爲今日之顏子周續之通五經并緯候亦有顏子之號梁主以伏挺爲顏子陳思雲法師以徐陵爲顏子漢人稱張霸爲張曾子梁人稱滕曇恭爲曾子王衍自比子貢而譙周門人稱羅憲爲子貢文立爲顏回陳壽李密爲游夏隋人號裴叔卿爲裴曾子雖當否未可知而語獨相類

孔子之辨萍實商羊犢羊可謂生知矣至後世若東方朔之識騶牙刼灰蔡邕之辨焦桐琴音蔡女之知絕絃張

華之識海鳧毛白龍肉蛇化雉雷煥之識劒氣郭璞之知驢鼠高祐之識鯪鯉豈皆生知耶

劉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可見此事不獨太常也然妻子有過立加杖捶殊非人情而傳推其公正誤矣

臨淮王初名亮因避穆紹父諱求改名詔以王常以荀文若自況改爲彧字文若于彧亦字文若又如李預字元凱三人皆六朝人相去不遠皆有相如慕藺之意

虞潭將討沈充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後果破充劉裕征鮮卑攻廣固忽有鳥如大鵞蒼黑色飛入帳中佐史駭愕以爲不祥胡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此事與謝艾因梟鳴牙中而知剋敵之兆李恭以取水變血爲敵人授首之兆可以並觀嘉靖間譚司馬綸爲中丞適有胡平作亂將航海爲揭巢計一卒抱酒登舟而鼠其瓶衆皆失色譚怒甚欲斬卒杜方伯拯從容起曰可賀瓶已破矣蓋以瓶爲平也譚遂釋然因取勝以歸予友時爲其下寮目擊其事向予言之千載上下事有相類如此

庾悅之之於劉毅也毅既先至東堂又自言身久躓頻嘗

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聽如此語便合讓之悅之既不答而子鵞炙之索已似試之矣悅之復不答則悅之目中固未嘗有毅也迨毅既貴職任相臨符攝嚴峻數相挫辱亦報怨之常而悅之疽發背死亦不知自反矣謝景仁之於劉裕則有人情所難能者當時謝已貴而劉固未遇也留與共食已云折節矣劉嘗未辦而君之召命續至雖會之而去亦不爲簡景仁乃云主上見待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裕感之故義熙間特見親貴二事同剟一傳而傲物下士之報迥別如此凡爲如意人者可以

自省矣今人遇躓頓人鮮有不爲悅之者若方爲具飯
而有一二熱人至且將揮而出之矣豈有詔命相召而
不倉皇失措者哉
劉峻與秣陵令劉沼書庾亮與僕射孔坦書皆是答之於
既死之後二事頗相類亦足以見古人不以存亡易心
郭解之客殺人公孫弘以爲解雖不知甚於解殺之故儒
先以爲得大臣之體嘉靖間以殺沈鍊而罪楊順路楷
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在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
世蕃償鍊之死而乃以他罪罪之
有二偷入蔡齋室齋聲若雷震一呼二偷驚死有偷入王

獻之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靑氈我家舊物可特
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
不幸耶可發一笑也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一定
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是在一
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賣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
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褁在中間不須錢買人
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眞人傲世之言卽陰地不
如心地好之謂也

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奈何
爲人子者知欲厚葬其親而不虞象由齒斃膏用明煎
也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固人情之所難
若謝貞薄斂周身坎山而埋黃叟舊衣成歛牛車載柩
刁雖折厚葬裸葬之衷自是可法近日憲副金孟陽先
生清素貞介士也享年七十有八先其未病時作家約
甚得此意
丁奉宅凶後周顗蘇峻司馬秀繇壽皆居之以罹禍王僧
洪不信請以爲第築未居而敗可見堪輿之說亦不可
盡廢但當避凶不必要福耳若乃伊氏占吳明徹墓以

葬日有乘白馬逐鹿者爲驗則吾不貴也
何點初失志不娶既老乃娶孔氏女吳國張融爲詩嘲之
曰惜也何居士薄暮遊荒蹊成弘間孫太初至吳飄飄
然有凌雲之氣人疑其仙也已而贅湖州施氏不半年
而卒識者有遺憾焉何千載上下相類如此
先君性爽豁夏月作希網巾一巾僅僅可數日郡人爭效
之僧望菴戲予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網巾變俗似白璧
微瑕予應之曰郭林宗折角巾謝安石蒲葵扇王導業
穿角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世

間未嘗無鬼也何王仲任論衡以爲非人死精神所爲皆意念存想所致若袁盎之於鼂錯田蚡之於竇灌謂之存想則可耳至以彭生之大豕爲齊襄存想所致然則從者皆見之豈從者亦皆存想彭生耶草中老人之亢杜回回見之而躓矣回豈嘗存想此老人耶魏顆方倥偬之際豈嘗存想及老人耶陸士龍見王弼而與之談玄初不知爲弼冢也亦豈嘗存想弼耶又如梧丘鴞亭初不知有此事也及夢而求之求而得之謂之非人死精神所爲不可矣亦可謂之存想耶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

畢言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後歲餘卒此事可爲左証

左慈于吉之術皆足駭俗曹操不能無惑而孫策則奮劒不回乃知策眞英物非操所能及也

後漢耿況卒其子國以次當嗣乃上疏言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卒以霸襲侯然國身至大司馬可不侯侯而貴而二子秉夔各自以軍功封侯天固償之矣克讓自是美德而人鮮能之何哉

尒朱仲遠之鎮東都也以事捕魏惇惇偶出外執其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乞以身受罪仲遠義而釋之吾吳顧孔章者畫士也有兄罣於吏議逮捕甚急逸之留都兄子見執孔章挺身出曰童子何知我其親弟死且往代之竟繫獄以免兄子踰月兄始歸亦倖免誰謂今人不如古哉

後漢河內野王山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龍能變化不當死因舉秦始皇時祖龍死之兆及舉王莽天鳳間黃山宮死龍之訛言爲證近年中土治河得死龍當事者以爲瑞而上其骨豈死龍在古則爲災在今則爲瑞耶何古今人所見不同也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斂手之狀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見者咸來說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有巨手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豁然不見初疑爲左史好誣之頃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岡村一婦至圃中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二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逆扶婦救甦手已不見與諸葛

事略相似未幾而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昔人冰山之說乃是喻言近日楊舍居民夜聞隔河有聲若衆呼號狀意疑是盜不敢出但於隙中窺之見隱隱有火光明日河中成冰山一座亭榭指級闌干種種皆備有城中好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履可陟其顛雖人力爲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經月始泮亦大異事也

晉歷陽人佐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近事亦有相類

續漢書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周羣以爲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禪位魏氏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彼亂世宜爾也嘉靖末年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爲婦人不知盛世何緣有此豈傳者妄耶

嘉靖間楓橋殤醫龔氏有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偁工人居龍墩家有妍雞作人言乃知石言於晉不爲好訴

洞庭西山一老人殺其妻而食之三老縛之白於縣郝明府鞫問第云有之而已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此事與後漢書大食妻事相合

福寧州一夕有穀飛來成堆具獅象牛馬之狀堆堆可數民不敢取一夕忽飛去殊駭聽惜不遇萍實知伯商羊知水者相與評其災祥也

吾吳號煩劇往歲太守吳公以賢能稱無何入爲大中丞撫浙竟以兵變去乃知毋將汙於異州孫寶撓於定陵

鬼神事不可謂盡無亦不必謂盡有孔子答季路之說自是萬古定論若溫太眞牛渚磯然犀照水怪子令叔生父婢於墓中等事豈可爲常近日城西有還魂之奇城東有請仙之驗傾城嚮之至能動邑大夫予則不敢往也

里中有丁姓者成籍也其人客游燕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尚有數百金藏其所君往取之來營救我如不可救幸爲我給衣食使用我死君便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反以其金賂獄吏斃之獄底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而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故如治同舟人方知丁有負心事如此乃相與跪拜而祝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於舟重爲我輩累莫若緩之鬼曰唯唯我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抵家同舟人咸微察之初無恙也三日後忽復亾

吁仍述前所言取錢自鎚落苗家人奪之則擲刀自傷其胷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塡道予亦往觀之或戲問云汝旣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从夫盜賊之人宜若冤鬼易散也而尚有靈如此孰謂死者無知哉所謂赦書蓋是時是隆慶改元也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後思道師邢子才讀書爲文示松松亦不甚解乃歎學之有益然則爲文貴其難解耶夫搜秘炫奇可迷俗目可賈虛名不知理義旣無發揮心術則已大壞不可不辨

隋劉臻位儀同三司耽經覃思性多恍惚至於世事多有遺忘時有劉訥者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自省中出上馬從者問安往臻意欲詣訥答云往劉儀同家從者謂欲歸也乃引之至家旣扣門臻尚謂是訥所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之門臻驚曰汝亦來耶此事與稗家所載本朝陳也罷事大相類但劉云子陳云妻耳豈事果同耶抑好事者襲陳跡而新之耶

傳奇詞調俊逸推琵琶記事迹委曲推荊釵記香囊詞調不遠琵琶而事跡過之事迹不遠荊釵而詞調過之可並存也特荊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於舟中極有體面且其詞淸妥愈於全本足以傳遠奈何荊釵以改而善而人顧喜其舊者三元以改而惡而人顧喜其新者世皆矮人看場無惑乎舍鷩炙而嗜創痂也

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於淮南子淮南子言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客有以偷之技願備一卒者子發虛已接之左右皆諫及齊伐楚子發當之兵三卻偷請自效夜往解齊將之帳以獻子發明日子發遣人歸之云卒出採薪得將軍之幬使歸於執事明日偷復往取其枕繼而又取其簪皆歸之齊將懼曰如是不去將取

吾頭矣於是旋師而去彼所謂竊枕傍金盒全是用此此卽馬謖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城戰爲下也友人梁伯龍據其傳塡作院本詞調美麗惜未發揮此旨

呂蒙正母劉氏與父龜圖不睦其妻自姓宋氏不知何人謬造綵樓記詞旣醜惡且以母姓爲妻姓尤爲悖謬愚人有好之者可謂逐臭

姜詩傳奇　云是學究陳罷齋所作塡詞處多有親切有味者且其能感動人似有裨於風化不可以其膚淺而棄之也

陶侃謂樗蒱爲牧猪奴戲想猪窩之名所由始而後世誤
爲除紅耳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爲
一癡乎謂此說大悞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
於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爲善之意借人之書
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
自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
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昔人謂琴中廣陵散不傳考唐史韓皐號知音律嘗觀彈
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謂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

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
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爲晉將代
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
氏之將簒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簒奪之
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
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
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
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
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慼憯痛迫脅之旨
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世之
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由此觀之廣
陵散未嘗不傳然亦可見調高雖寡和千載之下自有
知音者
唐肅宗不豫王璵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山川仍令中使
監之所至因緣爲奸一巫盛年貌美挾惡少數十自隨
大爲蠹弊一日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
驛門扃鑰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
惡少皆斃仍籍其奸贓以聞肅宗不復詰此事比之投
巫更快更難肅宗雖未之賞然亦能容之行法矣
國初蕭山來氏有女受聘未行而寡此女矢志不移至七

十八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個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今其墓尚在於今
孝廉君選爲九世祖姑故嘗向予談之然此事尚未登
郡邑二志故筆之以備彤管採遺云

處實堂集卷之八　甥韓象舒景魏校

處實堂續集卷之一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五言古

感事

荏苒歲云邁青陽日以迫攬鏡歎吾衰青髩忽半白安能衣敝袍強顔對貴客世態已見垣無勞問泉石

砧杵吟

採石求望夫取木用連理石琢堪爲砧木削乃成杵試聽砧杵聲風吹和律呂獨有斷腸人聞之淚如雨

古意

逃名亦有心務實本無事奈何不稱疾罔知過情恥幸辭轅下駒甘曳塗中尾

答俞子如

矯矯射隼公嗟嗟爽鳩氏詎云無言責激揚自決訟緘書報相問奚論衆語許不媿張孝廉可知青史事子如寓書有此二語少正不獨誅司寇何爲爾越石久未贖晏嬰有遺恥榮名在胥漢邪知羨青紫

贈周敬臣

澤國腴鴻漫澄湖標駕脰纓緌開濬源篤祜啓厥後隆棟焕春陽肯堂翔書繡典墳紹家學何藉伏生授贊校飛英聲戰藝若射覆棘闈失狐腋剡薦推領袖荏苒五十強益壯俟良遘漢帝稱好少嚋令平津驟豹隱會須變數奇自應偶施翮千仞輝承顔三芝秀安知衡門什不爲承明奏玄賞陶素襟稱觴及嘉候微尚托風徽敷辭爲君壽

送顧憲副道行督學閩中

煒煒八閩英濟濟清朝選敷文上嘉帥憲節移東充顧榮自人望清寄緣時顯乘春駕彩鷁朋來紛飲餞泮匀化雨施陽澤春風轉勢潤愧蓬蒿睽違負英盼委徑隔通津高軒廻蒼蘚夷猶憶明發不得承芳宴願言金作礪還祈玉爲鉉呵毫漫成賦聊將寸忱展

七言古

洛陽才子歌荅王胤昌太史兼懷韓存良徐公望二官諭

洛陽才子姑蘇客駐節江干問山澤亦知狂生老吳市誤擬公車事行役人生會晤信有緣青陽逼歲素書傳開緘侈予二姑勝倏忽滿紙生雲烟金門大隱自玩世蓬萊謫真豈凡吏却笑紅塵白髮人紛紛競說神仙事蔡經舊住吳城南人言麻姑曾着鞭丹砂布地今安在蔡經故宅鋤爲田方平今作皇華使採奇夜讀仙壇記便道吳門見蔡經蔡經不與方平遇當日方平事有無我將馳檄問麻姑

從姑何許得驂乘綵筆摯入方輿圖青山有幸人不偶傾
蓋班荆我何有蛟龍不飛硏池涸呵凍濡毫笑龜手方平
還入紫宸朝徐福韓終須見招抵掌若談湖海士願言飛
札報漁樵

翩翩公子行贈凌金吾伯升

翩翩公子今信陵吳門逬朋凌伯升務冠窮經邁黌校博
士弟子咸推能父作丕承大司馬百粵勲名重朝野號爵
褒子任禁近金吾列負輦轂下勤宣何必盡儒冠嗚佩逶
冋供奉班有時書繡服萊綵有時戀闕近龍顏青髯寧疲
于雲戟赤心常備何羅瑟長孺挺節自匪夷德裕承家竟

無匹嗟嗟科名律俊髦每因一第輕賢豪請君點檢雲臺
上多少毛錐與寶刀

吳市謠送朱郡公擢叅浙藩

側身吳市懷千將年過半百猶倔強指掌雲霄戎葺虎嶮
巇中道悲亡羊八閩柱史朱公子握符治郡敦風紀三顧
彌深國士恩片言陳情石投水盟心鏤骨無可擬許身只
合酬知死名高銓部下除書晉擢叅藩駕使車觀濤會覽
錢塘勝鼓鬣行看禹穴魚古來循良孰比伍龔遂之犢劉
昆虎較之却疑先前古三吳無計留慈父兩浙騰歡競鼓
舞寄語浙民莫鼓舞九列延登且接武德星那得專分土

送沈二府入　覲兼呈朱大叅

南陽朱季近代無昔自柱史來臨吳一朝簡命叅浙省吳
民欲借爭號呼沈侯佐郡稱神明下車以來繫輿情僉言
幸有沈侯在奈可入覲金臺行金臺巍巍切雲表計日言
旋春未老朱侯不借沈侯來猶似連城得完趙風雲快覩
際昇平虎拜應聞麃鳳鳴驅車早返青徐旆莫負兒童竹
馬迎

五言律

漫述

幽徑鎖苔痕端居慕漆園容容心不競默默舌猶存快意

書千卷忘形酒一尊自應珍敝帚何必掃人門

趙進士得第壽母

對策通仙籍乘軺拜母幃雖登郄詵第猶戀老萊衣照戶
靈萱色明樓寶婺輝恩綸知有待計日下金扉

感昔

疇昔病燕薊風塵即次初偏多奈鄉夢難得是家書屈指
已陳跡回頭知啓予不因失塞馬那可狎江魚

解劉僉憲見嘲

混俗乃絕俗違時非忤時滄浪應自取涇渭豈人知在漢
身常保遭唐跡太奇寄言題字客開卷問吾師

過曲水草堂感昔憶亡弟叔貽

池亭虛敞賞風物愴愁心花落田家樹枝彫竇氏林白眉成冥漠青鬢久銷沉何處生靈籟猶聞鸞鳳音

趙就之携具見過

春色漸無賴屛花待客開多君能載酒更挾美人來明月東山侶流霞北海杯夜騎驄馬去疑是習池回

送周文學之兗

豈少丈夫氣偏多游子顏尊前一行柳別後萬重山烟水江鄉外風塵鄒魯間漫言能顧曲愁絕是陽關

偶得一鷗殊可愛玩漫成二首

遠性適林丘逍遙不繫舟已無田數頃何必橘千頭夢破遺蕉鹿機忘狎海鷗自能持潔白臨水任沉浮

傾翮杜紛紜園廬罕見聞難馴是龍性易狎得鷗群度影洲前月同盟水上雲凌波能刷羽緇涅任從君

贈吳山人

有美延陵後名高著述初自矜才倚馬不數食無魚看竹多傾蓋種松成隱居問年今半百踪跡混樵漁

夢季招

計爾辭人世盈盈尚少年秪應超淨土何必了塵緣恩愛俱成幻輪廻別是天朝來恍然悟合掌拜青蓮

送林太學承熙謁選乃父先已客京

抱璞謁楓宸觀光及尚寅壯心生戀闕鄉思慰寧親推轂橋門選驅車驛路身莫辭行役苦前路是通津

傅明府考績封母

六載勤民績三遷訓子功試尋賢母傳知有古人風報政鳧依闕銜書鳳下空王言自天聽應與口碑同

送葉茂長遊廬山

信宿婺姑蘇秋風客棹孤開心尋石鏡飛思度香爐松樹巢仙侶蓮花挹酒徒廬君倘相借可許夢游無

有餽酒者輒蓄之以俟不時之需月甚佳始開尊試

之皆變為異味不可飲乃試何文學所遺新醪三白稍得遣興漫作

開尊狂漫劇邀月與偏違左手衡霜蟹東籬枉白衣投醪人可共設醴客應歸頗有何郎粉三杯一解圍

寓感

本無懷璧罪誤觸鑠金弦薜荔園應容松筠徑莫穿踰垣非避客面壁合逃禪獨倦禽魚侶能追石上緣

李本寧太史貞吉王孫汪仲淹文學諸君以游包山爽中秋小園之約

仙舟應返棹良約尚愆期乘興知無盡觀濤須幾時寒[illegible]

玉兎早槎入斗牛遅獨有淸光共停杯好問之

貞吉王孫本寧太史暨汪仲淹周公瑕諸君集曲水

草堂分韻二首

跡雨滌塵囂園林物慮消雲邀大隱客花副小山招濁酒談龍劍淸歌學鳳簫夜闌須待月銀燭不辭燒 右得招字

神交頻入夢晤對卽忘形誰謂頭空白偏憐眼倍青家雖隱栁市客自賦湘靈遊莫陰雲蔽尊前有聚星 右得青字

同莫廷韓登顧仲卿樓船觀妓

半舫昔稱奇全輸顧凱之春潮天上坐仙侶晚同移輕棹搖青雀飛廬出畫眉無論入牛斗已許學鴟夷

閉戸

閉戸謝塵緣何須遠市廛品茶吹宿火遣興輯殘編饘粥餬予口烟霞任我眠閒來支策步不歛亦陶然

送王憲副敬美督學八閩

謾說墻東隱還先冀北群雙龍疑蟄屈獨鶴已聲聞名在虛前席書傳邁右軍八閩思化雨多士正如雲

自喜

一身逃俗累半畝足風烟靜息焚香後閒行落木邊人生只如此物理亦宜然莫笑成離索從來少世緣

爲鄧羽士題其師孫翁來鶴卷

不見遼城鶴那知丁令威旣從華表別應與白雲歸骨瘞銘猶在江空夢已非只今塵世客誰可道玄微

長至獨坐

閉關酬節序抱膝謝招尋省識盈虛故方知天地心剝窮陽始復亥盡子初臨正是希聲日應無空谷音

虎丘

移舟七里郭忽見一林丘埋劍金成虎談經石點頭梵城珠樹合天鏡法雲浮卽有笙歌沸無妨洞壑幽

送沈尚寳沚甫還朝

卅楫入通津江梅渡嶺春赤心餘九死丹詔起孤臣名自

題屏重班聯尚璽親須教霍子孟益頌漢廷人

過顧尉半閒齋題贈

三絶繼長康微官寄末行訟庭通曲徑花縣得樺房草木叢幽砌琴書覆竹床開尊延野客亦足傲羲皇

山靈孕玉爲包孝廉詠之

扃戸讀騷經叢芝山下生鳳池徵獨對麟趾報雙成蕙蒨開雲母玲瓏睹月精眼前俱左券何必問君平

賦得聚齋

知爾戰來肥蕭齋與世違墨花應燦燦玉屑自霏霏玄賞羅群雅文星集少微何當杖邛竹同此息塵機

賦得師竹奉贈王太史胤昌

得象因觀物師資屬此君虛中應入室高節自凌雲有斐淇園見無聲嶰谷聞芬芳還結實知集鳳皇群

開歲

開歲條經旬囷廬氣候新乾坤容長物日月老閒身野鳥戍寅主幽篁是比鄰無論乏推轂吾自樂埋輪

琴懸壁間風至自鳴戲示吳二懋功

未識琴中理惟存琴上絃風來生萬籟夢入聽鈞天空谷聲無着高山意自偏須知廣陵散元不待人傳

向公瑕乞梅樹

曾見北山幽參横古幹稠從君乞珠樹令我夢羅浮色借黄昏月香分淸淺流歲寒同意氣應不負相求

解嘲

依隱可玩世窮愁聊著書一宮惟半畝萬卷足三餘往事藏蕉鹿浮生化鳥魚達觀空五蘊吾道有眞如

詠水

一派發崑崙湯湯出海門足纓須自取涇渭或同源不有狂瀾倒寧知砥柱尊褰裳何可就夷險任乾坤

過雲隱菴舊嘗寓讀於此

豹隱豈無地龍宮別有天尋僧追往昔攀樹感流年檻越

三生事香臺一縷烟秖應呼酒伴同醉夕陽前

送張湖倅督　龍衣北上張嘗司教長洲

昔也傳經地茲來謁　帝閽宮墻望顏色祖餞有光輝化雨沾紅杏文星近紫微東風好相送　天子正宵衣

寒食西鄰失火

時過寒食節火燎乞新餘拍手人向馬汲池殃及魚然灰撲還起烈焰戢仍舒賴有交精在猶能衛敝廬

送金大衆赴任滇南

冀北重掄材滇南使節催星輝參井近山色點蒼開酒爲孤雲盡書期萬里來知君將九列執手亦徘徊

賀陸汝鯤移居兼致弄璋之祝

喬木正扶踈遷鶯出谷初舊繩曾望武新卜稚川居一水乗舟便千山入戶餘懸知種玉處佳氣滿庭除

贈江右堪輿家熊生

之子洪都彦名山好勒銘朝窺雷煥劍夜讀景純經鄉國雲爲合江湖客是星因君問華表鶴馭幾逢丁

送孫叔達游武林

祖述天台賦應從地主遊携尊追白社載筆紀滄洲丘壑胸中盡風烟象外收如逢長嘯者鼓吹滿歸舟

賦得樂昌公主有贈

嚬笑何容易悲歡覺命輕各合無限恨相對不勝情琴書
危絃續粧憐破鏡明出門猶恍惚恐是夢初成

秋夜

池館與偏幽空庭大火流清歌停子夜紈扇却新秋月度
雙桐影蛩催四壁愁謾言驚物候投老足滄洲

送顧都諫服闋還朝

宿望省中聞還應入鳳群寧親成孝子就列事　明君祖
席江南月征帆薊北雲　清朝無闕政諫草不須焚

霜降日命予如秋官過宿小園時予如以抗疏廢

節序迎寅餞談鋒快爽鳩新霜餘白簡舊雨豁青眸聲價

輿情重彈章秉筆收只愁呵醉尉草榻夜淹留

孫齊之示予王將軍賣劍歌予愛其壯烈媿不能和
聊賦一律報之

昔年買寶劍萬里欲從征今日賣寶劍慚當烈士名悲歌
付長鋏血淚盡青萍莫說封侯事令人氣不平

送孔願之謁選入京

何來青眼客云是素王孫壯氣應題柱行蹤欲掃門浹旬
成舊雨計日拜新恩奈可寒江別驪歌酒一尊

葉順德處元携具陽春堂聽歌漫成

入朝過嶺表便道駐江東明試循良異追歡杯酒同謳歌
梅福市舞蹈未央宮為說沉淪者堯天擊壤中

贈陳孝廉伯書陳尊君時官浙中便道省之

有客游吳市翩翩自楚材寧親曾駐檄訪友復銜杯劍氣
城頭月瑤華江上梅燕雲須五色知爾上金臺

胡孟發母病禮佛孝感靈光勿藥有喜為賦二律

霜色侵萱草香臺禮藥王至心虔孝子佛力驗靈光星彩
占南極慈顏謁北堂馳封應計日釋褐在春陽

儒門虔令子釋典驗醫王為得菩提力因窺舍利光忘憂
何待草勿藥不須方天女如相問慈幃已壽康

繩武樓為裴孝廉簡卿賦

勝槩一隅偏貽謀近百年徑幽藂竹樹地遠足風烟堂搆
元繩祖樓居不待仙登高須有賦知爾欲飛騫

挽陳戶部汝化

憶昔監儲日偏多舊雨情忤時官左次光復命先傾宿草
人何在空梁月自明象賢知有賴猶可慰生平

五言排律

送李兵憲擢參浙藩分得楓橋

題柱擁旌旄威聲壓巨鰲天空卿月迥雲淨法星高偃武
銷烽火論文育俊髦仁雖比冬日明自察秋毫保障寧吳
越謳歌起枯槔觀濤祖生楫開府呂虔刀簡命新除目躋

落借羽毛江村羅兆庚稽首獻香醪

黃憲副挽辭

楚服鍾靈茂申生十日良一經成造士三命利賓王執法
文觗窖褒灾吉有祥部中推虎渡塞上詠鷹揚青髩懸車
早丹心戀闕長東山方試屐西汜忽摧梁跨鶴凌雲漢乘
龍返帝鄉淚碑留峴首祀典重膠庠祖述孫枝秀貽謀奕
葉光千秋傳循吏應不數龔黃

七言律

次韻荅沈尚寶純甫枉過見贈

由來沈約擅詞宗新藻翩翩鋭筆鋒請劍昔年鳴立馬賜
環此日覩飛龍投荒未老人間世招隱仍追物外蹤臭味
本諳葵藿性草蔬寧厭瓦盆供

題畫墨花

桑皮数幅駐芬芳紅紫空勞兢洛陽開落不隨春去住淡
穠惟許墨平章喚回蝴蝶非關夢勾引游蜂豈藉香常見
本來真面目悔從闌檻惜韶光

戚少保移鎮南海道吳惠顧奉贈二首

三朝宿望重金臺受脤仍看秉鉞來南海韜鈐新上將北
門鎖鑰舊中台輕裘元凱投壺興下馬脩期露布才豈少
幕中參勝畫停車猶自傾嵩萊

恍禮敦詩自絶塵折衝尊俎竟誰倫金城不待屯田策玉
帶常懸報主身領表威聲先島嶼閣中勳業冠麒麟壯遊
更有長風便還擬羅浮訪隱淪

暮春行樂

綠陰成障草成茵酌酒高歌樂事新重疊落花何必掃去
來啼鳥不須馴鏡機欲盡觀空眼寄傲偏宜曳尾身試問
山東李供奉若爲惆悵惜餘春

爲錢尚書壽母

錦堂開歲倍芳菲樂借鈞天奏綺幃雲際春星明寶婺膝
前華袞作斑衣百年次第三青籙六錫絲綸五鳳輝更喜
孫曾軒翥勢凌霄還見一行飛

和馮京兆登其尊君所築水西臺詩爲孝廉咸父作

三泖波光一鏡開中從京兆起樓臺臺前明鏡搖峯影鏡
裏脩眉待畫來孝子永懷風在樹歸人體物賦成梅登臨
不厭移舟晚月落汀洲送客廻

黃二府父母雙壽

高門族重無雙望綺席觴稱第一籌六十年華齊伉儷八
千歲月自春秋膝前綵服榮朱紱天上絲綸賁素侯莫訝
岡陵爭効祝歡聲先已協歌謳

與王君之唐叔美韓甥昇魏小坐寓感

屏花經雨點蒼苔長日園廬短夢回攬鏡已知青女至摘芳猶眄綵雲來穠陰滿徑春都盡暝色生寒酒欲催相對幸逢賓不惡柴門莫爲故人開

潘尚書挽辭

補袞三朝屬降麻南都八座擅聲華遊仙一夕蓬萊夢巷哭千家蘆荻花海上玉魚新葬地雲間金谷舊烟霞鳳毛淚盡榮哀處幾樹白楊棲暮鴉

送傾司勳道行擢憲山東

仙郎淸望鬱芙蓉間命新裁下九重職重詳刑持漢節星移執法麗秦松銓衡奏績符輿論齊魯勤宣佇景鐘暇日

試登華不注應騎白鹿御青龍

陳侍御出守靖江有瑞麥甘露爲賦

臺端舊望自差我出守江城惠政多地效麥岐占歲稔天垂甘露報時和無煩漢武仙人掌不羨漁陽百姓歌驄馬豈移違立仗飛凫行復向鳴珂

送同年盧子劍中翰奉使還朝

久慚名字在盧前天路應輸早着鞭賦就南都緣奉使舟廻北道即登仙晨趨畫省靑藜入夕候黃扉綵筆傳蝿附苦無芹曝獻臨岐三祝萬尭年

雨過遣興

半空涼颸襲園廬雨過長林暑氣除枕簟自疑周是蝶池塘誰謂子非魚望秋扇却青團去入夜歌闌白苧虛不畏朱門辭禰襆掩關方讀絶交書

楊郡理奏績分賦石湖爲贈

關西家世濟南豪奕葉聲華屬鳳毛射雉一朝成快吏擊蛇三輔冠時髦湖波近與持平似星彩遥分執法高要路在前揮汗日只今青瑣屬賢勞

蔣文基聖拜官上林

新傳除目報鳴珂酒次因君一放歌吏似漆園堪夢蝶書尋閣帖証覩鵝不嫌白髮簪冠冕獨喜淸時入網羅天

子方思上林賦詞臣勸諷欲如何

曾令君舜徵邀陪呂郡理玉繩夜遊石湖遇雪

仙郎結綬並賢豪選勝聊紓州縣勞宰劇并酬曾點志割鮮還借呂虔刀江寒劍氣雙龍影風度簫聲一鳳毛乘興不嫌昏黑到肯辭衝雪步林皐

婁江曉發

漏盡城頭鼓角催衝烟欲發更徘徊春潮萬里乾坤合曉日一輪天地開望裏玉峰分紫翠空中蜃市失樓臺蓬窓客夢初醒處疑有横江孤鶴來

桃花書屋爲太宰楊公賦

桃花何必武陵迷傍嶺偏憐面面齊卜築数椽非避世不
言三月自成蹊山當虎谷迎辰北水過龍潭似瀼西想得
山公扶醉日兒童爭唱白銅鞮

送徐子本禮太和山

風正湖平錦席催分明徐福訪蓬萊雲從黃鶴樓前過花
看玄都觀裏開一綫心香酬寶座半空身世逼瑶臺仙源
不與人間隔知爾能採大藥回

傅曾二令君邀飲石湖因見春社戲呈

赤門春社走山祠報歲爭傳勝昔時士女傾城催賽鼓龍
蛇臨水動靈旗新粧袪服來何暮白舫青簾歸獨遲不是

神君能錫福誰令歌頌樂于斯

李本寧太史貞吉王孫同汪仲淹諸君見過集文起
堂分得之字

乘秋選勝欲何之委巷勞過折露葵萬里雲霄瞻氣象百
年湖海識襟期龍門仙史猶青眼魚服王孫自白眉郢曲
定知能和雪吳歈尾續媿塤箎

遊仙

棄瓢脫屣復何求世外名流亦道流豈必桃源知漢魏寧
論李耳歷商周蝇頭一擲三山月鶴背孤吟萬里秋誰謂
赤松曾有約子房元不愛封侯

贈別貞吉王孫

十年離索頻逢迎三徑蓬蒿日漸生誰謂枯禪應面壁忽
來宗子是維城豫章未遇工師顧震澤先為訪戴行握手
無何又成別片帆搖曳不勝情

贈荅李本寧太史

天祿然藜早著聲已知名字在題屏仙舟獨許林宗共紫
氣叨從尹喜迎興寄探奇雙飄屐詩成招隱一長城清朝
講幄應虛左謾說東山更有情

西施洞懷古

介稽蠖屈計求伸一笑傾城出麗人烏喙未銷嘗膽恨蛾

眉寧惜浣紗身越溪明媚秋波動吳嶺嵳我曉髻新一自
扁舟五湖去年年花効捧心顰

寄彭城叅軍权父

謾勞雙鯉笑行藏一紙緘題報父行雖與烟霞成肺腑本
無軒冕在膏肓蒼苔為我封門徑黃葉催人讀老莊應是
蘇宗遺養直群飛屬玉滿廻塘

徐中翰士彰過訪小酌

窮愁著述亦吾師畢竟扶搖到鳳池只合低頭拜東野有
何顏面効西施三秦捧冊宣新命百里移舟問故知酒侶
曾推徐邈聖也須時復一中之

春日郊西野步

入春意緒新梅柳出郭喧囂遠市廛勝賞不殊濠上適風光何必滾西偏旗亭取醉三杯酒梵宇尋僧一縷烟信步夕陽歸未晚須知行樂在隨緣

讀于肅愍傳

翠華誤入犬羊群虜騎縱横黑陣雲慷慨身家輕似葉權衡社稷重于君一腔熱血齊燕市萬古忠魂對岳墳愁殺鷺絲氷上立民謡嗚咽不堪聞

題群仙拱壽圖爲袁大宗伯壽

聖主温綸眷寳臣鳳城紫氣報生申群仙作客迎南極八

座爲卿拱北辰盤錯大烹堂饌入香分縹蘗　帝壺新董顏好駐蒼生望計日持衡未老身

得徐大司成公塾書問

際會清朝好策名登樞偏切布衣情燕雲北望三千里趙壁南來十五城不食謾勞爲我惻未鳴那敢與人驚長林自計應投老一曲滄浪且濯纓

王瀛昌太史書貺至并示報慶編

碧山學士洛陽豪奉使登臨賦綵毫千里神交心已醉三年拚潤夢徒勞蒼頭遠荷青絲籠白絹斜封金錯刀謾詑足音成獨喜直令空谷聽雲璈

中泠館爲仲和宗侯賦

中泠迥接大江迂遶井澄泓汲玉壺應是天潢來郢甸獨令地寶出城隅月臨叢桂清河漢秋入梧桐冷轆轤莫謂揚波成往事當年漁父亦吾徒

中秋公瑕過園亭看月有作

中分秋色可憐宵璧月當空不待邀斟酌莫辭須此夕陰晴未必是來朝詩成李白推黄絹曲度秦青壓紫簫試問淮南叢賓客可能重赴小山招

園居自述

空館踈林野性宜馴禽偶鹿互追隨青雲無復千秋事白

髮由他一鏡絲非爲客來頻掃徑不因書學亦臨池端居別有幽貞意試讀王沉論自知

蔣少希于徵惠金盤露賦謝并期同酌

泉石分封是醉鄉酒徒豈必借高陽殷勤持贈金人掌弥重應如玉女漿十載巢雲慚獨醒一杯邀月愧先嘗殘英留得籬邊菊何日來同飛羽觴

送戚少保罷鎮歸齊二首

功成南北已無虞拂袖歸兮逐酒徒既遣葡萄來異域不妨薏苡作明珠材官漸老穿楊技鐵騎都閒汗血駒只恐殿庭思頗牧搯髀還藉握銅符

未老歸來亦主恩九天綸綍更春温乍令馬援題銅柱卯
許班超入玉門車騎到時多下榻江湖隨寓一開尊行藏
莫識乾坤意廣蔡封侯且勿論

戲答客

賣曆何須朱雀桁驚書聊且効劉眔研硃謾詑三冬足負
郭原無百畝良不爲逃禪耽面壁偶因饘粥亦循墻誰令
壯士生顏色解橤先償同舍郎

許元賓沈郡公高第弟子也自宣城來候沈因見過述沈許可之意贈予一詩次韻奉答

索居悵憶鳳皇群逸翮翩翩喜見君不意蓬蒿深仲蔚幸

逢舟楫過休文畫龍叨竊公門賞失馬何須塞上勲父矣
樗材無匠顧斑衣那肯易玄纁

舊監司邢公子愿寓書仲氏惓惓下訊感而有作

書報擢人動去思遙憐同調及塤篪老臣未得從無忌公
子何緣薦不疑意氣纏綿神獨往雲泥修阻見猶遲只今
江漢謳歌起風裁應知似昔時

酒次漫作

十載雄心付酒杯千秋玄賞一登臺靑雲自是人間事白
雪惟宜座上來王掾不癡休問米東之巳老莫論才春風
別有閒消息腸斷手蒔幾樹梅

答蕭郡公明仲

炳燿虞廷足羽儀江城暫息碧梧枝千秋自合推王佐三
輔猶煩試望之数枉驚和勤折節劇談書學快臨池隨車
別有春風在不獨荒園草木知

七言排律

元輔申少師獻壽十四韻應顧黃門諸君之命

歡勝寰宇慶生申毗詡功成未老身星顯六符光黼黻雲
含五色煥絲綸累朝簡命金甌重奕葉科名玉樹新入告
謨猷勤補袞不言亭毒著垂紳形勞吐握開東閣職慎阿
衡秉國均龍德先天依日月鳳池簪笏冠臣鄰堯年並錫

分黃道舜日齊熙密紫宸靈壽未須扶後乂華夷早巳頌
天民南山樂奏西清近東壁輝躔北極親六膳羹調神鼎
味三漿麯醸　帝壺春秋期珎餅傳中使甲第高門揷舍
人爽氣臨軒朝錫謙月華當戶夜留賓側身霄漢瞻鴻烈
曳尾泥塗隔下塵誰謂樗材叨獻祝亦同桃李荷陶鈞

和劉太學七夕悼亡十二韻

梧葉迎秋落夜堂天台非復舊劉郎絶憐遠信迷三鳥獨
擁愁心寫七襄少別竟成旁死魄大丹那得返覓香夢回
巫峽空雲雨花老琴臺冷鳳皇七夕自容牛會女九原寧
有鵲爲梁豈惟望帝能啼血不待聽猿亦斷腸斷袖誰邊

銷髩緑擺舡何處覩頭黃昊歈有恨歌男后楚些無聲起
國殤戀主詎知翁失馬觸藩難免路亡羊謾言冥漠應無
佀謬說温柔別有鄉弔鶴倘重歸華表前魚不用泣龍陽
只今猶訝中山醉莫遣椒漿莫羽觴

五言絶句

寒塘雙雉

上有琅玕色下含氷雪姿寒塘立雙雉飲啄自隨時

秋溪雙鴨

秋水芙蓉老秋林霜葉紅雙凫溪上宿無意慕春風

荷花鴛鴦

菲嶼羅衣碧花潭粉黛香風波不到處兩兩浴鴛鴦

牡丹錦鷄

魏紫雜姚黃參差逞艷陽乘春聊衣錦未必擅文章

蠟嘴枸杞

啄處逞黃口翔時掩翠翎多餐王母杖應化作三青

題雪景

踏雪訪招提衝寒策自支雖無剡溪棹應有灞橋詩

海棠

夜半出紅粧盈盈春睡足爲語綺羅筵無勞秉高燭

松梅二首

孤山宋處士徂徠泰大夫俱有氷霜操那知年歲徂
月來森玉樹風過奏銀笙似呈羽衣舞還學步虛聲

金閶送別

別淚一時傾陽關第幾聲天涯何處是不遠闔閭城

詠陳山人珠

明月出隋侯精光入夜浮世人多按劍莫向暗中投

梅花

偶讀梅花賦因懷宋廣平貞心能不改結果是調羹

六言絶句

題達磨像

速去渡江一葦淹留面壁九年試問遊梁入魏幾時却返
西天

楊柳

濯濯傷離贈別青青帶雨縈烟如今興慶池上可似張緒
少年

七言絶句

題夏景美人

紈扇低垂螢火流夜深刀尺未曾收也知邊塞寒應早欲
製征衣不待秋

題黃鶴樓圖

一聲長嘯向蓬山千歲桃花好駐顏只合獨騎黃鶴去誤
留仙跡在人間

題寒澗幽禽

幽澗長松挺素秋空山琴筑響寒流人踪不到野禽樂隨
意飛揚如海鷗

中秋夜二首

聞說花嚴簫鼓喧綺羅作隊倚金尊長林夜半輕雲破亦
有清光到薛園

半開河漢微雲破欲落梧桐踈雨收靜夜焚香池上坐小
園別是一中秋

題杜鵑鳩鵲

羽族由來得氣先洛陽有客感聞鵑須知鵲噪鳩鳴處旦
夕陰晴卜未然

寄徐懋昭

經年不得故人書問訊遙憐老曳裾應寄愁心千里月一
痕曾上夜窗虛

贈山中人

愛爾山人不出山偶來城市亦投閒明朝依舊青山去雲
樹煙蘿自掩關

杏花

八株浪說明光殿萬樹虛傳董奉林春色滿園吾自足十
年打疊曲江心

海榴

枝頭火齊發離南永日流暉映碧潭莫似紅顏秋易謝合
房猶可報多男

佳花題贈顧文學

香生蟾窟露華凉匹馬天街走鳳皇奪錦自君家世事一
枝高折屬長康

西府海棠

簾捲蝦鬚寶鏡開太真睡足自低徊傳呼西府夫人至淡
掃蛾眉虢國來

題刺繡圖

蛺蝶成雙過短垣參差花事到山攀凝粧刺繡消清晝猶
勝東家倚市門

萱花

珠簾寶婺瑞光浮碧葉丹英曉露收酒熟北堂歡介壽萱
風相對正忘憂

梨花

重門寂寂鎖香雲雨滴空階坐夜分老去微之風調在折
來何處與雙文

題沈啓南馬遲風急

度曲已知蕭寺別披圖重見暮雲天秋風多少羈人思不待江淹賦黯然

柳枝詞

年年三月語流鶯何必隋堤獨有名莫道路傍容易折一絲一繫別離情

題文太史畫歲寒雙白頭 太史公生平不畜妾媵其伉儷之誼老而彌篤此圖意實有託後生小子仰懷前脩敬題於上

巑岏古榦宿雙禽氷雪偏堅歲暮心借使臨邛逢卓氏不須遺恨白頭吟

題喬柯秀石

怪石嶙峋虎豹蹲虬柯蒼翠蔭空村亦知匠石不相顧閱歷歲華多蘚痕

題喜雨圖

山勢空濛雨勢催扁舟濕槳過湖來七龍盡撤催聲起但見前村沽酒回

題松風圖

澗阿天籟奏笙簧雲護龍鱗百尺強試訪山中陶處士應知宰相在華陽

題蘭竹

雨餘亭館絕塵氛謫罷南華對此君風度芳蘭香入戶須知身外即浮雲

和祝京兆韻題攜琴圖

夾岸蘆花秋漸深小亭獨坐絕招尋素琴在側不須弄入望俱成山水音

恭題

宣廟御筆畫馬

宣皇勤政慕陶唐咨訪時時入未央天廄解鞍閒駿馬詞臣不必賦長揚

題劉太學宋卿畫

長松綳壁絕囂塵瑤草桃花別有春野徑相過書卷客須知俱是問奇人

題梅花醉臥圖

幕天席地詎誰倫夢入羅浮自得真不是鴟夷容易狎世情難着獨醒人

題文壽承文畫蒲萄

國子先生翰墨豪還將餘興寫蒲萄披圖不耐山陽感一再呼童倒濁醪

題緩轡圖

疎松歷歷夾長隄跨蹇攜琴路欲迷滿眼湖光動詩思不

須風雪灞橋西

題沈啓南摹趙子昂雲山

松間抱膝對潺湲鏡裏芙蓉若可攀疑是鷗波亭上客翻身出世貌雲山

題牧笛圖

田家歲計在鋤犂茅屋高眠唐子西牛背笛聲歸短徑巳知山月映前溪

題畫兎

不從東郭困韓盧亦任田中笑守株千載獨傳毛穎傳常留姓字與人呼

枕上漫作

荷葉田田滿碧池荼蘼開遍綠陰肥春光巳過春愁在悟往齋中風雨時

聞鄉進士起廢

釋褐先輸一寸丹重來不愧惠文冠假令昔日逢田叔領表無勞責志完

紀興

風過池亭裊綠烟踈踈梅雨潤紅蓮機心銷盡拋棊局長日惟添一覺眠

漫作

客傳除目下銓司東閣初開握髮時試看湧華登省庫即知賢士野無遺

贈徐國醫

成醫何必肱三折療病還憑肘百方試看南州隱徐穉即知吳市有韓康

粉紅石榴

施朱太赤傅粉白淺白輕紅點淡粧大似華清逃暑客沿華不御浴蘭湯

集周兆通宅試新聲遇雪

還傾魯酒試新聲客醉留容主獨醒莫恨曲終無白雪晩來玉樹滿中庭

擁翠樓

樓開何必面芙蓉坐倚巖巒十二重莫道朝來多爽氣紙屏還有白雲封

題芍藥遊蜂

香生院落自深沉芍藥開時綠滿林春老遊蜂無氣力過墻空有惜花心

徐羽士禱雨有驗贈之　羽士爲先朝司馬燃之裔

郡侯憂旱禱桑林司馬間孫道術深捧檄登壇無信宿靈符飛處即甘霖

贈蓮宇上人

鴈塔中分佛宇偏焚香石榻理經禪懸知長日成趺坐滿眼青蓮與白蓮

張茂實以穀餉池鶩佐之以詩率爾奉謝

石粱曲榭戲漣漪飲啄偏于野性宜粳稻幸分鸂鶒粒文章何必鳳皇池

贈錢文學厚卿

芸窗憶昔對窮經此日相逢眼自青老筆正輸錢起健数峯猶可賦湘靈

落花

小𦬊花飛数點紅半沾泥土半隨風須知世上豪華子都在邯鄲一枕中

爲人題素綃

殷勤持贈寄情親一幅氷綃不染塵莫怪臨岐沾粉淚當年元自泣鮫人

寄荅馮咸甫

九峯一水望盈盈尺素相將十五城莫謂春來成契濶入山隨處有題名

送徐太學遊秦淮

潮平桃葉渡頭西不是桃源路亦迷只恐紅樓春易去鶗

鴂啼罷子規啼

題殳生素畫潯陽送客圖

臨岐那可聽琵琶洒盡蓬窗江月斜腸断曲終星散處西風瑟瑟颭蘆花

雨

小園一夜黃梅雨添得池塘水幾何曉起科頭支策看錦鱗無数躍新波

掃亡弟叔貽墓

烟雨空山感鶺鴒新醪陳黍告山靈絶憐青髪人長往化作山前春草青

衰柳

當時濯濯灞陵東翠黛含顰烟雨中一自別離人灑淚腰肢不耐舞春風

初夏雨中漫作

長林風雨似空山霧鎖烟蘿晝掩關石鼎香微試新茗不知車馬是人間

見孔加二詩志感

二詩三復一潸然死別俄驚二十年謾論鹿門多隱逸只今何處覓彭宣

杜鵑

舊城荒盡湧江潮蜀帝春魂不可招認取三更枝上月啼
時莫向洛陽橋

題孫叔達爲吳虞部額秀石紫薇

嶙峋秀色對蒼涼碧樹交加蔭竹床大似廟堂須柱石省
中先著紫薇郎

詠史十一首

牧野鷹揚亦偶然六韜三略至今傳磻溪卽有垂綸者未
必君王獵渭川

作客臨邛滌器初倦游誰似馬相如許身謾有題橋氣老
去空存封禪書

虛留西蜀子雲亭執戟三朝兩鬢星試問當年美新作何
如舊日太玄經

兵監齊趙上將軍巵酒曾高社稷勳不學范雎推蔡澤謾
勞藉福教田君

豈須車騎勝陂池誰遣田侯過魏其失勢甘同趨勢客灌
夫元不是男兒

維持漢鼎屬何人黨禁方羅致主身謾說使君能攬轡當
時元只合埋輪

虜騎南來勢若風臨機勝筭手談中功成自爲蒼生喜折
屐何勞笑謝公

西秦豪傑在風塵捫虱相逢識未真自棄奇才資敵國非
關景畧事胡人

身繫安危震主身君王元未識純臣須知単騎臨戎者不
是窮奢極欲人

不是黃衣近白衣寧知再摘使瓜稀功成托跡神仙去未
許留侯獨見機

僞周端笏混風塵片語回天社稷身但說五龍能夾日當
時推轂是何人

偶作

芙蓉爲杖芰荷衣不爲垂綸坐釣磯滿眼浮雲自來往謾

勞長日掩荆扉

和仲和宗侯求繡毬

紅紫千林帝子家何如一樹鬬鉛華須知賦就梁園雪幻
作中庭四照花

酧金孝廉玄予雪酒

不須醺歠與糟餔獨釀梁園雪一壺露下歌邊中聖後人
生何必步兵厨

影娥圖

影娥池上惜年芳倚徧闌干夜未央寫得素書無可寄況
魚先已避容光

仲氏游浙送之登丹歸坐小園戲贈彭子緪

極浦孤帆趁晚風鴿原秋思逐賓鴻不須絲竹能陶寫自有秦青在座中

詠扇

何事卷舒隨冷煖須知用舍作行藏待將陰盡陽回後依舊仁風好奉揚

秋海棠

霜欺衆卉渾無色秋入幽姿別有情何必太真春睡足小庭蕭瑟亦盈盈

客有邀予顧曲不赴荅以二絕

能令公喜復令悲古調新聲自合宜流水高山隨意適賞音何必是鍾期

秦青那得號專場白雪陽春繞畫梁曲罷知君無誤處座中何必有周郎

夢斷

夢斷燕齊雲裏程虛丹陛海寓浮生非關冀北無知己自合江東有步兵

題倒挂鳥

玉羽朱脣自陛離故鄉回首作天涯憐香倒挂雕籠裏不及鷓鴣有一枝湖湘以倒挂子爲朱脣玉羽

題西府海棠上白頭公

蛾眉淡掃侍瓊筵西府夫人正少年謾學臨邛怨司馬白頭吟罷立風前

雨過散步懷仲氏客越

雨餘新水綠堪染霜落舊林紅欲然倚杖鶺鴒原上望不禁吳越隔風烟

綠牡丹

花間認葉都疑葉葉底尋花始見花但有天香無國色不同紅紫競繁華

支硎山歸作

昨日尋山如掩關今朝歸臥似躋攀須知三徑足幽意不在烟蘿雲樹間

贈筮者孫生

有時長嘯學孫登信爾能將祖武繩七十二鑽隨扣應誰云龜策傳無徵

張文學得子

翩翩平子邁宗風蟬蛻儒紳小隱同聞說蘭房多紫氣宵分知爾夢羆熊

鬪草圖

競拾芳菲鬪翠眉輕衫執扇自低垂只愁折損宜男草回

首頻看玉樹枝

贈羅明府四首

契闊彌深舊雨情寒堂高宴慰逢迎座中別有陽春在何必絃歌化武城

不耽榮祿慕烟霞卜築城隅逸興賒解組早辭勾漏令成仙元不在丹砂

小山一曲繞迴塘賦就閒居樂未央寒盡律回春萬樹栽花何必是河陽

松菊丰叢一徑開知君早巳賦歸來無論五斗辭彭澤陶令元非百里才

處實堂續集卷之二

甲乙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答顧吏部道行書

僕以慵慢鄙夫老大委棄所謂世與我以相遺矣乃爲名卿者之齒頰間巳難消受矧復存以尺牘寵以瑤編重以琢玩僕何人斯而斯之承素孫受知門下若拔自塗泥而登之雲霄葑非之采不啻不遺管庫矣凡在藝苑孰不勒之口碑既感且羡仕路遲速巧拙賢者自有定衡匡衡劉向似亦可慕誰謂今無其人也會面計不遐使旋率爾附謝

與王太史胤昌書

曩有客自閶門來爲下走談王太史奕棋覧詩僅一過目棋罷悉舉以答問者舉座驚歎固知安世之三篋具作應奉之五行並下未足多也然雲泥異致判無由通辟如生今而稱述古人耳不自意棻葑非之采得悉許可於獻弟書中何異聞然空谷聞足音巳喜矧聆鈞天之奏哉茲因徵詩者之便附致謝私賓鴈鼓翼率爾不備

答徐侍讀書

辱遠念見示武錄語語中國家隱憂非胸中有數萬甲兵

者不能作此便可知方叔召虎皆在公門明窓三復令人起封狼居胥意嗟嗟老矣徒慕魚龍川垂綸人夢爾夢爾又何能贊一辭哉盤游之處眞得大臣之體愚見宜查先朝名臣議中有欲於經筵日講之儀稍寓游息之意無爲聖體所苦且令下情得以上通談閒與賢相君商之如何總曆之惠遂令山中亦有甲子草木知春德意沛哉

荅王太史胤昌書

僕之不赴公車也數年於此矣嗜不知之想客醉誤荅耳幸毋笑吳吳中俗薄也然而竟辜門下折節之雅悵何可言韓存良徐公望二侍讀是僕生平相知與門下同官倘談

間及僕試問野人之狀多可爲捧腹者應無異對面也特雌伏之人夢想丰神無緣一接不能不悵然耳曩冊一葉自獻弟處傳至索詩率爾應酬曷足揄揚盛美惟仁者爲藏拙可也二遊記讀之琅琅雖不得從遊然神已馳於杖屨間矣謾跋数語不知可續貂否素卷書五言律数首外一詩書扇頭文選一部俚詞四冊幷上伏櫪之驥遇伯樂而効鳴非所以報尊賜也積雪凝寒幸愼起居餘不一一

荅唐禮部元卿書

憶自留都識足下於靑衿中意氣懸合談甫班荊交成傾葢追足下弁鄉書登上第陟淸階閒一會晤歡好如昨無閒毋述生平相知指不再屈特以雲泥異致越境成遙而心不以迹曠彼此能諒之也文選之行大得足下許可之力私心竊之矣郎君象賢自是足下家門故事然高膺鄉薦適始聞之不覺鼓舞野人杜門既久外事罔聞類如此眞可笑也辱委書扇已經年懶於作楷以二十年故人遠道走幣誼不能違強顏操觚頗多荊棘惟高明取之驪黃之外耳南游諸作絶倫逸群讀之不能去手且知有彈冠之慶幸甚計此後便亨天衢雲霄轉邈不知人生相見是何年也

寄太常許公仲貽書

鳳翼自丁丑閉戶以來門外事空有聞知用是坐失祗候然山斗之戀未嘗不在肺腑也恭惟達尊巋然生甫展及捧觴頌德奔走海內乃鳳翼以母老不能遠遊末由叩首奴客後列聊因鴻便附致芹私倘荷賜存無任榮曜

達曾令君舜徵書

吳中習狙詐好模擬筆迹造爲贋書以罔上行私計高明洞燭情僞可無此虞第恐下車多政或有乘間竊發者敢以預達賤子生平硜硜株守不敢以片言隻字干謁公府此朱公祖傳父母可質也倘此後有書上瀆祈撓明法即係詐僞瀆望電照霆擊緣事係名節不得不爲之曲防幸

賜垂諒

答馮咸甫書

尊君萬福歡慰臺使者至吳弟以慵慢不及從諸同袍入謁繼此辱郡伯朱公之訊意欲令弟獨往弟終謝以不敢此自雖伏人故態不可爲例也若欲入見自應從衆從俗磬折非過苟律以雅道則必俟其先施須高明裁之足下仰承忠孝家法而又能爲之闡揚信是盛事泰山碑匆匆未遑卒業然書法駸駸逼古人矣潚鞋佳甚得此則一步履皆足下惠也春初得枉玉甚慰懸懷

答勞比部惟敏書

弟久不作貴遊書若慕甫南遊自於左右不能率慵性既得輙記室已矣復荷俯報兼以精貺媿何以當應心以小殤解組雖人情所難亦辜明盛世左右豈宜慕効之弟去冬儲米足餬今歲口已自滿足且釀二十石秫可以供客方自督之㳅漉此外時或從老母引二兒玩文魚狎海鷗因自題一聯於小園云就眼前則已足望分外便是癡情事如此亦左右所欲聞也新記一冊乃季秋爲老母稱觴而作附上博笑

答葉順德處元書

仔自貴治來傳致手教兼拜雅貺既精且豐領次感戢去歲戚大將軍以開府之命旌指羊城便道相過讙呼痛飲曾與道左右風度渠爲神馳想到日已成相知矣此後劉憲副入賀還鼻曾附致一書計不至沉浮足下以干將割鷄百事迎刃聲稱籍甚先後推轂者知吏僕未易數臺省清華應虛席以俟簿書之勞亦且不久延登之慶未必爲巧宦獨得也沙倩昔荷及門濫厠桃李今許附喬復成絲蘿幸也幸也稱說厚德者殆非口碑所能勒也顧其時命寒困近又惟內艱即數椽且岌岌矣如何如何茲另有一緘少謝垂念端石領訖令吾丈以弟故不及包孝肅弟之罪也弟碌碌無一善狀惟上奉老母下訓二息或鶡息齋

中或鵠立池上俯仰吐納差可延歲月耳知足下念之深并及之

答湯應之明府書

披讀手教爛若瓊林大盈知仕優尚友怡神漢魏且言言情實無異面對感德與懷何可言喻第推與過重非野人所敢承耳弟當時疲才自應世遺老母望八更難遠遊坐是甘曳尾卽向所同鄉書者彼此多寥寥乃荷遠道見存損祿垂貺君子用心之厚願如是哉足下名在題屏聲籍治劇清要延登期可屈指計何歎數奇爲豫章楩柟隆棟明堂乃下羨乎樗全耶剛泰老師天錫介福係海內蒼生

之望極慰下衷第不材不能策名清時爲公門桃李慚不能通候而悲歌當泣寓情氷虫乃爲伶人所採薦之賓筵媿也罪也便間望一叱賤名所聞不可謂盡無其人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耳晉擢後當知之一笑一笑疏野不能備禮凡儀狀副啓合而爲一恃相知耳使者立俟報悾愡殊不一一統祈原之

與傅明府書

褱與二三同袍會擧一醵欲仰邀臺下及抵門屏則聞撫臺巳至知且多政未暇垂眄故僅留一刺而返想巳輾電覽矣昨舍姪示手教令人三復浩歎僕嘗以臺下爲知我

今則不敢有此望矣以臺下之國士我者尚爾又何望其他哉夫俚鄙吳人之通弊而實吳人之末習不足損人秖自損德自好者豈願爲之鄰侯有言臣好道不與人爲讎僕不惟素德臺下卽諸山人與誰有閒而乃損巳以損人爲此刻薄事哉盖不獨知器之當忌亦無凡之可投也此歌在春仲聞之外閒云去冬巳有邏來則瀚息人且厭聞之緣近有一不相愛貴人於席上大言僕作山歌僕微聞之則知其欲中傷僕且將聞之臺下矣然藉臺下坦懷洞識必當付之罔聞不意不能釋然也豈詭譎奇媿足動明遠耶僕以定省故不能披髮入山惟謗積毀有不止此死生禍福一聽之天固當守文中無辨之訓第臺下爲政以來民自不究恐此一事或有微枉故敢少布以報知巳僕惟自諒不必臺下之諒僕也

答陶太學書

憶自越溪與足下邂逅舟中得奉杯酒之餘歡因念令先君不覺歡而悲然又幸先君有象賢子則又不覺旣悲而復歡也此後兩辱枉顧一荷教旣寥寥不相聞閒忽又經歲茲得手書無異空谷而聞天籟也所委一一課付來手第奠文稿混樵集中一時未得檢閱借令先君有他刻當効勞筆研何如

再復王胤昌太史書

去歲奉手教率爾附復心與鴻飛計到日獲鑒微悃不意門下乃有此大慟也門下用父譽於身後慰母慈於生前揚子名於題屛之書候祖烈于過庭之訓古今語大孝者孰有踰于門下乃卑卑推下走嗟哉嗟哉斑衣舞褐非紆青拖紫之榮尊羹藿供無太官玉食之享嗟哉嗟哉厚顏久矣往歲兄子釋褐卽遇恩典家兄嫂受封下走羨之有低頭不敢荅慈親之作心事具見矣烏在其爲三公不易哉惟七試鄉塲僅僅一遇四蹶禮闈客洊旣倦將勉就黃綬則地未必遂迎養之便時未必值推恩之期輾轉竟夕

決意曳尾蓋身亦未嘗不勸駕也况敢肆大言謂能竊鼠名位哉含愧追養忸怩承顔殊非得已人子之職毫未云展視世之能榮親者皆瞠乎後矣矧大孝若門下哉太恭人誄勉就成稿任均蚊負才乏兎穎如何如何辱問訊近製緣慵慢倍前濡毫不數雖有一二應酬亦未灾木無以應教雅貺下頒拜嘉珍感雌伏之人不能越疆而弔聊以香燭附致絮酒之忱幸矜而存之

答袁文穀書

僕窮愁無聊以著書自娛好事儒者助貲登梓遂與奴客游大江以北計足下顧眄能重聲價請僕爲書造門不意

從者他往竟爾空返適得手教知曩緘已入記室矣足下才望宿高不無入宮之嫉稍任意氣便似凌物無怪其左轉也然當道方汲汲陟明不難推轂固知滄篤不能久淹驥足無勞熱中二司馬傳讀不數行便覺駸駸逼古來教肆力古文言不我誣賓鴻旋迫方逢首垢面具復未遑卒業耳

答吳幼安同年書

自甲子之秋與兄在長廊會晤歡如平生不意弟得蹇困而兄亦遇明夷旅人且各天一涯不及握手說舊事悵當何如去歲於薛太學所得訊起居酒邊興歎不覺三復一身作客如張儉之句漫成一律奉寄竟爾沉浮近復以拙刻托之薛使亦未知得達否書問之難且爾况對面耶此行非特遣使又付之無何有之鄉矣一笑一笑新集開卷翩翩逼古但張祿我范雎世間不知有劉備耳

與俞子如書

曩春得閱會錄知足下搏舉不覺呼兒命酒臨風開襟形之小咏今已灾木不意居無何爲頽風所激明目張膽言人所不能言亦言人所不敢言而乃漫焉俱黜夫司寇觸邪不爲越職少正卯之誅尼父先之矣何罪而黜哉黜則俱矣清濁涇渭海内自有定論弟初雖不能不爲足下憤

懣然竟乃爲足下擊節耳今時游食四方者曾不識一丁而托名詩章乞書請謁狐媚蠱惑動充囊篋縉紳甘餌不知實勝欲借其游揚特爲折節緣以入賄陽則爲名陰則爲利者在在有之此風一倡士庶罹害不特處士橫議而已足下以孤力攻之非有天下大識見大力量者疇能然哉日者計枋人抵海上欲買舟奉候而老母在堂不能不以一水爲遙敬遣力申悃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凛若霜雪嚼托之禁固儀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故不惟白

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己之名以囑托今足下既知過則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　郡主墳墓何事撓敗吾吳士風爲也

答史沔陽書

追惟庚午歲杪北征門下橋梓連騎而走亦棣萼方駕遂獲邂逅於風塵奔走間追就館舍亡弟病作荷過存者罔間朝夕戚實同之及放榜賢郎君延登走則與亡弟私相賀爲一洗下第之悲則欣又共之矣此後亡弟不延走亦絶意仕進而門下與劇郡聾聲江漢間賢郎君復自郡理

晉列尚書郎爲都門群僚所左袒彼此便迥然有雲泥之隔然中心藏之夢寐可徵也計門下亦不殊此走嘗以吳習狡譎姘作贋書以干涉公府故仕路相知非先見寄不敢通一字不獨于門下愬也乃辱遣書幣見存拜惠之頃曷勝愧恧開緘三復無異面談走賴餘庇老母年七十有九聰明強健如半百人長兒玄星年十四僅能成篇次兒玄宿八歲日可誦數十行皆習禮經不審異時得厠私淑之末否知門下素懷通家之愛敢及之至乃瑤篇秘旨重封枉寄非敢請也顧所願也文選之纂聊寄窮愁顧荷許可幸甚幸甚少別數年會面無由臨書依依

再答馮咸甫書

自曩夕與傅明府席奉陪談笑於亡弟園中此後更未嘗與明府相聞惟閉門支枕安貧寄傲且不知世間有明府又安能知其微擢耶邇來祖餞賦咏雖相知者亦復寥寥矧面交貴游乎左右欲投瓊不妨自致之也尊君起居勝常計不久東山左右豹養既久鵬騫不遙橋梓相輝晝繡色養世間男兒事任左右爲之當令野人生色佇望佇望

答徐茂吳司理書

名賢返柔梓兒爲恩附榮末及從父老奉牛酒勞從者迫惠臨後乃作燕賀病夫懶態知不可宥顧辱不譴錫以精

貺寵以品題感戢何如所乞壽言四五日後當躬候叩領雖王伻立索然亦知能事不受相迫促也

答俞子如書

足下言足下所不必言實言人所不能言然不獨洗刷朝班亦大有功於名教第當路以避嫌故處分殊失涇渭而奸黨雲布邪說混淆尚有可爲寒心者向特遣一力奉候而從者尚未抵海上僅僅得尊君報言令人三復少陵夜深波浪闊之句適拜來翰知已遂承顏不覺焚香扣齒仲夏出游萬勿爽處期

答王孝廉世廉書

久不得佳問無任懸懷接手教大欣慰且辱以瑤席爲殘編輝感戢感戢僕初謂掾觚染翰不必取重於一時千載之後自有定論今足下愛忘其陋曲加許可則世間定論可無俟千載矣卽當付之梓人以永其傳耳侑享之說誠萬古確論僕曩亦有感時事謬作一議雖不敢謂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然亦多不詭尊旨至　太廟之說尤是一大鬭案異日以拙議灾木當借重以爲硬證如何如何僕毋老子幼不能以不肖軀爲國家効犬馬力誠淸朝罪人足下頻年公車亦是士人分內事而毋過吳門不一相聞豈以迹異異僕耶考之易傳則或出或處不嫌同心質之古

人則益壯益堅乃稱烈士足下可以自信矣獨不能信僕哉秋杪冬初把臂是禱

復王瀜昌太常

飢渴歷時無緣咨覯無一教至輙爲馳神淸節如門下卽不遠千里遣使下存裹糧之費亦既艱之矣矧損此大惠重以珍圖令人承之以厚顏殆匪毫楮所能布謝也猥辱不鄙蒙昧俯示報慶新編且責以品評走何人斯而堪此然不敢不罄其愚瞽則坐井觀天而爲靈憲布游儀耳

寄詹汝欽叅岳書

經歲不相聞追思曩歡晤猶似昨日計當同之也當路薦賢知東山不能留安石然猶異仙舟道吳復得攀戀及得蔣都閫書則知使節已臨江右矣人生會面豈易得哉情性二生邇來何似音調減晴昔否蔣儒將其人恂恂當受知門下應不以常調目之近編夢占類考刻成奉寄博笑

答蔣都閫書

經年不接高論雖若暌違然門下聲蜚江表流播鄉閭桑梓野樹亦獲耳熱未殊面對也乃勞飛書損貺媿何以承詹叅岳抗節任氣負海內重望爲其相知者毋憂其不爲時所容今既以薦出得與門下同寅便是得一侯無可章紘之益端有望焉

答戚少保書

僕自自廢以來以衣褐弊陋不解作時態故不樂接對縉紳至若門下則欣欣願爲執鞭者豈在踰垣鑿坏例哉于教至益感不遺月杪當携一壺一榼追陪於公瑕山庄不敢虛雅意也

答顧道行憲副書

猥辱命製春帖率爾不足揄揚盛美計惟　高皇賜陶學士者或稱情足下第不敢以拙書僭登耳一笑一笑許惠瑤篇不勝加手於額俾家徒四壁者與瓊林大盈頡頏在玆幸留意焉

與趙郡理書

㚇辱賜從下扣軒門淸論光心英辨溢目所謂一面交欵便成平生忽忽經年于此矣下走素慕范伯孫名諱未嘗達于官曹故凡當路交知不敢輕發一鄉近乃爲一巳賴造下走曆書上干本郡朱太尊幸而發覺得白心跡及公瑕之徵又聞此輩仍以賤名贗書濆龍公祖歸而見語不覺支髮恐未免亦有假托以希撓明法者雖高明必不爲所惑而爲下走累者不淺茲因門人入試之便附申記室幸介意焉

序

刪正琵琶記序

琵琶一記膾炙萬口傳自勝國蔚爲詞宗敷揚綺麗語語傳神描寫酸楚言言次骨故能令德色于耰鋤者發愛日之誠俾貽譏于麈尾者慕小星之義白雲在望羈旅興懷于異鄉黔首協和里閈還淳于同井誠感發人心之一機而裨益風教之要物也顧相沿既久翻本轉多貌肖者病于豕亥舋鈞者錯于庚青添蛇之足混石于瑜續貂之尾亂雅以鄭効顰笑于西子學步武于東鄰人罕問奇市惟炙木古調榛荆賞音寂寞日復一日訛以傳訛不有正之曷其有極大梁儒俠醉心引商武林仙尉留神和郢薊門傾盖等三笑于同聲茂死班荆畨八音于合志遇公瑾嘗推其顧曲在尼父必反其善歌乃援帙嗟吁遂棄編衆伍片言期于復古隻字必于宜今考辭正言匪傾俗耳刪科襲諢猶捧衆腹採移易之本旨務得兎而忘蹄略宮商之故步惡刻舟而求劍緩急協度繁簡適中還面目于本來通聲音于政理厥意微矣厥功茂矣若乃命名本于王四牛姓傷夫不花夔蔡之徵交花之瑞則事或傳于稗家語或得于塗說所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也

論

李瓘論

以一身膺變故于君臣父子之閒而不失其正者李瓘而巳瓘懷光子也方懷光解奉天之圍瓘已官監察御史矣一旦咸陽之幸方始雲夢之疑遂成使棄君而從父則不忠讐父而狥國則不孝古今之不幸孰有甚于瓘者天倫之大變孰有甚于瓘者有見諒之君而九重親于一堂有不可諭之父而膝下遠于萬里其始也以懷光之功而爲盧杞所譖是君負其臣也瓘能憂父之憂而不能以其不平者鳴之于君其既也恣懷光之兇敢與朱泚通謀是臣負其君也瓘能分父之過而不能以其不可諭者挽之于父說者謂瞽叟殺人在舜以爲難矣然瞽叟可竊而懷光

之勢非可竊瞽叟可逃而懷光之罪不可逃苟非審經權酌輕重校可否協時中者未有能得其正而不過者也璀則謂待死非所以幹蠱也而捧命以諭父謂掩罪非所以明忠也而直辭以報君謂偷生非所以彰節也而殞身以見志不能伸罔極之報于逆父之前而能辨吉凶之機于憂震之日不能著回天之績于明主之側而能明順逆之理于危疑之際君欲肆赦則必達其情于父父雖見留又必反其命于君摧心彌縫抆淚往返迨夫君親之際已成忠孝之塗已絕則齎志于重泉飲恨于黃壤不得幾諫于三驅宥罪之辰而不難絕吭于一蹶授首之日其生也與

父俱生而不與父同其謀非求生而進言也其死也與父俱死而丗與父同其罰非賣父以求生也孰謂有臣如懷光而能有子如璀哉或云璀以身狥父死可也乃必盡殺其弟而後自殺是自絕其父之後也可謂孝乎不知叛逆之罪本當族滅璀之殺弟天之降殃也於璀何與焉作史者惡懷光遂畧璀之事而附于懷光之傳雖所以昭法戒而非所以勸忠孝也愚謂懷光傳後當書子璀別有傳而璀當獨爲立傳其義始得

議

先師廟祀議

夫禮莫大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矣孔子廟祀之典　皇祖於太學已易像爲木主而丘文莊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師而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間尚有當更定而未暇者敢僭列之庶議禮而擇蒭蕘者不無取焉甞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之自從陳蔡者而爲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參乎乃祀典遂據此而列爲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孔鯉祀之啓聖之祠彼從游之士路與皙最久而鯉爲聖嗣即過庭之頃亦有

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啓聖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褒然位于前賢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從游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第雖止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人爲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牆之外也今所祀止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爲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恝矣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杏閭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

未嘗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其有其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而來則賓必以爲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瀆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爲聚訟之門今日進楊雄明日黜楊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雖黃于尸祝之頃臧否于俎豆之間可以爲禮乎必欲以從祀爲當則吾恐道德功業恒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詭于聖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學必以翼經而事功名節畧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爲子孝爲臣忠或以功烈著或以節義顯

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泰伯夷齊並論使其生于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曰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當列于殿而顔路曾晳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孔門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設二小殿以分祀于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産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祠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爲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爲國家之盛典在是愚謂指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聿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爲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爲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罪我知我惟高明者裁之王世濂以爲代代進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　太祖　成祖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叅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叅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盖不能不謂確也

傳

王孝子報讐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錐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于其隣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于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搆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玆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

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
金華汪令汪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
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
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
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憐之遂移文請于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
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
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尸即死慮絕親嗣歲序屢遷剛
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于讐人甘
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

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
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
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
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毋即死
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之孝子曰身固父之遺
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
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
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

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號遂以頭觸地守者
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
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
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命舁其
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
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問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
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存孝子孝
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
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
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

也彼買和契賍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免世名抵
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
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
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
人有殺夏侯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于罪報師讐
且爾況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
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
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荊
軻之不能忍于易水留侯之不能忍于博浪孝子能忍之
其知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

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節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淸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飧氈必能爲鐵方伯爲梟中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惜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傳

說

染鬚鬢說

嘗聞周人愛老未愛少也漢人有云先帝好老陛下愛少則老少之好相爲低昂亦未嘗專好少也唐人謂其人雖

老然宰相才語意似以老爲嫌然未嘗以老而棄其才也何今時尊重年少大察之日有年老之條遂使染鬚鬢一事賢士大夫所不免夫塗朱抹粉爲優人狀鄉里稍自好者所不肯爲至染鬚鬢何以異于塗朱抹粉而賢士大夫甘爲之而不以爲恥哉良由時之所惡在老不問賢否而老卽黜故不必錮祿位者惴然懼卽有志用世者亦恐其以老見棄不得盡展其才故雖染鬚鬢之事亦恬然爲之然則此風之倡由上之不好老致之也噫安得上之人有載磻溪下之人有載東阿者而與之語此

贊

呂祠部調甫齋像贊

此祠部葵陽呂長公像也粹乎眉宇偉乎冠裳鳳毛麟趾玉質金相承顏則樂志名園戀闕則葵心向陽揮麈談天邁王謝之塵彥操觚染翰采晉魏之餘芳精鑑遠紹乎佩刀素儉上戍乎書囊游仙不假乎鶴駕繩武可藉乎鷹揚寄賞窮羅壁之池館探奇窺秘圖之襲藏豈舜封之鍾靈俾姜姓之日昌

周考叔像贊

斯像也匪晏倩兮而有編貝之齒匪伏波兮而有如畫之眉顧知其爲靑雲之器而非山澤之臞翩然鶴立向九皐

以長鳴軒然鳳舉翔千仞而來儀非吾玉潤其孰能與於斯

梧鳳圖贊

朝陽生梧高岡鳴鳳嘉侯蕭史卜協敬仲

汪元蠡像贊

爾貌則雄吾占乎其中爾才則充胡占乎其窮吁嗟乎其逢豈天將豐爾後兮而嗇乎其躬

馮躬甫像贊

世其業則醫起其家則儒殆率由乎孔孟而傍通乎軒岐即其心存乎保赤而知其將澤暨乎群黎儼乎其儀其大

馮之謂歟

謝明卿像贊

睨爾邊幅朗爾眉目棄庭黌校大觀輦轂踐遠遊之文履厭拘攣之法服任俠慕乎原涉億中慚乎端木風流則祭征虜之雅歌蘊藉則周公瑾之顧曲蓋無俟乎佩紫羅囊而知其爲康樂之族

姚公理像贊

視爾目匪傲而白而鑒古則有穫覩爾脣不塗而赤而談天則尊席點筆則絹素之江山掃門則公卿之賓客是無忝于郡博之籍是曰予之莫逆

孔太學顧之像贊

產南都胄東魯開襟度秀眉宇遊負笈坐揮麈冠四門友千古經笥邊好事褚詠鶺鴒賦鸚鵡公瑾曲正平鼓對壺尊忘爾汝宜清班登紫府勤令德篤永祐

沈于俊對鏡寫真贊

貌人易似貌巳難工惟伊哲士斯克兼通運造化于毫末肖丰神於鏡中分之則二合之則一優孟登場崔徽入室其斯以爲搏李之挺秀蘇松之重客也歟

銘

顧尉水磨桐銘

延客則下南州之徐孺危坐則慕遼海之管寧誰其作之其野王氏之寧馨

湘竹厨銘

語架則媲美于鄴侯言笥則比迹于孝先一闔則宄乎二妃之玉筋一闢則燦乎萬卷之牙籤

斑竹香几銘

昔以爲皮今以斑竹隱之而臥則夢瀟湘之雲烟凭之而坐則醉水沉之芬馥

瓶研銘

昔以守口今以墨守

抽逸翁雙芝杖銘

爾守則抽爾心則逸採五芝于玄潤則遺其三取三秀于玉殿則舍其一

竹杖銘

顯爾晚節既堅且潔扶危持顛永保明哲

杖銘

搏手同行與子偕老我銘于斯祈君壽考

白毫筆銘

體則白用則黑毋謂管氏器小是垂功名于竹帛

韓徐二侍讀斗研銘

研則斗石則端雲捧日坤承乾侍紫闥陪金鑾疇其庸之
其廟堂之一韓
端其質斗其製雲乃華日始麗龍章代麟史繼業千秋功
百世疇其庸之其廟堂之徐稱
陳季迪少廣堂銘
堂不數仞地不改闕椿萱瑶草萲水玉液承二親之歡顔
即十洲之秘宅胡然而親胡然而仙是永爾年請質之逍
遙之篇
碑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碑

柱史莆田朱侯以著聲臺中推典劇郡自交而轉之蘇也
厥務畢舉百靈咸綏民受其福矣一日過王是廟廟多傾
圮若將鼎新而緒罔就乃召司廟者訊之則曰廟創自勝
國歷年二百而遙僅僅于弘治壬戌一修今又歷八十年
而遙始謀所以重修者先是有少參徐君施之金而未竟
厥需故工弗果竟侯則爲之憮然慨而捐祿助之於是吳
之民聞侯之有是舉也莫不欣欣然景附樂輸財用是儆
工用是鳩榮榱飭丹艧備不崇朝而廟用一新焉予惟王
之忠勇義烈何所不宜祀然廟之設必有攸自若廟解良
則以王故蒲産也廟桃園則以王與昭烈所起義處也廟
荆州則以王墓所在也茲廟于吳者中臥龍之街而西向
者何盖郡城在群山之東而岸遊諸峯聳其右則堪輿家
所畏白虎入城者也故曩昔經營斯城者幽則建城隍神
廟于街之西而播之以社稷之靈明則建察院于街之東
而威之以激揚之重然猶皆南向也惟王之廟則西向而
直當其衝以爲郡城鎮自郡城有是廟而民之奠厥攸居
者于是焉賴故凡逆釐穰災覸青祝延者莫不蘭蒸椒漿
奔走于王之廟有籲必酬有卜必啓是王之靈固不獨以
是廟而顯而郡之所以庇于王者則惟廟是賴也然則鼎
新之役其有大造于吳之民者豈曰眇小乎哉而侯于是

役也能不以斯民故捐助哉王生前爵亭侯而此云王者
從宋代所推崇也辭曰
烜赫雲長矢心炎嗣鴻毛厥生泰山其義既顯者畧未酬
者志英風千載崇祀百世柱後惠文來守茲土歆神錫祉
陟廟興憮捐酌養廉鼎新祠宇跨此臥龍鎮厥白虎欣欣
蒸庶罔不子來雲騰財力風掃氛埃神祐薦臻鬼進庭槐
舊觀復還重門洞開號崇武安封實漢壽功雖未竟名則
不朽肅徵牲牢言潔俎豆斲石勒銘爰示厥後
墓志銘
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巳十一月十二日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卒越二年明府將舉夫人柩葬之吳縣光福黽騎龍山之新阡乃手自爲狀屬予志其幽宮曰應兆先室人之相予也有年應兆之蒙翀于先室人也有年予文足以傳信其爲予志之以紓予哀予曰唯唯方明府之未第也予二三子與明府締社爲經生言明府故食貧能不爲治生岐厥志其文日益精進且其供饌視諸家陪豐旹故知明府有賢内助云夫人姓錢氏世爲金閶望族父楨母韓氏夫人八歲喪父三幼弟呱呱而泣母煢煢以居夫人仰事俯恤一如成人則既嶷然殊矣及笄德充于容行浮于言柔而高朗和而

嚴恪女工剪制之事中饋烹飪之節咸不習而能錢母知其宜偶君子也乃爲慎擇所歸然又不忍令其去已思得英彥而壻之久之未有以當也是時明府方游吳邑庠聲稱籍甚而以遭倭夷之變家日益落無高貲以姻巨族又倚其才好爲氣干朋儕中無所下不屑與庸衆人爲姻婭用是弱冠未婚錢母聞之喜曰是吾所願壻也于是禮請而賓之明府乃受夫人於錢氏之廟夫人時年甫十五既婚謂錢母曰其人氣高難事兒當董事之然兒得所歸矣且其人將高吾門自是凡家所需一不以溷明府俾得精專其業及明府擢其尊君之戚大事倉皇弗備夫人則又

脫簪珥佐之曰無以無財儉親使與日抱風樹悲也其不敢以贅壻故外夫家也如此久之諸弟畢婚夫人乃曰事吾母有人矣吾其從夫乎乃與明府徙而即家家四壁立宴如也戊子明府領鄉薦二族之内外及其里閈之人皆以爲夫人贊助淬礪之力居多焉既而明府五上春官未獲一第倦游而歸時復咄咄夫人唁之曰功名未必盡由命殆有遺力耳磨鍼鑄研義有可尋子盍勉之哉癸酉冬再從計偕北上夫人送之曰茲行也計不空返然毋對大廷明府詢其故曰子任性直行不能視人眉睫恐不免詘拙明府笑而頷之甲戌明府果登第解褐令南海南海故

繁劇縣縣多顯族明府精飭吏治一無所假借用是課最而謗亦起銓司憐其才改令松陽至松陽其治一如治南海曰吾直道而事人也竟以殿當左遷乃飄然稅駕一如夫人所規云夫人其明達婦人哉他如節璣穀之飾而延師以訓子譏臧獲之詐而擿伏以出金其智畧又有出于男子之上者宜其膺綸封享遐籙而未沾一命莫迨下壽何哉豈天固豐其才而嗇其數顯其畧而晦其身耶抑其勞力于内政瘁神于心計而于延生永年之道未之聞也夫人生于嘉靖乙未至其卒之日享年僅得四十有七生三丈夫子世英娶安氏爲僉憲公孫女世達娶金氏世英

世達皆國子生世芳聃皆氏爲僉憲公次女女三人長適
徐天裕次適顧其行卽儀封令長子次許字嵩某卽撫州
守仲子孫二人某聘劉氏憲副公孫女也餘尚幼夫人家
世不逾齊民既得配君子所舉子女又皆與名公卿聯姻
天意殆以是報夫人哉亦可以自慰乎泉壤矣銘曰
柔貞若人內政理幽光夙沉歲在巳宅卜巖阿兆靈趾寘
珉於隧勒厥美騎龍之原樹荞蒼窀穸既封靈斯藏翠微
紫氣遐愈揚子孫百祀永吉昌

墓表

迪功郎陸公墓表

萬曆十二年某月日太學生陸君伯元舉厥考迪公郎樞
葬于江寧夏家山之陽先是太學請侍御丁君列其狀比
部袁君志之而銘其幽宮矣猶惴惴焉以先德弗耀是懼
而授簡于予予惟文如成公子安尚以貧賤故不爲人所
重顧予何人斯而敢任此令惟括二君之辭庶幾可借以
爲重且予未任典謁卽識公於先君座上誼有不容辭乃
爲之表焉公諱言字子聲其先自漢豫章守烈爲吳令因
占籍爲吳人在宋有千八公者仕至翰林承旨其孫華登
進士第入元被徵不屈杜門抗志世有名德至南樓公朴
娶王孺人是生公公生而岐嶷長爲郡博弟子員則受知
于督學御史閩人公已而遊成均則受知于大司成龔公
然公故數奇試棘闈輒不利乃攬鏡搔頭顧歎曰士不遇
將畢老無以自見遂已乎于是則投牒謁選銓曹得檢楚
臬法非其好也至則有憲副鄖公攝臬篆見公趨謁詞氣
非庸衆人乃試以巨獄數條令覆讞公立爲剖決多傅古
義鄖公賢之爲游揚其聲故上官多以盤錯寄公若攝黃
陂攝江夏攝漢陽檄不一下皆無遺事乃其搜匿賦而奸
民白凱抵法廉詐僞而大盜劉三伏辜平反重獄而彭鳳
等獲雪其冤周貽民隱而毛鳳岐獲全其夫婦皆班班可
紀他若理鹽法榷舟稅稽庫藏督京楮聲聞梁楚間群僚

讓能焉其尤大彰明較者則在　景王之國　景靈還京
之際當是時豪猾狐假虎巨璫鼠憑社雲合霧集熛至風
起非兼王土則漁分民非嚇守令則虐驛傳承事者柔則
撓法剛則賈禍公不交睫不解衣不詭隨不激抗和巽于
外執持于內卒之上無忤下無耗蓋王尊之勇王吉之諷
並用之矣夫公僅僅一幕僚其展布乃如此第令緣巍科
登要路其所策名者當何如哉公方自謂身當奉職顯節
官下俾持衡者知貲郎中未嘗無人無何而唐藩之命下
矣公度朋散無可爲建功卽上疏乞休得進階得劄以歸
歸而視伯元于南雍愛秣陵江山之秀遂卜居焉俾他日

謂占籍秣陵自公始亦猶今日謂占籍吳自豫章守始也
公樾裱喪母而哀慕終其身事繼母沈氏無異所生沈亦
忘其非已出也居嘗惟劫質盜持公父急公跳而出請代
盜兩釋之又友愛諸弟無所假飾然則公豈獨能其官哉
殆孝友人也初公謁選京師與同鄉毛光祿造一日貰古
研于毛期以歸而償其值及公歸則毛以旅櫬先矣公赴
弔因以研值償厥子子謝不知也以問厥母母亦不知也
辭不敢受公勃然曰吾豈忍以光祿之死而死之哉置值
几筵拜而出賓客相與歎光祿之得友而公亦以此益馳
義聲于吳下公顧名自儆以慎餘名齋而實不可掩者類

如此傳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公之謂歟公卒于萬曆
辛巳七月十四日距其生正德巳巳九月十九日享年七
十有二配袁氏出儒門有婦德子一即伯元娶方繼王女
一適丁侍御元復即所爲公列狀者也孫男四登之應天
府學生翀之賓之升之辭曰

秉和粹成懿令內行脩外表正試弗售安乃命品則徽顯
厥政理棼劇馴強橫翕金昆擇玉倩貽孫謀翼子姓吉土
卜佳成定金可刋石可磨過者式咸起敬

誄

王太恭人誄

太恭人爲信陽故廣威將軍王公元配今大史公母寔故
光祿丞袁公允女也太恭人薪膳厥儷以援拯其顛溺矩
豆厥嗣以昌大其門閭嬪風母道殆兼之矣癸未之歲太
史以使事便道歸省獲承太恭人歡又太史之子以祖爵
試大司馬弁諸材官立功遼左虜乃世封方後餘慶進百
歲觴乃太恭人以是歲之十一月二十九日棄太史輩逝
太史抱寶庑之大痛懷陟屺之深感手自爲狀狀太恭人
懿履苦行殊悉讀斯狀者靡不津津泣數行下于是據狀
徽德用紓蒙欵表之素旗爰俟彤管遂作誄曰

惟濟平原肇基厥王一遷大寧再宅信陽伊祖伊曾茂烈

孔揚廣威挺生爲邦家光顯允光祿篤生淑姿望笄來歸
孟桓是師室號賢女家稱令妻主饋惟吉鼓瑟攸宜廣威
遭訐部司反側引繩批根斷善剔直身繫圜墻寃成羅織
煢煢恭人謀拯厥天夙夜營揉簪珥悉捐內外咸控疇能
我憐八斗既畢三木始蠲餘力不遺存此堂構駪鼠再罹
懸磬同守投牒未申閔凶茲遘昭誣雪累爰貢我後伊後
克遵矢心籲天幹知非蠱蓋識無愆恭人色喜吾事已全
人曰子孝吾曰母賢健者使君弱冠赳赳校藝莫先臨敵
恐後繩武有加詎惟濯垢功懋文孫澤綠大母難老當錫
上壽弗躋仲冬之晦貞魂去幃幽蘭萎萼寶婺藏輝靈爽

曷之淨土焉依嗚呼哀哉鶡鳥不鳴烏獨哀仙黃盡落謾英偕降青女于北陸慟孝子于南陔風振條兮木不寧水益壯兮臥難開口有澤兮徒存髮既斷兮成灰嗚呼哀哉龍輀駕兮將升鸞書徵兮不返豈九原兮可樂去二難兮日遠念終天兮毀瘠懼滅性兮加飯劾兼辭兮吳歈當殯露兮楚挽嗚呼哀哉

祭文

祭封君張少師文 代

於穆少師挺生晉胄蒲坂孕靈中條毓秀遵志箕潁卷跡囂塵儷需偕隱交投逸倫文成五色公藝百字計然讓知

魯連推義羌世遺賢舜鄉逸民五桂踰竇八龍減荀篤生衡嶽式光帝賚功推由豫道隆交泰潤澤萬國挹波求源履庇群工仰華知根寔惟丕德應錫難老羽儀天衢蟬蛻塵表遐祉未艾絲綸有加侔徵紫氣寵嫓黃麻欝欝孫枝森森青紫羅拜膝前頷之而已冠則遠遊杖則靈壽軒蓋雲集冠裳川走彌觴致祈少亦百年仙籍既賔淚星在天邦失典刑頹山萎哲家借碩輔斷焉衰絰至情罔奪求忠於孝克孝克忠義方之教䘏典游申啥兹鼎臣分山蹇玉開閣圖麟璠璵却斂玉帛榮櫬禮用上公護屬禁近華表弔鶴豐碑鐫龍紀漢三老銘泰五松 其 仰止山斗沐浴江海桃李厠門墻非裴采聞計輿悼執紼莫由瞻訓神馳感化涕流拜緘炙絮用歆蘋藻茲誠素陳辭敢告

跋

恭跋

御書清白傳家四字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伏羲畫卦而河出圖信人文之柄非作之君者其疇宰之哉此 御書清白傳家四字乃以賜凌金吾玄德者金吾早負科第才而以大司馬任列官禁近意離明攸矚知能世其家聲非偶爾飾寵也臣雖伏海隅不得効忠筆諫之末焚香瞻閱無任欣幸

為張茂賢跋陳道復詩畫卷

白陽先生諱淳字道復晚以字行其經生言師衡山文先生若無聲詩則毋以青藍寒水自任人之尚先生亦不下衡山云此幅點染秀潤絕類勝國高手蓋其少年筆也其辭翰則末歲作亦自率真張君茂賢能外繩其武乃以此圖此詩合而成卷後之證黃鶴於松雪者其在茲夫

題王太史遊二姑山記

麻姑之會王方平於蔡經家也事涉奇幻宜存而弗論可已魯公正人也乃因仙壇作記述之甚悉者何夫史可傳信亦可傳疑要在不溺焉耳辛之魯公以耆齡高位全節

令終未聞有飛昇蛇蛻之舉其不溺可知也然遂令此山以仙得名則所藉于此記者非尠小矣王太史胤昌以使事之便閱幽南城固非遊方之外者乃應接會心標之藻翰而又拈出從姑之勝俾其名與麻姑俱顯是從姑之得太史猶麻姑之得魯公也始太史未遊二記未出從姑與一丘一壑安能自異哉得此遊此記而令好事者知有麻姑山又知有從姑山人士之遇否信亦有如此因以知太史異時握銓衡居台輔必能爲　國家明揚側陋光巖穴賁丘園而遯世逃名之士亦必有蒙從姑之知者豈獨令二記與魯公後先相輝哉記杪問荅眞贋等語與上林羽

獵意同其不爲所溺益可見今海內遂逐慕仙子恐不知太史者亦疑其欲追周穆之駿陟祖龍之橋踐漢武之大人跡故爲表而出之使讀斯記者知太史云

題孫叔達西湖畫卷後

予早歲嘗一遊西湖僅僅得其什之一迄今三十餘年追想其勝惟百之一矣乃觀叔達所貌西湖怳還舊觀非能爲山川傳神者何以至此昔蘇長公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人以爲善名狀孰謂此無聲詩讓有聲之畫哉

題孫叔達爲吳水部圖西湖冊後

西湖之勝甲江左有慕而不得至者有至而不得遊者有遊而不及圖者吳使君旣以奉　勅視浙南關榷事得至其地又得以公餘時一遊即遊有未遍又得善繪事如叔達者爲之圖不啻神遊臥遊而已叔達嘗遊太史文先生門得其衣鉢使君爲國博先生象賢又今所推風流儒雅者故樂爲之題使君方駸駸嚮用則宦遊所閱歷當不止此所至未必勝如西湖即有勝未必得從容以遊遊未必得圖其勝圖未必有善繪事如叔達者要之此帙不獨爲之發軔也

陳淳父三絶卷跋

予生也晚不及見陳淳父先生然每於圖翰間想見其風流蘊藉云此雲山小幅入海岳室可稱逼眞楷法師心兼具河南非海面目所書浩然諸詩則又其素所愛慕摹倣者也題曰三絶豈阿私淳父哉

祝文二公書卷跋

祝京兆超逸絶羣然小德出入文內翰出規入矩細行必矜故二公之書頗類其爲人然京兆好譽內翰而內翰則極推京兆在後世具眼者未必肯低文而昂祝也

文太史書阿房宮賦跋

阿房宮一賦是以曹劉藻思運班馬史筆故不獨蘇長公

喜讀之而文太史亦喜書之此卷爲嘉靖甲寅所書蓋三十餘年於此矣家弟珍襲未嘗輕以示人乙酉九日在文起堂展閱遂記歲月於左

書唐伯虎詩後語

此唐伯虎先生作也近時立門戶者本無眞識好訾毀往哲以自賢其視此作將不啻敝箒乎獨愛其眞率曠達可爲南華衙官東籬別駕特爲書一過弁識所感云

題顧學憲道行海岱吟

嘗有感於莊舃越聲鍾儀楚音而知國風之區別有以也觀近代悉名比譽家兆郡而戶濟南不肯綏頰矣歛而必

欲卷舌齊語是遵何道哉道行不敗故步自臻邯鄲其邁往不屑之韻不獨於詩可觀也已茲編也命曰海岱紀所歷也夫道行世愷之伎乃不於丹青圖勝而於吟咏紀遊且讀之洋洋亦有無俟丹青而令人若持杖屨從遊其間者其視美西施而學顰眉慕有道而折巾角者奚啻百尺樓上下也鄭德平燕人也能愛而登之梓豈獨不詭隨時嗜哉其猶國風之採也夫

處實堂續集卷之二 終

處實堂續集卷之三

丙丁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賦

兎賦

星散玉衡孕成口吐赤目若然雄毫欲翥奚冝之施胡跡之遇惘周道而登詩遊梁園而入賦避田株而罔觸騁中山之捷步無假乎王衍之三窟胡長乎韓盧之一領寄廣寒之清影托毛穎於竹素入管城而雲霞俱飛封即墨而帶礪同固

五言古

自壽效陶體

年齒日以增筋力日以減忽焉甲子周因生歲華感生平愛泉石無意榮軒冕矧復當晩暮轉於世情淺承頗壽慾毋壺尊力能勉二男三猶子諄諄勸爲善課書在明理豈必盡通顯延年雖可慕勝天吾豈敢湯云百歲期但令兩眉展

王太史遺二葛賦謝

客從洛陽來遺我二端絺裁爲三新衫頗與當暑宜豈惟恩野人兼以及二兒冰紈不足珍空縠亦奚爲清風兩腋生稱茲白接䍦秋來敢棄捐敝篋襲藏之時序自變易歲

寒還獨持

題仙桃白鹿圖壽蔣參岳

朱明開壽域紫氣凝吳淞上有千歲實下有二芝龍杖屐寄東山聲華高岱宗雖開蔣詡逕已卜丁固松朝歌麟趾章且也靈秀鍾熙朝崇世官次第期登庸

挽馮憲使化之呈汝金

歲寒戍北征歸期訂春陽函問胡爲來使人摧肝腸楨金豈不榮客死良足傷咫尺違天顔迢遞返故鄉嗟乎愴笛聲念爾悲琴亡不知忘憂草何以樹北堂

七言古

東家課兒行

東家老翁課兒書一日數行求有餘歆之西鄰讀書子紆金拖紫乘高車爲文期合主司意豈必經綸真濟世主司去取執主之湯自劳劳爲兒計

題百子圖

前榮長宜男後庭生萱母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森森實桂何可擬[illegible][illegible]海榴不足數房櫳瑞靄兆熊羆百子聯翩多白眉輕煙暖護藍田玉微雨宵滋玄澗芝繞膝持觴競稱壽汾陽時復一頌之

去婦行

君恩不薄妾命薄姻緣自好終成惡君擁邯鄲上妾牀妾從厮養改新粧從今若憂當時好醒來難向今人道

題范蠡載西施圖

少小村中學浣紗大夫謀國妾離家落花飛絮同飄泊敢向君王興怨嗟入吳一笑傾人國報讐雪恥伊誰力國亡家破妾從誰誰復論功及介推大夫合載西施去豈是巫臣私夏姬只今帶礪誰能久五湖煙水皆吾有扁舟不早泛鴟夷鳥喙君王烹走狗

讀史

馬牛變幻風塵裏嚼手金刀亦撚指一家物還與一家處

士應先竟齊史風景不殊人事異王儉成厭褚淵死試問三蕭迭廢興何如二何呼不起

爲唐叙州題其贈君澗松齋圖

泰岱長松封大夫千秋挺秀靈氣扶翠微朦朧白雲香綵筆羽出巢雲圖圖中點染巢雲者澗邊結屋長松下楚楚湯言非棟梁森森直堪施大厦嗟哉匠石老未逢考槃歌罷[illegible][illegible]松與公老去和嶠死丁固還應十八公蕭齋舊是棲賢地松門此日埋徐穉百年閱世非小草一子出山仍遠志霜皮澗底龍鱗全霧鬣齋前麈尾傳究本無心餌松實莫道偓佺非是仙後凋已見凌冰雪雨露新恩下巖穴

爲君載賦角弓詩封植孫枝獻丹闕

郭程諭望雲遙祝爲姜伯能賦

林宗文孫弁八閩武夷發秀超人倫蘇湖教授應爲貧登堂含顰別慈親慈親白髮年耆耋遠道何堪涉江淅十車回首親舍雲寒氈自擁程門雪令妻克順日承歡懷親猶擬祈解官未許埋輪廣文席方期推轂惠文冠青衿多是君桃李兢說先生孝能子臨風遙稱百歲觴不須王母三青使重陽令節秋氣舒繞砌黄金襲錦褚計日新恩下丹闕絲綸盈軸是天書

海陵榮壽歌祝顧太夫人

海陵壽域開華堂笙簧迭奏綺席張寶婺流輝燭牛斗瓊花作籌飛羽觴慈顏以和冬日藹宛見靈萱樹堂背詎云難老八千秋還見忘憂三百歲函關紫氣從西來兢進瑤池王母杯桂子天邉棟隆吉孫枝膝下凌雲才洊至封章錫天龍絲綸映戶恩光重霞裾明珮恍上仙雙成豈必專推董聲華誰得比中丞臺端獨坐由延登方當鎖鑰鎮邉冀未得扶輿從廣陵側席由來重邉守中丞壽遐古稀有功成飲至賜大酺壽毋應叨 帝壺酒

陳翁獻壽歌

維揚多士何翩翩元龍孫子尤稱賢蚤歲蛟龍生筆底士

林秋苑誰爭先鄉書剡薦掄魁始當代鉅公喜桃李飛鳴共擬擢天門許身計日紆青紫奈言李廣獨數奇禮闈報罷無人知臺高燕雲九重遠淚盡荆山雙髩絲一旦遭逢新雨露臺郎即拜非遲暮通籍何須桓典名閒居仍讀安仁賦中壽欣看八十強謝庭玉樹俱琳瑯蕪之嘉賓滿四座次第同稱百歲觴須知人生貴適意山青沙白惟吾志君不見白首公卿候早朝貂裘不暖霜風高

龔氏伉儷端陽獻壽歌

古昔稱齊眉豈必眉壽齊君家齊眉亦齊壽高堂賢夫偕令妻聞說少年遊辟雍聲華六館咸推龔育明蘭芳持夙誡一官小試歸扶風宦遊江右寄遐覽匡廬入望輕軒晃鹿門深處共煙月桃源雲中養雞犬有時倚杖立柴門呼客同傾北海尊無論門前五楊柳但矜膝下多兒孫年登期頤益強健豈若康頗惟善飯延年應有續命絲請君持向明庭獻

五言律

郊外探春

徑轉蒼鈎合溪迴碧澗臨風煙開歲賞泉石故年心寺許携尊入花宜引客尋詠歸非寡和林際有鳴禽

經徐園有感

勝地接城闉名園占早春疊山微有壑鑿沼暗通津竹樹
蒼苔古亭臺畫棟新不知百年後傳舍屬何人

櫻桃

花事先群芳盈盈似海棠半開疑左袒一樹覆東墻實結
呈檀口盤餐和蔗漿如逢叔孫氏還可備春嘗

送杜上林子庸入京

戀闕志須酬乘春　帝里遊微官資薄祿大隱亦清流賦
就相如渴詩絕杜甫愁憐才屬樞要明月正宜投

送趙金部汝文還朝

趙璧應無價何論十五城承親斯用譽筮仕即蜚聲足國

文鏹入當關紫氣迎早年叨驥附此日惜鴻征

月夜彭美徵叩扉而去追之莫及悵然有作

高燭不須秉夜遊誰為催竹聲風送至花影月移來可惜
唯春色難忘是酒杯相過誤題字獨立更徘徊

題周文學公謹閱山樓

修曲擬垂虹軒窓挹桂藂三冬期足用一簣奏全功賦與
登樓異山疑招隱同須知鵬路近計日快摶風

戲荅薛秋官士立

鍾情唯我輩微尚喜君同一自雲泥隔都成牛馬風緘書
愁轉劇顧曲夢應通何處遙相望春明杯酒中

贈別黃憲子

秇林誰第一江夏自無雙未見銜官列先令旗鼓降玄談
霏玉屑淹坐剪銀缸別後知相憶松風入夜窓

端陽獨坐

委遝絕囂塵端陽物色新藥闌生半夏花砌點長春蒞渡
弔吳俗歌騷憶楚臣絲絲何用繫續命在怡神

湯作

秋色石梁東偏宜半畝宮功名青史外身世白雲中吳市
藏梅福皐橋隱伯通須知千載後猶可紹遺風

紀夢

落魄一儒生常矜武備井臨風貪擊劍結客喜談兵失路

空懷刺無媒漫請纓壯心惟夢在策馬出長城

聞文基聖解組喜而有作

秋色動鄉心辭榮解上林車懸陸賈劍囊有二疏金不負
青山諾何妨白髮侵故人儲醴酒賞菊佇同斟

仲氏遊白下附寄荅吳幼安

少別十年餘相憐兩鬢疎知君鮮推轂類我謝公車短燭
開緘後長干落木初片雲將鴈去愁絕數行書

孟冬望看月

露淨月偏白清光遙逼人雲霄懸照乘河漢渡冰輪漏斷

歌仍續寒催酒更巡明朝晴未卜勝賞莫辭頻

羊郎席上別王生

衰柳不堪折臨岐愁送君津亭一尊盡江浦片帆分行色
青萍劍流風白練裙登樓應有賦何以慰離群

題俞氏蕙圃社

蔣宇愜承顏城隅一徑偏煙霞人外賞琴酒竹中賢結社
群黃耇齋心禮白蓮三生何待問先已卜長年

雲履易僧鞋

北郭寒蹤見西來幻跡閒多君舒白足媿我步青雲踏雪
從伊便生花念彼分逦時憂失脚趺坐且離群

異星有光如新月感而作

顧影忽疑月舉頭知是星光芒出西陸閃爍射中庭隱見
豈無故災祥既有形吾將考靈憲駁烈媿遺經

臘月廿七日觀迎春是日濃陰欲雨

次第青陽逼絪縕綵仗開臘隨殘歲盡春及故年回盤菜
千門酒江花幾樹梅東皇行潤澤雨意獨相催

荅中貞王孫

尺素遠相將開緘感八行十年叨世誼千里望天潢嗣父
成元凱承兄即季方會須勤折節叅駕及青陽

夢中紀遊

玄圃豈難通青蓮隔海逢雲霞開大地日月閟神宮滉瀁
河山外逍遙島嶼中到來飈也吹猶似引天風

輓同年張伯可

薊門星散後回首十年餘鶴蹐辜良約魚沉杳尺書乘槎
牛斗去落月屋梁虛亦欲越疆弔悲哉無素車

送俞士立擢僉閩憲 士立常刺福寧

閩海昔專城重看建節行春風新憲府冬日舊仁聲豈不
吹驪惜其如竹馬迎須知虛九列入且作名卿

客有嘲予貧者戲荅之

敝榻苟高眠閒心惟泊然飲泉能學蚓抱葉可同蟬不兢

囊金盡無營室磬懸莫言徒四壁猶有研為田

兆通宅看牡丹紀興

淑氣遍郊原幽尋叩華門欣看洛陽種來發仲長園逸興
人歌雪餘歡客命尊湯言雲錦粲還有素心存

野步連日作

稚子笑相問追歡何太頻不禁花進酒其柰月留人爭席
盤桓地逃禪信宿身須知謫仙賦曾有惜餘春

送木榻入魯 予有一木榻蓄之數年矣客以文皷易之入魯貧不能存忍而與焉作詩送之

木榻筠窗下依依已數秋捲簾明月共欹枕白雲求幸未
穿管膝猶堪易杖頭一朝向東魯還好下南州

客以推轂見訝戲荅之
擊壤作堯民蹉跎不計春審時應攬轡顧我已埋輪豈有
煙霞癖元非軒冕身亦知捧檄喜其柰重違親

擬古閨情
睡鴨冷殘灰年華鏡裏催路長音信短人去夢魂來蝶粉
消輕絮鶯黃送落梅春潮自往返不復帶春回

石禪庵
人境亦開林兙山鑿石深香臺森法界水月印禪心演教
花成雨觀空粟是金遊開嚴酒禁未可赴招尋

與韓黃二子小酌

不貳韓康價無雙江夏名共躭人外賞那有世間情掃徑
花齊放開尊酒自傾往來都任意豈復尚逢迎

胥江間泛
散髮濯滄浪悠然野興長片雲歸震澤疎雨過橫塘鼓枻
汀蘆暗沿流水荇香輕鷗忽飛去機事未渾忘

吳黃門以還妾種德連舉三子
惜樹方完璧徵蘭即弄璋一支綿世澤三秀毓靈光問姓
無煩卜充閭已發祥須知敀麟趾次第列鵷行

賦得太虛室
物外捲精廬滄懷返太初天花空是相野馬氣為車上客
談烏有詞人賦子虛不妨生白處四壁似相如

客過小酌愁米價
季主正垂簾留賓味不薄尊開桑落酒盤出水精鹽泉石
元充腹煙霞足養癡雖無五斗米未必餓陶潛

中秋深酌
月至中秋望人期百歲看嘉賓同燕喜稚子解承歡素影
分河漢清輝散廣寒漸殘餘興在且放酒腸寬

送彭德張郡理應　詔入京
征馬銜門行驪歌動洛城　帝心勤舜選除目冠張衡殘
雪搖飛旆清流試濯纓須知雙闕下應有鳳皇鳴

送鄧長洲應召入京
江館促王程東風挂席輕琴清聲上遠花發縣空明坐惜
雙鳧往行看一鳳鳴九重方側席知不悼宵征

贈孫國醫士宣
思邈貽謀遠聞孫衍澤長奇功摽種杏秘術擬傳桑春滿
龍中物機圓肘後方須知吳市隱不獨有韓康

五言排律

蔣子徵文子悱二大夫暨虞部姪携尊小園感昔
褰昔困風塵公車客路貧十年三刖足千里一羈人回首
遊踪倦忘形樂事新文章慚大塊煙景借陽春酒遣簪纓

盍歌憐魚鳥親狂來呼秉燭歸騎促朱輪

哭方伯八閩林師 師嘗守蘇終以戊辰年

千里尺書傳鼎臧一泫然神馳閩嶠外淚盡峴山前御李聲均借思何望獨偏那知生死別復驗巳辰年霜色彫棠樹寒流咽逝川吳民歌舊德原氏起新阡才失平蠻檄旌分秉鉞煙素車慚絮酒華表弔啼鵑戚戚應誰慰猶欣有象賢

壽宋秋官孝甫

華屋列芳筵霞觴栢酒傳嘉平開令月葱蒨鬱寒煙却憶登龍日遙憐躍馬年常編慚後乘芻薦羨先鞭白玉應歸

楚黃金始築燕一行推作吏千里試旬宣政績饒三善仁聲邁五賢泮宮新夏雨井養冽寒泉強幹除稂莠慈和藹白蓮戴星惟爾似推轂竟誰先再命移潯郡雙旌下岷川去思輿論協遺愛口碑沿舊望匡廬峙新猷瀑布懸築隄棠蔭合拯溺禹功全盜弭萑蒲聚屯清廣芮田風霜挺松栢雨露溥鷹鸇明試民繩理褒封誥綍聯留都承舜選蘭命下堯天官在爽鳩列人稱宿鳳遷平反三尺法大隱二京篇司馬元非病楊雄慕守玄封章千里牘歸思五湖船南極方中候東山物外緣仁人應有後事業已無前淵底玄芝秀林中寶桂妍花邊繩景賦門下奏譚絃名字題屏

上動勞在日邊 熙朝崇舊德未許學遊仙

壽蔣少參子徵

三徑舊風煙吳淞逸興偏松鈞深曾塢日月近堯天輿論推公輔家聲振象賢黃金橫作帶白玉種成田百歲期過半千秋業已全泥塗慚曳尾雲路羨先鞭李杜名何敢雷陳誼益堅素心如一日青鬢感流年筆研追同席尊罍廁四筵東山雙屐勝南極一星聯永日歡文酒薰風鼓舜絃夔龍方接武未許老林泉

六言律

夢月夜邀留李太史本寧陸貢士重周飲雪釀二君

不相識面各天一方同入予夢覺來不覺失笑紀以六言一律

陸機入洛奏賦李白乘舟欲仙千里雲山遙隔一壺雪釀相牵豈是萍逢識面無端蘤酌流連會向廬山蓮社同證石上前緣

早春陰雨作

巳過年華荏苒將來春信浮沉壯心唯有夢在衰鬢不爲愁侵信宿梅邊寒雨蹉跎柳外鳴禽只合黃庭一卷焚香趺坐長林

丁亥大水

胡然浹旬霖雨莫須田野荒蕪豈欲民其魚矣顧使吳其沼乎歛足六街三市舉目三江五湖祈晴則猶可及敢告郡邑大夫

七言律

丙戌元旦

蹉跎歲序忽驚神荏苒年華曳尾身天上風雲千里隔人間甲子一回新登堂拜母斑衣子在野朝元白屋臣統滕自憐雙玉樹頻傾椒栢祝長春

新正二日大雪時立春已踰旬矣

朝來栢酒醉傳杯子夜空窓曙色開歷倒數竿籬畔竹粧

成千樹嶺頭梅慧燈花落寒威逼紙帳光摇短夢催却喜衰安偃卧處春風先煖不然灰

郊西大梅樹

丰茸一樹占年芳偃蹇西郊百尺強蒼蘚為君添歲月青春憐汝歷冰霜遙林雪霽窺三白極浦風生度七香結子莫教容易摘和羹猶可薦明王

散步北城王潘二君携酒大弘寺深酌

城隅新霽法堂開仙侶携尊選勝囬老去湧誇雙足健春來其奈百花催鉢池成路蛙仍禁淨海栽桑刼已灰淹坐不愁昏黑散長明猶可借蓮臺

感興二首

畫梁巢燕苦經營高樹遷遷出谷鶯萬事總輸頭着枕一春又見絮為萍漢陰抱甕機應息蓋次狂言坐莫驚大夢不知君覺未達觀聊復寄浮生

經旬風雨送殘春綠滿喬林物色新簷燕知誰堪作主海鷗於我自相親閒雲常護凝香寢缺月猶窺罷釣綸壽母已辭嚴仲子湧將伐國問仁人

江夏黃憲子錢唐童申甫二明經同過園居小酌湧賦因呈沈郡公

黃翁雙駕訪丘園掃徑呼兒倒綠尊老我已知殊出處對

君亦自覺飛翻輕帆將夢迷雲樹歸路乘潮帶雨痕獻賦不須嗟蠖屈即今聲價重龍門

久雨病瘍湧作

積雨蒸林鷃息宜坐移長日不須棋過墻蝴蝶能通夢濺淚庭花如感時消渴媿非題柱客病瘍應作折肱醫科頭箕踞本吾事咄咄書空君莫疑

贈陸學憲羽行

早持文賦獻臨軒十載題屏斗望尊劍佩芙蓉趨鳳沼花穠桃李作龍門白雲暫借東山屐紫氣常延北闕恩計日起家應九列冊來綸綍正春温

客有言中貴欲枉顧賦此辭謝

萊藜炊黍足閒身白月清池互主賓誰謂相如擅詞賦敢祈得意薦鄉人科頭任我成迂癖閉戶由他生網塵十載直躬艱磬折莫教苔徑點朱輪

追贈彭諸顧三進士三君初未相識讀其疏感其節烈故追贈之

依然衣褐出長安射策何如抗疏難功在進賢冠可挂名高斬馬劍應彈孤臣淚盡肝腸雪姦宄辭窮心膽寒　聖意賜環惟薄責直聲先已播朝端

清卿許公仲貽年踰八十矣念予懸弧之辰遠惠書

靦感而有作

帝城江上隔蓬蒿世外仙卿斗望高迢遞關河馳鳥使啟勤書札贈綈袍五千別自成玄草八十猶能賦綵毫聞說謝庭森玉樹彤墀行見鳳皇毛

許職方應祥撰文為老母壽賦謝

仙郎飛藻自球琳壽母何須仲子金萊綵十年諳衣褐牙絃一鼓媿知音清時喜見馴能性濁酒渾消老驥心悵憶西曹應不遠縉雲常在鳳城陰

懷王司寇時次公清卿將赴任留都

淸朝羅網出珊瑚滄海猶遺明月珠丹竈幾時成九轉綵毫還復賦三都城隅餞別分鴻影庭下傳經引鳳雛豈為故人識布被年來一水尺書無

王節婦 節婦為文學憲明配侍御張公伯大女也少寡守志二十年乙酉秋掃故夫墓覆舟森陵江不得其尸至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而肌髮若生鄉人驚歎擬為立祠是作

鯨波自覆柄舟身鮫室何容螻蟻親掃墓未歸成死魄入江不化作完人仙槎破浪衝牛斗玉壘沉雲泣鬼神應向東泉憶慈父特將疏草質靈均

賦得一詩寄荅清卿許公仲貽郵以公仙去竟不為達而遂用成一律為挽幷致感云

一紙空回是陸沉交情誰達死生心五千甫堪猶龍事信

宿翻成弔鶴音路入蓬山新紫氣神歸嵩嶽舊華簪高門自有貽謀在已見孫枝鬱寶林

丙戌除夕志感

鏡裏流年物外遊須知白屋是丹丘煙霞漸覺雲霄遠歲月俄驚甲子周自信塞翁能體道誰言飛將不封侯閉門莫笑甘離索本與時情風馬牛

丁亥元旦漫作

空園寂歷檢殘編漫憶京華躍馬年萬里澄清虛攬轡中原事業愧先鞭窗梅送臘簪燈坐池柳催春聽雨眠老母壽康兒長大椒花入酒共陶然

丁亥上元立春二十餘日矣木冰如雪作

陽氣方開物候先祲祥忽似永徽年木冰何係清朝貴樹介寧當紫塞煙雲入封條寒影亂風搖雜佩夜聲傳杞人經術知無補湯檢箕疇一惘然

爲馮文學題蒼鹿圖壽徐宫詹

然藜天祿舊搢紳啓沃明光一寳臣星傍紫垣龍衮近雲深丹穴鳳雛新方升黻座延登日未老熙朝協贊身後進馮商稱好事遥將蒼鹿報長春

春日過劉觀察于威堂中傾曲劉有作奉答

追歡艤棹入高堂病後維摩轉放光問字不須人載酒徵

歌自有客登場重邀舊雨迴青眼一顧新聲繞畫梁誰謂壺機能杜德還將藻賦發春陽

送客

憐君負笈問迷津應作東西南北人擊楫中流江上樹着鞭長阪馬頭塵不知末路貂裘敝空羡清朝象簡新倘有洛陽田數頃何如歸息倦遊身

荅王太史亂昌書問

尺書千里問滄洲極目停雲一倚樓選學敢云追述作著書聊爾寄窮愁年華不記遼城鶴機事都忘海上鷗聞說東山將起謝已知名字覆金甌

園葵

愛爾園葵十尺強不煩培植自成行品題未必從巴蜀黄紫何須艷洛陽漆室湯憂吾獨樂公儀應拔我無傷由來衛足還稱智却勝嬌姿祇斷腸

荅同年吳幼安書問并致弄璋之祝

故人落魄嘆飛蓬往事空憐剡薦同李重自宜淹鄴下幼安豈必在遼東孤雲飄泊三山外雙鯉沉浮一水中種玉只須方寸地問君何日夢羆熊

贈趙媛兼呈周郭諸君

昭陽往事自紛紜合德今身合是君豹霧書迷仍作雨鴛

衾春暖復爲雲醇醪不厭高陽侶嬌唱時令子夜聞老我獨耽蝴蝶夢竹林常負鳳皇群

爲李文學賦得讀書獨醒齋

端居物外類逃禪永日蕭齋手一編不用餔糟成獨醒何須濁酒可中賢朝臨白社籃輿駕夜燭青藜木榻穿聞說五車充鄴架惜陰知爾着先鞭

送王太史亂昌服闋還朝

報道王陽讀禮餘秋風戀闕更驅車東山自擅林泉勝北極寧教譏謔虛計日黄麻登紫閣冀時金馬佩銀魚洛中雖較長安近不似皇都好寄書

姜伯龍以儀炬見寄走筆附謝

一水遥憐雙鯉魚緘題不遣故人疎入行展對如顔面滿紙殷勤問起居添我尊羮供毋饍燒君蠟燭課兒書懸知抱膝耽佳句應有新詩能啓予

哭莫廷韓

憶昨相憐蓋獨傾鐵巖命酒一班荆黄金忽罄儒中俠綵筆空餘海內名仕籍未能收國士箱書何得付門生高堂耆壽孫謀在應啓遺孤慰九京

寄祝朱道光郡博於雲間

憶得髫年逐鳳群二毛如我亦憐君須知紫閣應推轂聊

復青氈寄廣文一水眼前三泖月諸生門下九峯雲懸弧此日逢佳節會有新詩啓見聞

姚江二史大夫寄舊雨也既成契濶問訊枉顧相仍感而有作

尺素殷勤屬乃公高軒枉訊象賢同十年空抱千言牘一字徒輸兩石弓厚禄故人成拙宦多情濁酒醉新豐逢迎易作江干别惆悵神馳天際鴻

褚進士邀飲

名儒好事紹遐芬虚左叨迎意獨勤老去已無鴻鵠志興來遥逐鳳皇群杯傳桑落酣邀月曲壓梨園度遏雲信是忘疲緣愛客勸酬不惜到宵分

送査鳴重遊建寧兼簡薛士立觀察

一葉衝寒千里行八閩風物在逢迎湧言栢府新霜厲應有鈞窻舊雨情到日劇談鄉國事暇時同看海雲生獨憐鷄息長林者悵望黄華作五城

雨花臺圖

鳳城南下雨花臺石磴盤旋勝覽開江上煙波深島嶼雲中宮闕麗蓬萊參差雲樹諸天合遠近帆檣落照催二十年前曾遊處披圖彷彿首重回

李侍御枉書見存有感

早辭行役謝公車日夕園林御板輿作賦豈堪干得意薦雄湧擬似相如神驚驄馬三青使淚盡雙魚尺素書泉石已看成痼癖須知動業落樵漁

張黄門服闋還朝過文起堂顧曲

驪歌差可拂梁塵顧曲寧辭別酒頻禮法既能寛叔夜霜威應爲霽陽春三年縞素南陔子萬里風雲北闕臣到日陳風還有疏爲言擊壤是堯民

戲贈陌上醉客

高陽徒侶竹林儔衫袖淋漓陌上遊無論功成酒泉郡已堪官拜醉鄉侯提壺每入黄公市解佩嘗登太白樓萬事

破除知己盡首丘應不遠糟丘

宋明府枉過小酌口占奉贈

湯言驥尾附鄉書出處殊途音問疎徵刺入門驚契濶微官得罪悟離居身歸鳥道千山外淚盡牛衣九死餘總是親朋已凋落一尊猶可對江漁

王穉玉僉憲惠顧失迓枉詩見投奉荅

省中才望屬仙郎客路緘詩寄入行乍出瑣闈焚諫草新開憲府促行裝淹留枉駕煙霞與拂拭題門翰墨香敭歷定知當叱馭豈逢九折作王陽

小除夕王恒叔給諫枉駕失迓明日候之舟次率爾

贈別

夕郎車轍破蕪苔臘盡城隅訪戴回不及候門慚地主湯勞仙史下天台期當白簡朝元近除逼青陽歲序催河畔逢迎擬明發題詩應寄渡江梅

賦得瀛壺九轉丹爲郡大夫東嘉沈公壽

公庭雲淨訟方稀葉縣泥香綬帶圍白雪易成丹欲轉紅顏難老火將飛西池雨露金人掌北極絲綸織女機計日登瀛化雙舄蓬萊宮闕理朝衣

賦得新甫栢爲郡大夫沈公壽

當庭三復閟宮詩恍見崔嵬千尺姿香葉拂烟經鳳宿直根得地許龍知文章已際風雲會雨露何嫌造化私材大自應除棟吉延登幕府及清時

寒食次韻答阮文學見懷

蕭蕭竹徑點蒼苔無待羊求忽自開古郡近寒初禁火新詩遥煖不然灰池塘春草酣魚鳥窻戶輕烟護草萊筆硯久枯慵和雪巴渝一曲爲君裁

題顧學憲道行諧賞園

已知桃李在公門更喜歸來松菊存繡句遠壽康樂詠嘉名重紀辟疆園卧遊別有煙霞興坐嘯元無車馬喧應是貽謀計清白獨留雲月遲文孫

寓題蕭京兆寶綸樓

三輔旬宣試望之九重綸綍下彤墀樓迎燕賀新成日雲擁鸞書錫命時祖武百年光令德君恩千載際昌期須知異夢徵神授不待甘泉五色芝

七言排律

壽韓少宗伯

期届生申綺席開五雲先麗鳳皇臺壽添一甲成新賞湖湧三山入酒杯南極壽星聯北斗西來紫氣傍中台凌霄玉樹森成桂計日金甌待作梅信是秩宗明禮樂不須仙吹下蓬萊野人欲効岡陵祝握管臨風媿乏才

壽湯秋官

極目三山紫氣高雲司春酒醉仙桃都門吏隱疑龍臥滕下稱觥總鳳毛潘岳一官非宦拙望之三輔自賢勞疏存舊望懸青瑣與寄新詩賦絲毫南極輝光聯北斗東吳羣賢重西曹早年驥尾慚虛附奕葉絲蘿媿謾叨此日泥塗攀戀切祗應丹闕夢雲璈

五言絶

詠紵

文綺千金值言從孟母機剪裁堪補袞今作老萊衣

瀟湘八景

紅日落虞淵丹山凝紫煙家家收網罟户户泊漁船

右漁村夕照

遠浦渡歸僧空山紫翠平林深不知寺惟聽暮鐘鳴

右煙寺晚鍾

十二晚峯青秋雲起洞庭遥空排鴈字次第落沙汀

右平沙落鴈

客雪深暝色彤雲布天際寄言獨釣人江寒魚不餌

右江天暮雪

天空月在水水明照見天飛帆貪夜涉來往若犀然

右洞庭秋月

一片蒼梧雲因風臨極浦欲洗竹上斑來作巫山雨

右瀟湘夜雨

天際片帆孤乘風忽有無飛烏能送客隨過洞庭湖

右遠浦歸帆

茆店競朝春門開十二峯江頭新雨霽無復白雲封

右山市晴嵐

剪春羅

銀剪飛輕燕丹英綴薄羅不堪栽短袂只合映羞蛾

水仙梅

翠帶飄香魄虬枝綴玉痕相看歲寒侶何必是同根

渥丹

渴憶美人顔庭花燦渥丹似扶殘醉别脉脉倚闌干

水仙

金鈿點玉容翠帶羞眉嫵月明忽不見幽香生極浦

題梅花山茶小鳥

瑶林兄與弟兩兩結幽期俱有歲寒意山禽知不知

六言絶

題巢由圖

休論洗耳誰氏莫問棄瓢何年巢許自甘遯世唐虞容豈有遺賢

題松

風傳山中宰相名廁林間大夫但可科頭箕踞毋論歳暮榮枯

七言絶

池上

杏花開後是荆花池上風微線柳斜漫說曲江春十里野人别自有韶華

秋江待渡

楓林秋入白雲寒荷擔歸來欲渡難總是風波行不得豈無舟楫在江干

寄遠

當日班荆語漸微陰符可解白登圍如今臥却床頭劍皓首江南一布衣

閨怨

六街羅綺鬭芬芳寂莫深閨老孟光自畫荆釵宜緑鬢不須高髻学宮粧

竹枝詞

白雲深處足徜徉那得温柔別有鄉不奈梅英經再吐輸他鐵石廣平腸

纖手推簾引郎入依舊推簾送郎出郎去郎來妾自知幽期那許傍人識

城南仙人塘

花滿城南酒滿壚方平何處會麻姑憑君試看蔡經宅可有丹砂布地無

客自大梁來持文君聽琴圖乞題爲賦

年少文君新寡居聽琴應慕馬相如臨卭自有樓鸞樹豈必梁園好曳裾

花事

樹頭纔見逐春開又是殘英點緑苔問向東風自開落徑花原不怨無媒

題朝鮮貢馬圖

鯨波風急片帆孤萬里朝鮮東入吳天廐只今充八駿漫勞航海貢龍駒

題觀泉小景

絶壁飛泉百道流扶卭寓目立高丘無人相賞松石意與爾共爲山澤遊

題燕賀人得子

華堂春色擅江南綺席笙簧鼓十三門外烏衣邀賀客聲聲只是說宜男

謝人惠帋

十年却掃閉空村枉駕何時擁篲門傲日千金唯自享敢
言清世有陳蕃

池上口號答文上林基聖

靈囿就宣李供奉書罷籠鵞王右軍千載風流差可擬鴛
鴦池上自爲群

宫詞

關雎一曲月黄昏金屋瑶堦多蘚痕聖主方諱上林事詞
臣空自賦長門

煙月朦朧照綺疏貂衾不暖象牀虛夢回驚聽朝鐘起却
是西宫夜飲初

望叔貽墓

一抔黄土瘞紅淚千古青山瘞白眉臺榭荒蕪聲伎散獨
傳俠烈使人悲

雜詠二首

神交宋玉巫山曲心許陳王洛水濱千古風流元是幻人
間雲雨不須真

洛浦佳人空寄恨高堂神女漫憐才花前暢飲燈前別猶
勝當時夢裏來

題仇實甫關山積雪

斷嶺寒關高插天流澌帶雪玉濺濺莫嫌僵卧窮閻巷蔣

暮韉人還着鞭

池上小酌戲作

趂風柳絮花如雪隔水梨雲雪作花只恐潘郎頭亦白且
留青鬢醉韶華

宿壽山庵

顧曲高堂酒未酣夜深托宿壽山庵漫言象外三乘妙暫
謝人間七不堪

與二兒對月

素魄當庭夜色開一尊呼取二兒來不須顧影與邀月先
有三人同舉杯

對月有感戲作

客醉朱門未儗回清輝猶侯管絃催空堂豈是豪華地夜
夜不期還自來

館娃宫

蛾眉忽散綺羅叢幽徑花深歌舞空惟有年年吳地月徃
來還照館娃宫

貞娘墓

山中别有少年塲急管嬌歌月一方試問載來紅粉妓幾
人舉酒酹貞娘

送客

一尊蕭館問行藏風雨空林别思長此去逢人應說劍契
言吳市有干將

鴛鴦忽飛去四首

鴛鴦消息竟沉浮不得相從沼上遊夾岸芙蓉自冷寂稻
粱多處任淹留

池邊一别竟忘歸頭白蘆花冷釣磯羽翼已成知不顧煙
波隨處任高飛

昔年馴狎綠鴛鴦戲水凌波五色光湯詫雝雝七十二爭
教顧影不成行

逐霧衝煙路欲迷誰家池館恣翻飛偬遊倘憶忘機侶早

晚還來整羽衣

鴛鴦復歸四首

鴛鴦飛去復飛來飲啄還從水上臺老我機心渾忘却任
伊來去莫相猜

排徊拂荇足藏身何必翱翔逐要津莫道網羅容易脫是
非多處有虞人

去時已作楚人弓來日如歸塞上翁應恐人耽好顏色羈
留不得出雕籠

臨涯壓水柰君何應向韓憑墓上過莫厭小池惟一畝曲
攔干外少風波

漁家謡四首

只見江湖不見田稅田不若稅漁船六街縱有魚蝦市安
得饑民但食鮮

尋常換酒只須魚此日提壺何處沽破屋毀垣餘斷岸當
時酒肆一家無

水深隨地好垂綸只道魚多可濟貧其柰家家愁米貴滿
城不見買魚人

飄風驟雨泣漁翁不晚停舟紅蓼中眼見桑田變成海千
村杼軸萬家空

金陵妓四首 時大宗伯有平康之禁

秦淮春去冷蘼蕪處處殘粧泣向隅豈是平康人盡老到
門車馬一時無

客散紅樓疊綺衾一時歌舞摠銷沉須知靜對中秋月但
有青天碧海心

被冷香消欲斷魂錯教芳草怨王孫萍逢易散風波起不
合當時倚市門

當時爭下七香車此日空房淚似麻究竟還如蕩子婦潯
陽江上抱琵琶

題范蠡泛舟圖二首

報吳小試計然謀不覺功成已白頭只與西施同載去煙

波隨地着扁舟
非干岸柳雜汀花煙水平湖處處家豈獨謀臣能拂袖美人亦自厭繁華

長門怨二首

長門只合有知音賦就虛承取酒金不欲上移金屋寵何如還奏白頭吟
金屋花殘委綠苔寵移新愛故情灰君恩元似東流水一去何曾肯復回

貧家女

碧玉香魂沉井底綠珠氷骨墮樓前貧家醜女村中老白首弄孫能永年

歎珠二首

名高照乘價千鈞十襲應憐掌上珍今日莫嫌人彈雀由來按劍是無因
賈胡剖腹豈終藏求售還須出夜光不道千金買魚目空持明月獻君王

歎璧二首

湯言趙璧不留秦須信連城未足珍趙國竟爲秦國有此時完璧是何人
燕砆鄭璞遍人間瀝淚何須和楚關不若卞和全兩足幷

留璞玉在荊山

戲荅客問玄髮二首

早辭簪轂出風塵二十年來一釣綸莫訝尚留青髮在長林元少白頭人
日高丈五夢猶長贏得頭顱不盡蒼假使隨班早朝去也應染就鬢邊霜

感事

上方豈少斬馬劍杜後寧無惠文冠自是聖朝無闕政不須彈壓在臺端

處實堂續集卷之四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復詹叅岳汝欽書

叅軍家叔南歸傳至手教再拜啓緘如奉顏面且知將都閫一書已徹記室欣慰家叔淪落下吏故業蕩然雖以公役猶在中阪負鹽車乃荷癩念舊雨兼敦年誼枉駕臨卑遂令窮途更爲周行感恩頌德不獨家叔一人也

與同年許叅岳德夫書

別經廿載無緣瞻覿懷想何如曩歲使節臨浙表弟荷推屋烏舉家感戢未由申謝邇者家叔以木役經營復辱賜存夫以卑卑下吏匍匐風塵翹首臬府何異天漢而吾丈獨敦年誼癩眄款曲用意仁厚求之古人中已不多見矧世情若今時哉弟自委棄泉石無一善狀日惟上奉老母下訓弱息聊以自娛長兒玄星學習禮經僅能成章亦知孝敬次兒玄宿亦課以禮稍能記憶計通家見念如丈者所樂聞敢及之

復劉子威僉憲書

承惠鴻篇奬掖踰實令人捧誦愧恧汗津津不能當然語語莊騷左國自是文中照乘足爲芸堂光第方稱介老母且十襲俟箇侯歲杪春初當高懸誇耀光寵耳

答林向甫書

丁應心遠使歸訊老師起居始知賔仙灑淚千里外不得効執紼捧土之役重負知己捫心如何向得瞻接足下眉宇時尚可提抱已露頭角迄今三十年於兹尚歛徤翮豈天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望之望之弟以母老安命家食乂不赴公車舊晉以子嗣爲憂今已得二息大者十五稍能課文小者九歲亦善誦讀足慰目前人間功業毫無能建當時老師國士之語竟虛毎一念動不覺心熱如何如何挽章率爾所謂言不盡意厚愛者幸爲藏拙老師遺集之賜寵踰百朋附謝

答王太史書

猥辱來使遂得大序并諸新編譬則左思借譽皇甫當令洛陽紙貴幸甚欣甚兼拜氈衣惠及老母佐以白鏹恩周弱息知門下締交敦契雖饔飧斷金莫踰貞堅環念周迴感戢無量第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無以自慰耳委收雜帙先以若干種登之剞劂餘俟從容續竟并刻序書聊冊上報慶新編少展一二已自奪目坐燕冗不能卒業容更復也

答吳幼安書

襲席顯使領翰飛觴佐以賻貺雖登堂拜母之厚何以踰此竊計同鄉書以來倏忽二紀中間升沉存沒歲變時更上者登九列下者守半面近得士立見寄新刻齒錄則登源汪卿泰興張丈又復化為異物夫升沉異致既以與優幽明殊途能不增慨然則弟與丈之曳尾未必不歸然嘗靈光也強效達人知命以此自快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夢熊之兆計在早晚種玉既成勿靳相聞當為丈臨風一舉酒耳留都諸同年亦時時聚首否伯祥鳳儀於辟雍汝文鵠立於郎署伯恒鷹揚於藩臬懋承奮翼於象賢正伯辭榮於刺史與國解組於明府懋脩發軔於雲夢中間赴公

車者僅僅弱侯一人耳惟汝文使吳伯恒入浙得一周旋餘則不相聞問久矣回視疇昔能不為之依依倘有晤便幸以名勿靳

復朱儀部書

復春自白門來傳致手教兼拜精貺緣之便鴈闕焉久不報以辜尊者之賜竊惟下走掩關以來十年於斯郎明公下臨隣邑未得走一介具一啟上交乃荷對非之採諄諄下存三復昌言逢藋生色明公去思之德勒於口碑書囊之名籍於都下下走不得躬承末采而幸遲奉咳唾自慶多矣茲因舍弟入都附候台吉升致謝私伏惟俯鑒至荷

答太常許公仲貽書

賤子雌伏草莽株守閭巷不得脩候者忽復三年於斯乃荷不遺走使半千里外錫以瑶華兼之珍幣再拜啟緘曷勝神馳我公碩德厚望隆洽海宇師柱熙世更老辟雍疇云匪宜乃錫杖靈壽枕石東山歸然為鳳城靈光殿固知山中有相塵寰有仙也賤子母老子幼年力向衰自應沒齒曳尾大章東何乃不容翠微中着一張生耶一笑獻弟月初巳有留都之行乃升荷教及想尚未登龍也

謝許職方書

憶自曩歲與處元同在京邸閱佳卷相與歎賞而別不淡

旬放榜吾丈登第弟郎驅車南下便有雲霄泥塗之隔迫弟不赴公車又數年餘不啻無緣瞻對郎欲通一牘亦如仰望蓬山動為風引悵懷何如邇者乃荷飛瑶章重申年誼為家慈稱百歲觴且揄揚溢美蓬藋生色雖登堂拜母之義何以踰此謹成一律少布感私登之扇頭并新刻二種呈覽弱息玄星玄宿學習禮經欲得大作數首以為矜式公餘得檢昔稿命侍吏錄寄幸甚

復韓少宗伯書

曩士立自金臺寄至壽軸則既首借尊銜為老母光寵未及申謝嗣荷瑶篇賻貺顯使飛書啟緘捧誦光耀庭戶尊

登八座欵念故舊幸於今日復覩古人登拜感戢無可云
喻謹九頓以復

與沈太僕純甫書

向承枉駕失迓迨走河畔復不得一覲顏色抱歉至今如何可言近讀士氣一疏乃知長孺不敢獨步叱湯讋息何以殊此雖未得尭俞而公論則大快矣雌伏野人不覺擊節大叫也

謝張侍御伯大書

往歲家弟得厠登龍之末復奉三鳳之評承之厚顏啣之入骨時緣明臺方肅風紀關焉不報殊非本心茲緣下委

仲氏俯微俚言漫成一律仰復嚴教巴渝下里曷揚潛德采葑采非冀在兼收

復沈郡公書

向率爾閻去㕑不以爲野人譴重而錫之珍編感愧奚似鈎玄提綱挈領不獨成一家言有裨後學不淺所賜時義即付兒曹雖未敢躐等課習亦令知所仰止半閒亭稿啟緘便知是開元以上人第未及卒業耳犬子課數首附呈

復王太史衡昌書

接手教兼拜新刻精絺無異奉手範且聞從吉既久仙舟將駕碎則豫章楩柟自當棟隆明堂柱石清廟豈容劾樗櫟老山林爲匠石所不顧耶慰甚慶幸甚老毋誕辰重荷寵錫温若春陽榮踰華袞不能顓一力叩謝媿也紀夢之編借大序爲重業已登梓敬以三部幷文選一部同上天池茶二樽適入山採至兼爲使者行李累犬子長者已十六宮詹徐丈嘗見子視之學課文敢以數首呈書記非敢望厠桃李末行倘得賜咳唾俾通家子私淑於千里外亦無異登龍門也尊座主趙公垂眄最深近於其胥權北上不及具一緘拳送慎恧無地計會面不遐幸以賤名外小詩并扇用見鄙忱統冀覽教

復林文學書

足下重名教敦儉素蹤丁鴻讓爵李固遊學無以踰此豈不稱翩翩佳公子哉若而人者非僕所願神交而不可得者耶而不遠千里走書貺徵詩爲太君壽既薦葑非之采不遺蒭蕘之言僕何敢以不斐辭謹撰一章以復尾續之誚知所不免也亦所願承也

答袁文穀書

僕雌伏以來似與人間隔絶庸知有鴻臚者猶得其使爲門下致書哉幸不至浮沉耳門下稚太夫人之戚亦坐不知茲既知亦不能買一葉越疆而弔附致香一束臨風叩首殊不成禮如何如何尊先公祀名宦雖出輿論然在門

下乃家門大快慶事僕誼屬通家自當揄揚盛美第來使立俟率爾操觚不足塞白幸爲藏拙

荅陳玉叔方伯書

辱惠書以隱操見許僕何人斯而敢斯之承若景玄若草良復似之長孺山鳥或可比跡然非其人也往歲仲氏傳致閣教命作扇書倥偬焉就附仲氏啟中嗣欲顯緘奉報而馮敱冀奚然野人慵慢亦纍纍大雅所原也名勝未得神遊不能摹爲題詠適使旋又以鉅工之委不敢率爾應酬始作稍遍客徐徐課上如何武夷詩追古作者山靈有知當欣欣色喜矣龍之編與二鳴並傳海內古稱同調豈虛語哉至巴人下里本不足灾木而陰陽名利之說尤是

口舌罪過道廣如門下乃復有封菲之采耶

荅王徧昌太史書

教言諄諄不獨無虛歲且無虛月深哉念布衣如門下也惠貺之厚情誼兼篤雖嚴仲壽毋亦不踰是竊自附於周之則受之義其何敢辭又何敢稱報哉鈌陷一說言言叅透上乘吾儒不忮不求之理俟便欲磨片石手書深刻以永其傳情來使恐行李不勝且不能待耳夢占一書冠以大序遂不至覆瓿即門下源源取用亦當供輸矧紙值之給耶謹附上十二部其板俟此後有便不妨命使載去

既已借重所在必傳在洛猶在吳也報慶編及諸記向擬翻梓而未得領式計此後當有帝京等作紋編見寄繕寫入録并夢占板雷上如何大書刻石俾下走得厠名不朽幸甚兼一聯上不足揄揚皇恐豚犬初學預荷獎掖嘶戢無地文選一部乃用純料綿紙雙上烟墨印成者與通行者絕不同可存鄴架其堆紗補則老母督搦息製成爲尊夫人獻輙并扇上小詩付之歸鴻非所云荅也聊以展忱也

荅沈冏卿純甫書

兀焉枯坐經月不出戶戶外事絕不聞每奉懷手範計大

隱在滁陽山水間不意謝病作東山遊青雀道吳未得候謁地主不知懊恧而令過客不愜媿也前題來兩軒未必能勝諸君書門下自采封菲耳茲委一一課上中有疊幅者候高明擇之然苦無佳管城致不能佳非不欲盡中也解酲一記奚啻縣乘醉翁且當令六一虛左舉世混濁淸士乃見嗟嗟斯言信不我欺然僕猶慮其見耳湖筆領惠俟試後更復此後有便幸爲僕特製大者二枝小者三枝須令多着羊毛而以兎毫領之在好不在多也拙刻五冊附呈中多口舌罪過非布衣諸生所宜幸有以教之

荅李侍御書

賤子賦性孤介禮文多闕卽明臺虛懷折節獨敦古道然自下車之日以及攀轅之辰中間已再易寒燠沐澤則深而浴覩亦罕迨明臺移凫避驄聲溢千里而賤子斷鴻虛鯉未展寸忱思緣日積罪與媿幷仁者寛之幸矣幸矣乃荷不遺飛翰見存兼之貺錫開緘九頓承以悚恧遭逢云云自明臺憐才之雅在賤子則揣分自安上侍老母下撫二息竹栢可以息陰禽魚足以爲侶誠不知爲焦勞也明臺策名熙朝公餘淡藻弘業偉章當並成千載又奚俟下問之勤俾旋附復辭不罄感

序

吳淞漫稿序

今之摛藻者嗜不驚奇誕瑰瑋哉乃若循矩矱尚悃愊以寫其感槩發其隱憂無俟鉤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而言言實証實悟者其人可想也顧其人用則其言在鞶轂其人不用則其言在畎畝在鞶轂則側陋乃揚在畎畝則嘉言乃伏握治綱者所當加之意者也吾友俞子如弱冠卽膺鄉薦數上禮闈垂二十年僅僅獲一第倘重詘信者孰不以一鳴斥爲懼哉乃子如官刑曹甫展采卽以鋤奏黜歸而佃作承嚴君歡於海上泊如也顧雖在畎畝不忘其君笑則有若不能自釋者乃隨感觸發之聲詩惆雨暘則屋漏之賦作病華靡則巾屐之言奏慕靖節之風則貧士之咏和感雲長之烈則建祠之記成達生死得失之故則還書之記輕重之說著其他停雲來雨選勝紀遊實而韻腴約而旨永不逐時趨不詭古調而各臻佳境非所謂實証實悟者耶夫以言獲罪而獲罪後復不能無言其言則異其心則同也何也言者心之聲也惟其在鞶轂而心畎畝故能輕榮枯在畎畝而心鞶轂故寓諸聲詩與隱而忘世者異讀是編而知子如之可以不在鞶轂而鞶轂之下不可以無子如明矣子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暇則時時汎舟吳淞江之上相羊容與殆無虛月不識子如者多呼之爲吳淞先生故以吳淞命稿云

馮躬南幼科輯粹大成序

夫醫之難言也久矣說者謂帶下醫難於老人醫醫小兒難於醫帶下非謂婦人不盡言則難小兒不能言猶難耶吾友馮君躬父家世業醫吳中號稱幼科專門所與錢氏陳氏相頡頏者也乃躬父則生而穎異不屑世其業業佔俾弱冠卽爲督學使者高第弟子無何而廩於宮且將大其拯物療民之用而每試棘闈輒報罷於是則抑而姑以世之業小試之試輒驗由是吳門凡有小兒病無論甲族窮巷爭迎躬父躬父隨應之檢故方而損益療之其有裨

益於吳中兒不淺鮮矣且懼無以衍其傳也爲之纂而成帙命之曰幼科輯粹大成卷凡十類凡六十有奇會集群說羅類諸方不嫌於畧撮綱領采精英又不厭其煩允乎大成之云匪僭也允乎亡羊之誚不足憑而萊蘆之謗可明徵也夫以躬父之明彥既能以窮經之緒餘推而爲小兒醫則必能以小兒醫之旁通者推而爲帶下醫爲老人醫他時脫迹黌校拜命通籍又詎不能推其所既驗於醫者老老幼幼起民瘼而躋之安全之域哉則其所以紀旂常銘鼎鐘者當更有在不獨是編之永其傳也予竊有望焉是爲序

記

大椿堂記

俞子如先生之以抗䟽黜家居也葺其曩所讀書處以奉其尊人及綺社於其中顔其堂曰大椿夫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即人稱上壽者亦僅僅以百歲計胡人之可椿哉庸詎知人之大有大於椿者在全其已定之天延其無彊之年而已始子如以弱冠登鄉書其尊人不欣欣以喜迨上春官輒報罷至其所同登鄉書者已登樞要而子如僅僅一明經竭來公車其尊人不戚戚以悲癸未之歲甫成進士去登鄉書之年二十有三年矣居官纔八月而以直言黜一歲之間榮悴不齊而其尊人不欣欣亦不戚戚日惟與數名流壺觴於斯倡和於斯第令子如以輿論起廢前拜淸要計其尊人之所壺觴倡和者亦恒於斯有不知老之將至者是莫非全其天也且也子如既以振士風明職守矯矯自表見而尊人又能嵩簪星聚逍遙塵壒之表將俾後世譚香山五老洛中十三耆英勝事者指不再屈而及此堂此堂之名且垂之不朽則其人亦與此堂俱不朽其年固不延而長有不啻以八千歲爲春秋者又烏知人之不爲椿也耶椿之不爲人也耶是爲記

傳

王長公傳

長公姓王氏諱穉豐字有年其先爲毘陵之江陰人先世姓爲有金安公者從巨璫下西洋歸而喪繻懼不免乃避地吳門以子眞贅王氏遂冐其姓眞生洪洪生昱宣昱宣生軒娶於蒯是生長公長公故潛德弗耀以有弟曰穉登爲詞林翹楚寔由長公克其家俾厥弟得肆力於文章以成其名人故緣厥弟以知長公云長公爲人深沉周愼寡言笑鮮嗜慾然多心計佐乃翁起家致溫厚翁未老即謝家政而令長公任橐鑰長公推其奇贏謹出入翁是以得優游琴酒間以終其天年方倭夷由海道寇蘇常趙尚書

來視師有司以乏軍興得罪者接踵毘陵富人不勝役多鼠去長公獨不鼠時奉牛酒餉諸軍諸軍以長公長者爲少戢然家亦用以旁落長公弗恤也長公性至孝毋氏病湯藥躬調匪嘗不敢進時極熱蚊蚋罔知避雖吳猛手不揮蚊不是過矣如是者三月弗懈及毋病竟不起哀毀幾滅性父沒亦如之初王氏丘壠在梁溪而翁故樂居吳治命於吳卜吉壤得梅灣地宅兆畢遷毋氏自梁溪合葬焉嫠乎佳城不讓原氏阡矣長公告有力焉長公從兄老而貧姊老而寡悉衣食之甯自觳媚黨待舉火者數十家太史公云君子富好行其德其蓋謂是乎長公有子曰承謨

爲大司成高第弟子行且昌大其門閭然則俾長公食其報於身後者將不在是耶

野史氏曰予讀兩漢書見陳曲逆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伯兄獨耕縱使游學當時稱陳丞相者因以賢其兄後二百年而得馬伏波兄况謂援大材當晚成遂從所好迨援立功名圖雲臺人亦因以知况嗟乎士苟可托以垂不朽奚必身樹千秋業銘鐘鼎立旂常而後爲名高哉若王長公動與厥弟殊致然卒能敦友愛任厥家政以成其弟之名而身亦爲鄉閭所推重雖謂今之陳伯馬况誰云不可

贊

高文學時化像贊

曰高陽永苗裔顯厥祖六龍衛卜居吳百餘歲肇文學始尚志身既潤面乃睟心智囊腹經笥處隱居出用世玉樹承孫枝侍挺靈椿篤仙桂

李詹簿像贊

厥產維揚厥質琳瑯或出或處可行可藏揮麈烏衣之巷寓君紫羅之囊遊遨徜徉逍遙江鄉挈引祖老氏之玄經著述紹鄴侯之縹緗庶幾乎謝紈綺之習而登大雅之堂者與

彭美徵像贊

此美徵彭君像也市隱而愛文居華而尚質慕倜儻之風而力不從心抱軒岐之術而名不迨實幽致則相如之琴心高懷則劉伶之酒德雖非彭宣之徒可入馬融之室其斯以爲吳門之逸

朱隱君伉儷像贊

此八十三翁朱君暨配汪碩人像也聽其儀鄉邦之耆觀其妃室家其宜擬鹿門之偕隱若會稽之齊眉刑家則萬石之醇謹內助則百里之扊扅儼堂上之二嚴撫膝下之三芝頌折檻之風於祖德衍考亭之澤於孫枝庶幾乎葛

天氏之遺有唐氏之黎歟

汪禹乂像贊

昔爾逢曰於辟雍鬱乎眉峰其九疑之美蓉今爾逢孰肖爾容皓乎其翁其徂徠之蒼松阜爾詩筒奚美乎素封隱爾墻東奚待乎高壖秀五芝於玄澗之藂茂五桂於竇林之中是亢爾宗爾目其瞑於幽宮

陳長公像贊

此陳長公像也偉乎其度充乎其容匪泰而坦若傲而恭胄遜敬仲風傳元龍派衍都下門高吳中擇術卑九轉之技窮經爲二戴之宗青陽則鴻漸於士林皓首則蠏蚑乎黌宮遇南洲之英豈必榻之懸下在江左之選共推床之宜東琴酒不遺乎泉石城府寧設於心胷繞膝羅竇林之桂屈指官泰山之松蓬藋巢雲不厭乎白屋綜綸計日奚止於素封其斯以爲陳氏之長公也歟

張長公像贊

偉爾顏璟焉瑯玕脩爾髯鬚飄然羽翰考不疚於内省徵無礙於逵觀咸家則謹人所易閱墻則忍人所難邁五桂於燕山雋八龍於潁川方優游於泉石討閱歷於歲年胡朱輪之弗待而素封之獨偏祈綸音於身後遺口碑於生前吾於其下壽之未臻而因以覩夫未定之天

張進士像贊

唐八元周八士爾克長亦克類偉乎楩柟豫章之材儼乎清廟明堂之器遊鳳城而刻鷹既膺顧鴈塔而香名將記暫窮經以埋輪遄澄清而攬轡豈惟昌大乎金吾之門閭抑且不媿於文成之苗裔者耶

頌

紫芝頌爲經師少叅杜公壽

煌煌紫芝疇植其根燁燁偉人肇基東原名高善斷仕筮平反翡聲玉階端委金門燦燦神芝厥色惟紫黃龍競耀青雲媲美光生九莖齡延千祀氣和入室德比夫子於顯芝靈協德帝庭匪披其圖亦握其形誰其象之唯茲德馨九德三命爲藩爲屏若漢稱毋未傳解綬鄉推典刑賓崇黃耇壼先五更宜采三秀善養是臻徵彼芝茂芝茂南榮時及朱明稱百歲觴酌茲耆英謝樹繞膝竇桂連檻孫曾羅拜冠蓋逢迎藐予小子曩厠都養傳經董幃附驥馬帳顧蒙雖啟當仁必讓皓首於茲幸侍几杖舊遊楚蜀新風鄒魯林間爽龍物外叔虎宪心聖域斂迹公府垂裕遺安貽謀雋祜清德彌劭雅操益堅掩關習靜端居守玄非松非喬爲儒爲仙何偓何佺永永百年

偈

布袋和尚偈

肚皮裏包容得怕口袋裏着落不得口袋裏着落得怕肩頭上擔當不得包容得着落得擔當得笑人不識那知我是佛

墓志銘

孫氏墓志銘

始予與孫君敬植爲莫逆交也君方以業醫從封君劉先生遊先生才君盡其術授之不啻若長桑之於扁鵲也迨先生子貴又好爲東山遊病者艱迎先生則迎君代先生治君視脉息酌天時藥之效輒奏於是君之名籍籍與

先生埒病者家爭餽遺君君罔計其豐嗇惟病是治即罔有餽遺亦惟病是治然性故好客隨所得餽遺以沽酒擊鮮客至便下榻投轄或方對客爲杯酒歡而迎者至則請若父主之不令客中罷也父亦倜儻多逸興能敬愛客第不問生產故及君臥病不能視人病則家仍食貧探橐中無餘金至死之日幾不能葬病者家德君咸相與謀曰君曩故活我輩而我輩可以君之死死之耶於是爭賻君君之子士宣亦從劉先生業醫未大行也而能竭其力辭諸家賻以畢大事時則隆慶辛未十二月十八日也君事親孝交友信仁以濟物廉不望報宜爲天助祐而享年不永人方惜之無何而病者家迎君之子視病藥之效亦輒奏其名稱復與君埒而諸弟亦振振能事厥祖克厥家人皆知君有子而不死矣方是時君之父年躋耆耋步履飲食如常君不知君之死也去君死之年凡十有三而後終君父諱燕字子成世爲吳縣人生於弘治乙卯四月十八日卒於萬曆壬午二月一日享年八十有八配陳氏繼胡氏是生君君諱梓字敬植生於嘉靖庚寅八月八日卒於隆慶庚午七月廿一日享年四十有一配顧氏生五丈夫子士宣娶計士朗娶李士昭娶唐士昊娶錢士燦聘袁女一適郁夢詔士宣等卜以萬曆丁亥四月十四日舉大父柩

葬之於吳縣靈巖鄉梅灣山之原就君曩所葬處處其中而君仍爲之昭焉義不得舍君之父而銘君又不得以君先葬故未有銘而獨銘君之父於是合而爲之銘命之曰孫氏墓志銘亦猶南陽之稱原氏阡也銘曰

孫之爲孫思邈之業世猶存鬱乎松門子先考後同斯原鑿山足兮培雲根瘞吉壤兮以庇爾後昆

林母樊宜人墓志銘

初蒲中林公之守蘇也菁莪棫樸之化彬彬焉某廁郡黌被甄拔爲高第弟子用是得公起居狀甚習當是時倭夷山海遊豕突吳地城中戒嚴公調兵理餉出入戴星或冒

風露與守呷者同寢食而饔飧寒燠罔有後時咸取諸宮中徵廉之知有樊宜人爲之內助也追公擢副廣憲某等送之江上公出公子見諸生謂某曰子遠大器異日必以文章氣節知名識吾兒毋忘通家之好哉某曰不敢問之知爲宜人出也自是以毋老不赴公車雌伏草野無緣通候寥寥者數年於茲矣曩歲有客自閩致公子一緘始得公子名啟讀琅琅方喜公有子讀未竟而書秋以挽公辭爲委乃得公訃不覺泣數行下其明年又得公子書則以詹使君所撰樊宜人狀介以薛使君書屬某銘宜人之葬夫當代徵文必於通顯斯足以光昭先德罕有及山澤之

臞者且也薛使君嘗以髫年受知公又雄文藝今又按閩獨不肯吐一言爲佳城輝煌哉而推轂某公子又惟使君言是聽越二千里走書幣徵文於某何哉顧某爲公門下士感恩最深二三年間一哭公再哭宜人獨不能以素車白馬効炙雞絮酒之虔則於斯委也又何敢以賤辭按狀宜人本江北人公官留都省垣時未有子求令族女爲生子計乃幣聘宜人爲次妃宜人既歸於公任身就館得雄未嘗以自德事其嫡龔夫人效小星之義龔亦禮愛之迨龔逝乃總家政潔蘋藻睦宗姻御臧獲和而有條嚴而不嗃公所敭歷廉訪左右轄宜人必從必慎扃鑰侍者不得私市民一帛公治行卓卓政聲籍籍宜人有助焉宜人禀性醇敏不喜紛華暇則讀孝經列女傳旁及稗官諸書悉雖身不踰閨閫而舉動有丈夫氣戊辰之歲公以血疾不起易簀時以子少爲念與後事囑之宜人宜人衘哀理家扶孺撫孤喪以禮成族用敦睦課子力學俾隆師友雖孟之三遷陶之截髮莫過焉辛巳乃克葬公啟竁之夕宜人過哀嬰病竟劇公子謀爲醫禱宜人則曰公既葬子亦克成立未亡人事畢矣何求生爲乃以簪珥所襲藏貽之宗戚至彌留時猶諄諄以勉學立行無替厥先爲公子囑宜人亦賢矣哉宜人卒於萬曆壬午二月有二日距其生嘉

靖甲午三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九男一即東榮庠生娶洪氏憲副女也女二長適徐明府子霑次適王大叅子德泳孫男二長士賢次士貴孫女一葬之年月日則丁亥仲冬廿又一日也地則公之兆之右也銘曰

生江北歸薊中篤厥徧延林宗寔克相我公捂裴辰龍吉土是封玄宅之右爾與同是厚爾終薦辭用彤徽音其罔有窮

華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予讀唐史至安金藏剖腸以明主雷海青慟哭以死賊敬新磨滑稽以致諷未嘗不掩卷歎焉天下固有沾沾以士

行自喜若曾彼之兆若固知慷慨節俠之士九流衆技中無不有之不可以方論也若華生非其人哉華生諱仁字元卿爲南齊孝子之後其宗黨盛於無錫至生之祖嵩始占籍長洲焉有子四人長曰賓配王氏是生生生而秀爽就外傳即推其能文當是時其家故殷厚生得肆力佔俾迫賓棄世家漸以落生出小試有司不售遂咈然怒曰今之仕者優耳吾優而仕不可乎即群里中游治子相與習秦青之技不越月而能之且稱雄焉其宗有學士公者聞其如是將召而樸之孝子祠中而改其所爲而生不顧也出是城之内外以及鄉邑凡召客必百計致生即郡邑

大夫亦以得見生爲幸由生有慷慨節俠之氣托優以自見故雖千載上下可合而爲一人無異者固知孟之於叔敖非誣也然生自高其門閥又挾其技能視同儕蔑如耳又好美髻帽盛衣飾不屑與同儕同飲食有召生者毋先家食以往至暮延生飲徹拂袖去人固以是峭之矣適河間董有慕生而窺之者擲果焉而生惟好奢好俠不樂聞淫奔事實未嘗以琴心挑之乃有無賴子弟假托生而亂人室者生微聞之即棄去所爲將客遊吳楚間以趨什一之利而朋儕惡其去已乃相與說其事籍籍爍金而生見捕矣是時郡侯方以風化爲重不暇廉其事鄉郡士夫有憐生者亦莫敢救竟死獄中先死之一日作一函寄予槩千言大畧云公昔曷我以無美巾服而我不公聽曷我以無輕朋儕而我不公聽曷我以遠嫌疑而我不知遠負長者教死宜耳誠不敢惜七尺爲明使君彰三尺法顧死後得長者一言以光寵吾幽雅吾諾吾目乃瞑付其邵倩懋文致之予予諾之詰朝懋文來則生訃俱至矣可哀也哉生性孝友重然諾敦信義趨人之急惟恐後獨不能降氣下人以買禍可哀也哉生生於嘉靖甲辰九月六日卒於萬曆壬午二月一日享年三十有八配陸氏生一女壻即懋文而以懋文之子某爲後冐姓華氏夫賈充貴而顯

而心事則晦生貧而晦而心事則顯皆以異姓子爲後天耶人耶生之及也陸氏蓬首垢面匍匐求救雖蔡琰乞疾足於曹公無以踰此盇亦可謂婦哉後生六年而卒卒之日爲萬曆丁亥七月三十日距其生嘉靖丙午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懋文卜以是年九月四日舉陸氏柩合生之柩而葬之長洲縣武丘鄉之新阡來告於予予曰宿諾也乃爲之銘曰

爾才則通爾遇則窮技之工而志獨雄是不令爾終而禍惟爾耦佳城之豐伉儷既同吾銘爾之幽宮斯封斯崇

祭文

祭宋秋官考甫文

惟殷王之苗裔兮挺儒宗以發祥邁懿德以好修兮播芳聞於郡黌㢈鶚薦於京闈兮乃鴻漸於銓衡剌武岡之劇州兮克慎勤以流聲歷槩薦以晉階兮貳衡郡於九江飾江防以保障兮偉東南之長城績既奏而內轉兮虛郎署以延登佐爽鳩以平反兮雲司推其得中迨三載之及瓜兮當明試於未央感秋風以思蓴兮遄謝病而勇退匪雲月之肆志兮懷廊廟之憂瘁詎陸賈之橐裝兮亦萬石之遺智擬起家以即拜兮胡為乎丁此凶也雖稀齡之既陟兮亦筋力之尚稚也嗟典刑之已矣兮咸老成之是恫也

矧絲蘿之叨附兮痛喬松之云摧顧蒹葭之失倚兮攀玉樹而興悲覩靈輀之將駕兮儼音容於素幃感知已其莫作兮臨淒風以涕洟爇清香以奠濁醪兮冀明神其鑒之

跋

跋沈啟南玉潭小筆

予生後啟南先生幾卅年而遥不及見啟南先生予家去玉女潭四百里而近未嘗遊玉女潭因此卷得神交先生又得神遊玉女潭何幸哉若其點染高妙詞翰古雅具眼者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無俟予贅也

跋琵琶行後

予讀琵琶行而重有感焉夫在遷謫中送餞正毀譽易生之日乃因聞琵琶聲召商人婦彈之座上且為作琵琶行傳播之見者不以為駭聞者不以為非樂而不淫有若國人不稱其亂者其風流率真可想也自宋季講學以來動欲繩趨尺步此事遂罕聞見即有之則謗議滋起矣古今懸絕如是哉叔實寫得是圖自謂逼古屬予為書此行予時適有計偕之役未遑及也迄今廿年盡再易主偶得重閱忽憶宿諾漫為書一過弁志所感云

談輅續

世人多好名不知名成而毀隨之不若無名之全也世人

多好利不知利入而害隨之不若無利之安也是故仁者不近名君子罕言利

夫爭名者名必損爭利者利必奪故黃霸之聲減於治郡石崇之禍至於墮樓可不戒哉

今人營營謀利不知止足將為身計則身之壽考不可知將為子孫計則子孫之賢否不可必

知鬼神之不必有知則不當祈福知鬼神之必有知則不當為非

瑚璉飾而闕焉不若燕砆之在璞也梗枏斲而小焉不若樗散之在山也故才有以不試為長力有以不賈為勇

火見日則熄火之不如日也明矣然隆冬濡衣見日猶遠
向火則釋無他大而遠不若小而近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猶云言過其行君子之所恥也此恥字直貫下朱註以恥其言過其行分作二項又以過字爲欲有餘之辭誤人不淺

孟子齊人章後云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語意謂其妻妾不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是以不至於相泣耳誠知其可羞無異於齊人則不至於相泣者幾希蓋婦人語以夫之乞墦則知其可羞語以夫之求富貴利達則不知其可羞而孰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固無異

於乞墦也何朱子添一見字謂其妻妾見之而不羞而泣者少矣若然則求富貴利達者之妻妾豈皆老萊之妻梁鴻之婦耶大失孟子語意矣

前人言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予以爲在馮子都爭道時也夫以功臣家奴敢與大臣爭道至擊御史大夫之門御史叩頭乃止其奴既不有大臣其主又何有於君則芒刺在背何待驂乘如此而不赤族未之有也豈待驂乘然後爲禍之萌耶

漢人謂臣父清唯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及子病不寐兄子病夜十起就枕輒寐此俱是吐露情實卽所謂誠

至宋人口口說誠而動占地步如此等語却少

王猛之於慕容垂知其必能興燕燕興非秦之利故始終勸堅害之至伐燕時以垂劍詿令使之犇燕亦是爲秦計耳說者以猛嫉垂豈定論哉但燕之興廢垂之存亡秦之盛衰自有定數而猛欲以智術勝之是爲不知命耳

唐肅宗靈武卽位建寧賜死二事父子之恩已薄則君臣朋友可知且建寧賜死時上皇在蜀爲有父在而擅殺其子者又何有於故人鄴侯所以不受官而數數請歸者豈其無見於此哉

郭子儀之仁義可化強暴李光弼之節制可禦強暴方史思明以十三萬人降假令命副令公或可潛消其叛逆之志因借其力以平慶緒而寵以封爵移其兵柄何至復反乃直以光弼之嚴繩之如追放豚能無反乎卽劉展亦將才但當羈馭乃無故欲圖之更激成其反肅宗將將如此非鄴侯在內郭李輩在外豈能成中興之業哉

宋人於張公藝書忍之對譏其不以婦人不預外事諷高宗何其持論之腐也夫公藝民耳身非大臣職非諫諍可因問而進言乎褚遂良以先朝舊臣受顧命言出而

身死矣耕令公藝有言則朝發而夕及且將爲九世同
居之門累爲在其爲保家之主哉
陶淵明閑情賦梁昭明以爲白璧微瑕宋廣平梅花賦皮
日休以爲嫵媚語不知萬物僭什四語豈果以嫵媚卒
乎何譏之誤蘇長公議之而皮之誤未有人攻之者可
見作文固難論文尤難
嘗觀勸學文如云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
子爲庶人如云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是未勸之學先
教之以計功謀利不知學之謂何而營營於此以此自
勉亦不過謂今之學者耳必如忽謂今日不學而有來

日等語始得學如不及之意
古人謂勞於求賢言求賢之難也今糊名易書則以記誦
僥倖而甚者至賄賂關節將鄉舉里選則以矯激釣名
而甚者乃干謁負緣
科場命題多有見主司賢否底蘊者若張桂用事時方韓
二公以君子尚德二句富貴不淫三句命題便自寓不
詭隨意迨江陵握權時諸子相次登顯要隱然覘法曹
馬而命題者亦多以此類逢迎之此與褚淵王儉輩何
異其不爲何點齒冷者幾希
予纂文選註既成客有持示一貲游貲游初不知爲何書
及閱其目云張君誤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
歸以語予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
不失笑
類書數種頭緒頗多若事文類聚本一書而又分爲六集
尤爲繁碎可厭予初意欲合數書爲一書更加刪訂去
重補闕似於藝苑不無少益第早年中歲困於佔俾今
既遲暮精力不逮矣安得有後進好事儒者成吾志哉
萬曆丁丑以來文體漸變至乙酉丙戌間則專尚詭誕濫
觴極矣識者憂之無何沈大宗伯以士風日漿文體益
壞疏請嚴禁約以正人心謂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

語而用鑿朴散淳離經叛道以空虛不實講爲妙以艱
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爲博聞道人間不
必有之言爲玄句句苟奇矣理不必通辭苟新矣題不
必合青天白日之下而爲杳冥魍魎之談皆切中時弊
得　旨着實舉行士風之變端有望於此疏可與孟子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同功令時亦不獨時義
之弊爲然第大宗伯言未及之耳其作偏其逐臭者當
於平旦之氣求之
讀何李集知二君少甚相得迨才望並盛各立門戶則李
漸嫉何何不覺也聞何易簀時囑門人以集序屬李而

相知者窺李之微竟不以爲殆亦有見文人自立門戶
者喜人效其口吻便謂是他路畫人無論果是如何極
口許可若各立門戶才望相埒必遭詆毀故有識者寧
爲卻掃毋事游揚

座無尼父安辨顏回今人好議論人長短辟如身不在堂
上而欲論堂下人曲直已爲有識者所笑顧有疑心信
耳者惟其所低昂而高下之何異矮人看場按圖索驗
尤可笑也

文太史詩雖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何後生小
子疾其名高但據朮選之集極口毀訾迨國博那博之

作但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
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峯本翠禽猶在最高枝等
句及張公善權二作亦各有致可盡非乎太史女孫王
子美者更好學號爲博洽亦能詩嘗作明妃曲有云當
時只擬殺畫工誰誅妻敬黃泉道即收之彤管堪譏謝
人

彭孔加淸脩若節和而不流至不嫉人所長不諱己所短
尤今時所難若詩文不無應酬而可傳者自居十之五
六身死之後諸孫既不克負荷而近梓一集又揀瑕棄
瑜不朽之計將無可倚不知天之報善人何以若是薄
也

徐尚寶貞明議開懇中原荒地已有頭緒不知誰沮之竟
爾中止此議若成則不惟江南賦稅可輕而北方水道
既通曠野既田盜賊亦弭獨力任事卒無成功惜哉

顧禮部梁林初爲申政府同筆研友迨成進士即以親老
得請家居數年終養謁選則申已當國顧猶以故舊自
處迎春侍教荊門者訝不欲逼顧徐云第通之政府不
之罪出後以賓禮送之門視其登騎而從人知無此例
則騎已先引避矣賓主久待適行者以政府送客故避
下馬乃牽其馬與顧乘之既別乃易馬而去當是時舉

朝嘲顧以爲不知體也獨不曰大將軍有揖客乎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爲準熟於
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
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
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又
似出於蒲州

予友顧名甫自常山學諭遷國子學正歸路經錢塘江夜
投宿店過一舊識武林俞四者與之周旋同夜酌云此
舅家姓丘故代爲支客耳詰旦送之出門名甫抵家向
予言曾於江上遇俞四予故知俞四死已久適坐客有

方往弔之而歸者共相視愕然無何名甫病作竟不起
然則所謂舅者豈柩耶丘者豈丘墓之謂耶
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半夜大雷越三日蔣少叅自角直
入城傳說其鄉一人載毋同出借米得五斗歸至吳淞
江乘毋就江中洗手擠之入江人無知者歸已暮遇雷
雨便惶懼令妻以大缸覆已妻疑之因語之故語未畢
忽失所在明日其人擊死江岸與毋尸相倚而口含毋
乳孰為天道遠哉觀此可為不孝者戒
昔人謂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夫出水而濡物性然也
入水之乾從何辨之明理者可為捧腹

北詞有黃鍾大石等調然不可以律南詞也南詞果有之
則東嘉諸君當先為之矣何近時妄以八音分別若東
風一夜冽一闋亦自豔逸即以醉扶歸繼香羅帶啟香
柳娘原無不諧而乃妄加删削似小兒強作觧語癡人
翕然宗之又何異矮人看場

處實堂續集卷之四

處實堂續集卷之五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戊巳稿

四言

倚伏詩

茫茲禍福循環倚伏何賤匪貴奚笑非哭塞翁得馬宋人
生犢相以折脇師緣刖足客卿乃入穰侯則逐在李難封
若蹠不辱寄言世人勿事逐逐知雄守雌為天下谷

實鶴三章章六句題王大父別號圖卷

此予大父實鶴翁別號圖詠也元平則大父字也大父隱德弗耀而門外多長者車轍若文太史王別駕唐解元輩皆號為莫逆而張銀臺所稱忘年交者也大父庭蓄二鶴至則與實退則與鶴相對若實然因自號實鶴而

諸公圖詠卷帙頗多此其一耳後多散失存者無幾予弟幼于敦尚先德偶遇此卷欣然購之属予識焉予童年及見大父許以昌大門閭今不肖既負先子矣幼于則不及見大父得此卷猶見大父焉固宜珍襲以貽後之人與因為賦有鶴三章章六句

有鶴巢雲實於薛園匪實則仙維圖則存眷言先德以裕
後昆
有鳥鶴鶴誰其實斯考我祖德宜爾孫枝展思既遐出涕
漣洏
翼翼飛鳥既鮮既皦我祖云徂歸彼華表爰瞻爰念期爾
克紹

五言古

懶癖

懶性漸成癖經時不出門披衣若被鎧頂冠如戴盆況乃苦炎熇里巷兼災迍散髮謝應接日夕涉小園板輿時御母慈顏開弄孫澄潭蔭藪薄撫景聊命尊

秋雨頓寒作

一雨連信宿秋氣倏以深兼之北風涼露重寒蛩吟時序有代謝感兹傷我心安得服大丹毋令霜鬢侵

古意

予與不殺人慈母固見疑叔子不爲酖敵國乃信之孰謂敵國親甚於賢母慈忠信豈異德疑信乃若兹知否不足

論所遭自殊時

憂旱

仲夏興東菑田功當及時浹旬雲霓望屯膏胡弗施焦土成石田荷鋤亦奚爲禾秧日以槁枯槔日以疲祈丼司巫死但令行道悲火龍動訛言旱魃劉群黎山叟不聽講畢星水氣離比屋多青病何可仍荐饑三復雲漢章恫此靡子遺人畢詎有因陽亢胡獨罹巨室充積倉老弱皆飢黧貧者就溝壑富者亦傾危饔飧甘糗腹杞憂徒自嗤

七言古

題謝思忠西湖圖送其從孫遊擊赴任武林

昔遊武林泛西湖今見西湖入畫圖滿堂紫翠如可即却憶丹青不我誣飛來一峰復飛去偶與縹緲忽相遇蘇堤縹緲六橋煙岳墳彷彿棲霞樹天竺參差窺海門洞中誰復呼清猿遊騎相先渾欲語酒船競發還疑喧九里松孤山鶴月嚴明月常不落君今宦遊向西湖選勝惟須按圖索楚人忘弓楚得之何須賭墅借圍棋東山自是君家物安石風流端在兹

讀王長公元美哭弟詩作此寄慰

予昔春明哭弟時東風早折庭花枝君今哭弟鳳城裏鳳凰臺空魯麟死予弟無兒復數奇君弟貴有麒麟兒雖云

天數同歸盡足慰目前良在兹予弟初亡夢來頻夢中不異醒時真請君破涕枕席上未必琴亡夢裏人

巫山高

巫山高高湘水深美人一笑千黄金登高送遠淚沾襟夢魂不來傷我心屋梁月落夜沉沉空堂不聞瑶華音

感米

世人盡笑於陵子三公不易井上李何如金馬東方氏二十萬言一囊米江南米價如湧潮潮落米價猶然高先生筆耕甚寥寥一家數口空嗷嗷

感事示兆通

大丈夫不為甘羅十二卿即為陶朱五湖遊安能矻矻事
佔俾白首握珠猶暗投昨有客從南都歸傳聞風浪、江棘
闈勸君息肩戰藝場從我逍遥白雲鄉

為吳黄門公羡題鋟山人叔寶畫

雲川丹青推舜舉百年耳孫步厥武興來弄筆倣松雪雲
白山青宛村塢石梁策馬覓春暉綠楊一帶映朱衣御溝
澄碧照清影想見仙郎入瑣闈

胡元瑞見過走筆奉贈

傳聞卧病維揚者走使南都報司馬趣徵椽筆傳生平不
意生還過吳下江干倚棹訪遂蒿春暮畏寒猶緼袍病骨

巖巖氣逾壯入門大叫驚兒曹為君開尊相勞苦讀君新
詩欲起舞長卿消渴休文瘦别有肝腸勇如虎歸來未可
歎迷津且看斑斕歡二親仲舒自有天人策他日一鳴驚
世人

子如見過慰之

燕寢凝香晝初起投刺扣扉者誰氏跪陳北關推直臣詩
讀南陔稱孝子憶昨奪官來過予劇談抵掌何舒徐自言
失馬乃成福獲奉嚴親歡有餘今來憔悴涕如雨雙眸赤
腫不能覩斬焉衰絰未去身望門九頓不辭苦誰云賢者
不可測欣戚之間識賓主邇來輿論辨薰蕕推轂雲間應
扳尤計日銓曹勤起廢會看綸綍賁松楸

昆吾行奉送按臺滁寧李公復命還朝應丁少參命

任城使君古昆吾燄銅即剖長洲符身親盤錯試利器廉
聲先已歌萊蕪三載恩威燕召杜一夕書傳詠何怙十年
長繫兆庶心脫穎臺端天尺五江南水旱連三秋民瘼應
深當宁憂省方簡命下閶闔三江震澤成春流到時巳
獲隨車雨棲烏即是甘棠樹豈惟激揚如運斤還見仁恩
寓持斧吳黎待哺方嗷嗷往來胼胝獨賢勞百城涸轍藉
膏露四野民謡騰桔槹昔年陶冶伊誰始忝知少宰元同
里今日福星一再臨却似當時計桑梓秋風倏已及瓜期

寇君不借人怨悲江上紫烟催祖道日邊驄馬佇褰帷硜
硜曳尾慚猶昔折節叨勤問山澤滂沱歛音寄衷素風期
敢謂雲泥隔雙龍已見合延平畫繡偏宜竹馬迎旋澤於
民嬀未久願言前席問蒼生

五言律

荆溪返棹示星兒

一自息機後巳非行役身矧伊應結網當我罷垂綸經雨
花全濕迎風柳漫新所欣春酒熟歸壽北堂人

廢将

意氣感投醪生平付寶刀玉門三尺雪鐵甲一綈袍苦戰

風塵暗論功霄漢高秪今惟血淚清夜泣龍韜

題清卿大樸圖記

大樸獨紛披玄亭對結茨雖遭匠石顧猶是斧斤遺將及靈椿壽應存古栢姿無論寄山澤自足蔭群黎

沈處士

未尋獨行傳已見古人心偕隱躭蓬累逃名醉竹林過門猶荷簣入座即鳴琴何必嗣宗知噌然鸞鳳音

仲氏笑予憂食賦此自解

我亦欲行樂但少辟穀方白盡枕上髮不充釜底糧淵明謝五斗東方惟一囊俛仰至情係安能如首陽

賦得㻐岳送王孝廉計偕北上并致懸弧之祝

海岳鍾靈候公車薦剡年絲雲浮震澤旭日暖藍田獻璞應收楚登臺快入燕須知大廷對無敢在王前

病後數過友人

萬事且隨緣河清豈待年有愁俱是障無病即為仙幸得東籬酒寧論負郭田涸公知不厭聊復一陶然

混跡

混跡可容容胸明已戒龔浮生宜一葉足用藉三冬世態朝覲槿年華老種松時人好譏鳳吾道自猶龍

送吳黃門公美奉使還朝

使節曉乘潮仙舟別望遥春風折楊柳計日入雲霄民瘼悲鄉國臣隣耻聖朝嘉謀應草就知是採芻蕘

賦得澗溪

不競揔輸君悠然魚鳥群滄浪俱可濯涇渭不須分入夜深浮月因風淺度雲雖無舟楫用亦自渙〻文

送宋明府移家海虞

宦成本無玷直道自難容即拜恩非薄還家橐已空數椽卑息鷃一水信征鴻頼有君卿在循能養呂公

送韓甥景魏以醫遊京師 甥為襄毅公後

似舅宜藏拙繩先自出塵捧書投父執懷刺倚門人拂袖

江干別揚鞭柳色新須知見垣者應不歎迷津

懷毛孝廉肇明

策蹇走風塵歸與已莫春有才堪脫穎無路即迷津按劍誰稱屈投珠自為貧寧論棄繻事且慰倚閭人

懷胡孝廉元瑞

北闕辭明主東岡守故陂看花慚郄詵落第似丘為天闊冥鴻遠山長去馬遲何時共尊酒散髮坐臨池

贈別趙郡理仁甫

趙壁自連城何嫌水至清泄陽三尺在江上一帆輕左次緣官謗先驅藉政聲逵觀隨宦拙不惜慰逢迎

送劉汀州入覲還閩

郡理舊平反重來五馬尊三年將奏最千里覲臨軒綵鷁廻汀浦雲旌出薊門漢廷推吏治未許借劉琨

久旱米價飛涌得雨志喜

未雨空煩禱方來不俟求沛然露竹樹時若潤田疇雲起神龍奮風行海暑收寄言閉糴者天定勝人謀

憂米

農望絶菑畬饔飧計復疎况無田負郭寧免釜生魚數口已不足三冬空有餘侏儒應大噱今并一囊虛

立秋前一日得雨志喜

薄暮歛雲峰迎秋雨勢濃未論催一葉猶可慰三農大火乘烏鵲甘霖報土龍所欣支枕聽簷溜雜疎鐘

送陳郡理應召入京

郡理雄吳會徵書下楚材應持青蓱劍獨上黃金臺夜月江潮湧秋風片席開寧親知有便征旆莫相催

為沈冏卿純父寓題綠蓴館

卜築繞清流開蓴日勸酬心持三尾戒興寄五湖秋倚醉歌梁父臨風戀子牟莫嫌衣帶緩其柰廟廊憂

送顧明府赴任鄖城（鄖城為按臺李公桑梓）

顧榮吳土望試宰魯門遊花縣三春雨琴堂五月秋民風醇鉅野漁水淨盤溝白首無煩戴儀刑有鄒侯

送徐參軍赴浙

書記重江藩觀濤向海門清時參幕畫妙歲拜新恩夜看青蓱劍春浮綠酒尊須知徐穉榻先已下陳蕃

賦得脩齋贈張國醫

小隱吳中市韜聲肘後方箕裘綿仲景技術紹長桑無欲觀名毋清脩禮樂王牀頭春釀熟知是橘泉香

哭陳達可（陳名世顯予甥仲子為杭贅壻蜚聲黌校不幸短命作詩哭之）

飛鳴方在望摧折若為情愛汝予猶父臨喪舅亦甥泉臺埋玉潤秋苑失金聲豈必途窮處偏能哭步兵

五言排律

大雪志喜

瑞雪霏殘臘嘉徵兆有年土膏滋旱後穡事卜幾先似月通宵白疑霜入晝鮮乾元生意動民瘼死灰然縞色千林變歡聲萬戶傳擬珠還合浦比玉產藍田調爕人謀盡栽成帝力全絮飛成挾纊鹽撒慰垂涎無待歌黃竹何須長碧蓮當牕輝玉樹堆砌潤靈蕤勿問僵袁卧寧論返戴船紙宜釀春酒擊壤醉堯天

次韻答子厚宗侯

遥憐漢宗子緘寄楚狂人書到成三復光生動四隣雲烟

淩白社風物渺青蘋桐葉曾分晉桃花似避秦求親通子
建垂釣識玄眞古道誰攻玉時情且賤珉建安遺駿骨中
壘是前身尉老龎眉在途窮白首新連城懷趙璧折節下
齊民却媿巴渝曲倉皇一和春

七言律

顧禮部弘任宅觀迎春遇雨呈沈郡公

春官門第早春催綵仗迎春帶雨開令轉東皇應布澤民
熈南國似登臺佳人馬上行雲去歌者車前和雪迴莫笑
狂生巾折角爲霖貪看使君來

同高時化過周兆通池上北寄兆通

魯國風塵燕市酒揭來千里不辭勞故人禄厚交應薄季
子金多位亦高客舍蒯緱三尺劍天涯涕淚一綈袍清池
叢竹還憐汝莫待頭顱添二毛

宋明府将遊浙過予言別贈此

春風黄鳥喚人愁把酒長林說舊遊潦倒一官徒四壁荒
蕪五畝只扁舟途窮已敝襧衡刺金盡誰憐季子裘聞說
交知多按劍握中明月莫輕投

淸明日荆溪旅懷

罨畫溪頭風雨頻城隅停舟經二旬鄉心獨熱惟殘夢旅
食猶寒逢暮春破被終宵推愛子斑衣累日曠慈親路傍

名利豈吾事池上桃花應笑人

爲林江陰壽其尊君太守公

無煩太室覧眞圖仙醴遥應出帝壺茅氏二龍隨五馬上
池三鳥引雙凫藍田種就生烟玉合浦光搖照夜珠應有
釣天傳法曲登歌尾續媿吴歈

仲氏客白下者踰月矣一夕夢杜臧引巵酒進中多
荔枝紀以一律

乘舟訪戴鳳皇臺客座知嘗何處杯江上久無鴻鴈至酒
中安得荔枝來觶揚杜簣人難醉被冷姜肱夢始回別後
已經燒筆硯西堂賦草媿非才

卧病顧春官弘任周文學懋脩携具見存

經時伏枕掩荆扉二仲相尋興不違溪上酒船行且至尊
前談雪坐來霏顧榮高誼疑龍卧周顗風流亦鳳輝病裏
不堪河朔飲空慚未晚客先田

是日也弘任先至坐候懋脩劇談時事感而有作

輕舠載酒過芸堂下榻風生暑氣凉豈必醇醪借公瑾已
知逸興屬長康病疑癎癖多泉石憂入江湖亦廟廊何日
蒼生起安石即今王粲是吾鄉

米價涌貴感而作

已無南畝可躬耕敢羡東家委積盈負背秖應如仲路折

腰那得似淵明身慵奔走艱糊口智乏奇贏拙養生靈雨不開滋桂玉須知王掾價難評

立秋後毒熱連日望雨不至

虛教一葉報庭臺流火胡堪又復田不識水雲何處去未知凉雨幾時來城頭苦憶商羊舞日下番疑旱魃催豈是暴尪天有意饑民先已遍蒿萊

七夕暑甚

節序相催秋漸深赤龍當御暑仍侵似憐宋玉悲蕭瑟獨許嵇康態竹林豪客尚耽河朔飲幽閨不動暮城砧遥知霄漢雙星會番笑斑姬團扇吟

送湯文學應試南畿

清明次第發蟾枝更喜寧親定省宜豈必寶林森五桂爭如玄圃茂三芝麟經入選誇鴻漸鳳里當筵聽鹿詩計日九成陪舜樂和鳴還擬奏壎篪

題明妃出塞圖

空将淑質付天驕漠漠風塵紫塞遥青草自存胡地塚黄金莫贖漢宮腰雲中環佩魂難返馬上琵琶曲未調惟有蛾眉常鎖恨却疑綵筆未能描

題陸中丞北運遺跡 不佞為大宗伯門下士最久習閩中中丞賢方中丞為明經時大宗伯以司成在告不佞從之而中丞適有田間行迨中丞既貴官九卿大宗伯復謝病中丞給假送之還不佞下第禮闈歸舟相先後一夕抵房村風濤相為順逆退渙維谷殆甚望前路有燈熒然勉就之則一官舟已泊舟人相訊始知為中丞舟中丞亦以通家故呼不佞為夜談顧舟高下懸不克登遥報謝詰朝各解維中心藏之矣不佞幸為公家門闕之廝且蒙相勞苦今讀茲疏能無惻於衷哉茲疏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不佞不能贊一辭湧成四韻以志所感

蚤歲香名漫盈耳虛叨立雪長公門中道相望不相對方舟昏黑泊房村神交未及緘書往國計徒聞疏草存豈必峴山能墮淚不須碑在亦消魂

秋日辭客聊遣病懷

亦知秋色好斷杯樂晏驚心逸興頻結駟任君題鳳去忘機還我狎鷗來池頭花事寒仍放鏡裏年華雪已催強欲

臨風歌古調獨扶藜杖一登臺

夢贈

山中宰相醉鄉侯軒冕元從物外求避世不知經漢魏入關何必歷商周桃花屈指三千臘海屋回頭一二籌更欲尋幽雲夢澤偶逢仙侶岳陽樓

病後携尊城東過沈尚絅書畫舫

木落城隅幽興偏提壺還上米家船多愁自笑如平子博物何能擬茂先坐愛夕陽宜蕩槳行看天女欲參禪須知會意不在遠豈必乘槎日月邊

文基聖稀齡誕辰

白首燕臺賦上林歸來未淌橐中金膝前實桂看逾茂庭際田荆誼盃深通籍三朝身接武稱觴四世酒同斟獨慚累葉通家者漫奏南山異賞音

小樓

小閣巢雲非世情一從調息萬緣輕窓中紫翠西山入屋角烟霞南浦平棣萼前開輝几案桂叢後欝護簷楹護言伏櫪心千里茗椀香爐足此生

薛士立使君入賀南還夜過小齋與周兆通同坐適故年歌者一二人至

使君入進萬年觴歸袖猶携御座香獨抱素心憐契濶不辭促膝寄清狂情深卜夜霜威減興發醇醪玉漏長莫訝何戡衰總敝故人先已鬢毛蒼

為文子悱郡貳介壽

百年族望冠東吳三載芳聲起治蒲未老懸車辭五馬不須飛舄化雙鳧棣華並進中山酒玉樹相輝合浦珠莫訝一籌添海屋歲星先已報桑弧

長至病起適吳伯恒方伯書問至

夜長更鼓漫相催支枕頻驚短夢回多病酒杯弓影亂遠書空谷足音來啼饑幸免填溝壑慰勞還憐及草萊應是佳辰陽始復吹葭先暖不然灰

謝趙少宰寄月下白絹

匹練溶溶借月輝須知帛布見應稀絲綸恍出鮫人室杼軸疑從天女機只合黃扉供袞職敢於白屋綴斑衣無緣拜賜成擡首北斗遥瞻近紫微

吳幼安有弄璋之兆賦此訊之

聞君昨已夢熊羆屈指懸弧喜及期但使參軍得新婦毋論何物育馨兒珠生老蚌偏宜晚玉產藍田不恨遲朝聽呢喃梁上語烏衣應為報相知

雪後沈周張唐四郡公携具過小園

報道軒車訪薛園喜扶僵卧掃柴門連珠照夜凌氷檻群玉成山倒綠尊野菜可留鱸膾興醇醪能挽驌驦轅從知餘雪須高詠應有陽春座上温

答宋文學叔意和韻

出處何曾有異同豈於飛伏辨雌雄絕憐弱冠青雲客歲晚還儕白雪工夢度九峯吳市近歌來三泖冀群空衡門不是龍門貴却喜通家刺已通

園梅盛開喜而有作

繞屋遍開三十樹巡簷喜占十分春香生即是羅浮夢色照都成姑射身風信未催吹笛客花神不負灌園人廣平已老雄心息作賦徒驚物候新

公瑕携具過小園觀梅湯成一律并邀同賦

小軒高唱鬱輪袍花發春先與自豪未許長庚吹玉笛喜逢公瑾過醇醪風生短徑清鷄石日照叢林白鳳毛老筆定饒東閣賦莫將口吻學兒曹

新正廿三日大雪

去年殘臘餘三白今歲春融忽復來豈是陽和尚濡滞故令淑氣暫徘徊将舒楊柳看仍勒已落梅花擬再開我欲乘舟無事訪不妨扶策獨登臺

聞歌重悼子繩

新聲入耳幾何時寂寞於今起夢思不恨少年辭世早獨

嬿老眼識君遅雪消蕙草三春盡月落空梁五夜疑絃絶已無山水意異方之樂使人悲

古意

車如流水馬游龍蓬島瀛洲在九重燕市酒人猶撃筑漢京豪客已鳴鐘牀頭寶劍千年秘肘後黄金萬户封總是天驕塵十丈紫雲常護茂陵松

寄題愁成王孫握蘭社

武昌高館鬱蘭叢作賦應知臭味同神女不須行暮雨大王元自振雄風邀賓共擬梁園在開酒還教白社空聞道佳來多勝事雙魚急為致詩筒

次韻答孔炎宗公

天孫尺素慰離憂三鳥來從海上鷗家世裁圭桐葉貴心期招隱桂叢幽兎園授簡俱神往梟渚浮舟亦卧遊門下應劉知不減喜傳新藻下滄洲

五夜枕上漫作

鳫燈殘焰半明樓夢破靈窓宿靄收風動五更花作雨寒生四月麥成秋壯心未已空悲驥短褐難逢只扣牛病起荷鋤稀種藥紙須萱草足忘憂

次韻答趙仁甫郡理

憶昔池陽渺十洲素書曾寄亦沉浮高山有意憐同調明

月何須歎暗投塞上風塵驚失馬酒邊談笑狎飛鷗北堂共喜靈萱茂日夕承歡足解憂

己丑夏五大旱撫臺周公虔禱不雨按院李公将至先是戊子秋旱李公下車即雨

舊雨隨車直指功今年亢旱豈無同中丞未協山間夢少女空占樹上風澤涸桔橰何所用川枯舟楫詎能通漢陰抱甕本吾事汔至其如井養窮

喜雨

經時旱暵苦炎埃薄暮涼風送雨來仰協畢星占水氣頻徵封蟻對雲臺千林濯葉田春意萬户歡聲殷夏雷已卜

嘉苗雙穎合呼兒先遣一尊開

感民謡作

漫論粳稻自東吳　天子憂勤言有無作雨空勞賢宰相蠲租不獨大司徒三江碧浪全疑陸萬頃青苗半欲蕪聞道民謡須柱史隨車何日慰來蘇

凌錦衣護從　潞藩之國便道歸省還朝贈之

帝子分茅出薊都侍臣啣命護雲衢輝承棣蕚添行色澤溢天潢潤使符驛路餞鈞青玉案名藩禮重執金吾歸寧莫恨王程促環衞方須照乘珠

新都有客自東昌還居上海

新都豪俠客東昌攬勝江南逸興長三泖烟波湖上棹千金寶劍槖中裝洪崖徙宅開新賞葛稚移居即故鄉聞道華堂多瑞氣已知賀燕在雕梁

七夕得都下書時廟堂方以　視朝為請

嵯峨金闕仗經綸千里音書問釣緡此夕彤廷延鳥使幾時絳幘報雞人江南旱潦關民瘼塞北烽烟探虜塵莫笑杞憂深廟畫古來藿食是謀身

贈别顏國相范卿

平原家訓足名家况有縹緗富五車官比江州白司馬還同洛下賈長沙三都詞賦千秋業萬里遨遊兩鬢華聞道乘潮應挂席須知八月是仙槎

賦得黎川晚霽題沈山人册

老去休文小隱賢風流標格至今傳百年世賞黎川勝一縷心香梵宇偏潦水烟光猶漠漠落霞飛鶩自翩翩蓮臺更有遺容在好證三生石上緣

送沈清卿入京携令子同行

殷勤挾纊一綈袍江畔驪歌感濁醪水淨雪川卿月迥雲開帝座秩星高長河挂席青簾舫驛路傳經白鳳毛想得離宮出遊處春晝知欲獻櫻桃

劉太學枉顧有作報之

輝輝玉樹出中庭須信名家有寗馨多病馬卿應是渴少年劉向已傳經閉門愧我頭先白傾蓋憐君眼倍青三徑掃除知不負草堂昨夜帶文星

李夫人

舊事西京閟九重香銷别殿鎖芙蓉椒風一捲龍鬚席桂月頻窺馬鬣封草宿故宮誰協律苔深戚里不鳴鐘帳中忽見依然去腸斷朝雲十二峰

題蔣太守玉蟾山新阡

一丘何必按青烏三徑先徵夢玉魚道士無煩厭龍虎仙人已為化蟾蜍滕公石槨千年室原氏新阡五馬車地脉

定從方寸得應教吉壤屬元輿

贈吳二習甫吳為沈啓南氏外孫

道子箕裘屬後人相城宅相彂君身觧衣盤礴自能事簪筆苦辛還絕倫無意信今可傳後有時擬古卽成真百年將半已如此會見老來猶入神

秋晚池上

池頭秋晚一姿姿身外浮雲柰我何最喜向長婚嫁畢不須陸賈槖裝多松筠亦可成蹊徑魚鳥元非罣網羅湯說輞川饒勝事城東別自有維摩

有感湧作

從知酒肆好藏名滿眼升沉一達生幾見桑田經海變可容人壽待河清三江市隱同梅福五嶽神遊亦向平短髮不須羞破帽已將蘿薜作簪纓

贈曾孝廉人倩下第春官歸

竭來萬里倦遊身賦就三都兩鬢塵嶺表容君重結綱江干媿我老垂綸到時雪涕過殘臘歸路風雩及暮春計日飛鳴應可待佇看挾策對天人

分得震澤為李使君賦

包山北望眇東阿雲樹連天紫氣多壁立數峰俱砥柱江洋萬頃盡恩波隨車時雨孚輿論動地春風起櫂歌不是九重慳借寇彤廷方欲待鳴珂

夢文太史公寄予扇頭詩覺後次韻

三島啣書出玉京一緘重見故人情扇頭翰墨新題字天上脩文舊策名此日鴻冥慚後輩昔年龍卧憶先生閑關已謝西州路腸斷寒宵短夢成

葉處元諫議書儀見存

私車久已謝追隨夢冷長安躍馬時豈為平津開閣晚自緣魏勃掃門遲支離生計餬予口粗糲儒餐媿母慈青瑣故人勞見憶雙魚忽下鳳皇池

鄭思成户部以詩見示奉贈

使君幽興託風騷逸思翩翩付綵毫通籍十年應官拙齋糧千里亦名高經綸自世弓裘業出納猶親案牘勞谷口不須猿鶴怨池頭方惜鳳皇毛

石湖會葬魯望志感

石湖風物使人憐故賞心驚石上緣覓博十年居士服煙波一棹孝廉舡眼中鸚鵡生前酒望裏牛羊墓上田湯說中郎家學在豐碑誰為勒原仟

五言絕

季布

古人推季布一諾千黃金今人重然諾應存季布心

風露

風過書動几露滋蛩吟壁風露自無情亦足破岑寂

平康曲

昨日君憐妾今朝妾憶君空令淚如雨不復夢行雲

讀高禮部餞刑部疏

奕世掌絲綸皇恩重𦀌臣須知折檻者不是掃門人

古意二首

刺繡妾應留行役君須去朝來春鳥鳴却是傷心處

妾命風中絮君恩水上萍命於恩比薄不得怨卿卿

春遊

春花不浹旬春晝忽以夕急須秉燭遊況乃婚嫁畢

徐少宰寄示義田役田帖

敦睦仁恩洽均徭義澤流須知登𦀌鉉博施徧神州

周令君示吴縣緩徵帖

次第催科政申重涣汗文寄言諸父老不得負神君

景魏自荆溪歸亡其愛女阿黍慰之

敝刺懷歸晚空山瘞玉深須知金谿戚應作棄瓢心

七言絶

題休承張公善權二洞圖

披圖溪上物華新舊雨凋零三十春百里名山身不到神

遊八極是何人

贈妓并戲主人

穠粧嬌臉出當壚我見猶憐況老奴只恐明朝又中惡風

前且莫舞氍毹

白頭吟

琴心昔日試成都那得邯鄲車獨無若謊相如情不薄還

來一問舊當壚

題唐觧元杖頭錢小幅

溪流一曲足風烟鹿夢初驚野興偏莫謂錦囊惟繡句杖

頭還有買山錢

添字集句

誰云死別已吞聲腸斷看山獨送行一自曲終人不見至

今嗷嗷夜猿鳴

豪飲

當時豪飲竹林同投轄何須陳孟公寂寞於今成獨醒空

樓支枕月明中

題鴉鵲圖

鴉鵲聲中辨吉凶鴉鳴鵲噪若為同須知禍福常相倚不

信還觀塞上翁

七夕

歡娛何暫恨何長一夕空勞渡鵲梁不若從來不相見須知牛女羡參商

懐子繩

平臺酒次芙蓉月曲沼歌邊楊柳風一自遂山徵協律秖今惟有夢魂同

久旱得雨適按臺李公下車

片雲信宿望全無一夕歡騰涸轍魚御史自來推決獄到時應有雨隨車

白露日夢俞僉憲士立

白露横江秋氣催使君歸未夢先來經年儲得牀頭酒計日還傾花下杯

樂毅

昔年樂毅自魏徃今日封書從趙來假使郭隗身尚在應知悔上黄金臺

殘編

東方讀書一囊來劉向傳經三十年老去未能燒筆硯閒來時復檢殘編

塞上曲二首

傳聞天子勒撚然正是呼韓欵塞年為語胡兒休牧馬只今飛將欲臨邊

邊庭車馬獨閒閑萬里黄雲閉玉關湯說匈奴射鵰手停鞭揮淚過陰山

逃亡謡

兩年逋負一時償更有催租吏下鄉漫道秋成堪作樂相傳長策是逃亡

設小坐於家人出入處解嘲

斗來一室僅容膝掃去萬緣成鏡機湯學監門抱關者不同空谷足音稀

感事

已夷舊宅鞠為田未墾荒丘生野烟昔日孟嘗門下士河濱別候入京船

奉和趙少宰賦靈洞山房十二景

然藜鳴玉紫宸朝別有烟霞洞壑饒綵筆只今千氣象舉徵應見赤城標 右古洞棲霞

雙開玉鏡戲銀蟾不待珠光夜色添應是玉樓懸倒景千秋常挂水晶簾 右天池漾月

躋磴梯巖四望周孤高不許衆山侔白雲何必重回首紅日應須近舉頭 右中巘干霄

誰移海上玉芙蓉環繞羅關三兩重欲問飛來自何處巫山今作九疑峯 右三山環壁

豈必縹緗富石渠絧雲深護鄴侯書何當負笈尋真去問
字還來辨魯魚　右石屋藏書

翠微寒澗激琳瑯疑有牙琴奏石牀礪齒不須重洗耳清
朝元自待含香　右澗泉漱玉

片雲忽過楚王臺授簡應誇作賦才莫訝無心還出岫九
天霖雨待君來　右片石飛雲

氷崖飛霰鎖璚枝想見袁安僵臥時莫道陽和易銷歇孤
高常駐歲寒姿　右璚崖積雪

湧憐蕭綜百愁生古寺踈鐘雜梵聲大小若為隨扣應東
隣今是舊司成　右梵刹鐘聲

孤亭山半息歸樵相對都忘山徑遥莫怪夕陽喧笑語主
人元不厭芻蕘　右山亭樵語

笙簧隅水奏松風曲逕巢雲鳥道通正是煕朝須碩輔豈
容弘景在山中　右雲徑晴松

一行濯濯帶烟汀雨過溪橋春漲平誰道千秋彭澤栁風
前曾寄上林鶯　右溪橋烟栁

戲示筆工

多着毫毛少着麻牢椿斑管莫敧斜但將紙上供行草不
用庭前掃落花

傭書

君平賣卜頭應白季主吾廉思獨玄莫笑傭書殊鄙事積
錢亦可助烹鮮

殘梅

交加玉樹半離披彷彿羅浮夢斷時莫恨風前易零落孤
標還駐歲寒姿

西山種松二絶

萬壽神宮紫氣重廷臣交疏辨來龍金臺桃李無人植盡
向西山學種松

明詔採松期六尺庭前丈五作龍鱗須知種樹猶如此莫
笑馮唐易老身

題馬姬畫蘭竹

竹翠蘭芳身外身湘波曾待月傳神秦淮別有濡毫處豈
必崔徽解寫真

白鷗

曲池曾借一雙飛淺水蘆花見巳稀何事滄江偏易狎烟
波深處自忘機

園亭春暮

小園三月物華新寂寂池亭生網塵一任桃花自開落巳
無歌扇度陽春

小齋春暮

沉香縷爇紫烟生棐几蒲團無世情支枕不知花落盡起
來惟見綠陰成

泛舟

蘭橈桂棹泛菰蒲雲白山青酒一壺到晚何妨隨處泊風
波元不在江湖

雨中池上

知魚何必俟濠莊驟雨新波錦鬣張永日捲簾池上坐悠
然吾與爾相忘

為人題素綃二首

織就巫山一段雲千絲萬縷若為分別來紅淚知多少點

點從前說與君

冰紈一幅奉晨昏不待迴紋亦斷魂此去君偎新粉面須
知曾拭舊啼痕

戲問茂實

聞君聽講學參禪我獨抛書日午眠君罷講時吾睡醒不
知真覺屬誰邊

題秦嶺吹簫圖

豈是吹簫近五城曲終身已在瑶京一從鳳去無消息夜
夜緱山空月明

榴實

小庭秋入火西流滿眼繁枝實海榴笑口齊開報多子須
知滚滚出公侯

夢中口號

隔簾聞說謫仙才入座龍團止一杯正是相如病消渴金
莖玉露自天來

分詠瀟湘八景得山市晴嵐

霽色朝開紫翠繁千家貿易動村村洗粧村婦看山出不
是城中倚市門

嘗肉食未得自嘲

劉郎不得子鵞炙畢卓何緣持蟹螯老我未能安藿食擊

鮮猶欲溷兒曹

紀夢

當時相對已忘情此夕相逢意獨傾自向夢中酬一諾不
須石上證三生

己丑秋日鴛鴦再歸二首

看花不羨宜春苑避暑應過銷夏灣自去自來如有約年
年秋入辟疆關

太湖三萬六千頃鴛鴦七十二成行誰謂曲池惟半畝烟
波亦自足翱翔

題群仙拱壽圖

西池王母讌群仙南極流輝寳婺懸何必人間論甲子即
看桃熟已千年
題停車圖
倦游無乃似相如牛角疑懸後漢書清世豈無人勸駕秋
林容得爾停車
入郤園
東陵老去有聞孫愛客池頭晚命尊不道野人貪看竹扶
携突入辟彊園
蟹
霜落田間禾黍饒爭持一穗夜趨朝沸聲正是横行處不

道江干障縞簫
即事三首
黄扉石畫賑蒼生青瑣嗤書走百城郡邑大夫歡帝澤壺
漿何惜夜逢迎
文盬趣出建康城内帑無煩發太盈宦吏下鄉行賑令石
壕雞犬不須驚
夷王德澤下逢高矮粟應知出鉅橋倖是漢廷長孺節不
須比屋問延燒
題秋江待渡
江豚吹浪沸洪流颯颯寒蘆十里秋滿眼風波行不得岸
傍閒卻濟川舟
鵪鶉
安居不待問蒙莊信是無常卻有常喙翼何須田鼠化已
知七宿耀南方
楊梅小鳥
纍纍朱實滿喬林風味何如荔子深卻笑蹈枝爭食者看
來元不是家禽
可中亭懷子繩
當年絶唱屬秦青一曲渾疑理鳳笙今日亭中點頭石不
知可得證三生

鶺鴒
紅蓼蕭蕭野水湄斷腸應憶在原時若為布粟成謡後復
有陳王煑豆詩
雪中嘗金陵陳簿寄惠香菜
謝庭玉樹撒鹽初委巷袁安偃卧餘若謂故交俱冷淡椽
盤誰寄甕頭蔬
題嚴灘圖
雲臺勲業耿誰倫豈獨椒房失老臣惟有桐江舊時月一
釣常繫漢經綸
詞

愁花令

花不開時花未好待得花開勝得春多少凭闌欲作賞花人難教花知道又怕花嫌人老　雨懲風僝烟啼霧嘯醞釀一春懊惱想司花吏年紀小變調未諳曉把花信都顛倒

滿江紅　自遣

負郭良田營數頃竟成鳩拙儲擔石所供饘粥僅充旬月任待哺一家交遍謫勝含饑萬户争啼血算生涯五斗不難求腰難折　萱草茂蘭芽茁烹蟹眼燒雞舌正緑肥紅瘦清和時節餬口奠妨開口笑達生自與誅生別看當年

緑鬢鏡中人今成雪

風光好二闋　悼子綎

惜芳年痛芳年緑鬢仙郎何處仙使人憐與君世世爲兄弟難抛棄重結來生未了縁夢中天

駕何親蟻何親回首山頭不見人夢難真尋常一樣窓前月成永缺大家携酒哭青春獨傷神

青衫濕　麗丘志感

鐵花巖畔千人座何處挹餘芬舊時酒次風流標格化作行雲　恍然在望清温衛玠白練羊欣當年聞笛山陽出涕未是消魂

青衫濕二闋

空梁月落無顔色不復繞清歌火烈西崑珠沉北海夢斷南柯　調高絃絶周郎誰顧空復婆娑排愁破涕憑誰處置一付維摩

嚶嚶夏木黄鸝囀未足比清謳水逝無波雲歸失影月落沉愁　勝會不常盛筵難再湯自追求臨文嗟悼憑誰處置一付莊周

如夢令

漫説栽培傾覆自合參商卯酉時序有春秋那得賞心長久絶口絶口情到不堪回首

戊巳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復王宮詹書

春明翹望使至不意歲杪始接瑶音典貺稠疊拜嘉厚顏龍華之勝雖未得趺坐其間然已神馳矣買舟擔簦履玄境侍名賢詎匪至願哉第毋氏年高不敢信宿外處晨夕北堂下安之且習之矣仰負山靈杖屨已非一日感媿如何皓首戰藝碌碌公車已非夢寐所及不意門下復以相戲也門下文武吉甫出於一門鳳鳴鷹揚奕世輝映風流

寄興何必東山賤子家既日落復遭歲惡甘旨莫充饔飧不繼食貧成疚筆研塵積矻矻課兒巳頗成篇顧數奇類父瞻望潁水君在天上僕情踪如此無足為門下道也

與胡郡公書

兆庶戴德自下車以來至於今日積非一日矣乃下走更荷兩春禮以國士剡溪之役屢辱見存拜惠領教鏤在心腑歸後方以明臺有政不敢輕謁不意艱報倏至素車星奔近之不能致攀啗之忱遠之未及効炙絮之敬旦夕反側如何如何

答吳幼安書

仲氏遊白下適以玉粟為憂日夕皇皇不及具一紙奉候迫其歸則荷手書見存燕以精疏諸惠以如水之交濟以鹽梅之味誠可謂淡而不厭坐無便鴻關馬久不報匪曰忘之也曩歲蔣僉憲按岳適曹大知武昌二君子一同筆硯一同年也特以老毋壽具托之得為弟遠致十七年於茲矣老母以今歲逝閏鳩工斵之弟因以傭書之貲購得杉木自為埋老計雖不敢以不肖之身上同家嚴然視楊王孫則過厚矣恃通家之雅敢及之金陵諸年兄不無顯晦其優游林泉者亦可屈指亦時相往還否何仲氏於座上不一遇也秋風森桂計當徵蘭念之望之

與徐少宗伯書

去歲奴客逐什一入京慮其冒昧蹈馮婦轍不敢具書奉候冀高明能體諒耳寄守姪歸備道盛雅鏤心無地報德何年嗣此則趙宗伯道吳頗聞驕祉下情欣慰長公北上附致芹曝適督學使者臨常移文郡邑小兒勉就試幸取送院方擬宜興之行匆遽不能悉鄙衷老牛舐犢竟遠欲速之誠知不免為高明捧腹特以身既遲暮門户攸關不能不爾亦可歎也宜與大家善造筍脯多寄京師大老賤子即身至其邑亦望之如劉毅子鵞炙倘盤飧有餘勿靳頒數片又向衰多病所須惟藥餌北方貴門生當有以人

多獻者亦亡兩許老饕恃眷愛喋喋勿訝瀆尊也

又

春初長公入京曾具一緘計輙記室陸次君歸彼此相尋不值緣是不得興居熊罷之祥知在旦晚望之望之清明前後多風雨即屏居空園且似不堪矧以兒輩試事匍匐荆溪者累月蓬窓旅館之苦備嘗之矣而七十中人竟不得與馬負老牛舐犢之癖犯塞翁得馬之戒蹈馮婦搏虎之轍蒙岐路亡羊之譏如何如何僕身既垂老不成進士尚能敝屣視之矧五尺童子不得青衿豈為戚戚特以遠仁者遼養之教不自揣度服此困憊刑為可恧耳亟所客

京備聞周顧年誼之厚今時所尠欲致一問懼以緘答分其藏脩是以中止晤間幸叱名

答喻忝軍書

僕自戊午落第遭遇尊公勞苦欵曲遂令死灰復有生氣後見徐吏目得起居平善狀繼值陳刺史訊之云已賓仙不能效徐孺之炙雞絮酒於千里外愧古人矣通者仲氏客白下特惠手書雅貺既悲徃者之不作復欣仁者之有後感昔慶今鼻酸腸熱如何如何鴈序再征率爾附報侑以拙集俚刻用博解頤

與趙宗伯書

迥者雲帆道吳倥偬未敢奉延騶從且計入京之便當得具雞黍懸遲為勞道豚肩名酒下賚醉心飽德隨訊青鳥則云星馳燕道來已解維此時當越楓橋矣負譴負歉汗流竟趾承委覓沈啓南畫偶得雲山小幅頗秀潤第稍脫落不能不重為裝潢茲因獻弟之便附致記室賜存荷荷

與王司馬書

仙馭入京啓行抵郡之期僕皆罔聞也迨惠臨之日適以不得已事出明日再臨則僕走舟次矣門下呼應門而譴之僕僕何敢辭罪第門下所以眷眷於僕者取其懶慢任真也顧獨以懶慢任真得譴何異鴈以不鳴見烹耶一笑

然故舊不遺之雅猶握髮吐哺之初誠鏤之心腑矣次公遠和未得一造候私心實憂之時時於海上來人得其興居近知善飯勝常竊自慶幸而已

與王少司成書

春初得手教云將有青鳥南來不意抵夏未至豈為他務所羈耶遊華山記謹已登梓前後序愚伯仲奉教備任之身泥塗而附青雲亦欲俾後世知太玄有桓譚耳先上十册其板俟使至取之舊邑侯曾舊郡授張二君甲科碩選金玉君子今並以經傳備下僚計足稱指使且當晁知幸惠以青眄此亦通邑黎首之心槩庠青衿之願也實鴻倘

便毋靳撤書

復詹中丞海欽書

向辱手教眷念諄切不以遐遺不以賤棄感如之何吾丈以直節隆望延登臺府凡海內有意氣丈夫莫不想望丰采計石畫嘉猷必能贊唐翊虞第去歲江南大水今年米價涌貴殍夫饑婦填溝塞川即有中人之產若弟者亦不免饘粥之憂而蓄米多者坐待高價閉而不糶如何如何犬子今春獲試學院雖未蒙甄錄而歸益奮勵未必非塞翁之失馬也弟亦俟之而已家叔徵官逆境每荷垂憐家報至以弟遲遲奉荅為訝不知副相之門非可率爾致書

者苟不得嘉鴈不敢輕付耳統惟原之

與曾國博書

仙凫既往歲序屢更每引領北望未嘗不悵馬心飛明臺蒞任無何方以愷悌之實布之政理第令爪期甫及便當入銓司晉瑣闈也顧以優於悃愊拙於夤緣秩宜升而反下遷當右而適左復何言哉然在大雅則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必有定見也巖下鄙人偃蹇園巷守一介之志無足為仁賢樂取而乃明臺昔寵以傲賓今眷以故舊感當何如

與張國博書

不忝玄論動易甲子門下醇儒碩學模範遠邇下視鄙人何異鴻冥魚潛乃辱不遺眷垂問感胡可言去年江南洪水作災今歲自春徂夏米價日益饑民載道流殍塞川鄙人既無負郭之田又乏什一之利毋老子幼餬口為憂如何如何門下內轉雖未離青瑣已超若海不爾則饔飧之計未必為廣文戚也一笑一笑實鴈南翔洗耳德音

答蔣都閫書

曠別經年無緣脩候乃荷不遺飛書見存感當何如去年洚水禍吳今歲米價三倍於昨饑民巷哭兼以大疫浮尸填川殍骨載道豪門巨室封倉閉糶莅我土者莫敢啓口

而汲汲以作粥為奇策且新旨嚴切謂聚而借米者坐以重典嗷嗷於口洶洶於心恐將有意外之變不獨下走有餬口之憂想望錦江玉壘真天上也嗟嗟株守惴惴幕巢如何如何

答少宰趙公汝遷書

伏辱遺存兼以精幣戴德無藝閭巷曳尾瞻望鳳城如在天上思登龍門徒令夢馳靈洞真境可謂地不愛寶地靈人傑徵於茲矣諸作容從容卒業尊委亦欲勉頗塞責第恐拙工蒙弄斧之譏貂進致續尾之累耳

答葉給諫虞元書

得乎教知超登瑣闈賢勞案牘晉陟清要輿論允協欣甚
慰甚若乃芻蕘之採盍覘虛受顧弟之所欲言者乃今時
之所不行而今時之所當行者又非弟之所當言惟納牖
遇巷因事裨補是望是禱而已吳中米價驚湧啼饑之聲
徹於晝夜兼以瘟疫大作浮尸塞川不知天意何加災於
吳如此厝火積薪誠如來諭第幸老母以下粗安而朝夕
饔飧每憂桂玉唯奉親延師留賓三項強作一飯餘則啜
粥而已租房典鬻將盡其餘數椽又乏售主如何如何子
繩善人絕伎亦以時疟作於小園既不得藉其陶寫而反
因以作惡在渠固絲雲易散第惜玉者難為情耳想丈聞

此亦當為之酸鼻也士立丈入賀過吳意在避客追有的
聞則舟已抵錫矣野人懶慢不及買一葉追竟夕歡此心
殊作欠事帝京仙署啣杯拍肩應且談及幸道之

答張倉院伯大書

伏自繡斧臨吳聲被海濱曳尾野生想望風裁雖勞憂寀
咨覯末由乃荷對菲之采不棄芻蕘之言寵以手書兼之
實篚開緘登拜感愧交深來鴻鼓翮率爾附復

與人論文書

文章與時高下千古名言雖有仁聖無所施其巧力三王
非不仁聖也生非帝世則不能以官天下者而為家亦不
能舍其征誅者而為揖遜何也時為之也日月麗中天亘
萬古如斯矣而長短遲速不能無改於曆法流峙者有常
矣而桑田可海海可為桑田陵谷變遷莫非時為之也是
故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傳有明訓焉何天下之工為文者
浮慕乎古而東立乎今動則曰吾能為左國為謨誥為莊
騷為史漢遂至沮澁而不可讀險詖而不可為句淺識者
視之若以為天書神語莫不嘖嘖稱歎而矮人看場者又
從而和之淆混士風變亂文體欲眩人之俗目而不思先
巳壞巳之心術欲聳人之觀聽而不思先巳失巳之故步
遂至業佔俾應制科者亦皆從風而靡而宰文柄者亦因

之以為去取環海之內貿貿馬將胥溺於南無波羅之語
而莫覺其為非夫文以載道也閱其文而理滋晦馬烏用
文為哉昔人謂窮經而經絕非謂無取乎窮經也謂好異
尚奇騁臆見支離蔓延淆亂乎先王之法言故云經絕也
今之為文章者豈不欲無詭於先王之道哉而其流之弊
乃與秦之焚坑等使賈誼不死其所痛哭者莫先於此矣
苟操觚者但寫胸臆而無意於立門戶法古者師其意義
而不效其口脗論文者玩其所可解而不眩其所難識敦
和平而黜詭誕尚顯易而畧艱深又烏知今文之不為古
乎

與少司馬王長公書

昨歲米價飛涌困憊於餬口病瘵畏鏡想望白下如在天上坐是不能顓力奉候罪也亦計高明所原也葉明府兄弟将奘其尊君悲其不及拜封命冀得當代椽筆以光寵其幽宮其尊君先慈從弟也於賤子為甥敢冒昧代請倘獲賜允則兩族幽明罔不啣德惟高明垂情焉外一緘寄復趙少宰得遣吏即致至荷

復史大夫書

經年不奉教計雙旌已返貴治方訝道吳獨不相聞忽接雲翰知尚爾懸懸東山何無宜情也蟬蛻軒冕自是達人

高致第少為蒼生一起不踰年可得一郡或可大展布惟高明裁之令弟奕達樂易望而知其為佳士所諭館穀不能効勞如何如何吳中師多館尠凡行聘者多於六七月至秋已無及矣矧長至耶况作薦書者惟尊顯差有力若弟廢棄已久人且易我矣疇則聽之此皆肝腸語非敢飾辭也郎君盛年雋才無端致疑為僉人所賣今雖左次宜拙亦佳不妨遠到也老母托庇康健星兒近已畢姻第不能為向長之遊耳春明翹首仙舟茲不一一

寄按臺濟寧李公書

恭遇明臺一再臨吳覃恩渥錫周浹士庶遂令洶洶之歲幾成熙熙之春信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凡此下民咸惟明臺是天不獨鳳翼一人而已第鳳翼自結髮竊蓁非公不入之義亦不敢為人執筆數十年於斯矣碌碌株守僅免滓涅未有特加鑒獎如明臺者冉冉向暮幸遭知己遇以國士期以古人奚啻平仲脫驂於石父不疑推轂於勝之而已劉氏之賜遂得藉以畢大子婚不惟父息沾恩且當世世沐德也借寇既獲方競鼓舞何意忽疏朝允星軺夕邈家喻户泣老嗟少悲籲天未由衆望胡慰鳳翼以母老不得買一葉抵江上扣榜人少致攀戀之悃終夜反側曷能為心茲緣顧明府赴任之便附致清儀聊布芹私明府

筮仕之初得大觀鄒魯文倚明臺為之鎔範且全吳均失怙恃而明府獨邇龍光如此遭逢誠可慶幸附尾之人不能不健羨之也臨書神馳言不盡意

復王大司寇元美書

嘗觀元叔亢辭於皇甫叔夜謝絶於山公頗以為過自今觀之似亦宜然門下責僕云云殆非所望於知己僕不能以貨財為禮故通問不行不能以筋骨為禮故接對日罕不知者以為亢倨而實非然也僕與門下齒則鴈行而身實鵬鷃乃並舉耶第邇惟疇昔與賢伯仲追隨杖屨徜徉湖山者不及數人今一屈指便能酸鼻孔加賢士後人衰

徵且復不肖高義扶之愈仆道禎貧病死繼而弟復死沈宗亦絶公瑕雖壽考康倩不幸早世亦罔有繼其後者曾望僅一弱子得高義壻之已為有托而今復夭絶不自意孱弱如僕乃得畢婚嫁雖老母在堂不能効向長遠遊而仰事俯育足稱大快天之厚僕似為過矣箕潁之踪非所敢與斜川之綸缶之巳習門下自應光輔熙朝布德施澤俾故人得擊壤鼓腹惠莫大矣必欲同此於桑梓之日則諸君徃矣公瑕與僕亦俱老矣不復足以奉杯酒餘歡毋緣此嬰情泉石也

荅仲和宗侯書

曩湖人傳至手教適對遠客語不能竟而趣之啓緘讀不能竟而趣之荅書遂令匆遽無序即繡毬花一詩亦誤以前律聯賤名遂有代筆之疑若絶句誠拙作也雖拙敢委罪於人耶辱委像贊率爾應教未瞻光霽殊覺彷彿不稱揄揚也握蘭社詩幷課上小侯前巳具復茲不復贅且野人極懶執筆幸原之

復沈郡公執父書

父失叅候曩奉謁適臺下公餘凝香未敢請對僅留一刺計閽吏巳達大刻得厠賤名俾蠅附不朽亦既大幸復命作序恐未免佛頭着糞第重違尊教愧恧以承旦晩呈稿更俟郢削

荅沈太常純父書

企德懷賢歷年滋多顧偃仰泉石懸絶雲路無緣叅候曩獻弟分詠大樓率爾脫稿不能揄揚萬一方懼貽笑罔碩乃荷賜書損貺獎掖踰泰跂齊崇九九曷云殊此且令鳳雛特枉玉趾坐談移晷清標逼人昔明公想霞石於塤篪今下走窺詩禮於喬梓特小巫大巫不同科耳雲乘泥蟠飛止不同虎丘之期未敢聞命若乃仙舟北指枉惠山靈則追隨杖屨固所願也

與李金部叔玄書

恭聞捧命督課來臨極欲走賀第恐下車政冗不敢瀆閽敢遣上菲儀少致燕私推與俯諒附啓賤子生平硜硜自守凡公府之務毫不敢與而敝鄉習於徂詐喜造贋書倘知賤子舊沐臺愛將有假托其為名節累者不細用是預布記室如有函封為送役啓關之請即係奸偽萬乞電照霆擊正之以法則嘉惠賤子者渥矣

荅李金部叔玄書

曩辱賜臨以走候榜人失迓皇悚過防一啓仰瀆聰聽乃荷垂諒俾得全硜硜之節惠既渥矣復承貺錫寵眷何殷對使拜嘉感戢無藝亢旱巳極行將阻饑巨室與徽商通

諆閑糶米價坐涌意外之變極切杞憂矧明臺以民瘼為念知不免為造化小兒所苦也近作書素扇附呈

荅張黃門書

夏初兩接手教感佩無藝偶以芻荛之獻遂蒙葑菲之採幸知之何周明府歸在衰絰中未暇効職書郵轉至稍緩非沉浮也張都諫激濁揚清自是本分而反為所齮齕即祁奚之於午觸龍之於祺亦人情之常今乃厚譴於此薄罰於彼不知何緣有此處分計久之公論當自定於都諫固無損第令錢徵聞之必當齒冷耳江南亢旱赤地石田藿食嗷嗷操觚踽踽廟堂事非草莽臣所宜言因教及敢附

復也率爾不恭統冀垂原

與沈郡公論祈雨書

今歲亢旱兩結壇致禱不驗藉諸賢邦君協恭齋心不辭勞瘁遠邇告虔月初已應甘澍勢將霑足不知何緣忽來妄人窺伺雲氣掐天之功復禱學左本無道術大言欺衆通國之人傳為笑譚褻天侮神莫此為甚雲覆興而驟散雨欲至而中止殆此之故北史魏主言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愚以為逐此人天乃雨不知明臺以為何如一得之慮敢獻之從者幸勿以出位為譴

復沈郡公書

來教秉誠占筮知留心民瘼仰德無量筮得離之解離為火為日亢旱之象誠如尊諭且已有徵然解則難之散也彖傳謂天地解而雷雨作則雨之徵也其辭以為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安靜東北煩擾今之祈者煩擾孰如之按九四爻辭曰解而拇朋至斯孚夫四陽在上猶明臺之在民上也初陰如拇在下而動猶方士以異類冒上也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固知當急逐異類而專賴群賢侯安靜虔禱則雨至矣不爾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將為方士所誤田事恐無及矣如何如何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為害當緩赦之故張允

上駁赦論赦過宥罪雖易象辭恐非急務倚明臺樂採芻荛敢爾申布不厭再三之瀆

再復張郡公書

昨末議偶攄一得之慮非有定見亦非有成心恃仁公俯諒冒昧求正非敢聞之太尊也城社之憑在在有之恐勸而不強未便生議太尊洞燭物情自有石畫豈草莽所能及哉第謂馬光祖見榮王與芮事似有可尋耳今田事已荒農無所資食即城內河亦可議開不全藉公帑也向面白塞支河以遺大河便可借力民間且無俟秋冬秋冬閑河取其無雨可省桔槔力今無雨甚於秋冬且又農隙俾

食其力不致思亂且恐秋冬多雨反不可開開亦無益再三之瀆惟毫無私適故不遑引嫌冀高明原之

復周明府書

口碑頌善政者籍籍猶復虛心下訪真古循良哉米價稍平民瘼將甦第聞蠲疏不行恐催科爲難耳計高明必預爲石畫也

與王大司寇書

亢旱累月米價飛涌餬口爲急兼以病憊不能買一葉瞻對台輝反荷教貺枉存且以夔龍下方沮溺靦面汗背不獨感戢也袁太宰清德重望一旦顛殞殁者則寧生者安

仰門下與之同心悲怖固宜魯望賢儁羸病不能無十起之憂計門下心更切耳中秋專望從者幸不爽虞期

與章瑞州書

自門下剖符時惟閒領鄰迫軒車來吳復以雌伏城東無由瞻覿不相聞者數年於茲矣恭惟門下試典雄郡華實並茂遐邇向徃適舍親顧君謁選獲理邦刑既自慶幸得廁仁賢下僚僕亦爲之慶幸敢附候台輝顧與僕自齠齔同筆研迄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人溫雅易諒且才堪盤錯足承訓督第相與嘗知僕言不誣貴寅羊公祖千載人也舊嘗以直指臨吳方報命以疏刻抵舍姪須教至今何

服第不敢率爾附謝談間弁望一叱賤名

與沈糸岳書

自明臺握節臨吳折以枉過得奉杯酒餘歡邇來又五易甲子矣佩服高雅何日忘之舍姪承乏仙郡曲荷庇覆獲免尤悔年誼之篤今人所難下走曳尾泥塗且懼多詐冒久不敢通書尊顯茲以舍親顧郡理赴任附候從吏顧爲下走齠齔交自列俎豆至同筆研二十年如一日其人忠信慎勤幸廁下僚計足備顧指倘得沐曲成之恩則下走均拜賜矣限嚴發趣悾惚不恭

啓

謝按臺李公啓

某年月日恭承臺慈俯貺特賜鐫書工價謹具啓陳謝者伏惟仙凫既駕猶饒雨露之恩驄馬來臨大慰雲霓之望室家胥慶情均百城國士既知禮隆一介顧其氷蟲末技僅可發詠竊豹微言詎應災木幸采葑菲不棄蒭蕘徃行前言慚無大畜之識損上益下乃捐噬嗑之金寒却無衣歡同挾纊病祛消渴澤娩投醪祿以養廉乃作匪頌之典周之則受敢蹈不恭之愆對使拜嘉闔門沾德竊念辭非詩細幸見取於中郎書豈太玄亦蒙甄於桓氏自茲百倍之聲價皆緣一顧之殊恩第賦就三都必借譽於玄晏途

窮元叔藉托名於羊卿仰祈咳唾之珍頫光簡帙借彙釜玉之擲下貴丘園非敢請於觀風之辰實有待於報命之日以蠅附驥之志蓋嘗有焉得隴望蜀之嫌弗克避也附伸縷感幷布悃衷謹啓

序

刻王太史遊華山記序

往歲見李于鱗向予道華山之奇言縷縷佐以手勢若曾呼二茅龍與子先酒毋相上下者頗予不習聞齊語而于鱗語至興劇時為土音即聳聽未神馳也越數年乃得王太史徇昌記讀之辭琅琅典而有體奇而不詭雖施丹

傳青藜寫不是過遂令人兩腋欲風凌千仞上卧脩予之榻模巨靈之跡是太史有得於山而予又得山於太史也夫神區秘壤言之不足固不能無待於文文不傳神何以馳人之神哉乃太史屢不踰洛邑出不越金門而遠與逸情則有神遊八極之表者晏子云君子若華山然非其人耶宜未履其地而神與境會既履其地而境與神合險阻不能却其步風雨不能沮其進皇華假緣開霽清道山靈擁篲猿鶴驂乘仙令傳餐勝侶躡蹻豈偶然哉奚必降繁昌之楅召絪緼之和而後有得於山也予既幸得太史之所得於山者而不忍好事者不得予之得也乃梓之以公同好云

文國博和州詩集序

夫詩言志也為詩不以志即馳聲騁調足以博名高不足以攄性靈胡談古詩者動援屈宋然所據不過蘭椒鸞鴆招魂筵夢之類以為屈宋在是乎語近體者動推少陵然所襲不過乾坤宇宙百年萬里之類以為少陵在是乎吾吳號為文獻者千秋於茲矣國初高楊張徐並稱作者迨文太史與徐迪功相先後雖聲調殊塗而氣韻懸合亦各言其志而已當時有同聲相和之美無文人相輕之嫌則猶存古之道也降是則家珠人璧異同紛出伸彼則抑此

自高則卑人雅道日漓良可慨矣國博既善其箕裘而又心無城府言無畦徑充乎陶帯之徒也頗不習苦吟不多易稿或對客立就或散步率成任興揮灑好事珍其片隻爭相持去存者僅僅十之二三耳夢珠彙其家集遠自高曾近至父叔將以次登梓乃傍搜遍録彙以成集因以和州詩附焉和州師友父兄出入獻吉郁郁彬彬媲美眉山棠棣相輝於簡帙即塤篪並奏於堂序矣夫夢珠以弱冠弁鄉書以文筆建旗鼓其取青紫樹勳猷所以光先君之令德者固自有在其善繼述纘謨烈所以發前人之未發者又自有在而獨於累葉之詩若惴焉懼其遺失者其用

意深遠惟可與知者道不當與隨人道短長者語也不佞幸蚤登太史龍門即荷國博和州二先生引為忘年交至錄事伯仲尤號為莫逆受知者四世是稱通家非若曾司寇孫遠援周柱史而已故敢僭為先驅并識所感云

五湖遊稿序

昔者向長待畢於婚嫁與公遙賦於圖狀致則遠矣第令婚嫁未畢則五嶽大觀終成黃貸按圖未真則天台神秀徒為彷彿然則遊之係於緣者豈眇小哉若我郡大夫檇李沈公之於洞庭之勝其殆有宿緣者矣大夫世祖漁隱公樹陶朱之業於金庭玉柱間迨其後南園公雖徙檇李

而故業猶有存者是大夫為湖山主非一日矣非一世矣湖山之人之宗祖我大夫亦非一日矣非一世矣而大夫之於山靈雖若孔融稱通家於李膺亦可矣乃大夫以巍科甲第殊才異等蜚聲花縣剡薦數先固宜通籍禁近將於湖山日以遠也而以不能詭隨僅隨牒貳主郡於湖山密邇若天假之緣者然且也不必於湖中了公事而以公事至湖中即所頓舍得以搜奇討秘可不謂緣哉是役也簪筆紀勝大夫則嘗有作矣山之人亦嘗勒之石而甘棠之矣當是時謳歌之諷詠之俾林谷次響巖壑生色駸駸乎風雅之流矣其好事儒者謂大夫之作非山之所當得私也乃羅而成帙命之曰五湖遊稿因以入覲諸什附焉屬余編校且令序之尋惟大夫之吏事政聲銘口碑載輿論者無俟縷述而部署折衝之略肅清萑蒲之績張都諫亦既悉之矣惟大夫之有緣於山則野人所思追杖屨而未能者是用感而為之序

水滸傳序

予讀春秋而知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仲尼之門羞稱五伯故孟氏以為三王之罪人也而葵丘之會首止之盟仲尼汲汲與之者何以為春秋之世王迹熄矣有五霸名分猶有存也是固禮失而求諸野非得已也論宋道至徽宗

無足觀矣當時南牙北司非京即貫非球即勔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於斯矣宋江輩逋逃於城旦淵藪於山澤指而鳴之曰是鴞食而當鴞烹者也是丹轂而當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即其事未必悉如傳所言而令讀者快心要非徒虞初謬悠之論矣乃知莊生寓言於盜跖李涉寄詠於被盜非偶然也茲傳也將謂誨盜耶將謂弭盜耶斯人也果為寇者耶禦寇者耶彼名非盜而實則盜者獨不當弭耶傳行而稱雄稗家宜矣刻本惟郭武定為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成添足賞音者當辨之

論

項羽論

說者以項羽不得天下在不用鴻門舉玦之計予以為沛公可死則伏弩中胷之時足以死沛公此而不死雖十項莊無益也然則羽之所以不得天下者何在在帝楚懷王耳夫項氏世為楚將其與張氏五世相韓義一也子房之報韓者意在存韓祀則羽之報楚亦存楚祀足矣必欲以虛名尊之則龍戰之秋豈能動秉其號令此而遺之人且不蹝之名及章邯既降秦鹿既得羽之材力功伐以德輔之自足以繼秦有天下且羽嘗謂其可取而代矣當是時

子嬰不必殺咸陽不必焚也身居秦皇之故宮羅諸侯而議之裂寰宇而胙之土其大小遠近崇卑稱其功而平施之若懷王者亦以數百里之地王之故土而使延楚之祀若商之孫予臣服於周然則羽固天子也群雄皆諸侯也名義已定而有狡焉啓疆者若田榮若陳餘若黥布彭越是以諸侯而叛天子也以羽之材力功伐而復制之以天子之權其誰敢不服顧身與群雄比肩為諸侯而虛尊懷王既曰義帝則天子矣從而殺之是弑也是犯分而傷義也故漢得以弑君之罪罪羽而號召諸侯以伐諸侯然則烏江之役其誰為之哉或曰以楚之好殺當漢之寬仁其興亡大致已較然將不在懷王之帝不帝也獨不曰秦以暴興乎第令羽王懷王而自帝即不得如三代之長亦可苟定一時襲秦之轍不至於八年而遂滅也太史公作史記不令與陳涉同列世家而以紀繼秦後居漢先亦以其有帝天下之勢也此信史也范增知不立楚後其勢不長而不知楚後之立不必以帝乃身與羽北面懷王而尚曰天下大定語云定於一豈有與人比肩為諸侯而可謂大定者　皇明龍興劉誠意運籌帷幄不肯尊奉小明王其有鑒於是哉

議

平糶議

謹按高允云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今荒疫連年蠲免未下貧困已極上下恂恂公之所蓄者既不足以通於私而私之有餘者又不肯通於不足則誠可憂也近日蘇民徽商相為仇疾漸不可長幸相機鎮壓因得稍息然厝火積薪之勢尚有可虞者謹陳其畧夫徽商糴糴於蘇自逐什一之利本非相厲所以致衆怒者皆緣壟斷之術坐致飛涌如吳方議七而徽即加之以八吳方議八而徽即益之至九吳人之所糴者多不過二三十金而徽人少即以百多則以千且并倉廩而封之矣巨室蓄多

賤寡樂整惡零安得不舍吳而就徽哉徽人既已傳籌擡
價而狡儈復有綁行之事雖欲求米價之不高小民之不
饑不可得也說者謂米價當立限亦有疑焉夫物以少為
貴故不患價之高而患米之少耳米價一限則巨室嫌其
有限必閉而不出商賈聞其有限必止而不下如此則米
不期少而自少價不期高而自高小民雖欲私自倍益以
求升斗不可得矣夫倍價求米而不得則民憂死之不暇
而暇守法乎哉懲一警百乃救時之權非可常之道也為
今之計惟當追法黃震救撫州饑故事大書閉糴強糴之
戒責令地方明查其處棧房米若干其家囤園米若干仍

設鈎距以核其實乃以利害告諸士夫以法制齊其緇紀
聽隨時價逐月量糴其十分之一如畜米十石者每月糴
去一石百則以廿萬則以千封倉廩有禁綁行有禁傳籌
有禁則吳中之米自足以濟吳中之急矣仍查照周文襄
公已行之迹而變通之先糴倉穀貯價於庫以俟從容糴
補遣能吏招徠召糴於豐稔之鄉且疏通河道接引客米
客米既至一照時價聽各肆交易無論徽蘇有餘則糴補
倉廒以利商人如此則外方之米又足以補吳中之不足
矣如不為綏寧之計而惟飭法以防民不急勸相之謀而
欲平糴以一衆則水火之民將有滔天燎原之勢不可不

逆為之慮也計臺下樂採葑菲敢獻芻蕘惟高明擇焉

傳

范別駕傳

始予之貢笈遊南雍也至則聞有以文雄六館豪英間者
曰范君吾岡云迨祭酒瞿公羅諸生一再試之予叨列高
第弟子而君實鴈行焉當是時得一覩其眉宇亦頗討其
非以貲郎終也無何予幸厠鄉書而君復下第歸此後不
相聞者二十年而邂矣一日君之孤光祿手一編登予堂
而九頓以請曰此編則陳水部趙司成錢柱史所為先君
狀志銘墓表也子嘗識面先君幸為立傳夫三君子固當

世秉椽筆慎許可者也光祿得此所以為別駕君不朽計
者已足而復下徼於予其所由殆與人之不重成公綏文
者異矣且予雖於公之行事不少槩見然即三君子之可
信者亦可以取信於後世而又何辭君諱儀鳳字于桐吾
岡其別號也自文正之苗裔有徙居福山墅者是占籍為
海虞人君父諱公舉登嘉靖己丑榜進士令桐鄉治聲遝
媲朱邑數歷中外副楚臬憲朝推名大夫鄉稱長者君其
長子也君弱不好弄七歲誦毛詩十歲畢之遂能成篇比
地楊公督學江南號稱知文閱君試卷曰何物寧馨風悟
若是甄録入膠庠他日稱諸憲副不容口謂步厥武可必

也君益淬勵每小試輒先博士弟子幷用籍籍起然四試棘闈皆北君曰豈遊之不廣哉吾將友天下士遂以例入北太學已而改南試亦如其在膠庠時然試應天又北則又北遊曰獨不可背城一決乎丙子入試順天主司手其卷傳玩咸嘖嘖且登雋矣中飛語報罷君思數奇之不可以強而遇合也徙老於佔俾無以自見於是即謁選曹請推擇為吏得參鄖陽行都司軍參軍閒局也人且傳舍視之君至則捐祿入飭衙齋期積日倍力盡職官下是時司馬楊公填鄖器君於庶僚中委以決獄稱文無害每條上輒報可適有雚蒲之警檄以視師君為揚六軍寓三點劇

盜即鳥獸散公方以格外薦君矣會裁冗員從例有河南之調河南視鄖為繁君承諸委才益顯著適許州關刺以望推署至則詰奸慝蠲煩苛民便之儇借為真不果擢判贛州贛當頹右孔道兩關番船輻輳奸偽萌起上下相遯並為侵漁君職稅曰是貪泉乎獨不可試廉哉乃為剛積弊準令甲平稱擊無逋榷亦無有為奸者兩臺以下交勞君郡太守亦才君政務多與籌畫方倚重君而君殞矣贛人及鄖人許人之客贛者皆為位哭君而襄奠焉其宜民可徵也初君新娶於秦值母錢遘危疾君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口嘗者不以進不敢顧私寢者五月秦感焉亦善事厥姑得姑歡心及錢從憲副公守延平而秦卒於家君往省母問新婦亦不以死對恐傷母心也憲副卒時弟鳴鳳纔九齡君為擇師擇婚俾有成立然則君豈獨能其官哉殆孝義人也他如發倉粟以賑貧置義田以贍族於范氏之家法為不替焉則太史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矣第令他日解組亦非徒與閭里浮沉者未老而死於官惜哉君有丈夫子二人長即光祿丞紹祖翩翩有祖父風次紹宗早卒

野史氏曰予讀宋史而有感焉夫熙寧之際多紛更法無稱良矣至立太學三舍法則得鼓舞之意焉其法始入太

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考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試禮部召試賜第國初亦嘗行之使此法無改則君雖不得科第亦可自表見何至卑卑循資郎格僅以別駕已耶然貲亦不足以限人若張釋之若司馬相如微太史公為立傳其名亦將湮滅而不稱乎予又於別駕有感焉

贊

壽亭侯像贊

虎臣矯矯龍光赳赳義重丘山名高星斗貌肖商巖神瞻漢壽

九十翁商山程君像賛

覩其貌匪戰而肥問其年將登期頤閲歷五朝而目擊風雲之會繁昌三世而躬逢子孫之宜雖遂什一之利於吳會而可竊三千之實於瑶池其殆遇孔氏而傾盖侶冉里而采芝者與

仲和宗侯像賛

伊何氏曰帝子伊何來曰楚材身不出户庭而神交海内之英足不越三徑而卧遊江山之勝向耶白耶嵩耶將登天孫於館閣耶將老宗正於丘壑耶胡然其生於鄂耶

銘

方研池銘

端州刺史碧眼賜紫須鯤化鵬山龍借水

石卵研銘

端溪石卵潤於玉倏忽烟雲出山谷活眼何必點鸜鵒誰其作銘志園督

歎

亂真歎

果是太羮玄酒豈必膾炙人口果是髙材捷足豈必驪黄結緑吁嗟乎魚目胡為而為珠腐鼠胡為而為王無惑乎滄海之遺荆山之哭

跋

跋陳季迪宋搨絳帖

絳帖刻於絳州凡二十卷今亦不知所歸矣此帖為陳季迪先生所藏中多絳帖而間以閣帖大都皆宋搨也雖裝潢次第不無參錯然賞鑒家政不在此萬曆戊子冬杪携以示予漫識歲月於後

再書吕不韋傳後

不韋之居奇貨以代秦也説者以千古之心計奠雄於兹矣不知其皆天之所為也非人也夫邯鄲美人之以娠徃也徃而必生子生子而必十二月既十二月生而必育皆

人之所不可必者第令娠而徃徃而生女非女而子矣又不以十二月而在疑似之間以十二月矣而不育則不韋千金之費付之無有而千里之行亦徒勞矣夫惟不可必者皆可必焉固知非人定勝天也乃天定勝人也戰國之末六國不能不并於秦而秦無德以堪之故默絶其祀而使一統之業付之吕氏之子嗟夫餘分閏位享世享年能幾何哉而且不可以無德居之而况建不拔之業者哉

為毛肇明進士跋王履吉書

右王履吉先生真蹟也書法翩翩大都晚歲得意筆不暇論矣然辛巳書事七律步武少陵哭孫太初贈王欽佩二

作追踪康樂而諄諄請益之意必欲嚴加竄削則可見前輩實若虛如此今乃有謂徵予竟長夜者此風豈易得哉肇明恂恂謙光其裝潢珍襲必有感於中者不獨重其辭翰已也

題烟霞翎毛卷

此卷樹石古雅秀潤而翎毛種種有生氣展玩再三便似着我於滄江烟靄間恐非鷗波亭上乆不能作其為五代元人可無論也

跋文太史書阿房宮賦

嘗讀杜紫微阿房宮賦而重有感焉當時以詞賦取士若

未足以盡人然即此議論便可知其為通達國體風流慷慨士宜後世之有傳述也昭代以明經取士而莫盛於成弘間自今日觀之其可傳述者誰作哉此尼父從周而不能忘情於夏時殷輅也文太史愛此賦不一書殆亦有所感夫

祭文

祭少參杜老師文

維萬曆十六年戊子四月之望門生鳳翼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明故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芝翁杜老師之靈惟師夙稟間氣奮斯文昭回天漢輪囷卿雲髙門旌節世榮科甲絕武光昭華摛藻彀中年筮仕拜官郡李績著平反義協金矢頌盈常德譽建帝京簡命斯下用作廷平以恕求情致生於死為于不寃若曾勿喜晋僉蜀臬外臺駿歷玉壘風稜錦江春色陟參貴臬明試允宜官則右轉位則左司贊力方堪瞻程非遠撫綏是長奮翮塞短心灰叱馭志決懸車謝彼世紛尋君遂初歸航既駕攀援莫及不出户庭清静是宅邦遺老成鄉獲典刑卜厥壽康宜百斯齡神返太素期頤未登風摧梁木災降法星若予小子弱冠都養侍董下帷厠馬絳帳匪薪之楚推麻之蓬匡直惟勤顧復斯同恭承奔逸瞠後絶塵誼敦立

雪風思坐春聞訃悼衷升堂隕淚負土慚巴築室媿賜豈曰無知尤彼昊天牛山涕盡胡獨不然位不滿德亦云通顯封不及生死膺贈典齒踰古稀道在金歸象賢玉立孫枝鳳威賓仙無憾瞑目冥漠睠陳潢汙鑒茲一酌嗚呼尚饗

行狀

明故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杜公行狀

曾祖考

祖考

父鳴鶴贈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妣胡氏贈太安

人

貫蘇州府吳縣

公諱詩字與言別號芝室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為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瓛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亢宗目之弱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俾而公潛獨奮勵不窺於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於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游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為知文一試首公後

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等者由是從游者日衆引掖不倦若鳳翼不才負教者間有之其他策名顯業者為多皆公成就力也己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不得一當主司意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於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器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州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衡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守卒以贓論去先是州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棄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為集官吏悉心稽檢積歲所入更浮於出乃為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馬綏寧縣治密邇於獠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銀葺之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為非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群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武斷於其鄉有違華欵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於盜大吏議勒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欵錢周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為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裹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

五開咸寧間莫不爭先欵服竟不煩兵也隆慶丁卯遴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列前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剡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媢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平之擢辨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踏破一笥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讞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為平反鄉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韙之乙亥擢僉四川按察

司事蜀塩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
傳茶法為一道特賜　璽書以行公至蜀悉為究心凡法
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竈户樂輸而塩課以羸私易有禁而
茶法以肅驛饟均節而實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焉
藩臬長一時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毎擁待署
公口耳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郡縣吏有長夫之饋公緊卻
之監司騰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語
也撫臣以庇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不為動笑曰吾獨
厄一第耳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即移病
撫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擢

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群
聚觀之曰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
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聽命土官安國
亨地介黔蜀間富強為諸部最所為多不法前此出兵勦
之反為所屻僅奏褫其冠帶薄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
分巡勘其事業已為所餌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
可復分巡於勘事時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
為姑息若復假名器是為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
語塞撫按竟是公議分巡大啣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
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

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
不言士民攀轅泣留公為遲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
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為子孫計公曰吾
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令後人為清白吏子孫不可乎公
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惇
睦則緩急必問締交則存亡如一第其嫉惡庇善激濁揚
清本於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故有肺病
忌在肝火盖懼火爍金也公有田在其都其豪有馮姓者
横行於鄉公諭之不悛乃聞於官其被害家交發其惡豪
遂入吏議一鄉方稱快而忽有以私意庇之者公聞怒甚

火大熾遂求可藥嗚呼哀哉公卒於萬曆十六年四月初
十日去其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一元
配王氏贈安人繼包氏封安人子世芳府庠生先公卒主
出次世文吳庠生娶湯氏世科娶金氏世寧娶馬氏世慶
娶韓氏世賢娶黃氏世隆世禎幼未聘女四長適李治陽
太學生次適朱應徳待選兵馬次適伍士長吳庠生次適
丁文美吳庠生俱包出孫男四汝棟汝楫汝礪汝霖孫女
十世文等卜以戊子十二月十八日葬公於吳縣花園山
祖營之次將乞銘大方屬鳳翼列公生平鳳翼病困愧不
能效侯巴負土之勞則於是委也其何敢辭謹列狀如左

哀辭

彭生哀辭

生諱先祖字子繩為長洲人幼習舉子業未成喪父家日益落遂棄去所業逐日中之利以給母生生而秀雅溫潤擅絲竹之音展喉則流鶯轂轉出吻而笙簧掩聽又好秦青之技予為酌調諧聲考譜正訛生領會之疾影響莫喻遂以雅歌為吳中之冠吳中士大夫莫不敬愛生而禮重之未有敢狎侮者即郡邑大夫有白傳風者亦思以士禮接生生特未之敢見耳若平康輩覩其丰標聆其音節爭不自持急欲當生而生則一無所染也戊子歲凶大疫五

月廿又九日生過予園居面赤黑自言頭岑岑即大嘔欲扶病歸予因留之齋中迎醫療之迎其母視之病五日不知人至八日死矣哀哉生賈跡而士心今人而古行善與人交必誠必信不亢不諂不多飲不好內不知何以當得夭死天耶人耶老氏以美好為不祥之器李獻吉有言世所希覯見覯見之而遽夭臧亡也天生之故奪之耶豈果然哉死之日去生之辰僅得年二十有六識生者罔不痛惜之予知生為尤深故忍痛而為之辭

嗟夫人之信美兮鍾天籟以作音雲方卿而易散兮月始華而即沉松未老兮風折花既芳兮霜侵魚洋洋而驚波兮鳥嚶嚶而去林身牞牞以弔影兮淚浪浪其流襟挹荀香其猶在坐兮惆廣陵之絕琴燕崔蔡之哀惜兮訴彭殤之莫尋即玉潤而且鏗金兮徒使人之噓唏而不可禁朝蕩槳於山陽兮夕稅駕於太陰女呱呱以失怙兮母哀哀以捫心嗟范張之雞黍兮虛管鮑之分金詎惟在地之秦越兮實則在天之商參傾城以之興慨兮多士為之不任矧憐才之若予兮又締交之良深病供藥以莫療兮死憑棺以奚伸魂冥漠而長夜兮曲杳渺乎陽春豈出涕之無從兮慘顧曲乎誰因將陶寫於絲竹兮孰與夫絕唱之為真氣攻中以忘餐兮魂入夢而若覯諒絕代其難再得兮

慟能不於斯人

談輅續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為美談予獨謂此事之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寵所從來死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為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為此說耳

班固作史特黜杜張不令入酷吏傳宋儒擬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予大以為不然夫子有為厲子產并洩立之此不獨知鬼神之情狀亦是明於大體若班氏秉史筆

自當是曰是非曰非何必為之曲諱耶禹功敷於四海而史臣不能諱鯀之方命圮族所以為信史也張安世不賢於禹何必因之恕湯又何必因湯而并恕周哉

予嘗讀後漢書至王允以武帝不殺司馬遷令作謗史未嘗不謂其言之過及讀史記武帝紀所言不過神仙事語多同封禪書且食貨河渠等志多言武帝好大喜功若其雄才大畧則多畧之固知允之言非無因也

或問楊脩禰衡皆操所嫉而處之異者何蓋德祖世家不得外黜故直中之以法正平好狎侮人自足賈禍故可假手然二子既不保而司馬氏之禍亦不旋踵秦誓謂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信哉

昔人謂子美詩若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就成敗論非斷案也吳亦豈易吞哉孔明本意只是可與為援但吳人以彼之得志為我之憂故有襄關之事要之赤壁之役非德漢也不欲劉之并於曹也荊州之役非德魏也不欲曹之入於劉也大都為已謀耳

昔人但嗤文中學論語不知笑綱目學春秋且腐儒論史學動輙推重綱目殊不知書法敘事中紕繆有不可枚舉者惜不得一一正之耳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有美惡則書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奸臣許敬宗用事此法遂廢迨宋璟復之相業稱賢焉

楊玄感徐世勣皆世祿之家以大義起兵非貧賤所迫宜其有成而皆不旋踵而破敗滅族者何蓋成煬者素成武者勳本有族滅之罪不於其身乃於其子發之亦可見天意之巧

讀唐史者多以李鄴侯陸宣公並言腐儒且有昂陸而低李者不知鄴侯所言皆直指其事直斥其人處人父子君臣之間皆言人所不敢言慮人所不及慮若宣公直以影響之言敷陳事理不過一好射策明經耳烏得比肩鄴侯哉豈獨宣公即留侯亦不知孰賢何也留侯之所遇者易而鄴侯之所遇者難也

唐武儒衡論皇甫鏄掊克取媚鏄自訴憲宗曰卿欲報怨耶鏄乃不敢言當時被論猶以自訴為非也

段文昌以錢徽掌貢舉遺其所屬進士乃指榜中數人以為關節而奏黜之并貶徽等或勸徽奏其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近來士途有身被論而訐人私書以報怨者想未聞此事

五代史記杜威召諸將示降表皆甫遇輩駭愕聽命已而絕吭歐陽子譏之曰使遇攘臂殺威坐中猶為得其死通鑑則以為遇初不與謀隨衆入大梁不食累日絕吭而死胡氏則以二史異同為疑不知遇之始而不能自奮者氣不足也既而絕吭則義不辱也大都是不能辭受禪詔而既成仰藥之類何得在晉史為鄙夫在通鑑為節士哉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梁武帝春祠二廟聞馮道根訃幸其宅哭之慟吉凶並舉古之人有行之者何歌哭之說遂成大隙

臨安饑詔賑貸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者甚衆萬曆己丑吳中大旱米價騰涌予嘗以勸糶陳之當道而不無生謗之疑使肯取法光祖亦不難任怨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劵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諭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之所當知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後世果有實心實政者必能舉而措之不令震得專美於前

論學者自周孔而後言必推宋儒然則漢唐諸儒若董若韓豈出宋儒下哉即今論詩者必以為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似矣獨不思風會之流時各有盛古詩則盛於

漢魏流而六朝漸覺綺靡初唐諸賢力挽之其體漸正近體至盛唐固臻妙境至晚唐宋元亦有合調者必曰兩漢盛唐後無詩直至何李始復古然則宋元以至國初諸君豈無一言幾於古哉要之作詩者不必有蹊徑論詩者不可有成心

論詩當觀樹木其心術根也人品幹也學力枝葉也辭華花蕊也若專就詩論詩而不求其心亦非深於詩者故觀結廬之什則知閒雅出於素履讀聞笛之詠則知慷慨發於由衷苟非其人則華而不實雖能大言終是快恧

作詩雖有形容處亦須近實若不變井晨凍只要形容㑹
不知井凍事何嘗有惜不以釜字易井字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
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於文字中譏評
人甚者至於駡詈吾聞駡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駡詈
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賈禍者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猶有古人之風今也或是之亡矣要知施德者當以
叔向不見祁奚為正受恩者當存智瑩知實出巳之心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或謂孔子再生或謂顏淵復出
互相標榜自古而然於今為盛不思百世而下別有公

論
魏元忠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
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薛譓光云
才應經邦惟令策試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亦是此意
岳鄂王以盡忠報國自許而高宗亦以精忠許之謚宜曰
忠武不知奚取於穆何遺乎忠故特筆之以為議禮君
子採焉
吳人以不潔為賴細盖因敝屣二字讀作賴鮓故誤用上
一字而下則取本字耳
世廟初欲賜第顧文康文康辭焉而請城崑山一時崑人
咸以為勞擾不二十年倭夷犯崑攻城不入然後知德
文康云
國家用刑須當方足以服死者亦足以警生者嚴世蕃罪
自應死然坐以謀逆則其所無律有在朝官員交結朋
黨紊亂朝政者斬若坐以此條彼復何辭
陸黄門爍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按吳訪一
巨惡將置之法其人以千金求救於陸陸召其子謂之
曰我得此金即為汝有然我夜失其生平我辭此金即

汝失此金柰何子曰吾願全翁志千金非所望也即郤
之陸大喜王吏部穀祥家居以清德為郡侯所重時郡
録儒童有王姓者見遺持百金請王認為猶子為續取
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柰生平何請者曰引掖
後進自是美事何憚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
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灾禍竟
不肯為執筆即此二事可想見前輩風流亦可見陸有
賢子今人不以為矯即以為迂癡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
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

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絶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又或見其旁、上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致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金公年近八旬手不停揮日以著述為事然日惟食饍一二片或腐湯一盞如此者四五年曾寓小園經月予親見之其著述頗多皆藏家塾尚未登梓

李固遊太學人不知為郎之子漢史以為美談里中徐文學元灜為少宰公兄子贈君冢孫也篤學勵行絶無驕貴習出入惟一童自隨人不知為少宰姪也每試隨高下未嘗自通即郡邑大夫亦不知為少宰姪也或勸之徐云小試高下正可驗學之進否若自通即得高等亦自欺耳若而人者不愧李固誠吳中士風所係不幸短命惜哉

程氏青布店有一染匠薄暮往九娘墳閑步見一美人行野中匠隨視之遂相顧眄遂夜匠還店宿則美人至矣叩之駕言主人之妾夜至曉去者經月匠面土色語失序衆訝之為請救於道士徐期賢徐嘗從龍虎山得降魔術乃為書符作法未及一周時匠已死衆驚奔告徐徐曰無傷對理耳行且甦衆疑信半俟至五更匠甦矣問之曰我為城隍攝去與某氏陰魂對理神責氏不合以游魂迷惑生人牒發酆都責我不合輙起淫心笞二十發還驗之二腿杖痕方新病遂愈即此可見一念之妄足以着邪可不慎哉

隣人陳竹匠病疫甚忽若遊魂至一公府前見門內鎖數人東隣鈕賣肉及家奴張俸在焉門外隷人謂陳曰汝無事至此宜速歸歸則在枕席間因向其家言時鈕與俸無恙也匝月陳病起猶屢向人言之予亦聞之以為病熱妄見識熟人耳無何鈕病俸亦病相繼而亡然則所謂陰司者非耶

吾宗老眷頭張坤居北寺前病膝癱不能履地一日至顧家橋登丁少參門尋其姪姪蓋丁臧也適有事呼之不能即出坐與其隣話久之曰吾腿痛不能待歸矣明日訃至姪曰昨在此何遽死訊其家在牀褥者四十餘日矣何緣出門但昨在床口中喃喃若問姪耳夫白晝大都生魂之出衆皆見之自非真知鮮不以為好誣也

友人師子喬謫遷吳庠生也家城中一日欲造吳恭先在專諸巷遇其友金某與之携手登城迤邐叙話後下城出閶門至渡僧橋別師過橋抵吳吳迎謂之曰聞金某

死乎已遣人往視之矣師笑曰適與同行出城寄有是哉吴亦疑之及吴使返命云金官人果死矣尸停某處未歛也訊其服餙一如師所見衆愕然師亦失色無何師死吴信義人也親向予言之方以為果然

客有向予談胄籍事有中式二次後擬問革者予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况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著而棄之乎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胄籍見擯也客大笑

學古人詩亦須擇其佳境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誰不知為杜語苟倣此口吻便是老頭巾矣

處實堂續集卷之七

庚辛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五言古

穀日有感作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今茲似疇昔却憶少陵詩少陵處唐季天寶方亂離今茲昇平日恒陰豈其宜穀日亦既處陰雲猶蔽虧發育藉陽和條舒胡不時安得起曼倩考占令决疑

詠俞子如雲泉

之子隆孝思海濵卜玄壤董園捐林薄原阡負高敞洪流旋襟帶豐阜挾塏爽地肺効靈竅天心示指掌顧復敦方寸淵源發尋丈呼吸月升沉吞吐潮來往初出魚噴微繼激龍吟響豈惟洗塵耳亦可寄幽賞青鳥自揣摩華鶴亦想象川后欣有隣天吴或時享瀛壖偃鉅石龍嵸囷覃莽移置具枕漱基階愜脩廣四周無斧鑿一舉備俯仰佑啓爵孫枝雲仍並稽顙

即事

六月疲枯槔赤日一何酷孟冬稻登場靈雨連信宿蕪之發春雷咎徵奚俟卜未賜半田租猶梏兆民腹人事豈錯近天道何愆伏三年急糊口無以充饘粥振衣顧彼蒼祈

成今歲熟

孟冬靈雨湧志所感

今日亦不雨明日亦不雨追憶序水時揮汗苦煩暑今日雨不休明日雨不休稻熟艱登場何以慰有秋第将今日雨易取前日晴雨暘乃時若萬寳始告成蜀地生三蘓眉山草木枯豈緑鍾二輔靈秀拔三吳逸欲緑飽暖茲應生道心民風日惡薄轉覺機械深當時貿販者嘯聚多山林賑令下九天歡呼萬井衖胡為沾恩日却憶賜租年尭舜病博施乃輸文帝賢固知王居渙不若田租蠲蠲之國計乏不蠲民命懸請問大司農兩難奚當先我本藿食者謀國非吾事數口已嗷嗷束手慚自治支枕愁不眠濡毫聊自志

王尚書輓歌

有生必有死往反固其常死者既復生生者復何傷青春念疇昔泉石追壺觴以君一日長視我如鴈行浮雲薄軒冕移卧齊彭殤握手相期許出處兼尊陽遠志成小草忽馬參與商詎云親者疎鵷鷺殊飛翔中道慕赤松末路悲長房璞玉既已剖珪璋不終藏丹車列八座白首返故鄉方尋東山盟胡遽游大荒息駟作長別頌酒餘短章著書虛紫氣遺體託黄腸何以慰魂魄錫壤承寵光

将進酒

人生若大夢達觀自徜徉彭殤無甚殊大夢有短長昔年金谷園回首邯鄲道當時揔韶華而今多宿草江千憶舊游美人江上樓春風能幾何倏忽成土丘流光春復春緑髩不常新無論軒冕士況乃遂萬人白日難揮戈駐顔無大藥惟有盈尊酒踐爾花前約

懷古

十日索子房千金購張耳試問為誰毆云是赤帝子躡足受吏笞屈膝納翁履蠖屈豈所甘攀鱗自茲始

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問我今何為食牛雖待年牧豕已愆期夜伏老驥櫪晨息鷦鷯枝濯纓過滄浪洗耳臨清池孝友亦為政無煩顯者唯

七言古

題陳道復書

老去元龍幾十年蕭疎殘墨尚依然烟中可着登山屐溪上猶淹訪戴船二米風流久不作君今復作遼城鶴只今藝苑不乏人誰復胸中富丘壑

能嬰引贈潘文學

東來紫氣何陸離著書五千玄在茲誰云返老無真訣專

氣致柔能嬰兒雪川公子耽玄素澄神豈獨閒居賦何論短晷馳白駒一任長天走烏兎無煩大藥駐朱顔摧剛爲柔即九還異日丹成向天闕豈惟尹喜在函關

海棠怨

睛起中庭折海棠折來對鏡比容光未知妾與花誰好囬首含嬌頻問郎郎言妾貌雖可憐不及花枝耐歲年年年三月花如舊歲歲容光不及前不道無情花易好却恠有情人易老請君今夜伴花宿花若有情君不獨

梅子馬邀登虎丘贈之

玉山能行擅風雅金陵返棹來吳下秪今傳舍歌無魚誰遺臨邛客司馬乘秋攜妓快登臨流水高山無俟琴且將珠玉買歌笑莫問青雲誰賞音

思延去華過池上觀鴛鴦適就之攜妓至因與功父幼于分韻得真字

曲池風高吹白蘋雲間洛下來嘉賓開軒烹雌酌綠酒欣見天涯爲比隣何來趙氏連城璧隔水芙蓉妬顔色池上雖無並蔕花人間別有雙飛翼試看池上兩鴛鴦戲水凌波五色光漫道使君元有婦其柰羅敷先斷腸

騷

采蘭辭

采采兮崇蘭紛紛兮幽獨將相忘兮入室胡孤處兮空谷豈九畹兮故遠羌三秀兮匪族漢名臺兮藏書楚稱縣兮剖竹春集兵兮容臭秋紉佩兮當馥願同心兮與言罔銷沉兮芳馥

五言律

庚寅元旦立春

歲事動郊墟風烟梅柳舒春從元並始臘與夕俱除綵仗迎新後斑衣拜舞初百年欣此遇應得慰蓄畬

開歲同徐校書飲公瑕鑒止堂

蓂葉啓嘉辰芸亭燕賞新佳人矜詠絮池柳報陽春共昵風期合非關履舄親飲醇元易醉不在酒重巡

四日仍同過盛國醫孟壽堂夜飲

淑氣轉青蘋欣玆物候新素娥元有約勝賞豈辭頻燈火千花夜才情四座春傾君上池水不醒醉心人

丁少參應心七曆臺薦驟驟嚮用偶過小齋贈此

推轂重諸賢懸車今幾年須知丁令鶴應作　帝城仙雲月東山後聲華北闕前彈冠豈吾事擊壤樂堯天

開歲至上元陰雨漫作

陰雨浹旬餘頻翻卜筮書春風知有約何日到吾廬蓂葉落方始梅花勒未舒所欣耽閉户不恨出無車

登李白酒樓丁丑作業已失稿不盡記憶因客請書湯足成之
不灑楊朱淚來登李白樓賦成遊八極名在自千秋水落
青徐出天空海岱浮酒人雖異代猶可挹風流
贈黃山人孔昭
之子八閩英遨遊世味輕箭書燕將泣筆札漢侯驚江夏
無雙望陽春第幾聲忽來歸棹促何以慰逢迎
擬古
少别即經年多愁自惘然賦成黃絹後淚盡素絲前消息
從誰問音書托夢傳三生如有約猶可證青蓮
李度支得子協夢馮文學繪圖贈之為題

夢兆曲江春蘭房報勉身須知種玉後已及弄璋辰燁燁
雛成鳳振振趾是麟繪圖為左券持以俟綵綸
夜雨是日也按臺李公臨吳
子夜雨潺潺涼生枕簟間可祈南畝足更喜北窓閒抱甕
應蘇漢隨車果是顏夢回驚起坐雲月潤蘿開
賦得海華別號
佳氣藹汀洲滄溟紫翠浮月寒龍是藏雲起蜃為樓鮫泣
雙珠夜鵬飛萬里秋黃山懸世望應可紹弓裘
立秋
一葉報秋初池亭暑漸除荷香捲簾入竹翠拂簷虛課子
披緗素承親御板輿江湖十年外毋謂子非魚
送王玄達入京
上苑方推俊通家已屬君臺成自隗始客有薦雄文才在
何論晚名高更逸群登樓望鄉土應見賦凌雲
憂旱
年年憂王粟日日望商霖秖見畢星遠翻疑旱魃侵桔槔
疲澤國祈禱竭桑林淨洒歌雲漢安知天地心
賦得桂亭
結屋遠囂塵涼風愜賞新門過大隱客招赴小山人香逐
秋聲入烟浮夜氣親只宜金粟界不羨玉樓春

劉文學新居見招賦此
秋賞隔囂塵招尋別是春木欣疑擇主地勝信由人城近
樓鶯穩堂開賀燕新二難知欲并入座媿嘉賓
無田自慰
魚釜似萊蕪家人日待餔雖無田負郭亦免吏催租生計
慚鳩拙書香喜燕雛筆耕聊自給未是阮君途
呂崑山考績霑封
尚父發文孫蜚聲入帝閽雙鳬傳吏治兩口接仙源豈
必花成縣還誇玉在崐高堂駐青鬢赤紱拜新恩
過飲孫國醫新齋

乘輿集君家房櫳駐物華庭前謗玉樹座上出璚花橘釀
蘭陵酒池烹陽羨茶赤城仙路近正好卧烟霞

袁文穀司理寄示朱京兆諸公倡和新編

朱博持衡望袁宏佐理才相看青眼日俱是畫眉来處士
論文集将軍偃武回遥瞻清泰象無俟候三台

婁江舟中得星兒入泮之報

一水竭來輕蓬窓返照明山含宿雨潤江借晚潮平虎子
始跳地龍門欣托名緘書付歸雁趣慰倚閭情

詠錢孝廉悼母

霜色萎靈萱長懷罔極恩啼烏驚隴月弔鶴泠松門俎豆

遺規在栢棬口澤存柸輿那可御愁絶二毛潘

題吕右轄世傳篇什

獨有見垣人倫高物外身會稽探禹穴勝國避胡塵奕葉
蟬聯重縹緗藻翰新襲藏充鄴架世德擢虞賓

贈歐郡博

宿望推明彥清流寄廣文傳經化成雨講道士如雲矩矱
看輪斲提撕識漏分無論太平策吾土即河汾

題藍邑博尚義表宅卷

琴堂宣化始表宅羨君先知有姜肱義能推卜式田庭榮
棠棣萼詩詠蓼莪篇欲識貽謀在惟看奕葉賢

奉送石郡公四首

直道惟應黙清流秪共憐百城雙淚盡千里一帆懸往事
悲周舉遐風憶趙宣空懷國士遇臨別倍潸然
煩劇推吳會循良屬楚材朝陽聲價重即墨毀言催輿論
雖稱屈狂瀾倒莫回共期迎竹馬何日使君來
士庶雲填道相持涙滿襟爭深借寇意其柰畏途心門有
春風坐庭無暮夜金只看碑在口未許遂抽簪
萬石家聲重欣承五馬過豈無醇謹在其柰激揚何道直
身奚屈官清論自多秪令朝野望吴岳並嵯峨

陳禹文予舊雨也将有都門之行贈之

白皙憶元龍追随野寺中相逢已遅暮把臂立春風草榻
緣徐下仙舟喜郭同京華多勝事莫惜寄征鴻

暮春爲樂漫作

婚嫁幸已畢頭顱非故吾流光駒過隙時序燹将雛掃徑
邀歌者開尊召酒徒遺風自江左只合醉當壚

題牧野圖

風塵高牧野殺氣暗全軍百六當龍戰三千出虎賁旌旗
揮落日鼓角動寒雲知有蟠溪老鷹揚翊聖君

顧道行學憲以豆生蘭酒見寄賦謝并訂入城之約

湖上片帆開欣兹尺素來右軍應啜豆畢卓可持杯心醉

千錢價詩慚七步才傳桃當計日應許愜追陪

病齒

累日中賢聖通宵病輔車計辭金谷識頻索玉川茶支枕

驚春夢挑燈感歲華來朝借藜杖採藥逗烟霞

分得尼山壽傳太夫人

嚴肖商稱重山仍孔肖形峯巒面顏母洞壑孕坤靈七秩

榮諼草千秋永婺星絲綸計驛錫次第祝遐齡

慰孔炎宗公殤七歲孫

玉樹出藍田金鸞錫講先寧知師孔日已及夢鈞年烈祖

悲繩武嚴君泣象賢非熊如有識應續再生緣

率宿兒送星兒赴試荊溪

計程三百里荊溪非遠征若為相送處惜別各含情負笈

從師友談經礪甲兵龍門期一躍發軔在茲行

荊溪舟田傳星兒家報

即次已云安書回喜共看潭光傳玉女山色送銅官旅況

從伊習親心對酒寬登樓起鄉思知在白雲端

為李生贈趙姬

飛燕作前身盈盈自出塵寧知射烏者即是釣鰲人偏髻

梳仍懶輕衫樣獨新若將花比艷愁殺洛陽春

風雨懷星兒試荊溪

一別忽經旬驚心風雨頻老懷懸愛子弱冠作羈人辨璧

應歸吏觀光利用賓馳驅元可範直道有通津

湯應之憲副卧病詩以訊之

齒叨一日長交以百年期柰我追歡夜為君卧病時對人

顏覺瘦窺鏡髩應絲欲向維摩問齋心禮樂師

走筆和韻荅鍾孝廉

伏枕經旬月柴門謝客多空持伯牙操慚負子期過舊望

懸山斗新裁爛綺羅知君世詩品藻鑒欲如何

海上有警志感二首

邊警動扶桑先聲到洛陽奇功需傳介遠略寄陳湯羽檄

傳吳會車書阻越裳廟堂饒石畫何以奠遐荒

島嶼忽稱兵飛書達漢京樓舡誰樂戰都護合專征吐氣

多成蜃揚波半是鯨空懷破浪志擊節負生平

贈王佐擎思延

登壇尚少年繩武已翩翩元凱輕裘在脩期露布傳二宮

推衛尉三策快籌邊若過王陽坂還應好着鞭

八月十二日與王佐擎思延張山人去華錢山人功

甫飲曲水草堂白公石下分得陽字

委徑延高駕流輝映草堂相依白公石同醉紫萸觴小隱

宜吳市名園媲洛陽漸看璧月滿莫惜遲清光

送王將軍思廷歸信陽

洊承將閫命殺勤訪華門和鳴應是鶴命駕不須猨文武
家殺重詩書古道敦歸舟白雲際明月滿乾坤

表濱州祀名宦復祀興化鄉賢是作

渤海治推龔殺華訝許同堂名標政蹟祀典報崇功今古
風流並濵揚俎豆通高山常在仰千禩兩黌宮

送吳邑愽公一歸當塗

直道與時遺毋嫌知我希畏途先解組惜別獨沾衣末路
青氊冷歸帆化雨微敬亭山色好應著謝玄暉

過濠上爲白六諸英邀留小酌歸輿口占

乘輿步江皋蘭房隔市囂金人傾露掌玉腕擘霜螯老媿
河陽果凡叨曼倩桃天台疑誤入回首赤城高

答表弟業太學見戲二首

生平釣鰲氣已付狎鷗眠風浪豈無地烟波別有天計資
黃綬拙爲政白雲偏採藥餐籬菊安知老歲年

勸駕虛勞汝埋輪已自安雄心陶濁酒孤興寄清歡須信
裾難絕毋論冠可彈臨淵非有羨偶學把魚竿

送陳貞父會試便道謁侍御李公

梅柳動郊原津亭一命尊賦成新豹變刺謁舊龍門投轄
還同孟掃除應是蕃天人知獨對　聖主欲臨軒

題鶴鳴鵲噪圖送陳明府入覲

入覲紫宸朝舜辭驛路遥鶴鳴應和子鵲噪喜遷喬闕下
凫爲舄庭中樂是韶不須勞考績天聽徹歌謠

送陸孝廉會試

當年讀文賦已識士衡才綵筆饒新藻黃金有舊臺公車
方薦剡驛路正開梅知爾應居上何嫌獨後來

五言排律

送周令君晉擢天部

劇縣試操刀名門一鳳毛下車時雨浹行部戴星勞魏闕
遊凫舄吳天溼雉膏風流持古道意氣走時髦剡薦符明

試綸封見寵褒談經盡桃李折節下蓬蒿八柱雲爲觀三
江雪作濤陟明輝祖德援俊入天曹風度儀新令青徽憶
舊袍驪歌憐下里心醉在投醪

孔炎子厚二宗侯父子膺薦

奕葉先宗盟南陽久著聲能書雙北海樂善兩東平高準
知龍種新詩擬鳳鳴心旌懸魏闕道望重維城職謝三間
掌支榮百世英詩標麟趾什易擅蟻封評剡薦緣青瑣綸
褒下玉京長裾那可曳遙憶君爲情

七言律

上元劉太學光裕堂觀燈歸遇雪

春陰作潤鎖莓苔燈宴歡從勝侶開火樹空花天女散鰲
山明月夜珠來寒生不猒金尊倒興劇何妨玉漏催倚醉
遲歸衝暮雪却疑吹笛落江梅

送李使君叔玄復命還朝

經年使節駐長洲妙歲聲華等鄴侯豈必度支推課最自
持心計切民憂仙舟易與青山別關令難教紫氣留桂席
不嫌輕似葉已將風物錦囊收

舊嘗以一絕和仲和宗侯繡毬花之詠近見其諸刻
復成二律

參差一樹碧瓏璁鬪靚神仙面目同（繡毬乃八仙花所接）通籍舊於

群玉府翻身新出蕊珠宮天人夜弄紅樓月蹋踘春田水
殿風誰謂郢歌偏寡和不令白雪自稱雄

蠟梅

已將温章護蜂房殘蠟誰融綴曉粧第一湯勞誇綠萼無
雙先許擅黃香亭亭憨態初消雪奕奕檀心後染霜金盌
亦能供點額不須逐隊學霓裳

寓崑不寐戲作

拚闢久已息波瀾即次方知行路難騏驥欲舒千里足鷦
鷯未得一枝安渡江酒對呼盧飲同舍狂生秉燭讙獨遣
閑人愁不寐宵分支枕憶邯鄲

題陶太學遺像

聞道淵明世澤長王江別有一柴桑捴教賈氏難容謚何
必華陽肯事梁五斗未沾遠北闕一經畢老守東岡孫枝
已見恢先烈松菊應知徑未荒

題陶孝廉遺像

計偕當日並公車屈指風塵廿載餘瘞鶴已知歸華表撫
松空復歎遺墟寒雲酹酒三杯盡落日棲鴉五柳踈漫道
結廬人境遠兒孫猶可大門閭

登崑山

婁江東下海潮平別有崑岡類削成窈窕扶携人作杖嶙

峋瞻對石為屏烟霞不老長陽洞井邑疑開子夜聲屈指
歸帆惟信宿何妨回首白雲生

送周撫臺擢南戶侍

紫泥朝下綠雲衢簡命方新重兩都獨坐聲華高北斗經
年膏澤徧東吳百城保障墻頭雉千里謳歌栢上烏豈必
甘棠思召伯緇衣還擬頌司徒

陶懋謙別號恒嶽志感也廷韓為繪圖屬予題其上

一從結綬屬蕭朱伐木勞歌久向隅交道何如晏平仲世
人孰識管夷吾手中翻覆為雲雨眼底常山失寶符弘景
耳孫應接武素心不易寄披圖

湯興

長鋏歸來定未遲短文空遣北山移湯言桃李成蹊徑須信縱橫似奕棋萬里天高鵷鵲觀九重雲擁鳳皇池爲傳箕踞科頭處不必朱門悲路岐

賦得金閶城送林邑博

芳尊祖餞闔閭城化雨初收山氣清兕世右文經二考徵官左轄別諸生天招湖上林逋隱人惜江都董仲行此去家園盛桃李三吳應羡八閩英

馬比部考績北上贈此

馬卿聲價重長安抗節何須柱後冠湯邁風塵勞案牘由

來砥柱任波瀾賦成不用卿人薦宦拙寧辭仕路難考最未妨青鬢改 皇明應鑒寸心丹

喜雨

朝聞賢牧禱山陽未晚玄雲覆短墻霈澤神龍應鼓舞離方大火欲潛藏數峰行雨寧論楚千里爲霖不羡商水氣何須占少女已看膏潤濕天潢

趙仁甫左遷九江見寄落句羨予北窗眠戲荅

郡理何當得左遷廣文官冷素書傳須知白璧元無玷却笑青衿似有緣首蓿儒餐空竈下匡廬山色滿門前北窗到處堪高卧經笥由來屬孝先

懋昭曳裾魯門一日失所依將往謁沈明府便道過吳贈之

秋風客散孟嘗門岳老歸來一劍存趙勝不收毛遂薦如姬寧報信陵恩五男負販鳩巢拙千里驅車馬足煩誰謂窮途竟蕭瑟須知寒谷倏春溫

送別駕斗陽張郡公以篆檄暫歸

詎然冬日舊冬官拙其如行路難漫說才名三影重不教心事四愁寬斗間雙劍何時合江上孤帆秖自看物理屈伸應倚伏寄言惟有一加餐

邊信

當年囬紇餧葡萄此日徵兵促羽毛太白一星經井畢天驕萬騎走臨洮廟堂策似和戎便邊徼功誰破虜高老去應無囊底智請纓久矣負龍韜

梅八子馬白白下携所歡過吳示予新刻未幾有吳興之行賦之并訂田舟之約

澄江如練片帆開知是留都作賦來入市忽疑仙尉隱載施還似子皮來集成廬嶽詩千首月醉蘭陵酒百杯明到苕川應不久趨來莫待榜人催

送詹刑部汝欽請告歸閩

三事方升四乞休片帆遥作八閩遊直歛當日倡鳴鳳鄉

恩臨秋謝奕鳩　温詔尚容長孺戇烟波偏引計然舟廟
堂漫有和戎策安石東山不可留

徐少宰新堂落成奉賀

恩綸未許遂彸衣堂構爣應近紫微卜築暫時開綠野起
家計日入黃扉徵蘭已兆三芝秀賀燕先將五鳳威開說
蒼生待安石可容雲月借光輝

楊校書過池上看鴛鴦因為顧曲之集兼懷梅子馬

容來池上看鴛鴦人擬吹簫引鳳皇酒畔未春先黍谷歌
邊無樹不鶯簧連城暫去應歸趙傾國重迴亦是楊莫恠
夜闌雲掩月偏宜燒燭更飛觴

聞徐士彰給諫有浙省僉憲之擢計將道吳門賦此
迓之

鳳皇城裏鳳皇鳴三載高懸青瑣名奸膽昔年寒激濁外
臺此日快揚清條陳已見甦民瘼撫字應須屬老成誰謂
升沉終契闊一尊猶可慰逢迎

頌太守石公二首

墾田亦可問南陽郡國於今肅紀綱鮑永下車三尺法李
膺破柱九秋霜公庭雷厲摧強禦巨室風靡見激揚知是
趙宣能舉厥更看清望重嚴廊

古吳新政肅風猷何俟齊民祝麥丘分野福星明執法狂
瀾砥柱在中流芝蘭勤植荊榛剪狼莠頻除黍稷收兩漢
漫誇彊幹吏石奮家訓自千秋

題松竹梅壽鄭廣文

廣文雅望重明時寄跡青氈化雨宜九萬一飛霄漢氣百
年三友歲寒姿公庭論道琴堂靜講席譚經花影移計日
天人應獨對肯令潘鬢上雙絲

彭美徵謁徐少宰於陽羨因託之製華久而未歸作
此懷之

陽羨盤紆疊嶂長寒波一葉泛滄浪懸知徐邈應中聖會
道彭宣到後堂朊頼華公當不負渡江酒對得無傷園廬

別有新聲在歸日還須醉羽觴

哭朱典籍道光

當年佔俾媲齊名蕭寺鎔窓憶締盟偃蹇一官淹郡博蹉
跎再命屬司成塊間讀禮方家食天上脩文已籍名海內
于今幾兄弟寒雲鴈斷獨心驚

題袁人寫真

一從鏡裏顰蛾眉重見崔徽點素絲豈是陳平誑胡虜得
非延壽賣明妃亭亭玉立渾無語忽忽珠嚬若有思籍使
廟堂徵畫史濡毫應肖築嚴時

郡太守石公偕諸郡公見臨因過小園是作

傳呼賢牧枉高軒敞帚何堪掃蓽門戲水鴛鴦俱借色䟦
揩章木盡承恩連轆共擬群龍集折節寧知五馬尊應是
垂情偃卧久忽令寒谷報春温
、先是郡太守石公拉諸郡公漫小園看鴛鴦無何陳
明府繼至因與兒輩論文是作
前日小園迎五馬今朝曲沼下雙鳧秖共海鷗相狎久寧
知匹鳥沐恩殊光榮敢謂文章力顧盼應將羽翼扶信是
龍門聲價重品題直作鳳皇雛
送劉汀州擢叅楚憲
東南敭歷久蜚聲嶽座高題劉寵名舊借海邦雄五馬新

開憲府肅雙旌當春玉樹中庭蕙祖席驪歌上苑鶯漫道
福星願楚澤清朝計日入持衡
鄧保御有救毋奇節夫婦雙壽為别駕公賦
鍾陵佳氣藹長春靈壽應扶孝義人術擅青囊官保御身
嬰白刃扳慈親堂前百歲氷霜勵膝下稀齡拜舞頻計日
重封知有待高門先巳煥絲綸
、寄葉明府表弟於玉田
妙年馮翊試分符籍甚聲華满 帝都瑶圃春明花是縣
金臺日近騎為鳧折腰作吏身非苦連袂歌為業自殊青
瑣乃君家世事佇看端笏向天衢

白堤舟次觀朱鴻臚在明女樂
盡日方舟水戲張酒醒殘夜出新妝重傾醽醁浮鸚鵡再
展氍毹舞鳳皇堤畔直應呼白傅曲中豈必顧周郎相看
只問今何夕莫笑狂生老更狂
顧學憲携榖伎入城縱觀逆日作
絶代新聲停宿閒秦青優孟總輸君飛觴剛及春将半歸
路翻嬿夜未分喚醒百年蝴蝶夢粧成一隊鳳皇群主人
顧曲如公瑾奇字猶勞問子雲
和人無題之作
遂乘山北武陵西道遠其如夢易迷春去催教花落涸愁

來喚起絮沾泥三生未必成黄絹萬里猶堪訪碧雞安得
靈犀通一點須知不羨陟丹梯
鄧太素孝廉以詩贈予兄弟次韻答之
倦游小隱似牆東千里襟期信宿同命駕止談今夜月班
荆知有古人風天衢神駿應難附下里氷蟲愧未工老我
塤篪俱湧興任君春雪獨稱雄
、無題用長慶體
小樓獨夜倚殘釭帷底春心老未降誤擬所歡風動幕驚
回幽夢月窺窓時移不耐毛侵二才在空憐士少雙無限
人間惆悵事片雲依舊隔湘江

懷白歎

王昌初嫁歛蛾眉秋水盈盈強自持秪謂當歌聊復爾不圖嬌唱至於斯運斤獨擅人間巧舞劍應輸分外竒只恐綺筵徵召數入春暗減小腰肢

獨立

藂花雜遝錦屏開仙侶頻㗖張翰杯豈必狂生能顧曲亦知幼婦解憐才南來㕘候乘時轉西去蘭橈幾日囬新霽逞應多勝事含情獨立小平臺

贈張郡公

自是銓掄重楚材秉橇早拂斗牛迴鳴琴舊著安仁績視

篆仍聞淮海推執法威聲傳蔡國下車新政庇蘇臺勤宣漫說埋輪事會見恩輝日下來

毛肇明方叔覲褚藎甫楊濟卿蔣公弼文夢珠六君挐過承天寺張女戲作

禪房幽徑曲池邊選勝徵歌得地偏女子似從安忍國酒人堪比竹林賢臺荒亦見垂青柳杜散重看禮白蓮莫道眼前超淨土不知今夕是何年

送沈郡公擢比部赴任留都

五年佐郡著循良千里英聲遠帝鄉官入鳩司猶似拙名同鷹化亦稱揚賢勞已覺腰圍減吏隱行看蒙賦長莫

原缺第二十三葉

去才情不讓人鏡裏半留青髩在眼前全覺白頭新無魚亦是垂綸處猶藉烟波着此身

夏日自遣

涼生濩木晝陰陰好鳥時傳風外音莊叟未能輕楚相許由何必達堯心罇空北海難忘酒坐有南薰不倦琴架上一經堪教子肯令顏色盡黃金

夏日徐懋新邀過城南別業

城南幽勝俯滄浪水竹陰森覺晝長忽亂心旌緣苧曲時通鼻觀是荷香兩無新舊皆駈暑風有雌雄揔送涼中聖自君家世事勸酬肯惜醉飛觴

夏日送郡太守石公

頌聲載道雜歌驪行李蕭然表素絲三載甫成安堵績一封已創伐崇詩薰風不解吾民慍明月常懸去後思誰謂爍金惟赤日也應昭雪慰臨岐

叔趣懋新肇明仲明次第携酒過小園作

載酒徵歌枉俊人長林永日絕風塵直須痛飲如河朔豈必投竿學渭濵琥珀香浮花影亂水晶盌滿藕絲陳群公共有雲霄氣暫向高深遂隱淪

王逵生亡其愛妾賈氏為賦挽章

乍聞名字冠平康已見吹簫狎鳳皇柰可王昌今日淚忽

沾韓壽舊時香容光未謝催春去心事難言有夢償漫說
逐山應駕鶴芳魂只在合歡林

求東陽酒不得追憶曩歲少宰趙公汝邁之惠

由來美酒屬蘭陵若比蒲溪浪著稱此夜一尊何處覓今
時三白湧勞傾糟醨自可供餔歠賢聖無煩辨濁清却憶
昔年豪飲日百壺分給賴名卿

追憶蔣子徵少參惠東陽酒因戲答文子悱明府徐
抑之司理

燊遺文翁令浦江歷數徐邈李東陽甕盆空憶金人露凝
水難分玉女漿豈為季鷹夢作病不容司馬潤枯腸一從

蔣琬投醪後寂寞千今媿羽觴

題公瑕城南別業

亦知塵境有林泉重見吳中葛稚川魚鳥自親蓮社客熊
羆已卜渭濱年招緣桂讖元同隱人好樓居亦是仙更喜
赤城鸞樹近不須遥羨鹿門烟

寄謝王洗馬徵昌昇志所感

地濶天長秪夢通孤懸明月大江東人間落魄誰如我海
内神交幸有公夜報鯉魚沾舊雨朝承雛鳳識家風洛陽
城郭岧嶤果其奈時情妬入宮

答杜子庸少府兼懷陳玉叔廷尉

鳳城秋色大江濱潮落秦淮客問津吏隱憐君黃綬拙交
知媿我白頭新戰肥嘲覺張衡樂太瘦偏宜杜甫貧聞道
名高仍有托年來結襪屬何人

送馮憲副督學蜀省

清時叱馭似王尊秉憲持衡禮教存雲出九峯蒸作雨水
流三峽溢詞源文星再入仍為使簡命重新亦是恩遥望
錦江春色好須知桃李在公門

九日得石郡公汝重書

秋老悲歌行路難孤飛白鳳碧梧寒楚珩去國元無玷趙
璧連城本自完千里素書田夢澤九重丹扆隔長安登高

極目浮雲蔽命酒聊追落帽歡

寄別駕叔於蘭州兼呈諸使君

豈惟先子白眉良叔父賢聲亦季方剛得一州如斗大不
辭萬里似天長官羈委吏腰仍折身滯邊城髩已蒼為說
許丞堪器使須知重聽亦何傷

夢李本寧示予新集中一篇擬陳濤斜且謂與予同
門因相識謾紀之

新詩忽讀李供奉古調頗似陳濤斜本為異域金蘭契誤
擬同門桃李花夢裏艤舟成謔浪覺來枕席生烟霞雲飛
泥蟠不相及大笑挑燈天一涯

壽徐大宗伯

堂開緑野雜觥籌良日稱觴紫氣浮八座聲華高北斗千秋世德重南州青鸞獻舞張韺樂白練成川起傳舟正是蒼生望安石豈容雙屐老林丘

黃大叅以侍養得請奉贈

十年敭歷重廣寳申命滇南屬望新青鬢暫辭朱紱貴斑衣且奉白頭親試看一日成千載始信無雙有二人更喜寳林森桂樹須知次第向通津

送葉慶元給諫主試江右復命還朝

熈朝顈俊紫泥分簡命掄材屬鳳群江表龍光元射斗樞中豹變盡成文賢書炳耀歸青瑣使節繽紛動綵雲逕計

上林春似海定知桃李半從君

胡元瑞來寓曲水草堂失去歌者趣裝東歸戲之

問郎何事泣前魚良夜歌殘斷袖初陳孟正思投客轄子瑕先已駕君車雲迷緱嶺秦簫咽潮落姜江楚夢虛此去蓬窓對寒月一尊可否慰離居

聞東禪寺開講作

沙門說法動生靈冠蓋聯翩鼓聚螢名教豈云無樂地禪林何必有盈庭前驅墨道千朱紱左袒緇流晦素經不盡把愛誰可語衆人方醉屈原醒

喜郡侯逐散講經僧人

年來雙屐轉紛紛無復東山履白雲競向終南尋捷徑計言莫比欲空群談經豈必天花墜聽講惟求太宰聞不是賢侯憂隱伏驅除誰為掃妖氛

五言絶

題畫炭上蒲為梵巖和尚

誰将韓終蒲托根豫讓炭色相本來空現出菩提案、

為吳公一教諭題吳中十景障子、

西山含豹霧沉成隱深緑忽開閶闔門光華耀朝旭

右閶門曉霧

春陰蔽山麓不見山容陡忽聞風雨聲却疑獅子吼、

右獅山春雨

踈鐘鳴山顛晴雲從空起空中瞻色相仍在虛無裏

右上方晴雲

石鏡涵澄泓葱蘢蔭林樾疑是洗頭盆照見烏雲髮

右天池樹陰

支策恰春遊步入桃花塢籬落自通津那得迷漁父

右桃塢香籬

同雲覆天平飛霙遍巖穴牙章挺萬笏崢嶸拜銀闕

右天平積雪

金精成虎阜寶光浮鴈塔影入龍潭裏題名報闔閭

右虎丘塔影

昔作吳宮井洗妝雲樹濕今供佛前花空山僧自汲

右靈巖雙井

三江入震澤三萬六千頃中浸廣寒宮波搖弄清影

右太湖秋月

選勝虎山橋揚舲出胥口不盡望洋心應寄題橋手

右虎山晝橋

春夜曲

春色漸無賴春心轉不禁幽期負良夜惆悵立花陰

明妃曲

獨自抱琵琶悲風引暮笳誰知胡地月還照漢宮花

蘭

空谷托孤根同心豈俟言不隨衆草薙猶喜未當門

六言絶

漁

晴明偏宜晒網陰雨亦可披蓑自理江湖舟楫不愁廊廟

風波

獵

非熊過渭川載牽犬出上蔡門禍福無不自已榮枯莫問

乾坤

樵

負薪只宜歌市披裘豈取遺金斧斤何妨深入豺虎不在

山林

牧

在寗本當扣角入秦猶可飯牛卜式自頓助國平津何事

封侯

七言絶

題顧中舍為錢山人畫

雲山歷歷樹蒼蒼十里秋容帶草堂豈獨雪川工黛筆華

亭亦自有長康

五夜聞鐘

殘月明樓好夢成忽聞遠寺曉鐘鳴已知來日應開霽早

起看山數翠屏

詠黃明府衙齋芍藥上甘露

若為仙掌金莖露忽降河陽縣裏花豈必飛凫向丹闕無

雙名已重京華

池上梨花盛開有感

盈盈一樹覆池塘寂寞闌干欲斷腸春雨滿園門自閉不

知白雪為誰香

經江上故樓

子夜離歌五夜鐘夢回何處覓仙蹤綵雲一散無消息知在巫山第幾峰

桃源三首

一自諸王并入秦當時無地不秦民只知徐福求仙去不道桃源更有人

春色年年暗裏催桃花處處逐春開桃源只在人間世何事漁郎不復來

尋真亦可躡丹梯何得桃源路獨迷世上元無問津者非關桃李不成蹊

贈釣關上人

靜掩禪關晝不開任教竹徑鎖莓苔香臺花落茶烟裊應是山僧入定回

聞鶯有感

珠喉當日度新聲百鳥林間不敢鳴一自仙郎騎鶴去年年枝上囀流鶯

偶作

昭陽花發夜承恩天遠蒼茛鎖禁門應有侍臣憂觸瑟宵分頻望紫微垣

豆雜米中為飯戲作

種時幸熟南山下煑日何須泣釜中駑馬漫勞頻戀棧已隨香稻足飧饔

牡丹孔雀

姚黃魏紫自森森應有炎方儁鳥臨拍尾定知馴欲舞不徒孔氏號家禽

茉莉

大火西流入夜涼酒酣支枕竹方牀夢回疑入羅浮界却是中庭茉莉香

憶遠

夢中憔悴使人憐病裏馳驅北到天莫道薊門成遠別好加餐飯待歸年

池上得都下書

曲池印暖戲文魚池上寒英照水初胡馬未歸邊餉急無端忽見薊門書

入山見草中殘碑志感

斷碣殘碑宿草齊高衙邊自借金閨當時若得名流筆夜讀還堪幼婦題

讀淮西碑

冒雪提兵亦履危蔡州城破衆方知勒功不入淮西石應有文昌代退之

夜合

接葉分莖度晚香新妝輕紫映鵝黃朝開夜合寧無意欲向佳人錦瑟傍

傳灌園畢懷子繩

浹旬簪筆度新詞調入陽春寡和宜流水高山無限意撫絃誰復是鍾期

偶荅

蔌林松檜繞龍鱗何必長纓是俊人莫訝市朝頭易白烟霞只護不羈身

感事

度土誅茅甲第開醒狂不見蓋公田須知瓦礫蓁蕪地曾有高門閥閱來

風信

迢迢歸路幾時通側側春寒曉夢空豈是長河處處水不然應避石尤風

戲作二絶

嬌歌一曲遏行雲荳蔻枝頭忽見君奈可所歡留不得春心空寄石榴裙

騎鶴揚誇腰萬貫撰碑何必字三緡千條弱柳黃鶯度百轉新聲白鴿塩

題希夷熟睡圖

桃熟瑶池幾度春先生猶是夢中身五龍自有真傳在不似邯鄲枕上人

客寄惠五加皮適督池上種葵因訂徵歌之約

門前忽餽文章草池上方培雄節花待得新聲建旗鼓即看勳業在山家

酒價日高戲作

從知三百與千錢何得新豐斗十千秋米不能供麴蘖其如田事歎連年

惆悵二首

交加紅紫小樓春獨有瑷花解惱人漫說桃源仙路隔眼前惆悵是迷津

漫扶殘醉小樓東不道巫陽有夢通最是夜深惆悵處滿窓明月半林空

殘夢

造次空憐夢裏身夢回回首惜餘春數峰自在行雲散腸斷峯前作賦人

枕上聞鶯

緑楊信宿瑣陰蘢霧色何緣忽自開豈是嬌歌應入耳鶯簧先到枕傍來

臥痾不得赴公瑕王園之約

山亭綺席俯清池入座春聲對酒宜偃蹇自來多腹痛厨

平元不盡王戹

題梧鳳圖

高岡雲外挺高梧來往浮雲自有無千仞覽輝元不下湧

勞腐鼠嚇鵷雛

夢與人講易

窮經矻矻檢韋編囬首燈窓二十年何事良宵清夢裏無

端猶復向人傳

大風雨

正喜氷輪來海上黑雲倏忽蔽長空翻盆入夜成霪雨拔

木通宵作颶風

蘆花

年年驚見蘆花白想得蘆花亦笑人蘆葉白頭春更綠笑

人頭白不重春

題梅

孤標偃蹇歷嚴冬厲雪凌寒矯玉龍信是宋君能體物不

妨草莽雜丰茸

客有鬻珠不售者賦此嗤之

昆明池上罷垂鈎明月何能不暗投莫恨驪珠混魚目從

來定價俟千秋

梅子馬席上走筆贈薛五

湧說當年萬里橋綠箋翻樣給揮毫寧知此日濠梁上重

見金閨有薛濤

霧

曉起中庭濃豹霧渾疑泛海觸鯨波通衢自合無人跡敝

榻如予高卧何

贈别何无咎

詩成春雪和應稀楓落吳江客授衣東閣梅花待何遜西

風會送片帆歸

懷里姪試金陵

鳳城秋色漸離離潮落秦淮月上時想得阿咸初戰藝應

尋蘇氏舊蟾枝

詠燈草

不從腐朽化飛螢幸入銀釭照畫屏一自出山為小草寸

心那復有長明

題觀奕圖

拂石敲棋不計春輟樵觀奕暫怡神歸來城郭人民改惟

有青山是故人

紀夢

老去雄心付酒杯已知勲業未然灰棘圍戰藝非吾事誤
入邯鄲夢裏來

題圖花草絹扇寄遠

不將澧芷與江蘺紈扇殷勤寄所知莫為秋深便拋擲游
塵猶可障元規

邊事

宵衣旰食九重天李牧空勞在北邊湧說廟堂持勝筭不
知何日勒燕然

經年樞府議和親萬里封章入紫宸但許留侯借前箸指
揮如意靜胡塵

道傍築室幾時成塞上烽烟徹夜明捫虱為君譚戰守須
知間諜是長城

隻輪匹馬莫教還塞上勲名指顧間為說卞莊能刺虎須
看慟哭過陰山

洮河虜騎若雲屯超距由來待主恩側席莫憂邉餉急須
知外帑在私門

犬羊驕狡自從來汎駕還應是駑駘聞說殿庭思頗牧莫
須行伍有奇才

漫云刁斗獨分明習服由來籍土兵臂掌若教常運指豈
惟李晟是天生

天驕西牧竟忘歸腸斷材官老鐵衣對壘不須愁豕突個
中先着在當機

聞歌戲作

萬絲褭褭囀流鶯腸斷春風第一聲獨有朱門豪飲客任
人惆悵不關情

夢遊佳山水

輝煌蓬島似丹丘恍忽春光候怨秋却笑癡人圖障子輸
予清夜夢中遊

枕上看月

少年愛月不知寒霜落中庭更倚闌老去畏寒眈襆被滿

窓明月夢回看

分得蟠螭懷李使君

傍湖俯類似蟠螭萬樹桃花照碧湍一自使君行部後至
今春色在闌干

蜿蜒一曲倚巖阿網罟桑麻出棹歌盡道太湖三萬頃君
來無地不恩波

題徐懋新所藏文太史畫為其從祖中丞作

松林策馬俯潺湲半幅桑皮妙墨存誰謂楚弓人可得青
氊依舊屬文孫

陳孔信吳人也已占籍粵後以詩遊吳贈之

羅浮仙客客金閶田首家山望五羊孤館莫須添旅況三吳元不是他鄉

為徐承貽遲贈素娥

幽棲鸞樹碧城陰淡掃蛾眉嚲玉簪遲想嵩虹明月夜相挑豈必是琴心

羽行學憲玄予明府同集彭齋羽行以酒力不勝先去玄予汝金作詩嘲之漫為繼響

若為浮慕步兵厨秉燭先拋舊酒徒此後逢人譚飲德休誇斗石醉淳于

宴起

年華拋擲是忙時却喜投閒懶性宜一枕白雲春睡足滿窓紅日起來遲

懷從弟鄱陽簿來仲

家遠長洲久別兄官卑短簿亦知名湖鄉倘乏厨中酒右轉還須得步兵

處實堂續集卷之七

處實堂續集卷之八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庚辛稿

書

答鄭度支思成書

辱惠駑鶩四絕當使子昂退舍衛公却步第令此禽有知亦且飛躍也冀拜鏡屏之貺可謂肝膽相照感佩何似千里不貴糧鄭莊以俠烈為名高也明使君所臨不擾似有齎糧之意然不失為名高故用亦字與不字相發若以他字易之恐此義不明耳承以古道相正故不敢依違以負大雅直布愚見如此幸原之

答李户部叔玄書

下走沐中丞公知愛甚深於其顯晦之踪乃爾憒憒野人情狀大都如此不足供明使君捧腹也茲稍竄易呈上更借椽筆改正尤荷

答沈冏卿書

下走經時抱痾筆硯枯槁又見近時作者多尚奇譎似乖辭達之旨既不能構思且不樂効人口脗用是寧枯坐終日罔能握管前得手教委以館記重虛雅愛勉賦一律以塞嚴命茲聞諸記皆當代尊顯為海內所推服者若以野人之言續貂徒為捧腹之助非所以揄揚盛美也此言出

自肝膈非敢有飾統惟仁者原之倘諸記當有登石者委
以筆札之任則何敢辭

答章瑞州書

條別十年率爾通候自非篤於故舊者鮮不啓緘錯愕問
姓名矣矧弟姓名久不在人間者乎不自意門下不遐棄
不賤遺不以為冐昧僭妄而委曲見答雖弟輕千里而走
謁其惠貺蕃膴亦不過如此九頓來鴻感不可藝弟以抗
拙不適於用為世所遺循分守拙為鄉書玷得門下不以
為譾足矣顧辱延銷聲之舉推曳輪之轂顏厚如何老母
托庇粗安星兒幸厠邑庠宿兒幼小不令出試然亦能成

篇俯仰無憾彼蒼之錫弟者亦云厚矣計通家知愛者所
樂聞并及之

與顧郡理懋材書

章瑞州政聲籍籍江右吾丈欣與同寅協心旬宣無俟明
試而知循良守理莫二丈及矣辱惠過厚承以惧恧小兒
遊庠不敢當賀第千里遠念情不能辭向書本以奉贐而
乃償之以值雖不敢不領然非所望於相知也沈使君書
不投亦可投亦不煩索報緣巡守體面本自懸隔無容瀆
之耳諸公同寅一方是天假之勝且荷談間及弟何異為
張生設榻哉次兒亦能成篇且筆端頗爽滑特以講經未
畢不令出試亦姑有待耳十弟倘熱中幸以此慰之也近
得京問云家丼有藍州別駕之命未知確否果爾地非不
佳但舍妹長成既難從行欲送還鄉又往返萬里不知家
叔何以處之也老母托庇康寧如常近者四孫出試止遺
亡弟嗣子而進者蓋三人焉色喜可知已令郎鱗次遊黌
亦當魚貫登第聞瑞多禮經倘有餘文幸不靳借觀嘉惠
通家子不能無望耳守公厚來薄往亦避釣白之嫌非徒
以木桃報瑗也幸原之

答趙仁甫書

酷暑得手教捧誦新詩無異清風襲人且與寒燈無焰景
象不同不妨聞君謫九江也君來雪山重匡廬不當為門

下生色乎來鴻鼓翼不得趨報瑶華先此附復

答蔣都閫書

荷不鄙遺輕千里垂問感戢何似三吳連年阻饑今歲僅
僅有收而官逋私債一時責償恐亦非民所堪僕幸公私
無負可乘米價稍平為終歲餬口計如囊中羞澁何江南
氷雹如斗大至擊殺人牛且又太白經天逼月俱非小災
北虜跳梁似宜一大創方可保百年無事今廟堂以兵食
不足狃於和市殊深杞憂節下素負韜鈐之望且側聞當
宁拊髀有孔明元凱之問矣金臺推轂計且不遑節下當

必有以快服人心翹望翹望

復詹少司寇書

澗焉久不聞問秖雎伏下風以飫嘉譽不意門下望恩者多一無所徇而獨垂情白屋須教分祿焚香啟緘反復數周情踰面命敝郡年飢人流仰事為急拜賜之頃若渴飲甘知寒挾纊高世之德邈焉寡儔瑶篇備為考訂媿匪磨研綸綸之才倚門下不自滿假時推敲字句而度支君廁以賤名俾蠅附驥絕群幸如之何近作益雄偉雖其間已勒豐碑似宜并登諸梓方與度支君圖之度支推門下屋烏眷顧加隆固知門下每為下走推轂而度支則相信尤

深也家叔久困鹽車然猶幸得承車塵時沐咳唾下走一門罔不沾澤矣犬子三試俱濫高等遂與二姪同游膠庠計門下兒子視之應為色喜是敢附聞

復胡開封書

屈指從吉滿擬臨吳不意福星入洛攘我召父近虛竹馬之迎遐負褰帷之望如何如何追憶荆溪之役過辱款洽昨歲兒曹幸廁下庠皆餘澤也何日忘之閩表弟朱用明謁選得貳杞令果爾是忝臺下屬吏乞推屋烏俯賜矜教伏承書貺具見仁不遐遺感戢無藝使旋附復

答王洗馬書

久不奉徽音方切懸仰郎君忽枉握手徬徨恍承光霽人見友如見元賓矧象賢耶令人雀躍自慰亦俾良夢不虛兼拜手教訊及老母通家之誼藹若冬日且儀與物穰謝不能磬昔朱九江子价與楊脩撰彤脩相為嚮往顧相去萬里而遥乃以畫像相寄以當對面茲僭效之以陋容乞題并借尊像拜觀庶不殊千里命駕也敝郡石郡守事萬口稱屈莫敢誰何而貴郡袁郡理獨能抗言兩臺卒為昭雪可見中原人物自是不同其他政績可類觸矣知與門下有識故敢奉聞以為一快僕溫凊之暇時課二兒顧時尚轉務奇譎懼兒所習背時無以自信敢令各錄數首

以祈印正且代登龍幸大賜批抹特惠指南至幸

復趙武元書

往承托莫翁持令親幣委序震澤先生長語既課納明日莫翁仍持序來云震澤乃地名非別號祈改數字夫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結髮讀書已知之矣其為文恪別號非無據也矧梓長語已弁以震澤先生則先生地耶先生人耶貨殖傳謂句踐困於會稽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註曰計然姓名越臣也而蔡謨以計然為范所著書篇名顏師古辨其謬則知地名可為別號非若姓名訛為篇名也至改則不能但亦未嘗以祈改為非耳歐陽公不改尹

師魯銘而謂文慰亡友豈恤世之無識者王介甫謂欲有增損直宜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僕於此二事皆嫵有客氣豈忍身自蹈之聞莫翁篤言生動色發言則舛甚矣宛甚矣文果可存固願為文恪先驅即不堪災木亦無妨藏拙耳烏得言見還哉恐高明未諒以為狹衷特此申布

荅湯考功書

來諭瑯琊物故士林相惜然多惜其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死於三十年之後耳使死於三十年之前則可為古人惟死於三十年之後則瑯琊自瑯琊耳耿中丞赤子之評

理或信然聞其疾革以官高子貴自慰是言皆真非有赤子之心而何第令稍存體面豈有位列八座階躋二品易簀之際一言不及國事者哉聞其生前以不遊白門不造公廨稱僕僕之為僕止於此而已耶此瑯琊之所以始終不知僕也然亦見其赤子之心矣至於臨風浮白秉燭傾座自是不易得離群之感用是為深

荅陶太學書

荆溪之役不得與兒曹俱遂無緣奉晤門下雙鳳翩翩計日齊鳴欣慰辱甘包魚之腥自應為惙已者容不憚染翰何至數數損惠豈念故人食貧借徵書為周䘏計耶第且每為毛穎所困致不能佳如何如何尊君傳俟為石工助拙辟則媸母御鉛華愈添醜態耳一笑一笑尊委一一如命課上

荅袁文穀書

辱貺問感荷承委頌德尊公可謂采葑采菲率爾應教不足揄揚如何如何遠示理編不獨風雅追古亦備見太平氣象且令野人得肆意含鼓第秭苑津津稱說瑯琊而今已化為異物得無興嗟雖擬之尊陽未能無憾然視千鮮已假年視子與已有嗣亦可瞑目矣表弟葉玉田叨廁屬吏重荷覆庇壽書書稱感幸卒茲德子建亦弟故人今游都

下得賜吹噓不及另候幸一叱名老母賴庇粗安長兒得廁膠庠次子雖幼亦能成文然懼妨賢路今歲且不出試亦足自慰矣知見念及之

荅葉玉田書

別無幾何動易甲子卑卑棲遲薛越之中野辱不遐遺亟問亟餽中表之誼藹然與冬日俱溫佩服如何老母賴庇平善每對人談厚德津津不能去口也長兒幸遊膠庠次兒握管亦能成篇且稍識文機第以其幼小令尚未令出試耳承見念感戢足下初試宰割且在三輔譽毀易生知聲稱籍甚公私咸推清要之選行且不遑翱翔天衢可屈

指計翻足待慰甚文較書至復緘已為足下代謝書尾亦不着日月第百谷久不相面不知其書如何復耳石公守吳如得一包孝肅巨室歛手綸氏胥慶不知當道能容之否

答顧學憲道行書

追陪連日遂成年來第一塲樂事皆門下賜也所嗜乃爭鵝炙豈痂耶幸不靳東堂分嘗感主人之賢若愛敬交致自是生平向往無論一時也盈盈一水耿若天河不得日夕侍杯酒餘歡是用為悵耳銀杯之貺在門下為瓊瑶報挑第僕不免釣白魚之誚如何如何顧來諭辭毋義同嚴

仲詎敢告辭謹悏悉以承

與俞士立少參書

昨歲接手教訂春初有賞捧之行可奉杯酒歡不意今者信從類表來知吾丈有金瓠之感雖脩短有數亦自不能遣諸懷抱耳陳令君兩見顧必欲一面面則談起居甚悉且云吾丈歎之倍常談殊浹夕談間以志節許弟預為弟杜門書之累為惠頗渥古人有言人之相知在相知心弟何幸得此於吾丈也

復孔炎宗候書

僕於儁昌太史初未識面惟尺素往返殆神交也聞其人於趙少宰云篤實君子也且見其難進易退故樂與締盟門下何詡耶橋梓膺薦自是取之輿論惜漢官劉向僅止傳經唐進李白惟令供奉是可悵耳黃門豈讀登者耶曩嘗寓教一緘訂其人必好推轂善類者此舉誠盛事也

與石太府書

恭惟仁臺清勤公敏宜民宜人忽被官謗萬口同聲稱屈計天聽自民昭報不遠直作浮雲過太虛耳一人去留係萬户欣戚士君子立身行已至此祗可自快自憮想高明必無介懷也曩候門屏聞玉體以脾氣不和為苦治民舊患此疾諸藥莫愈偶得方士四製蒼朮丸療之奇効今謹

如方脩合少許并方呈上幸試服之

復按臺李公書

曩自顧明府赴任附致一緘嗣此顯遣一力走候特致一緘知俱徹記室矣此後乏鱗不復得溶陳然深仁渥澤未嘗晷刻不在肺腑也方仙舟北指濡翅失天而湫郡得石侯下車勤廉公敏能承仁臺德意而致之民民用欣慰不意以執法不撓忤時被論第仁臺握斧不惜實於先亦回天於末詎至令吳民兩失所天耶道體康和風祈叱馭趨朝以慰兆庶率爾附復幸宥不恭

復周吏部書

恭承明臺蒞吳折節逢韃眷存周䘏下逮兒曹雖顧復之恩何以踰此晉擢啓行以雌伏揣分不敢厠祖餞之末然神已馳於歘驪矣近得手教知以病請方前席賓登不應賜幺不意忽有省中之疏此豈風聞之誤耶抑以臺疏借重遂意臺下與聞耶若吳中士夫信服已久即使俗薄亦詎有崇陰孔邇而遽興後言者或有身自中傷百公而駕毀臺下者亦以僕素為明臺所憐豈肯向僕言哉謗端誠無從察也今事迹已明公論已定絕無議及臺下者直須浮雲視之耳

答管僉憲書

僕自廢棄以來日惟備書養母此外則一支枕作孝先終日眠耳門外事一無所聞知其喜事造言云云皆未有入於僕之耳者門下乃以僕為清議之宗是欲禍僕也僕但知畏清議耳豈敢自為清議哉僕之戲編傳奇皆有關風化可助觧頥者若訕上之類即鄉黨自好者不為而況以古人自期待者乎門下愛人以德念僕過厚慮僕過深然非所以為知僕也教至附謝

又

教至悵然不知所謂三復使人錯愕知所答未罄茲敢申復教云門下於李石二公事調停其間欲各全之意甚善第非東山養望時事也門下素以講學逃禪自任則浴沂風雩吟風弄月可以自適何僕僕與人事鬪哉且謂吳人造言作伍君假書傾陷撫臺異日必有當其禍者是欲起黨錮於東吳矣而又責僕當為地方杜其漸夫僕長林豐草間人也踽踽涼涼擁關雌伏有年矣有何聲勢戶說以耿論哉門下時時登壇說法開林講教何不就此時為衆生消此口舌罪過也僕謂公府事非惟僕所不敢知雖門下亦不必與果有造言生事之人胷藏鱗甲口吐沙礫自有人非鬼責亦不煩門下嚇之亦非嚇之所能定也傳曰防民之口如防川故子產不毀鄉校門下宜知之

答梁戶部書

自臺下鳴琴琴川已耳熱斗望茲又借重蓋兩臨吳矣而猥瑣守分未敢登龍踈慵何如乃辱貺既忽須承以厚顏使旋先此附復

序

詹序偶遺補見後卷

吳歈集序

吳歈者何言吳人之音也太素以詩雄豫章豫章在吳楚之交則太素之鳴於吳宜不忘土音雖謂之楚些亦可而以為吳歈者何志所寓也吳人有好自為名高而東家丘

者卑吳而推齊乃太素能不眩於其說而托名於吳其猶有居魯縫掖居宋章甫之遺執哉詩三百篇自二南而下皆列國之風尼父删則兼删取則兼取未嘗以地為低昂也彼眩於卑吳而襲其說者亦窺豹看場者流耳今觀太素新詩翩翩必其為吳耶為楚耶果不能為齊卑之而同於吳耶要不詭於風雅云爾先是豫章三才子有詩並行太素以紅雪名集兹得之孤往故以吳歙名之

蔭桐葉君六十介壽歌序

具區之隩莫釐之麓有蔭桐葉處士處士為桐屋翁令子故稱蔭焉歲辛卯處士甲子既周春仲其誕辰也其二子

師尹師傅以幣徵予文為若翁壽且介以陸季鵬先生季鵬文學氣節弁三吳即得季鵬片言足為若翁光而奚取於予言豈以季鵬親而予疎將親者疑於私而疎者之言公而足憑耶顧予言本不足以取信於人而季鵬則足以取信於予予於是述季鵬之所以述若翁者以為若翁壽季鵬之稱若翁也曰朴茂簡易與物無競事毋孝而恭訓子慈而法其有萬石君之遺風哉且也以心計進奇贏間趨什一之利南浮舟江湘北驅車燕趙齊魯之郊每對客談所經歷名勝處纚纚如也夫豈麋鹿然朝夕一隅而弗能遠到者耶夫亦儒而賈而俠者耶若而人也有陶朱致富之術而未嘗遇主以紓其謀有卜式助邊之心而不樂自媒以見於世其葆真光養天倪可無俟吐納呼吸猿伸鳥引而自足以躋松喬之壽矣矧張孺人舉伯鸞之案二子擔靖節之輿諸孫環太丘之駕良辰嘉景盤旋湖山容與烟霞其難老之美無俟季主卜唐舉相而可預知者於是則為之歌以授二子俾歌之以稱百歲觴歌曰

三江既入震澤寧烟波萬頃如蓬瀛七十二峯森列星莫釐峥嶸天削成遐瞻縹緲若翠屏並峙玉柱開金庭中有真人鍾地靈一籌初添鬢未星惟仁必壽兆百齡花香酒熟騰德馨山肴野簌四座盈邦君飲禮備典刑桐陰凝綠

雙鳳鳴鳳雛森森繞豪英雲璈如聞朝太清麟書絳節相逢迎世外三老及五更稽古何必如桓榮

重刻震澤長語序

震澤云者王文恪公別號也公初號守溪晚又號震澤志所產也長之為言餘也猶云長物也長語云者公之緒論也公有全集故云長語自長語出遂與賈山之至言劉向之說苑杜牧之罪言洪邁之隨筆王楙之叢書等帙並行於世自經傳國猷以至仙釋夢兆其目十三其條則百五十有奇凡紀綱之興廢經術之續絕禮樂之隆汚人事之得失休咎之徵應咸鑿鑿有據可以廣見聞可以資華舌

顧歲久板刓至不可讀其曾孫世德先輩念厥貽謀矢志繩武重為繕寫翻梓以永其傳世德以清年粹質方事佔俾以階青紫而能拳拳於祖述其遠大可逆睹他日掇科甲躋顯秩步趨乃公必將舉公之文章德業而一新之是蓋不特為薛元超之泣石魏謩之保笏而已予日望之

記

長洲縣儒學建文星閣記

長洲縣儒學自嘉靖壬寅由北而東南遷也堪輿家謂玉帶河未疏則無有登極品者巽峰未起則無有冠科甲者人礽疑其語不經見不之信也今既五十年於茲矣其言

若有驗者萬曆戊寅濟寧李公釋褐試宰長洲至則以儒飭吏治百務率舉將有事於黌宮適以艱歸未逮也又十二年為戊子以監察御史奉 勅按江南行部至長慨學宮之蕪也思一舉而新之適都御史歷城周公亦奉 勅撫江南李公乃請而同觀焉周公故旁通堪輿家言其議有如礽堪輿家所言者夫既將以次畢新疏及河矣顧學之前右舊有寺寺塔雙峙為虎首昂而左方虛未有以當之於是相與買民家地在學之前之左謀所以建閣曰文星者當巽峰地也迨學宮之蕪悉新之矣河既疏矣李公以在告去周公以擢少司徒去閣未及建也無何黃梅石公自司徒大夫出守蘇喜學之一新而惜閣之未建也思有以終李公之業莆田陳公以楠任來宰長下車勵精思有以成石公之志雖邑入不足而率先有方邑博吳先生亦旁通堪輿家言乃力從臾之且相與謀於藍周二先生曰是為吾弟子計也可無出束脩以助乎邑之鄉士大夫聞之曰是為吾子弟計也可無捐餘藏以助乎耆舊悉輸綸列子來乃聚材鳩工度土營構不日而成焉閣之基與上棟相埒閣之高與二塔相望凡三重最上以學宮之鐘懸焉磬之以金也隨大小扣當必有應者陳公將及期而落之有問於張子曰學宮之設為育極品巍科材地已耶

遊學宮者亦將求為極品巍科已耶抑將有進於是者張子曰然然否否今 明盛世以科目取人自非巍科則無以階登庸非極品則無以展經濟獨不覯孔顏乎而其無以建禹稷之業者何哉知士之不可以不登巍科不可以不躋極品則知河之不可以不疏玉帶閣之不可以不建文星矣客曰信如子之言也是役也其可以緩乎哉陳公聞而頷之曰斯言也閣成即勒之豐碑碑成即勒其効勞助義者名於碑之陰是為記

郡牧石公解任記

楚陽石公之自地官郎中晉秩來守蘇也廉不沾名法不

撓貴任事任怨不隨不激衣食無一毫累於民朝夕無一念不在於民飲氷而不言苦戴星而不言勞折節則蔦如春風撫字則溫若冬日先是鄉之士大夫毎譏郡公公至一無所諾曰吾不敢以一席娛令數百人支頤翹足待且以尚賢飲食酒家也其勤恤民隱類如此相府有外屬籍勢橫行惟其恣姦者泣以告公怒曰若是安所用守即飭吏趣捕之誡以逃入相府即逐至相府復召相府紀綱諭之曰吾治國耶亦為汝家治也不出且及汝其人卒出服法豪右為之屏息雖李膺破柱之勇不是過矣其不畏彊禦類如此郡中一士夫釋褐為令未滿卒官其長子往迎

喪盡橐中金有之不分其仲仲訴之及責對簿則金已罄無可與仲然長子先已入貲請遊辟雍牒在郡尚未發公笑曰是獨非乃父遺耶獨不當移之仲乎隨取牒更仲名令貲以往闔郡稱快其遇事區處曲當類如此郡城有一生以夜受侮辱疾呼郡治門公意以醉肆也召入切責之且教以改其習適有以鬻產與生搆怨者乘隙訟生且借一貴人以請公黽俛從之期以三日不出則不為理懼用恐嚇規厚利也已數日不至公趣召生語之曰曩詞得無為奸人嚇乎彼將破爾家吾今銷此一宗付之不問其無有作惡類如此其他彊幹之畧愷悌之政明備之績有更僕未易數者當是之時廷無稽牒吏戒舞文朋作奸者鳥獸散強凌弱者爪牙戢民方以久任期公而公一意行法不可干以私賢者喜其共濟不賢者妬其入宮善者樂其剔奸不善者仇其持正識者固知其不為時所容矣無何竟被論承望巧詆引繩批根雖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公之應變如虛舟飄瓦然鈍莫邪而利鉛刀陟駑蹇而黜騏驥天乎天乎時事可知矣故凡郡之士大夫無所事請謁者郡之老弱貿易於市耕耨於野者莫不戶愕家嗟行號巷哭扣心絶氣神禱社祈思霅公之寃而借寇恂追李峴以還吳民之天而不可得也於是授簡於走曰子言信而

傳幸為我等採輿論於阡陌搨口碑於閭閻以寄其不平之鳴走不能披髮入山行且屏跡土室何敢言事顧自惟言則可以質諸鬼神亦可以質諸闔郡之有人心者故不辭筆之以俟勒去思於石者與夫掾狐董之椽而傳循吏者

傳

陶孝廉傳

語云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始吾以為信然及今而知其有未必然者於吾友柴墟先生陶孝廉遡觀其源遠流長則嘗考其世云按陶系出陶唐歷夏商有豢龍豕韋二氏至

周闕父為陶正陶姓始表見由周及兩漢叔為司徒舍為
愍侯敦為大司徒青為丞相謙為徐州牧皆陶裔也而入
晉則益大若侃之勳名潛之高蹈尤其章章顯著者乃弘
景羽儀於梁秀實振英於宋蓋代不乏人矣其自汴而扈
宋南渡者則自十六將仕始將仕以捍禦功授故五世仍
其階焉德祐末元兵南侵百城望風下而菊隱將仕者傾
貲結鄉中豪謁文信國於軍拒守金橋卒全厥境流寓者
多以為依終其身義不臣於元署堂曰忠孝且以貽其孫
謀故元世無仕宦者　明興以義受旌者累葉其始居吳
江者曰煒字時顯補秀水博士弟子員有聲黌校吳武庫

氏以貲雄吳江無子才煒而館之生子曰遠字大慶煒病
不知人時遠又幼遭武庫伉儷相繼卒吳族人據有其產
靡子遺遺陶氏焉非若張耳之外黃陳餘之苦陘陳平之
户牖然也然遠自能砥礪樹立以深易起家埒其外家娶
史少參臣女是生孝廉孝廉諱銳字思抑其別號為柴墟
者蓋追本元亮柴桑志繩武也孝廉生甫四齡目擊外侮
於吳至撤其堂構怒叱曰而敢撤吾居吾長必復之父母
為色喜曰有子若此即環堵蕭然足憂乎父異其速成時
督之過孝廉承以婉容且止其毋史勿為解稍長益淬礪
不窺於園其學則靡所不窺屬文師心罔所襲尤加意書

學於魏晉遺法多臨池之功詩歌篆素贊筆就多膾炙人
口年十七入吳江庠尋遊太學凡三試始領應天壬子鄉
薦於是交道益廣搢紳間掄千里材者指不多屈孝廉然
孝廉故數奇每上春官輙報罷隆慶改元冬將復上春官
舟行至錫山疽發背卒孝廉孝友天性父病不交睫不解
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執喪哀戚甚悼啼嘘服臆流睇長
潸忽忽承類悲不能自止自闔棺至窀穸亦罔弗由禮四
方弔送者咸於是乎觀禮焉事毋史事無巨細必請非其
旨弗以進分財姊妹酌同異產而委曲調停加豐殆可謂
養生送死無憾矣孝廉貌狀魁然至接對賓客常若有以

自下者故吳中諸名流自文太史而下多折節樂與交孝
廉每花月之夕輙以輕舠載酒肴聲伎相與為卜夜歡呼
盧浮白忘形傾座有游閒公子之風獨酒人乎尤立名義
不侵為然諾師陸同赴公車塗病不能前孝廉為停止俟
其愈從者以試期請曰寧弗及不忍舍之而先也毋舅史
以為氣賈禍入吏議瀕殆青腴田為其宗人瓜分之孝廉
曰毋黨之謂何而忍坐視乎為之昭雪其辜并恢復其田
居恒不樂問家人生產每逍遥琴尊間豁如也少從吳大
冢宰游吳故德孝廉父既貴思報之孝廉於所推選
一無所干惟廉知大小吏善政則密緘以白不令其人知

也有貢士王者善孝廉筵仕欲得韶孝廉知其才可為一執筆竟得請其人既充宦橐歸謀所以謝孝廉者孝廉聞之艴然曰吾念故人貧為請善地苟有利於此方太宰持衡時獨為一故人地乎其人慚而去於是知孝廉不可干以私也公府惟公禮則與未嘗以私便謁至公義所在則侃然庭議之然於郡邑大夫亦未嘗有所侮客有匿其家重器者或得其實以告則笑曰張儀璧耶祖𢰅叵羅耶吾所失已旋得矣其嗜義有容雖他皆如是人有德於孝廉雖一飯必思有以報孝廉有德於人即援溺然灰絕口不道也此所謂翩翩佳公子者非耶子彥沖有父風與其仲

彥瀛俱號為名士叔季彥洲彥淮皆彬彬足繼孝廉者天之報善人其在若而人與其在若而人與

論曰予嘗觀元亮以先世仕晉不樂臣宋賦歸去來以見志若彼以忠義名堂者則猶有先哲之遺風焉孝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然數上南宮老於明經者二十年而卒無以自致於青雲之上獨不得與戎服登舟者爭烈哉其有命也夫

贊

陶翁大徵像贊

豈爾順昊藉乎外氏之貲烔爾睫足恢乎本宗之業以光爾前於以觀未定之天以裕爾後於以知自天之祐世陶朱之裔兮胡然其善繼兮其尚克永世兮

寄宇像贊

頂矮笠豈常入乎維摩之室曳長裾豈常乘乎孟嘗之輿揮麈尾豈常從乎王謝之子或釋或賈或儒胡為乎茲夫其寓形宇內者乎

陶孝廉思抑像贊

吁嗟乎此吾友祡墟先生陶君像也貌則孟公窺其中蘊乎其容憶湖山之與同履則孝先是宜永年胡不爾延悵冥漠之獨仙天道誰親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之人惟爾子

孫其振振

白氏歌舞圖贊

氏守素名入玄攜胡牀何翩翩雖顧曲於今曰亦登場於昔年歌舞者誰豈紫綃紅綃耶菱角谷兒耶樊素小蠻耶誰媸誰妍誰凡誰仙皆白氏之選耶匪伊其疇與傳

銘

兎毫筆銘

出於中山入於管城毛穎同傳古弼齊名

壽樸堂圖什銘

胡為乎樸殆未雕而未琢考祖德於莫是貽孫謀於先覺

胡然而壽豈履信之是祐用篤爾後於以觀其堂構厥川
則綺厥鄉則鱸孰珍遺翰孰保秘圖煒乎其册山之雄

碑

淮陰侯廟碑

或問淮陰侯以臣反君何以得祀不知侯實未嘗反也嘗讀侯傳反復其顛末知言侯反者非也方漢高困滎陽成皋間楚漢之勢均之可成可敗而輕重之權一係於侯使侯果反覆人也必納武涉之說爲連和之謀用蒯通之策成鼎立之勢而卒以死不易謝涉以終不忍謝通夫豈不知當取不取將受其殃咎哉誠不肯嚮利背義將終其身

北面漢也且侯素號稱知兵顧不反於楚漢兩困之日坐收刺虎之利而欲奮於僞遊禽縛之後不反於握強兵控大國之日而欲假諸官徒奴之力且已部署矣而後曠日持久使舍人弟得而告之是一妄庸人之舉事耳烏在其爲知兵侯惟無反心故不疑帝惟不疑帝故欲禽則禽欲縛則縛欲斬則斬千載而下侯之心事有可以坐照者然則何以言反史氏因文致之辭而以訛傳也何以爲文致之辭侯之死呂后殺之也后自帝以戚姬移寵欲以如意奪嫡其含怒蓄怨思王諸呂而傾劉計非一日矣知帝春秋高專欲侯其崩殂則將有不崇朝而發者發則諸侯中將必有稱兵内嚮責呂氏之不當王者宜莫先於侯侯在則后且食不下咽矣即僞遊之事未必非后之媒孽從臾而陳平逢迎之也迨陳豨反代地侯雖未必有謀帝固憂其從中起矣帝即慮不及此后亦欲乘其隙而殺侯以除所忌矣乃因蕭何謀紿侯入而斬之斬之無名乃相與文致之使知侯之教豨反也如此侯之欲部署襲后也如此有舍人弟上變告侯反狀明白也如此是侯固應輒應夷一出何刀筆故智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即帝有愛於侯歸而訊之反形已具亦且無疑矣帝素畏惡其能欲其朝死而夕高枕者哉彭越之以告見掩捕也既赦而復

殺之殺之者亦成於后之一言也后性既殘忍又欲爲王諸呂地嫉功臣之能者其殺侯亦猶其殺越也侯之不反與越同特於越也以言於帝而帝殺之於侯也不待帝命故必爲之辭底有以復於帝史氏不察因而紀之侯之不反遂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若越則將入蜀而后與俱明其不反而爲后所戕明甚故得以不反書侯與越俱死而有幸不幸者此也或曰呂后嫉侯與越而殺之固矣留鄭獨非其所嫉耶不知留侯畫羽翼之謀后既德之且辟穀不與人間事矣何且老又有以深結於后故皆得全其他若平勃固后所素指使即一王陵亦計嗇足以當之皆非

其匹儔也皆非后之所嫉也然后之所以得殺侯者亦由侯為帝之素所忌也使帝不忌侯能保全功臣則雖受顧命亦可入北軍亦可白馬之盟可以無寒左袒之間可以無發矣乃誣以反先高帝而死使平勃得專其功悲夫故吾以為侯實未嘗反也知侯之非反則其廟祀也固宜

跋

題導引圖卷

此圖圖動功狀隨時屈伸俯仰各有意態按而行之痰種種有徵驗第視静功不無内外精粗之别耳然静功默運於中未嘗無動動功運用於外而内心實主之所謂志壹

動氣是也若粗視動功秖求諸外則雖屈伸俯仰禽息猿引亦復何益在四時元氣流行腔子中者當自得之毋謂静功不可圖也逸之精於禪理似有得於静者乃繪此圖書作用勸之貞珉其得動静相生之意者夫

題漢晉名賢卷

此圖圖各一事大都寫古人高節在漢則若子陵若伯鸞在晉則若安道若淵明其他物外則洪崖先生林和靖處士其人不必同其胸次襟期皆在塵壒之外一展卷間清風通人矣要不當以繪事小之也

題飲中八仙卷

飲中八仙皆盛唐名流猶有晉人之遺風焉當時杜少陵播諸聲詩遂成一段佳話後五百年而李龍眠圖之又五百年而仇實甫摹之公瑕因錄杜作於後八君有靈當為喚醒

題顧學憲諧賞園圖册

道行先生風流文采照耀江左未老懸車留意泉石茲以長康之筆圖辟彊之園且以諸撰述附焉蓋不俟身履其境而神已遊於清池翠竹間矣

題文太史無款畫卷

嘉靖間予嘗從朱子朗所購得文太史山水一卷持以乞

款太史謂此少年筆不足題款異日當以老手副君須耳予因請壽承休承題鑒定以歸後為人易去此卷無款殆亦其匹儔耶雖似纖弱而宛轉有致亦有不俟款識而可知其為太史筆者今外間贋筆甚多豈皆無款識耶且當時苦於應酬亦有子朗輩代筆而太史親題款者是終不足以語真要之具眼當自得之牝牡驪黄之外又安所事款也

為毛肇明進士跋其曾祖中丞遺墨

右毛中丞貞甫手札三紙并其贈君叔行墓志銘一緘毛進士肇明所襲藏裝潢者也中丞於肇明為曾祖茲緝而

珍之不特魏碁之保笏而已親以及親故以手札先墓銘云

跋徐熙梅花卷

昔趙德麟李易安買名人書畫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者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為之惋悵數日此梅為徐熙筆點染妙絶想當時所圖牡丹亦爾應索高價也牡丹有無題詠不可知而此卷加以題詠似更勝之予留玩信宿亦以力不能購而還去知不免有趙李之惋悵故識其末云

題耕養圖卷

右耕養圖一記一叙一詩三十圖深秀雅潤想即行式所自作讀徐記可見其餘詩章若顧仲瑛錢惟善輩皆一時名勝裒而成軸良可寶也王太史徹昌得之京師付其嗣君思延持以見示屬題其末太史既有世祿後以甲科登文階官侍從其祿養之榮可無事於田小人有母以謝公車不得營升斗為養又無田可耕僅以傭書給饔飧効王僧孺筆耕為養展此卷不獨遠媿范君又近慚太史操觚題名不能不汗津津下也

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册跋

此國初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也圖曰重作則知始嘗有圖因未滿意故重為之夫始圖亦不易見矣矧重圖又其精思力作者耶即短句片幅亦不易得矣矧記與詩俱備而圖又為延平既合之劍耶前輩謂安道以醫名意其人必飲上池水視垣見一方人者即身未之華山而目中已自有華山矣矧身親攀躋捫歷目擊手記者耶其云心陟目自陟山則又不假長桑而能自得師者不獨其畫筆之妙出劉李馬夏諸君間也亦不獨其蠅頭楷法入陰符度人二經室也李于鱗嘗游華山亦嘗向予談華山之勝之險第談劇多土音不能盡解及讀其所為記亦有如其土音者然胸中已着一華山矣無何王太史徹昌以游華山

記示予其文爽易令人神遊其間今又得視此圖於武輕車則知予固不必効康樂之遊亦不必如昌黎之泣而於王女子先酒毋脩羊已結三生緣矣安道作此自謂不為身後計即貽諸好事亦可若輕車者所謂好事非耶安道有靈且將為之呵護焉

二王像跋

鍾明府示予趙文敏所作右軍大令二像展對間恍惚有生氣晉人風流宛在目前矣昔人以虎賁當中郎猶云似之耳矧文敏即勝國二王也以二王圖二王無異崔徽寫真豈獨尚有典刑已耶宜明府之世寶之也已

為毛肇明跋文太史手札卷

毛肇明藏文太史手札十紙與王吏部禄之者三與公倩劉文學文化者七又家書十紙與吳夫人者七與壽承休承者三共計二十紙按太史女二長適王子羙為肇明太夫人毋次適文化是太夫人視太史為外祖視吳夫人為外祖毋視壽承休承為毋舅視文化元配為毋姨一展卷間貝見閥閱輝映無事考譜牒而知其嬪風毋儀為二族所傳誦者良有自也他日肇明貴將榮封太夫人則代天言草綸綍者將考徵於是然則肇明之十襲茲也豈獨以太史翰墨已哉

墓表

貢士周敬臣先生墓表

周姬姓以國為氏吳江之周世有隱德其稱蓋久然自恭肅公用始蕃以大恭肅生尋甸公國南居爛溪娶顧孺人是生先生先生昆季凡五人於倫次為季諱釆字敬臣别號景川生而岐嶷甫七齡見里中有鬬者為好語平之鬬者異其頴卓為之氷釋尋甸聞而喜曰兒能解紛息争異日其有魯連之風哉方是時蓋巳嶄然見頭角矣巳而從尋甸叅右軍都督府時恭肅以掌憲會刑部録囚先生從傍觀以哀矜勿喜請恭肅喜曰兒異日當幼釋之定國耶稍長即駸駸向學日誦千餘言積之則曼倩之二十萬言不是過也無何補博士弟子員乙卯丁內艱戊午服闋補試督學使者周公閲其文而奇之惜以補試不得冠諸生遂列第三廩於宫嗣是試於督學使者暨按君郡邑大夫凡四十有四試輙高等中間入棘院者七然輙不售巳卯以貢游太學為六館諸生所推復以高等入試試復不售公孫十上殆幾之矣然益淬礪不少休日復讀千言如弱冠時意在必得一第以自表見而先生則既儳矣其親友昆弟咸勸之少休先生不肯少休其三子亦隨泣以諫曰兒輩敢不淬礪以卒大人志幸大人少休且時三子皆馳

譽執林而長亦膺鄉薦矣先生曰兒勉之吾自盡吾事至是選拜山東叅軍卒時萬曆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去其生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僅五十有九先生娶卜吏部女生子三人曰應愿應憲應懿夫以恭肅為先朝名臣任職用事至為名冢宰其門生故吏且遍天下第令先生肯攀附投謁當不難擠爵錫圭印纍纍綬若若而自負其才弗砣砣窮經必欲得之以道死而後巳焉伏波所謂窮且益堅老當益壮其先生之謂與其視狐媚鼠竊昏夜貪緣不餘力以讓貴而揚揚於白日者賢否相去何啻百尺樓上下也先生雖號為博綜然專精經史惟切於制

科者是務至名臣奏議凡有裨於經濟者罔不究心惟稗官小說屏去不視故生平所創備邊治河馬政鹽法諸策舉鑿鑿可行而竟以不售不少槩見惜哉先生燕兩好施和而有執藉第令膺一命必能肩鉅任以下其膏澤而泯泯以死豈天定能勝人哉然先生積德累行有年能以不試於身者寄諸其後之人今三鳳翩翩率義方之訓將次第來儀虞庭則所謂人定勝天者其在玆耶周於吳江為著姓而爛溪一支尤號為醇謹若先生者則又五常最良者也大都先生居家篤厚如萬石君專精志學如高鳳扣門不以親為辭如季心劇孟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

之如卜式座客待以為娛如車胤卧遊山水寄情冊青如顧長康其他源本支流子女姻婭備傳志中玆不縷舉舉其大者以表厥墓

談輅續

孟子去齊宿於晝按齊志無晝地史記載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則知晝即畫之誤朱註云齊西南近邑又云或當作畫却又兩脚打竟不肯考定何耶

予嘗讀漢書至高祖之欲立如意不得已而止因以窺帝之微而惜其不善處也帝亦知呂氏難制必有身後之變又以后為糟糠婦無中廢之理故依違至死意亦不能瞑目假令當時盡呂氏子弟封以千户處之遠方仍勅以國家有大變故外戚無得擅離信地與朝謁有違坐以重法如此則呂氏何從為變今乃處之內地而令得與聞北軍可謂善處耶

呂后以女主當國樊噲為之妹夫且開國功臣素著勳伐其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非有大犯而季布即曰噲可斬也夫布始為高帝所讎本逋逃之臣耳以踈間親以卑踰尊當時竟從其議未聞呂后有以罪布亦未聞噲有以怨布至朱雲請劍欲斬張禹帝即以為小臣訕上其能聽受已不及呂矣然猶輯折檻以旌直臣未聞有

以罪雲也此風晚近世可多得耶

昔袁淑錄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隱而真寓意微矣若漢龔勝死節有老父來弔哭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為誰劉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農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凡此類皆所謂逃名肥遯者也至今令人想望丰

采晚近世有片長寸善徹汲汲皇皇惟恐名之不聞於
人豈亦未聞斯人之風耶

楊氏自震至彪世為三公不獨以人爵尊也即脩不步令
終亦大德不踰延世非無奕葉八座顧死者既不足致
大鳥而存者又皆小章子孫愈趨愈下曾市井之不若
而猶以門閥自豪悲夫

予嘗見高則誠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綵筆墨潤二句改作
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
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甚佳惜
未有從之者亦不及刊定也二改皆草書旁註意必東

嘉手筆可見古人能虛心如此予嘗購藏黃銓雞上有
東嘉贊云匪金爾距匪芥爾羽弗斷尾以自防弗紀滑
之與侶彼摶扶搖擊三千而上者其適亦奚以異於泬
孰能陰倉莨頫叢卉友尸鄉之老翁以與爾居處者哉
且楷書亦精勁人知其詞家而不知其藻翰之妙也

建文朝齊泰黃子澄用事任意變更後靖難兵入東手逋
逃雖非奸臣亦非忠臣明甚吾吳有胥為狡詐者冐為
其後刻石埋地引火掘出借口鄉宦以欺申明府王兵
憲遂立表忠一祠與姚太守善同祀不知姚肯享否自
此詐得行後祖其術刻石埋地以欺愚夫更有可笑者

嘉隆間吾吳有陳讓者郡中一老筭手也其人長於筭法
因精於天文言日月薄蝕災祥奇中予訪之再三不值
至萬曆辛卯春偶與顧禮部弘任談及知向予訪陳時
陳在弘任所弘任與予同鄉書最厚乃不知陳在彼可
謂當面挫過弘任言陳嘗上疏乞正曆法因無援之者
遂不得死死無子弘任為之喪葬云其書猶有存者弘
任亦知天文第筭法少疎不能如陳之精予勸令表章
之作今時靈憲惜弘任謙讓未遑耳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為土人徐鑰氏所購
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

敢伐久之復為從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
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消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琴川徐尚書姻家也一日過予適予謝公車以居士服出
見尚書曰親家着此衣便無用矣予答曰爽齋未嘗登
甲科然龐頎立懦不可謂無用若彼鷄營狗苟以躐致
大位者自以榮身肥家為得計不知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乃無用耳尚書不解聞者大笑

論書須觀古人墨蹟若石刻得筆意者絕少蓋石工與書
家自是不同昔人謂魯公書多自刻有以也予書固拙
又不幸登石多遇拙工若嘣學𨷲廟諸碑全是石工本

相自予視之亦不知為何人書也矧古人書刻屢經摹搨即存什一於千百已難矣可盡信哉

按立碑有禁真古之良法晚近世守宰凡以超擢去任即有去思碑撰文刻石不俟其人之去或其人揚之携以行一以獻諂一以干譽徒為識者捧腹如有持正不合左遷而去或便解組即德惠在人亦未嘗有碑斯民果直道而行者哉

處實堂續集卷之九

壬癸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五言古

染鬚戲

昔我捋君鬚君鬚亦嘗白今我覩君鬚令我悲欲泣問我若為悲此意頗同墨絲素亦可染鬚白還能黑知君非陸展豈欲媚房室青青不解人星星行復出知白與守玄請君誦道德

輓陶太學

長沙衍苗裔之子追風流惜陰繩祖武運甓恢孫謀窮經友多士負笈皇都遊四門先群彥一夕成千秋問相失唐舉齊物悲莊周豐順胡不長仁壽竟焉酬蘿附忝世誼雪涕傷庾劉白楊卜青烏黃土為丹丘敬承藉寧馨翩翩振箕裘泉臺應有靈開顏慰松楸

七言古

蔣轉運君弼伉儷齊壽歌

古來陽羨雄晉陵千秋蔣宗鍾地靈尚書挺節使遼海秘書抗疏糾延齡入宋載推兩侍御正笏分符令名著繼之安仁與陽武一毀淫祠一禦侮芳緒綿綿若貽孫使君燁燁能繩祖憶昨賢書遜鳳群崢嶸意氣凌青雲方期朱紱

登天禄詎意青鐙淹廣文沅江化雨敷經笥作吏鳴琴向
新市政成五載福星移不遠漁陽遷剌史任城佐郡更宜
民將謝重來是後身績奏通漕最銓部命申轉運耀絲綸
秋風忽起蓴鱸與未老懸車返三徑嵫陽山下稅塵鞅晝
壽溪頭寄高詠膝下三芝俱陸離伯氏吹塤仲吹篪小兒
跳地作虎子弱冠明經推白眉杖屨徜徉自難老始信出
山為小草招隱安知軒冕榮遂初益悟煙霞好城隅偕隱
如鹿門車前媵有太丘孫清和爭獻南山頌緑蟻齊傾北
海尊慶餘騈祉應赫奕豈獨庭幃貢封册會值臨雍拜老
時還許蒲輪下山澤

雪漁歌為蔣轉運君弼作

君不見朔風夜送天山雪都護行邊鐵衣裂又不見藍關
雪擁出長安馬蹄欲蹶行路難何如漁父放孤艇半醉茅
柴不知冷當年樞密貽孫謀溪亭選勝成千秋使君解組
釣江上冐雪衝寒轉神王披簑曷羨秦後陶毋綸欲起任
公鼇飛霙不迷剡溪棹豈若桃源隔仙嶠玄真意自不在
魚渭川已兆腹中書馮夷剖蚌明珠出他日封齊今日漁

題顧文學世卿紀容

誰度仙郎鏡中影想見毛錐將脫穎忽疑織妍美婦人若
為留侯特傳神美麗閑都善描寫又如臨卭客司馬秀外
慧中稱最良分明宋玉在東墻車中曾擲潘安果座上嘗
餘荀令香畫裏丰神邁王謝覩君標格還勝畫髫年秉蹴
作鳳皇弱冠握管紹長康吹篪膝下輝棠棣顧曲尊前刻
羽商年來閉關討玄理敷文奏懷自茲始會看重繪待漏
圖形垺簪笏紆朱紫

老母生日懷舊志喜

[illegible]秋酌酒介慈幃花發萊荑寶婺輝入座有人歌白学當
[illegible]代我舞斑衣今年豐稔秋更好更喜慈顏錫難老堂下
[illegible]無代舞人孫曾俱解祝長春但願年年持此酒花前迎
[illegible]慶生辰

毛中丞歌為肇明賦

中丞孫曾何翩翩閉戶下幃及妙年次第明經登桂籍穿
許祖生先着鞭三冬萬言足繩武計日瑣闈躋栢府托名
肯効趙元叔輕浮不羡楊德祖中丞立朝元寡儔青蒲端
笏自名流彈擊不復避權貴安得與時俱沉浮歸來小試
計然策亦如王翦美田宅列侯雖云雄素封貽謀元不虧
青白後昆須識前賢心祐啓還憑翰墨林却笑癡人好長
短謬擬中丞唯積金

騷

哭王洗馬衡昌

若有人兮信陽神交兮天一方雖一面兮無因勤雙魚兮
不能忘計晤言兮何時期後會兮未央紛脩能兮内美陟
閶闔兮高翔忽蜷局兮東山寄鸌屈兮舊鄉訂金盟兮
遊要相與兮徜徉徜徉兮未得頓弭節兮扶桑惆聞訃
兮雪涕怳潺湲兮君傍翰余馬兮素余車雖千里兮匪長
顧蹇余兮株守徒炙雌兮絜漿臨風兮騁望極浦兮茫茫

五言律

聞士立以曠達蒙謗解組志懷

赤紱終難困青山自可娛喜存彭澤釀弁謝步兵厨品藻
嗟流輩憂遺淚泣珠東隣有徐邈不怪夜呼盧

感事二首

羸馬出都門逢憐舌尚存小懲非國福大杖亦君恩華省
虛朝謁青蒲息建言秖令漆室婦抱膝坐黃昏
夢卜延登易憂勞啟沃難赤心持泰道白首砥狂瀾履滿
宜端笏危明欲桂冠側身瞻北極雲日蔽長安

風雨懷道行留竇鷹

良約莫能酬餘春過小樓妬花風是信未麥雨先秋夢破
支孤枕寒生理敝裘遥憐珠樹鶴猶自滞揚州

妾薄命擬白

薄命若休訝紅顏我自嗟斷腸何必草濺淚不須花舞罷
雲方殢歌深月易斜空憐碧海夜悵望赤城霞

讀毛解元卷計必聯捷不意左次作毛為李太史入室

先進本吾從披文得正宗亂流存砥柱墓草挺孤松顛脫
毛生兎門登李氏龍霜蹄何暫蹶豈欲俟三冬

感懷

何處侶樵漁荒園且荷鋤原無季布諾敢射魯連書門掩
宜高卧苔深利索居遥憐三疊積須遣五交踈

喜雨

浹辰蒸大火日夕苦煩囂賴有傾盆雨全蘇抱甕勞百川
通處處數口慰嗷嗷遽莫逢王掾何論米價高

喜雨趣懋新舉釀

一雨炎蒸减迎秋爽氣多土膏融地力德澤沛天河秀色
添松竹香風發芰荷水亭宜載酒何日許相過

感事

牛角漫興歌羊腸柰若何閉門猶險阻末路自江河有市
難容隱無村可荷簑頽波誰觧挽愁絶魯陽戈

懷白

百鳥推孤鳳雙文借半鶯夢中行暮雨酒畔聽春聲拂石
三生去悲秋萬感并亦知臣已老我輩自鍾情

雨夜

秋風方送暑夜雨忽催寒魚鳥夢初破芙蕖香已殘綠尊
誰共倒素月幾時看年鬢徒增慨翻書聊自寬

劉文學伯健惠佳菊對之飲顧學憲道行寄醇酒

離落久荒蕪秋來野興孤多君念岑寂數本遺茱萸紫氣
函關色黃金漢屋塗對之飲醇旨何異醉當壚

挽王世廉

淚盡河汾策聲銷梁父吟死生成異路出處亦同心星散
中郎帙人分陸賈金獨憐山水意猶有未亡琴

仲氏明春六十今冬得孫喜而有作

海籌方先甲仲氏甲午生遂矢喜添丁祖德從來厚孫枝合是

馨庭前新桂玉堂比慰蘐靈佳氣相輝處天星與婺星

釀酒

良醞差可戀醉鄉聊自營量雖微斗石興足寄逢迎篘下
談賢聖壚頭辨濁清不煩人送至漫許勝淵明

獨酌懷顧道行期不至

寒食寒於臘虛窗風雨催時驚新火換路阻故人來花事
愁中老年光鏡裏頹夜闌成獨酌寂寞倀殘杯

用兵遼左讀孫中丞疏

遠略勤先發深思隱內憂王師窮海嶠羽檄遍神州宵旰
虛前箸風波借運籌貧身在巖穴恤緯復何謀

送僧歸天台

聞道天台路超然萬里秋石梁開玉闕華頂出瓊樓雲外
堪驅馬巖前好問牛須知飛錫處應得遇閭丘

春日陪周公謹過仲氏曲水園春雲沂小坐分得風字

高情恣探歷命駕枉城東客座消清晝池亭暢惠風玄言
投轄外青眼飲醇中應有陽春曲深慙和未工

清遠居

選勝塵踪絕澄心物慮遙犁成大谷隱桂作小山招滄海
朝升月寒江夜湧潮須知離網罟方可狎漁樵

釀酒種蘆作

殘臘病愁俱入春聊自娛巢卑偏稱拙谷靜可容愚麴糵
牀頭釀栽培水畔蘆行藏惟曳尾吾已宴泥塗

遙憶

歌舞惜年芳聲容獨擅場未能憐宋玉先已嫁王昌雲冷
虛無界春歸何有鄉月明烟樹外極目斷人腸

夜集聞鶯閣刻燭限韻分詠得寵移新愛奪淚落故

情留

對面人千里凝眸淚兩行朱絃空寄恨粉黛不成粧蟬鬢
羞鸞鏡鴛衾冷象牀可能當夕後顛倒着衣裳

送張虞侯

知爾擔簦去遨遊興不淺掃門應有遇彈鋏勿言歸夜雨添新漲春星動少微何當銘劍閣思逐綠雲飛

徐汝觀有作贈星兒奉和

兒病甫加餐松窗學避喧澄懷蔣詡徑跂足李膺門樹密堪藏豹雨深疑化鯤下帷如有得即是董生園

夏日念星兒補試雲間

斗室逃中伏藤牀引夢長星躔南陸火風借北窗涼客棹羈三泖秋期近七襄歸來呼彥國散髮一飛觴

七夕

新月下空堂輕風忽送涼虛傳牛會女不見鵲為梁蟋蟀將驚婦梧桐欲報商年來諳用拙無事乞天潢

新涼枕上作

信宿苦炎熱新涼一葉催雨餘風乍起雲破月重來高枕秋聲入空庭夜色開夢回殘醉在幽思獨難裁

答江明府進之

花縣仙為令桃源楚有材恩波迴震澤明月照蘇臺子賤鳴琴政文通作賦才更將吹律意欲暖不然灰

病中畏暑對月自遣

老懷偏愛月病後倚牀看不飲非緣禁無愁亦強安暑經秋轉劇步懶坐長歎那得添雙翼凌空入廣寒

贈韓國醫

仁術振宗風家聲紹魏公人疑吳市隱溪與上池通花發千林杏春生一畝宮君王念民瘼知欲借奇功

詠荊吳奕美

三讓名猶在千秋道自尊風餘能述祖謀遠若貽孫漳郡羣山外胥江一派存須知遊上國論樂重橋門

題張母吳仙姑傳

憲府家聲重天曹內政傳承姑難婦道翼子啟孫賢德茂元超俗名高不在仙須知列郡乘彤管續青編

出城南感舊遊

歲晚城南道徘徊憶故年鶯花春月賞尊酒夕陽天掩卷青燈後薰香翠袖邊情踪那可再轉眼一潸然

癸巳嘉平月望立春勗兒輩

律回當歲暮先甲布陽春難老天應錫承歡志少伸三冬聊課子五桂足娛親前路青雲近方期事業新

董瑱州子道坐廢高披君有清白世家之褒賦贈

清白貽謀久勤宣遇賞頻明珠雖有謗辨璧豈無人桂樹招須往棠陰頌轉新即看直道在猶可問迷津

五言排律

常中丞以浙兵赴援西夏蒙褒有容屬賦

驕卒貫滸䰟風塵起塞垣銅魚催白晝鐵騎走黃昏開府屬風雷號令尊前鋒邀欵塞大纛尉臨軒坐鎮綏南服餘威鎖北門材官盡鷹擊舟楫總鯨吞圍解和戎魏機深减竈孫東溟搏六翮西夏泣孤豚轉戰堪平寇長驅擬破蕃謀猷動山岳意氣感乾坤黃石推儒将丹忠達帝閽應知夔鳳閣綸綍下春温

聞遼左功成寄練川錢将軍

天威動遠略神武不遐遺血戰腥鮫室輿糧餽島夷銅魚宵上下鐵騎日驅馳興滅王猷壯論功對簿疑簪纓半紈袴裘馬自輕肥破浪英雄氣衝鋒天地知功名在三箭鳳鳥莫教遲

哭蔣學諭平仲

昔年君過我共惜故人稀今日君堪惜令人淚滿衣青氊虛禄入白髮與時違春雨迷荒徑烟江冷釣磯論交求舊少卜歲食新非弱子先朝露貧孫悕夜幃應過結駟客可有脫驂歸

六言律

贈士立

四轉至二千石一日傾三百杯明月不邀自至白雲到處相隨駕舟乘輿而往掃徑愛客忘疲此日滌園箕踞他年蓮社龐眉

七言律

元旦二首

壬辰頒曆下堯天甲子儔籌又六年萬户桃符除臘後滿朝王報春先開居御毋尋潘賦前路祈兒着祖鞭却掃知無門外客家庭歡酌共陶然

元辰風日倍清嘉散步園林逸興賒一任梅花奉正朔不因菱鏡感年華家無南畝唯耕筆身近東陵懶種瓜苔徑

何須緣客掃華門先已護烟霞

龍户部以補陀靈異記見示賦贈

雲帆泛海入空虛大士巖前證本初龍樹重來超淨土維摩一病得真如蓮經已許歸遼鶴梵字無煩辨魯魚想像虎溪三笑後折葵松下捲精廬

海湧峯

六鼇排浪作樓臺飛度江城梵宇開一自吳王埋劍後重逢何胤講經來林巒不與繁華隔烟雨猶閒簫鼓催安得天風引船去忽令人世有蓬萊

獨步園林聞士立懸車志喜

蒙茸竹徑長莓苔烟瑣蘿關久不開淑氣暗催河畔柳東
風先發嶺頭梅畏途肯叱王陽馭取醉還嗤張翰杯招隱
漫憐成獨往故人知已賦歸來

錢劉二使君謁太倉相公歸各述顧問之雅志感

海上頻迴仙侶棹殷勤縷述相君害迂踈已不堪推轂懶
拙何曾解掃門喜見王陽為孝子獨憐張楷貫丘園請看
臺省多鳴斥藿食安能報主恩

高時化園並頭牡丹

魏紫姚黃莫浪猜一枝驚見並頭開玉樓到處留春住天
女偏能獻瑞來銅雀臺前人未老沉香亭下首重回東皇

似解憐幽獨不待朱門羯鼓催

客有相期聽經不赴解嘲

聞道聽經倒接䍦蹇予行道獨遲遲遊方之内從吾好樂
在其中任爾唄貝葉心忝安事梵蓮花懸悟不須緇西來
別有三乘妙乞取金沙作酒貲

偶出西城紀事同徐太學張文學昆仲

朝過委巷已迴車重泛輕舠午飯餘豈為問奇還載酒不
須訪戴亦烹蔬舞翻乳燕穿簾後歌囀嬌鶯出谷初徐孺
可能令下榻自矜消渴療相如

趣士立諸君出遊

當年鳴珮鳳池頭此日偏宜躡屐遊明月白雲猶未老鱸
魚蓴菜不須秋息肩險阻王陽阪回首風波范蠡舟蓮社
近來仍禁酒醉鄉别自有丹丘

詠美人培蘭

金沙淨土護雲根淺撥輕培玉筍痕只合芳香在空谷不
教容易長當門風搓翠帶秋為佩露浥穠[illegible]曉湛恩欲寫
同心追古調須憑綠綺寄文園

沈封公壽躋八十賀客有以予兄弟贋詩獻者司空
下教仲氏謂張家兄弟即大酕醄不作恁麼語寄
聲賢兄急以照乘來易率爾應命

西吳德澤滙真源南極流輝耀慶門膝下金章榮令子庭
前玉樹茂文孫觴需醽醁供仙釀命異絲綸捻 帝恩聞
道辟雍方拜老蒲輪豈獨御家園

送王侍御巡茶復命還朝

輕雲催雨動江皋綵鷁乘流擁節旄柱後惠文三尺法尊
前惜别一綈袍籌邊茶馬防秋急戀闕瓊龍奉使勞聞道
燕臺收駿骨即看推轂盡時髦

送劉給事出叅閩藩

使君風度漢劉寬熙世雲霄見羽翰青瑣昔年焚諫草朱
輪此日聽鳴鑾聲先漳海三千里路入梁山十二盤共道

虞廷崇素德持衡早晚重臺端

中元日湧作

清朝日月照乾坤白晝黃埃虜騎屯邊將未成槃瓠績框
臣空入角端言椒風夜灑長門淚榆塞秋傷逆旅魂聞道
好生同舜德須資寔力施蘭盆

送梁户部復命還朝梁嘗令海虞

關津薄稅治江湄國用遥應仰度支　帝命暫煩滄水使
天書須下鳳皇池口碑舊勒琴堂石尸祝新添金部祠自
是瓜期承代及仙舟攀戀重臨岐

壽梁封公

南山頌起泰山陰擊節如聞梁父吟通籍已成朱紱貴素
封猶抱紫芝心韓康市上名為價陳寔車前玉作林遐筭
不煩青鳥報方來仙籙在綸音

笠澤為蔣孝廉成甫賦

汪汪萬頃三江入點點群山數笠浮上下不分天水色陰
晴別是洞庭秋凌波開徑疑龍卧夾岸為基擬蜃楼計日
風雲化鯤去扶搖還作　帝京遊

申柱國招飲病不得赴賦謝

三朝光輔係安危五疏歸來尚羽儀興寄江湖身後樂憂
懸社稷髩先絲盛筵北海盈尊酒雅集東山一局棋獨有
野人虛顧盼泥蟠雌伏失追隨

宋生以遠志見寄答之

秋來宋玉湧悲傷輸我風流已擅場佳句多從花下得老
懷偏向酒邊忘大觀盡是虛無境小隱真成何有鄉一自
入山為遠志身同藥樹不須嘗

題陶懋譓恒嶽圖小像

王江毓秀衍柴桑六館聲華早擅場共道耳孫繩祖武須
知肖父即賢郎逸休盎背豐容澤久道盟心坎德常暫此
優游寄泉石還宜簪笏向嚴廊

答客

公車田首祖生鞭夢裏長安二十年膝下承顏家亦政眼
前負郭研為田周郎顧曲千場醉安石圍棊一着先山澤
已成麋鹿性杞人那得獨憂天

贈王氏兒

毓秀含英誰氏郎峥嶸頭角露文章如蠶或可聯鸚鵡釆
蠟還能作鳳皇豈必吹笙方是晉即看躍鯉已為祥未知
何日逢元顗賣曆先經朱雀桁

廿京理均儀枉過奉贈

廿茂聲華重兩都胥江艤棹訪城隅廿年契濶班荆晚九
載平反考績殊輿誦不寃如定國矢心勿喜作陽膚懸知

臺省爭推轂寀數梁王照乘珠

書懷

荒園霜落老蘼蕪觴政猶憐舊酒徒無意風雲虛捷徑不知甲子在泥塗是非莫辨荆山玉聚散難期合浦珠廿載亡羊成夢鹿詎緣岐路泣楊朱

病脇書懷

寒林霜月一痕新支枕空樓病裏身世上本無如意事眼前那得會心人折腰已不堪臣宋摺脇何能擬入秦二仲不來三徑合幾時把酒和陽春

謝申桂國惠幣

迂疎慙負掃門身懶慢披裘學採薪短髮十年空衣褐長貧百結自懸鶉幣令挾纊冬依日恩到風人臘有春珍重敢云裁剪易須知機杼出絲綸

壬辰除夕

清晝耽眠似孝先敢期閭巷濫稱賢已非尺蠖求伸日豈必龍蛇有厄年自喜忘憂樹堂北誰嫌遠志在山前八珍總之庭闈奉守歲聊欣栢酒傳

癸巳元旦

浮名憶昔溷賢書三十年來轉眼初四上燕山虛勸駕一歸吳市謝公車夢懸竹樹身同鳥興寄江湖樂是魚獻歲莫嫌非祿養閒居自足御潘輿

題蟠桃圖壽公瑕八十弁寓弄璋之祝

赤城仙叟似長眉八十年來鬢未絲蟾桂當空偏耐老蟠桃結子不嫌遲上元燕賞華燈近佳客稱觴綠酒移聞說徵蘭應計日入春先已夢熊羆

壽幼于

秋林同調幸相推共道吾家有白眉海屋添籌新甲子鹿門偕隱舊墳龐膝前猶子丹山鳳堂北重孫玄澗芝更喜上元佳節近燈前歡證百年期

吳文仲刑部讞閩獄事竣還朝便道歸省奉贈文仲爲文端公曾孫故結語云

八閩持節播皇仁返旆江鄉書繡身不是聖人勤泣罪誰教令子得寧親到時栢酒庭闈夕行日梅風驛路春共道于門已高大何須重飾使車輪

次韻答江令君進之見贈

一別金臺兩鬢絲川觀市隱復何之令君有璧還投趙賤士無璽可効施書載名山成獨往調慙流水荷相知嵇應擊壤歌新政蓮社同聲敢浪期

江明府以迎春詩見示奉和

萬戶歡騰綵仗過六街士女若雲填樂迎太皞聲相沓歌

効于爲袂欲連喚醒江梅香破臘催齊城柳碧含烟風人更有春風在不是東皇亦洞天

周孝廉公謹以詩見寄兼惠酒粟次韻奉答

雪消庭蕙日遲遲書報江干晏起時良夜歌殘盧舊約陽春候轉入新詞子平白槩堂前奉公瑾醇醪交後知飽德酹心憇里和秖應三復寶瓊奇

悟真

眼底榮枯俱是幻世間魔障不須驚脫離苦海諸天淨打破愁城萬刼輕黄卷餘年辭桎梏黒甜一枕得蓬瀛鏡機已悟逍遥旨豈必莊生爲達生

雨後管金二進士過小齋夜坐時邊海報捷

陰雨經旬鎖薜蘿忽焉開霽晩風和舞腰未得小垂手觴政新傳卷白波文會頻傾桑落酒武功欲止魯陽戈更闌莫厭重燒燭不飲其如良夜何

韓少宗伯存良枉過有作次韻

回首觀摩二十年君登樞要我林泉入騶暫選東山勝一顧寧嫌北郭偏賦就扶輿慙綠野詩成倚馬羨青蓮相看共有憂時意在冉音書莫漫傳

送劉憲副入賀適拜大叅新命

赤日揚帆下楚濱岡陵持獻祝長春晨趨極北封章入夕拜滇南簡命新金鑑千秋皆聖壽黔蒼萬里亦臣隣反風渡虎君家事豈必中朝有要津

宿兒院試卷重爲蔣顧毛馮諸公許可既不獲收賦謝諸公并以勉宿

不怪兒曹負賞音偶叨一顧亦雙金執林自昔無憑據學海從來可陸沉只合山中藏霧豹敢誇座上答家禽萬言未足東方用且向芸窓仍苦心

酒次

座上尊罍豈厭多門前桃李莫相過不談文執談風月懶着衣裳着薜蘿盡掃愁心超苦海頻開笑口出懸河光榮

別是人間事吾已翶翔離網羅

聞石郡公季重以望遷兩淮鹽運使奉寄

傳聞鹽鐵簡龔黄誰遣飛書入建章天子有無需計部諸侯遷轉屬臺郎豈云貴海能爲國將使和羹可獻王禹貢周官布方策莫須長孺薄淮陽

病中姚江徐府公枉臨惠藥賦謝

使君持節枉蒿蓬飛蓋言臨半畝宫下士不嫌疎禮法勤民猶復恤疲癃一緘大藥千金重數顆靈丹九轉同揔是煩蒸秋不減亦令支枕穆清風

仲秋晦日奉同諸孝廉携具吳園邀江任二令君

園亭秋入下仙鳧勝侶追隨逐步趨竹石借邀袁令尹釜
魚耳獻范萊蕪雲含宿雨巖巒潤澤遍郊原草木蘇誰謂
今宵明月盡神君照乘亦雙珠

挽吳伯恒侍郎

雲泥巽路隔風烟顧問殷勤感昔年敭歷數階登要地賓
仙一夕夢鈞天豈因北斗應虛席合是南陽别有阡奈可
無車空絮酒鳳城西望一潸然

題顧長卿小像

碧梧丹穴鳳皇雛肖貌應符子大夫弱冠詞源流震澤壯
遊辟水重留都實林叢桂無雙價玄圃靈芝第一株福履

不煩唐舉相象賢知已在披圖

秋夜觀月

空庭爽氣獨怡神良夜休辭燕賞頻萬古常新惟此月百
年不老是何人天涯音問瑶池使世上如來金粟身俛仰
肯嫌窮巷僻須知止足即通津

壽何丈

閉户城東著述餘須知何點竟齊書一經已寄風雲氣百
歲纔逢甲子初松菊門前彭澤徑芙蓉溪上若耶居烟霞
豈獨成偕隱還擬秦封賁草廬

送嚴中翰道澈後命還朝

耳熱十年嚴仲子小園一夕喜班荆家風自世絲綸業古
調叨聞山水聲桑梓浹旬歡駐節雲霄計日快登瀛由來
飛伏易成别忽聽驪歌空復情

葉地官過訪奉贈

釋褐聲華重　帝臺題屏應簡出群才五年江縣鳴琴後
千里漕渠捧命來震澤風烟新駐節敬亭山色舊啣杯幽
尋勝有高深意不惜軒車過草萊

沈孝廉見過奉贈

翩翩沈約自豪雄玉樹長春歲不同會見一鳴空冀北肯
容三鳳擅河東象賢合濟簪纓美著述爭誇筆研工談洽

寧辭移晷坐忽令斗室欲生風

贈婁子柔

儒林别有一君卿秀發婁江綵鳳鳴日記萬言充武庫詩
裁五字作長城神交海嶽揮毫就路入雲霄羽翼成待得
秋期蟾窟近天街蹜月馬蹄輕

荅天長黎明府君實

忽接天長尺素書神交一水感雙魚名高蔡蘭推君實賦
就相如羨子虛詩禮鑄顔金作礪絃歌治邑樂爲車不嫌
仲蔚蓬蒿徑應許仙鳧下敝廬

偶聞江令君有推轂之意志感二首

飲谷棲丘麋鹿同寧知咄咄更書空松鈞幸不荒三徑姓
字何堪達四聰豈是識途須老驥敢将推轂望乗驄由來
枯槁能甘足莫謂無鹽可入宮

流水琴堂可濯纓戴星出入志澄清聲華已備蒲三善禮
樂猶需魯兩生剖竹自成馴雉化投竿無復羨魚情上林
牘有詞臣在敢望明君問長卿

喜雪呼二兒同酌

明年歲事占三白昨夜飛霙逞六奇但遣麥秋成熟早不
嫌梅玉勒開遲空窓極目迷寒樹野鳥啼氷下曲池避席
敢誇應授簡綠尊唯儗數呼兒

董子道二府自淮海見過贈此

十年一別隔音塵千里相過意自親清世難容彊項吏微
官幾老下帷身淮南招隱埋輪乆冀北封章薦剡頻聞道
銓衡思起廢珠還合浦是何人

癸巳除夕

年經荒落厄樵漁喜見青陽逼歲除自許蓬蒿安仲蔚豈
容消渴病相如閉門不入催租吏善養無煩城旦書況是
研田蠲賦稅薄收亦足御潘輿

五言絶

孔雀

南越當門後西方入貢時如今在池沼應復感臨淄

庭中二梧為大風所摧補以松樹

昔見梧桐影今看松樹枝不求棲鳳處自喜歲寒姿

玫瑰

偶見花名玉因知玉有香如逢謝康樂應入紫羅囊

月夜

烟樹一行秋空江宿霧收無情是明月人在水西樓

啄木

喬柯陰深澗瘁葉留棠樹靈禽飲上池為啄枝頭蠹

鶺鴒

上有棠棣枝下有鶺鴒原飛鳴不相遠戀戀在靈護

蘆洲鷗鷺

江空飛寒雲日暮風波惡安得狎鷗鷺來作洲邊泊

幽澗寒禽

殘雪霽山陰氷澌響玉琴雙禽在幽澗知有歲寒心

鴨

曾望投閑處名留鬪鴨闌如今江渚上不作何闌看

六言絶

題木筆花下雉鷄

名冉三春賜紫文禽五色蒸霞須知射雉誓命不遠夢筆

生花

七言絶

感興

舊遊回首漫驚神又是春風物候新莫笑癡人頻說夢世間元少夢醒人

題明妃出塞圖

君王石畫在和親鴈外鵾絃馬上塵莫認琵琶作胡樂明妃元是漢宫人

楊柳枝詞四首

鶯花無地不揚州燕子逢春處處樓錯怪白公堤畔柳長條難繫木蘭舟

三月枝頭鎖翠眉萬絲叢裏囀黄鸝當時走馬章臺客腸斷春風總為誰

腰肢罷舞不禁柔眉黛含顰獨倚樓飛絮浮萍總無着萬絲空繫一春愁

燈前事業三更夢鏡裏容華兩鬢絲惟有青青池上柳只如張緒少年時

静坐作

坐久榻穿當膝處觀空愁遣上眉初閒來自悟延年訣不俟焚香檢道書

期周愁脩聽歌不至

勝日芳筵擊鼓催問君何處獨徘徊應知嬌唱元無誤不俟尊前顧曲來

贈黎銘之

豈必雲間陸士衡五羊年少亦知名獨憐西夏縱横日不向金門一請纓

自警

悟道耽玄近十年春聲猶自戀尊前那能洗刷圓通耳萬籟消沉月在天

賀王生移居弁致弄璋之祝

遷喬新卜輞川庄還是三槐舊草堂滿耳呢喃啟佳兆須知賀燕繞雕梁

去思碑

當年何武碑何在此日碑銘去後思惠政果然牟叔子不須人泣峴山碑

感事

乘風破浪儆宗慤躡屐尋山誰謝安幸是漢庭能辨璧不教鄭璞謬登壇

題檜巖

古檜文章已驚世靈巖黛色亦忘憂須知泉石有真意不

羨三山與十洲

題松菊

雲松自是徂徠樹霜色猶存彭澤花莫道西風便蕭瑟秋容偏在野人家

夜月獨酌

獨夜誰邀上短墻自浮金粟自凝霜争言春月腸應斷揔是秋宵亦斷腸

梅雪

江梅臘雪占年芳香色氤氳自兩忘更有春風解調燮不須贅筆費平章

為兒輩題折桂圖

聞道姮娥愛年少吾今已老少年身汝輩着鞭休落晚及時好作折花人

鷺

詩成綠水當年事畫就黃庭千載名曲項大聲君莫厭還歸勳業蔡州城

腿足痛

達生不作傷心草信步猶慚衛足葵酸楚可堪驚短夢呼童聊為折疲枝

聞西夏報捷二首

朝平窮寇夕論功飲至歸來欲挂弓共乞　皇仁宜使過顧留魏尚在雲中

不侯東山安石起已聞西夏凱歌回将軍莫解黃金甲昨夜遼陽羽檄催

冬日

聲稀寒谷鮮招尋塵滿無絃壁上琴荒徑莫嫌成郤掃年來敝帚饗千金

送景魏從軍海上

将軍揚僕號樓船送汝從戎到日邊貢道定看開碣石莫教哥美勸撚然

嘲蜘蛛

火温蠶飽繭方成繭既成時蠶已烹何似蜘蛛無用處簷前結網得長生

題秋景

門前流水鴨頭綠墻外楓林鶴頂紅寓目不禁山澤興置身應在畫圖中

送王侍御按嶺南

朝辭丹闕代時巡手捧絲綸簡命新嶺表莫嫌梅早發使車到處是陽春

說夢用長慶體

夢中說夢終成夢雲外行雲豈是雲未了塵緣何必了但聞嬌唱不堪聞

題竹下花卉

石竹幽花俱可憐紅粧翠黛互澄鮮山人自得觀空意長日北窓惟醉眠

風雨

連宵風雨忽春深狼籍殘紅綠滿林老去已無花下約任他開落不關心

酒次

斷送百花窓外雨羈留三月酒邊歌任教兩鬢催人老不鎖雙眉奈我何

夢來

美人久別渾如昨好夢乍[illegible]旋後驚殘醉不禁消渴甚踈鍾初起月微明

假寐聽沙文學我栽彈琴

一曲高山流水聲冷然漱石枕流情非關古樂令人卧但覺卧牀蒐夢清

送別

一尊未盡已天涯腸斷商歌日欲斜今夜飛帆過南浦淡雲微月宿誰家

夢田棋罷作

客至敲棋我畫眠客酣涿鹿我釣天夢田局罷兩無事風過北窓生暝烟

題唐鮮元畫

畫苑風流閬苑仙誰將妙筆借松年可憐老去唐居士千載烟霞一紙傳

星兒病瘍謝張上醫

壞子偶罹傷足苦瘍師無俟折肱良見垣豈必長桑授祖武曾貽肘後方

雲鄉八景爲徐郡公賦 景皆公家先塋所在

遥空華蓋日亭亭疑有仙都拱帝庭豈必函關多紫氣葱

蘢先已護山靈 右寶蓋團輝

四山憑海列雲屏旭日時含島嶼青勝處已藏徐孺榻千秋常見少微星 右玉屏圖勝

東濱金壘綵雲端曾有真人駕綵鸞一自樹懸延札劍只今誰數葛洪丹 右金壘仙脉

龍湫孕龍露龍角化作石笋凌烟霞佳氣已鍾靈壽宮榮枯何必杜鵑花 右石笋龍胎

西方白象海浮來隆準巖巖地脉開春暖氣噓成五色不須蜃市作樓臺 右象鼻春噓

秋高風急海雲低石勢崢嶸望不迷須信地靈人自傑鷹揚豈必在蟠溪　右鷹石秋風

一釣寒玉護佳城日落沙明倒影横但向中流作舟楫不須攪戀志澄清　右釣川涵碧

清朝只合野魚遺但見巖廊大隱宜誰謂出山成小草原阡先巳發靈芝　右隱地浮青

文姬曲

胡笳拍盡淚沾衣車馬南旋鴈北飛歸路若從青塚過一杯何以酹明妃

洞庭秋月

包山一望片雲飛水盡南天秋月輝倚棹乘流吹遂去任教霜露濕荷衣

遼陽曲二首

鴻鴈來賓音信疎遼陽一別又年餘自家鬼夢猶難到況是沉浮尺素書

未織迴文腸巳迴寂寥春信隴頭梅君王若問遼陽戍半作遊魂半死灰

戲擬寄訊緘答各一首

君在江南望江北妾來為雨後為雲野花開處應憐妾水鳥歸時須識君

縹渺烟波何處身桑麻雞犬若為隣白雲黃鶴無消息流水桃花應笑人

生日逢長至

生日喜逢長至日手持曆日報慈親家醪醉盡勝玄酒賀節兼為舞綵人

予生日適有以群仙圖索題走筆書此

桃花洞口幾千春列坐群仙不染塵此日披圖如對面大丹知欲授閒身

蘭

漢堂楚縣晉山亭到處標名紀德馨我亦臨風紉作佩令

人知巳讀騷經

虞美人草

楚漢興亡莫更陳炎劉事業亦沉淪青青惟有春來草千載猶稱虞美人

紫薇蕉蘭

芭蕉覆鹿歸何有蘭蕙生香久亦忘泉石自宜肥遯者若為猶羨紫微郎

鵲噪

紙窓木榻足浮生一枕華胥十五城靈鵲不知人意懶巡簷時噪兩三聲

戲作

貧郭元無數畝緣耕耘惟以研為田錦囊不獨長安句亦有相如取酒錢

處實堂續集卷之九

處實堂續集卷之十

壬癸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與詹刑侍書

往歲李水部刻門下二遊稿屬下走序端邇者星宿二兒續以庚辛稿災木此序竟脫落嚮兩致書乞之門下乂未獲報計俱沉浮茲緣劉叅知之便敢特申請劉公忠信純厚且素重然諾知不惜一發郵馹到日千萬檢付遷場之事皆緣遠定遂之誠坐致跳梁朝廷拊髀想東山不能攀留執手不遐不復一一

復蔣進士成甫書

前歲幸奉光霽銅官山色猶在夢寐無緣嗣候邇辨璧更多收瑕疵驗之敝郡益信時華可知宜連城之按劔也然得及期為尊君稱百歲觴所得已多矣壽章弁扁字如委課上率爾致不能佳尊君新詩不獨以詞雄亦具見高致領教健羨長兒裹歲已厠長庠次兒亦成篇第以幼小未令出試來鴻鼓翼不及錄所作求正嘉惠附謝外薄儀附祝尊公別有狀侍間幸叱名

寄李直指書

下走孑居遂羈家之應門緣是經年不得顓力馳候抱歉

何似貴門生陳孝廉比歸備述番情談間不覺歔欷感泣
額戋尾待盡雖欲効監門之報而其道末由如何如何茲
幸飧饔勉給日引星宿二犬子承老母歡顏則拜賜渥矣
邉事久為鏡機者抱膝即窮巷漆室亦懷隱憂今激成西
夏之變乃頓爾猖獗豈亦由蹈任尚之轍致之耶不知當
局者何以處分仁臺素抱憂國奉公之忠負急難讓夷之
義蘊掃清平定之畧具形格勢禁之猷恐當運籌北闕下
未宜淹展東山間也率爾附候台祉希宥不恭芹儀狀具
統冀賜入

復陶彦謙書

門下世濟醇厚無端蒙搆吳俗惡薄如此可為寒心今雖
昭雪然不能不損素裝所喜歲事穰穰天意似欲少補來
年橋梓交發補當更大但祈無以報復為念耳老母賴庇
粗安二兒學業僅不至荒惰然亦足以慰桑榆矣西虜跳
梁本是燕巢飛幕魚遊沸釜第邉事久弛軍心積怨元帥
畏偏裨偏裨畏士卒今日實蹈之既不得我軍死力安能
制反虜死命四人共用一矢何異奉天一弓懼鼠竊不已
將成虎踞況統萬自昔號堅城破之實難近欲用水攻不
知地形何若豕突之勢智伯之變俱有可虞但未可遙度
耳若東虜乘風破浪迎刃而解聞欲以奇兵衝臨清天津
而以正兵掎遼陽甚得阨吭擣虛之勢尤不可輕視所幸
江南雖所涤指而計程西去尚遠未至剝膚杞憂悄悄乃
在根本之地辱番閒率爾附復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僕已
付理亂於不聞而乃曉曉若此可謂癡人說夢秘之秘之
尊委一一如命課付來手幸點入嘉惠穰騏領次皇悚謝
謝

復馮憲副書

西粵僻遐本不足試蕭即身兼衆職知亦迎刃觀遠念舊
社從容尺一亦是一證第李商隱謂水環湘桂山類蓬瀛
是還目皆奇觀不知何羡乎小山也邇來大吏嚴樹鄉約

式歌且舞俱在所禁諸白逋罪不暇何能供野人杯酒歡
始悟曩時欣賞左顧右盼都藉大福力耳蟹鰲鱸膾固知
彼處所無然檳榔一品乃是保護要藥恐不當與李黐聚
郤也繡腑錦腸久已超軼漢唐矧重之以山川之助計令
始安紙貴若野人憒憒僅於五龍牆法似少有得安得驚
人句哉屈指知九列在邇無俟爪期會面當匪遥草復罔
備

荅江令君進之書

伏承頒教時義為兒曹矜式大兒幸廁龍門之末欣欣以
得宗依自慶雖未能步趨高標亦若泛溟渤而得指南及

讀郎君之作則令小兒逡巡幾不敢求試譬則騄耳絕塵而奔駑駘望之不覺自失也燕荷理篇俯贈益以迎春之什直入開元堂奥九頓三復如聆鈞天勉步嚴韻登之粗箋奉報大惠持布鼓於雷門知不免大巫捧腹如何如何

致李使君書

曩梁使君還朝僭候台祥緣期陳孝廉僭緘致少後使君行李已發不得附芹僅僅達一空啓下情未由上通茲以次兒叨殿憐縣錄幸廁優等送之府試適與盛鸞官遇於瑣院門屏間云有便鴻率爾附候并致日積之感

寄石郡公季重於東陽書

疇昔仰承德政遂令三吳士庶不衣自暖若覩超宗暑月霜氣知遂思遠竟陵謂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今不特數十年而已方駸駸向昌阜而頓移所天乃令去思日甚一日漢代吳越統為會稽今者福星專照一隅每聞仁聲西攜罔不舉踵思慕翹首馳神彼此黃赤以親逖為欣戚殆未易名狀也吳守赴任四明欣遇德隣矜式孔邇行飫豐益附致短箋用布下忱文卷一詩扇二侑緘

答江令君書

曩逐諸英捧書奉邀亦知厚顏恃明臺見知有素且異得覩清光祛鄙吝一奉杯酒餘歡耳陳白沙故事之喻不意藻鑑若明臺亦以愛敝擬不於倫也下走自丁丑歲即以毋老絕意仕進第令染指簪紱亦可向同鄉二相公乞一善選豈其羸馬疲童駈車北門哉即蘭溪相公亦以舊雅手書勸駕不知麋鹿終不可縶耳當時但為乞澈酒以後其教浪跡狂態可知矣明臺謂若而人者可使備石渠虎觀之選否耶王湛云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正今日之謂也新詩雄麗與逸當與開元諸名家並驅爭先忽得三復便令暑月有霜氣無俟息陰漱石而神遊清涼洞天矣制義即須賜二兒奉為指南顧二兒爭欲得之以便朝夕誦法得更賜一部尤感星兒扶病補試藉庇復

覺宿兒前試臺下以不諳事體通宵不寐臨文劣甚而明臺以屋烏故曲置優等迨府試已稍進而名次乃後及院試較前二卷更進而竟遺仰負雨露之澤可以言命矣文選刷印裝潢大略具上禪學今時所尚獨下走以凡濁自量未嘗究心諸語錄不知何處有之不敢妄對

與石郡公書

曩吳寧守赴任僭附一緘奉候不知曾達閽吏否郡民方以慝臬開府屬望臨吳屈指跂足盍汲汲矣不意當路以脩飾塩政借重清望仁臺素持廣平之正少濟以元之之通自無地不迎刃第如蘇民瞻戀之切何茲緣徐公祖鴻

便附致扇詩以効村謠仁菴蒞治以後則不敢復通一啓懼有詐冐統此預陳

序

青衫記序

予讀白氏長慶集至琵琶行不能不掩卷而歎也嗟乎樂天少負才名既不免入宮之嫉矧遷謫之日謗議易騰自非率真任性浮雲赤紱者疇不存形迹脩邊幅哉乃因祖餞召商人婦彈琵琶播之聲歌傳之遠近不自虞其為風流罪過其視厲外襮中假托聖賢路上人繩趨尺步以自枯楛於聲利之場者為何如也晚近世陟拘攣而黜宏達

此風不聞久矣不意有慕其事後演而為傳奇若松陵君者君科甲高品釋褐不樂吏事即請為教職及晉秩為名郡理逡巡郎署者數十年始以憲副督學蓋拙宦也無何以畏途請告膺薦不起著述則清音摽其風雅興致則諧賞寓其游觀所謂率真任性者非若人哉第令香山再社且當厲行樂天矣而又以文舉座淵之興展公瑾顧曲之藝編此一記命名青衫俾童客歌以侑觴且曰知我罪我吾付之無心矣夫以樂天後身傳樂天往事何異鏡中寫真雖事近虞初而才情互發無俟入口吐音蓋擲地可令有聲也豈獨並驅東嘉哉即樂天有靈亦當頷之矣中間有數字未協僭為更定非敢擬轄之以敲易推亦欲望范之去徳從風耳君即欣然諾之且屬予序其端是為序

國相何公介壽序

萬曆閼逢敦牂之歲鼎見之月六日為國相左泉何公懸弧之辰年已七十矣先是其象賢元植爾志輩謀所以為公壽乃將幣謁予而言曰孺子也幸家大人壽躋古稀將有所獻以稱百歲觴計以新聲雜伎第奏於堂上堂下則家大人素所蓄以娛大父者也以甘旨醹醁迭進於庖人醢人則家大人素所儲以娛賓客者也獨家大人之敦倫值徳孺子嘗顯揚而光昭之惟是鉅工椽筆是藉幸先生

留意焉予曰唯唯盍嘗觀乎盈虛豐嗇之故而知造化之予奪乎人者其意深也方公之脩於家則嘗聞其以嗜學親仁率厥弟而聲馳秇林授知於唐太史嚴文靖矣則嘗聞其為兄若弟稱貸以償公私逋而不責報亦不令知矣則嘗聞其趨公家急而胼胝金湯禦私家侮而伸雪理庭矣及其登於仕也則又聞其以實心實政治濵海巖邑於大侵之歲而吏畏民懷矣聞其定常平之制免勾補之丁平反侵欺株連繫獄者矣以至正風俗備外患毀淫祠復古埭廉詐偽損祿入九謳歌於玉蒼鴈蕩閒者溫台之人類能言之矣有吏若此則陟青瑣登烏臺疇曰匪宜顧一

晉而叅金吾軍再徙而為淮王相夫諸侯王相在兩漢巳
非清要而本朝尤號為閒散公而屢此天意誠有不可知
不知奪其高官大爵正欲與之以蕃祉景福陽者嗇之而
陰實豐之乃所以隆耆德而厚嘗功也故曰其意深也公
又能辭榮於王尊之劍稅駕於賈傅之悲雖淮南八公之
仙有不暇歆羨者乃飄然蟬蛻軒冕龍卧泉石試計然之
緒策開羊求之三徑延文舉之座客展鄭桼之縹緗析陸
賈之橐裝命彭澤之巾車課韓符之讀書劝公瑾之顧曲
嗣此而登椿齡啄桃實如日之方升川之方至耳且聞公
之蒞平陽也新學宮勸課試平陽固艱科第至是始彬彬

輩出公實作之詩人以作人言壽考然則公之豐於壽將
不自其嗇於官者而必之哉而又好行其德至老靡倦九
族三黨罔不用情待公而舉火者不知凡幾人幾户也若
鰥者室嫁者裝役者助涉者梁渡者航飢者粥病者藥其
勤口碑者在在有之是天以逸貽公公既能自處以逸矣
而又有以培之以是荀龍竇桂翩翩繼美其登龍門題鴈
塔有可以左券得者方將衍公未究之業而恢弘之他日
杖靈壽於朝咨廣成之問亦有可以取必於天者是果天
之壽公耶公之自壽耶烏知嗇之不為實耶嗇之不為豐
耶因綴小詞俾其僮客歌之以侑觴調寄千秋歲

瑶池書到雲外三青鳥琴川上虞山表錦堂開燕賞珠履
承歡笑綠髩在也應天遣懸車早　林下人難老益信休
官好況碧砌森瑶草韶華鶯燕賀春信葵榴報桃熟慶八
閒別有蓬萊島

議

藿謀三議

癸巳之春予不出户庭者幾二十年矣乃若所聞不能忘
情輒以藿食之謀託諸庶人之議梅福云廟堂之議非草
茅所當言今跡寄巖穴而均嫠婦之恤身在窟室而胃杞
人之憂非敢聞之當路聊欲寓諸歌謠之末云爾

議建儲

天下大事有以經德濟者有以旁行濟者君子事求可功
求成而已太子天下本誰不知之東宮早建誰不願之今
在廷諸臣紛紛以是為請其為社稷靈長計似也顧　皇
上以中宮為言以嫡庶為言實千萬世之正論有非臣下
之言所得而奪者若夫三王並封以便養正明者當有以
窺　聖謨之委曲而將順之不暇矣乃復以建儲為請者
何哉詩言率由舊章書稱監於成憲則已試之宏規國後
世之法程也　世廟御天之日　豫　景二國嘗並建矣
一旦鼎湖賓天則　豫王登極　景王出藩天下晏然此

非所謂舊章成憲乎哉矧　詔書明言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則一言而天下之大本定矣夫復何嫌何疑而更容喙也惟未立有請議封復有請則在臣下雖自謂今日之急務而在　君上則以為異日之身圖在臣下冒可疑之跡而無以自白在君上因衆言之淆而不能獨斷大事無由濟矣後唐張昭遠謂卜嗣建儲未敢輕議至恩澤賜與婚姻省侍之際宜稍分別以示等威似可尋也廟堂諸公當自有正大光明之見而過巷之策納牖之約應有未暇及者幸深思之

議用兵

日本破朝鮮朝鮮走其王其王告急乃用兵遼左遣重臣命大將選經戰之鋒出內帑之藏粟海內之輸業已奏功平壤飲至歌凱之期可屈指計矣愚獨以為非計也夫朝鮮自國初至今日號稱率化朝貢如禮雖箕子之餘風禮義之故俗而實濮真之死義有以感動之耳在朝鮮實倚重中國在中國則無所事於朝鮮其民人不可役也其租稅不以入也中國之於朝鮮在可有可無之間其國之被兵曾不足以當四肢之瘡癬顧可傾中國之要力而為之計哉今之談兵者不過曰先發制人不知先發者當防之於其所未至不必攻之於其所已破也當備之於海之內不必求之於海之外也說者曰鴨綠之險以隋之兵力唐之神武且難之矣其磨崖勒石曰破李勣破尉遲至今尚存已有明徵矣我軍一戰大勝直抵平壤則破竹之勢將抵王京興滅繼絕當與姬周並烈而俛視隋唐矣又何慮之過哉噫果爾則外寧必有內憂且將存此而況未必然耶夫朝鮮諸險要非有陵谷變遷其在隋唐猶在今日也第隋唐以朝鮮之人守朝鮮之險故入之難今以日本之人守朝鮮之險而朝鮮為之內應故入之易入之易故不難於深入而深入亦兵家所忌也即日本之兵虛實未可知而據所傳聞亦不下數十萬第令彼以精兵萬人犄朝

鮮與遼左之師相守別以奇兵自海道衝吾腹心阨吾運道則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雖天祐　聖朝必無此事而亦豈可不為之長慮却顧哉今以素練之兵習戰之將委之海外以為可有可無之朝鮮計而所以防中潰者則取足於顧募烏合之衆是何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也意必廟筭勝而後行愚何人斯敢以蠡測海之識而籌難遥度之事

議攀留

松守李侯涖治未久大得士庶心無何以京察當左遷欲去士庶亟欲留之不知為計乃閉城門豎旗幟勢似激變

大吏震怒将廉得其為首者置之法夫士民之留其守非有惡意不過撫我則后也獨惜其未知所以留之者耳夫京察所以黜幽陟明　朝廷之大典也士庶惡得而奸之為當時計侯以郎中降級調外亦當得佐府士民第當以此具呈白之大吏請照考察事例但降其官仍任本處俾上不悖國家黜陟之法下不辜士民攀留之意則大吏必為䟽請䟽請必當得旨得旨必批吏部吏部必為調停是侯雖不得專郡而猶得佐郡士民雖失一太守而猶得一佐貳即後守嗣至且将協恭於侯侯任既久亦可復守乎松不亦善乎而紛紛如此豈松諸賢急於留守而不暇計耶抑別有說也

實録議

恭聞宮詹大臣請纂脩實録甚盛舉也臣雌伏草野安敢置喙其間顧私心竊有所懷不能默默稍舉而論之以俟擇芻荛者夫録曰實録言有徴而可信也自昊元年以至今日凡所紀載必無一事之不實無一言之不實而後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也若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我　高皇賓天　建文君繼統又四年而後　文皇入履帝位是自戊寅之年以至癸未之年甲子凡五易矣其間位大寶而南面以臨天下者誰耶其間萬幾之酬酢庶政之因革内外之出入主之者誰耶始也以孫而紹祖終也以姪而遜叔天下疇不知之今乃假洪武已往之紀年加建文實在之歳月可謂實乎計邪臣獻諛謬創此說方是時　文皇經營北方未暇斟酌耳光武開東京之業接西漢之統中間一十八年之歳月為新莽之僭竊者不能假西漢之年號以冒之何也實不可泯也自宋室之亡以迄我　高祖之興中間為胡元之所僭竊者幾百年然不能不存勝國之年號何也實不可泯也臣纂君奕亂華天下之變孰大於是而卒不能掩其實而況祖孫叔姪之授受昭揭於人耳目而欲使之泯滅無聞名之曰實得乎至於正統北狩

景泰嗣位天順復辟其間紀事者亦多有六月四日之類景皇之於于謙乃素所倚頼也聞朝鐘而疑謙為之是以忠誠信於平日而以簒逆疑於一旦無是理矣即　英廟復辟　景皇鼎成載筆者記歳月可耳而復有弟弟喫粥天顔色喜之紀是添足矣要皆邪臣自多奪門之功欲文致謙専權之罪而復蔽飾掩覆於其間胥失實矣欲傳信也得乎　本朝大變故大吏華惟遜國靖難監國復辟其間尚有失實如此而又何望於清平熙洽之紀載也哉然自今日以為将來實録地宜何如則左史右史之官紀言紀動之職惟持衡者加之意云爾

跋

讀豫讓傳

豫讓謂凡吾所為者極難吾以為無難也方范中行之遇之以衆人則當卷而懷之去而遺之何至碌碌自同庸人坐視其敗乎迨智伯遇之以國士則目擊其貪殘驕侈即當申日中之戒進欹器之規述惡盈之理以救其冥升之禍於未然是乃所為國士報也何為俟其身之既喪家之既亾然後思為之報雠哉夫襄子之殺智伯直在襄子讓欲殺襄子襄子既擒讓義而釋之是襄子亦以國士遇讓也讓又當何以報之而始終雠之不置是厚報智伯以國士我而薄報襄子以不殺我要之於義皆未當也大都委質於人當擇可否既委身則不當以厚薄貳其心予與氏號為禮義之中正尚不免草芥寇讎之語而況彼刺客者流無責耳矣

題趙郡博便面册

郡博趙先生以傳芳册示予傳芳云者彙其祖父遺墨便面而以前輩名筆附焉者也計先生大父漸齋公畫十詩七先生王父上莘公詩三胥臺袁學憲及衡山文太史詩各一樗仙山人畫一仲山禮部詩畫各一墨峰山人畫一一樵畫一上莘為胥臺高第弟子而一樵則漸齋繪法所

自遡流窮源故併存之一翰墨間具見不忘本不獨魏謩保笏而已先生敷教吾吳為諸生模範其進脩餘暇當必有繩祖武追父風者他日孝子慈孫將復裝潢之其芳之傳未止也

胡氏刺虎圖跋

劉平妻胡之殺虎以救夫也勝國諸名流歌詠之從而擬議之則既說之詳矣然於繪事之妙未有及之者乃其斷岸逶迤寒林莽蒼慘然有虎嘯猨啼之意月黑霜明山空霧濃愀然有廣莫空濛之色停車中道傍無村落煢然有旅人窮途之狀胡氏勃勃賈勇大兒操刀小兒伏枕轅駒驚鳴蹶跳若有得於目擊者信非得畫家三昧者不能作後有傳列女者取材於斯庶幾下筆有生氣

盛子昭畫卷跋

勝國畫家自趙承旨而下若盛子昭者指不多屈然其本色多出伯駒雖設色秀潤描染精詣猶未盡脫畦徑此卷蒼然古色別是一種作用似從李營丘路上來豈獨晚近罕到即子昭亦得意筆也

跋文太史黄書寄石郡公

右文太史效黄書荊溪道中詩一卷奉遺楚陽石郡公初太史以耆齡碩德稱重海內來守我邦者若王公以清介

推温公以彊幹著咸禮重太史不獨以文執也太史化去
三十年而遙公乃來守我邦其清介彊幹兼二守而過之
而折節吐握尤不多讓惜時罕若太史者賡公之禮而不
肖乃苟許可不啻買馬骨然假令太史而在則其荷禮重
又當何如公既以忤時移治東陽而不肖偶送兒試崑購
得此卷用以緘往併志所感

宋板文選跋

予嘗見此書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文敏鍾愛以貽其
後之人者其紙墨精好神彩煥發令人不忍去手且其間
有趙文敏手識數語則知此書嘗入松雪齋中夫先後二

百年而遙而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文選之為文也固
自有宿緣耶予穉歲購得一部為黃勉之先生家物與此
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後後有景石子題字紙墨不及此遠
甚今已為好事者易去不復得與相較然大都知其不相
及也夫一梓印出且相懸如此矧後之翻板者耶近留意
選學將纂諸注聞此書已歸雲間因遣人借留案頭校對
月餘遂識歲月歸之亦俾好事儒者知所珍重云

錢舜舉畫猿跋

予向藏易元吉畫猿較此各臻其妙未易低昂第元吉獨
以畫猿馳聲而舜舉則山水人物花鳥種種精絕似更勝
之耳然以猿取茄而囬顧遊蜂若為生子封侯之祝第其
題詠未嘗及之賞鑒家當更得之象外可也

跋陳道復寫生

陳道復先生雖為中丞後人然絶無紈綺習隱居大姚江
上日惟事翰墨蓋今之雲林王山也此卷寫生數種效所
南子固仲圭諸人而雜出之種種神韻具足邦式之十襲
之也固宜

管仲姬畫竹跋

予嘗見趙文敏所撰管仲姬志不獨以才藝稱蓋賢婦人
也然惟歸文敏故其藝益精其聲益遠昔人所謂顏淵雖

賢得孔子而名益彰信矣本朝夏太卿仲昭畫竹推重一
時其筆法多原本於此不可以閨秀忽之也

祝京兆蘇臺八景詞跋

祝京兆為徐武功宅相李太僕玉潤徐李二公為吳中書
學正始而京兆得其衣鉢其以書書名宜也第京兆為人
作書好以狂怪怒張曲狥俗目此書八詠任意率真別自
有態不減逸品近時有位高金多者未知握管而大言評
書烏足與語此

沈啟南畫卷跋

沈啓南先生畫集諸家大成故年來大為賞鑒家所重而

好事者多捐厚貲購之遂啓好寶臨摹輩出自非具眼鮮不亂真若此卷者雖欲臨摹其誰能彷彿之哉展玩移時不忍釋手乃為識此以示欲為優孟者

題天文地理圖

尭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周禮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貟叅賛之責者可無仰觀俯察之道乎後世分星分野之說何聚訟也然則為此圖者其猶有靈憲指掌之遺意哉惜不得淳風守敬諸君一訂之

題文太史畫册

予嘗見文太史拙政園圖册及潞河為湯子重先生畫册

皆號稱精絕此册實其匹儔究厥所自乃為王氏女甥作王少以淑慧為太史吳夫人所鍾愛方剪綃乞圖吳從傍從臾之太史素篤伉儷誼宜其着意如此哉夫世間閨秀但知慕金珠喜紈綺自非李易安管仲姬罕有留意繪翰者當是時太史名重海內凡遠方珍異餽無虛日乃王所請乞不在彼而在此太史固默賞之矣亦可無俟吳從臾也迨王歸毛肇明王父文學先生册因在毛癸巳冬肇明出聖善所藏以示予因得識其末簡云

跋毛長公百朋壽弟詩

毛長公石峯先生為先伯台理君同年向嘗於客座邂逅其人和而莊令人起敬然不知其辭翰兼善如此此紙寄壽其次公石屋先生者也次公時避倭白下故寄之友于之情溢於言表又不特詞翰而已前輩風流曷勝嚮往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在茲乎時明甥為次公孫襲藏若拱璧肇明聞而乞之肇明則長公孫也時明因托予致焉昔以兄而寓緘於弟今以弟而完璧於兄兄之念弟孫之尊祖族之敦睦於一紙間見之固無俟肇明索題而巳欣欣願為握管矣因書其後

贊

周氏蟾蜍贊

惟爾蟾蜍莫或擬議無尾不懼豈畢之儔有腹寄怒匪龍之類登天無難出月何易未聞閣閣而鳴忽見飄飄而墜金玉其相未表厥瑞胡然而榮胡然而瘁安得吾宗博物之司空與之談天人之同異

月津蔡翁像贊

瞻爾丰神有月在津無俟乎虎賁不出而處實昌厥緒無問乎唐舉孝篤二親仁興四民天禄其申其在斯人與

徐光禄畫像贊

此光禄徐先生像也先生與予交三十年如一日爰瞻紀容稍為贊述皤爾鬚眉粹爾顏色耽楊之玄知老之白其

人則玉其交則石寄大隱而游神之庭享素封而好行其德咏小山則三秋叢桂等列侯則千頭園橘愛客而尊壘滿座尚友而圖書四壁恢北海之鴻烈重南州之燕翼登上壽而杖朝禮大賓於鄉國不於此而卜其無得也耶

墓碣

太學生歸宗曾墓碣

辛卯之秋予偶閱應天賢書吾蘇入彀者數人歸姓者二人一玉峰一海虞初不意其同宗也及觀歸太僕集為從叔民從作墓表曰吾族之在海虞白茆浦者兄弟皆脩學又贈弟子敏序中又云余之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太

僕故崑產其一即太僕子其一海虞者太學生宗曾子也於是知二歸為同宗云無何海虞君奉其季父所述其王父行實叩首向予以墓碣請予惟碣者揭也將揭諸墓以以示人者也言不核且蒙譽墓譏予既於太僕集稍得其家世而復核諸文學蔡先生先生云行實所列言言實也實則予又安敢辭歸氏自唐天寶迄同光百八十年間代有鴻鉅有以文學科名為公卿侍從者有至令僕封王者蓋世為吳著姓矣其支流繁衍或居崑之項脊涇或居海虞之白茆浦而白茆浦一支自素琴公始大素琴公生百泉公百泉配郁氏生四丈夫子宗曾行在良諱道傳別號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二葉

一適王日勉孫男二士瑚士璉孫女二萬曆壬辰　月日塟于許巷浜之新阡夫既有志銘以實諸幽矣茲復摭其大略勒之貞珉以揭諸墓上云

祭文

祭徐建甫文

惟靈紹北海之遐裔入南州之芳域利仁於素封之後由禮於世祿之餘遊都門而名卿爲之下榻觀辟雍而國師許其入室寓意千物則海岳推其精鑒顧曲于座則公瑾讓其協律克家遵乎父道繩武恢其祖德豈獨亢宗之攸籍抑宜王明之用汲胡一命之未膺而下壽之弗及某辱

交三世誼均休戚值今日之何日兮恫斯人之斯疾倍所戚於所欣乃因今而懷昔何九還之裔於効靈俾二豎之成其異物驚魂訃至曷啻行惻家痛亡琴彩嗟聽笛胡天弗弔至於此極嗚呼福善自天奚為不然疇云伯道猶子象賢庶幾綸綍賁此原阡尚饗

附 處實稿遺

二遊稿序

二遊稿蓋御史大夫詹公汝欽詩也公嘗以示其友黃山人孔昭孔昭攜之自泰山入嵩以寓書示李使君叔玄於吳使君重其人且愛其詩曰是吾閩之望也而實海內之

望也其片言單詞人爭相傳誦因以想望其丰采則是編也吾安得而私諸於是謀所以廣其傳乃問序於走走也賤何足以序公之詩然受知於公非一日矣且竊號為知公獨不可為二稿先駈乎始公成進士即宰劇縣為彊幹吏迫入臺憲抗疏不避權貴 廷杖濵殆黜為編氓方是時直聲震天下無何以 先朝名臣起廢試官粵一時起廢諸賢率起家至九列而公獨外補命下公不色喜亦不色慍慨然攬轡怡然登舟出潼潮之關經恵陽之墟神交韓蘇之廟額目窮羅浮之巒容綮犢之暇寄情聲詩於是乎有粵遊稿旋復拂衣歸閩臣安溪之陽不啻如安石之

之在東山也興至思覽兩浙三吳勝因以訪其故所交知乃買扁舟裹糧涉大湘尋武夷泛九曲之溪步七里之灘宿天竺之三峰飲西湖之六橋轉而入吳航三江震澤之洪流探縹渺莫釐之幽宮遵錫山品恵泉以至大觀金焦旁覽北固而後返焉於是乎有吳越游稿夫公方膺延登弁憲臺為 聖天子所眷注其所賡歌喜起當必為史氏所贊述又何藉於二稿而汲汲焉欲傳之遠哉蓋物有所不可忘或有所可忘方其批驪龍之逆鱗遭仗馬之輙斥談者色變聞者股栗在他人孰不以之自多難乎其忘矣及駸駸嚮用身日益尊顯則舊遊貧交人所易忘也今讀其詩則慷慨發越之中多和平忠愛之意且也纏綣於巖穴殷勤於韋布下而至於黃冠緇流皆得沐其咳唾聆其餘音是公能忘其所難忘而又能不忘其所易忘矣即此而諷咏之涵濡之豈獨見其追晉軼唐為詩人之雄哉殆矯矯風節而亦休休有容者矣然則海內之所以想望其丰采者能無藉於斯稿哉是山人與使君交有裨於藝苑者非眇小也於是稍為校其魯魚僭序其端而進諸使君以登諸梓按两浙三吳皆以覽勝遊而粵以宦遊故二稿皆以遊命名云

續談略

魯與齊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側故為反論語謂孟之反疑即反之誤亥豕魯魚之類也易辭其人天且劓天即篆文而字之誤同此

或問韓信號稱知兵豈識見在李左車下而直前不顧慮幾入其計中耶予曰不然左車之計信亦籌之熟矣幸當時未有發之者計發之陳餘亦不能用也何也大都餘非知兵者也使其稍知兵安有狃於小勝而空壁以逐人使人得以樹赤幟其間者其人如此雖有奇謀秘計安能用之蓋信之下齊不在於吾陣之背水而在於彼軍之空壁與不空壁法曰能料敵者勝左車不能料

餘而進言信能料餘之不用左車言而進兵然則信果出左車之下乎

西京末老人哭龔勝曰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東漢末陳留老父止去官泣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将安所語意相類而二老俱不傳其名是真能藏名者也

方外之人本不當在人間有緇流假重縉紳遨遊四方妄自尊大以炫愚俗群然拜跪之不暇此而不禁恐釀成意外之變

疇昔以公車客京師嘗寓智化寺見方丈宏敞中供一像扣之寺僧則云　天順爺追想王振祀之於此此寺亦為振建也愚謂王振之罪上通於天土木之難皆所釀成向使虜不悔禍則駕旋無日使南遷議成則豈能全盛至今日哉是振之始禍罪在喜寧之止而反祀之後人覩之何以示警誡宜黜去此像以祀劉球于謙諸公始於公論為愜

盡信書不如無書於紀載猶甚祝希哲作野記至天順初年事多庇武功伯人或信之不知武功乃希哲外祖也

天下有大盜而跖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可謂能盜其究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顯報蓋名者造化之所忌也不可以大位厚貲盜之也計世間物惟一閒字可盜語云偷閒偷即盜之謂也惟盜此庶幾無禍然閒亦未易可盜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有一士入試嫌硯重問硯工何物可輕研工云惟漆查作硯甚輕士子曰我知之矣我聞莊周為漆園吏當向彼求之走而求諸周周曰汝要漆儘奉只怕人不識若漆查都被諸公偷盡矣此雖戲言似有所指

永樂間外國獻麒麟凡四嘉靖甲子應天鄉場曾以命題作表隆慶初年濟南有獲麟之事徐子與中丞親向予言之近日江令君以公務至句容復聞鎮江獲麟然則昌黎所謂不常有於天下者非耶安得辨騶牙曼倩博物司空與之論此

本朝史學不無資於野史若吾學編成一家言其遜國紀尤為有見第理學名臣之名不免添足既曰名臣而復加以理學豈其餘名臣皆昧於理者耶不若入儒林傳為妥

王子羨夫人乃文太史女能詩八歲時太史課以守歲作有小窓留得隔年燈之句長益博學多著述晚年諸姪請其稿登梓夫人笑而不答明日則舊稿悉焚矣我輩

惟恐人不知而汲汲傳刻能無愧夫人乎

至元甲午每月節氣俱應月數如正月節氣在初一日二月節氣在初二日以至十二月皆然元史可考今萬曆甲午亦如之第差一候耳若彼以立春正月節此以雨水正月中之類是也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風朝大作西樵野記記之至萬曆壬午亦然但七月十三日耳豈皆氣運當然耶有明於天之道若李淳風者必能知之

予昔讀書治平寺寺僧定慧閉戶耽寂經禪之暇頗事詩學逮予歸讀園居慧寄一詩有聲僊由來三影重楞伽自去一朝輕之聯翫忌妄切大為乚加諸君所賞今圓寂已二十年矣邇來所聞所見惟肆言怪誕驚眩愚俗者有之求僧若此豈易得哉

處實堂集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夢占類考已著錄是編詩四卷文三卷末一卷曰談略則其筆記也鳳翼才氣亞於其弟獻翼故不似獻翼之狂誕而詞采亦復少遜生平好塡詞集中多論傳奇之語千頃堂書目載鳳翼處實堂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與此本皆不符未喻其故

紈綺集一卷

〔明〕張獻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紈綺集一卷》提要

紈綺集序

紈綺集張子幼于題其綺歲之作也張子禾才卓犖垂髫英發初涉藝文夙昭人譽暨乎強立風雅道存然而天馬在櫪長途未騁每深轗軻之懷覩其觸事興悰形諸咏歎類可徵矣是故述登臨則情深流峙言節候則意愴馳暉臨岐餞別繾綣於分飛異國懷人綢繆於夙昔鴒原之詠積思西陵伉儷之章敢情京洛以至留歡花月辭旨風靡投贈同懷寸衷昭亮凡其短篇長句率殊曲同工故或淒婉以優柔或直致以矯亢或繁縟以昌辭或跌蕩以振氣兼總昔長獨擅今美洵藝苑之翹楚也夫詩以窮工情由遇激張子恥混常科置心獨往以循誦習傳為陋肆志篇章以拘文牽俗為庸寄言壙達葢欲效冥鴻之遐舉而不屑於籠棲者也覽者故不但以藻思妍詞求之大戾作者之心矣余媿玄晏

之才辱太冲之托聊為序焉
嘉靖丙寅孟陬三日徐縉序

紈綺集

百花山人吳郡張獻翼譔

荅王比部

重憐空谷久離羣書後相思未得聞滌思爲誰紛棣萼逢心常自挹蘭芬沉沉茂樹歌山鳥寂寂閒門遠世氛見說西曹辭政日白雲猶似望夫君

寄吳太守

曾於白雪見文章不爲青山憶武昌藝苑才名多七子宦途心事半三湘人前落筆誇鸚鵡郡內褰帷下鳳凰見說漢廷思校獵未容長孺薄淮陽

送皇甫司勳校書袁州三首

知音黃閣在不厭客平津西觀怜孫技東山召逐臣鄉心醉何地美酒貰宜春別後相思處關城見月新

指掌方輿盡知君良史才懷鉛辭草澤載筆上蘭臺山色官程遍江聲旅夢回正怜飛蓋遠況

復暝鍾催

栗里栖陶令文園臥長卿欣看外臺舊重有豫章行雪壁供消夏龍門亦避榮莫令天祿上獨署子雲名

書懷

借容名何在調人迹易猜卑棲青鷃換高枕白雲來賓雁徒交至秋花漫使開蹉跎半生事自咲滿蒿萊

寄贈李郡博攝治長洲

殯君奚牘傳經暇桃李聊從縣裏看文苑幾人兼治行秋林何日遂邀歡詩饒白雪成千首道在青氊寄一官正是孤懷無可贈涼風忽墮握中蘭

十月菊

佳色滿東籬重陽物候遲黃花青女節綠酒白雲期開遲陶公興餐英楚客詞疎林秋不謝猶是採香時

徐上舍山莊

野情孤興滿滄洲事外招尋且獻酬雲齊高臺殘照入泉通幽澗曲池流蘿門靜掩千山色草閣閒開五月秋試論主人棲隱意何如徐穉在南州

送黃淳父之金陵

身在家山又憶家一江春水泛仙槎年年催別河橋柳樹樹含情野寺花無那東風乖舊雨漫期西日醉流霞留都豈是投閒地倍惜君才老歲華

中秋柳明府招飲

良宵漉酒費招尋明牧同歡開素襟愛士敢云爲令客緘書時一到禪林訟庭月滿堪移席井邑雲深耐賞心高識無煩絲與竹琴堂元自有清音

荅余伯祥盛仲文

千里挹清芬書因伯氏聞可堪同病客猶自久離羣南國已紅葉東林空白雲相思如命駕開逕遲夫君

答黃公紹見訊

故人遥借問何以事清狂失意偶如此閑闗秋草長市中吹簫客湖上捕魚郎安得會顏面且為說肝腸

治平移至吳山懷黃公補

曾於湖上愜幽棲又向山頭戀翠微抗跡幾年俱事外皈心何地不禪扉伊成三點元無想坐占千花未息機天末故人同病客白雲芳草意多違

設贈兼眎蘇君揖沈元興

白門煙月勝揚州十四樓中第一流眉學遠山餘黛色心將初柳結春愁渡頭桃葉王孫草巷口烏衣客子裘都市相逢多意氣與君同作五陵遊

答訊

南國佳人錦字書八行遥寄念離居緘開吳水情無限夢隔巫山恨有餘豈是雲間同別鶴何緣天末致雙魚相思欲有瑀瑶報珍重瑯玕媿不如

義興道中憶皇司勳何內翰袁比部

堤柳巳弄色青春信幾深感時悲浪跡撫景憶長林旅夜闗山月風塵客子襟叢蘭滿芳沚欲折寄同心

送康徵君之白門

記得相逢處秦淮煙月賒與君同逆旅回首各天涯此日遊吳棹明朝上漢槎闗情在去住離思繞京華

與劉侍御山遊四首

春來山上日初晴柳嚲花明總繫情同受年芳復同賞幾陪驄馬聽流鶯

客到空門月滿松經行初罷靜聞鍾歸雲不礙探奇跡更上蓮花第一峯

登山臨水意如何別有尋芳帶女蘿歷盡上方迷覺路桃花開向白雲多

綠水殘陽媚遠天歸來餘興在花前春風似亦憐春思為送歌聲到客船

奉贈趙侍御徐比部

諫草曾焚入建章一時鳴鳳在朝陽浮雲萬里風塵色防露千秋日月光豈是漢廷容汲黯卻教郎署出馮唐　聖朝遺直原輕擲不死深恩勝楚湘

寄王青州 三首

暮春三月臥柴關野寺餘花流水間幾向白雲歌白雪祇將青眼對青山少陽開府功誰議西省敷詞句自刪知已未伸慚晏子為憐風樹駭心頹

琴心聊復託倚蘭天外那知雨露寬黃鳥無言芳樹綠眾山相對夕暉殘端居猶是王陽道常調元非貢禹冠移駕尚餘懷璧罪莫令飛藻動長安

憶昔風流在漢京詞人今日總飄萍雀羅門靜宜相過麟閣功多惜未成中路邅迴知運命盛才擯落見時情山公不久推稽紹何用長沙弔屈平

無題 四首

美人何用惜餘春別有春光散舞茵纖細楚腰誰得似趙家飛燕是前身

裊娜輕盈楊柳枝東風吹作萬條絲粧樓舞榭人相似唱絕陽阿第一詞

畫舸珠簾傍狹斜青蛾紅粉鬬繁華憐中金縷偏相趁醉殺前溪陌上花

永日偏能引興長燈前花下試新粧春心搖蕩渾無賴人去清歌在畫梁

一飯僧為陸文選賦 二首

緇廬休沐處齋鉢不齋糧禹日藤猶在堯時韭未荒惠餐有負主贈席是燈王翻譯池蓮淨東林幽興長

禪寂無名欲浮杯事遠遊非關一飯惠香積偶淹留吏道元如幻禪心直似滙清班忘狗祿齋禁復何求

留別

欲將書劍客天涯柰與新知生別離尊外清歌

愁易入旅中芳草鬢堪絲同心不用金陵隔回
首能禁玉樹思今日青青何畔柳為子皆作斷
腸枝

別劉使君

羈人愁緒獨紛紛南北迢遥客路分驛舍餘花
那可贈故園征鴈不堪聞霜威已自消朱日風
旨能容禮白雲後月懸心相送處計程天外惜
離羣

寄內

落木迎霜岸流霞送夕曛旅情隨處起鄉夢不
時歸爲客烏裘敝緘書白鴈稀還將望夫石一
爲擣寒衣

登上方

登陟慣捫蘿禪房許再過歸雲餘興在邀我憇
山阿石上寒流急林邊暮靄多地靈饒古意玄
賞入清歌

十八夜看月湖上

片月生殘夜湖邊景物明出門一以眺無限滄

洲情魚愛波光躍禽疑曙色鳴空山人籟寂誰
伴此間行

春晚

澗水流芳春殘鶯惜花落不見采香人但恨東
風惡

納凉

雲流半壑陰幽溪凉氣滿魚鳥來親人輕舠去近
清淺

送毛國琹赴進士舉

共作都門客多君戰勝歸詎堪持歲酒相送換
春衣丹鳳迎寒霰青山對夕暉雲霄誰不上才
望自應稀

口占

亂山高下送行舟塞鴈初飛蘆葉秋客夢不隨
潮水去夜分還在鳳城頭

懷黃徵君阮都閫

雀橋明月夜蒼凉孤客三秋一望鄉酒剩步兵
思阮籍才多江夏憶黃香獨懷深處露華白實

鴈飛時道路長欲去林間成偶坐故人新句滿
詩囊

荆溪道中有懷

蒹葭一夜起秋風倍憶津亭送轉蓬極目關山
人不見無情魚鴈信難通東流客思銅官外西
日羇愁玉女中總謂月明千里共半縁鄉夢繞
吳宫

清明

一百五日來何迅二十四番催未休堤柳初眠

春夢入庭花更落故情留滯遊不當爲佳節换
景欷令攬獨愁誰謂年光悅人性無端欲白少
時頭

晩渡吳淞江

沿泛入雲霞如乘星漢槎江波含落景灘雁乎
殘花煙水漁人路桑麻處士家寒風動離索愁
思欲無涯

與孔加文夜泊

煙雨河橋晩同舟情更親因從采榮客不作問
津人佳趣滄洲滿閒花一路新羇懷無遠近亦
似旅風塵

送別柳明府

孤臣明發向天涯楚水蘪蕪感別離雞肋宦情
元自薄羊腸世路益堪悲兵戈誰念星霜久心
事空餘草木知五斗一官猶不偶送君惟有淚
如絲

送張明府之任南昌

驛樓官樹嚴程逼緑酒紅亭祖席開一鶴自隨

鳧舄去雙魚須伴雁行回清齋重下留賢榻高
閣空憐作賦才章郡陽春故年入縣中花事待
君來

寄調王元靜聽選

裘馬翩翩過五陵紅亭一別柳條青故人元是
高陽伴除目應須太樂丞

憶使君劉子威

故人遊宦促王程砧杵能添旅寓情頗作三秋
合浦葉隨風飛入洛陽城

寄王青州

七子才何僞風流似建安嵇公易得罪文起早辭官蔽日浮雲散悲風落木寒長沙知有賦空作白華看

寄劉僉憲子威

經年離索意如何昨日傳書一雁過行處山川留翰墨望中旌旆耿星河外臺猶笑功名薄㢤地邪堪意緒多遥憶故人高擁傳洛陽花裡共鳴珂

掩關六首

失計歸來日殘陽照綠蕪重開蔣詡逕莫問阮生途處分非鳴雁流年是隙駒獨憐遊俠處[illegible]月在名都

墨墨抱幽獨微凉雨過城人閒魚不淰雲動鳥初驚散帙端居意披襟玩世情却嫌陳仲子猶有灌園名

蕭寺白雲重携經上士逢好山宜挂月高樹慣懸峰莫色數行雁秋聲四壁蛩未緣逃世網聊此抗塵容

自咲行題駟誰憐食嘆魚凉風正離索孤思欲何如逕有王孫草門無長者車向來鄉曲賤不用絕交書

世道交相喪身名果孰親從知問津者不及耦耕人蘭茝元傷楚桃花亦避秦豈耽林卧久無那倦遊辰

未遂違親隱縈縈閱歲華人呼任牛馬吾意且龍蛇貴賤交情見風雲世路賒時來洴澼絖翻咲故侯瓜

贈吳江沈憲副

歸卧辭榮禄開心江海言雲棲多歲月風尚洪乾坤素侶同蓮社青山帶華門蘭亭舊為政勝跡可重論

答王敬美

名駒千里足騁標學猓思君慰寂寥桑梓各安明月夜摻我同靡白雲朝簪纓脱屣年猶少圖籍開襟意自饒延佇未緣重把袂勞歌一曲報

瓊琚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鱗王憲副元美

侍臣高價總班揚二俊才兼七子長辨覓何緣聯鳳署登龍逕羨接鴛行十年舊雨鷓鴣杓一夜秋風薜荔裳得句向來推李白投冠今已並王陽關心西省戍千載回首南枝是兩鄉歷下爲誰瞻泰岳吳中元自說干將山河不隔雲霄契詞賦同爲日月光倘念平生飛動意笑論張緒似春楊

無題

無心度曲向名場脉脉幽閨試曉粧不是才多窺宋玉何緣年少嫁王昌翠眉長夜嬌銀燭紅袖先春入畫堂君把人間比天上直教牛女恨河梁

過汾湖訪從舅葉虞部

五湖東去接江鄉今日波光似渭陽誰謂清時無拙宦自憐逋客有高堂晴川半是雲爲樹遁跡眞成水一方莫訝甯家覲久絕相逢俱恐問

行藏

集顧茂儉山樓

青歲愁中度玄心事外多未須論夙昔相對且狂歌入座餘山靄披襟雜芰荷登樓一以眺把酒意如何

徐汝寧罷官　王青州兄弟宴之湖上彭孔加余仲蔚黃淳父周公瑕袁魯望同集得愛字

吳興才人漢家郎一麾出守稱謫愛吳山汝水重復重落日西風幾慷慨雲鴻霧豹各東西千里相思不相對洛陽黃霸屈爲邦西省馮唐久鳴珮未逢遷宦仍左遷停車斂策思身退當年數子皆絕群浮雲剌促時人態北闕上書虛見招東山隱臥餘清裁君不見文章倜目古來然扶搖得意非吾輩攙首關河祇自驚側身天地誰相貸青州兄弟不可當長公胸中足磈礧令日聊爲昨日歡清江放舸看眉黛深杯欲吸五湖流長劍還倚東海岱江城五月麥風寒山頭

澗底雲霾靄風泉似響青林端野鳥流聲白雲內主人置酒入空門丁歡輔賞煙霞倍上客明時已罷官向來魚鳥那堪廢人人齊醉君莫辭酒邊自足成千載停杯看取湖上山雄圖伯業今何在山靈地主解憐才莫令不飲空人代竹林風雅何足珍建安綺麗逾聲咳榮名健筆懸青霄中原勝事應須再秋來期泛洞庭船更願從之餐沆瀣

答李御醫

開罷遠書空復情知君放逐旅魂驚歸心一夕秋風起離恨千重白髮生祇惜微官累陶令不嫌塵世棄嚴平鄉園自有山陽社何必承明老漢京

憶黃徵君兼柬毛儀部朱客部陸祠部

秋風蕭瑟念騷人曾記同遊感白蘋古寺不堪山作伴空城忽報雁來賓仙郎氣色高題柱野客詩篇老斲輪書寄只言歸未得相思無那欲相視

答李學憲爲先人立傳貽書相示

百花山上白雲層偃息寒廬恨轉增總爲文章懸北斗即看游狹並諸陵蓬蒿舊日推張仲風裁何年御李膺珍重尺書天萬里長懷惟有夢相仍

舟中書所見

楓葉因秋赤山花爲客妍斜陽臨古道高樹起寒蟬

寄張給事

故人今已入承明闕下應傳抗疏名靈草近從青瑣禁名花方滿豫章城緋緣纔繼回寒色書籍聯翩慰遠情見說黃金收駿骨青袍深媿曾諸生

酌酒與姜徵君有懷王比部

白雲鴻雁正蕭騷意氣尊前且自豪歲月浮名堪漸損風塵時調未須高論心喜得龐居士握手思招漢法曹莫嘆無人知仲蔚試看吾輩豈蓬蒿

寄王元美憲副 二首

我自甘雲臥誰當問陸沉青山俱傲骨白壁盡愁心舊雨中原散高秋太漠陰上方還氣色何日强登臨

抱案功名薄投冠意緒深酒杯滄海夢魚鳥白雲心罄折時人態蘭摧楚客吟大名徒滿耳天地幾知音

送慧上人還蜀

曾聞支遁馬今日送征鞍石聽猿處應忘蜀道難

沈僉憲解組

明經擢第意如何萬里滇南罷玉珂歸去不虛陶令酒憂來時發楚狂歌天高八月曾尊莱地帶三江着芰荷一自浮雲看世態知君官職定蹉跎

歸思 二首

勞勞亭外斷人腸馬上寒飈吹客裳損益向來知貴賤乾坤無處卜行藏窮途倍覺家山遠逆旅那堪秋夜長南國幾看叢桂發淩風何日起翺翔

悲哉秋氣日蕭森江上蘼蕪是客襟駟馬曾題時未偶八騶空語意還深關山不盡羈人思風木終慚孝子心總有相輝花萼在倚門猶自泣黃金

訪徐徵君於資慶寺 二首

高士久忘機中年戀翠微閒清遥過訪幽興不相違朝暮青山色逢迎白板扉偶來成信宿臨玩未能歸

沿泛五湖棹山空木落時聊尋紅葉寺爲赴白雲期精舍書千卷香廚酒一巵向來孤往興今日共探奇

讌皇甫司勳

共憐詞客在雲霞此日羊何謝傳家棸里未荒三逕菊秋風看遍故園花微言屈指空人代斗酒關心歷歲華絲竹滿堂乘輔賞潁中星聚不能誇

渡太湖

湖上餘秋靄西風張翰船波連數峯外日落片帆前水曲雲同到山心月共懸茲遊興不淺次第歷諸天

贈湛上人

小朗迎玄度應題石上銘入林寒樹綠當戶晚山青早向蓮花宇長持貝葉經觀空堪駐錫況復在金庭

同徐徵君宿大王寺

林巒更深處全豁法王宮勾漏丹何在南朝宅已空清言稱榻畔香梵翠微中不寐聞蹤而幽情此夜同

訪湛上人不遇

欲問無生理庭前柏樹枝林深啼鳥寂山冷出雲遲謝客初尋社江淹舊擬詩幽溪不可見相送在何時

獻翼盛年游成均　大司成秦公

少司成陳公並以筆札見知隆以異數之遇至解榻相邀倒屣延接裘馬江山徒深感激而已席間走筆效八叉之捷

陳一顧之誼云

君不見鴻毛蟬翼萬戶侯但思半面韓荊州又不見杯觀塊視埒華軒但願裴公之片言解榻重登孔融座投轄且倒山公尊檻外鍾山青欲滴殘陽綠水長千陌人外池臺無俗情石頭城下開奇域何意天涯失路人濫作席上江南客賴得如澠之酒傾三杯不然今我紛紛孤思逼

昨日之日胥為鼓篋遊庠見吹噓復披拂今日之日聊從緩頰談即使曝腮之困那足惜冉見彭宣到後堂豈謂相如能入室附龍托驥在都亭丹霄勉價期青冥漫傳彩筆凌雲氣遙占頼川聚德星夫子文章作選首水之河漢天北斗橋門璧水如昔聞三十儒林事漢文朝馳錦字三千牘夕奏彤墀五色雲鄭書劉易貽高矩一時御命司青史競美翩翩自關中關西不數楊夫子天台嶽降望如山聖代河清心似水六館

談經絳帳閒兩都作賦朱門裏江淮草木盡知名無令但索長安米

江院何侍御過存投贈二首

攬轡遙相問憐才能幾人霜威廻殘臘麗藻逼陽春南國香名舊西臺諫草新魚龍知避馬江漢絕煙塵

驄馬訪柴荆都亭屣履迎能令縫掖貴轉覺繡衣榮斧鉞江干駐樓船海上行一從征騶駐門館至今清

寄董子元張月鹿

芳歲情無間經年思有餘故人名下士文似馬相如溪鳥時窺牖山雲日映書席門貧不厭長者自廻車

山中諸文學携具餈廢寺相餉

不盡留人意香林載酒過緒言童子侶機事太湖波歲晚收炊米窓虛掛綠蘿陪歡多地主朝莫醉巖阿

[illegible]舟頭鄭徵君席上見贈

名口棲眞處人宜角里看遊將遍湖海名已動衣冠蠟屐青山在高齋白雪寒向來多著述書帶未應殘

僕旅遊金陵陳憲副子兼章憲副道華劉憲僉子威王憲副元美僉有芳訊荅以詩

翩翩書訊托青鸞此日秦裘去住難南國公傳楚些調西風齊挂漢臣冠秋心未向鴻邊寄曉色多從馬上看一自羣公移疾後衹將生事媿長安

飲蔡侍郎

中郎久典尚書履官舍猶驚倒屣迎草木知名綠吏道江山增色在詩情玄心一日成千載青鬢三台歷二京莫謂留賓非事外白雲偏滿石頭城

飲洪臚部

侍臣家在玉宮谷南省還傳吏隱名瀚日圖書堪寄賞良時樽俎欲消兵夕陽留客廻郎署秋

原缺第二十四葉

兄弟同遊洛青雲指　帝鄉棠開難附萼鴈去
不成行騰計途中換春期客裡芳後時須振翮
或可效翺翔
自信非時調風雲意緒長人猶誇二陸吾已媿
三張愛弟年猶少難兄譽早揚欲為鴻鴈曲氣
結不成章
上計榮親意無嗟違北堂名當董仙藉才可應
賢良情至人難別時氷玉有光須知倚門望行
矣慎風霜

祖席未堪罷一言聊自將姓名時聾後踪跡野
人傍適志魚鳥趣端居山水鄉旅中如記憶歸
夢墜渾莊
送盧進士春試
末路誰先達交情爾最深一枝同偃息千里異
浮沉下澤非吾分層霄是客心直須誇片玉不
用惜雙金
送袁魯望春試　四首
君是名家千里駒寒風櫪下起長途天閑十二

孫陽在上駟中原敢並驅
瑶琴一曲寫朱絃聾俗那知此調悲君去不須
愁衆耳人間猶自有鍾期
豐城一劍比鋸鋘持獻君王入上都一自池邊
看紫氣預知前路有風胡
曾握驪珠掌上愁芒寒早已動脩侯向來明月
元相貴高價如君豈暗投
詠螢
螢火明西候飜飛爍若星吾生如腐草何日化
為螢

七月六日餞皇觀察成八士之集
吳閶聊出祖賓爵謝雲蘿持此一尊酒殷勤傷
別何時逢佳節近人比竹林多倘念短筵促拔
歡當嘯歌
訪王青州
獨有陶公宅能開謝客襟地非千里駕人是故
年心青眼詩堪數玄言酒更深停橈興不淺夙
昔待抽簪

送蔣進士入試

自咲迷津者年年送客行舟寒衝薊雪心遠寄江旌賦就看霞墜珠來見月明遥憐蔣詡逕求仲阻逢迎

陸少府邀泛西湖

棲棘才何屈吟松興未窮一官青嶂外萬事緑尊中林色晴城染波光清若空邀歡鄉曲意尤喜故人同

送陸儀部起官三首

何妨高第且鳴騶南國聊爲畫省遊聲價市朝堪起鳳機心江海不驚鷗他時勝跡衙齋酒此日離情驛舍樓貢禹整冠眞盛事幾人相慶在芳洲

衣冠故自有巢由郎署新添第一流謝病白雲過廿載娱情青史及千秋煙霞馬首襟期徧丘壑胸中翰墨留　聖代夔龍堪許企莫令鄉夢滿滄洲

話別家山感舊遊秣陵城外大江流尊開鸚鵡留華級曲奏驪駒送緑舟天上遥瞻星作吏霜前初見月宜秋漢才君自甘林臥不是爲郎遂白頭

寄答黄公補公紹八絶句

君家兄弟問加餐爲報春歸骨尚寒遥憶素車當慰藉幾時天外駐征鞍

白雲常傍白花山憔悴還將當別顏一自蓼莪堪廢後不知春色在人間

越王城畔柳千條愁思看春恨未消此日湖山

成獨往可憐鷗鷺爲誰驕

春風日日長離憂佇爾同爲上國遊忽見梅花傷遠道不將清夢到羅浮

十年清調一詩筒白壁相看國士風解道中原無後俊何緣微尚與君同

翩翩結客少年場遲莫芳洲秖自傷豈是風塵無駿骨向來天地有羊腸

似聞書劍動離憂千里辭家望越州河畔垂楊君莫恨還如張緒柱風流

曾是陽春滿玉京當年數子太縱橫廣䜌解綬元瑜逝我輩中原可再鳴

同徐徵君阮都閫史叔載送志淳丈之白門

素侶應無幾携膠此一過只緣歸日少轉覺別時多累月乖雲雨中宵戀薜蘿客遊情未已相送欲如何

懋上人南還過訪

巳公林下契京洛阻招尋舊壑初飛錫香闕一抱琴梵從花外盡雲向定中深講席留空色依然勞夜吟

春夜飲柳明府衙齋

仙吏留賓處閒雲几席生百花然茂苑孤月照春城才調河陽著丹砂勾漏成還憐能好士下客也逢迎

湖上寄懷長公 二首

吾兄棲隱地何似藍田莊水竹非人外雲霞引興長寒花粉棣萼春草報池塘同氣憐同調風流學大康

伯氏携經地山雲護法堂我來聊繼跡鴈去不成行大被悽風雨明燈隔夜牀始然知憶處書此報元方

春暮劉侍御過訪治平

良辰何處愜心期湖上長懷伐木詩芳草正堪淹客座殘春猶可解人頤萬千情思當三月九十韶華此一時惟有劉龔知仲蔚毎乘[illegible]肇訪仁祠

陸祠部携具同文太史王少參汸[illegible]重過治平寺見訪

散吏多松契相携看竹來爲邀曾住客得盡故人杯衣上峯霞重席邊雲樹迴天河堪代月暢敘且遲徊

謝建寧楊進士惠蘭

有客勞贈問握蘭及春陽謝庭誰得似楚畹願相將好我堪爲佩無人亦自芳同心復同調入室不聞香

四月幾望再同劉侍御尹山看牡丹

首夏非遊節名花未逐春一丘聊寄暢羣籟亦相親藉草過三月開襟讌浹旬爲歡及圓景無使惜良辰

塵外玉人鳴玉琴空門煙月助清音曲終惆悵不可道湖上青山知我心

留別孟季

天涯兄弟不同歸時命常嗟與世違失路十年青漢遠傷親千里白雲微相輝棣蕚誇張季獨振家聲藉陸機忍向離亭看鴈字臨觴空自嘆分飛

讌皇甫司勳

座上多君有苧袍夜深寒色動江皐青尊紫酒情逾洽白雪陽阿調轉高意在千秋重把袂飲期十日任持螯衣冠不混時人態猿鶴眞成湖海豪

將之上都留別治平吳山賢談

十載東林湖海盟山人欲去曉猿驚白雲不盡相留意緇錫偏多遠送情心向窮途齊失馬身將出谷媿遷鶯男兒結駟尋常事却笑游梁金長卿

旅懷

回首風塵事轉非青山思捲故園扉寒花未解竊人意秋鴈偏將與客歸浪迹京華消世態放情丘壑勝雄飛雲霞不盡江湖色稱最新裁薜荔衣

偶成

別渚猶牽跡殘燈欲白頭鶯花千月酒柳色一

春愁

送華二北遊太學

士有未得意畢棲多掩扉感時趨知已撫景戀
庭闈吳地夏雲斷燕山秋鴈稀如逢菊花節正
及授寒衣

荅潘少承

莫負潘生拙還期薦子虛良朋耿天末夜夜私一

緘書秋至聞蟬後林疎落木初夢中迷遠道佳
會阻林閭

寄南昌張令

遥憐白雲意獨赴紫芝期湖水清人境雲霞薦
羽巵九秋花滿日三月政成時予在家山上緘
書倘惠貽

飲份公房

已有白雲期何煩候竹扉嘉招臨勝境把酒醉
芳菲自與山僧狎因知世路非遐哉靜者事鷗

鷺亦忘飛

投眞上人

偶從初地歷言就遠公禪得句才何逸觀空地
自偏爾當稱白足予亦慕青蓮便割區中網長
盟石上緣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自入青蓮宇攀躋興不孤祇林懸覺路清梵出
香廚夕照還依樹月光潛逼湖同遊誇二朗究
與白雲俱

黃徵君歸自金陵集阮都閫宅

情人遥夜夢佳期忽漫相逢薦羽巵勝引渾疑
蔣氏逕前途未必阮生岐雲帆明日豈堪掛風
景何時不繫思念爾鬢華同歲改莫教書劍復
天涯

過法上人蘭若

覺路掛山椒尋僧石逕遥不期殘雪夜還就白
雲招入戶湖光亂交軒月色饒袈裟和杖錫能
使俗情消

孫齋之史、叔載月夜入山見訪

何地無明月山中有故人雲深却得性家在不關身綠水搖鉤閣青松掃路塵爲誰添逸興鷗鷺倍相親

宿燕子磯

萬頃長江檻外明坐看青嶂白雲生三更風細濤聲靜八月秋高山氣清慾閣半懸危磴外空亭遙對一江橫豪華六代都消歇今古登臨總繫情

寄內

作客晨昏關思家夢想偏芳菲殊未歇送別總堪憐舊路一千里勞生三十年鴛機看錦字欲寄不成篇

徐姜諸君過陸舟閣分韻

遠興高秋發長林暮靄霏客來山月起把酒戀清輝叢桂堪招隱翔鷗共息機應憐三五夕莫遣聚星稀

從舅葉[illegible]部解龜

原缺第三十六葉前半葉

月歸

酒畔偶成

田文不愛士葉公非好龍真龍入室果驚走劉鳴狗盜皆稱雄平津東閣恥千載長卿所以思臨卭張生意氣虹蜺吐垂髫藝苑談今古幾向都門遇孔融會於江夏辭黄祖清詞健筆懸青霄朱軒繡幰歸貴士白丘鳴珂祇自高南金滿堂不如佑家家敝帚忒千金宋人燕石如球琳安用香名在人口丹霞白石自知音

原缺

端居湖上意翛翛舅氏歸來續楚騷州縣能官
多歲月關河道容畏波濤漢文有道終前席陶
令無機罷折腰末路昧情何用說獨憐清世白
雲袍

義向來親

奉寄客部朱公日藩儀部毛公起祠部
陸公光祖

鳳皇臺畔歲將闌鵷鷺行中交未寒寄食頻催
午馬齒離居誰佩沅湘蘭千秋勝事存南省一
代清流居此官自念羣公遥寄語終期雲路在
風摶

留別江右葉儀部桂司勳𥁞中高駕部
楊祠部

弱年鸚鵡賦誰看末路驪駒歌未殘身寄宦
紅葉下鴈飛江上白蘋寒鴻都欲乞長風送函
道遇忘行路難獨有清班深惠好遥天何月借
飛翰

登觀音閣盛比部席上飲餞

雲歸僧寺秋山出潮落漁汀夕照催選地祖筵
將掛席臨江求馬欲沾衣離歌一為遊子唱寒
葉偏向羈人飛岐路無嗟千里別片心寧復兩
鄉違

留別呂侍郎學士許符卿高給事愼
侍御楊駕部馮祠部王廷評
霄漢無階振羽儀情遷越鳥寄南枝子山漫有
哀時賦阮籍徒增失路悲重以秋風吹別恨不
緣衰草念歸期羣公倒屣猶如此深愧浮名負
所知

呈唐中丞視師 四首
賈傅昔年憂漢室謝公今日起東山[illegible]同鷁舫
[illegible]難別遲[illegible]一[illegible]易攀
[illegible]衣謝[illegible]龍[illegible]至鴻[illegible]不[illegible]情餘力白
排世難紛然何羨勒功成
玉帳聊陳三疊詞金閶亭畔八方旗儲胥總是
風雲護鯨島先於尊俎知
轅門畫戟映星辰丹詔御來與從臣時指盡為
門下士殊才俱是幕中人

陪文太史王少參王選部陸儀部彭徵
君二文伯仲湖上夜酌
陶謝成佳趣臨流歌濯纓餞將紅葉黃河對白
雲傾人外寂無擾尊前澹自清靜知遊魚樂閒
識狎鷗情偶坐露華白拂衣軒冕輕有山堪寄
傲何地可逃名久欲從真隱追歡幽思盈

憂來命綠尊為沈憲僉賦
休文擅詞藻猶咲勝公榮不取青門醉其如白
髮生高陽多舊侶彭澤寄閒情載酒消憂日能
兼吏隱名

席上留別
勝事宜花月[illegible]情璨管絃如何人外賞番作客
中憐

贈王郡守 二首
二十為邦頌使君盛年分竹振高芬龔黃治行
元無並韋白風流更出群皂蓋朱輪塵外賞陽
阿春雪曲中聞六條不設渾多暇時引書生細
論文
扶風昔日樹佳聲露冕遊吳重此行圖史棠陰
無世慮雲霞官舍有閒情板輿迎養供調膳花
縣逢春擁去旌曾讀漢時循吏傳幾人監郡復

專城

途中記憶

殘臘旋流澌寒梅空滿枝關山信寥廓覔夢亦
相思宋玉悲年月楊朱泣路岐懸心無遠近少
別比長離

無題

稟侵

漫興

溪樹山雲滿客船滄洲佳趣向來偏酒村漁市
多相識爲占湖頭明月天

九日遲伯氏歸二首

秋日萋萋百卉腓進遲行道中心違旅人若忘
茱萸節直取登高當遠歸
鴻鴈來賓未授衣吾兄不第幾時歸歸來別作
重陽節菊爲儂家別尚稀

懷黃得之先生落第二首

孤劍將誰托悲歌祇自憐無媒常委命有道未
知天舊恨巳如此新詩更可傳長風思假翼一
宿到君邊
良會久蹉跎羇情漢水波負書幾十上懷寶未
登科舉目山河異經途歲月多拂衣亦不恨夙
昔白雲阿

月下與孔加丈陪陸祠部集仁上人

高人薄吏道謝病依中林風尚何其遠交情益
以深香厨白雲閣禪座緑蘿侵共愛終宵月渾
如不染心

送杜道升張逵卿校藝禮闈

湖山曾共隱霄漢此孤征縱是逢歡讌那能緩
別情寒星分劒氣春雪讓悲聲刷羽期鴻鵠扶
搖是客程

懷張徵君斯植二首

曾是平津客多君一布衣高僧寄靈壽野客問
漁磯白首安貧病青氈息是非東山歸卧處松

遷掩巖扉
總是人間世偏存谷口風餘春三月盡勝迹幾
時同煙水五湖棹雲霞一䖏宫誰知高士傳更
有似龎公
春盡懷黎惟敬黄幼章落第吳而待作
州
四月山堂夏意清爭教春盡不傷春幾重離緒
經時換一路閒花對客新作吏徒勞名下士敷
詞遥惜郢中人端居常恨交知絶倘憶蓬蒿滿
比鄰
舟次呈何祠部莫憲副周憲僉
撫情無處贈心期芳草還堪寄所思命駕正逢
秋欲盡留賓偏與夜相宜尊絲入饌青山郭野
客與歌白苧詞解道人生似朝露對君不飲復
何時
秋日廬所懷王青州
君家兄弟投冠日烏雀人情悴澹時見客盡題
黄絹碣爲官纔過白雲司自憐絶壑煙霞在誰
謂遥天雨露遲漢詔漸看明慧攻肯容高翼守
南枝
奉送周中丞轉撫江右
全吳一自乘驄後南國諸生滿絳紗幕府霜威
清海嶠儒林風旨重京華豫章持節材堪藉高
閣臨江景自賒　聖代勲名須白筆肯容秋思
到煙霞
無題
不羨湘南鳥雙飛隨片雲永懷金作侶常得[illegible]
爲羣錦字燈前織鉛華鏡裏分詎嫌芳歲劫杯
李不如君
與吳山人葉山人集顧諫議山亭得東
字
池館幽深地雲霞一徑通持杯就山簡分席遇
龎公春半花初滿林開趣不窮昔年青瑣意今
日在墻東
感遇三首
弱年微尚寄閒居仲蔚蓬蒿意有餘北海門前

脩敝刺中郎座上拾殘書棠陰幾下南州榻花畔常廻茂宰車一自銷聲入巖谷呹論時價枉吹嘘

十年塵外任清狂歷盡湖頭與上方惠遠論詩過白社王猷邀客到西莊工歡煙月鴟夷棹輔賞雲霞薜荔裳愁緒未銷江海意常懷龍樹水精房

四海何人弟與兄天涯萍聚亦關情名都花月心偏在郡國雲山思不驚自信文章當遇云經行平生年來落落安桑梓朱雀航正明

嘉禾道中

秋水欣同泛霞巵吸月明湖生帆未落雲去夜何清山桂因風晚蛩蟹候露鳴幽溪行恐盡夜色傷寒城

柳明府過訪投贈二首

風流爲政薜蘿襟遂見能閒理劇心死至長洲花作縣城分閶闔柳成陰門前馴雉迎華紱雲裏雙鳬訪碧林下客自慚高臥日難將白雪報知音

花曾異縣看來徧政自分符到處傳遠性偶傾彭澤酒閒心時奏武城絃明廷不下能移俗抗館新成惟草玄貧病長卿君莫呹臨邛佳事在當年

王選部特枉詩篇贈予兄弟擢第兼慰予不第聊爲報章

中年謝病獨遺榮區外清規海内名白眼山吏部青袍猶誤魯諸生春風上苑期花日芳洲惜杜蘅一自墻東堪寄傲徵書不換薜蘿情

王青州離賚園

城隅卜築與偏賒别有園林駐歲華才在且傾陶令酒人歸聊種邵平瓜池塘非夢仍餘草棣蕚先春不待花解道猗蘭成楚調芳洲遲莫未堪嗟

二黄計偕北上見尋不遇貽詩送之

相思忽復限河梁相送無由恨未央我向燕京期駿骨誰當吳會惜千將萬千離緒題凢鳥迢遰家山過五羊莫嘆詞人多偃息漢廷今有薦長揚

九日湖上赴章憲副之招

言就高蹤客同為落帽狂衆山呈霽色平楚散秋光挂屐雲全白啣盃菊未黃東林仍送酒日暮倒霞觴

伯氏別館為季讀書處

同氣還同調藍田是陸渾逕花紛棣萼池草蘭蓀幽閣時臨玩遺經任討論相歡違鴈序孤賞在鴒原

訪張知事不遇

憐君名下士薄宦越中山公府時過客衙齋日閉關簿書雖不擾著述未能閑郭外多形勝探奇猶未還

送陳學憲起任滇南二首

絳帳還西蜀青山臥舊廬柴桑彭澤酒鵝鸛右軍書強起司文苑嘉招轉使車自緣經術貫不礙世情疎

金馬引征驂西風向日南王褒從遠使謝傅理朝簪寒澗花全發晴嵐雨半含臨觴忽不御離思起江潭

冬日同陸儀部伯仲集王大山莊

自我陪鵷躅憐君冒鶡冠壺觴留勝引山水助清歡木落蘭皐晚花疎庭樹寒興闌方輟棹新月倶城端

送嶺南梁黃二進士赴舉

出郡聞題柱問津看轉蓬孤雲雙目遠片月兩心通荒磧寒沙白長林晚照紅離尊須稍盡佳會恐難同

荅狄郎中侍御

欲報遺書尺素難風塵依舊客江干音聞正始欣懷償志在長林遂掛冠三徑未荒黃菊綻九秋將盡白雲寒高樓命酒相逢處遙憶窮歡坐夜闌

奉送工侍全師致政還寧波

石渠聲價重蓬萊新拜司空接上台理楫耶從白雲意懸車堪醉菊花杯東山元繫蒼生望北斗還瞻宰相才獨有絳紗門下士秋風相送易興哀

紫簫歌為江山人走筆賦

客有緱山姿臨風吐仙調衆竅俱能吟片月始登嶠古曲今獨傳坐聞天聲妙新管寫幽情蘇門代舒嘯憐君本從直北生學書學劍俱無成

一生不入王侯宅山田數畝惟躬耕有時吹簫湖山雪數聲寥亮還嗚咽非如齊瑟與秦箏高堂銀燭成歡悅紅粉樓中腸幾廻白狼河北心堪折畢述依稀羌笛哀況逢落日臨荒臺未到春風動楊柳寒宵又見梅花開君不見伍胥乞食遊吳市又不見周勃為貧給喪事人生未得行胸懷危聲絕弄皆憔悴清歌全勝木人吹飄風颯來雲不移千載逢倡子淵賦一時兼誦孝儀詩歡樂何常日月疾秦女去後留荒祠湘靈瑟雍門琴未終一曲令傷心高山流水志何遠流魚六馬為知音惟君此曲希琴瑟欲請重吹向碧岑

輓顧徵君

昔奉巖中翰今看石上銘能令高士傳重見少微星雲自浮空白峯猶入戶青平生棲隱意死不負山靈

太史文先生挽歌 四首

几杖日追隨何才也見知篋藏蕭氏牘門紹貢公基不盡山遊筆誤聞雲起詩至今門下士繼美在清規

青史流芳滿黃腸弔客悲人倫郭有道風采鄭當時名姓多相籍襟期安可追平生歌仰止愁絕太山頹

曾是金門隱賓仙去不廻求書所忠至焚草遂良來別劍碣泉戶藏舟掩夜臺惜無良史筆一為紀殊才

耆德凋零盡惟 公似獻崇辭金並存故事遺祿繼

重數南金何須官過二千石梁君倏忽先朝露
固知才美逢奇數卽今聞笛山陽悲空傳南越
工詞賦維揚宗子死不亡廣陵宿草遥相望武
昌吳郎虹霓吐纖蹟爲邦向邵武風塵憭淡祇
自驚頻首天地終何情黃金臺下棄雄俊當杯
擊筑憐荊卿飄飄共有凌雲氣一一肝膽如弟
兄睥睨今古見流俗其人卓犖還縱横白看此
事成萬古無論文苑留姓名王君謂我跅弛士
睨得張生亦雄視蒼蠅附驥當絕塵爲我

李夫子

紈綺集

高蹤丘壑胷中具亏旌世外逢數文堪不死况
有紹雕龍

輓蔡侍郎

弱冠爲郎日陽春奏曲時清規豈人外高價滿
天涯四十勳名簪白筆三台寵命崇南北鴈塞
曾爲萬里城龍門最愛忘年客金陵相憶寄瑶
華玉節經過訪蓬蓽嘗嗟千古知音稀重傷一
代文星失夜臺朝露竟何如流水白雲成故墟
窓間幾卷情非淺猶是中郎座上書

墓上聞笛二首

一曲桓伊調千行復萬行春風度湘管夜月掛
胡牀枯樹梅仍落殘枝柳更芳年來結客意無
淚到山陽

寥亮關山曲悲聲歷歷尋微棲烏驚意緒何處是
芳菲不謂雍門淚仍沾菜子衣高堂在墟墓吹
盡未思歸

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

墓上逢除夕流年一倍驚片雲心盡折孤燭夢

原缺

紈綺集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獻翼撰乃自錄其早歲所作於文起堂集外別行者也

狎鷗子摘稿一卷

〔明〕吴崇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狎鷗子摘稿一卷》提要

狎鷗子自叙

海翁之日從事於鷗也果何心哉無心則忘物忘物忘我而後以其所自得者廹然共適於天地間無在非物則無物非狎亦無狎而非道矣鳶飛魚躍鳶魚可狎也吟風弄月風月可狎也一觴一咏皆以抒寫性靈流連光景暢叙幽懷無非狎者而奚止於

一鷗雖然見鷗斯見狎趣也悟狎斯悟道真也所以有取於鷗也余當狎鷗之暇擴管見為危言夫豈有意為文乎哉玩物適情不求文而文生如韓子所謂不可時施秪以自嬉嬉一狎也故命之曰狎鷗子云

跋

高祖介甫公生明嘉靖間幼穎悟過人愛搜古籍讀子書輒掩卷成誦尤癖於詩嘗酒後耳熱随口占律𢛉山水高登遠眺性情冲雅澹如也嘉靖甲子同祝無功先生諱世祿舉於鄉會八上公車不第僅博一刺史素不喜奚梯脂韋以忤權要棄武岡守而歸也結廬霞塘之坂濬沼其下草木禽魚羅娛眉宇適適然海翁之忘機矣嘗作狎鷗賦歎甚爰自號狎鷗子生平著作甚富潑墨心血尤奮於古史要評一書而狎鷗摘稿廼其閒情寄焉者也爲記爲賦爲傳爲說爲條辨體裁不一命意亦別或蒼蒼茫茫如漆園之秋水或渾渾淪淪如靈均之夫人或憤時嫉俗如郁離之賣柑以寄諷或觸目感心如宗元之黔驢以抒懷其覺迷格論一霹靂轟天其解頤妙諦即蜻蜓點水彼五車之孤犢無毋丁子有尾詞勝之白馬非馬堅白異同不可同日而語也審矣迄今光復堂屋梁月照畫棟雲飛顏色伊古手澤長新延齡等當風雨晨夕几淨窗明憶及摘稿恒如將見於黯黯悄悄中特於重鐫日攄竭寸悃用誌感焉

孫　延齡謹識

狎鷗子目次

弋陽吳崇節介甫父　著

同年祝世祿無功校閱

男　應暘　仝梓

應曦

孫　宗琰　重鐫

延齡

狎鷗子摘稿

附刻狎鷗子

狎鷗亭賦

豫石子既飄然掛冠解脫塵網歸而撫孤松採幽島與樵童牧豎耕夫釣叟笑傲于清泉白石之墟逍遥乎廣漠無根之野於是取霞塘舊館而重闢之舊沼而增濬之建亭於其上凡越歲而工罷豫石子則戴華陽巾披鶴氅衣琴一張酒一壺書一卷香一爐危然兀坐有若南郭子綦之據梧俄而清風徐來炎威頓閑明月直入伴我徙倜人居水底水浸亭檐上下

天光澄然一色汀蘭岸芷青青蔚蔚錦鱗紫貝以時遊泳而或凝眸遠眺悉來獻狀則衆峯聳翠梅嶺橫青方塘開鑑羅塢列屏烟樹一村樓臺萬井農歌霞坂漁嘯石溪萬態千形目豁心愉於是援琴而鼓之詞曰歸去來兮已而歌曰人生大塊間六驥無停驂一夢黃粱熟一笑棊局殘屋漏真不愧簞瓢亦何慚紛紛趨炎輩報赧奴為顏何如一樽酒對此白日閑清風吹水面明月滿欄干會得箇中趣始信天地寬歌罷頹然一醉窅然有吾喪我之意須臾數鷗集於

水際余諦視之始也劃然驚既也悠然逝終也翱翔容與低徊而自適余則對焉玩焉从而狎焉初不知鷗之為我我之為鷗也而相親相近于池閣之上者渾莫計夫朝夕客有嘲余者曰子好鷗乎宇宙之中萬物群分蛸飛蠕動咸屬性真如翠之羽可用為飾如雉之輪蔚乎其文鴻鵠凌高乎層漢黃鸝弄巧於深林燕雀嘿嘿而語喋鷹隼矯矯而峥嶸是皆可覩可樂胡一鷗足羨而終日與之沉吟豫石子曰客未知夫鷗之適也又惡知余之適其適也虎豹之文來

弆猿狙之捷來藉膏以明自戕蓰以發自燼翠雉鶺鴒之類朝飛茂樹夕調鳴俎以已為招人則何咎處堂者將不虞夫突竈搏擊者終難脫於絛鎖豈若斯鷗也羽毛修潔性情瀟散與波上下隨風搖蕩淹薄草渚唼喋菁藻砮盧不及施矰繳不能攖蓋似智士見幾幽人遠遯長謝乎廟廊棲遲乎邱壑點㸃不知理亂不聞無得無喪無辱無榮抱一真以自樂超萬象而常存飄飄乎遺世獨立如斯鷗之絕俗而離群此吾所以有取於鷗乎客曰舉世慕芳華子獨躭樸

野皐世競榮進子獨守恬静舉世愛珍禽子獨與鷗馴無乃非人情與豫石子曰萬物芸芸以虛爲根財名朝露富貴浮雲矧樂與餌過客易止燈蛾栩栩蹈火斯已勇如韓彭忠若逢比籌如何勃節若蕃武詎不垂名竹帛彪炳寰宇然皆功成身戮寵極辱隨而今安在矣乃若彭澤之菊商山之芝鴟夷之舟桐江之綸鴻逵表表羽儀皎皎而真可爲百世師且鷗之於水忘於水也忘於水者遊於虛也試取而畜之樊中飼以魚蝦啖以菱粟鮮不墮羽折翅驚呼駭囑故

夫金門青瑣是拘身之樊籠也冠冕黼黻是縶性之絛鏃也千石萬鍾是伐命之弓矢也輿馬僕從是傷生之網羅也肥濃甘脆是爛腸之芳餌也有識者倘弗託而逃焉終身汨沒反不若一鷗之清曠而暗然不滓於塵汚矣故與其趨蹌場闘蝸觸以朱丹其轂何如以潔爲榮藹藉爲富詩酒爲懽琴棋爲娛而倘佯於天地之寥濶以爲籠罟不亦樂乎雖然鷗樂也樂鷗之樂亦樂也鷗知水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余對鷗而樂而不知余之樂其樂也于是客逌然而笑洗盞更酌理絃再操焚香披卷遊於物表將爲無懷氏之民將爲葛天氏之民相與永結鷗盟而因以名吾亭

霞塘八景詩

萊峰聳翠

五峯天馬自南來蒼翠連雲擁碧苔更得雨餘添黛色分明海上見蓬萊

梅嶺横青

早梅占得十分春簇簇峰頭掛月輪一色横斜青不改偏宜青眼照閑人

方塘開鑑

一鑑横開浸碧空波光雲影撤簾櫳夜深亭閣生凉思疑是姮娥步月宫

羅塢列屏

誰把神工鑿巨靈天開一嶂壯池亭蒼鬱蓊蔚寒雲擁隐隐重圍隔世屏

烟樹一村

平林漠漠曉烟籠樹色參差接太空幾點昏鴉集古木一聲村笛夕陽春

樓臺萬井

樓臺重重鎖暮雲萬家燈火鬧黄昏太平樂事千門

慶一派笙歌隔水聞

農歌霞坂

布谷聲聲喚曉風壠頭殘月尚朦朧一犁耕破春雲薄拍手齊歌歲事豊

漁嘯石溪

雲水生涯此一竿卷舒隨逐楚江瀾釣得鱸魚換新酒數聲欸乃過前灘

光復堂記

狎鷗子方解綬歸僑寓弋之北城幾五年所旣而謀搆于祖里鳩工飭材因舊址而創輯之前爲大廳中後二堂堂之室皆樓樓之兩廂皆廳中有複道東西兩通前廊兩廳對峙聯接大門爲小廳總甃之樹以坊牌環以屏墻皆磚爲之週圍垣一視屋高下而累甃封固焉東西四十步南北八十步凡用木石若干磚瓦若干工匠若干經始于巳亥三月至庚子伏臘而告成成之日延賓聚衆相與舉觴於堂上有客離

席而言曰堂成矣將奚名狎鷗子曰客知堂所自乎得自斯得名矣余試思之有餘悲焉客曰何爲其然也狎鷗子曰吾祖之創是基也謀甚艱費甚不貲居此者子姓凡二房而余大父處其西嘉靖丁未不幸罹于火實自先慈室中起遂燎蔓不可樸滅而此址爲煨燼砂礫之場者五十餘年于時合建則心睽分建則地隘衆乃翕然歸于一也余因徐徐收之寸積尺累凡十五年而後完撫今追昔寧無廢興之感而重爲先慈悲乎客曰異哉天乎禍兮福倚其信然乎天將開大夫之輪奐也故令祝融氏一舉而空之始得從容收集不勞而就緒不則林林居者競相守也甕夭夭之力惡能以一倂十而成全美繇斯知天之眷大夫者甚厚亦甚隐大夫得天克復舊物若取諸寄舄新增美於前有光以光復名堂斯稱情哉狎鷗子曰噫方丁未之回祿也余生已五齡猶能記憶當時事時先考出外庄先慈獨當其變闔户自焚自熄寸縑靡遺且延及族室族衆忿詈至操石相毆逐先慈已赴之水矣幸得拯奔於外祖氏而族之強梁者

又捽先考縛之得金方止而猶冐延燒之罪于有司嗚乎亦慘矣賴外祖復備衣物歸先慈力相先考結廬祖基之東僅僅完聚而倏忽逝焉斯時也百孔千瘡修緝不暇安知覬恢拓大有今日事今幸有之而二尊人皆不及見是二親履其難而余獨享其成余又何心而徼天之幸以自慶客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人何能必之天而天不能不順乎人一室也倏廢于六十年之前倏興于六十年之後廢則爲困阨之天興則爲玉成之天不廢胡興不困胡成謂非造物

之屬意也可乎哉二先尊抱撼一時遺休爲代亦可
解頤於眞實中矣奚必嗟嗟於往事不少釋云衆咸
口客之談天誠不誣也名堂甚當宜扁以先先德垂
不朽狎鷗子唯唯遂書之旹萬曆辛丑春正月也

悟蘧生傳

悟蘧生者邑里人方七八歲時善屬對每出輒應聲
如響父老皆愛之總角遊縣校弱冠舉於鄉鄉人屬
目稱年少而生自視泊如也益發憤讀耶索不少惓
對公車几八戰皆北乃俛就選於銓部得楚之武岡

州馬生蹴然曰業擯膺博一第不可得則莪以文學
當有司寧毋以治功報天子矧初命忝大夫秩任匪
輕恩亦匪薄而或泯泯沁沁罔所樹以澤薉亦如君
恩何如平生所學何於是日夜淬礪搜奸剔蠹家事
視州事家人視州人而煦育撫循無遺力焉緣州㝡
宗藩祿不贍而宗日貧生則爲調停而均給之祿從
此均而禍亦從此胎矣有宗室定㸂催得祿銀千餘
欲獨利之銀藏私室秋以祿領庫收赴州請印用百
金賄守備張應魁爲言生堅拒之魁憾焉乘覬百計

媒孽中丞復命遂刺及之而生則掛冠東歸矣生亦
愉愉無慭色曰文弗售於時志不行於仕皆命也吾
何尤乃搆亭于舊池之上命曰狎鷗而終老焉尋常
處一室左右圖書閱古今成敗有疑處輒出臆見以
辯名曰疑辯緩緩盈帙興到或長吟數律倦則卧池
閣與鷗鳥相親狎時時呼二子若孫課之足跡絕不
至公室而浩然一笑於紅塵之外矣奈何族衆而事
紛俗偷而心險生性直無城府人無賢愚忠佞率坦
懷遇之以故往往墮其彀中利居人後禍在人先且

素負氣節持公道有不義不平事輒忿然見於辭色
而或係一方利害一家紀綱則不惜以其身爲擔荷
故閉戶而蜂蠆競起緘口而鼠雀爭喧人皆知其非
自取而亦莫能爲之解脫也萬曆辛丑有奸商程陽
貞者假監教木都民阻鬪生弗知也而禍獨鍾之一
僕斃杖下貲填谿壑無算賴府主仁明奸人遣戍而
生則摩虎牙飽狼吻不勝悚矣足未出闤闠而身羈
縲紲嗚乎生亦大不幸矣哉乃生則曰吾非也蘧伯
玉知非于四十九年之後而吾不知於六十行年之

餘胡以望君子試歷數之父師教而名不成非孝也民社寄而功不立非忠也禍機伏而見不早非智也肝膽吐而人不孚非信也掛冠脱屣而猶不能遠害全身非之非者也吾非而不自知其非益其非也今而後吾知之庶幾改之其啟悟於蘧大夫乎故别號曰悟蘧云噫生之心苦矣其無媿于改過君子矣因爲之傳其事俾迷者悟焉

答客書

狎鷗子方凭几拂楮驅管城君作真草數字有客過

曰子好書乎吾爲子抽毫染翰何如狎鷗子曰其為于是舉筆一揮灑落淋漓須刻數十行恍若龍翔而鳳飛狎鷗子曰美哉技至此乎蓋聞蒼頡鳥跡天爲雨粟李斯大篆著名秦庭羲獻繼美卓有蘭亭籠鵞書罷神鬼爲驚張旭濡墨人呼草聖公權運筆正在一心客得無類是乎曰何敢何敢須臾有掣其肘者則攣拳曲局斜欹傾側終時兀兀不成一畫狎鷗子曰何前工而後拙也客曰騏驥騊駼千里斯須一蹶其足駑馬先之離婁之目明察毫末一指蔽之邱山不見是非無能不得盡其能也寧獨維是今之居官何異於此子試聽之請以官諭官之親民惟守與令而守令不得專也監司臨之撫按統之地尊民遠閭閻利病不周知旁畫調停未必悉中縈窾且察察者尚紛更汶汶者右渾厚一或違之枘鑿不侔利方興而忽罷弊方革而仍舊拘以程書繩以文法如童牛之牿濕蘇之束即有跅弛揮霍之才長駕遠馭之志朝夕皇皇惟毋扞文網罹責督幸矣安能出入於繩墨之外而展布其手足甚或以奔走爲恭餽獻爲厚

至於悃愊無華實心愛民之吏直弁髦視之而不足嗚乎若然而欲事治民愉何異掣肘而作書乎狎鷗子曰是何言與朝廷建官本以蓄民獲上得民一理相因吾憂不得民矣惡有民得而上不見信者乎客曰大道既隱吏治不彰是非相軋名實混淆鑠金銷骨讒夫日昌忠如屈原才似長沙一斥不復淪胥以亡不覩子之治武岡乎武之難平無如宗祿冒者劍侵貧者蹐跼三隊均施彼此各足凡此天潢靡不心醉誠輸而兢兢遵其約束三衛戍軍嗷嗷待哺稍不

如意脱巾譟呼多方徵發賡續安堵苗夷倡亂一治
姦宄欣然脱散盜賊縱横一禁佽攀竊息民安屡年
積逋胥漁蠹一一查追以充正賦蠲省額編恩覃
蔀屋武民好殺乘覬弱賊聚黨樹竿幾成大變惟子
下車徐徐計之不動聲色禍亂以弭他如新學宮贍
貧生賑饑荒勸農耕蠲里甲剔衙蠹神聽斷禁關暴
復流移旌節孝興革淫厝更僕難悉孜孜矻矻三年
一日武民懽呼頌祝翹首頓足懇懇以保留請久任
屬矣然士民信之當路疑之士民留之當路亟欲夫

之奏疏朝上綰綬夕離栖栖孤舟鼓枻而歸四壁徒
立妻兒啼饑親戚怨懟朋友嘲譏追維往昔空自勞
心半世功名一場夢寐茲非得民而不獲上之明驗
乎狎鷗子曰不然余之被讒余所自致於已則戾於
人何與且爾所陳職分常事區區標榜胡異遼東之
豕皮相者目之非誑則諛請毋緩頰重不職之罪累
客曰甚矣子之迂也子之實政刊在口碑人或不信
請以質之蹇蹇苦心章章循績浸洽都梁淪於肌骨
至今誦之咨嗟嘆息吾不具陳而奚白子之湮鬱且

也魚目混珠車旂疑朔從古已然真贋相錯隋侯之
珠襲以錦綺薰以蘭茝人爭粥之委諸道途過者不
視此荆山多泣璞而太行有長鳴之驥也試觀今之
紆金施紫者豈皆龔黃卓魯乎民疾之如臭而上其
之如飴俄而薦剡騰臺省躋倘子而粉藻其躬依阿
其超滑如炙轂顔奴而膝婢則豈有今日之淒淒哉
雖然任子之真盡子之心盡心以得民得民而獲罪
夫何憾何媿竊怪夫士之不得行其志也以掣之者
衆也子責我以書而不能免我於掣又何惑於前工

而後拙狎鷗子聞之竦然懼戚戚然動於心曰有是
哉有是哉姑筆之以竢辨官材者採焉

天地祀禮

天地分祀夏桂洲議之詳矣當矣霍渭崖乃力沮之
無非爲惜費計也薛尚書遠乃引汪克寬謂祭天必
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
於母豈可以分別哉斯言也似是而非者也夫以地
之卑不得與天抗似矣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以
地抗天尤爲非禮且父母之喻似乎太淺天地雖曰

大父母其䫫然𧷤然俯仰無垠豈真如人之父母有形聲笑貌之可攀而飲食居處可以必通哉惟天地生成萬物王者代萬物以圖報則以藐然之身與二儀交通所恃以感格欽承之者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故冬至而陽生則祀天於圜丘夏至而陰生則祀地於方澤以冬以夏陰陽之異時也圜以象天方以象地陰陽之異象也南郊爲圜北郊爲方陰陽之異位也是故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祀地樂則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

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其器數禮樂皆有不同如此無非以陰從陰以陽從陽各以其類然耳若必强而合之則四時皆祭何取於二至位象皆一亦何必分爲南北方圜而禮樂之異數又不知其將何以用也故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以報本之祭溪各以類祭豈得同時此其的確矣而胡議者之紛紛也要皆泥於有天必有地不可分拆之說殊不知天地雖相依附而陰陽形氣不能無別雖其別也而升降施受交媾潛通亦未嘗不合而爲一王者以類祭之從陽以祀天若曰見天於陽云耳然陽中未始無陰則謂事天而遺地不可也從陰以祀地若曰見地於陰云耳然陰中未始無陽則謂事地而遺天不可也祭雖分類昭事本同禮雖異行對越則一譬之事父母者言父命則不言母而母亦在其中孝於母即所以孝於父未有孝子而偏遺父母者此皆可以意會以理論者也若拘拘以饋饗之粗迹等天地於父母則鑿矣然則天地分祀誠萬世不易之典也胡爲犖行於世廟而復更張於今日耶余不能以無辨

藩祿

天下有必窮之勢不得不通之以變而其變也尤貴因人情之所便區畫處置使各得其所而後吾之法可以通行而不滯今之議藩祿者疇不曰宗室繁衍盡歲賦不足以供宜裁之已乎然不預爲之所而徒曰裁之非策也愚嘗展宗封之地親宗祿之政目擊其困而心悉其隱宗藩之廩祿常不能給宗藩之日用豈徒以侈糜哉儀節太繁而冗費不貲也請名請

呉請封之費動以千百計而該司吏胥視諸王府爲外帑不竭其囊橐而飽飫之不已也貧者往往貸之富室而償以此祿倍取盈焉所得莫償所失及名封已就冠冕佩玉而四壁罄懸依然一貧窶夫矣如漢川之子五十尚未得封既封而猶栖栖然者皆坐此也則祖宗之恩澤祇以填吏胥之谿壑朝廷日供之而不足奸人日竊之而有餘果何咎乎宗室之衆多而宗室亦何樂乎有虚名無實利耶不此之節而惟祿是裁吾恐祿減而費不可減其何以堪之今夫百

金之家則必有百金之費凡飲食服用之需皆取給焉一旦省之爲五十金而仍因百金之費吾未見其能濟也裁人之衣必先令其不寒裁人之食必先令其不饑饑寒不免而衣食是斬其不啼號者幾希焉今之計莫若省其繁文殺其條例絕其貨賄如請封等事一屬於親王兼統於籓司撫按以其時糾正而調停焉凡舊日赴京奏請諸費一切罷之而又弛出城之禁開四民之業使得自生自養數年之後所出既少所入又多諸宗皆已克贍然後告以不得已通變之故遞減而漸削之未有不翕然稱便者矣大都人情不甚相遠足則安不足則爭今之宗室豈不知常賦難繼哉苦於不足也誠剔其耗財之蠹闢其資生之門奚不足乎既足而又何慕乎蓋將無利乎昔之虚而相安於今之實端本澄源緣情濟變之術信無踰於此者舍是而驟議裁祿吾不知其可也

格致辯

格致傳程朱有明訓矣近世學者乃以物爲物欲格爲格去吾心之物格而良知自致其說若新奇可喜

者余竊疑焉夫天下之理雖統會於心而未始不散見於事涉進脩之門戶而希蹤頓悟厭倦學問其不爲異端流者幾希如爲玩物喪志譬遂并物而棄之毋乃懲噎廢食者與況知行不可偏廢孔子已詳言之曰道不明道不行曰生知安行曰明善誠身何嘗單言知乎如往北京者必先知路途某處發軔某處稅駕而後可以啓行若冥然罔覺不至於南其轅者幾何渠謂覺饑已自饑了覺寒已自寒了以爲知即是行殊不知饑寒感也覺饑覺寒者知也識而食寒

而衣者行也惡可以饑寒爲行而併于一知哉若知而不行不得謂知此合一之理誠然矣而由知以行亦自然之節目所當循也學者惟務實體而毋爲想像之知足矣又何必抹殺力行而專以知爲事也嗟乎清談亂晉佛教亡梁皆遺棄事物故也鰓鰓格物雖未必得聖賢之心髓猶於世用有裨於士習無壞若一一屛絶之其敝必流於無何有之鄉矣如王何糟粕六經宅心事外卒致神州陸沉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得非以絶物之說爲嚆矢乎管窺一斑姑

俟明者

萬人敵論

帝王之興不恃其智勇足以勝天下而惟天下之智勇皆爲吾用是故無敵於天下而王業成鰓鰓以敵人爲務者雖多不足學也甞讀項羽傳曰劍一人敵不足學願學萬人敵夫萬人亦夥矣以一智過萬智不敵也以一勇過萬勇不敵也恃一人之智勇爭衡于千萬之衝卒使其慮盡能索而莫吾抗似亦非易易者然人無窮而智勇亦無窮謀殫則精易昏力竭則氣易耗以智敵智孰若無智而萬人皆獻其智也以勇敵勇孰若無勇而萬人皆效其勇也此興王之要術也惟高帝得之自謂戰勝攻取不如韓信運籌決勝不如子房轉給饋餉不如蕭何則此三人者帝猶退然不敢敵矣况萬人乎然惟其自視不敵者乃所以收萬人之敵而致其用者也羽自以爲天下無敵矣故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玉玦之擧急攻之謀如水投石彼其心曰我固萬人敵也區區泗上翁手無縛鷄之力射無穿札之能非吾敵者其何能爲老亞

夫亦過計耳嗚乎是徒知以已敵人之爲强而不知以人敵人者不勞而成功也漢楚興亡之機由斯決矣試以羽所爲敵者較之暗啞叱咤千人自廢人誰敵其氣力能扛鼎勢可拔山人誰敵其力沉船破釜擄走離邯人誰敵其武推睢水圍滎陽射成皐人誰敵其猛宰制天下擅據彭城自號西楚霸王人誰敵其强而弑義帝于江中則號共主者莫與敵矣置太公於俎上則欲分羹者莫忍敵矣斬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於奔敗之餘則雖逐北者亦莫敢乘勝而

敵矣所謂萬人敵非耶至陰陵失道則一田父皆敵也烏江艤船則一亭長足敵也羞見江東老父則匹夫匹婦不可敵也烏覩萬人敵乎蓋其專務敵人而不能下人故韓彭輩皆其素踢者一旦回面反踵以事大度之主艴艴一　豎子即力敵萬夫能以十指定天下哉向使其降心抑氣屈巳任人尚未知秦鹿死誰手也惟其不能而徒恃智勇與群雄角故始以萬人敵之而不足終以一人斃之而有餘則羽之所以求勝者乃其所以取敗與嗟乎帝王之學寬仁爲

先不嗜殺人爲本羽不是學而學敵人其卒死于垓下者學術非也天曷故焉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人主圖治甚無樂乎其好名也好名之心勝則其善必不誠而其氣尤易憍矯餙於大庭廣衆之際而不免恣肆於燕居獨處之時勉強於旦夕朞月之間而終必敗露於晚節末年之後蓋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也而識者已預知其不終矣一玄宗也在開元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而天寶則歌霓裳羽衣於禁內何前儉而後侈若此乎說者謂鮮克有終卽英主不免愚則謂玄宗之侈不在於舞霓裳之日而在焚珠繡之時玄宗之亂不生於天寶之朝而胎於開元之始夫珠玉錦繡世所稱重物者非耶人主惟遠之不御之巳耳何必於焚又何必於殿前焚也玄宗豈誠不愛珠玉錦繡者以爲愛之則有侈名不愛而不顯示以不愛之迹又無以得儉名故取而焚之使天下後世指而稱曰此儉主也則所損在珠繡所得有大於珠繡者吾何惜不則珠繡非可焚之物殿庭非焚

王之所胡然而焚胡不焚於深宮而焚於前殿耶此其意可知矣卒之治成功定而蕩然縱欲嬖妖妃寵胡兒播遷敗亡爲天下笑此豈兩人亦豈有兩心哉方其矯強焚棄之初侈心已胚胎醞釀於中而至此不覺眞情之發露也大都節儉之君其心冲以虛其氣收以歛務朴實不務誇張故能表裏相符而始終一節好名者斤斤焉盛自暴揚其精神必有所耗竭而難久矜持一弛怠荒踵繼安能長守此懿操哉古有却千里馬罷蛤蜊貢者第曰却之罷之云耳未聞

舉而廢毁之也其躬修玄默仁儉四十年如一日有由然矣子輿氏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於玄宗益信

老子猶龍

嘗讀列傳孔子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斯言也似乎尊信老子矣而爲老子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得非此言啓之乎愚則謂猶龍之說非取老子也正以明老氏之異而祛學者之惑也夫龍之神妙變化世不常有亦不常見倘一見之人將驚愕惶惑不敢

逼視況敢攖其鱗而探其珠若聖賢大中至正之道易知易從其究配天地冠古今而實不外彝倫日用之常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何至閃忽變幻而不可方物者老子以虛無爲宗以自然爲道直以身爲大患而欲并棄之玄牝之談青牛之跡冥冥窈窈驚世駭俗令人不可測識所謂龍者非耶故孔子一見而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不得已而名之曰龍正以見其怪誕隱僻難知難從耳豈真以爲神化莫及而亟稱之哉聖人心事如青天白日奴隷皆仰其淸明聖人言論如布帛菽粟庸稚皆得以衣食人而不可知也豈得爲至人哉稱人而貴其不可知也豈不益恣學者之惑哉說者曰老氏與孔子並興未聞孔子攻其非也而胡後世闢之嚴耶蓋顯闢之則彼將逞其辨以與吾角惟陽爲尊崇之詞而陰寓排斥之意俾學者敬而遠之斯已矣故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蓋指老子也乃所以深闢之者也

佛

嘗攷朱子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

盡爲釋氏竊之却去做釋氏作經教如巨室子弟所有金寶悉爲盜去却收拾人家破甕破釜則佛老同一源流明矣後之闢二氏者韓歐二子稱嚆矢焉說者謂其得佛之粗不得佛之精將無以窮其旨而服其心夫所謂精者何明心見性之說是已吾儒曰盡心佛曰明心吾儒曰知性佛曰見性似無大異矣然吾儒所謂心性者施之天下國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人物華夷賴以正綱常倫紀賴以植禮樂刑政賴以行而非秪爲一身一人利者

彼佛之心性何所施乎不過自寂自照以歸於無而已蓋惟君臣父子之法立生養治教之政行而後佛得竊處其閒以鼓其說假令無之其可以安坐而食聚徒而談乎所謂不生不滅者果可舉一世而盡登於菩提乎即使可登而人之類不漸滅乎是其用意非不勤也立論非不宏也而以之治身則可治天下則不可此有體無用偏枯絕滅之學無論其粗即以精者與吾儒較其數不勝矣而胡今之溺焉者衆也昔也闢藩籬今也同堂室昔也分三教今也合一途

距於藩籬之外易距於堂室之內難以一攻二也猶能摘之而以一攻一也孰能辨之使韓歐見此不知其說之長又當何如矣嗚乎學術邪正關世道汙隆方今文治熙洽聖道大明士君子不遡求孔孟之正脉而沉酣釋氏之糟糜取其一字一句近理者標榜以爲的鵠舉先儒崇正闢邪之論而訾議之是自壞隄防以揚其頹波自撤垣墉而爲異端樹赤幟也竊恐人心淪於虛誕而無致用之實清談苦空之禍可鑑也余將抱杞憂焉

神僊

客一日叩狎鷗亭問曰神僊之說信乎抑虛誕乎信則胡弗驗於秦皇漢武而史稱黃石赤松呂嵒王喬之屬往往有實跡焉此何以故狎鷗子曰有非常有無非絕無不求而有求而愈無蓋有說焉天地大矣化育弘矣其閒生死晝夜榮瘁消長一定而不可易者常也一死生通晝夜超乎榮瘁消長之數而不可方物者變也有常則有變天地閒別是一種道理雖天地莫能測其倪窮其極者安得謂盡無哉但欲執

此以求其有則惑矣夫餐霞辟穀凌風御雲旦暮古今終始造化此神僊事也然豈可學而能者先天中一點靈性超出塵凡人皆慕華彼獨躭樸人皆飫非彼獨茹苦四大難捐也而獨視爲幻形六親易暱也而獨視爲假合譬如洗耳槁形之夫以巖壑爲廊廟納肝剖心之士以鼎鑊爲羹飴皆就其性之所近見之所極而安有一毫作用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之爲哉故呂嵒一遇鍾離而遂棄官從之畧無係戀無疑難此一念真神僊也乃學僊者宅尊處顯飽珍御

艷富貴極矣志願遂矣所畏者一死所不可長有者一生而慨然慕之煉形氣覓丹藥孜孜矻矻庶幾一遇卒至老死而不可得嗚乎亦愚矣說者曰不必離動以求靜惟收攝精神保養元氣則朝市皆山林而應酬皆修煉噫是未明乎神僊之真體也神僊與聖賢殊塗而同體要皆以清虛無欲爲根以恬澹無爲爲極功利器浮絲毫皆着不得第聖賢養此體以歸於有而謂一世神僊養此體以歸于無而謂一身差異焉耳以名利之士學神僊猶以盜跖之行學孔孟也枘鑿不侔氷炭相反夫豈可乎哉且神僊家有聖胎有尸解皆遺棄軀殼止存精神則安期羡門之倫皆不免於一死自古忠臣烈士英風靈爽百世之下猶凜凜有生氣而聖人賢士精神何嘗一日不在天地間嘗聞有異人當祀文廟窺其廟中一大星烱然在上此孔子之真精神也孔子未嘗死也奚取神僊爲哉客逌然喜曰吾問神仙得聖賢術盍著說爲嗜古者戒狎鷗子曰然遂書之

輪廻

客問輪廻之說謂人死精神不散復聚而爲人而其榮枯盛衰則視前生之善惡報應之名曰因果此西方之宗旨也愚謂不然夫天地一橐籥也人物其橐籥中所分布者橐籥之氣固聚散相因循環無端而人物得之則一聚一散不相假借如花果共一根蔕秋冬剝落軀殼盡矣生意歸於根蔕至春而發雖莫非生意之流貫而實非既盡之軀殼復爲花果也人死之後精神歸於太虛其生生不藏者實太虛之運動此藏彼形非既死者復其生也若謂精神復聚爲人則謂今年之桃李即舊年之桃李也可乎哉至於富貴貧賤則如范縝之告子良曰人生如花樹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者殿下是也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者下官是也若拘拘以善惡因果言恐大造不若是之勞矣蓋死生一夢覺也生則蘧蘧然覺死則栩栩然夢凡夢皆夢其所嘗見不夢其所未見人死則精神遊散於天地間或見親戚故舊或見官府車馬皆此遊魂夢也復生而縷縷言之亦猶覺後說夢者耳邯鄲一枕了盡終身出處悲愉豈

少九泉之下真有是紫華富貴之實境而枯槁魂魄真有是受用樂享之實事哉要之天堂地獄皆在一心心乎善則爲青天白日爲景星慶雲何等高明何等舒泰故曰天堂心乎惡則爲岩崖谿壑爲蛇虺鬼蜮何等幽暗何等深沉故曰地獄其有拔舌刀山等異名者亦就所爲之惡各以類應如其惡當入非刑獄生前戢心窮則反本惕心恍惚若身履之耳夫豈真有地獄纍纍然列於地府耶曾閱唐太宗圖之以警惡而後世遂以爲信然耳至有截頂烙膺以懺悔

者有修齋誦經以超度者嗚呼地獄即真亦寓修行禳脫區區齋醮何爲不亦大惑也哉客曰若然將使善者怠而惡者肆乎余曰自彼言堂獄猶在來世自我言堂獄即在今生登吾心之天堂何往非天堂也超吾心之地獄何在爲地獄也不必論其有無而一念即是菩提不必索之幽冥而現前即離苦海先儒所謂生順死安者是也勸善懲惡之訓莫切於此而奚必呶呶輪迴云

符籙

客問輪迴之妄詳矣則符籙齋醮之事不盡非乎而胡世之崇信者紛紛也余曰此人情也不可汰滌也人孰不貪生而怖死畏禍而求福樂富貴而惡貧賤試以解脫事語之即恍惚聊茫未有不深喜而篤信者彼二教知其然故歆之以華臙之利投其欲得之心惕之以沉淪之害堅其必去之志即賢知猶將惑焉矧庸衆乎蓋超死得生免禍集福去貧賤而享富貴之說浸灌人心淪浹膚髓雖欲斥之其誰聽之此所以歷千百世而牢不可破者也然竊以陽世推之

而知其有大不然者陽世之爵祿也詔之天子屬之天官有選舉有制科論定後官論官後爵若此其慎也陰司誠然亦必有主之者察其生前之行詛果無疵釐而後爵祿加焉豈有漫無主宰一聽命於陽間之道士又豈漫無甄別而惟據符籙以爲除授哉試觀屠酤負販之徒盬嵌姦頑之子多收數斛麥捐出床頭金延道禮僧誦經受籙或超度亡魂或預修功德一陌紙錢遂謂無量因果數章符籙珍爲無上官階嗚呼是爵祿富貴陽世何其重陰世何其輕陽司

何其嚴陰司何其濫而剖符錫圭之大柄乃專制于飲酒食肉之異流耶必不然矣至於預修之說尤爲誕妄夫寄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失況幽明懸隔授受不親而以生前之文牒取必于死後之交還誰爲守扃誰無湮沒明明司府案牘鮮存而況窈冥幽域乎此其誕妄尤可笑者聞有受籙之人將死而見車馬鼓吹來迎者此精神念想見也非真見也說在輪迴辨中客曰符籙亦老氏本旨乎曰非也老氏之旨以身爲贅生爲苦死爲樂即神僊方士長生不死之說且與之背而馳矣況卑卑瑣瑣如符籙云乎

哉此沿流失源愈遠而愈喪其真者也不可不辯

報應

客問子言縷縷舉世所崇信者悉幻妄之矣則天道報應皆不足信乎曰報應焉可誣也毋論太上感應爲善陰隲等篇即耳目所覩記如還帶還妾埋蛇渡蟻之類皆昭昭不爽而間有不盡然者此何以故蓋天道至公公則不瑣瑣徵於一事天道至大大則不拘拘驗于一時天何嘗有意於報應哉太虛中渾渾淪淪其福善禍淫也誠如栽培傾覆皆聽物之自取而無所容心故或遲或速或隱或顯或以報報或以不報報恍惚而不可爲常者此造化之妙機也故自古忠賢湮沒而亂賊日昌熾者何可勝數如將星不殞則炎燼可噓而天意在去漢也腹劍不膺則羯鼓弗競而天意在亂唐也渡江之檝得遂何以瓜分于六朝庭譏之刃早施何以陵夷爲五季嘉祐欲爲熙豐也故令白眼者得君元祐將爲紹聖也故令扶腰者促命岳亦心不死高宗何止于偏安秦長脚早亡

撻辣豈殘乎中土至若杭潮之蘄佑胡元何曲爲保全崖山之覆藏忠良則不勝慘毒此皆古今之共憤而不能無遺憾于彼蒼者孰知廢興存亡氣數默定雖天亦不知其然者蓋不徒爲區區一人一時之彰癉而古今曆數之大予奪大興戚者在也欲執報應之常以例之則誖矣雖然天道遠人道邇遠者難見邇者易知善而慶也人將曰非幸也其善宜爾也不然而爲房杜之子孫則謂彼胡宜至此閔閔焉將共憐之憐固所以報慶也不善而殃也人將曰非不幸

也其惡宜顯也不然而爲張湯之後裔則謂彼何以待此纍纍焉將共營之營亦所以報殃也故伯道無後人議天道無知盜跖壽考人言天網亦漏則降祥降殃之權天有時不及用而爲人用矧屋漏不媿則心逸日休慶孰大焉衾影生慚則心勞日拙殃孰甚焉是報應之理不在天與人而又在我也可不鑒諸

立祀田序

竊聞萬山疊秀脉自崑崙九河騰瀾源由星海矧祖功宗德世澤難忘而追遠報本孝思當盡者也予姓

自居芳墩十有餘世子孫繁衍簪纓相繼皆賴祖宗世德所致然因循累代祀事弗脩苟有仁人孝子之心誰不惻然動念也哉故推官叙公大參晟公亦嘗創議於前緣姚源兵亂其議遂寢後鄉進士銓公教諭舉公琯公復倡爲之而未果焉至嘉靖丁巳歲族衆翕然構堂于高祖佳城之東戊午五月而堂成顧時方新創田難猝立惟粟穀辦祭而已甲子秋余叨薦于鄉乙丑上春官末第歸見祭田未立祀事將墜心甚憂之遂謀諸族族議僉同於是率十房共捐穀六十石以供二祀之費自立田之後各房子孫縱有大故不得將田變賣非係祠堂公用不得動支田租其田粮仍各永存本戶不得以累祠堂違者以逆祖論爰集本族少長相與同盟以立約焉盟之日秋九月初七也嗚乎春露秋霜誰不興思惟士有田庶無廢祀所有祭田土名開載於後凡我後嗣共恪守之以延萬世是爲序

猫說

天下有剛而害物者如虎豹豺狼之類磨牙吮血攫

之者斃觸之者糜至於猫俛首帖尾以附人饑則食呼則應驅之則奔走不及似若無足畏者而於人亦無所憎憚也雖然鼪鼠縱横恬不知捕而鷄雛纍纍時攫而噬之主人所朝夕殷勤畜養以供庖廚者徒饜其一搏之口吻且也高堂廣筵羅珍列饌彼一過之恣意而啖俾嘉賓既至率爾以無備主人卑守彼頭足而拖腕此其爲害豈小小哉其皮毛齒骨非壯於長牙利爪也其奔觸叫呼非猛於跳梁咆哮也其掩捕襲取非捷於大噉怒搏也而害則均焉何者彼

有可畏之形人將見其形而避之故虎豹不絕跡於山林而傷虎者幾人遠之故也若猫則日親日昵日狎日襲故其害十室而九所謂柔而害物者非乎害不尤甚於剛者乎昔人有李猫之擬謂其笑中有刀今之藏刀於笑者豈少哉傾蓋握手道肺腑嚌嚌惟若平生卒以名位相軋勢利相形擠之下穽而復投以石者往往皆是其深情厚貌足恭虛讓似與物無忤而機械譎詐陰險狼戾令人落其彀而莫覺儼然一人中猫也國家養士三百年需才甚急得才甚艱彼則搏而去之不少顧惜而惟乘堅策肥飽濃沃甘糜王朝之廩祿朘膏脂以充谿壑削公帑而盈私囊害可勝言乎哉監司懵其術中漫不之察柄銓者非特不黜而且加陟焉亦可怪矣嗟乎檻虎穽豹去其害也殘羹餘炙獨於猫而甘心焉何其明於剛之害而闇於柔之害也猫不去家計不完爲主人者奈何不利家是務而養奸遺患也耶噫亦誤矣

異蛇說

一丈人爲余言閩粵瀕海之區多異蛇大者長數丈

圍尺許盤據石穴時時入海濱吞食蚌蛤之屬其行也勢如奔車疾如閃電鱗鱗有聲草木披靡莫有能禦之者沿海居人乃計而取之以利刃樹於常所往來之途蛇方掉首衝突而過也不知刃已剸其腹中矣首尾決裂腸胃剖破曩時所食之物盡委諸地人爭拾之得珠寶焉而且臠其肉挫其骨殼其皮爲醫藥之用嗚乎蛇亦愚矣嗜利而忘害肆毒而逞威以爲莫敢誰何也而不虞之刃卒伏於其間則其所爲兇暴殘虐磨牙吮血以傷害人物者適足爲殺身之資而已矣向令其深居簡出人將不敢睥睨抑使其出也擇地而蹈舒徐委蛇不爲慓忽迅烈之狀又曷得乘而刃之且也白刃在前冥然罔覺所謂白晝攫金見金不見人者非其類耶愚因是而重有感焉戕物者未有不自戕其身以賄成者未有不以賄敗嘗見理人者暴厲恣睢貪婪無厭凌下屬如奴隸荼百姓若草菅任意要求貨賄而下官亦罄囊承奉猶不滿其所欲竟中傷之彼方揚揚得志而監司已議其後矣列負酷狀於部臺遂削籍焉被傷者足未出境

中傷者罷不旋踵誠雷霆避近昭昭之天理也試擬此蛇夫何異其貪則蛇性也其毒則蛇口也其猛厲鷙悍則蛇之行也而卒難逃於司憲之法刃是何操刃者之燭奸明而癉惡公也大憝既殲黑白彰灼惟茲赤子庶脫噬嚙之口豈曰小補云乎哉余以所聞數所見所實所聞故爲之說以著當官之戒

狂犬說

富家有一犬善飼養之將屬以防奸守户者意甚殷篤一日投骨於地羣犬競爭主人呵禁犬遂跳梁大吽張牙反噬家衆欲斃之主人曰此畜性常態也何足較犬因主之不較也而狂愈肆遇途人則噬遇過客則噬主人益厭而屠者適操刃過焉彼循嗷嗷然也屠者怒殺而烹之行人皆快而主亦無憐色嗟夫畜犬爲吠盜也不吠盜而吠主其當殺夫何惑然不殺於主而殺於屠天或假手以制其毒乎主人於此固不失爲容物之仁而亦得夫除暴之義矣世有貪殘兇險媢讒口以中傷君子頓忘其卵翼之恩者與茲犬何異故雖幸脫於此而卒敗於彼肆志一時而終莫逃乎天網者亦可誡已嘗聞跖之吠堯兮齕非其主亦有蜀之吠日兮時維恒而驅殺獸兎兮固汝之功展草酬恩兮維汝之義胡其冥頑不靈兮徒乞憐而搖尾朝夕豢養兮慇勤無已方欲守護門庭禁禦奸宄詎知技謝韓盧貪同餓虎 缺尾

狎鷗子摘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崇節撰崇節有古史要評已著錄此其爲武岡知縣罷歸後所爲文也前有狎鷗亭賦及霞塘八景絶句後則襍文寥寥僅十數篇皆詞意淺薄中有悟遷生傳詳其詞意乃崇節自謂而其狎鷗亭賦又自稱豫石子隨地易號殆仿元結之例歟

袁魯望集十二卷

〔明〕袁尊尼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二年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魯望集十二卷》提要

袁魯望集序

魯望長於余三歲當其薦應天時甫踰冠能為古歌辭又善書學士大夫爭得譽之自是七上於春官皆不利然其為古文辭益習而吴郡素稱為文物大都會益多學士大夫游即有贈餞宴賞弔唁及諸吉凶事以不得魯望一言不為重其詩若文溢帙而最後取進士高第以自引得南儀部郎以選進郎考功再以選副山東憲天下之學士大

夫爭躡履叩門而乞言其所為詩若
文益傳且廣然魯望之業成而病酒
死矣其弟職方君將梓之而以序屬余
余竊謂天下以文名家者未易屈指數
然大要不過二三端高者稱先秦擬西

京挟建安瀕大曆次乃沿六季華靡
之好以餖飣組繡相豪傾其下始托於
理務於簡儉以逃拙而魯望稍不然
謂文以紀事則貴詳文以引志則賚
達必不斥意以束法必不抑才以蹤格

其體勢雖若汪洋淡沲而不可窮其
指固諄諄焉若耳提面命之也余穀
從魯望酒間論文遠尊昌黎而近實
規宋金華氏詩貴錢劉而不欲捨吾
吳弘正之步今試取而讀之於是穀家

者摹象斟酌為何如也今天下之文莫
盛於吾吳而汝南之袁為吳最魯望
之尊人胥臺公者位壽小亞於其子
而名過之胥臺公尚裁以進古徵不
足魯望尚滿以瀕今則有餘茲集行

不彬彬稱吾吳文章世家哉即不登
中壽奚憾焉

瑯琊王世貞譔

袁魯望集序

國朝弘德中李何邊徐昌復古作而文體一變
袁永之起吳下與昌穀齊名有子魯望起嘉佑
隆間復稱才子其弟青州太守子壽梓遺集而
問序於不佞魯望弱冠舉於鄉於書無所不窺
與諸名流詠歌佳山水間意豁如也
肅皇帝乙丑魯望舉南宮第六人新鄭高相君
主試又永之弟子見魯望大奇焉館試限年魯
望踰強仕未入試語不佞曰彼待詔金馬石渠
者果天上謫仙人耶不佞謂人生遇合數耳古
來文章以藏名山大川與天壤並豈盡鑾坡鰲
禁語哉魯望擊節賦詩極驩而罷自是深相結
恨相知晚也海內才穎之士投交者屨常盈戶
魯望善詩善晉書法操染無倦及以比部郎改
南吏曹金陵故
高皇帝宮闕而雨花臺燕子磯諸勝魯望跳覽
其間詩益工考績入長安朝夕把臂揚搉千古
不朽之業示不佞以袁生詩而有外集者皆嘲
咲花鳥意甚自得秘不示人及不佞守淮鄖筒
無虛日後同爲督學使不佞得巴蜀魯望得齊

仲兄魯望集序

魯望集蓋予家仲兄吳門公所爲詩文稿而少司空鳳洲王先生所選定云公天資英敏少侍其先學憲公游燕越間即博覽羣書日記萬言令題屬草倚馬立就弱冠薦應天高等數上南宮不第益下帷覃思凡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靡所不究吳故多名卿墨士而公性好客戶外屨恒滿置酒擊鮮窮日卜夜相與辨析疑義體妙窮神大肆其力於文章於是制作彬彬追蹤古昔克世其家聲爲文雄渾古雅出入左馬韓歐

諸大家詩極清潤典則綽有李杜風不事剞劂而直抒胸臆不尚聲偶而動合矩矱風流醖藉藻思縱橫才情具備華實兼美一時譽播秇林讀者歛衽先進之士折節締交與凡東西行過吳者爭求公一言爲重且善法書應接日不暇給自是八試始登乙丑榜初擬冠多士未幾落次卷居第六賜二甲進士主比部政比部務簡公時閉戶理舊業而造門乞言者日益衆時方開吉士之選宰臣高公胥臺公故所選士也亥欲修舊德於公而衆亦咸屬意公以爲即首選

魯互相砥礪明正文體而變士習春風時雨被於三齊而吾道東矣會有不根持論媒櫱其短者

聖明宰執知魯望特甚竟不調而魯望歸報書曰十年閉門大業可就質之吾子而魯望忽長逝矣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郢人亡而匠石之斤輟後世誰復相知定魯望之言耶今集中詩文不佞所槩見獨無外集一語竊覽之未嘗不唏吁而流涕也竊評魯望之作大都詩勝云質有西京而工六朝之宏藻骨原建安而兼三唐

之正聲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璧成繪翩翩一家言矣假令老東西覲而與舜草委化魯望甘心耶夫永之潔魯望麗永之典魯望逸並傳不朽是父是子矣朱升之有子价黃勉之有淳父江左文獻其相承如此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袁魯望集序

無忝公竟不出試賦二詩以志意且陳情引南迎養母夫人公可謂飄然遠覽者矣攷南儀曹歷考功秉繩執矩謝絶請托推案之暇與僚友詞客登覽形勝箋筒交錯士大夫餞贈哀誄之詞咸走公由是所爲詩若文益充帙凡七載被山東學憲之命有齊魯觿其校士則崇雅黜浮大號得人而銜石程期信宿不爽尤所難及迺爲言者所忌謂公無威儀疏入留中不報公亦具疏乞休不俟

命而掛冠東矣藩臬諸公咸馳使挽公舟至數百里外不得尋篆

温旨予告今病痊有司疏名以請而公因校士過勞搆疾危甚抵家甫兩月而亡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昔我胥臺公以名高見嫉位壽皆不顯而卒以文章名世今永之集二十卷海内傳誦久矣吾兄才能濟美且不趨權勢秉公矢直與胥臺公若出一轍而其以才忌於世也骫骳不永亦略相符焉是集成寧不足以繼胥臺公之芳躅耶父子稱爲文宗古不虚矣公遺稿不啻數十萬言選纔什之一耳歲戊寅將鋟之不果

不佞今幸爲南曹尚書郎得以其暇取而訂正之釐爲十二卷付諸梓人俾與永之集並傳因抆淚述其行之大凡於左俾世之垂覽者不獨重其詩文云

萬曆甲申夏五月既望季弟年謹譔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一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一

袁魯望集卷之一

長安感遇五首

寄生非適遇商歌勞夜吟長卿非廁薦凌雲安得伸遘會信有時遭迴徒苦辛時來奮輕翼直上天衢津朝奏夕引見激昂開心神運命苟未達投埋木路塵珍賤有殊勢重輕唯一身所以解嘲子獨守太玄文

朝日升天門龍樓揭巍敞羲光漸迴薄金宮春雲上俯瞰臨泰階交逵矗相向金鞭垂紫韁翩然競來往田董爭下朝許史誇承賞五陵游俠兒翩翩復豪爽柳色出宮墻春暉浩熙蕩得意休明時聲華振區壤丈夫豈徒爾念之為慨慷

獨抱和氏璧猶困工人疑何為實燕石翻貽識者嗤千金享敝帚古今誠若斯畢志藝文藪流玩肆群書沉潛討幽義吐蕩虹霓辭崑丘采秘玉赤水掇玄珠行奏上林賦身當明主知高步眇一世齷齪難等夷

朱華謝南土遊子客冀方豈不念道歸簡書勞未遑悠悠若懸旌倏忽意靡常數年阻江海蘇子悲河梁失路良可悲騁望迷周行春陽念將

歎滯淫非我鄉願假鶩斯翼超飛歷故疆

言念江南道淑景流芳暉澄江去渺渺楊柳何依依村村發桃李樹樹鳴黄鸝于時届初巳祓禊遵回隄和颸扇輕煥羅綺紛追嬉家人感令節征夫胡不歸薊門嘆留滯迢遥天一隅矯首不可即枳棘叢修途逝言返舊歡及此朱明時

秋胡行

陽春二三月好鳥發清音紅女事蠶作采桑遵茂林陌上誰家子盈盈襲羅襟朝旭耀芳顏微颸蕩蘭塵素腕曳柔條含情疑未申阿谷豈並

麗下蔡疇能倫行者盡傾目見者咸奪神使君何方來長轂殷朱輪絓組隨風揚威飾擁文茵冶容誰不慕流盼竟難任下車前致辭願奉橐中金微物安足貴聊以結殷勤匪石諒不轉斷羞復重陳賤妾自有夫使君自有親瓌寶信可悦陋軀亢所珍機杼賴自給憂苦幸非貧男女不授受邂逅寧爲淫聞言恍且忸驅車返家門上堂以壽母致金還問訽豈意室中婦乃是桑下身三月與君别五載不知春相逢不識面相守寧諒心君情亦太薄妾命復何云楚姜沉漸臺漂女溺瀨津誓矣託清波遺踪愧後人

夏日野步

五日不出門觀農矚前崦木蔭夏雲滋草色晴光歛碧水漫青畦平原緑如染惠風披華裾幽情契曾點

夏夜

夜久開中庭高高月麗空悲蛩吸清露棲蟬吟凉風纖雲度皓魄花影淡朦朧倏然絶塵薌獨坐暢煩衷

行野

原上日欲沒四圍微靄生遠岫際雲表輝輝夕照明散步適中皐暮景會冲情極望曠無際寂寂晚川平暝色薄叢木黯淡浮孤清虛衷暢物外獨往凉風迎景時東作罷野田禾黍盈崇菑乏新緑翩翩稻浪輕我志在林棲逍遥濟何營於陵嘗自灌徐穉亦躬畊衡門居仲蔚文園卧長卿昔人亢逸軌千載企高名形神苟自適何必羇簪纓徙倚返蓬室濁酒聊自傾

被疾齋中對月

凉風届秋厲微雲自飛揚寒空絶纖翳皎潔團

清光中庭乍含晦前墀倏流蒼依依上珠櫳彷
彿散華堂朋詠謝公什再誦西園章昔人不可
作永懷徒自傷今古諒彝致慷慨焉能忘興寄
祇外適神情結衷藏歡悰會景洽觳憂觸緒長
沉痾苦糾伏誰能為樂康夜久氣彌肅素露被
芬香弱肌襲輕綺淅瀝驚凄霜金石匪云固少
壯安可常良時抱幽疢徙倚悵年芳

書齋向煥除去風窗即事有作

嚴寒結陰空蹠窓窑屏蔽念彼墐戶詩畏此慘
慄氣春候忽以臨溫氣翕然至當軒命童子備

櫎撤蒙翳虛白流空室況值暘景霽階前冒陳
荄欣欣領榮意端居覽物華靜與冥理契晚坐
面南離掩卷聊引睇英英天邊雲紛停相點綴
對此本無心孤飛渺何際鳥喧夕已暝幽獨徒
延佇誰云環堵隘悠哉足游愒仲蔚閉門悰君
平下簾趣永矢以為娛觀生固無滯

伯父課農謝湖莊簡一首

哲人尚明農志士希食力泊守敦素業逸趣秉
淵識龍蛇準時化璠璵耻衒飾所以東陵侯辭
榮事畊植朝憩橫塘渚遙望謝湖域田家正新
菑皐原藹秀色高林蔭宅畔流泉響舍側凌晨
課稽功落日原上息解帶當涼颸仰睇送歸翼
澄心遺世紛浩志領自得曳杖歌清商天地苦
偪仄即此傲羲皇群情詎能測

中秋後一日同諸公過萬玉庄

營園在中野幽客共徜徉迴紆涉墳衍禾黍被
前岡清風為開戶藹藹散林香降觀乃登覽還
坐息閒堂堂前秀嘉木垂實待岑霜文讌欣有
儀清言為樂方溪流泛寒碧原隰澹秋陽四山
既屏蔽中阿遂而長茲焉可棲託獨往庶含章

緬懷一丘賞寤歎不能忘

冬日過龔叔豫園亭留酌至暮用陶句
為韻賦詩五首

寒霽開西郊朝曦散林彩柴門行跡稀獨卧幽
人在竹樹無繇柯秀色常不改客至能淹留園
蔬尚堪采

陶公日酣飲時翫東籬菊人境聊結廬大隱不
絕俗喧寂苟相忘何必淪空谷羨此郊園居千
載繼幽躅

闢門對平野眕陌經西東孤雲帶遠鴈冉冉下

寒空中、林時有聲落葉委驚風倏然室中人覽化觀無窮

玄霜悴黃菊餘花繞疎籬把酒愛芬芳采花還自持已諧幽襟賞况此歲晏時壺觴共斟酌取醉誰復辭

客坐何安閒主人自多暇清尊間叢談文史及耕稼歸路雖非遥暝色紛已下一往有餘情終期息塵駕

贈同年王元美

隨侯躡靈蛇擧手握潛珠流光燭天壤寧論十二車至寶神所靳伏見與世俱秦楚方扇奪沉淪東海隅到今幾千載浮輝潤三吳仲宣逞逸足得此負而趨元精振幽夜璀粲紛陸離掞之爲麗藻翩若烟雲舒激揚我文瀾徽贊我 皇圖弱冠充旅獻非復瞻投唳纍繻發南國仗劍即脩途春陽變河柳色暎征人裾相逢一傾盖酌酒慰離思慙予沙礫賤偕予薦徵書行行入燕薊燕薊煥 皇居楔策彙髦士敷言糾碩儒少年有餘勇萬里足長驅登壇拔漢幟定霸在須臾譬彼騄耳駿瞥然還過都一顧冀群空再顧天閑虛冀群豈無良天閑寧乏駒龍媒逞奇態神姿誠獨殊三月長安陌騰踔誰能羈香風生後陳花滿曲江迷光塵倘相假努力共亨衢

山中寄別張大伯起

予有漸鴻志予爲采芝客以予山中雲送予風外翼舒卷亦何意升沉各有適託以常相附未爲心所惻

袁魯望集卷之一

七言古詩

袁曾堂集目録卷之二

蓮蕩歌有序

横塘之西梅灣之陰有蓮蕩焉其地則五湖之匯百瀆之浸碧巖峙其上飛虹跨其側勝景之所萃也其花則芙蕖灼爍蕭荇參差千畝無際一望欲然水植之所珍也觀夫極浦呈嬌寒江漾彩挹露如啼迎風如舞濺波如浴映日如醉俯者如倚翻者如舉紅者如霞素者如玉簇者鋪錦散者錯綺凉颸拂兮花開驚濤蕩兮花落凝綽約兮湘浦似爽徊兮洛濱翠蓋兮亭亭青蒲兮蔽蔽固足以吐秀而耀葩娛日而怡情矣爾乃微雨乍霽麗景初融溽暑欝兮炎蒸發蕩蘭橈兮浮桂檝搴芳錦浪之中擬翠洄波之内流觴逐手就蔭垂楊行吟堤畔聊慕滄浪之孺子放棹溪邊豈羨武陵之漁父諷採蓮之雅什奏招商之古調携委珮於神妃接彤管於静女斯亦人生之曠遊而避暑之嘉適也華山頂上曾吟玉井之詩太液池頭徒作秋蓮之賦似兹

勝賞烏可無述乃爲歌曰

不羨西湖月休誇渼陂雨始信峰前太乙蓮開花十丈真如許迢迢蓮浦渺何之入浦花深人不知薄暮微風花影亂何異桃源迷路時蓮葉蓮花盡可憐青荄綠葦更蕭然今年遊客非前歲今歲花開似去年上有梅灣山山色映花鮮下有横塘水水清花欲然青門斜對碧波開兩兩吳娃堤上來唱徹吳歌聲杳杳行人回首重徘徊

偶嘆

男兒不得早致身坐教綠鬢愁青春讀書徒爾希作者下筆翻然愧古人出門岐路情邈邈雲雨交遊不堪託相如未受漢主知臨邛小兒那見唾泰山東倒海水騰秋鴻之毛安可輕不見當時會稽守腰綬能令邸吏驚

春夜步出閶門即事

吳趨美人愛素妝月明携手上河梁金波淺漾冰輪滿笑指嫦娥天一方袁宏自是蟾宮客牛渚狂歌興偏逸玉繩已轉漏將闌夢中腸斷迷傾國清暉皓腕媚瑤空步步香隨陣陣風花氣

酬鶯嬌綺陌簫聲吹鳳出仙宮閶闔朱甍連十里此夜幽情知幾許坐玩行遊與對眠總在腸春月華裏別有女砧若箇邊巧傳清韻使人憐敲時玉指寒應澁着處羅衣様自便咫尺相看恨難即迢遞聞聲徒快悒五陵年少二月天徙倚空教爲誰立

太常袁裕春先生考績北上奉送短歌

海上風驅入夜潮蒼蒼秋色滿江皐欲攀楊柳初蕭索忽聽驪駒已鬱陶朝來南浦何闌咽奉常新建朝天節離筵杯酒乍相酬傾盖實徒倏爲別三年此地接慇懃東麓風烟淮水雲不徒桑梓承餘眄更有襟期許共親顧我疎狂何足道如公節槩看來少濁醪齋禁獨常醒脫粟市春聊復飽即今行李向東還豈有圖書滿一船九列功名雖自致五湖生業尚蕭然邵公昔日稱貧士餓卧雪僵猶不起竟持雅操至三公砥屹頹波自終始接迹前修固在今单車行矣覲楓宸　朝端清德由來重千載吾宗有二人

賦得走馬長干市送二伯父六叔父及化徵弟赴試留都

八月長風振　帝畿征帆東向五雲飛草青烟
鎖盧龍觀水落秋生燕子磯昔日　高皇奠京
邑鼎門雙對鍾山立石頭嶙峋扼天塹斜凌海
日江流急江流撼城城欲浮城中風物麗淸秋
龍潭波淨涼飈發鳳闕天高暑氣收遥知走馬
長干市揚鞭傾動都人士二陸文名早歲傳小
阮英聲一朝起月照秦淮十萬家婚歌爭似後
庭花高陽徒旅共杯酒意氣相歡傾紫霞有時
聯騎湖頭看銀河秀出芙蓉爛兩岸潮回錦浪
平幾樹鶯啼翠烟散放懷覽古興難窮六代傷

心伯業空徒向仙樓招李白誰往東山起謝公
謝公李白今安在寂寞千年不相待揮毫擬賦
鳳凰臺復使江山耀光彩千里空群在此逝爻
雲隱霧志須酬吳天一夜星躔動會見文鈐犯
斗牛

賦得湘潭雲盡暮山出送陸幼靈之長
沙

送君飛鳥出都門二月青郊曙色分一去江春
催岸草遥看燕樹隔湘雲湘潭之水浮天碧汎
削夫容倚天立九疑連延深復深亘矗衡山作
南極漢武壇前紫翠環封中雲氣日翩翩炎氛
暑雨互凝結迴薄穹崖陰螯開穿篠猿聲不知
處冥濛鳥道誰能攀神遊帝子時來往翻驚失
却蒼梧山有時海嶠晴日散作頳霞半天赤
湘波蕩漾漫空青縹緲群峯鏡中出浯溪之北
山更奇千丈玲瓏潤如漆望中杳靄翠欲流巴
陵烟鎖芳洲色對君歌此心顏開直欲乘風去
復來習池峴首今無恙叔子山公何有哉君今
別我懷桑梓服錦乘軺還故里遥憶南中暑氣
除知君已下三湘渚黃鶴樓前積水平黃陵廟

口竹青青靈均試託芳蘭弔瑶瑟時從靜夜聽
羡君宦游眞不惡百里分符亦何薄南紀由來
號上游漢水方城宛如昨君不見賈生才高適
一世丁年只作長沙傅君才早著學素成五十
遭逢豈非數簿書刺促亦何勞尸祝循良本吾
事男兒所志貴道行禁闥淮陽安足計別君長
揖　帝城邊君向江南我客燕努力功名慰親
念相思還望白雲天

送蔣國華南還兼憶横塘別業

夜來夢入江南路朝來送別江南客馬聲嘶嘶

綠楊烟盧溝古道傷心邑蜀國仙郎故倦遊洛陽季子敝貂裘憐君失意催鄉思愧我無緣滯旅愁湖山如畫春光好門前幾樹桃花老輕舟此日過橫塘愛殺新波十里香

冬夜宴草堂留別席上諸君

今夕何夕仲冬月吳王城中欲飛雪明燭長筵卜夜開翠斝金樽為君設彤簾蕭蕭暮寒勁朱戶觥猒畫堂靜孟公自是喜留賓李白由來好中聖孟公李白各一時當年意氣如可期雲散沉沉轉眼事斗酒相歡君莫辭丈夫所志在四方東西南北安能常今日斷杯共茲席明朝走馬適他鄉茲席他鄉復何有越南冀北空回首紅樹江邊歎朔風黃金臺上看牛斗相如倦客梁園裡題柱還過錦江水完巢斥鷃棲一枝鵬溯冥鴻慕千里吳門楊柳不堪攀黃河冰堅難曙寒諸君莫賦來思什遊子空歌行路難夜光照櫂雙吳鉤佩此逍遙入　帝州薊丘月落上沙遠易水霜清古木愁薊丘易水燕都近鴈歸時有南來信春明門外踏青時把酒思君君不知

都下逢王元美敬美短歌

青春倦作長安客馬上不知楊柳色朝回忽報故人來揮鞭直出城西陌君家兄弟雄萬夫過眼風塵豈受拘有書已自令人上有酒寧辭為客酤君望都門不得入我對尚書亦非急他鄉邂逅感慨多磈礧胸中須盪滌野寺清幽景物晴杏花含笑倚風前浪期十日雖難料信宿淹留且醉眠

都門別元美敬美短歌

一笑天涯聚會奇忽然為別欲霑衣君今送客還為客我得東歸未是歸祇園一飲三五夕張目清狂差足適漸離擊筑荊卿歌高倚金臺看白日轉蓬隨風豈自由馬頭塵起不得留誰邊美酒還成醉何處垂楊可綰愁人生最苦他鄉別況復柔腸暗中結試聽盧溝流水聲中有一聲更嗚咽

途中對月懷元美敬美短歌

雞鳴驅車暮方歇踉蹡入門饑且渴迴腸苦憶燕市人舉首忽見天邊月別君之日月初生思君之夕月正明清輝還照誰同醉孤影偏從我

獨行空堂不扃風淅淅坐見踈櫺逗虛白何意相親傳舍驂負却平生歌嘯席對月離愁兩地幷齊東冀北各含情欲憑短夢難成寐無奈樓頭吹角聲

席上短歌答歐楨伯兼贈徐子與使君

華林花滿春先歸後發一枝氷玉輝粉痕含露未狼藉携向堂前炎暑微主人倚醉頻拂拭目成愁絶天涯客越調新裁白苧詞明珠顆顆皎人泣南皮此去路非賖肯憶當筵楊白花酒徒誰在高陽市回首燕臺夢綵霞

分賦舊遊勝蹟壽比部華先生得歌風臺

百二關河帝業雄端居黃屋臨山東故鄉忽動千秋思置酒高臺歌大風舊社枌榆邑已改當時芒碭雲安在英靈猶似逐風回臺下黃河怒奔海行客何人訪草萊高賢懷古重徘徊登臨不獨興廢感眺望還復心顏開幾度征車佇臺側把酒悲歌倚風立齊魯山川如帶縈却憶龍爭挺劍日平野蕭條極望分斜陽踈樹少行人參寥孤抱感陳迹意氣激烈干青旻際會風雲那可俟歸來早遂期仙志區區劉項何足言清淺蓬萊眼中事

短歌贈朱山人

海頻旌甲高雲屯樓船開府凌秋旻誰為掉舌幕中客云有談天稷下人縈帶三攻總奇計遐甲六符多秘文鄒陽厭曳王門裾魯連恥受諸侯金世途批蠟時情叵長風且逐鴟夷舸他年誰向穀城邊試尋黃石應知我

贈冶池李道士歌

金陵城西冶城山名自孫吳千載傳龍潭石頭相映帶佳氣今來殊鬱然誰乘白雲待黃鶴飛構凌霄起高閣冶池道士靜者流獨以冥心寄寥廓秘文時向室中探奥致閒從檻外看萬井參差何綺錯四山高下如虬蟠帝京一覽真全盛岩嶤陵闕天邊並眼界偏驚極望明函勢無過此間勝我來常自愛憑軒彷彿雲空鶴影翻未能卅地稱名隱且對銖衣愜晤言卞公慷慨早已逝謝傳登臨不知處幽棲久許屬仙家興暇無妨容傲吏聞爾還元有妙詮何當却老得長年共招黃鶴三山去携手歸來嘯紫烟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三

喜徐子與使君來訪留酌
同子與集顧汝和中翰宅探韻得江字
徐子與同諸公過飲分得風字
張仲舉園居夜集紀事有作無訊伯起
集棐几齋同袁比部喜雨
吳煦野夜集桂堂有作次韻
子與使君同集天壇賦別
雨中過彩雲庄賞牡丹
過彩雲庄看花夙昔留宿酬謝庄主王履
均氏

秋夜對月有寄
代答
吳峻伯比部過訪桂堂口占奉別
聽文華彈箏二首爲石屋丈賦
沈先生昔爲武夷之游永懷佳勝形之寤
歎命賦二首
奉寄大中丞秦安胡公
夜別周公瑕張伯起張幼于發至京口走
筆奉寄
[illegible]

王元靜
贈安福劉憲副
治平法空上人虎丘閱藏經三年功滿還
歸初地
寄鹿泉丈人
城南烟社爲清豐呂方伯賦
寄題桃溪潘氏萬卷書樓一首
慵病久不作書吳中朋舊頗以爲讓寄謝
贈鹿田子史叔載
秦鳳樓侍御東還賦二憶詩見示次韻奉

贈二首
和上海董子元先生避寇移居二首次彭
丈韻
贈曲岩隱叟蔡師古
贈王僅初
贈長興令歸順甫
送人游金陵
九日宴虎丘送顧士奇
送李司諭拜國子學録
送南海黎叅政之廣西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三

袁魯望集卷之三

虎丘晩眺

入望秋山好登攀引眺長丹蘿留日氣金粟雜泉香風梵聽經暇雲陰踞石凉游人競來往容與共斜陽

江中眺望

北匯連溟海東迴浸 帝州覇圖銷往代王氣鬱中流風滿千帆動天空兩岸浮平生懷古意飄泊愧兹遊

夜宿治平寺

落日空門掩扁舟有客來郊春迎歳改山月映霞開倚竹驚棲鳥穿林破積苔持杯念行役清夜重徘徊

宿包山寺

紫氣丹臺暮蒼霏紺殿陰圜橋匝琪樹披塢接瑶岑湖挂望中鏡泉鳴空外琴笙歌入夜發谷靜有餘音

別後獨坐有懐

不落門初掩凄其秋始分喈然如喪我行矣更思君寒逗歸途雨風驅出海雲潮聲何處急此

夜不堪聞

虎丘

雄溪全吳最豪㳺泆夕淹山靈廻鶴馭素女逗冰簾蒼翠浮陰變雲霞異態兼飄然遐舉興沉醉重厭厭

從軍

單于方跳戰漢室絶和親為問征行苦還看邊塞塵黃榆催落日白草報殘春直北那堪望蕭條不見人

大漠正秋深悲笳不可聞草荒人失侶沙合鴈驚群別夢青樓月歸心紫塞雲封侯何日事愁殺遠從軍

題張仲舉新園

碧落霱鴻漸丹林愜鳳棲明窓瞰水淨綺構度霄低賦盛梁園作書多鄴架題還憐池上路青草更萋萋

月夜渡江

海門天外落石渚望中孤積素連銀漢空青蕩□壺潮分淮浦近地入楚州紆六代江山在長歌想霸圖

賦得折楊柳二首

柳暗江南路逢春已自垂眉顰那比葉腰瘦恰如枝玉腕嬌慵曳羅裾怨杜持不禁雙淚下憶着送君時

何處東風劇章臺正可憐暗愁新葉長幽恨弱絲牽千里隋堤曉三春灞水烟攀條以望悵悵隔遥天

賦得洛川神

芳情牽洛浦豔質託靈妃拾羽徒勞贈驚鴻杳莫歸襪塵依霧歛珮響逐波微千載陳思恨空餘藻賦希

雪中過治平寺訪張朝執

空寘一氣混夕照四山浮梵宇銀為池禪林玉作丘鳥聲迎霰落澗響雜花流莫羨朱門好還宜白社幽

早春過治平寺訪張朝執

古剎藏真境精廬枕曲阿寘棲四時勝幽賞早春多萍轉溪風午花蒸林日和登臨興不淺相報擬頻過

遊清涼山寺

攺服繞攀閣捫蘿遂陟巔寺傳梁代古山倚帝
城偏樹色歸雲外江流落日邊慙無御風術佇
足已泠然

集邀笛閣

江流灌百川淮水漲浮天鳳去臺留月桃空渡
滿烟菰蒲雨涯沒樓閣萬家懸玉樹今何在闌
歌尚可憐

三月三日過城南

三月　帝城春城南上巳辰羅衣嬌柳陌寶馬
競花塵野色青原潤林光紺宇新慙非會稽隱
空逐冶游人

雨前雅集分韻得和字應陶齋伯父教

華館淹芳節文園起宿痾下簾清晝永拂檻緒
風和名酒同佳客玄談聞雅歌蘭芬迎夜發知
向謝庭多

觴禊天池偏遊精舍

山倚重門寂池開絕壑深水風搖石鏡林氣結
峰陰客並蘭亭集僧將蓮社尋仙源真此地空
愧祓塵襟

仲春過婁東訪王元美敬美伯仲遂同

西泛分韻各賦

尺書常見憶百里信非遐言念小山桂淹游東
海槎候關虛紫氣開館鬱青霞忽忽隔年別相
逢感歲華　右得霞字

碧壺金蘭舊襟期湖海偏長公元好客仲子故
忘年神劍雌雄挈清冰肺腑懸由來稱意氣今
日使人憐　右得偏字

夏日泛舟城濠復登虎丘賦得遲字

新水環城碧輕風蕩槳遲地將炎暑隔席起晚
凉移仙果含冰液醇醪瀉玉巵狂歌倚高樹何
似浴沂時

避暑嘉趣堂呈謝湖伯父

結廬纔負郭虛寂倍孤清竹翠風簾入桐陰午
簟生圖書隨坐卧客主略逢迎永日聆高論蕭
然物外情

秋日同王儀部余李二殿元集秀野堂

分得清字即事二首

城闕留殘暑相過此地清晩凉高樹送水氣曲
欄生魚散翻波影蟬收入夜聲前庭殊可憩已
報月華明

七夕陰雨集潘廷尉第

良夜淹西第沉陰佇九衢星河望殊渺雲雨思空紆響徹閨中杵啼殘城上烏此時憐聚散倍覺客心孤

幽期華省合令節綺筵酬天上雙星夕人間一葉秋雲陰燭影薄涼氣簟紋流寓直何勞賦潘郎本貴游

中元宴滙源樓觀放水燈

中元傳令節高宴敞迴塘風吹參差艷星燈下上光綺筵依月淨翠袖引風香坐愛厭厭飲勞歌子夜長

中秋日張大伯起南園夜坐有感

佳節今宵共幽期兩地違月將人不見雲與意俱飛簾影搖空澹花陰映水微夜深涼露下助我一霑衣

九月十三日重過故居與諸親舊夜集有感

高秋廻爽地微雨佇朋宵暝入空山靜風歸落木遥青霞同樂志白石共長謠不惜更觴醉還憐棣蕚凋

仲冬晦日家伯叔父過肆志園探梅眺飲山樓

謝傳東歸日相期別墅遊入門青蘚合開逕白雲流鳥語狎揮麈花香引去騶豈緣迷客路勝賞自淹留

長至後一日邀陸儀部宴周公瑕梁几齋儀部即席繪圖占韻分得冬字

陽律初迎候和曦欲謝冬撥醅瑆斝送歸素縑毫供樂志圖書業忘形湖海蹤歲華行已晏不惜屢過從

酌酒花下次鹿泉丈人韻

一杯餘夕照千里尚他鄉烟水同為客風塵對舉觴柳添新葉暗草點落花香忽接庾公調江南別恨長

席上次涼字韻

芙蓉何綽約池館最清涼波動先浮月花收暗逅香歌輕白羽扇飲細碧筩漿此夜星文聚應侵牛斗光

長與徐太守自汝寧歸王元美諸君同集胥江分韻贈之得關字

自薄淮陽守終然返故山江湖一麾罷歲月二毛斑中論何當就浮名秖是閒因君夢茗水早晚叩雲關

同諸公集橫塘别業分得門字

共有丘中賞同携郊外尊舊游尋白社故隱識青門徑複苔陰合窓虚竹翠𢌿坐來忘日暮寂滯玄言

喜徐子與使君來訪留酌

世事不可問交期且自親中州五馬使北闕一羈臣繾綣清尊酒驅馳紫陌塵無嫌數相過共

此異鄉身

同子與集顧汝和中翰宅探韻得江字

思君憶茗水清夢入吴江傾盖同蘭室開尊倒玉釭朱絃元共賞白璧故無雙且逐流光醉榴花媚瑣窓

徐子與同諸公過飲分得風字

共此市朝跡𢌿然吏隱同鄰都才並秀河朔飲誰雄暝送髙城雨凉分上苑風燈前看玉樹倚醉更朦朧

張仲舉園居夜集紀事有作兼訊伯起

曾記西崑夢游仙此夜真憐花燈下劇倚王醉中親歌韻留餘雪琴心逐早春𢌿愁走馬處猶有問津人

集棐几齋同袁比部喜雨

髙館凉飈發翛然宿暑驅圖書四壁净花木一庭蘇共慰甘霖足還憐舊雨俱飲酣知易醉聊復任踈迂

吴煦野夜集桂堂有作次韻

幾年茗水夢此度篳門過露下花氣重月來林影多談深厭短燭坐久怯纖羅明發遥相望臨

風詠在阿

子與使君同集天壇賦别

微雨澹遥空層城曉望通清塵下郊路致爽步虚宫野結瑶壇靄林回玉殿風當年侍祠者還此嘆飛蓬

雨中過彩雲庄賞牡丹一首

名園花已放宿雨暮纔收入徑風香襲開軒雲錦流玉𢌿千簇纈縧結百層逮晴日看還好秉光肯為留

過禾雲庄看花風甚留宿酬謝庄主王

履均氏

來過舊遊地正及未闌春盃酒頻留客林花兢媚人爾眞摩詰後子謝孟公賔沉隮迷歸路還爲掃榻塵

久困城闉跡頻諳林壑心相看百年短何似一杯深柳葉輕粘絮花枝嫩着陰風前且酣暢聊復恣幽尋

秋夜對月有寄

海燕雙棲處佳人在綺樓玉容憐月滿衣服想雲流別館孤吟客中閨永夜秋誰將天鏡掛照徹兩心愁

荷香寒欲歇葉落夜多聲以我悲秋思知君悵別情螢光紈扇冷河影簟紋清獨卧知愁寂無由伴枕屏

吳峻伯比部過訪桂堂口占奉別

惠訪林中客言停花下驄無因留信信爲別况悠悠詎重忘年接歡憇卜夜酬荆扉還掩處暝色桂叢收

代答

昔作乘鸞侶春風蕭玉簫今來望夫處銀燭怨迢迢繁漏催蛩亂疎星逼臞梧三秋那可度一夕恨難消

君邊叢桂欝妾處書樓塵古鏡緘囊餘纖眉落黛頻奮風虛逗幔窓月獨窺人知有名香寄空憇不姓荀

聽文華彈箏二首爲石屋丈賦

絶代麗雙成同心睠長卿伎停金縷徹箏試玉纖輕促柱驚鴻度調絃雛鳳鳴一爲知己奏清越謝繁聲

幽歡愜定情絶技擅知名皓腕參差出朱絃一再行風清淮水調雲暖鳳臺聲罷偏凝盻徒令四坐傾

沈先生昔爲武夷之游未懷佳勝形之寤歎命賦二首

曩尋閑靈境烟霞得勝遊幔亭人已遠丹洞迹偏幽樹隱千重路花迷九曲流仙源回首隔極望白雲秋

一快登臨興常爲夢寐期丹丘閑白鹿玄瀨老青芝明月瑤壇靜鮮雲石鏡披何年赴仙會重訪舊題詩

奉寄大中丞泰安胡公

中丞今碩輔持節舊臨吳廉叔謳歌洽文翁禮教數一麾留惠政八座詡訏謨誰起東山卧蒼生望不孤

夜別周公瑕張伯起張幼于發至京口走筆奉寄

別來何太遽醉後似非真百里夜分夢孤心江上春中流慵擊楫岐路愧知津待看新年月行人淮水濱

自冬秋看雪湖上今復暮春未能往也

簡王元靜

雪後疑花發花今作雪飛碧湖春色盡綠樹午陰歸叢竹雲邊寺芙蕖水上扉孤清可消夏為我占漁磯

贈安福劉憲副

撫字專城日艱虞多壘時寨旗曾躍馬吹角每登陴憲節軍中授兵符海上馳折衝知有素談笑靖東陲

治平法空上人虎丘閟葳經三年功滿還歸初地

一飛林外錫常掩竹閒扉苦志探龍藏冥心寄翠微觀空雲乍出夢隱鶴同歸言謝栴檀侶乘春欲采薇

寄鹿泉丈人

林屋疑無地金庭別有天山從堂下出湖向樹中懸雲發仙壇草花迷古渡烟何時楊子宅還泊戴家船

城南烟社為清豐呂方伯賦

衆鳥揚庭赫扮榆卜築幽貞期矢丘壑遐想結滄洲草樹漳河潤雲烟沙鹿秋閒閒三徑在未

許接羊求

寄題桃溪潘氏萬卷書樓　首（樓在萬松山下）

居傍桃花水樓齊鸑鷟峯嘉名因萬卷雅志在三冬白鳳長空下青藜太乙供石渠需著作早晚薦儒宗

慵病久不作書吳中朋舊頗以為讓寄謝一首

江上南飛鴈應嗟尺素稀雲山愁渺渺春草夢依依骯髒時情薄蹉跎心事違寄書何太懶無日不思歸

贈鹿田子史叔載

南國饒才秀伊人擅譽髦胄承驄馬貴隱慕鹿門高閉戶成中論含毫賦反騷誰將牛斗望光采發豪曹

奉鳳樓侍御東還賦二憶詩見示次韻

奉贈二首

寵辱驚三仕艱勞任百年陝湯曾北徙賈誼亦南遷乜辨登山屐誰無負郭田故園歸去好觴詠足陶然

陶令歸來賦馮唐老去顛一官蕉鹿幻十畝樹桑閒慷慨西臺疏遲廻南省班春風江上棹烟水正潺潺

和上海董子元先生避寇移居二首次

彭丈韻

百年吳會舊早歲廣川名世難虞多壘身危託古城遺墟傷唳鶴出谷愴遷鶯慷慨吟梁甫誰知抱膝情

卑棲聊避地雅志豈懷居曳杖歌商頌垂簾校蠹書素琴元亮似敝榻管寧如門外誰除雪徒勞縣令車

贈曲岩隱叟蔡師古

機心何所着久矣謝經營天與山數仕家無田可耕籬花終日對徑草四時生惟有具區水還應知此情

贈王僅初

末俗嗤真隱幽人抗物情五噫多苦志三歎本希聲鳳訝玄經舞魚傳范釜生曰子從所好非是欲藏名

贈長興令歸順甫

千載崑山玉誰探希世奇連城久待價剖璞已逢時豈厭承明直猶循補外資寥寥天祿閣未許照青藜

竹素同微尚風雲共後時乍欣朝省接猶畏簡書馳賦許三都擅才寧百里羈黃金臺下別慷慨古人思

送人游金陵

冠蓋秦淮道傾都看玉人長風方首路高足有通津竹箭誇吳產璠璵耀國珍清秋花月思併入壯懷新

九日宴虎丘送顧士奇

茂苑停遊盃旃丘敞別筵衿懷當今節鄉思極遙天銜杜芳堪采萊萸酒共傳行行相憶處帆影隔江烟

送李司諭拜國子學錄

宦遊憐失意驛召喜遄征祖帳來多士仙軺赴遠程寒驚江郭早雲指薊丘平此去瞻京闕應深戀國情

送南海黎參政之廣西

華省機雲接朱輪嶺嶠行五羊桑梓近八桂瘴烟清控壓資才略旬宣仰政聲舉中春草句不惜寄江城

送張欽伯赴南昌令

夙駕遵途發離懷感槩深同門借吹拂末路異升沉燕市風塵隔吳江雪霰侵願因彭蠡雁持寄歲寒心

送呂庚父還唐栖

聞說唐栖隱桑陰十畝肥平疇通海潤交樾翳林霏世業藏書在滄游縱放鶴歸江干送君處心逐片帆飛

送歐楨伯之廣陵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崇祠瑞露詩有序

侍御史吳興潛公按廣東恩威並著士民乃建生祠尸祝之爰有甘露降祠庭栢上聞者爭咏歌焉以彰瑞應余亦嗣響爲撰二章

炎州盤錯地剸割待千將星使天邊下風裁嶺外揚叢祠嚴茀蔚甘露降何瀼湛湛徵周雅方承晝日光

廟貌生前設邦人繫去思澤將南土徧露自九天垂簷際珠璣瑩林端玉液滋他年看栢樹應並武侯祠

觀舞

玉暎姿何麗雲廻舞更妍霓裳出天上珠樹倚風前轉盻光搖扇傾身香度筵暗憐長袖拂欲斷恨難褰

何繕部輓詩

夙昔稱廉吏艱難震直聲自甘丹陛殞不遣翠華行祲積風雲慘天旋日月明朝章一以貴身後有餘榮

袁魯望集卷之三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四

七言律詩

少保大司空古和雷公考滿加恩奉頌

六月十四日館試不赴夜坐書懷

具疏改南對酒漫成

春暮

仲春四日殷二夢徵邀過橫塘別業

八月九日文太史過飲桂堂群彥咸集

冬至齋宿署中廷尉卿董公有作枉示次韻奉贈二首

十七日同王儀部過俞元海夜飲分得歸字

冬日奉陪國博文丈太常袁丈宴同鄉諸君子於東麓亭

感秋一首

七夕宴同心蘭館

七月八日長兄席上戲成一首

王元美敬美過飲草堂雪霽文集探韻得先字席上同賦者八人

雪中同陸儀部集張伯起園居伯起有作

奉酬

王比部邀游菰川圃席上奉呈

過張開府山園周俊民携酌

虞部施恒齋公署後圃晏坐奉簡

尹教甫寓讀城東携酒夜飲分得流字

病起同諸僚長集勳司池亭看花得風字

黄士雅齋中宴集分韻得生字

周公瑕移松石置庭前諸友命酒相賞

同曲巖蔡徵君集鹿泉大人宅

次韻邀陸池丈

期黄淳父不至奉簡

周俊民園池宴集追次南峰楊禮部韻

陪何翰林夜集

游觀音閣燕子磯

同元美敬美公瑕登閶門城飲要離墓上得歌字

邇陳子野邀笛閣

太霞洞爲求昌周象賢賦

[illegible]於消夏灣月宴次蔡丈見贈之韻

步閶門城上

再登閶門城小飲古冢上
登縹緲峯
十年之間再到海虞期往拂水岩不果賦
　此寄意
虎丘對月
十五日同江陰黃吉甫宿虎丘看月
消夏灣
宿溪上館晨起即事
有所思
漫題春游合倡卷後

追次袁景文詠白燕
牡丹
少宰對山林公考績入　朝兼之歸省侍
　贈
送張虛江給諫冊封潞安
送王荊石太史冊封彰德兼歸省
送余伯祥會試北上
送顧覲山刑曹擢守成都
余斗南侍御在告乞歸奉簡
送侍御方德新使按湟中市馬

送張伯衮赴上谷叅軍
送顧太守之官桂林
送余生南還
送邵格之游楚分得雲字
張石橋比部擢守思恩
送顧掾授職還吳
送章伯允守臨安郡
冬日虎丘餞別周公瑕夜飲同張伯起有
　所思
送長兄卒業北雍

入金陵上太常許公年伯
乙巳元日休沐王儀部有詩見示次韻述
　懷
董子元自海上問訊寄答一首
賦得玉潭仙逸贈溧陽史官允
中秋懷西洞庭寄答鹿泉丈人
陸元州儀制見示實華山謁先伯先父墓
　有作次韻
次韻寄訓金陵戚仲交兼示魚叔弟
吳君儔應金陵奉贈

舟次錫山蒸比部邀餞蒹𦶜軒席上口占
留别
文于悱遊茅山有懷
奉懷陸儀部
冬杪毛丈還吳王吏部有贈次韻
贈盛仲交
賦得鳳野贈西蜀何節推
九岡讀書洞爲綿州高户部賦
西省奉贈廷尉左卿印川潘公
滁陽雙栢軒即事口占贈裕春袁太卿

全州陳生來訪持其父禮部公所遺名公
手札見示中有先君二紙且告即日北
遊感贈一首
奉壽鹿泉丈人
贈九十翁岫巖蔡山人
嘉定殷秀才寓讀石湖治平寺偶遇有贈
一葦遊爲新安陳白華贈
席上次周公瑕韻贈秦納言侍者鳳生
席上贈徐漁顧內翰
黃吉甫僉遊天台忽有所念至杭而復

席上戲效無題二首東陸二子行
無題和張大伯起
無題
寄題鹿泉丈人洞庭山中白牡丹兼致惆
約悵然之懷
鹿泉丈人自西洞庭致水精葡桃賦此以
謝
劉園玉蘭秋而再花詩以紀之
詠赤鸚鵡
頃以舊作及山橘上納言周與麓先生辱

詩枉謝次韻奉答
九山全公惠麻姑泉奉謝
除夕承五嶽陳太守寄示近作并惠淮酒
走筆奉答
任城觀瀾亭張水部洪憲副酌别奉謝
任城于戴夏三生送别夜話
次韻無題和周公瑕悼亡妾

袁魯望集目錄卷之四

袁魯望集卷之四

少保大司空古和雷公考

大廈羣材陞海充泰階弘構紫清崇𡈼陝妙與宸衷協賞懋彌承　帝眷隆受服上儀彰九命推恩渥典埒三公交孚不獨清時慶千載還傳喜起風

六月十四日舘試不赴夜坐書懷

紫清深處隔雲虛天上空聞有石渠短髮滿生十年長多方惠氏五車踈畏途身世驚塵外高足勳名過隙餘此夜江湖牽夢遠掩關涼月滿庭除

歲晏榆枋短翅翔東華馳逐每徬徨乍容塵陌隨車馬敢慕天池接鳳凰十畝勞歌思下澤三都誰賦擅詞塲當年著述非無意白首楊雄秪自傷

具疏攺南對酒漫成

客舍淒清歲晏蹤朔風孤劍冷芙蓉美人烟月渺何許南國雲山知幾重髙世翩飛豈吾任冗身馳逐竟誰從遲回且乞潮滿卧千載空懷邴曼容

秫田百畝歲常供醉裡猖狂湖海蹤數與計偕游故倦偶叨官守意彌慵高陽舊侶遥相憶燕市酣歌安可從豈信鴟夷真國器寧當久望屬車容

春暮

乳燕流鶯相和鳴曉風吹滿送春聲桃花落盡千溪煖柳絮飛殘幾樹輕紫陌青驄回首恨朱簾粉面斷腸情少年已去如無及為語游絲莫謾縈

仲春四日澂之夢徵邀過横塘別業

寂寞春陰半月還茲辰開霽雲潑鮮群飛且止烏相樂含姿未笑花堪憐徘徊勝事足三徑慙負幽棲巳十年情與風烟兩難得為君斗酒醉樓前

八月九日文太史過飲桂堂群彥成集

荒院涼秋日閉關高車忽枉坐開開介方喜賦慙嘉樹詞客欣招慰小山翠擁浮金闔席照香分飛粟遙杯還婆娑偏泥陶公賞倚盼寒柯怡醉顏

冬至齋宿署中廷尉卿董公有作枉示

次韻奉贈二首

書祥太史欲登臺雲物江天萬里開形勢真看
龍虎在羽儀還見鳳凰來望中玄武齋居迥曲
裡陽春法署回坐朔升平有公等常欣皇澤遍
遐垓

毖祀威儀肅紫臺迎長淑氣自天開諸曹務簡
欣多暇南國年豐慶大來卿月烱從霄漢照法
星高並斗杓回穆如不獨徵歌頌夙仰清風播
九垓

十七日同王儀部過俞元海夜飲分得

歸字

城南薄暮雨霏霏元夕初闌燈火稀華館停雲
能度曲彩屏入夜尚含輝林中春信梅應吐江
上寒聲雁欲歸坐惜年芳須盡醉風塵未遣賞
心違

冬日奉陪國博文丈太常袁丈宴同鄉
諸君子於東麓亭

靈標分麓治城東綺構岧嶢向勢雄高會衣冠
留省日同懷桑梓故園風天邊木落群山出江
外雲收四野空忽向坐中論聚散不堪翹首望

征鴻

感秋一首

氣入清秋澹碧空五雲遙憶帝京雄水浴太
液開青瑣月朗明庭映紫宮魏郭歌鐘迎夜發
金張甲第與天通杞人徒抱憂時志天下安危
屬數公

七夕宴同心蘭館

蘭堂高會庵中夕星漢佳期想二神妝扇雲迴
紆閣道珮環風斂度天津縷絲鬪巧誰家勝機
杼關愁此夜新却憶歡娛易消歇長生宮殿巳

無人

七月八日長兄席上戲成一首

清風樓上皆沉醉惟有驪人解獨醒玉樹後庭
知幾曲銀河昨夕覩雙星酒徒空惱劉公幹詩
句偏驕杜德靈最是枕屏涼思好晨鐘隱隱不
堪聽

王元美敬美過飲草堂雪霰交集探韻
得先字席上同賦者八人

東風吹雪舞前筵淅瀝冰英破暝烟積素乍驚
飛絮早披香已恨落梅先當年賓客梁園盛南

國才華郢調偏投轄何能淹永夕祗慙貧病一
尊罍

雪中同陸儀部集張伯起園居伯起有
作奉酬一首

平園飛英入夜繁美人高門賦幽蘭玉林影散
朱簾曉氷檻光侵綠水寒寒得意逢傾蓋集群
山還得倚樓看自憐潦倒搖留醉投轄何辭永
日歡

王比部邀游䕺川園席上奉呈

獨賦歸來賀監儔時携賓客醉丹丘朱門列第
春仍富綠野開園趣更幽細草弄陰花外路清
池瀉影竹間樓相過况值尋芳候觴詠何辭竟
日留

過張開府山園同俊民携酌

喬林巀嶭渺城闉飛閣懸崖綺構新曾接赤松
還此地共尋瑤草正初春條風拂拂先歸柳宿
雨添池欲泛蘋取次芳菲堪攬結不辭尊酒報
嘉辰

虞部施恒齋公署後圃晏坐奉簡

畫省沉沉切鳳樓林亭旁綴更稱幽仙郎夕夕承
含香直掾吏新承下榻留漫賞朱弦清晝永試
吟紅藥惠風悠官曹不隔冥栖境此意何期許
共酬

尹教甫寓讀城東携酒夜飲分得流字

江東王謝故風流閒向城隅屏跡幽積水蕪葭
人宛在高齋圖史客能留征鴻嘹徹千門夜絡
緯啼殘幾樹秋坐攬青溪蕭瑟意悄令心想寄
滄洲

病起同諸僚長集勲司池亭看花得風
字

春風駘蕩白門東粉署花香度曉風病骨自憐
經月卧游蹤還許此時同四簷嘉樹參差玉三
徑繁英深淺紅復接瓊裾同清賞俯慙虛曠意
何窮

黃士雅齋中宴集分韻得生字

白門乍惜驅車別茂苑還承倒屣迎嘒嘒鳴蟬
行著候欣欣榮木故園情弦絲拂拭慙同調尊
酒徜徉慕達生爲問倦游題柱客凌雲新賦幾
時成

周公瑕移松石置庭前諸友命酒相賞

端居積雨靜無喧盡日高齋裊篆烟已致喬松
出檐際更移奇石映窗前會心丘壑元如寄得
地林巒固自全醉聽濤聲倍清切秖因易醒欲
飛騫

同曲巖蔡徵君集鹿泉丈人宅

夾徑敷榮夏木森環峯積潤午堂陰客來窗下
歌高枕興發花前奏雅音出水嘉魚還入饌臨
風醇酒更開襟閒門不閉逢迎少永日夷猶世
外心

高隱餐霞寄草亭幽尋躡屩訪雲扃昔人勝地
傳消夏此日清尊喜聚星繞席林香浮濕翠依
簷嵐霧落空青坐中誰為歌黃竹邀得仙翁是
蔡經

次韻邀隆池丈

高卧經旬謝往還勞歌叢桂悵風烟探囊遲覩
新成檄迓駕虛慙昔贈鞭轉劇干戈別來事變
忘身世醉中禪北窗近喜涼飈足酩酊何當對
榻眠

期黃淳父不至奉簡

名隱城南地自偏經旬苦雨滯談玄身為弟子

堪都養樹借維摩有靜緣每憶黃香欽宿望欽
同袁閒愧難延山中新霽宜遐矚待爾相攜嘯
紫烟

周俊民園池宴集追次南峯楊禮部韻

入徑風烟類瀼西幽尋城市有山溪群芳殿後
留春富新綠交舒候雨齊花落儵魚驚遠逝客
來鸚鵡解嬌啼巖扃盡日渾無事追逐惟餘燕
掠泥

陪何翰林夜集

美人金屋鳳臺隈坐愛春陰近玉杯三殿仙儒
舊供奉五陵俠客數追陪嬌歌調倚鵾絃度皓
腕光搖雁柱回夜半共驚神女過賦音還屬郢
中才

游觀音閣燕子磯

巨靈驅石倚天中東臨江流閣勢雄城向懸崖
開鳥道地臨絕壑俯鮫宮雲帆浩蕩思浮海春
服飄颻喜御風牛渚星槎渺何所懷賢清嘯寄
長空

同元美敬美公瑕登閶門城飲要離墓

上得歌字

粉堞逶迤轉曲阿丁卞孤冢尚嵯峩霸圖麋鹿悲先歌俠骨蒿萊耿不磨茂苑東開春色蒲青山西繞夕陽多遡風一酹舒遐矚共此芳時且嘯歌

題陳子野邀笛閣

金陵城南邀笛步小閣伊人復枕流春暖落花常泛泛月明清吹故悠悠高風舊屬名賢賞勝地今為我輩游莫以鳴騶欲相避為君一弄且淹留

太霞洞為汞昌周象賢賦

山從白馬矗雲屛玉洞霞標接五城自遇英賢開閟跡還稽仙籍表嘉名壺中丹氣樓臺結壁上龍文風雨驚賦就梁園幾回首肯將丘壑負生平

中秋消夏灣月宴次蔡丈見贈之韻

高樹歸禽翼未寧微風拂拂起烟汀巖前爽氣迎天使席上停雲接歲星倒景河山光並入浮空林澥露初零百年勝賞知無幾〻夕狂歌恐獨醒

歩閶門城上

半春城上御風游粉堞平臨萬井稠南去晴川紆震澤西迴雲岫渺長洲樓臺隱日光相薄草樹含暉翠欲流自是登陴同景象當年烽火不禁愁

再登閶門城小飲古冢上

高城西望日欲落風淡遠空生暝寒藉草蹴從樹杪坐對山還隔鏡中看原頭去路有歸鳥濠上誰家猶倚闌薄暮清歌更懷古要離荒冢一盤桓

登縹緲峯

天外晴巒縹緲孤凌虛清嘯俯春湖地維西盡開千嶂水勢南空浸一隅越向吳墟自形勝花源桑野更縈紆峰前欲揖浮丘伯入望蓬瀛接具區

十年之間再到海虞期往拂水岩不果賦此寄意

十年塵跡總悠悠兩度虛疑夢裡遊山寺題詩憶常建剡溪還棹愧王猷風泉倒影琅玕碎雨谷開陰紫翠流見說蓬瀛紛在望何時於此接浮丘

虎丘對月

瑶空飛月度春山雪霽風柔景倍姸色照金燈流大地輝分琪樹散諸天孤亭鶴去迷寒影古塔鐘沉杳暮烟此夜憑高窮眺望劍光知在斗牛邊

十五日同江陰黃吉甫宿虎丘看月

水月浮空三島開琳宫珠樹隱蓬萊即看羅綺傾都集更有笙歌載酒來玉露浥香金界台銀河翻練劍光迴夜深無那飄飄意况接文疆作賦才

消夏灣

五湖分漲浸迴陂次水村扉繞碧漪十里烟光具區接千秋雲物渚宫披瀲波樹隱輪中桂漏日山明鏡裡眉薄暮微風歸艇急野人爭唱采菱詞

宿溪上館晨起即事

昨夜秋聲送遠天灣中曉望極蒼然葑田漠漠皆含雨村樹冥冥半入烟浪雪翻空千頃破峯陰倒景四山連御風欲覓浮槎去訪我當於斗牛邊

有所思

具區人遠玉壺冰嬌首離筵空復情酒趣厭厭同四坐琴心脉脉向三更南天明月盈歸思北地長風渺去程獨倚朱闌愁花影半庭寒色掩孤清

漫題春游合倡卷後

季子黃金真可輕潘郎青鬢欲何成花齊放處春偏好酒正酣時月倍明辛苦玄經他日事飄零詩卷少年情獨憐不作揚州夢浪得江南薄倖名

追次袁景文詠白燕

雙剪差池幻質非光翻縞素見來稀啣書曾伴瑶臺使刷羽言從珠樹歸試舞殿中雲逐影重經巷口絮沾衣玉人腸斷春將暮故蹴梨花片片飛

牡丹

雕闌曲曲午陰重歌扇嬌回度暖風絕艶獨呈誇國色雜葩交映鬬春工玉樓錯落三珠樹綃幕輕明百寶櫳沉醉歸來香拂袖還隨飛蝶夢花叢

少宰對山林公考績入　朝兼之歸省

奉贈

金馬儲英籍早通家聲元自甲闈中一門德學承三世八座勳名接四公台望當朝推雅度人倫南國仰清風昇平誰謂無殊績群匹儀刑道最隆

送張虛江給諫冊封潞安

三年簪筆在螭頭寵使承恩出鳳樓中禁玉函龍節授尚方金冊寶書緘天臨上黨雲霄近地接橫汾帶礪悠歸覲瑣闈何以報周爰民瘼志當酬

送王荊石太史冊封彰德兼歸省

金華承制美儒英藜火常分照汗青千載冊書隆漢典九天威鳳出虞廷鄴中誰許誇才藻江表先占耀使星結駟榮歸省桑梓致身真不負明經

送余伯祥會試北上

昭代興賢與計偕還隨玉帛覲蓬萊華陽館裡新題柱碣石宮前舊築臺塞外寒聲鴻雁盡池邊春色鳳凰開中朝千載機雲後見爾還從江左來

送顧觀山刑曹擢守成都

蜀山積翠蜀江清畫戟朱輪到錦城花咲浣溪天正暖雨來巫峽暑猶輕廟前訪柏懷賢思臺上携琴覽古情利器剸裁定多暇可能卜肆致君平

余斗南侍御在告乞歸奉簡

官銜寂寂雨霏霏庭草浮光欲染衣雲沍鍾山人卧病湖侵江渚客思歸賈生憂國年方少揚子探玄志獨希夢到五羊春色好慙予獨自寸心違

送侍御方德新使按滇中市馬

秦塞迢遙西極通秋來苜蓿逗寒風開關舊納千金馬避路先迎漢使驄柱下方書虛執法陛中尊俎寄和戎駿材試索驪黃外驥首誰為六郡雄

送張伯衮赴上谷參軍

絶漠稀聞堠火驚輕輜緩帶羨茲行兵符出塞風雲護漢吏臨邊部落迎上谷東開今左輔居庸北控古長城送君慷慨看雄劍慙負平生欲

請纓

送顏太守之官桂林

夕郎清望重留都五筦新分竹使符　帝念遠人勞出牧民傳良吏喜來蘇轉輸東下瀧江險控壓南開桂嶺孤遙憶寨帷行縣日山猺歌舞拜前驅

送佘生南還

幾年游學曳華裾齒胄群英謝不如曾訪高臺具有鳳試彈長鋏豈無魚姓名是處驚人坐門巷常時駐客車故苑秋來起歸思詎堪分袂獨

愁予

送邵格之游楚分得雲字

楫來彈劍吳市門楚水迢迢復送君赤壁磯邊有明月黃陵廟前惟暮雲客卿解發兩都賦游子能為九辨文到處江山挾雄藻緘封遠道時相聞

張石橋比部擢守思恩

領郡遙從百粵西江千秋色悵分攜滇書幾歲淹華省竹箭當年擅會稽驛路迎霜看木落山城入夜聽猿啼迢迢共惜朱輪去應待儒林化遠黎

送顏掾投職還吳

天府勤勞畏簡書自公寧歎食無魚策名早結清朝綬待次還回故里車到日鶯花方媚去時松菊未全蹤嗟予亦作南歸計先為山中報隱居

送章伯允守臨安郡

霜林蔚華早寒生飛蓋迢迢萬里行洱海西南通滇僰滇池波浪洗蠻兵剖符久識諸侯貴傳檄當教一郡清莫訝昔賢能叱馭天涯隨處是

王程

冬日虎丘餞別周公瑕夜飲同張伯起

有所思

山閣陰陰歛夕暉轆轤寒咽隱巖扉懷人極浦歸鴻杳惜別通津去鷁催悟石三生空外境曇花一醉佛前杯可憐酒醒鐘聲動正是游仙夢裏回

送長兄卒業北雍

送[illegible]叶起成均鴻漸翩翩美席珎南國文章[illegible]業[illegible]一滌禮樂　聖朝新才奕先輩推高第

名播諸公接後塵共說陸機今入洛士龍屢[illegible]
愧非倫

入金陵上太常許公年伯

上卿雲卧耽初服南國風流仰下陳一月太常
多醉日三春白傅若吟身通家詭對懃年必[illegible]
坐同名笑昔人袇濯花明鳳臺路肯容游屐奉
清塵

乙巳元日休沐王儀部有詩見示次韻
述懷

自乞分司遠玉宸再逢南國歲華新衣冠幸接

三朝日風物偏憐萬井春酩酊鷗夷堪傲世浮
沉雞肋尚容身故園取次鶯花媚苦憶壚邊舊
酒人

董子元自海上問訊寄答一首

海上遥傳尺素書問予游興近何如月明即了
袁宏事秋好還思張翰魚震澤龍吟烟島潤華
亭鶴唳夜窻虚可堪兩地同佳節共此清光恨
索居

賦得玉潭仙逸贈溧陽史官允

芸閣投簪謝校讎君王親為起千秋瑶臺瑞露
金人吸丹壑靈符玉女留化日洞天開倒景初
陽仙宇邃冥搜遥知瓊樹灘前月時有翩翩笙
鶴遊

中秋懷西洞庭寄答鹿泉丈人

洞庭秋水碧於天更愛中秋好月圓玉柱倚空
雲不礙金波浮影地無邊仙壇定接毛公宴綺
札勞傳謝客篇聞說靈槎還可泛百杯相賞遲
明年

陸元州儀制見示寶華山謁先伯先父
墓有作次韻

交期契濶此生分新論由來服子雲肯為訓心
留一劍豈緣捫腹酹孤墳九京欲起招魂賦八
字難磨表隧文髙誼綢繆推分重荒丘寒谷被
幽芬

次韻寄訓金陵盛仲交兼示魚叔弟

帝都人士想追隨慷慨論交志不違盛憲時名
南國重袁宏秋思五湖歸索居對酒空彈劍佳
句登臺誰振衣天遠懷人意無限屋梁時復夢
清輝

吳君寓隱金陵奉贈

雲蹤五嶽往來閒邈矣猶能未易攀為愛清溪江令宅常游釆石謝家山尊前劍粦心何壯海內詩名鬢已斑我向蘇臺仰麋鹿桂叢相待幾時還

丹次錫山華北部邀飲藜桂軒席上口占留別

十年愧我非名隱五府何人謬舉薦吳苑片帆雲送客梁溪疎樹月窺簾春來芳草知頻夢北去黄塵歎久淹此夜朋簪不成醉却從何處更厭厭

文子悱遊茅山有懷一首

名嶽期仙思不群碧霄飛躡訪茅君丹書玉洞千年閟玄鶴瑶臺幾夜聞試叩九還誰妙解閒尋十賚有遺文卧遊愧我頻牽夢彷彿松風在白雲

奉懷陸儀部

每憶平原尚素冠鳴琴久歇未安弦欲歌招隱非天遠翻仰孤標覺地偏西望城隅一水隔秋來月魄幾宵圓端居著述前賢事何日携尊問草玄

冬杪毛丈還吳王吏部有贈次韻

故園重到經時別一笑心期尚未賒松菊猶存元亮徑尊罏偏屬季鷹家霜清驛路凄寒色春報江城感歲華歸去白門尋舊賞流鶯取次欲啼花

贈盛仲文

十載披襟勞永歎一尊傾盖始新知多慙黄絹逢人許曾枉瑶華遠道貽擊筑市中心共壯彈冠白下數同奇論衡若就須相示後世悠悠詎可期

賦得鳳野贈西蜀何節推

益野芒芒井絡分鳳山如翥蔚烟雲地靈舊揭仙都勝嶽降新看瑞世文振羽層霄揚麗彩鳴鄭南國擋清芬蜀中何武聲華在願及朝陽早策勲

九岡讀書洞為綿州高戸部賦

湧竹飛龍天削成九岡連亘矗如城一朝靈秘名賢發此日光輝草樹生丹洞雲封乘乳潤書堂春到雜花明清朝繫望知方重未許移文猿鶴驚

西省奉贈開州左卿印川潘公

棘寺巍巍領右曹法卿新拜總群僚儒林譽望徵三輔使節風裁振六條幸借末光同日月於欽高足仰雲霄直廬咫尺清嚴地吏隱寒踪傳寂寥

滁陽雙栢軒即事口占贈裕春表太卿

荒院春深草樹寒縱橫書籍向床攤九卿秩中二千石一斛粟餘三五餐室內掃除元不事尊前斟酌且爲歡酒酣對客誇所有郭外青山借爾看

全州陳生來訪持其父禮部公所遺名公手札見示中有先君二紙且告即日北游感贈一首

有客飄蕭曳敝裾遠來携示篋中書共披前輩風流在獨愴先人手澤餘家世陳咸元自美宦情袁粲愧仍疎興懷今昔俄相慰傾蓋何堪又索居

奉壽鹿泉丈人

三月春風消夏灣落花飛瀑正潺湲縈烟楊柳芳洲靜浴日鷗凫錦浪閑林屋四圍仙子宅雲峯七十謝家山主人自是洪期輩常住蓬壺縹緲閒

贈九十翁曲巖蔡山人

九十婆娑有少容共知老子故猶龍左虛洞口餐霞想縹緲峯頭跨鶴蹤身外業緣三刼盡斗間靈秀百年鍾我從江國看災沴怪是秋來紫氣穠

嘉定殷秀才寓讀石湖治平寺偶遇有贈

海上驪珠久已探山中瑶草復何躭冥心故與玄同會內典無從靜勝參花竹流芬紈扇攬烟霞生色彩毫含獨慙舊隱經年到聊共淵源傾盖談

一葦遊爲新安陳白華賦

風塵初倦薊門遊歸隱聊爲結筏謀縹帙丹圖開右座溪光山色漾中流即如魯望常浮宅何取張融在陸舟知爾秋來興尤逸南華讀罷弄輕鷗

席上次周公瑕韻贈秦納言侍者鳳生

曾記秦樓弄玉名去隨蕭史學長生誰教一鳳

層霄下垂見雙蛾淺黛横冉冉彩雲看尚遠嫣
嫣瑤樹挹還清獨憐別後梁溪月彷彿文簫夢
裏聲

永日華筵未擬收玉人卜夜恨難留瑤琴寫怨
歌三疊藻翰緘情詠四愁花檻獨憑紅藥謝魚
箋欲寄綠波悠尊前暗憶城西路虛想蓬萊有
玉樓

席上贈篠漁顧內翰

帝都倦刺愧無由吳苑開尊喜共酬日下芳名
在藜閣秋來幽興寄滄洲丹楓黃菊丘中賞鱸
膾蓴絲座上羞一奉瑤麈悵難別西風回首仲
宣樓

黃吉甫銳游天台忽有所念至杭而復

雲水尋真擬放游鶯花逐夢遂牽留烟霞未信
平生癖丘壑難為縮地謀瑤草三春閒洞府玉
簫一夕怨滄洲憐君浪讀天台賦虛却仙姝倚
石樓

席上戲效無題二首東陸二子行

十二秦樓夜不扃香風低拂彩雲停燈前玉腕
分明見席上仙歌宛轉聽連理芝蘭心自結能

言鸚鵡性偏靈鬱羅陪宴真何幸一酌醍醐不
肯醒

瑤樓銀燭夜迢迢賦就江淹別恨饒共向唐昌
誇玉蕊誰憐仙史怨文簫楊花逐夢鶯聲繞桃
葉驚心燕影撩更有關情狂客醉但承嬌盼即
魂消

無題和張大伯起

濠上尋春醉曲房歸來不記入蘭堂星橋握手
三生隔綺閣傳杯五夜長夢斷風簫搖玉樹聽
殘寒井滴銀牀多岐最是仙源路空見桃花莫
漫狂

無題

夢入朱樓暮雨驚恍聞清漏報嚴城仙源信宿
厭厭飲客路三千悵悵情金縷歌殘搖燭影錦
屏人醉咽簫聲憑誰換取雲閒鶴手接盧敖上
玉京

寄題鹿泉丈人洞庭山中白牡丹兼致
阻約悵然之懷

吳王昔向洞庭遊遺却西施在玉樓巧笑尚含
傾國態無言空結倚闌愁素妝絢彩輕塵斂粉

面凝輝滿月流愧我高情輸少伯一帆新水滯
扁舟

鹿泉丈人自西洞庭致水精葡萄賦此
以謝

一架琅玕翠蔓長秋風吹露壓銀牀漢宮舊種
憐難得震澤新枝喜乍嘗珠顆光寒凝玉液金
盤香細綻瑳漿文園頓減相如渴不羡當年賜
尚方

劉園玉蘭秋而再花詩以紀之

聞說劉根仙隱處一年珠樹兩回榮碧桃紅藥
曾同豔玉宇冰簾獨占清枝上霜華凝太早窗
前月色訝偏明西施老去香魂在一夕秋風故
國情

詠赤鸚鵡

昔傳謝賦誇文釆今見珍禽覽德輝帶日遥從
炎海度浴波新向火洲睎啄殘紅粟含香語蹴
破桃花弄影飛自是來儀同率舞豈緣馴養不
知歸

頃以舊作及山橘上納言周與麓先生
辱詩枉謝次韻奉答

庁衙宇落歲華催門掩林霏徑滿苔江郭鴈聲
南浦隔洞庭霜信故園開緘題漫憶銀臺迥藻
賦俄從騎者來夢入寒窓懷郢調似驚飛雪向
風迴

九山全公惠麻姑泉奉謝

太常齋久向來醒仙女泉香許獨傾碧瑩發春
調玉液芳鮮和露瀉金莖若爲善釀稱焦華不
用微官乞步兵千日詎知中聖趣十年虛負醉
侯名

除夕承陳五嶽太守寄示近作併惠淮
酒走筆奉答

碧玉醇醪白雪歌一吟一酌自婆娑吳天破臘
梅將吐淮水流澌雁已過從事青州來更近步
兵江左醉常多半酣尚有雄心在共柰衰遲愧
爾何

任城觀瀾亭張水部洪憲副酌别奉謝

逐臣出晝獨遲遲四海交期盡一巵巳乞開身
甘去國乍陪清論尚憂時江鷗許狎先迎棹岸
柳行攀未掛絲醉聽驪駒渾似夢酒醒回首是
天涯

任城于戴夏三生送别夜話

扁舟臨發更相聞緒論厭厭向夜分齊魯才華推後進風塵踪跡嘆離群遥傳春信天南雁極望鄉心日暮雲霄漢翱翔公等事傾予身世已江濆

次韻無題和周公瑕悼亡妾

見説吹簫臺已荒哀絃空復鼓求凰陳王念結靈津珮荀令愁縈綺閣香寄語難憑青鳥使望仙勞憶白雲鄉悲秋此日仍多病莫遣悽吟割寸腸

哭陶思抑

歌嘯平生席未移客途奄忽竟何期無論别館青娥泣尚有高堂白髮垂三徑春深花落盡五湖雲遠鶴歸遲傷情最是溪路猶記前年送我時

袁魯望集卷之四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五

袁魯望集卷之五

春日雨中飲夏氏園亭

酾園邀侶集蒔徑迓賓開衹惜春將去相携詠
亦來幽懷睠寥寂野興屬荒萊山鳥千回囀庭
花几樹栽林縈青障合地潤碧溪迴燄氣偏彩
蒸韶光漸上苔紅莢飄綺席翠露落瑤杯境僻
寒暉永雲陰暝色催問津知巳幸投轄復叨陪
莫笑玉山倒言從金谷回

寒食雨中登虎丘

春山少行客寒食獨遊蹤雨滴空門靜泥深一
徑封午烟依雜樹霧景入疎松石洗苔文碧增
啣草色穠幡旋低寶燭梵界落金鐘宿霧凝香
氣清音激澗淙巖花餘寂寂谷鳥自雝雝塵外
恒沙潤光中塔影重迴欄迷曲蹬巍閣並孤峯
遠岫見復失平林疎更濃鶴聲流晚籟劍壑杳
寒鋒殿暝催鈴急僧歸荷笠逢偶來三乘地豈
悟四禪宗未遣諸緣斷慙因俄頃從

九日過石湖作

芳菲饒令節佳麗侈江東澤國雲蒸暖湖山木
落空冊楓連茂苑綠草蔓吳宮日濯金波動烟

浮玉宇融簪更誇舊俗酬晏樂休風育　青旗
合千林翠幕通佳人聯畫鷁遊子拂花驄香散
行塵裏妝呈掩扇中管絃調曲妙簫鼓沸聲同
選地移瑤席緣隄暗綺叢歡情殊未歇勝賞信
難窮欲擬登高賦鋪張愧未工

大雪同諸公泛舟登虎丘集致爽閣席
上得二十二韻有懷

仲月春猶薄凌晨密雪侵飄揚千里徧飛舞六
街深罽袖便披氅藜床罷擁衾言過近山寺高
陟切雲岑琪樹圍檐匝瑤柯倚壑森檻光浮積
素巖翠暴輕陰古殿湮塗紺香臺失布金遠巒
消點黛幽澗咽鳴琴竹潤垂偏重梅疎凍不禁
墜崖氷韻戛填谷練紋沉鷗渺滄波影鴻流斷
浦音春暉殊黯黯夕照轉湛湛仙掌饒飛屑坤
靈侈獻琛紛紛迷去鶴戛戛下饑禽客似梁園
集舟非剡曲尋衝泥同試屐對酒共披襟磴迥
參差度樓高左右臨巳驚銀作海更愛玉為林
遁羽挤豪飲飛籌忌淺斟蘭芬抽妙曲柳絮發
新吟酩酊淹清興徘徊愜賞心寄言東郭子賦
詠意難任

工玄靜越溪庄重集再贈袁復州
幽尋訪安道舊隱憶文中入徑林霏合開尊薜
馥通鳥聲爽警曙鍾韻晚隨風竹雨落深碧公
烟澹遠空南湖迷浩蕩西嶺失葱蘢雲卧輙長
往仙驂喜暫同鳴琴寄流水引睇逐冥鴻悵别
百感萃揭來孤興融飄飄遠游客徙倚小山叢
谿上梅花發思君到漢東
儀制伯父官北都奉寄
北極疑華盖南宮切紫微班清優寵秩地密授
宸輝列署熙周典分曹總舜幾憑唐從宦宿袁

淑妙才希夕拜蘭常握星言爲屢飛風雲瞻黼
座日月仰龍旂組雜霞偏映珂寒露欲晞綵須
重午扇錦賜五時衣休運方資翊衷期諒不違
遥聞新賦獻應侍祭汾歸
長兄卒業北雍奉寄
春早迷江郜烟花艶上都士衡先入洛小謝獨
留吳北望鴒原迥南來雁影孤宸居連紫極天
邑表黄圖橋下先題柱關門早棄繻青衿虚冑
集綵服孔庭趨遲日羈情展青陽客思紆言過
上林苑後出禁城隅走馬章臺直聽鶯閣道迂

凌雲才擬薦獻玉志應輸羨爾空群驥吒余詠
白駒明時須自致何用著潛夫
棄妾怨
明月時還缺青陽不暫留誰知畫眉愛翻作落
花愁憐昔披金縷悲今歎白頭窺墻空有日題
扇已驚秋歌舞尊前盡年華鏡裏流錦衾新浹
浥寶瑟暗塵浮恨逐殘絲結情隨嚙齒休燕歸
看畫棟鶯囀聽青樓切念渾成泣凝思秪解羞
履綦芳草歇簫吹彩雲收傾國緣多薄移天志
豈酬廣寒慚竊兎河漢羨牽牛寶女詩曾織相

如賦可求妾心同匪石空向暗中投
賦得河莊新城送尚侍御城乃侍御所
築
赫赫蘭臺使觀風南紀行先聲肅持斧嘉績表
干城要地瀕江滸維垣拱　帝京崇墉千雉列
巍堞五雲平驄繞規方集烏啣兆識成朔方侔
往烈光禄擬前名力以賢勞瘁功垂保障宏朱
方亭安堵徧繫去思情
崇德朱氏姑婦雙節詩
貞姿一門萃高行百年齊同穴志俱勵泛舟心

並淒勞歌傷鵠逝汞歎怨烏啼半菽供炊灣殘
羹映紡低宗禋餘肄衍慈訓後昆稽攷日秋旻
上清風浙水西薇音嗣彤管列傳照青藜昭代
崇旌典行看雙表題

憲副江村沈公七十敬賦二十八韻

顥氣司分應商飈協候迎五湖雲彩麗南浦日
華晶介壽乘時豫生申表世英稱觴集軒蓋式
宴列簪纓有偉今耆俊爰初夙令名鵬將北溟
化鳳向卷阿鳴對策彤墀迥聯班粉署清考工
周典飭折獄漢廷平 帝重分符寄人欣露冕

行山雲開秀野海霧散高城禮教緣儒術循良
起政聲藩垣資坐鎮荆郢事遐征綬帶兵防肅
单車賊壘驚羊公遺烈繼方叔壯猷程烏佬衛
陽翼尊思笠澤羨故園高晚節初服暢閒情矢
謝夔龍業言從沮溺耕蓮峯映蘿薜雞嶺閉柴
荆清唳閒前鶴嬌歌樹底鶯年華九轉駐甲子
六身更南極星方耀中天月倍明戍行玉樹匝
屢舞綵衣呈仙醴邀韓衆詞箋授長卿莊椿凝
宿潤叢桂藹新榮境順祥斯降天全慶乃幷氣
干斗牛分人識歲星精難老占肥遯維期卜可

貞行看來訪道還佇具茨旌

入消夏灣呈鹿泉大人

草淺波平消夏灣布帆飛度破蒼烟十年舊事
真如夢百里東風信有緣山望蓬萊居水下天
窺林屋向空縣仙家高住群鸞鶴靈境重攀訪
偓佺濕翠四圍環桂苑寒漪一曲繞菰田樓臺
隱映雲中出磴道縈紆樹杪穿過雨淙淙飛礀
激餘春灼灼雜花然遠疑積堞饒莱野浮似無
根聚邑廛世外武陵殊緬邈大荒姑射記虛傳
幽居早遂何求癖樂志誰如公理賢瑤圃霜朕

嘗橘美玉盤氷泌饌魚鮮看鷗盡日憑朱檻弄
月清宵泛畫船陶令酒盃存妙理楊雄竹素守
玄玄百年足與塵寰絕一往徒慙俗駕牽且共
流光借俄頃相陪日日醉溪邊

賦得湖山真適次文太史韻贈張山人

斯植

樂道翛然遠世紛葯房椒館抗雅岑商顏甲子
清時老谷口烟霞曠代心鵠志違風安末路裼
衣懷璧振遺音三千刧外塵緣盡七十峯前隱
處深震澤大都隨眺矚莫壟雄觀恣登臨春游

曲徑吟梅王秋興跡籬醉菊金雪後湖光歸釣艇月中泉韻落鳴琴如瓜棗向仙人乞似臂芝從異叟尋豈必餌丹勾漏下何慚抱甕漢江陰知君已鏡行藏理他日相從訪易林

贈清溪朱徵君

茂苑藏名五十年江湖每見客星懸共欽柳柳冲襟美難挹汪汪雅度淵樂志謝嬾仲長侈開情不繫尚平緣玄經曾受數新論裴几因書領秘詮四壁卧游濡墨妙一丘神往買身偏接輿隱操貞妻協荀淑休風令子宣倒屣從知逢掖貴安車詎致鑿坏賢尊鱸澤國秋期早松菊籬居歲晚妍式宴芳辰催物候登高佳節應賓筵祈仙試紉茱萸佩佐酒還賡蘂桂篇蔣徑時邀狂客醉陶輿幾為故人延逍遥自等莊椿壽豈是甘同散木全

袁魯望集卷之五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六

和陸子紹春日感燕之作

秋夜集湖上館客有歌杜舍人詩句者因

以字爲首賦得十四絶句

舟自沛城取道泰溝五日乃達彭門簡寄

大中丞印川潘公督工夏村

送陳道原武舉北上

送人遊武當

送長兄再入留都

留别次化徵弟韻

日暮泊舟淮陰驛簡五嶽陳太守二首

題畫梅

聽吹簫

聽琴

贈鄭緋桃

袁象望集目録卷之六

袁象望集卷之六

燈詞十首

上元佳節屬昇平閶闔門開似玉京淑氣已浮

春太早清光還喜月偏明

正旦纔過百市新滿城來往賣燈人吳趨自是

奢華俗競買珍奇鬬早春

流蘇雙掛綵絲繩竹葉松枝巧作棚入夜九衢

如有約萬家齊手上紅燈

入樹飛梁玉琢平香烟花霧隱重城高懸北斗

星文動遍植夫容錦繡明

擊出鼇山百寶擠珊瑚錯落紫金丸一聲爆竹

千燈發恣與遊人徹夜看

皓魄當空露氣浮天街如洗愜遨遊王孫走馬

朱門高安敞仙樓雲母屏開夜色收光散寶毬

侵月暈輝分火樹雜星流

穿花隊泰女吹簫倚鳳樓

良夜歡娛奈樂何烟花狼籍醉顔酡綵雲隊裏

喧歌吹白玉堂中嬌綺羅

妖姬十五在青樓年少經過繫紫騮樓下喧闐

陳百戲筵前歌舞未教休

梅柳江南萬里春冶遊兒女太平人眼中細數元宵會此是繁華第幾巡

步虛詞

誰領玄都觀裏春瓊花為貌玉為神白雲時傍霓裳起猶是當年跨鶴人

緑陰冉冉燕飛飛黄鶴樓頭春巳歸惆悵文園自多病却憐仙骨不勝衣

春滿琳宫閟紫烟初開玉蕋故嫣然憑欄不用招黄鶴把酒真看接羽衣

冶城今日是仙臺緑樹青山入望開留得樓中

仙子在至今還有鶴飛來

賦得秋江釣艇

江水秋來匹練光誰將小艇自徜徉渭濱昔日聊為爾不道垂綸有玉璜

蒹葭颼颼水茫茫所謂伊人在一方獨泛扁舟弄長笛隨風吹夢到滄浪

陌上口號

春風三月燄生香折柳逢君欲斷腸相對無言正惆悵流鶯千囀出東牆

新波吹緑滿横塘水上花間戲女郎花落水流人不見斜陽回首大堤旁

二八芳顏桃李妝雲鬟輕拂耀春陽相逢共有東風恨不唱羅敷陌上桑

夢中作

折得芙蓉一樹花春來桃李漫天涯紫雲飛去碧霄遠猶對殘暉戀綵霞

夜集清真觀

僊院寥寥春夜長燈前曾按十三簧歸來急雨驚殘夢彷彿鸞聲入醉鄉

山行雜詠

玉柱崔嵬紫翠屯下蟠海服上干雲萬家烟火村村隔四面山形塢塢分

毛公壇下水沄沄千載金庭秘亦文仙藥暗滋丹井液靈芝常鎖洞天雲

崑山道中

踈柳千行不着烟遥空飛鳥下平田孤帆落處青山出風雪瀟城愁暮天

江城春早

吳宫近接百花洲楊柳千行古渡頭侵曉畫樓妝欲罷一齊纖手上簾鈎

惜餘春

一夜風狂雨復飛休言桃李自成蹊曉來何處尋春色半在枝頭半在泥

九十芳菲半已彫春陰寂寂恨難銷陌頭楊柳渾無賴猶對東風弄舞腰

泛舟過采雲庄飲海棠花下

芳草香堤十里長蘭舟搖曳遡迴塘柁樓風暖笙歌沸花塢春深錦繡藏

仙源不辨逐花香入徑千叢裛露妝一片彩霞吹落處晝欄春靜燕飛忙

黎陽盧少楩謁來吳門復往海上酒次口占奉贈

深獄上書經十年吳趨揮劍更翩翩拂衣謂我厭塵世汗漫相期嘯紫烟

冰霜歲暮遠艱關行盡徐方見楚山傾盖春風又為別妻江東去是雲間

雉光閣宴集戲成三絶

仙珮凌波佇采真陽雲猶自隔芳津獨憐宋玉分明見別是襄王未夢人

北渚愁予渺十洲增城雲迥擘人悠何因得與麻姑遇擕度蓬萊清淺流

倒景飛樓瞰碧空醍醐陪宴醉珠宮無勞王母雲歌贈只借雙成共御風

夜坐風侵彭丈見嘲次韻奉答

水檻花光映月濃鸞歌鳳吹碧霄中夜深貪吸金莖露雲母屏寒不耐風

筵前楚寶識瓊珩夢裏秦聲憶鳳笙身到濮陽寒徹骨大風吹墮隔三生

飲子建弟館詠隣家杏花

何年栽得曲江花攀折還教入宋家一院落英

侵碧蘚半墻堆玉覆紅霞

瓊枝玉醴共為歡誰道沉香得見難粉面有情常自倚腰身無力不禁看

冬夜宿治平寺

孤舟夜到楞伽寺燈火蕭蕭風雨多下榻還驚塵土夢疎鐘清梵愧維摩

禪房深處但聞香茗椀詩箋覺晝長坐聽雨聲湖上起一帆歸去暝烟蒼

飲長兄飛雲閣話別

促膝傳杯意自親凍雲寒雨結愁新可憐華萼

樓頭醉還是江淮歲暮人

和陸子紹春日感燕之作

寂寂飛花落砌輕愁聽巧語攪春情曾經王謝堂前過故向書帷笑董生

空齋日閉訝春遲輕白深紅自滿枝吹盡東風渾未識却嫌新燕巳先知

秋夜集湖上館客有歌杜舍人詩句者因以字為首賦得十四絕句

二陵西望渺秦臺三島東迴玉柱開仙子簫聲吹夜月鳳凰猶似昔時來

十二峯前集鳳羣簫聲寒徹夢行雲秋清巘寂仙音緲吹落天風醉裏聞

四望虛明瀲月華咸池吞吐浩無涯誰邀彩鳳升山過知有期仙蔡少霞

橋跨蓬山幾歲成具區倒景接東瀛清輝照徹金銀闕携手吹簫向上行

明月灣前是渚宫吳王水殿向來空秦娥一曲樓頭月入夢香魂泣曉風

月浸氷壺敞榭寒千巖濯翠露華團絕憐弄玉偕蕭史坐吸金莖共倚欄

夜潮初上廣陵時幽恨樊川獨自知此地月明秦嶺夢玉人同繫鳳樓思

玉質裁簫瑩復温若為哀怨激清音三生舊有驂鸞恨吹墮氷輪此夜心

人在增城十二樓麻姑曾接蔡經游天瓢共挹瑤池醉莫問蓬萊清淺流

何因星漢駕槎歸織女分明敞玉扉不向君平訪消息豈知玄石是支機

處處烟收淨玉壺簫聲淒斷月輪孤波光忽動千山白知是鮫人巳泣珠

數遣青鸞到左神醼酣陪宴集群真坐中一識吹簫侶了悟三生解珮人

吹處聲隨鳳翥飛子淵新賦照青藜便教乘鳳邀仙侶萬里憑誰訪碧雞

簫韻凌波散紫氛洞天沆瀣桂華分素泉空縈祈年館誰躡仙蹤駐彩雲

舟自沛城取道秦溝五日乃達彭門館

寄大中丞印川潘公督工夏村

漢代漕河巳卜遷濼城龍首是新穿遥知露次勤勞甚悵望覊人獨扣舷

古沛城臨巨浸開大風猶自起荒臺征人已怨驚濤惡漂蕩遺黎更可哀

送陳道原武舉北上

朝來彈劍吳趨行夕拜天書事遠征花驄嘶向秋原去一日英聲振帝京

笑拂雕鞍擁豹韜江干芳草映征袍長風直吞横行志劍倚秋空太白高

送人遊武當

漢水方城擁上遊楚天雲樹正新秋長風送盡南飛棹明月高懸黃鶴樓

靈山蟠亘接鄖西下上珠宮杳翠微聞說龜蛇多色相彩雲常自繞星旂

送長兄再入留都

雲陽郭外草淒淒作陣楊花路欲迷幾樹黃鸝啼不歇行人回首晉陵西

蹀躞青驄驕欲嘶揮鞭重上太平隄秣陵花月應如昨醉卧朱樓訴解携

留別次化徵弟韻

洞房清夜醉顏酡門外關山路幾何玉漏已闌銀燭盡臂環驚濕淚痕多

日暮泊舟淮陰驛簡五嶽陳太守二首

萬室名都淮水陰高城氣接海雲深孟公對吏占書罷還倚薰風弄玉琴

細草斜陽映碧林樓船疊鼓到芳津佇看五馬能相過同訪城邊垂釣人

題畫梅

半窗踈影月三更浥露仙姿入夢驚水部風流江左在曉開東閣有餘清

聽吹簫

彩雲池上咽簫聲散入珠林露氣清紫鳳不歸蕭史怨樓頭殘月為誰明

聽琴

瑤軫光分玉指移早聞合德妙彈絲一彈別鶴不成調幽恨昭陽阿姊知

贈鄭緋桃

風光駘蕩六橋春烘日蒸霞萬樹新未許成蹊偏此地玉樓今有勝花人

瑤芳湖上鬪鮮穠一朶含緋壓綺叢殢殺路傍金勒馬冶遊回首悵東風

袁魯望集卷之六

賦 頌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七

詠風堂賦有序

上海董子元先生築堂於所居之偏名之曰詠風堂蓋以自託其志也昔子夏之言曰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董先生之志蓋庶幾於是焉夫三百篇皆先王之風也今之學者孰不朝夕諷誦然詩之為教也要以理性情窮物變宣和平之德舒煩鬱之思使人詠歌之超然有所自得非徒肄習焉而已也自先王之教衰而風之淪也久矣若董先生者非所謂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與予未登斯堂竊欽其風而慕其志也乃為賦之其辭曰

偉伊人之邁跡承休烈於華源稟英靈之妙姿性藻慧而淵泉綜皇墳以遐覽爰養素於丘樊嗟瑾瑜之徒握矢雅志而弗諼夫其思逸青冥情怡玄歎淩雲未獻摶風不偶時放浪於烟波尚栖遲於壠畮在空谷而流音揭斯文于不朽斯猶謝豹匿蹤而騰異采於朝霧莫邪韜迹而

耀幽光於星斗也爾乃卽舊隱構堂皇儼周阿列洞房剡松桂以作楣栽梓杏以為梁爽塏因乎崇基敞朗迎乎太陽既順時而燕處來賔從以徜徉肆圖書之在御縹緗秩其煇煌爰考猷於前典昭在我之行藏惟風雅之啓予垂教旨於三百渢渢乎迺先王之遺風蓋緒正於尼父之刪述事靡變而不該物無微而可識彰美刺於婉辭信感人之易入苟諷詠而嗣音則性情其自得此卜商所以寤歎而我心為之實獲也若其閒居多暇永日逍遥登斯堂以高眺攄遠

抱於清宵託素絃而倚歌響妙合於雲韶沉宮戛羽節會聲飄想白駒兮莫縶懷考槃兮可招感精誠於金石滌塵慮於煩蔽固足以適元神而凝正氣遺濁世而振孤標齊有生於旦暮等浮遊於鵬鷃矣昔夫子之不倦恒絃歌以自樂琴也脫屣于卿相吟清商而靡作榮期隱於徒行兮曾不慼額於帶索孫登邈其高蹈兮何嘯音之落落尋聖哲之攸歸咸抗志乎寥廓靡通塞之足膠豈外馳而內樂欽夫人之好古庶斯風其可作

聽彈琵琶賦

原夫琵琶之為技也按調流音徵曲寫聲下上其手逆順有經絃無取多宮填徵鏗洪殺會節要眇希清振容動思暢志懌情遠傳胡漠近稽漢京信樂府之妙品絲屬之雅鳴非夫嬌唱嘹瀏明姿盛麗皓齒素腕玉瑩肪膩照耀激盪耳駭目注則不足以稱擅工而繩絕倫諧群心而娛極意蓋絲憑肉亮器以神宣色藝雙珍古今共旃客有與於兹賞者乃賦之曰夫何有美之沃若兮洵涓嫮而修姱披芝房以稟秀兮絢美

蕤而濯華擅絕代於名都兮掩衆姝於秧斜曰予幼好此薄藝兮醜族工委巷之煩哇謂上客儼其安坐兮奄日暮無以為樂也援四絃而試一皷兮久矣予斯音之不託也爾其揎袪出手宛約善容微傴却坐調絃淙淙態逸情朗嬌若凌空乍撥良已欲放未雄鳳延頸以倚臉龍蟠體以當胸鵾筋迸縮而高張檀槽攏撚而聲融華表應虛以送響囬窓檄竅以含風啓丹脣兮揚修蛾倡囬波兮閒積雪絃之驟兮脫兎馳歌倚之兮貫珠協幽留屢抑澁春鶯也爽切赴會

折寒氷也正宮鎧喤鳳和鳴也悠延紆轉竹飈
清也倏欻激突戰騎驚也砉然止劃掣裂繒也
曲終有聞餘韻凝也四坐靜聽蹶不覺其醉之
醒也飛竿復酬跋燭更秉俣俣于于忘夕之永
始奏兮怳皆有觸畢彈兮各獲所領閨辭多思
歡聆乃欣越調沿怨樂感俱泯匪烏孫之出塞
异馬上之悽聞豈潯陽之去國殊舟中之愴神
固知境善遷物而音能會心也載歌曰雲彼日
遲藹春陽兮餘寒夕清夜未央兮井榦綺疏靚
蘭房兮布席高讌燭煌煌兮蕙肴雜遝臭芬芳

兮有客既醉醉倘佯兮於爍令姿耀宵光兮朱
絃親御歌琅琅兮其歌伊何鳳求凰兮願言矢
心結明璫兮彼美人兮得也可忘兮

夢游春賦

夫何青春之熙蕩兮欣予情以遨游指丹穴於
城隅巍棲鳳之高樓隱瑚闌以朱箔疏洞戶以
碧鏤晴露燁其可攬暖氣晶而若浮爾其征驂
乍停闔扉徐啓花豔豔兮一人草青青兮千里
字比英兮方新名取艾兮信美吐鸚武之慧辭
振翡翠之鮮彩瑤席紛其始設金尊絡其遹行

蕙肴烝兮陸海之珍産絲吹作兮蓬閬之清弊
流眄昧於目擊狎笑語於心傾金毋告予兮好
逑毛公謂予兮定情於時月方中夜將半辭歌
侶謝酒伴搴璇室之綃帷拂象床之羅薦既抱
持而喜當亦逡巡而辭賤極繾綣於玆宵重綢
繆於中旦委微軀兮何言奉君子兮靡厭若夫
永晝安坐薄暮經門孟公之醒未解北海之筵
已醺日何日兮且快飲夕何夕兮復開尊則有
姬姜遝進秦虢偕臨發須映彩蕙蘭按芬半闇
間而成列情躭躭而各伸驟鵾絃兮激檀板理

錦箏兮間綺琴舞結風於陽阿謳白雲於西崑
夕陽下兮秉燭漏水欹兮逮晨終德將而靜好
謝褻態於囂喧爾乃收淫霖濯解景望別圃而
氣新步曲徑而日騁綺羅灼爍兮分桃李之韶
顏金粉繽紛兮逐蜂蝶之飛影芍藥采采以贈
予謂此妍芳之當領促羽觴以勸酬紛盤餐之
肴併隨坐卧而各適恣諧謔之機穎藉綠草以
為茵竟昏酣而度瞑又或開霽閣兮寫素臨晴
窓兮題扇親拂几席獨侍筆硯點飛墨於絳袪
飄逸鬟於素面促曉妝而屢淹佇依依而結戀

枚清言兮能絫延靜賞兮可念至若新火迎候
上巳届期導踏青之遺俗修祓禊之故儀度嚴
城以容與駕香車以逶迤雨花之高臺兮紅敉
陟而獨眺叢篁之給園兮翠輦傾而共紆曠臨
風以舒寫追馳景以旋歸排邃館而再入儼髙
宴之重披聊假息兮倦思夜未央兮何其惟歡
悰之蟬聯猝殫陳曰錯莫獲一日兮足以極乎
三春之娛況三月兮曾無間於一昔之樂顧循
省於踰忝徒靦憖於獲落游子經時兮不知其
淹久畸人即次兮靡覺其飄泊緬予生之何幸

睠有美之難忘結長思於知巳羣遐想於衆芳
鳳臺逈兮簫韻悠秦淮淼兮離歌動恍春光兮
何在悵茲游之如夢

帝錫瑞鹿頌有序　代作

伏覩某月某日宗藩交城王獲一白鹿於
藐姑射山仙洞之側遣使馳獻　闕下
皇上敬天之休不敢蔽抑擇日告　廟然後受
之誠慎重其事歸功　祖宗以答上帝之
嘉錫昭示率土傳之無窮甚盛典也猗歟
休哉臣竊惟靈和之瑞因時而至壽祺之
兆以類而彰惟道契於乾符則神物乃呈
其質惟德孚於玄造則昆蟲畢效其祥感
應之理不可誣也恭惟　聖神御極誠敬
格天山珍川寶氣靈物瑞紛綸疊見以爲
萬壽無疆之徵者蓋不可以殫述矣邇者
金秋之序景度載臨時則有玉芝之耑繼
而有玉兎之瑞又繼而有嘉禾之瑞又繼
而有靈藥之瑞今茲白鹿又相續而至焉
瑞物之呈較之往歲尤爲繁庶震曜耳目
謹按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

白列仙傳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則
白鹿者乃物類之得仙者也又按南華經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氷雪淖
約若處子則姑射山者乃神仙之所宅者
也往籍所載明白可稽乃今茲鹿之產適
在茲山之域獲之於懿親登之於　帝囿
昊穹錫祉珍異隆重誠欲因物示象以爲其
嘉禎篤壽禧於無極延聖筭於萬年者也
我　皇上敬而承之昭受厥福面稽首若
以不虗滋至之明貺豈不臣民並受其慶

海宇均被其休也哉臣□□覩殊祥不勝欣
躍謹拜手稽首作頌以獻其辭曰
天有成命式眷大君惟德克承不替益申神物
所出坤珍畢陳若或使之應運而臻我　皇帝
聖壽衣乂覩凝和集禧靡祥不致逮于茲辰尤
彰厥異雜沓獻禎紛紛表瑞有煒者鹿體素色
然千年靈變得氣而仙昔隱其跡中林是跧今
亦呈祥出游躚躚我有懿親獲之以獻罟擭靡
施檻緤用薦因時而出有道則見實表休符匪
充褻玩濯濯斯鹿粲粲其章稟精月魄受色金
方霜毫凝彩雪毳含光柔姿馴擾逸性徜徉古
稱姑射神人所宅即鹿在斯豈虞則獲寘搜幽
賛尚資神力發其靈奇以彰帝錫其錫維何有
開必先馭此白鹿等於列仙帝籙彌長聖筭永
延自天申之億萬斯年薄海熙熙裕登仁壽品
物欣欣化成悠久鳳凰來儀麒麟在藪小臣作
頌難模高厚

南山頌有序

爰有積縑素成方冊而纂其額者曰南山
之什展而披之中為圖畫十有二皆繪吳
中諸名山也分題之詩亦十有二皆即其
圖而詠歌之者也所以作者何居蓋我天
官大夫西室先生王公以嘉靖庚申之歲
齒躋六十仲秋四日乃其始生之辰而吳
之鉅公髦士以之介壽而效祝者也惟諸
山為茲土之雄觀惟先生為當今之具瞻
以之比德則同符以之徵壽則惟肖尚象
者必取諸善繪颺徽者必託諸永言斯方
冊之所由作也小子狂斐彙而頌之其辭
曰

荒彼東隅沃野寬閒吳封奄宅斗宿分躔具區
內引滄溟外環孰鎮息壤節彼名山名山伊何
錯布列峙厥西肇脉四飛奠趾大石嶔巍若墜
復起東望天平萬笏端倚有翩者秀狀宛若蓮
天池浴之滃沸檻泉坡迤峯迴文硎麗旃載瞻
其陽靈巖鬱然琴臺可尋屧廊□□燼遙屆穹窿
惟南之峻有陟茲巔水天一浸香山垤附瞰湖
而近九龍銜亘介彼中河堯峯石矗有堂有阿
五塢而左吳嶺嵯嵯楞伽蜿蜒東飲豬波別有
神府巨靈所闢浮於五湖洞天之一雲巖若坏

亦浮於澤虎跳劍飛千古遺跡有偉群巘屹柱
南天興雲驪雨禽翔獸跧南金滲溢美箭雜騈
靈秀之結乃篤名賢名賢克生稟清含淑人倫
攸寄斯文是屬鳳鳴在陽鴻漸於陸精英載淺
珍奇會毓惟山峻極清節並崇惟石凝確恒德
攸同物產繽紛才具均豐色澤變幻揮染爾工
爰升　清朝蒸潤敷靄遄返初服霞迎雲待峯
石增重花卉加彩寞心有託肖朝誰改朏朏原
隰望以山存赫赫周行景行卅八久矣耆俊映
彼嶙峋氏表具邇仰止咸尊惟山基厚於古靡
泐君子德基眉壽永錫頤　似之由山無極何
以頌之南山之什

袁魯望集目錄卷之八

序

山東癸酉鄉試同年敘齒錄後序

萬曆元年天下當大比士山東鄉試事竣得士七十有五人既有成錄矣乃諸士復陳俎豆設禮宴敘其齒之長幼而先後之宴罷則又編之爲錄造予請敘予因寓目乃告之曰予觀於諸士之齒而不能無感焉何者士生於世幸得弛負擔襲青衿誦詩書六藝之文孰不願奮蹟草莽依乘風雲翟羽儀而揚聲光樹立尺寸以功業自見于當時顧其淹速顯晦之期有不能取

必者朝肄暮習利精竭才以其程試之文求舉於有司格而不得進獨且柰何哉撫居諸之易邁而慨盛年之不居覩景光之迅馳而恥修名之不立此志士所以扼腕而爲之永歎也今予于是錄而徧閱諸士之齒其少者則僅弱冠已爾其稍長則幾于壯已爾其最長則幾于强仕已爾乃皆旅進而爲有司所舉蜚英摛藻充貢天府脫幽遐之跡有仕進之階矣此豈戚戚遲暮傴蹇患不售者比耶諸士產於齊魯之鄉文藝其所素閑而兹又拔其尤也而校於南宮對

原缺第二葉

于　大廷取上第無難者以其甫壯之年方剛之力而分布於庶位並列于周行矢精白而奏宗功殫猷爲而懋熹績若駿馬之初秣而騁足於康莊干將之發鉶而一試于輪囷也其所展措豈不裕而所樹立豈可量乎方今　聖神御極明良共乂國是統壹世道清平靖恭者靡艱而陳力者易效也諸士幸生斯日以藝獲進無遲暮之戚而有遭逢之慶所不以功業自策勵者殆非其雅志矣此予所以有感於諸士之齒也夫往而不可恃者年也過而不可追者時也諸士之務樹立功業也尚其惟日不足哉

巖居稿後序

我師鴻山先生仕中朝幾二十年雍容侍從以文詞爲職業其篇章之富可知也然先生盡置弗錄獨錄其歸山以還之作題曰巖居稿若終身隱者然蓋其志之所尚也人見者輒請刻之先生未之許也久之携李卜君竟刻之潛山令之廨傳至吳吳人王僊㓨者嘗從先生游倡和之作爲多乃復請刻之吳先生曰吾無意於言也吾暢吾情耳且身隱矣焉用彰其言夫卜君

之刻吾以爲過矣而子復何以是爲哉然僅初之意不可已刻將成乃諗於其門人亥尊尼使敘其意始先生以才學自諸曹郎入爲翰林脩撰拜學士位至清顯也遭讒外補使稍屈意不四五年舊貫可復乃竟抗疏乞休拂衣歸田里其年未五十耳家素業饒先生歸未幾群盜戕其室胠篋而去泉布之積殆罄然先生不以介意方日誦讀吟詠教其諸子暇則葺圃灌畦課農自適不復更問作業事後數年海寇充斥侵入內地連犯先生之里先生散財繕兵糾民扞

禦爲鄉里先度不可久則子身携孥去之邑城乃遂俵割腴壤振分備廩慨然思棄家遠游蟬蛻塵埃之表視先世百年之厚貲若脫敝屣焉今茲丙辰之歲先生年六十矣衆謀所以爲壽先生方閉門屏跡焚香默坐有來賀者輒謝弗爲通其意泊如蓋莫可得而窺其涯也已夫今天下營營而趨悲失而喜得者位耳家耳其最則年耳世之言不惑者寡矣而先生歷歷所更涉如此事變迭幻吊賀踵接曾未嘗一置欣戚於其間有莊惠之達而不襲其放有龐梅之識而不詭其迹其所養者如此則其徘徊湖山之間容與花月之下發爲歌詩以輸寫其自得者固宜其本乎性眞妙乎玄理冲粹清英不可境象而爲天下之所慕而傳也僅初之重刻於吳也其眞知所尚者歟雖然觀先生於天下之物一無所累其心則先生豈欲區區以詩名銜於人者哉其志之不存蓋益可佳也後之讀是刻者尚考論其世可焉

求益稿序

夫詩之爲學求工甚難操觚者繁揚芬者寡盍

自昔已然矣或乃執自信之偏抱諱短之病弃敝帚而如金寶燕石以爲玉無怪乎求之愈勤而至之愈艱也予友張仲舉以求益稿見示予受而讀之見其興寄超敻體裁韶俊蠙珠耀而天馬馳也春雲舒而寒月明也予作而歎曰仲舉之詩其工乃若是耶是則有所由矣蓋仲舉與其兄伯起髫丱知名翩翩競秀吳下有二俊之稱早好藴輸耻爲拘儒即其逸才雅志固足卓然自成矣而仲舉曾不以自足也家庭切磋之餘益務朋友麗澤之義先達之門造請無虛

知名之士締交殆徧至於四方賢豪之過吳者無不相聞或授館致餼久而弗衰焉是以北海之坐尊常盈當時之置郵絡繹然非饜酒食相徵逐取貴勢爲資利也專以討論文義資決疑殆一倡迭賡箋簡相屬良辰勝賞藻績燁然加以好篤由衷情敦久要古道是昜斯文共勵深鑑孝標之譏靡蹈公叔之誚所以先登之華折行而樂與同氣之儔引領而遠臻矣夫木既什又從而繩之璞既瑩又從而礪之有不底於美者否也然則仲舉之詩欲無工得乎仲舉年纔

弱冠而其志甚銳其論甚高由此而之焉將不以出乎今之人爲足而直以古之名家者自命矣其所詣蓋未可量也他日與伯起雙幟齊軫翺翔藝苑振芳馨而掞光耀豈真如二張之在太康而已哉予不斐幸厠知交之末欽畏之日久矣茲因書於稿後以識予之歆服仲舉而不可及者焉

方伯朱雲溪遺稿序

袁生曰始予少時嘗聞先大夫之緒論以爲吾黨雲溪朱先生今之偉才也其風槩凜然有可稱者予從而質之則先大夫爲予覼縷言乃知先生始終之詳蓋斷斷思以名節自立不俛首隨流俗居官所至必有施設強直自遂雖忤權貴瀕禍患而弗悔者也時予未及識先生而先生竟捐館舍矣每思先大夫言未嘗不慨然慕之及予備員南曹而先生之子承烈亦筮仕司城間乃手一編拜請曰此吾先君子之遺稿也詩若文總六卷業已鋟梓矣願子爲我序之予受而三復乃嘆曰始予慕先生之爲人而恨其不及見今而猶幸得以覩先生之遺文也序何

敢辭蓋先生諱鴻漸字子羽自稱雲溪子吳邑陽山之巨族也家世自元以來力田好古最多藏書先生天賦異才豁達穎敏喜嘗繁劇剸裁立辦而沉毅能謀亦不輕發其志堅忍自持其氣激昂不少屈舉嘉靖癸未進士策名仕籍者幾三十年當二三權相熏灼之勢徜徉其間數以取怒回翔左授幾陷不測然以才竟莫能廢歷官皆有聲績而秩亦止於方伯終不大用以老居常朴素儉約澹然寡營其素所砥淬日夜思以功名自見垂勳業於當年至於文詞篇什

以抒憤鬱而適性情者蓋未嘗以之經意特其餘事耳故今所存僅僅若此然即而論之其學博其思深其辭達其格勁清峻而不激雄邁而不肆沉着痛快直寫胸臆矯然獨步凌厲壓壚有志士烈丈夫之風是亦足以傳矣夫言者心之精也文者行之符也其婀阿淟涊則辭多徇物雖豐耻也其廉直剛方則言皆獨詣雖簡貴也然則先生之存稿僅僅若此亦何恨其少也哉袁生曰始予慕先生之爲人而幸得見其遺文及予誦先生之遺文而益以信其爲人也曩

先大夫之亟稱豈欺我歟豈欺我歟予既生晚又愧寡昧何敢妄謂能知先生者輒因承烈之請乃爲序之以致仰止先哲之意而且使讀是稿者得以論其世焉

白雲司仕學稿序

嘉靖癸丑予幸邂逅貞亭先生陳君傾蓋歡相得知其爲有道君子別去十五年予竊祿留都而君爲刑曹郎復相與話舊於青溪之上歡然猶昔日也君素嗜詩所詣最深非沾沾工爲形似者其來官於此也值　聖天子更化朝野晏然金陵舊京風物尤勝而刑曹之務視昔特减君因得雍容委蛇不以簿書自困間與同署及諸曹之儁彥徜徉游燕發爲詩歌江山勝槩多入題詠更倡互答以適其性靈宣其志意而共鳴一時之盛久之乃以成編示予題曰白雲司仕學稿予受而讀之其思深其意曠其辭恬澹而閑雅精練而清華不尚雕飾而妙合矩度真有道者之高調也非清時之暇豫無以舒先生之襟抱非先生之才藻無以寫茲土之佳麗然則是編也不將使省署流芬雲霞生色鍾山加

其蜿蜒石城增其突兀也哉予既素欽君之能詩而又喜君之詩遭其時得其地而益以章章也乃爲序之以傳於同好

殿撰范君伯禎奉使冊封魯藩贈序

吳興范君伯禎今年春以諸生待試於南宮取高等對策大廷文又最高　天子親擢爲第一拜翰林院修撰其秋諸侯王有分封及繼世者朝廷當遣官冊命之有司以請故事冊封有正副使實勳臣主之而侍從之臣佐焉即侍從必資次稍久者乃得行至是　天子采言官禮曹

之議以侍從充正使而伯禎入翰林方半歲特被簡命持節賫冊使於魯藩蓋禮因時宜制有變通以飭文修度致慎增美無非篤親親之恩重儒林之選敬其事而加隆焉之意也惟清朝有盛典伯禎以超等獨首承之厥亦殊遇也哉冬十月伯禎行同年之友同出于師門者凡十九人謀所以爲贈者而授簡於袁生袁生曰國家恢萬世之業奠盤石之宗並建懿親以爲藩輔百八十餘年以來羅布錯列遠近相望內嚮以奉本支何其盛也惟歲有彝章式序群后或

分或繼莫不受命於朝儀曹掌之宗伯詔之太史定辭歷正擇日金版玉署以鐫以鏤貴使持節乘傳而往何其重也伯禎以文章名世之彥居殿閣清華之秩奉　天子顯休之命爲王官專制之使又何其榮也春秋列國之卿大夫交聘於諸侯皆有威儀文辭可以稱述君子於是乎觀禮焉矧以我國家之隆而魯爲東方大藩伯禎之往也致上指諭德意官司敬共陪列以聽升降俯仰授受有儀宴享辭讓應對有度斂給齊肅禮成而賓之以文外史掌故之流必有

從而記之者矣暇乃覽其土風問其故實登大庭之庫訪少皞之墟釋菜於闕里周游於孔林從洙泗群儒考論壁書漆簡之遺緒使風聲聞采燁然流播於海岱之間即韓起之觀書以徵古代武之陳詩以知志尚安足多歟使事既蕆爰圖其私駟馬于征駪駪而南稅駕於桑梓之里太夫人康强在堂覩令子之青衿而往朱芾而還也慈顏欣欣慰勞有加鄉閭聚觀親賓致賀歎顯融之何速羨遭遇之非常傾聳跂慕振動一時彼古人以文學致位者厭承明之直而

自請分符勤西徼之役而猶誇負弩抑又可圖矣予固重爲伯禎榮之也簡書有期王事有程周爰之義每懷靡及無憚載馳無懷土思亟其來覲無久虛玉堂之署予日望之而已其將何以爲贈哉諸同門之友咸曰凡辱交於伯禎者莫不榮茲行而願其遄復也而吾子能宣其意請遂書以貽之焉

都閫梅軒謝君擢任上谷總戎贈序

萬曆紀元之正月梅軒謝君元吉由山東都司僉書以爲萬全都司掌印夫掌印統帥一軍視

僉書不啻有間而山東近在內地萬全故為邊
鎮控壓大漠宿重兵馬其任寄視山東又不啻
有間矣君之有茲擢也蓋本兵者髙其材能而
特選之也戒行有日其僚王君朱君造予而請
所以為贈者予以承乏典文茲土辱與君游稍
久雅知其材能而願以不斐之辭颺之也我
國家統一寰區撫有方夏外而邊陲內而州郡
咸置衛設兵以備不虞而其居重馭輕之勢則
又厚集於　京師武功之爵虎賁之旅連營比
伍羅布充斥視外地為最盛居常番休宿直入

備禁衛而其世胄之材且能者往往授節建纛
經營四方出膺推轂之寄克以勳猷自表見荷
寵光而垂休烈者視外地亦為最盛焉昔漢之
名將如辛趙甘傅之儔多出於南北軍在唐則
如李西平父子在宋則如曹濟陽父子亦皆出
於禁籍其他不可悉數至我　國家亦然彼其
切近輦轂瞻依日月被服紀法閑習訓令勵果
毅之節篤忠貞之誼所以承藉培植之者固有
自來矣謝君之先以靖難功列爵禁軍世充宿
衛未有聞也厥考參將公始邁跡常流騁于顯

秩至君則益自奮踔思以功名自致諷誦韜鈐
攻習觚翰早夜砥淬以應有司之求遂以文武
絶倫取中武舉第一傑然居多士之首大司馬
奏其名第而超擢之俾佐山東之戎政猶以君
之材能宜折衝一面不當坐鎮內地故閒歲而
有今茲之擢焉夫萬全古之上谷今　京師北
門擊柝相聞最為要害柄臣開府甲卒列屯蓋
九邊之雄鎮也君以都閫掌其政令上承都帥
下緝群校外拓疆域內鞏郊畿宣揚王靈震疊
醜虜其任寄誠有重且艱者以君之沉毅有謀

[illegible]爲決有勇廉靖有威敏給有斷奉公以蒞之矣
心以圖之將何重之弗克負而何艱之不可濟
他日功名所樹立炳煥俊偉即漢之名將辛趙
甘傅輩薄不足為而銘勳冊書益張大厥考之
遺緒庶幾哉唐之西平宋之濟陽父子濟美將
復見於今矣是可謂邦家之休豈直曰禁衛之
光也君其勗之無負特選之意也哉其僚聞斯
言也咸以為謝君之材能執此以往必將有徵
也請書而俟之

大參斗垣[illegible]公[illegible]浙江[illegible]序

隆慶辛未夏斗垣先生長沙龍公由都給事中出爲山東參政專督其賦乃萬曆癸酉秋以入賀當如　京師則先期擢調浙江督賦矣公既畢賀事南還抵歷下與諸同僚爲別于是三司之僚長自左使寧鄉曹君而下相與讌公於堂餞公於郊而以贈言見屬予惟今之仕者多欣戚於遷擢淹速之際而較量於職任劇易之間蓋常情所不免也始公以湖湘英傑踰冠舉進士拜蘇州推官五蘇故大郡公筮仕以才識著名由是選爲給事中居諫垣聲稱益振所建白皆通達國體資望當內陟矣乃竟絀于外補而有山東之命公之涖山東也矢心殫力職思其居曾不以金穀煩瑣有所弗屑審均六郡之財賦而程督之期會適宜公私咸濟國課無乏而民以不病既歷二年有成績又當進擢矣乃猶仍其舊秩而有今茲之調自常情言之得無以爲稍淹而加劇乎噫是不然也當衡者之式序有位也豈必驟遷之爲優誠知其人之才也則盡其用焉爾矣士君子之委質就列也亦豈必崇秩之爲榮誠以才而見知于時也則樂盡其

用焉爾矣自古有國者其廟堂之所措注莫不以經費爲急理財爲重而在今日則尤爲最要蓋我　國家承平日久費出日溢民力漸以不支而司農時復告匱乃其來非一朝夕之故矣今海內所在困于上供而東南其甚者也浙爲東南粤區其財賦之當出歲率無慮數十百萬則又其甚者也非得弘通特達精識遠慮之才運量而經理之其將何以集事歟公之擢調蓋當衡者深知公之才而欲盡其用也公之往也以其所以督山東之賦者而益加意焉考其盈縮以正其簿書量其遠近以準其輸納懲其姦偷以清其逋稽本之以勤誠飭之以紀法濟之以惠和上以體國下以裕民浙中數十百萬之財賦可以指顧促辦如期而灌委于計司之庫必矣然則公之才將不于此乎益見而是調也豈非公之樂盡其用者歟又何計于淹且劇也方今　國均統壹公道昭明勞多者受上賞績懋者蒙顯敘公其往哉行將召公而大拜矣公聞之曰子之言也實獲我心乃遂書之以爲贈行之序

憲使遂渠劉公入覲贈序
國制每三年天下藩臬元僚各率其方之郡縣
守令朝正于　京師蓋古者諸侯述職之義也
萬曆紀元之冬山東按察使安陽遂渠先生劉
公當朝明年正月先期治裝將行於是憲副灌
闗葛君僉憲惠安郭君造予而晤言焉葛君曰
吾儕之竊禄于茲也豈惛湣是即抑職司是惎
然顓昧寡識倀乎何之過與動偕靡協厥終所
以僅僅獲免于大戾者繄公之教是賴也蓋公
學殖該博議論明達嘗再官茲土更歷藩臬於

凡舊章故典民風物宜鉅細纖悉既已無所不
諮而且不以吾儕之不肖也日進而告詔之焉
開心推誠惠訓不倦微言亹亹皆指南也吾儕
之願承教於公蓋朝夕不能舍者今公有朝正
之役又將舍我而行矣其若之何予曰是誠然
也同官爲僚誼無胥遠矧辱公之雅教而又惡
能不戀戀乎然公之行王事也子將若之何哉
郭君曰是誠然也而吾竊有念焉今律紀將窮
歲云暮矣川原蕭條寒氣栗烈處者墐閉役車
其休而公方以此時抗旌首路踐從冰霜遡朔

風而馳也靡夙靡夜僕夫得無瘁乎予曰子之
意良厚矣而未裁於義也蓋敬事而成信者君
子之心也勤禮而奉職者人臣之節也公膺連
帥之任屆三載之期率東諸侯而朝于　天子
考禮壹德脩慶正刑以賛冢宰總計群有司之
殿最而大明黜陟焉條其敷奏之言列其明試
之功上以對揚　聖天子之丕顯休命而下以
慰答東土士民喁喁内嚮之心其典誠重而其
義莫有大焉者矣公方懷靡及以從簡書之不
暇而暇恤其道路之私乎子固以爲非所念也

葛君曰如吾子之言吾將何以爲情其惟跂公
之遄歸乎予曰是又非所可期也夫疇庸進律
先王肆覲之䂓也登賢選能明君馭世之柄也
國家故事每于來朝之臣遴柬卓異錫宴頒賞
而又以其大僚付諸廷推拔其尤者超拜而顯
陟之示風勵焉茲典而舉也公其首膺之者歟
公故爲吏部郎以幹局稱積資且久當内擢卿
佐乃竟外補徊翔至今論者莫不以公爲淹迫
茲入覲而胥望益隆政績益著九卿之選非公
其誰吾將見公之入而不出而後會之尚有俟

也夫從以戀綣之故跋公之謚歸無乃濶于事而末之思乎郭君於是憮然作而言曰吾儕居職無狀匑茲大計皆待罪而俟斥者也曩旣頼公之雅教而今且復藉公之庥庇倘幸苟免於譴而尚得從公之後竊慶以爲侍教之日猶多也子而曰是未可期則今茲之與公別也不重有所感而益難爲情乎予曰然是不可以不識也乃遂敘而書之納於公之行李用以寫離緒而繫遐思且冀後會之有徵焉

湖上編序

張子幼于早歲起詩名業有請益藁傳諸人矣頃予賫之繼又積成編焉或曰張子其嗜爲詩歟予曰非也夫詩不徒工作匪無因抒情宣志厥有自焉蓋感於衷而愜之者存乎激歷所遇所賦之者存乎游樂其境而暢之者存乎適應於慕而廣之者存乎同故俯仰身世鬱紆無聊激斯鳴矣羈孤行邁寓跡覽觀游斯述矣故林逃虛長往成趣適斯寫矣臭味參合聆響互應同斯衍矣茲四義者皆詩之所由昌也夫人者天畀俊才窮冠知名青雲蹤升揚翼有司時乎仰乎莫所自解則其悵憤怲恨之辭非傷於激者也獻玉未售左次金陵山川迎目淒其巳秋靡靡搖搖勞我行役則紀游述懷感離念歸之緒必假詩以洩之焉倦游言還偃息靜境煙霞賞心釣弋寄傲石湖楞山之間即洗耳振衣之域也蓋悠然有忘世之思而狂歌永言惟適斯暢矣乃若實乎則服名颷則歆幼于有其實而名隨之則賢豪景附冠蓋踵接久要不忘邂逅相許如蘭之言必訓在陰之鳴必和雖欲金玉爾音其可得乎予故曰張子非嗜爲詩也情有

由抒志有由宣蓋不徒工焉耳夫詩沿代殊然要之皆祖於三百篇乃三百篇則四義備矣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激之繫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游之託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適之致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同之況也然則謂張子深於詩者非邪張子聞之曰獲我心矣請遂以序之編名曰湖上者識遯思也梓之以播者猶夫求益之意也諸所贈荅併入梓者美同聲之應也亦以僕幼于之不朽云

袁景星集卷之八

袁魯望集卷之九目録

墓誌銘

袁魯望集卷之九目録

袁魯望集卷之九

明故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朴
菴王公墓誌銘

惟王氏占籍於滕初未有顯者至嘉靖末王伯子嘉賓暨仲氏元賓乃相繼起諸生取高第皆擢御史又皆拜大郡守並時佩虎符秩二千石而其季利賓亦已舉於鄉由是王氏聲華之盛不獨甲於滕且稱雄于齊魯間矣而論者遡其所自則咸歸于厥考朴菴公之累善而克教也萬曆癸酉秋伯子偕仲氏遣其子以書抵予曰

不肖兄弟之有今日皆先君子之教也今先君子以壽考終矣不肖兄弟奔喪歸痛慕實深然他無可圖者惟是先君子之潛徽懿碩不可以弗彰也敢以銘嵗之文為請予與仲氏為同年進士視朴菴公猶父也其何敢辭乃據其姻家鄉進士劉君所撰行狀而叙著之焉按狀公諱天敘字文秩朴菴其自號也系出瑯琊而世居於滕大父蓮幕公俊為縣掾史自望冢鄉徙家城東父處士公美母楊碩人處士公有子多不育晚乃生公時家業酤酒有道人來酤見公方

幼因相之曰是兒壽且貴楊碩人喜多飲道人而卻其直遂與處士公議遣公就學公就學久之病楊碩人乃曰道人妄也毋苦吾兒公遂廢不竟學書而王氏學書則實自公始也公賦性介慤秉心易直幼而好修服習不怠尤善于事親以孝謹聞居常喜閱故事時時手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諸編其志意所慕皆古人善行也處士公卒公喪之哀楊碩人在堂公曲盡色養嘗暴怒以杖擊公或導之稍避公曰毋怒而避是益其怒也乃跪受而婉辭以請碩人怒亦解碩

人之病也公晝夜侍側目不交睫湯藥必躬嘗以進喪之亦哀而中禮碩人素憐愛少女臨終謂公曰汝妹家貧分貲若干與之公泣曰毋宜自寬無以妹爲念也及碩人卒公如數分之旣而其家復囊空又輙分以贍給焉公素好退讓耻爲忮競里中人無長幼皆以身下之里中嘗有爭者將訟于官過公間知之公爲辨別其曲直更引故事以感動之爭者即輟訟罷去故公生平㝡得里中之和莫不稱爲長者云公娶於程氏旣始生嘉賓也遣就學教之甚嚴里父老

曰若不學書何以[illegible]若兒也公曰吾[illegible]成至今恨之可又貽吾兒他日恨乎繼而[illegible]賓利賓其教之猶初也迨嘉靖壬戌嘉賓果[illegible]進士乙丑元賓亦舉進士隆慶庚午利賓亦舉鄉試而嘉賓之官太湖也三載考最公得封爲文林郎太湖縣知縣程氏爲孺人嘉賓之官御史也值改元覃恩公又得改封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夫婦以布衣伏田里洊受　朝廷之休命其光寵若是三子皆以文學顯家聲播傳遠近而公夙昔教子之效乃章章見矣嘉賓初

拜太湖令公戒之曰我滕舉進士者無幾而王氏又素微今爾致此皆先祖陰德也爾往爲令其亦務崇陰德以衍厥慶乎元賓之拜蠡令受上官戒將以嚴治公非之曰爲民父母而苟任刑法迎合上官吾弗取也元賓竟以寬平治蠡亦擢爲御史焉二子有欲遣隸迎公者公曰迎隸皆而民也豈可以吾故勞之謝弗令遣有寄俸金爲壽者公不悅遺書戒之曰吾望爾爲清白吏吾朝夕固無乏豈賴此哉公自二子之貴仕以逮受封也家居十餘年人莫不榮之而公

顧愈自貶抑節約彌甚田不過三頃皆故業無所益歲自課率耕作不肯即安公府雖公事不喜入鄉飲延請多不赴士大夫覦遺者亦不受其清尚高識尤人所難及焉公得疾不御藥餌有問疾者輒與共飲道故舊爲笑樂忽豫剋期曰後五日吾當逝矣至期請更衣則卻命服獨服布單衣幅巾綦履端坐而逝云公生于弘治巳未十一月十七日卒于萬曆癸酉四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公之配即程孺人生三子長即嘉賓寧國府知府娶張氏次即元賓承天府

知府娶神氏繼娶亦神氏次即利賓舉人娶張氏二女皆早卒孫男二人孫女四人曰無逸縣學生娶吳氏女適侯女聘杜嘉賓出也曰無私未聘女聘劉元賓出也女未許聘利賓出也曾孫男一人曰以寧未聘無逸出也墓在某所之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銘曰士貴闡道由學斯明公未涉學道則可貞豈其篤生得天者厚式克因心惟德是楙孝爲行始我順無愆愿乃忖貞我守弗諼始也隱約爰飭其度終也顯融益斂其素丘樊夷猶古之逸民耄耆砥勵允矣哲人公之餘慶豈惟今日三子競爽簪纓赫奕子子孫孫尚克繹思爾公爾卿顯于明時百世其承之

沈隱君墓誌銘

蓋逸民之稱尚矣歷稽往史皆列隱逸未有遺焉者也然彼裋褐里居結茨野處者迹若隱矣而其行多無可齒道或有潛懿而文采不足自表見其流風泯然莫得而聞是去編泯無幾也烏足稱隱哉以予所見沈先生者殆可稱吳之隱士焉先生諱崑字玉父中歲更名荊石仍字

玉父自號曰白浮山人家本崑山徐氏元季有贅於郡城之沈者遂從爲沈高曾而下隱德弗耀父昌業賈而賢家頗饒足生二子長嵩次即先生也先生幼警敏稍長習科舉業銳意進取嘗赴御史院試輒病作先生嘆曰是殆命也吾安能俯首乆事佔俾耶遂棄所程書取古墳典及諸大家之言閉戶諷誦日夜不輟課爲詩文期有以自見於世一時郡中名流若枝山祝公衡山文公白陽陳公雅宜王公無不與先生交者先生既好高尚以家悉讓兄兄故不善治生

家遂終窶然先生不以爲戚居常蓬蓽蕭然而意氣朗暢客至抵掌劇談供設頗豐取且快意不復計來日有無也以是窮巷之中軒蓋常不絕諸知交同里閈者爭迎館之更迭無虛歲未嘗一出里門而所受業者無慮數十人中歲得奇疾幾不起先生謂家人曰家事幸勿關吾以吾爲死者則可乃重裀下帷繕性息機取古方書自製藥餌之如是者幾十年欣欣如一日不少躁悶竟得全愈氣體復如壯時先生更病起以爲餘生當汲汲行樂乃日徜徉虎丘石湖之

間啣杯自適與納言石川張公參岳海峯吳公同游偕賦倡和甚夥嘗愛虎丘之麓欲買地爲藏䰟計而未果也數數過諸故交諸故交咸倒屣具食先生據上坐貌古氣逸坐客爲傾舉令設罰曲中樂方客無不解頤歡者門生更置酒邀先生先生亦必爲之盡懽投壺雅歌竟日忘倦暇則閉閣課詩苦吟疾書更數稿不自休必求愜意乃已蓋先生早好老子學甘乎止足之分而晚益曠達故惟寄情詩酒餘無一世間事著其胸中也先生性稟和恕而中實綜密內行惇

備家庭怡愉其與人交也不爲驟親疏絕以氣勝人冠履潔整被服閒閒歛躬避跡不涉世務常恐或浼之者至於義利取舍之辨尤極分明女兄常寄百金既數年女兄没召其婿而授之閩中黃戶部寄橐中金游宦久之而返時先生方病劇取所寄還之封識如故黃亦且忘之矣歎息以先生爲古人焉嘗南游武夷窮山水之勝所過州縣吏多先生舊識橐駒投粲備賓主禮先生一無所干歸囊惟紀行詩數十篇而已四方士大夫經吳者聞先生名多延見之

先生談飲自若忘其貴勢亦未嘗有所求託也玉峯朱冢宰之嗣參督練川公夙與先生交以先生貧也餽遺之先生以爲無名題詩以謝而返之不浹旬而先生遂易簀矣其終始不苟如此先生性善自遣生平鮮憂色其配趙碩人善中饋而無子所出惟一女得婿費雲鵬館於家雲鵬通書而習醫事先生如父所欲必黽勉求給故先生得優游養志日抱弄諸外孫有餘樂焉歲甲寅避寇入郡城先生以瀕老遭亂悒鬱不自得默坐或潸然出涕竟以嘉靖乙卯閏十

一月二十一日無疾振衾而卒距其生弘治壬子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遺言以雲鵬之仲子循義主烝嘗之事雲鵬卜以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先生於仰天山之先塋而奉其父贊先生所撰狀徵銘於尼先生與先大夫之舅季爲童丱交而尼及諸群從又皆從先生受學憶在髫年見先生與先大夫游無間晝夜而尼稍長又數侍先生游宴知愛最深今先生不可作矣嗚呼哀哉銘何敢辭先生詩宗杜少陵能道胸臆爲文究曲善敘事真行草書放逸有態所著

詩若文及諸雜稿藏於家云銘曰其志充如其文炳如其樂于于以道自舒得乎天而忘乎人外不足而內則腴生乎今之世與古隱者而爲徒所謂幽人之貞安節之亨其先生之謂歟

勞維敏故室陸令人墓誌銘

令人陸氏長洲人也父喬枝母鄒氏始生而爲其從祖父湖東君杰從祖母鄒碩人所鞠故又事湖東君如父事鄒如母云陸氏世居陳湖爲巨族而自冡宰公以來又多顯官湖東君家於金閶之武江鄉又以雄貲傑材益張其業號爲華戚然令人獨稟至性不好侈汰抱幽履素出自天然稍長即自修飭慎舉止凝然端靜不妄言笑湖東君器異之愼於相攸迨年十七乃許嫁勞子維敏時湖東君則既捐館舍矣維敏會髫稚擢穎郡庠故鄒碩人以令人女焉令人之始歸於勞也秀容婉儀展措詳雅厥舅鹿泉公厥姑周碩人咸欣欣喜相慶得佳婦令人率其真誠上奉二尊旁接妯娌進退有度秉心專一不爲煦嫗爲顏面以事迎合而實未嘗有所徑夫人始見者或怪其踽踽然徐而察其由衷坦

直可親莫不悅而稱之相其夫子和而能敬事無攸遂或饋之食夫子出未返令人必貯以待之夫子未御則寧敗惡令人訖不先御也維敏既業儒不問生計緩急有所需令人輒脫簪釧以佐其用了無悋色抑又賢矣雅尚儉約居常布衣蔬食未嘗曳紈綺厭粱肉頗信大慈氏之教以淨業自勵而性尤好潔特異於人日使婢子炊清泉澣濯衾裳沃灌其几席躬[illegible]弗澣食器必過致拂滌稍不愜則終日[illegible]殆幾[illegible]矣竟以固勢沉痾[illegible]體[illegible]瘵嘉靖己

未四月二十六日產難而卒距其生甲午八月九日閱春秋纔二十有六子男二人允恭允文襁褓抱氣煢煢周碩人實鞠之良可悲夫維敏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令人於張塢祖塋之側乞銘於予予惟令人雖享年不永然逮事其舅姑孝養無違相其夫以文顯舉於鄉爲進士克生二子以奉勞氏之祧斯蓋成爲人婦者矣且其言不出內身不勝衣琴瑟靜好柔嘉維則稽古陰教所貴殆庶幾焉是可銘也矣予娶於勞而維敏實予內弟也爰寫其哀思之緒以爲之銘銘曰嘿暘怨華屋泫露泣朱顏瑾瑶委音動金燈焰爐殘歎賢雄之失雌傷孱雛之無母幽閨掩兮明鏡分泉路渺兮青苔厚已焉哉踆烏向西匿奔瀾盡東流盛年惜逝兮復何道天長地久兮託於茲丘

張母葉碩人墓誌銘

張母葉碩人之將葬也其三子以彭徵君所撰行狀稽顙乞銘既而仲子又以所述行略來余託交於二子者厚且久知碩人之賢爲詳雖微二狀猶能言之其何庸辭碩人葉氏諱某居吳江爲汾湖著姓曾祖芳廣西布政司副理問祖紳舉進士授給事中終尚寶少卿父夔大學生母李氏碩人生而惠淑幼有至性夙閒禮訓凝然天成八歲即樓居學書計習女紅及笄乃下人罕識其面者幽閒貞專之美仁孝慈良之懿誠心允蹈無所假飾而尤樂於推讓不競不忮內外莫不稱之蓋自其少時而茂德咸備矣慎擇所配乃歸於雲槎處士張君沖碩人之歸也相其夫子事其舅姑敬其尊長和於姊姒旁逮宗姻族黨下至童奴媵婢皆接之以禮施之以恕而必本之以誠一如其所以在室者即內外又莫不稱之張宗方盛諸房各以氣分不相下且好以禮數相責望至言碩人則羣然心服無間然矣張君之同產兄弟四人伯氏居貨京師仲氏領薦鄉舉而季氏最幼初就學張君以一身養二親獨持其家泉鏹流輸籌簿委沓而能以其間遨遊山水交結賓客好古博物蒐奇購異聲名籍甚於一時益碩人之黽勉盡瘁佐助之力爲多焉然碩人相不宜子無所出乃敦求淑媛以奉宗祧而張君始再聘於臨安許氏許

夫人之來也碩人愛之如巳同氣朝夕慰藉相得甚歡未幾盡以內政授之聽其處分凡有當於舅姑意者未嘗不歸美於許也許夫人故御史公之孫毓於世德實能婉美而曲盡主嫡之敬事碩人不啻如母碩人嘗因伏臘虔禱願其早成子姓既而許夫人果連舉三子一女碩人親自褓抱與同卧起遇有疾病寢食不安鞠之逾於巳出蓋碩人生平秉心以誠而至於愛子則尤其誠之篤至者也張君辭親游京師碩人即代之侍奉養無缺者二親即世碩人同張君

再更三年喪禮無違者張君自京師歸遇盜被創盡失所寄金抵家則發巳貲償之碩人不少沮張君後復挈家如京師碩人與許夫人偕往不憚跋踄艱力治生其業乃益振焉張君既勸游歸以所積治大第享素封碩人乃勸之教子延師會友砥礪問學而三子皆早有文譽多縉紳長者之交碩人則益喜日與許夫人擊鮮為具以待其至雖費不恤也每就試必斥奩資以賜之及失解則以溫言慰勉之卒之咸玉於成歲壬戌張君捐館今碩人[illegible]遇[illegible]沉[illegible]天追

二子同舉於鄉碩人顧之為解頤既而以其父之不及見也又大傷感所以不加將赴春官相持不忍別後益懷思愈增悽感其下第而歸碩人以得見為樂然疾既深不可起矣先是長至元旦許夫人必具禮服率子婦拜賀於正室丙寅歲朝碩人忽夙興扣許夫人之寢出拜許夫人辭讓不獲碩人曰爾有三子而皆材使吾無子而有子是爾有大賚於我也敢不拜賜蓋碩人所以為張氏後嗣計者終身惓惓焉至死而不能忘情也噫其可不謂之賢乎竟以二月十

一日卒距其生正德甲子享年六十有二子鳳翼甲子舉人娶李獻翼太學生娶朱燕翼甲子同科舉人娶徐女一適韓世延縣學生孫男一人孫女四人葬以丁卯正月二十八日墓在百華山之麓合於張君之兆其銘曰自古在昔女史所傳婦惟懋德賢聲以宣然揆厥本生民之源必也有子世祀乃延於惟碩人天篤其美為女為婦考終原始率履貞淳德既備只云胡靳之不使宜子碩人曰噫厥宗懼淪苟可良圖豈必自身乃勸夫子以許來嬪胤嗣之昌庶其自

今惟家將興祥發於許載震載續三男暨女子
以母鞠劬勞甘處毋以子貴謙讓益祇詩詠莊
姜戴嬀是親傳稱趙姬叔隗是尊徽音既邈明
義靡敦求之斯世復見碩人二嬪相友莫知孰
嫡諸兒群嬉莫知誰出始願克遂我心則懌藹
藹和氣凝於一室氣和之應於何以徵秀偉三
子鬷玉敷英士林之雋王國之楨既能色養抑
有令名豈其式穀惟母之教實有陰祐彼蒼之
報鴻儀甫振文瀾始道倬彼慶門展也有耀伏
龍世墓旁啓新阡歲時來謁子孫日蕃我銘斯
石紀厥開先俾知所自碩人之賢

明故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奉政大夫
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翔宇曹君墓
誌銘

聖天子初即位改元隆慶之春二月南京吏部
大計留司百官之課而廢置之以丕釐維新之
政於時考功郎中曹君實掌其事具奏報可有
成勞焉未幾君以六年秩滿尚書列上稱職冬
十月擢為河南按察副使督治漕河蓋選能也
而君之父母暨妻又以　登極覃恩進封為奉
政大夫為宜人可謂並受寵渥然君以其秋得
疾沉綿不瘳新命下而君已先卒矣嗚呼悲夫
君之卧病也其伯兄適來得視屬纊遂以其喪
歸明年其仲兄以書告其同僚曰吾弟以春三
月十日葬矣其具行狀徵刻石之銘按狀曹氏
世為安丘之連池里人在洪武初曰德兒者生
子敬子敬生彥剛彥剛生端蓋君之高祖也皆
耕隱弗耀端生滕滕生光漢光漢生汝勤字希
禹是為冊山先生則君之父也比三世皆名儒
應歲貢而曹氏始以文學顯矣冊山君娶于王

生三子長一麒邑庠廪生次一麟丙辰進士仕
為吳江令又次即君也名一鳳字伯儀別號翔
宇蓋以見其志云君生而體貌凝厚資性敦篤
為兒童時顧若鈍拙者且有耳疾冊山君日課
二子以學意君弗能業課也居數歲耳疾忽愈
警敏異常授之書即能誦讀講解嘉靖丁未冊
山君應貢游國學君侍行歸而補邑庠弟子員
時年十八乃苦志淬礪文業日進試輒高等燁
燁有名戊午舉於鄉己未連舉進士授南京戶
部湖廣司主事君筮仕即竞出納意不薄之顧

益自奮勤習吏事講求時宜不肯少休而且愈厲淸操矢心精白當官而行惟正是守其志挺然思以功名事業表見於當世不欲汶汶與流俗浮沉而已居無何奏 命督逋稅於楚中楚民故敝君至則詳爲隱度多設區畫勤其文告以代鞭朴不苛不縱民悅而輸厥職克辦矣然君方以國計未贏民瘼未卹內切隱憂志圖其大周爰咨詢逾二歲而返蓋旣勩且瘁焉在事陞員外郎郎中入覲復 命考三年滿得封丹山君爲承德郎母妻皆安人還任戶曹而君名

聲旣起乃轉禮部精膳司尋又轉吏部考功司君之旣蒞考功也益修廉隅飾威儀謹言動愼防檢以雍容表率爲己任搢紳皆嚴敬之其馭諸郡邸小吏整肅明信務存大體持綱不弛莫敢譁者 國制京考有常期當衡者率先期採訪乃元年以詔書從事非其期也然君居常殫心鑒別素審而臨事加愼夙夜在公殿最等列高下無爽以故奏牘成而冢宰從之 當宁俞之中外帖然怨謗不作君之才具推以用世者斯可見其槩矣君旣滿二考年資頗深而時望

特重衆咸謂可寄方鎭陪卿寺備異時名臣之選河南之擢蓋其漸也而詎意其遽不起耶其命矣夫君生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十七日卒于隆慶丁卯九月三十日享年僅三十有四所著有谷楚輯及兩京家居諸詩文稿始曹氏三世修文學而尤以孝友相傳至丹山君禮法自度益篤家庭之教君自少服習而入官之後乃更嗜學討論不倦其學以孝弟節義爲本而及於政體國經務求實用不尚浮華駸駸向往蓋未見其止也長逝之日言不及私弱子在前曾弗

爲意惟泣下曰思見父母又慨然曰常懷中正而已君遇事速解而性獨持重好守舊章器度詳淹而其氣甚勁不畏强禦與人耻爲詭隨而務盡施報賙卹危難提携顧念情好藹然平居克自矜攝而辭氣恂恂蹈履平易雖臧獲微賤未嘗輕有所譴也予與君同官署周旋最密蓋得於所聞見者如此君娶周氏生男一應鏞幼未聘生女二亦幼未字君卒而父母垂白嫠孤孱穉同氣仳離閨門摧剥知交莫不傷之然予之所以傷君者則又有在而非直此也乃抆涕

而爲之爲銘曰昔仲尼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稱名豈虛傳實存乃徵其實維何志立行成二
者克兼豈無令名然志立矣而或嗇其壽行成
矣而厥施未究雖疾無稱曷愆于後君之自樹
修名是期可圖不朽與化俱移没世悠悠何以
俟之其有稱耶其無稱耶吾固不得而知噫如
斯人之卓卓而俾卒泯泯則天道其安在故吾
皇室家之感而實怳然興俯仰之慨

明故鍾母黃孺人墓誌銘

御史東莞鍾君以隆慶己巳奉璽書提督南畿
學校越明年徧巡列郡大甄多士之藝而賔興
焉文教誕敷士風丕振既告成事歸於金陵聞
乃造余而請曰不肖孤爲先君最少子其始生
也則前母黃氏之歿蓋二十餘年矣又三紀而
不肖孤始通籍於朝則先君之歿亦二十餘年
矣幸遇　今上即位推恩臣工得贈先君爲御
史封吾母劉氏爲太孺人而具疏以請亦得贈
前母爲孺人始吾先君權厝前母於麥家徑午
丁向之原逮先君襄事則改卜於鍾家嶺諸孤
以幽靈之久安弗敢啓而合也今兹遭際並受

恩典前母之墓禮宜樹石以闡揚潛徽以昭宣
寵命而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敢以銘辭爲請余
與御史君爲同年友視其前母猶母也烏容以
不斐辭按狀孺人黃氏爲贈御史近素府君鍾
公諱本成之元配父其母某氏生而至性柔嘉
夙聞姆訓迨歸府君雍容敬順相勉以勤約謀
生婦道克修承事翁姑惟謹每饋食必躬親之
不敢藉手於人平居言笑有節弗出於閫待親黨
以禮人咸稱之下至僮奴幼稚亦皆遇之仁慈
弗輒加嗔恚也府君少而好遊每挾貲出數千
里外或經歲弗返孺人代之持家奉親翼翼有
緒其所裨助爲多焉素稟孱弱竟不永年閱春
秋三十餘而卒卒之日子女皆幼姑庚氏實鞠
育之晨夕撫摩未嘗不欷歔泣下而痛賢婦之
早夭也御史君之言曰吾前母之享年無幾而
其違世已久懿行淑德弗能詳也故所可紀者
僅僅若此嗟乎是亦足以傳矣子一人曰美今
已卒女二人適劉鍇張豪繼室劉太孺人之子
曰詮曰傑曰偉曰佩曰儼曰傳曰繼英即御史
君也以嘉靖乙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今爲憲

南道監察御史孫男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其銘曰維鍾定遷嶺海之隅肇拓而昌有偉碩夫厥配佐之鷄鳴相勗終温且惠宜於九族云胡不弔有德無年睠彼朝露溘焉而先令圖弗渝乃終有裕垂之歷紀發於侍御有粲徽章存沒晉承沒踰云久豈不猶生麥徑之墳巋然特起合葬非古相望而峙悠悠永懷孝子之思煌煌寵光百世之遺有耀方新洊錫未已我為斯銘尚其有俟

明故坦齋佘君墓碣銘 有序

吳郡之邑曰長洲長洲之鎮曰西陽山其別支為青山有坦齋佘君新卜之阡在焉佘君名秭字邦實世為歙之巖鎮人生于歙商於梁宋僑于吳會隱身於廛肆而遂終老以葬此其閱世之跡也早慕任俠壯益勤生敦善好修服習無斁晚乃翛然與逸民高士相夷猶此其行已之素也幼失務學長而折節能讀書通大義識古今理亂人物臧否旁及醫方祿命青烏姑布卜筮逢占之術而尤究心於鍊形運氣服食還丹發揮真詮多所論著達生委化庶幾玄解此其涉學之槩也夙稟朴茂至老不少既習世故意度豁如善與人交篤於故舊臨財而廉周人之急然諾造次必於忠信押細交游下逮販豎無問識不識莫不稱之為長者此其立德之致也隱不違俗晦不墮行為善而不近乎名慕義而不詭于道坦坦乎業賈而服儒居其身於安節之亨大較佘君之可稱者如此委蛇升平之世克享大耋之齡沒而子孫奉其體魄安厝於茲山之阡可謂寬樂令終也已封樹歷紀而墓前之碣未有刻辭其何以闡潛德之幽光而詔其

後之人於無窮乃為序而銘之銘曰明興百年淳化斯孚敦龐之氣溢於寰區逖彼草野尚生碩夫碩夫之生坦坦其度愷悌嘉樂洵訏有裕既惠且温令德是務智克操切我用其寛才克進取我居以安與物無競宅心廓然展如之人獨稟醇厚好爵克縻素履無咎嗟彼儇薄於我何有生能自殖鼎食而游沒以永安妥於斯丘子孫日蕃慶澤其流謂天匪諶既彰厥報無窮維茲尚終有耀我銘于石後人是詔

袁魯望集卷之九

表魯堂集目録卷之十

行狀

表魯堂集目録卷之十

表曾堂集卷之十

王母顧恭人行狀

恭人顧氏吳光福里人也顧爲光福巨族相傳顧野王之裔也以耕儒自業恭人生而婉靜父母慎擇所歸屬許封太常少卿處竹公方丧其偶朱恭人求賢而可以繼室者恭人乃歸於王恭人之初歸也舅槐庭公没矣獨逮事其姑葉碩人葉性下急朱恭人故事之惟謹至年高益嗃嗃厲嗔恚時發纖毫不能包容於人踧踖承奉曲當其意視朱有加焉葉碩人顧喜謂太常公曰吾兒婦雖亡猶不亡也然恭人旁無妯娌下鮮媵御滫瀡紝衿之事寒暑晨昏之役皆躬自服之勞瘁亦甚矣而曾弗懈也初槐庭公雖混迹市廛而雅好圖史賓客過從者咸盡其歡至太常公猶故若也太常公愷悌樂易温愿可親故人益親之過從者愈衆然頗不訾省家計家亦坐是中落恭人綜理操持克勤且儉銖黍綴葺用乃稍裕内以慰太常公之意使無戚戚然而外不失賓姻族黨之好會召餽遺禮無廢者其才且賢人莫不稱之朱恭人生二子長曰

都憲公守次曰太學公寵失毋時年甫十三四恭人憫而字之若已出然迎師結交饟享豐厚晨夕規誨期以成立洎二子俱振起時名負天下之望達官先輩接踵於門恭人所以供饋燕樂之者倉卒必具不以有無爲解也恭人所生子曰宰曰寓及其齠卝即教督諄至俾勵於學凡師友招延之需黽勉資給之者猶夫其二兄也故二子亦克早成競爽庠校焉都憲公以進士起家拜給事中荐陟卿列正位中臺恭人與太常公再受　天子之寵命綸誥褒崇偕老康

寧金緋褕狄輝映一堂宗姻內外莫不稱慶咸以爲太常公純厚之德太恭人惠和之教宜其有耀而昌今固不誣也然恭人素履清約不喜華侈雖既榮貴而撙歛愈甚日惟誨諭子姓戒飭僮奴遲寢早作各庀其事以盛滿爲可懼以宴安爲罔終凡可以守家風而衍世德者恒諄諄然舉以爲訓焉晚歲太常公考終恭人稱未亡人者十年時太學公早卒而都憲公亦繼捐館舍恭人獨與叔季二子居焚香持齋罕所關預惟時時含哺拊弄諸孫曾而恭人氣體益衰

矣嘉靖乙卯避寇入城忽若下痢以十月二十日卒於寓舍距其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五云恭人明達詳敬雅志幹植周旋必以禮度時或面斥責人不少假借然實嚴而有恩要歸於厚故生而須其德沒而懷思之者不能忘也至其饘飢絮寒藥病櫝死惠之行於里邑者盖不可縷數焉都憲公娶劉氏封恭人太學公娶徐氏宰府學生娶陳氏繼娶顧氏寓府學生娶楊氏都憲公之子曰子恭府學生娶袁氏子玉聘徐氏子解未聘太學公之子曰子

陽太學生娶唐氏宰之子曰子節聘葉氏寓之子曰某某未聘子恭之子曰慎猷聘沈氏慎脩未聘都憲公四女嫁劉庠陸期曾吳尚默湯雲孫劉溧陽縣學生陸太學生吳府學生湯縣學生宰一女一許聘袁連璧寓一女許聘陸餘未字宰等卜以月日奉恭人柩合葬於太常公之兆將乞銘于當代之文宗以袁與王四世通姻姻知恭人之懿行爲詳也命予撰次行狀予惟王氏自入國朝爲編氓隱於閭右子孫單傳未有顯也乃今簪纓竹素奕葉並盛本枝繁茂蔚

為江南望族雖其祖若孫以來培積恢拓所以
翊昌運而發慶源者固章章可稱述然至其內
助之力亦不可泯也惟恭人事姑爲孝婦相夫
爲淑嬪成子爲賢母終始全德皆可傳也謹述
狀如右俟勒銘者采焉

明故柴墟先生陶君行狀

君系出陶氏名銳字思抑別號柴墟子蓋淵本
元亮柴桑之風以寄意也其先汴人宋有將仕
君者從南渡居秀水之金橋後有菊隱君者從
於玉江涇六傳而生琛琛生處士君煒出贅於
吳江之武庫郎中吳汝器氏故今爲吳江之盛
墩人煒生後岡君遠娶於史氏實生君焉君生
而資禀秀慧狀貌龐碩幼有至性屹如成人稍
長即工書字善屬文篤志於學研摩弗勸沉靜
精專多所綜擥初處士君承武庫餘業漸已向
衰而後岡君早孤無依武庫之族窺之爭奪紛
然不已乃後則撤其堂宇後岡君弗能禦也君
方四歲見而叱之曰若等今撤之吾長必復之
後岡君喜曰吾今弱甚矣然有子如此何患不
再振也後岡君乃自砥礪作業而誨君俾專於

學後岡君性嚴雖愛子不假借恒有[illegible][illegible]之而
君事後岡君至孝兢兢不敢少違每值後岡君
督過史碩人從容爲解君輙懇止之曰勿以此
拂吾父意也君年十七游邑庠久之入太學凡
三試乃領南畿壬子鄉薦時君雖從事佔畢而
觀光兩京交游日廣儒雅聞都籍籍知名於縉
紳間後岡君故有智計苦於經理加以辛勤拮
据早夜力作家亦漸裕有田數十頃矣君下第
歸益勤孝養思有以娛後岡君史碩人之暮年
逮後岡君卒君哀毀殊甚動稽禮式凡所以爲
喪葬之具者竭情盡慎即厚費弗恤也始後岡
君不以家事累君而君亦雅不欲關家事及是
則君自持家矣而錢穀出納恥於持籌卒不屑
問意度豁如超出塵表端居寡營優游養志川
脩甘旨以奉史碩人事無鉅細必禀之而後行
弗敢專也購得法書名繪及古彝器列置精室
焚香瀹茗相對晏然四方之客至者傾蓋如故
厚爲之禮而接之間携畫舫出遊徘徊山水閒
招邀勝侶觴詠爲樂或肩輿造請所至輙留呼
盧浮白雅謔交作風流奕奕傾其坐人見者多

慕而稱焉隆慶改元之冬就試禮部行至錫山
忽發背瘍不可療竟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卒
距其生正德己卯二月十六日享年僅四十有
九君坦夷倜儻韻度蕭散而中實縝密内行淳
備孝友忠信根於性禀居常雍容色笑溫然可
親至於名節道義所在則持論侃侃不苟尊賢
善交泛愛能擇尤重然諾好施予周人之急委
曲以濟謀人之事不啻若己其存心之厚嗜義
之誠真有匪夷所及者同母姊二人後岡君遺
言稍分之財君請於史碩人而益之曰勿以見

故薄吾姊也側出妹一人君則不請而私贈之
竟不令史碩人知也母舅史君冢構奇禍繫獄
幾殆君奮曰此何以慰吾母也力爲之白於有
司而出之業師陸君嘗同會試中途疾甚君停
舟弗進必俟其愈不以期迫忍先行也其篤於
人倫大槩若此自餘高誼固難殫述即君之存
也而人多德之沒也而人咸思之可以知君行
己之素矣内足於財不干世務頗自奉養飾以
文雅良辰勝地樂志爲適嘉肴旨酒必與友朋
共之服習名教之中而逍遥形骸之外斯可以

稱達生焉君娶陳氏子男四人彦沖彦瀛並陳
出彦沖秀水庠生娶周氏彦瀛嘉興庠生娶陸
氏彦洲側室郜氏出彦淮沈氏出俱未聘女三
人長陳出適皇甫乘次側室馬氏出許聘陳某
次顧氏出未許聘彦沖等卜以庚午十二月二
十七日葬君於裏參字圩之原將謀所以銘諸
幽者乃馳書抵金陵屬余爲行狀余與君締交
十餘年所居差遠百里每相會遇未嘗不歡然
披襟追隨不舍契濶晤言實出肺肝相示有不
徒杯酒宴昵而已者乙丑計偕余與君同行余

幸得第而君復不偶臨岐欷歔不能爲別丙寅
余改官留曹君送至梁溪酒酣慷慨繼以歎息
緬懷繾綣何日忘之詎意一往遂爲永訣乘化
以盡將誰咎矣惟是名位弗加年壽復靳慈親
在堂孤嫠滿室此則余之所爲衋然傷心者也
嗟乎天胡奪吾良友之速耶伏惟當代之宗工
憐而惠之以銘使不至於泯泯無傳則後死者
之願也謹別狀如右而俯俟采擇焉

袁魯望集卷之十

袁魯望集目錄卷之十一

袁魯望集目錄卷之十一

袁魯望集卷之十一

沈君小傳

沈君名圖南字九萬吳人也世居郡城練絲織縞業頗殷父卒母氏獨持家躬課視傭奴練染織作以應遠商之販者金錢闐門有巴清之風君貌韶秀學書不成幸家饒且已無所關乃鮮衣屐結賓客慕義樂施然諾相奔走交游多稱之逮母歿君始親家事不能屑屑持籌屬縣官更徭荐仍重困不支家坐是窶焉吳田賦重凡富室被推莞鄉之歲賦者多破産有朱氏子者

名在籍中縣令持之急謀於君君所從師楊者鄉貢士也乃以數十金託君往致而使祈解於縣令時楊有同姓者亦鄉貢士乃邀之偕往縣令受二楊託爲稍輕其役然不得全釋未幾縣令去朱以其不全釋也疑受金者紿之遂書牒訟於巡撫陳都御史巡按魏御史事下有司君謂師曰師當舉進士仕有階焉可以賄故廢弟子編氓也雖坐贓罪不過徒乃可獨承之耳又謂其同姓者曰君曩佐吾師行非讐所欲甘心者君可出避吾當證君不預也及坐獄皆如其

言有司問誰受金者君曰獨吾利之師不知也更搒掠言如初獄具上讞御史報決矣時都御史性太剛過爲峻苛數侵御史權故有隙至是痛疾姦利事而且欲反御史所決乃移更訊君備受毒刑言終不異御史怒朱之訐也重杖之斃於杖下於是二臺乃各疏奏相詆有旨命四郡太守會鞫之四守乃密攝君泛大江登金山四絕人跡以防交關百端雜問之箠掠流血君卒無異辭獄乃具奏而都御史竟被言官劾去職臺端震動江南相傳爲大獄云當是時使君

不勝楚少有依違則朱之斃爲不辜御史且得重罪矣君以一孱民抗都臺白二貢士全一御史自分死且不回何其壯歟君既引贓自承法當追沒而所坐五歲刑贖又數十金獄吏屢訊胥吏復多所求脅君鬻産且盡中歲食貧以迄於老而卒君之師楊後以謁選客死其同姓者登第爲要職然不一存問君蓋諱且忘之矣而君雖貧老未嘗一造其門居常對親友敘平生亦不言及其事若初未嘗白彼者然嗟乎師友道喪久矣今世之士平居事其師及交友禮察

揖讓以相引重至怵小利即背而私趨禍患猝遭雖至微細則又狼竄鼠匿而不相顧矣況君恂恂文弱而所自信若此豈信習素然哉斯其義有足多者至乃沒齒無怨言亦不望報於人此又長者忠厚之道豈不益賢哉余傷俗之偷日甚而重賢於君也爲詳其事作小傳以遺君之子伯麟使藏於家焉

貞獻先生私謚議

蓋琬琰詔飾終之稱克允斯貴豐碑紀易名之典具美爲難若乃位居下士而群品爲其宗依

身處在野而薄海聳其瞻仰峻德屹於山嶽榮聞炳於日星大耋彌劭令終靡瑕者則其生也昭有覺之型范其沒也毓不朽之烈光號以望尊名以道盛豈徒小行之私崇曲善之僅紀而已哉故翰林待詔衡山先生文公萃東南山川萬象之秀而毓其淳精當國家禮樂百年之隆而洩其閒氣篤孝友於人綱敦簡正於古道資隣殆庶希顏氏如愚之度學靡不窺好楊子深湛之思至行涵至性而同專好修偕好古而益茂步趨依於準繩動息中乎規矩塞淵秉懿

之剛安貞勵獨復之拚冠文冕而佩瑲玉雅志抗於清旻擷申椒而紉芳蘭素尚超於塵表掃除安事乎一室下帷奚啻乎三年諸侯有召而不往公車乍赴而即退於陵不以萬鍾傷廉柳下不以三公易介斯其大閑之揭揭景行之皎皎者也加之愷悌容納嘉樂汲引稱通家者童稚必延待舉火者屣踕皆濟暴慢不設於身喜怒不形於色嵡爾娛於斯文默然守乎太玄工書自課翰墨詣於絶倫游藝爲適圖繪臻於妙理三古之派別咸通不獨換鵞之自喜萬類之形容悉肖寧止畫貓之足奇是以朝野欽慕無論賢愚緗素祈求弗間遐邇附影借噓者獲咳唾爲衮褒鐫金鐫石者丐手筆爲寶秘立言則文章之大家居身則儒宗之名世公卿虚位以幼安不出爲嗟士庶矣行以彥方或知爲懼持人倫品藻之衡握名教敘詮之柄隱約丘樊之下而震赫齊壤優游戸庭之閒而奔走華夷近古以來鮮儷其盛焉迨乎耋期倦勤九十考終乘化全歸沒齒無憾然而人抱云亡之戚衆軫安仰之悲傷白駒之竟逝痛黃鳥之莫贖告第

後追錫之命奉牢佇有司之祠苟以爵不應於令甲秩未協於憲制絀其尊名之禮泯其表賢之謚則輿誦之繫思曷慰而群情之欿望何伸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聰明叡哲曰獻惟公志氣清明神情朗瑩博覽多識妙悟旁通學貫九流藝窮三絶自青衿而潔修迄皓首而純固求仁斯得蹈道自信典刑具於老成文獻徵於壽考臯陶之敘九德彰厥有常尼父之稱君子胡不慥慥質名軌於先正則陳尚書王太保之倫擬聲華於宸匾則韓吏部趙文敏之匹逸少長康異世而集其能事君平靖節曠代而軼其高軌可不謂思通之哲乎可不謂安節之亨乎垂之列傳而大雅卓爾奮乎百世而清風穆如致美非誣節惠斯允請謚公曰貞獻先生

貞靖先生私謚議

鹿泉先生系勞氏諱珊字鳴玉吳之西洞庭人也以嘉靖戊午卒越明年將葬其門人曁諸子相向泣曰夫子結髮名教束修儒服體妙希夷行包文質人倫之準在茲雅道之存繫賴黃裳尚絅白璧含章生也遺一命之榮沒也鈌累行

之謚豈不傷哉表生尊尼曰夫致美以尊名加稱以飾終位崇則從而崇者制也德隆則從而隆者道也表賢以明教其義一也盖私謚之作尚矣黔婁肇其風太丘繼其迹靖節揚其流文中襲其軌夫子考行可述視古無慙盍議所以易其名者僉曰唯唯於是尊尼乃議曰惟先生幼而穎惠長而博通儀貌秀碩動多矩度意度凝遠超出塵壒立德必樹其本宅心必用其仁忠信根於至性孝友敦於素履學而能行久而彌篤悖言不出其臭如蘭載笑可親其溫如玉

所謂允矣君子求之古人者也雅負寥廓志陋委瑣鄉書既升省試未售遂乃遯思空谷幸彼曠野與世無求從吾所好棲名山以豹隱憇五湖而鴻逝息機汗漫之境冥心何有之鄉斯達者之高蹈曠代之皭然者矣雖迹淪蠖屈施齊膏屯碩果不食白駒莫縶然徽德足以薰人飈風足以激溺潜徽炳於桑梓懿實留於月旦苟使無位而道絀未爵而名泯聲光消沉行迹蔑紀則何以表高士之儀刑示將來之典則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寛樂令終曰靖夫子振衣初服洗耳末流萬鍾何加一介無苟斯其清白也矣日休逝心泚愛和衆處約若豐居寂能泰斯其寛樂也矣善行不怠雅操靡渝可不謂守節乎戢翼委順脫屣歸全可不謂令終乎衆美合體茂德兼資稱名取斯輿誦惟允庶使金石可敝琬琰難磨列之隱逸傳之耆舊覲九京者知歸過其里者必式僉曰然請謚夫子曰貞靖先生

流惠泉井亭記

自外城之安德門屆於牛首山之陽有通途焉

朝夕之往來者不絶顧其地勢頗亢少水泉行者常病渴有卜君惟卿者先墓在安德鄉之裴村歲時謁掃必由于斯思有以濟之迺度道里之中於所謂灣塘者鑿地得泉甃之爲井且構亭於其上由是往來於兹途者就亭而憇就井而汲咸懽欣以爲良便矣君之子鑑圖所以示諸後者請於太史邢公名之曰流惠泉而屬予爲之記予惟井之爲道養而不窮者也然在一家則爲一家之利在一邑則爲一邑之利顧其取用之多寡不同而所養之廣狹亦因之焉卜

君以一布衣有利物之志無所施乃即其方之所可爲者以惠此行道之人舊京浩穰赤縣走集賓豪負擔轂擊踵接有亭翼然有泉泠然勞者得休渴者得飲此其所利爲何如而所謂養而不窮者不在斯耶噫君蓋善流其惠者矣君名璠自號朴菴居士由吳興來占籍以徒手起家瞿瞿良士也今年已八十猶敦善不怠子姓皆材諸孫有領鄉薦者行將光大其門閭慶澤之流又當與斯泉之流而並遠也予因鑑之請而記之於石置諸亭中使後之往來井井者知其所自而且有所勸焉

留餘堂記

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斯言也夫人類能述之然多不得志於世者稱之以自遣或有所激而警乎人之論也彼當乎時而得行其志者氣盛意廣凡吾所可用於天下與天下可以爲吾身奉者竭器量窮年數前進而不休極所取而不少饜不自以爲不可也安肯反視而却顧哉於此而翛然真能自鏡者斯其賢於人也遠矣廷尉右卿印川潘公　朝廷之望也予幸得數從游焉見其樂恬曠尚簡約省嗜慾黜機智其言澹然止足超於物累之外予疑而問之曰公年踰四十位已至九卿居廷中傑然罕出其右者材諝氣力足以進取而馳騖何歆然若是抑抑也公笑謂予曰子何猜焉昔宋參政王伯大嘗作四留之銘推衍止足之義予承先人之遺業克搆其燕寢之堂則既取其所謂留餘者而題其顏以名之矣之又何猜焉予其遂爲我記之予因得請留餘之銘讀之三復愛其淺於言而深於道簡於辭而近於情然後乃知古人之用心而因以窺公之所存也蓋屈伸相生者必至之數也損益相仍者有常之理也俯仰宇宙之間而觀造化之消息上下古今之際而察人事之始終孰過極而不爲亢孰取盈而不爲殃也哉顧世之逐物者衆而知道者寡勇進者熾而保終者疎凡其智巧之可運寵榮之可干爵祿之可求貨財之可聚者皆將求福於冋無所不至日夜頷頷狂奔疾走盡其力之所負雖至踣斃不悔也而孰肯少留其餘蓋天下之昧昧也久矣彼其爲身謀者君甚厚而曾不自知其戕斲之深也爲子孫計者若甚周而曾不自知

其殄刈之速也擬羣情之所怒觸世網之所[illegible]犯造物之所忌當其身而不能自保施及子孫而受其不祥者固何可勝數也噫其亦不智之甚歟今公係出吳興故爲名族力耕殖業世載華腴及公之伯仲以文學起聲名公亦相繼而奮自弱冠登甲科擢柱史入陪法從出按方州風裁赫然震於臺端爲時名臣由是超陟今官列於九卿之位駸駸向柄用爲朝野之所屬望雖由此而躋台鼎極富貴皆公之所宜有者而非以爲過也然公方瞿瞿然惴惴然懼吾所以用天下者或盡露其能而

天下所以爲吾身奉者或踰溢其涯分凡智巧之出於内寵禁爵禄貨財之誘於外者皆若有所戚焉而不敢以快足惟欲留其所餘以裕於吾身以遺其福於子孫而名之於堂以見其意噫公豈不得志而託以自遺者耶抑豈有所激而借以警乎人者耶當可取而弗求其盈乘可爲而弗窮其力處其屈以爲伸居其損以爲益此公之所以爲明於數而遠於理也此公之所以賢於人者遠也以予所見於公之行已而質諸其緒論蓋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豈徒陽示於人曰我知足我知止而姑

取先正之格言以美其堂之名者哉今公方大用於時即有斯堂未暇居也他日踐文昌秉國均究其所設施功成名遂而歸休於斯堂聚宗族召賓徒考鍾鼓實籩豆以娱樂其未衰之年巋然元老逸豫無期使蒼生常視公出處以爲安危係休遺澤逮其世世萬于孫爰居爰處以蕃以昌篤其慶祐濟美象賢以先昭世德以保有遐福與斯堂共傳於有永然後知公之所留者果有餘而未可與世俗之見較其得失也予不斐承公之命爰闡其所以名堂之意以詔其

後之人且推其所可必者而謹書以俟焉

虎丘重修竹亭募緣疏

虎丘之麓爰有竹亭託地表于勝境創基因乎淨域崇岡蜿衍歷蹬逶迤游屐之所先攀吟筇之所必到篔簹萬挺隨曲徑以蛇蟠篠簜千竿亘平坡而藴繞密幹光陰於琪樹繁枝布影於金田劍龕風生鳳響與鍾聲而並遠珠宮月朗龍鳴與梵韻而俱遒信結社之名區實避暑之仙宇登平圃者共許琅玕之奇入鄧林者宛有瀟湘之致茲賓朋所以屢過宴席所以頻開也

顧亭榭僅存歲年滋久朱甍漫漶畫棟斜欹燕喜來思歎撫憑之靡適供張時至患屏蔽之莫周雖風景依然不改四時之觀而梁木其壞深憂大厦之顚乃有飮泉上人爰圖修葺發善因於樂地結勝果於游人補敝支傾仗菩提而普濟美輪美奐緣救度以更新匠石之需難成于一力梓材之用必資于十方捨爾贏餘完玆勝事倘行利便功豈下於莊嚴少效分毫業有加於懺悔共看落成之日永爲隨喜之場

包山寺重建轉藏殿募緣疏

伏以大雄開教本度世爲善緣如來闡義指生天爲勝果盖佛身三世變現之相無方人壽百年託化之因豈了極大千之空界盡一切之塵根如輪則廻惟藏斯傳當受即已爲之宿契見在乃未來之本形顯報不爽於合符懸驗有同於答響欲啓迷途而普示必資法象以爲觀包山寺者本名勝之旃林轉藏殿者實莊嚴之寶宇千年開建士庶之所群趨百里皈依水陸之所輳集雁彼劫灰鞠爲茂草檀越顧瞻而興歎苾芻求復而聚謀爰有上人行本山門之白足也叩齒發願矢身任勞期紺殿之重新覩金輪之常轉工甫興於百堵力有資於十方剪滌壅而構丹楹所費不貲礱椽桷而揭璇牓匪財曷營所願捐篋笥之嬴餘斥廩庾之貯積市財具器以充匠石之需蜒埴圬墁以庀工師之役峙琳宮於碧巘峩綺構於紫虛重廊四周縈清香以繚繞浮圖七級順微風以廻旋仙壇接出世之靈區洞天邇化城之殊境同玆隨喜生生之法力常扶助彼落成世世之善根斯衍修最上勝業則亦最上超升種無量福田則亦無量利

盖凡諸布施請書左方

表魯望集卷之十一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十二

啓　祭文

袁魯望集目録卷之十二

袁魯望集卷之十二

答大宰毛公贈詩啓

伏自天書寵召入聯北斗之班星履遄征初引南津之旆羣情悵望翹首為勞末屬瞻依馳心曷已玆者川途即次辱軫念之靡遺翰墨留神荷記存之遠及啓函生色展牘知榮惠誨有加俯賜八行之札贈言相勗再申七子之篇惟敘致之慇懃推分何殊於骨肉即品題之繾綣借光實過於吹噓不圖葑菲之微猥叨華衮之重流傳故事遺南省之美談輝耀斯文昭清時之盛舉蓋我公望隆元老身繫蒼生德彌盛而若虛道益尊而善下方將勤勞吐握以來夙陋之賢宿緜弓旌用廣詳延之路先從隗始倡自屬僚故乃飾蹇足以轡銜借醜姿以眄睞枉瑤華於謭劣捐藻翰於鄙庸庶幾相成不以為過者也下走何幸咸沐殊私敢不奉以周旋無忘國士之遇受言感激冀酬知己之恩敬附歸伻輙伸謝臆回瞻東越山斗非遥引領南天璣衡在望念楓槐之乂佇諒桑梓之豈懷遵周行以載馳届凉秋而順動早時江滸俄傳几舄之飛書

日台階常仰忭幪之庇率爾布啓伏惟尊鑒不
宣

祭御史大夫思質王公文

覽行藏於斯世憫吾人之置身何吉凶之相貿而夷險之糾紛或蹈仁而逢禍或懷忠而遘屯功與罪其誰明枉與直其誰分始何為而眛眛終曷憑而獲伸惟茲理之叵測俾志士之盡心睠余懷於往哲每隕涕而盈襟於惟公之篤生承休烈於高門爰耀英而挺秀襲顯考之德芬自弱冠而典學竭精思於討論既璠璵之在握遂席珍而用賓繫明廷之赫赫才傑萃其如林孰卓犖而我先固翹然以絕倫從筮仕而特選策高足於要津允直指之貴使馳四牡而周詢跡旬宣之所至咸敷惠以利人屬獫狁之披猖廼戎服而治軍既完城以退虜遂結知於大君超五階以總憲建高牙而受脈曰予幸遭乎殊眷敢不策勵以酬恩嗟時事之孔棘何寇盜之紛紜宣壯猷以祈衝窮日夜而拊巡北驅馳於朔塞南搜討於海澨殄倭枹而立幟夫安避乎艱辛既功多而不賞復禍發而無根彼貪讒之

罔極俾日月而曀昏卒横加乎吏議痛化碧之貞魂在往昔而有然丁濁世之不辰詎意當明時而罹此實階厲於孔壬徒遇主而逢時終蒙冤而委塵慨勳名之甫建遽身世之陸沉仁不獲祐忠不見任天道何據人理何因胡斯人而斯毒揆厥由而難尋逮世運之俄遷值景曜之聿新肆雷雨以作解霑存沒而惟均偉一子之孝烈籲精誠於九閽豈國是之無定而公論之可泯稽當時之成績固炳炳而弗湮暨盈庭之輿論胥憤激而有云渙綸音以昭雪崇爵秩而如存拔遺孤於周行並顯擢以示甄洗既往之沉冤增寵光於后昆夫乃知仁賢之後必有耀而忠貞之節不終淪彼權姦之害正乍恣睢於秉鈞倏反掌而為世僇等糞土而誰論吾又以信既定之天必勝屈伸之理相循而疑公昔日之所遭者固可以釋然於斯今也下走無似早託後陳光儀幸接緒論獲聞逮乎契濶中以婚姻俯仰今昔誼重慨深興言永歎潸然涕洟頃聞卜吉建旐飾輴駕彼禺駟飄飄江潯往即玄宮以妥其神覊此官守弗獲駿奔臨穴之情曷

維其申遙馳薄醱少展微忱悠悠我懷淒愴何禁遡寒風而結悲託南鴻以寄音抽夙昔之憤懣用攄寫於斯文

哭外舅鹿泉先生勞公文

繄先生之高執稟淑朗於性真含元化之淳和超壒埃而絕塵雖居今以遵晦邈希情於古人載籍早歲而躭閱墳典窮年以討論振清英於藻思鏡與理於斯文德操周南之氷鑑林宗東國之人倫行周必歸於忠敬蹈道可信於人神度汪洋以千頃節介絜以寡群足敦鄙而寬簿

詎量廣而測深薫紉安之德者知歸闡彥方之風者皆欽名教之不墜是賴先民之遺矩可尋爾其睟容穆然柔顏有親儀靜山以艮止藹和氣於春溫儼磬折以卒度宣笑語而蘭芬斯養盛之所表固則象之攸存若夫岩栖冡漠野服沉淪或策振於崇巘或洗耳於清津撥具區之烟月攬震澤之春雲烹魚范冊之釜漉酒陶潛之巾鴻漸之茶經手續左司之香篆氤氳命親交以情話偕童冠以欣欣揖毛公於遺壇邀周里於舊隣賦招隱以互荅時行歌之相闡覩宇

宙之所有跡俯仰而皆陳斯又達人大觀之餘事聊以自適而誰與論蓋先生懷友千古之志蘊雄萬夫之心等末俗於粃稗陋時情於垢氛道義甘於粱肉令名榮於簪紳將一展其所抱慨時命之不振是以繼高蹤於閔貢抗微尚於井春采菊之娛自足酌泉之操不侵屛國爵而處賤安家食而居貧有可耕之業而就荒有可仕之階而逡巡保戰勝以獨樂復中行以席珍信知希之我貴爰養恬而謝紛又烏知楞雁之存亡爲外而椿菌之修短非均夫是以委順化

而守其雌俟正命而暢其襟偉矣哉至人之天游抑豈曰近古之逸民故衆咸惜先生之不慭遺於不壽而識者則謂先生之乘化而徊翔於秋旻惟小子之謭劣幸託跡於後陳自弱齡以薦進重賜之以婚姻眷造膝之緒論服明義以至今感君子之不鄙加吹拂之私恩綢繆華燭之夕繾綣芳尊之辰開其蒙而借之光消其滓而飲之醇游何往而弗接席何偕而弗分讜言雅誨之胥切曲奬謬飾之勤勤施駑蹇以枉策假蕭猶以餘馨每循分而慭省懼嘉惠之難任

倏霍駭於山頹徒心摧而涕淫追往昔之渥眷
歷二紀而如新盡令茲之契濶胡一朝而永沉
惟是覩啓手於屬纊聆訣辭於徹茵獲參承以
終始庶無憾於沒身嗟乎猶子愛結師資道尊
在三之義豈逾知己之報難仲獨寤言以永歎
每啜泣而沾衿感音容於失劍遁寒暑於奔輪
泛重來之扁舟躡舊隱之故林雲冉冉以寒色
風颼颼而淒吟何山川之形勝未改而會莫返
其神游之魂拭孔堂之遺屐撫玉几之素琴寫
情懣以洩哀庶幾乎黃鳥之遺音

祭張隱君文

尚由志異行以習遷粵稽在昔風聲可詮朱家
嗜義然諾弗諼季布爲俠千金一言劇孟縱戲
傑於少年樓緩博徒不揖其賢卜式急公高貲
助邊鴟夷貨殖三徙能捐王孫養生厚奉自全
公理樂志所欲務兼少游止足下澤以淹向平
好游弗累世緣凡此殊致一行自專各言其志
考道實偏史氏取節其名則傳沒而不朽千載
述焉世之愈趨谿網斯棘闤闠猥鄙塵井拘迫
如古若人寥寥絕亦夫子之生實惟傑出泥縱
木俗雄心躪轢惟彼卓行當謬於一自我兼之
與時消息夙由性成匪以學得變遁多方翕張
有術齒剛舌柔川冲日昊鑒於至理縱心任適
磊砢不羈奇偉莫測窘者戔戔因牿而僭汰者
靡靡據腐而嚇我曾不然噱笑揮斥布衣之雄
萬夫之待矧伊至行履信依仁無忝所生孝於
其親友于是篤樂愷是敦惠調不倦周急振分
結髮好修皓首彌勤行惟支葉貴植本根名乃
浮華貴盡人倫有美懿實式副令聞譽豈虛修
名豈虛尊立身若此本末可尋視彼齪齪景淪

跡湮善狀蔑如曾何足云其筆誰託暨予居閭
閈里忝在通家締交賢子疇昔過從歡迎倒屣
從容話言披豁心耳形骸脫略嗒然喪已今誰
與歸哲人已矣徒爾盡心九京莫起生行其志
沒有遺美宣光振華后昆可俟人亦有言可謂
不死爵用一觴庶其歆只悠悠我思曷維其已
侑賛潸欷爰奏茲誄

袁魯望集卷之十二

魯望集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袁尊尼撰尊尼字魯望吳縣人僉事袠之子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副使是集純爲七子之體故王世貞序極稱之